#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 集部第七册目次

# 王文肅公文集五十五卷（一）

〔明〕王錫爵撰

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王文肅公疏草叙

余與王文肅公比肩立
朝三十年而共事內閣
者七年公以省覲獲請
而余謝病歸
上手詔趣公還政府越二
年復以將母移疾去先
後與同官合奏或獨請
或密陳疏凡若干首其
子辰玉太史積而藏之
秘不以示人人亦莫之
知也公沒而其孫時敏
出櫝中疏草刻之刻成
以屬余叙曩余待罪先
年所嘗奏御章牘不及
公什之三四而公柄事
日淺視余獨倍蓰即余
駑蹇樸拙不敢望公然
公亦非好為聒瀆者何
纚纚娓娓若是蓋公不

得不言言不得不多時
使然也當是時國事劻
勷多故矣而號為尤難
者二旋斡之難難於國
本調劑之難難于人情
此何以說也
上英睿獨斷宮闈之事外
廷不得聞而巷議橫生
廷論蠭起
冊建久不決留侯不云乎



此難以口舌爭也而公
獨爭之強
上曰可公曰否
上應愈緩公言愈急
上亦屢紆其說以與公相
枝柱公之計窮而言亦
窮乃先請出閤以明等
威示意嚮
上不移日而從公自出閤
禮成而

儲位始默定也斯已難矣
上初闢言路起廢臣言者
益發舒無復顧慮其所
厚望而苛責者常在輔
臣
上或震怒有所譴斥公常
婉委救解往往霽威從
薄罰或貰不問人不以
德公而更極詆交譖公
方且為疑標為怨府難

抑又甚焉公居此兩難
者日在憂疑踐疐之地
而事求必濟功求必成
言安得不多也然余竊
怪公之言率皆犯顏苦
口抵觸忌諱數稱病似
託以去就爭似要而
上終無所忤其待公愈渥
慰諭公愈懇而倚任公
愈專何也知公一稟于

直道而發之誠心也直故屹立不懼百折不回誠故可以孚豚魚開金石而況

明聖之主可為忠言者乎

宜

上之眷々于公去國且十餘年矣而猶念公而名公以囂淩紛糾之時恃公為重也君臣之遇可



不謂千載一時者乎余猶記公嘗言異時掾柄在上故政體一而指臂易使今操柄在下故議論煩而否鬲滋甚履霜之漸非朝夕故矣余深有味乎其言語云良工苦心讀公之疏者可以得公之心于語言文字之外矣

同官同年友弟申時行

謹叙

孫男時敏謹書

王文肅公文草序

夫館閣文章之府也其職顓故其體裁辨其制嚴故不敢自放于規矩繩墨之外以炫其奇

國初以来鴻篇傑搆映　簡冊間猗與盛矣嘉靖末季操觚之士寥寥慕古高視濶步以詞林為易與然間讀其著述大都取酉藏汲冢先秦兩漢之唾餘句摹而字斅之色澤雖肖神理亡矣而況交相剽

竊類已陳之芻狗乎夫古之
作者寔其實酉藏汲冢先秦
兩漢之書不讀而行文之時
不襲前人一語者理夲日新
秀當夕落規〻然為文苑之
優孟喆匠恥之以故二十年




來前此標榜為詞人者率為
後進窺破詞林中又多卓然
自立於是文章之價復歸館
閣而
王文肅先生寔其司南也先生
負逸才書無不讀而其心澹

然無營其氣浩然于功名生
死塵埃之外無所屈故其發
為文也紓其中所獨得暢其
意所欲言行徐莊重未嘗不
酉藏汲冢先秦兩漢也而又
未嘗有意于酉藏汲冢先秦




兩漢也蓋居然古之大家不
可及其視哀艷以為工挾诞
以為奇擴摭餖飣以為富者
孰優千秋以下必有能定其
品者矣嗟乎先生生平所重
者忠孝大節其所縈念而縶

心者宗社安危大計豈屑與
文士顓長絜大顧茲集括統
吞有歸之大雅精光灼灼天
地為昭亦非鉛槧家所能發
萬一者古稱文章事業患不
能兼若先生者可謂兼之矣
彥拙角慕先生如天人及通
籍先生歸矣無繇執贄稱弟
子頃先生孫壘丞君命序先
生文草彥何能為役第憶穉
子瞻甫八歲知敬愛范文正
公以不得從遊為恨以獲掛

名文字中托于門下士之末
為喜彥糟粕生不宜謬附子
瞻而先生德業與文正以後
先輝映則茲集之序彥之大
幸也而又何敢多讓焉
萬曆乙卯季春吉旦三楚後

王文肅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書

卷十三 以下俱詞林時

董紉海侍郎　吳悟齋太僕
馬乾菴座師　胡蓮渠御史
郭鯤溟叅政　李夢池巡撫
鍾百樓憲副　范屏麓中允
吳惠麓教諭　王笠洲僉事
蔡拱明知縣　何華山憲副
董紉海侍郎　沈晴峰諭德
陳愚所僉憲　劉見嵩憲副
董泰麓知府　陸包山
周雲川太守　王勝泉兄弟
陳雲浦孝廉　安楓泉廣文
郭摠兵　王鳳洲太僕
趙大洲相公子　胡蓮渠御史
蔡雲衢學憲　張起潛憲副
赫衛陽節推　徐鳳竹巡撫
顧觀海侍郎　胡襟寰副都
郭龍渠巡撫　王儀臺給事
林對山尚書　李賓吾巡撫

熊陸海運判　瞿洞觀
吳鵬峯叅政　李環洲憲副
余樂吾布政　李次溪巡撫
馮小山叅政　董紉海侍郎
王笠洲僉憲　王笠洲僉憲
林呆秀才　趙振宇知縣
曹愛山　郭華溪巡撫
胡雅齋巡撫　吳平山郎中
周象峯副使　周儆菴司業
周乾明學院　浦理川
余同麓諭德　吳少泉
王笠洲僉事　王鳳洲太僕
李石麓相公　李近台學憲
吳少溪詹簿　徐少浦叅議
王笠洲僉憲　張裕齋憲副
馬肖乾　劉彬泉知府
張石川僉事　張王屋湛恭
汪少泉　袁見陽茂才

濮印川巡撫　王損泉
游靜宇布政　余達齋太僕
趙汝泉巡撫　羅南泉知縣
顧二懷文學　顧膺褒知府
李繼泉同知　張準齋僉事

卷十四 詞林二

吳趙兩翰林　艾明野主事
余同麓相公　滕少松布政
王西塘　林璧峯尚書
唐曙臺主事　王麟洲學憲
周二曾主事　吳平山郎中
鄒聚所僉事　王望川推官
張㟙崍巡撫　李肖峯參政
陳浩菴知府　張起潛副使
凌洋山巡撫　顧學海編修
張和陽諭德　戴中齋給事
沈少林修撰　吳復菴編修
蕭觀復太守　李霖寰郎中

陳鶴麓知縣　郭鯤溟參政
顧膺褒郎中　戴愚齋掌院
郭鯤溟參政　胡雅齋巡撫
楊後湖知縣　馮仰芹副使
江續石郎中　管東溟僉事
李繼泉同知　馮具區編修
徐見西參政　董潯陽尚書
鄭崑巖少卿　凌洋山巡撫
王會泉副使　西亭王府
蔡拱朋主事　李石龍副使
赫衛陽御史　張㟙崍巡撫
王念慈郎中　周星寰知州
趙垠洲給事　沈少林修撰
滕少松布政　吳南洲巡撫
吳平山郎中　太守
胡元瑞孝廉　唐曙臺主事
王杜石學院　劉彬泉知府
孫小溪撫臺　孫小溪撫臺

劉守有錦衣 / 李修吾主事
李及泉憲使 / 張陽和諭德
周三泉通政 / 陸五臺尚書
李順恒御史 / 申瑤泉相公
翁見鵬州判 / 蔡拱朋吏部
申瑤泉相公 / 胡蓮蕖侍御子
呂日洲操江 / 趙定宇諭德
張念華御史 / 李見羅巡撫
趙定宇諭德 / 吳復菴諭德



劉節齋巡撫 / 申瑤泉相公
申瑤泉相公 / 趙定宇諭德
張鳳磐相公 / 陸平泉宗伯
余同麓相公 / 沈季山主事
吳復菴諭德 / 申瑤泉相公
余同麓相公 / 吳復菴諭德
江纘石郎中 / 張崌崍摠督

卷十五 以下俱次相時

李養愚兵道 / 詹思亭太僕

謝賀入閣 / 海剛峯摠憲
沈季山光祿 / 鄒純吾按臺
李養愚兵道 / 任正宇御史
屠贍山御史 / 于會泉副使
荅南道諸公 / 王鳳洲巡撫
滕少松布政 / 張崌崍摠督
任正宇御史 / 任正宇御史
劉肖華主事 / 徐孟孺彭欽之太學
陸五臺尚書 / 孫雲衢郎守
辛慎軒副都 / 辛慎軒副都
姜鳳阿尚書 / 王肖軒御史
劉華石御史 / 王鳳洲侍郎
陸五臺尚書 / 耿楚侗操臺
滕少松布政 / 楊廉峯御史
丘月林尚書 / 耿叔臺知府
郭華溪尚書 / 劉肖華主事
胡蘭亭主事 / 顧沖菴巡撫
顧沖菴巡撫 / 顧沖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李寅城寧遠伯　王四槐副使
王雲逵巡撫　郭希所御史
西亭王府　龍斗垣布政
沈少河太常　甘義麓叅政
沈少河太常　王對滄兵道
吳小江總督　汪葉瀛御史
汪葉瀛御史　徐孺東尚寶
張弘軒巡撫　王雲逵巡撫
王雲逵巡撫　任正宇御史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戚總兵　蹇理菴巡撫
甘紫亭御史　張弘軒巡撫
溫一齋巡撫　倪雨田主事
徐華陽巡撫　徐華陽巡撫
何淵泉御史　徐華陽巡撫
徐華陽巡撫　徐華陽巡撫
張弘軒巡撫　赫衛陽御史

赫衛陽御史　張弘軒巡撫
李對泉巡撫　毛文源御史
徐文江御史　王鳳洲侍郎
沈練城巡撫　王雲逵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曹如川巡撫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卷十六　次相二

朱省巖太常　許益齋巡撫
東洪溪巡撫　許益齋巡撫
吳小江總督　李對泉巡撫
賈石葵巡撫　東洪溪巡撫
楊益所侍御　張弘軒巡撫
韓明宇巡撫　鄧純吾按臺
梅衡湘知縣　陶蘭亭主事
杜爵齋給事　舒中陽巡撫
王鳳洲侍郎　王麟洲學憲

沈龍江尚書　顧涇陽郎中
王崑崙山人　沈日峯知縣
吳復菴諭德　鄧定宇作郎
李漸菴摠憲　李漸菴摠憲
伍冲吾僉事　郭希所御史
傅約齋巡按　滕少松巡撫
王對南相公　陳玉壘詹事
俞勝峯知府　周二魯尚寶
韓對庭州守　黃貞所御史
沈衙臺御史　江亭泉御史
萬麐洲知府　楊楚亭副使
沈少河太常　臧理軒巡撫
陶蘭亭運判　馮清宇郎中
李修吾僉事　李修吾叅議
范含虛布政　姜鳳阿尚書
李霖寰學道　孫念齋御史
劉鳳坪巡撫　黔國公
劉鳳坪巡撫　劉鳳坪巡撫

劉鳳坪巡撫　蕭岳峯巡撫
蕭岳峯巡撫　鄭範溪摠督
胡順菴巡撫　鄭範溪摠督
胡順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鄭範溪巡撫　鄭範溪摠督
陳南濱御史　鄭範溪摠督
郜文川摠督　鄧玉洲巡撫
鄭範溪摠督　鄭範溪摠督
張弘軒巡撫　鄭範溪摠督
鄭範溪摠督　俞勝峯郡守
荆厚齋按臺　余樂吾撫臺
陸平泉宮保　陳仲醇文學
本鄉先生　李養愚兵道
荆厚齋按臺　滕少松巡撫
余樂吾撫臺　余樂吾撫臺
荆厚齋按臺　余樂吾撫臺
余樂吾撫臺　荆厚齋按臺
傅約齋御史　余樂吾撫臺

滕少松巡撫　滕少松巡撫
荆厚齋按臺　荆厚齋按臺
范中泉　謝賀壽

卷十八　狀柬四

王麟泉撫臺　耿楚侗總臺
賈石葵巡撫　栗洪溪巡撫
陳心毅巡撫　陳心毅巡撫
李晴原學道　楊後山巡撫
胡稚齋總督　袁裕春尚書
馬肖乾僉事　郭東野相公
賈春宇巡撫　王麟洲太常
沈玉陽巡撫　栗洪溪巡撫
王會泉參政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鍾文陸御史　王麟泉操院
楊後山漕撫　常心吾閱河
楊後山侍郎　王竹溪巡撫
劉鳳坪巡撫　邵梅墩巡撫

邵梅墩巡撫　柯立亭御史
邵梅墩巡撫　房仰泉副使
邵梅墩巡撫　林竟宇御史
杜蜀齋給事　邵梅墩巡撫
舒中陽總河　黄貞所御史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李及泉憲後　姜鳳阿尚書
劉鳳坪巡撫　顧冲菴巡撫
舒中陽總河　俞新宇郎中
陳愚所副使　常心吾閱河
陳警亭御史　潘印川總河
常心吾閱河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傅約齋御史　傅約齋御史
楊漸川尚書　王竹溪巡撫
陳愚所副使　傅約齋御史
王鳳洲侍郎　陸鍾符大尹
蔡見菴副使　趙定宇祭酒

卷十九　尺牘五

袁洪溪巡撫　徐文江御史
周志齋巡撫　李養愚兵道
李雍野按臺　石楚陽郡守
周志齋巡撫　楊宜菴掌科
吳抑之婿　李養愚兵道
李雍野按臺　李對泉巡撫
井紫亭按院　滕少松巡撫
周志齋撫臺　周志齋撫臺
滕少松巡撫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江亨泉御史
彭念川御史　李雍野按臺
徐龍環給事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石楚陽郡守
陳愚所副使　許鴻川副使
韓對廷州守　周志齋撫臺
周志齋撫臺　喬聚所御史
李對泉巡撫　吳惺初御史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李養川[illegible]
周志齋撫臺　馮敕齋京兆
馮咸甫孝廉

卷二十　次相六

毛文源御史　周衛陽巡撫
周衛陽巡撫　井紫亭御史
邵梅墩巡撫　井紫亭巡按
李霖寰叅政　李對泉巡撫
舒中陽漕撫　孫織造太監



張元洲尚書　陶泗橋尚書
舒中陽漕撫　柯立臺御史
梅鶴洲總督　李敬菴巡撫
郜文川總督　郜文川總督
曹如川巡撫　艾明野通政
李養愚兵道　陸五臺尚書
周衛陽巡撫　吳韞菴巡撫
楊止菴尚寶　沈蛟門侍郎
方禾山侍郎　錢浩川進士

何心泉侍郎　黃對[illegible]給事
朱肯巖僉都　王石[illegible]大尹
陸五臺尚書　傅約齋御史
朱和陽巡撫　李次溪巡撫
鄒思谷學道　成益齋兵道
陶雲谷巡撫　張弘軒總督
顧冲菴巡撫　沈玉陽巡撫
李提督　鄭範溪總督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賈西池巡撫
劉節齋巡撫　劉節齋巡撫
劉節齋巡撫　饒行素御史
劉節齋巡撫　彭念川御史
邵養齋巡撫　劉石浦誠意伯
季青城司業　黃鍾梅御史
張還樸副使　楊漸川尚書
賈石葵巡撫　黔國公
蕭念渠巡撫　黔國公

蕭念渠巡撫　馮鳴陽御史
林錦峯布政　蕭念渠巡撫
黔國公　楊洛源御史
黔國公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楊洛源御史
楊洛源御史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鄒文川總督　毛文源御史
周潭南大尹　姜鳳阿尚書
王嵩淮御史　傅仁泉巡撫
蔡思川巡按

卷廿一　尺牘七

傅金沙巡按　張滇池孝廉
柯立臺學院　甘紫亭巡按
王忠銘尚書　秦舜峯巡撫
沈鏡宗侍郎　徐龍環給事
張準齋參政　楊漸川尚書

陳心抑御史　鄒南臯主事
蔡思川御史　陸平泉宮保
熊陸海參議　李霖寰學道
柯立臺學院　陳心抑御史
嘉定知縣　陳還樸給事
郝元洲給事　李養愚撫臺
李養愚撫臺　楊漸川尚書
袁了凡主事　錢春池副使
周二魯尚寶　錢啟新御史
劉荊湖教授　張華齋參政
蔡龍陽巡撫　朱明虹布政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朱虞封郎中　艾明野通政
胡趙儆御史　柯立臺學院
湯覺軒副使　王嶰竹副使
劉節齋巡撫　饒行素御史
孫慰沾知縣　毛文源御史
吳惺衲御史　徐龍環給事

任正宇御史　鍾文陸御史
趙心堂巡撫　王珍齋運使
陳南濵御史　張賓蒙知府
吳惺衲御史　王竹溪巡撫
蔡思川御史　毛文源御史
李養愚撫臺　李養愚撫臺
鄧定宇侍郎　孫立亭副都
杜爵齋給事　唐抑所修撰
吳琛州總督　敖行吾御史
秉洪溪巡撫　馬連城御史
張容宇行人　李似齋布政
王鳳山巡撫　陳竹菴
余幼峯司業　周心鹽御史
沈鏡宗侍郎　馮文所學道
劉肖華郎中　杜爵齋給事
彭念川御史　賈珍宇御史
周山泉巡撫　李養愚巡撫
石楚陽郡守　陳光宇撫臺

陳光宇巡撫　蕭岳峯巡撫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卷廿二 次相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張弘軒揔督　胡趨傲御史
張弘軒揔督　王鳳山巡撫
胡趨傲御史　胡趨傲御史
張弘軒揔督　張弘軒揔督
梅鶴洲揔督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蕭岳峯揔督
崔振峯御史　梅鶴洲揔督
趙寧宇巡撫　趙寧宇巡撫
梅鶴洲揔督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葉龍潭揔督

葉龍潭揔督　李霖寰巡撫
林錦峯布政　陳岷麓御史
李霖寰巡撫　李霖寰巡撫
葉龍潭揔督　李晉峯巡撫
李霖寰巡撫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揔督　葉龍潭揔督
蹇理菴揔督　蹇理菴揔督
張揔戎　穆敬吾通政
蹇理菴揔督　蹇理菴揔督

穆敬吾通政　武泰川副使
周二魯尚寶　房備吾兵道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張揔戎　鄭範溪經畧
萬震澤僉事　梁霖宇賛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梁霖宇賛畫　余曉山巡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葉龍潭揔督

鄭範溪經畧　魏確菴總督
鄭範溪經畧　邢崑田巡撫
邢崑田巡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邢崑田巡撫
王懷棘巡撫　鄭範溪經畧
李臨江巡撫　魏確菴總督
鄭範溪經畧　蕭岳峯總督
李桂亭給事　葉龍潭總督
梁霖宇贊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郭中宇巡撫
鄭範溪經畧　蕭岳峯總督
鄭範溪經畧　邢崑田巡撫
梁霖宇贊畫　邢崑田巡撫
邢崑田巡撫　葉龍潭總督
鄭範溪經畧

卷之十三 次相九

傅仁泉巡撫　楊益所御史
王平溪郎中　陳恐所副使

張豫吾縣令　蹇理菴總督
淩了凡主事　李仰城提督
秦舜峯巡撫　盧石齋郡守
吳止菴巡撫　吳止菴巡撫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賈珍宇御史　周山泉漕撫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周山泉漕撫
潘印川總河　韓貞齋御史
党蘭窓巡撫　王鳳山巡撫
郝少泉巡撫　鄭範溪經畧
鄧參將　王復齋侍郎
王雲泉御史　杜毓臺掌科
賈西池巡撫　徐仁宇御史
彭念川御史　張滄涯巡撫
董澪陽座師　劉芝陽撫臺
道印　張平野貢士
王會泉參政　梁霖宇贊畫

劉和宇詹事　與閻[illegible]

張洪陽相公　石東泉尚書

牛春宇巡按　李及泉巡撫

申瑤泉相公　王鳳山巡撫

武秦川副使　周二魯尚寶

許張二相公　李修吾學憲

江續石兵道　謝賀壽

周二魯尚寶　方伯陽御史

甘紫亭按臺　江續石兵道

劉芝陽撫臺　江續石兵道

王對南相公　周二魯尚寶

陳心穀尚書　沈鏡宗侍郎

王對南相公　邢崑田巡撫

張洪陽相公　趙濲陽相公

周青來知縣

卷二十四 以下俱首相時

曹仰鎔御史　温一齋侍郎

李見羅巡撫　李見羅巡撫

江續石兵道　王對南相公

曾見臺侍郎　陳還樸給事

李晴原參政　鄧定宇侍郎

顏疊陽給事　顏疊陽給事

許敬菴巡撫　郝元洲給事

王桂山巡撫　顧冲菴總督

馬肖菴僉事　林錦峯布政

沈太素布政　沈李山巡撫

鄧定宇侍郎　蕭岳峯總督

顧冲菴總督　陳還樸給事

陸五臺尚書　張元冲操臺

李提督　宋桐岡經畧

顧冲菴總督　劉太泉贊畫

李提督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袁了凡主事　宋桐岡經畧

梁霖宇憲副　梁霖宇憲副

蕭岳峯總督　魏確菴總督

李對泉漕撫　林錦峯布政
安明宇侍御　陳五嶽布政
鄭崑巖巡撫　王梧岡御史
王懷棘巡撫　于完朴副使
陳還樸給事　郭夢菊叅政
溫一齋總漕　吳韞菴巡撫
徐龍環給事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蕭岳峯總督　梅衡湘巡撫
牛春宇御史　蕭岳峯總督
朱和陽巡撫　朱和陽巡撫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李實吾巡撫　李實吾巡撫
葉龍潭巡撫　葉龍潭總督
張元冲撫臺　顧冲菴總督
顧冲菴總督　常心吾巡撫
劉晉川巡撫　劉晉川巡撫

顧冲菴總督　袁了凡主事
董潯陽宗伯　許敬菴巡撫
王少方侍郎　沈季山巡撫
朱虞菴吏部　萬思默副使
金子魚孝廉　朱虞菴學道
李尭主孝廉　鄒南皐刑部

卷之十五 首補二

蔡肖謙尚寶　劉衛從副使
陳還樸給事　董擴菴巡撫
董擴菴巡撫　范游擊
蕭岳峯總督　張惺宇侍御
董擴菴巡撫　蕭岳峯巡撫
黃儀庭侍郎　黃儀庭侍郎
范晞陽布政　劉雨峯兵備
邊少微侍郎　艾恒所布政
江績石兵道　鄭崑巖巡撫
呂新吾巡撫　涂念東御史
史鶴亭編修　黃儀庭尚書

郭希所巡撫　陳礬亭御史
趙見田巡撫　王方麓侍郎
蔡肖謙尚寶　劉筆山副使
王弘陽巡撫　郝少泉侍郎
李滙一郎中　盧理南知府
李中石御史　吳止菴巡撫
馮鳴陽御史　黔國公
吳止菴巡撫　黔國公
章念清侍御　吳止菴巡撫
吳止菴巡撫　吳止菴巡撫
孫念齋御史　吳止菴巡撫
陳繇台巡撫　陳繇台巡撫
李碧鈐御史　李碧鈐御史
田東洲巡撫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李提督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申瑤泉相公

劉華石御史　陳應斫總督
魏見泉巡撫　王霽宇總督
蔡肖謙尚寶　梁帮齋巡撫
劉和宇詹事　陳還樸給事
朱鑑塘撫臺　宋桐岡經畧
杜總兵　陳芸窓御史
宋桐岡經畧　李提督
周韜宇御史　許敬菴巡撫
顧冲菴總督　梅衡湘巡撫
劉太景贊畫　陸癸日祭酒
劉太景贊畫　李提督
朱和陽巡撫　吕新吾總憲
周青來知縣　田東洲巡撫
歐陽宜諸知府　翁見鵬提舉
蔡拱朋副使　王珍齋運使
沈季山侍郎　許敬菴巡撫
陳抱冲參藩　袁養冲郎中
蕭鶴侶巡江　顧脅冢副使

卷三十六

六部堂上官　顧冲菴總督
周衛陽司馬　鄧定宇侍郎
梅衡湘巡撫　劉和宇詹事
李漸菴總憲　董潯陽座師
李及泉巡撫　王對南相公
鄭崑巖巡撫　彭曾軒御史
陳南濵御史　曹嗣山兵道
黃儀庭尚書　吳小江司馬
黃麗江御史　李臨川叅政
王泉皐巡撫　徐龍環給事
趙南渚巡撫　李碧鈞侍御
田東洲巡撫　梅衡湘巡撫
顧冲菴總督　李對泉巡撫
彭曾軒巡按　趙南渚巡撫
陳南濵御史　陳南濵侍御
鍾文陸光祿　鍾文陸光祿
鍾文陸光祿　陳南濵御史

鄭崑巖巡撫　曹仰鈞御史
李桂亭給事　沈玉陽巡撫
鄭崑巖巡撫　許益齋巡撫
章念清御史　胡葵南知府
張仁軒巡撫　郭希所巡撫
趙南渚巡撫　孫月峯司寇
張仁軒巡撫　孫東瀛織造
朱鑑塘巡撫　李及泉巡撫
陳南濵御史　宋桐岡經略
張元冲操江　李提督
柳賡虞御史　李提督
石東泉司馬　許敬菴巡撫
顧冲菴總督　顧冲菴總督
錢淑湖太僕　田東洲巡撫
薛隆華御史　王泉皐巡撫
王泉皐巡撫　王泉皐巡撫
林錦峯布政　吳泰軒御史
鄭泉塘副使　劉石浦誠意伯

邵壚蓮郎中　耿叔臺撫臺
朱襟江巡按　張濵池知州
彭義陽尚寳　江纘石巡撫
唐疑菴太常　馬肖乾僉憲
蔡懷峯吏部　楊復所侍郎
耿叔臺操江　李繼泉同知
南京各道　蔡懷峰吏部
焦漪園修撰　劉斗陽按臺
楊荆巘掌院　馮琢菴侍郎
公啟謝賀生　梁景泉兵道
王霽宇巡撫　項玄池參議
李中石巡按　焦漪園修撰
許仰亭吏部　周懷白郡守
許繩齋太守　韓惺菴巡撫
程居仁府尹　王霽宇總督
王對滄總督　張容宇給事
申瑤泉相公　錢豐寰員外
郝少泉侍郎　陳嵎陽太常

沈太素布政　周二魯尚寳
陸平泉官保　申瑤泉相公
牛春宇巡按　馮琢菴侍郎
徐理齋總督　崔際虞御史
李修吾總漕　孫見田知府
杜太監守備　蹇理菴總督
徐振雅御史　樊棠軒崑山大尹
樊棠軒崑山大尹　周懷白知府
馬北濵郎中馬見素給事
吳安節御史　高受所副使
房儕吾巡撫　王宇泰檢討
沈蛟門相公　黃毅菴侍郎
馮琢菴侍郎　李九我侍郎
沈蛟門相公　馮勅齋治中
屠赤水禮部

卷二十九　里居三

黃毅菴侍郎　張洪陽相公
馮琢菴侍郎　曹嗣山撫臺

王東白掌院　李修吾總漕

耿叔臺操臺　楊濟寰巡撫

王復齋總督　趙隼臺御史

溫一齋總臺　曹嗣山撫臺

劉斗陽巡按　劉斗陽按臺

劉斗陽按臺　劉斗陽巡按

劉斗陽巡按　許甸南給事

沈皷門閣下　李九我侍郎

朱金庭相公　黃輿叅叅政

孫月峯總憲　邢崑田總督

茅二岑郎中　劉雲嶠祭酒

劉雲嶠祭酒　馮琢菴少宰

沈湛源國博　耿叔臺操臺

劉夢晉大尹　段幻然大尹

朱金岳副使　鄧虛舟大尹

趙寧宇巡撫　李晴原布政

朱容所江院　劉斗陽巡按

李如樟總兵　周懷魯撫臺



祁夷度大尹　韓晶宇大尹

陳石湖大尹　黃明宇主事

沈皷門相公　山西王相公子

申玄渚太僕　崔際虞巡漕

李修吾漕撫　張湛泉巡漕

南京九卿　朱金庭相公

李九我相公　葉臺山相公

于穀峰相公　蕭岳峯尚書

楊止菴侍郎、　蕭玄圃侍郎

黃穀菴侍郎　趙南渚尚書

楊淇園提學　史鶴亭編修

孫月峯尚書　惲撫原行人

劉雲嶠侍郎　高受所副使

劉徤菴巡撫　楊洪園學院

李修吾漕撫　沈湛源知州

周懷魯撫臺　朱平涵祭酒

唐凝菴太常　朱金庭相公

葉臺山相公　于穀峯相公

王文肅公文集目錄終

是集也不肖實痛念先公手澤所寄一生經世大業所關是用謹壽之梓以傳永永第迺年家變頻仍不肖幼羸多病所彙集先稿不能十之五六如詩稿先公拈咏最多而散佚不存即贈酬短言在親友扇頭者不肖經年廣搜未能成帙獨此闕焉故當有待其碑銘傳贊等文在詞林以後爲學憲公所珍藏者捐館之日盡成烏有止存先父手錄二十餘首已盡入集中至於入閣以後叅半代筆奉有先命不敢混入其爲先父代作者當彙入先父集中茲不具載

孫男時敏謹白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奉
勑撰思政軒箴

惟
皇睿聖光嗣丕基弗寧燕處有儼若思厥思伊
何萬幾一日千里應違謀之几席惟
皇立政欽若
昊天奉厥無私覆彼八埏日雨日暘思其或愆



惟
皇立政憲於
烈祖金科玉條具存故府是訓是行思繩厥武
四海惸嫠政是用康一夫不獲我視如傷何以
庀之行葦苴棠姝方卉辮政是用輯一夫不戒
作我蟊賊何以靖之苞桑磐石萬方玉食思及
鉏犂衮服在御思及機杼徵輸罔藝乃政之疵
筐篚之恩用恩有式尚方之需費思有極濫出
無經乃政之慝任思弗貳或蔽其聰去思弗疑
或撓其公毋昵厥比衡平鑑空言逆于耳思或
爲利言遜于心思或爲戾毋恣厥情虛心執契
勿謂已明察見淵魚勿謂已斷決事庭除思古
哲王用人有餘勿謂予喜賞或爲僭勿謂予怒
刑或爲濫思古哲王監于成憲朝以出政則思
其終紛更之戒畫一之從夕以修令則思其始
毋詢寡辭毋眩多指是之爲思規萬世安天命
不易爲君實難人亦有言日中則昃無疆惟休



無疆惟恤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戶牖有箴瞽史
誦之

奉
勑撰樂志齋箴

聖人作易次豫於謙喜起之歌始以敕天我
皇鑒止弗懈於位有毖斯齋惟以樂志其樂伊
何匪遨匪遊其志伊何樂而不流樂有從理亦
有從欲安危之機辨之幽獨何以辨之惟志之
持志一常安志定常怡大昕視朝向晦宴寢起

居于于快於馳騁目玩墳典耳聽法言穆然清
風潤于管絃玄酒爲酌太羹爲味式燕以衎飫
於甘脆前疑後丞左諮右訊都俞一堂美於是
柔時惟幾暇無逸乃逸
兩宮奉歡四海承德于以鼓琴于室之陽被之
薰風虞絃是張于以矢詩皋鷟既醉黃髮載賡
和聲四聲是謂至樂君于攸居如登春臺如游
華胥既登既游保之不易無已太康職思其懼
願言九扈易災而穰願言重譯來享來王以答

疇咨以紓旰食此策此志萬年無斁

順天府癸酉鄉試錄序

皇上改元萬曆之秋八月順天府復當鄉試上
屆期提調官府尹臣篤臣府丞臣巳以
請
上命諭德臣錫爵中允臣經邦爲考試官既
陛辭入院乃集會諸同考官諸臣某某用是歲
禮官所條上科指具相與搜鐍而後從事事比
竣蓋得士百三十五人焉而先是諸省六館及
提學御史臣傅孟春所選士挾策就試者四千
餘人御史臣從憲臣詠暨臣趙燿臣添彬爲約
束譏防闌內外以入而後臣等得竭日夜之力
就簡可者什二三藉
奏斯巳難矣臣錫爵執筆立館下久數考覽
國初時事有司歲歲奉行
求賢詔書山陬海澨吏跡常滿或望見縉紳中
褒衣雅拜者強令隸學官受章句應舉輒詣
公車暮

召對稱旨除目已下當此之時上無求於
上而
上求之求之而得則兩相効以實相許以心未
有一切猜防之術而士重廉恥官職謹辦主司
與其聲榮焉以方今日難易何如也蓋天下之
平久矣
列聖代光紹明文教翔洽章縫家言堯舜孔子
自亙塞萬里外所在斌斌然列
京師首善地

聖天子新宅
君師用神靈豈弟臨之哉於是豪傑仰流摩肩
爭出而有司爲
上求士者窘於士之自求不勝舉也則顓顓操
尺幅厲干陬之禁要以如額中絫黍乃止臣以
此歎人才之盛軼于
祖考矣而罔亦少寄焉昔召康公作卷阿之詩
以美成王之德而其稱吉人來媚比于高岡之
鳳凰天子盛車馬待之此不惟
上求士乃士亦求上也然其重如此今

聖主訪落孳孳以興才致太平爲務有過成王
而都人士相與蜚㕍英芬求一日之遇此亦望
武步馮翼孝德閒豈輕也哉登是錄者皆所以
始進之難思其故有不洒然自矜奮於節禮非
夫也夫本設科貢所以招士士豈必潛深伏阻
毋自求而後重乃所以求不同乾二之爻利見
九五此以氣求者也若墨守呫嗶緣錯章釆羔
鴈而筌蹄之此以名求者也兩者輕重若莛與

楹宜何處焉語有之儒以禮立仁義爲之則凜
夫惟禮爲能制欲能制欲則內重而恥近名於
是乎交讓爭處卑委利爭處猶力事爭就勞檢
壓之外不隨俗錯寸趾斯禮坊常立而士貴矣
今之士鮮言禮而厄辭秕事以承其權或見姱
術章全名實不相覆則有司滋不敢信士而愈
難於其始進則此亦士之過也且夫衆鳳一梟
則高岡無好音而諸士茲且隨牒詣
闕下試用伊始與當世名賢長者比德量能其

他日所當兢兢萬于今日於乎可不慎哉進勇
不如守專功茂不如節立寧方毋圓寧矯毋隨
寧落落如玉毋碌碌如石寧翩羽高鳴毋慄幸
卷阿之車馬以重負
天子求賢之意則是錄重臣等亦重矣蓋臣竊
見比年錄士非惟士不信于有司而有司至亦
不敢自信誓天相戒使
國家賓興盛事幾爲爛府臣以爲欲士之自重
當自臣等始故今進諸士相與道語無敢多設

不然之事沮傷士節而直敘所以忠告之意云

丙戌會試錄序

萬曆十有四年丙戌春禮部復當會試士士集
闕下待試者四千六百有奇尚書臣沈鯉侍郎
臣朱賡臣王弘誨以考試官
請
上命臣錫爵偕學士臣子義往先是科臣條議
以人文日盛議廣
制額以易書分考官吏胥不便議廣貢額有



詔旨可而
上德意所嚮尤在厚招髦俊以充任使特著令
自今歲定取士之額三百五十人一時
旨出禁中中外喁喁創覩開科盛典士以加奮
臣不敢不加詳故事考試官受成事於分考涉
筆署次其甲乙已耳而臣於此三百五十人者
皆目所注閱目與在事諸臣往復商校而後定
自謂無遺明命題分卷皆錯綜緣手探筴而決
之自謂無遺法臣之愚也以
上所非時
詔召從田間入參 機務
恩幸至隆每自惟頂踵不足報萬分一則搏衣
吐哺陰求天下之賢者以日月薦引未嘗不心
盡也然臣又自謂曩者未嘗報
上報
上自今日始何則因六藝之登蹄攬四方之羔
雉其得人較廣而又會
聖主更化起敝丕釐士習之初有司者奉行乙



酉
詔書一切程士之文不夙搆而具臣乃得顓其
日夜之力於校文錄成而
獻之幸不辱
命此非臣之能乃
上固以不欺教臣也抑臣竊嘗歎世有大欺而
習焉不察者夫今主司之程士其有不擿吮談
成弘之際者乎其亦有以成弘之文課子弟者
乎士之字雕句繢剽獵諸子二氏之唾餘見謂

弗收至主司自爲辭非非諸子二氏無取也藉其
在此可謂不欺否臣以爲
明興迨今太平盛理如日方中
皇上紹隆棫樸弘振典謨久道之化且日融月
浹士當其扶輿元氣盡洩之時勢不得不日趨
於文而主司業受其必趨之勢若太牢以進自
不得復藉口含菽飲水之適也故臣今有擯士
神識藻采無所偏遺間亦頗參諸子二氏微言
不詭於六籍者惟剽獵雕績無取焉而臣又不

敢自犯綺語戒以明不欺使夫按籍索臣者知
其無違心之趣舍退而與子弟無後言也蓋古
志有之以表示目以鼓語耳臣亦望諸士之耳
目臣而效之
上也故曰報
上自今日始雖然士即其一日之信臣耳錄既
成
獻臣且率之見
上而儼然班榮次奏於廷焉其名甚顯其途甚
達甚顯則無所不瞀甚達則無所不跡是衆之
端百而其耳目臣者一也臣何敢不懼異日若
臣乃在史局錄士順天未踰閏吏議而士又方
其頡舉鄉校爲諸生臣竊不自揆以爲賢者遭
時砥礪立節顯名爾毋庸以實與爲惧府當是
時士聞臣若言毋不洒然生氣者臣亦且自珍
敝帚守之至于今十四年往矣臣非復在吏局
時士亦非復頡舉爲諸生時會今年天下新計
吏

上所受郡國之計簿臣以職事得與聞因退而
私考故所期砥礪立節顯名之士大都惘愊治
辨無全材監司臺省無全譽而臣始懼矣
上赫然用重典以賞罰示激勸如持兩衡而主
匭司韜之吏常苦夫人情之多疑怯行賞而弱
議罰而臣始益懼矣一臣之身乃空言之與吏
事何如哉士即其過信臣則臣之敝帚無爲也
嘗試閱當世之故考得失之林周亢淡倏三五
十令能自引經生疏首受吏法否臨岐路而涉

末流能介然有所不爲不欲不言否負俗豪舉
智勇功名之會能毋以矜欵爲性真腊韋爲骨
體否能斂車羸馬以朝入里門而趨勞能謙滿
能挹否此屈指一不當而世輙以荃茅同腐而
棄之曰
上且彌天罝羅歳溢額五十人焉顧直患官少
不足充貢牒爾無所事借才爲也此臣之所以
爲士懼也且夫效
主酧知保終釋懼則義莫如不欺者然不欺難



言矣布衣伏處之士獨行惟影獨寢惟衾斯可
以肝膽不外見而遁也若乃同任職而良楛見
同趨名而靜躁見同游世而茹吐見夫且奚遁
文中子曰我未見詐靜僞儉者又曰惡衣薄食
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矜衒
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此皆待聲
聲辨貌以知其肝膽士獨奈何敢輕言不欺故
浮沈在前功實居後而謬悠自信以鄉評官論
舉無足懼者則言不欺乃欺也臣故以臣之自

爲懼終不欺之詭焉在易漸之六爻以鴻之漸
羽取象仕進而初之干三之陸四之木五之陵
大抵皆兩立貞悔之交當喜而懼者其閒獨磐
之衎衎見謂無懼然聖人且以素飽戒之乃後
始歸之升逵不亂而吉於戲懼豈獨在臣哉士
惟毋忘懼則臣亦且毋忘故錄士順天之言行
復抵掌而效之臣不懼矣謹序

弇州續稿序

明興二百年至嘉隆之際而文章始大闡縉紳



家結軫而修竹素其結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
大司寇元美王先生先生撫鄖時刻有四部稿
海內有目有口者旣驛而傳之已公自司寇歸
病亟衰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駿俄而駿沒長子
駕部君續其事兩閱歲而集始成先是四部外
有弇州外集者出賈人手稍增損駁亂其閒諸
子乃聚諸同志特就原稿訂疑刋謬不以巳意
有所甲乙于是尺號片牘名山大川之賦畢登
節而天下始覩公之大全計公弱冠登仕中所

經大艱大危沉廢者數年又服官四方十餘年
末又倦而逃于玄當其時予與公比居四方之
士延慕光塵者踵相屬餘波及予予不勝苦距
戶謝之而公獨泛應不辭清齋對客每至夜分
諧唱與唄誦兩出而不相奪嗚呼公殆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王氏自永嘉以遷長淮之秀全注
于海海上千年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若其在
公歟其在公歟夫海激之而潮風之而波彼斷
港積潦激之亦潮風之亦波然海能江能湖能



陂能澤而泉水不能為海則豪鳴相合有餘不
足之符自然異也當公少時一二後生句字
飽度不有所震發欲藉大力者為幟而以虛聲
撼公公稍矜踔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挑
建雲委霧歸于雄渾迫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盛
衰禍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遷流與夫國是政
體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脈絡而慨然悟水
落石出之旨于紛濃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
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澹自然為宗即屏婦小

暨有尺寸可記錄隨叩隨應神奏合響精結而
采流心苦而味幷目到而足步泱泱乎球鍾暢
鳥獸舞宮商鳴草木動譬之觀海惟是汪洋浩
渺天水相舍之為鉅觀而豈必待夫怒濤頹波
流風蒸雷陰火夜然蜃市曉結駭然望洋而歎
乃稱大哉世人耳論每歎古今人不相及夫古
人蘊璞含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仇
之窘束要以各抒所見而止故於達意不難叔
季餖鄙誰復免此藏心畧兵資口月旦於斯時



也欲以浮沉下里獻酧群心而本不失古作者
之意此不已較難乎蓋公晚而始好子瞻也夫
子瞻命世才然世之降也已不免馳騁議論執
道之動反以見奇吾元美獨能擬今之獻酧賡
唱而自為元美哉今之貌尊元美者見其詩文
輒曰此史此固此漢魏此盛唐夫必史必固必
漢魏必盛唐句字而儀之則當公之時蓋亦有
優于飾畫者矣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世已
咲其索然而無奇夫惟大才紅腐入冶簇簇皆

新如槐柳楡柞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物故嘉
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
者也吾論吾元美而已

重刻名世文宗序

文章與時高下書契以來凡幾變矣自帖括比
偶舉子之業興而綴學少年耳剽目涉不中說
以古義風流既極則有憤悱之士馳騖之儒一
切厭棄庸俗而求所謂碰書竹簡于荒郵頹墓
中於是乎說經者玄陳書者史務在詭音窟句



以多端叵測為新奇而卒之雅鄭相糅去古愈
遠譬猶族庖操刃不師于神而師于官未得國
能而別鈇隨之今六藝家好古之弊何以異此
比者考文先生方事釐正諸稱引異書稗說非
博士所隸者輒屏去不奏則以芟薙榛蕪一軌
于王路甚厚幸也而浮淺耤口或遂謂古學誤
人不已虧乎蓋不佞頃之待罪詞林嘗從古文
隸習諸吉士六經之外人挾真氏正宗一帙取
尋摘强記應故事而止不佞誠憮然內媿然不

敢師心別有所指授何者魚筌兔蹄古今共貫
又嘗服桓君山之訓不敢以新進柅合嘆前人
之未工誠慎之也然竊謂真氏之意主于鋭識
為成學上才抑諓諓而暢大雅故所甄次以羽
翼經旨為多至如章句家閎才穎未脫則固當
游之萬籟之林騁以六馬之路使府藏疏瀹汨
汨然效指而後真氏之體裁可漸滌而就也今
侍御餘姚胡公前令合肥時出所選注名世文
宗若干卷呈督學楡次褚公憲使慈谿馮公採



合衆見差次評隲既成刻矣已胡公持節來按
吳會馮公移治蘇松兩公相與勸學興士倜然
一指既都試諸生開以明經射策之要領乃益
發古籍舊聞重加彙擇稍增損什之二三而蘇
守玉田李公刻之不佞侍覲之暇涉讀一過則
見其驪彩並收廉肉相準其所繇門戶去經生
為近故不入詩賦其尚論作者如滄溟之流派
可江可河故事辭緹而不分各自成其家言共
懸鵠多方從初學之所命射故裁鑒寛而詮引

愽使夫高者不墮象罔驕枝之誕而下者循其
環中亦不失萬一於滔湊故眞氏羽翼六經是
編又羽翼眞氏要之皆與天壤相敝者也夫文
章如用兵霍冠軍倖將耳而大言人主之前不
至學古兵法則不佞嘗心薄之然至如馬服之
子顓顓讀父書亦以敗嗟夫矯枉貴正擇術須
權讀是編者亦可以鑒矣

袁文榮公文集序

我



世宗肅皇帝始定大禮和寧天人乃益嚮意文
學之士奉璋被廟橐筆成輦而稱禁近臣者麏
麖族幾賡歌揖讓之風焉而公車司馬門鱗集
待詔不能悉當上指則徃窺緣他徑資脣吻以
入于是柄臣左右之名薦士者
天子時自以手書度次取舍稍抑奪其權而我
師少傅袁文榮公重矣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
第一旣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
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待帷幄晉參大政皆不
卜不謀僩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
也故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爲多
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帋禁中使中貴人刻
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傍侍史封題紀歲月而
已乃其出入風議纚纚數千百言自
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閟而不傳若豈少哉公
歿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蓀佩手澤蒐採廢
遺得什一二于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
臠一嚮嘗者可以知味已而錫爵間頗聞世儒



之論欲以軋茁骫骳微文怒罵闖然入班揚阮
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蟀鳴
方嘵嘵哆公以爲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
試令之述典誥銘彝則如野夫閨婦強衣冠
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自錫爵
游公門下公所爲文章皆肆意衝口對客立就
古辭古事如鬼神輸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溫容
本澤于仁義炳如也身不出長安門蝌頭餘沘
所在成霖故無物頌鳴悲之怨非三代兩漢之

書不覯非爾雅方聞之士不友非咸夏鈞天之音不聽故無棘塞詭衆之辭夫天球綴璐隙列廣庭大劒高冠班侍左右然後知魚目之無光面墻之至困也公壬戌策士有云古之帝王建鴻德者必有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蓋若以自謂云時錫爵忝爲公高第弟子服義未深而公已升爲列星故子中書君之請序書以畀之非敢曰知文也

## 馬文莊公文集序



嗚呼此吾師馬文莊先生遺集也先生生平於學問經術要爲根蒂古人其于身心實際及行世傳遠有實用不苟隨俗觥觥以是晚而後遇既簪筆入承明典三朝著作供奉之事會
天子浴於舊學簡在政府而先生且老矣其所爲文章自應制外日力若短不能一意據槁梧而吟以攻羈人窶士之業乃其篇帙致多如此將昔人所稱窮而後工固無足信歟抑大車之載軫方而轂圓器重者自非常才所限歟先生居常端委廟堂不形愛憎喜愠于色雖其門人子弟不能窺及持議至廩廩爭天下大計豪臣貴璫劾相與爲枘鑿而終偶目嚴事之莫敢抑天下之望與後世之名譬之滄溟喬岳不受澄撓於物蓋非獨人品爾也乃文章亦如其人當其抒柚胷中氣餘神歛涵涵然若礴礴萬物而不見一物者意有所出即泚筆疾書盡掃蹊徑而空之又若一言而足當數千百言者故奏對之辭莊箋表之詞典記序之辭邑投贈之詞直



本之自正氣厚積而山輝澤媚各闡玄倪非僅僅學問所至也先生往在禮部數發憤歎息文體之壞以謂文者直寫胸衷行止一寫之自然耳好古之士近乃不師神而師險剽取雄奇竹簡中險棘句字以飾既驚恐游談憍坐而大雅宗然蓋嘗欲稍抉其尤悖不經者閣上禁絕會病不果是集行讀者亦足以知先生之志矣昔薛簡肅公在政府歐陽子稱其挺立無所牽隨欲盡繩天下細大一一人于規矩而文章純深勁

正如其人甚矣其言之似先生也然何[illegible]政事差久言行風采史不甚著而先生拜御[illegible]淡月天下隱然恃之安危豈其素所操持有[illegible]同而用之無少異歟天固不可知使先生晚遇而早奪之文之傳乃自其子兩進士方于簡肅家世為盛而又恨無歐陽子之言不能為先生重錫爵茲承乏授簡也後巳太玄負端非述或幸藉手發揮先生之志于筌蹄外爾



唐詩會選序

詩之為教非小技也其感人非小用也夫古昔三百篇不過里巷歌謠之語與夫大夫君子舒洩其胷中之天紹并禋祀朝會燕享之樂章耳然夫子選之至與羲文周公之易堯舜禹相授受之書垂教萬世且諄諄為訓曰何莫學夫詩何哉灼見其發之性情止于禮義悲而不傷憂而不怨溫厚和平之旨溢于言表其于養性淑身誠哉有賴也周歷之季風雅頌之旨亡矣盛漢僅可取者蘇李之上古詩十九首與夫飲馬長城窟行長歌行諸作而已建安黃初之間林林作者亦時有髣髴一二焉然以厠三百篇之音區以別矣自是而後代興代替愈巧愈拙至於齊梁其靡殆甚入唐而後稍自振拔成一代之長亦備諸體故今之言詩必曰唐音以其原本倫化陶寫性靈識超景會不娓娓調聲序韵間廡幾猶有古風焉然就中號得上乘者代不數家人不數首劉勰少許乎通閩嚴羽效昔于濫觴豈其誣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家惟襄城楊



士弘新寧高棅二刻差可人意然初學記樂府詩集文苑英華諸書多可採者不以入選至其所選時膾炙一臠未覩大全作者誠難而選之豈易乎侍御句溪李君泛瀾藝苑雅號知音閱以其公暇萃唐人諸作去取之名唐詩會選屬予為序君之言曰詩在妙悟而格力音調氣意趣四者盡之苟一缺焉不以入選故其所取者于五言古定為二派于七言古分為二體于近體絕句各以五七言次之彙而弗別仍附以

長古長律六言而有唐一代風謠大都洋洋乎
醇備矣王某曰予于是恍而有感于世代循環
之故士君子際遇之機也夫大雅不作淫浮千
載唐興僅三百年而善鳴其間者亦三變焉文
章氣運大致相關矣初唐必盛盛唐不能不晚
則變始之力與沿下之趨異耶抑有使之者不
盡在聲詩間耶蓋譚者稱宋元無詩詩教之興
盛于我
朝而尤莫盛于今日藝人墨士卑大歷以後弗



取亦往往矯厲太過失其中行此侍御君所為
憂也揚榷風雅助流教化則是編也在詩云乎
哉

## 內江蕭氏世譜序

吾郡丞蕭侯一吾自其先八世祖思德兄弟始
由江西安福徙蜀之內江其後遂為著姓子孫
世以宦學顯名而蕭氏之有譜則創自滇江守
懷山公而吾郡侯以任職理人之暇續而成之
因屬予為序蓋孔子論夏商之禮而歎文獻之
無徵夫夏商去孔子未遠而譜籍漫漶已不足
考信此亦見古道尚質雖書竹簡原不擬為後
人紀述之用其闕焉寡徵固其然也而當時舊
家聞人手疏心記亦遂泯泯徒令人懸想于寞
山腐草間豈非千古之恨哉嗟乎此古人所以
考文必徵獻也然亦難矣達官貴人其氣力聞
望足以允宗鳩族追往詔來乃或以身物王事
荏苒歲時拮据鞅掌而不及為而長年之老博
物之儒則又或以景殘鐘漏藐忽前聞或以跡



混漁樵幷髦里耳此吾所謂斷斷有得人并從
以文耳已嘉隆間蜀中文獻則首推蕭氏吾郡
侯萬曆己丑進士其年與位在吏隱仕學之間
不妨閒理鉛槧探續興衰而會又弭檄吳中與
從兄侍御公接武留臺得折簡就筆削於是蕭
氏譜遂為全書且夫家之有譜與國史紀志並
傳然史不諱惡而譜專揚媺史紀國家大政旁
及名臣勳伐未暇及採鄉曲隱淪閭閻幽渺之
行而譜自子孫於綿敘本支發皇家訓特詳而

重君子讀是譜也徵於官而見素絲羔羊之操徵於家而見黃流玉瓚之澤徵於閭而見采蘋柏舟之風又以知木實自根堂高自基而吾郡侯亟亟表章徵文於獻之意又不獨以家富詩書門聯棹楔矜詡鄉人子弟耳已史稱陳太丘之仁隱阨一時而其子孫紀諶羣泰貴顯奕世然論者猶以爲公慙卿卿慙長故盛德不階珪爵而貴盛名不藉甲乙而榮乃自古記之矣吾生晩恨不及見蕭氏諸長者功名罷業之盛而



乃今近得承吾郡侯氷寒雲潤神明豈弟之聲遠復得劉閒侍御公千里音徵於早歲自爲之外凡書半刺若猶見蕭氏老成步武指諫其前者吾知其進而累爲公卿不慚已譜既成裨官史氏將採掇爲世家之譜次比蕭氏於汝之袁華之楊而予亦將以金鐘布鼓藉響明堂清廟間豈非幸哉

## 南昌高氏族譜序

古宗法行士大夫皆有祿位勢力之藉以聯屬其宗之人而今之任者罷而歸其鄉則無所復藉於是宗法廢而譜法興蓋自近古隋唐之朝隸譜局於翰林而令宰相知譜事時尚以門族差次甲乙稍倣古五宗世家之義迨於今益衰且壞而士大夫之賢有文不忘本始者則但能考論其家之私譜以存文獻永箕裘鉶所謂施於有政稽古從先進之士必有取焉予同年高汝謙氏既蟬蛻世榮其名山著書之暇後出者爲南昌高氏族譜譜先成於公之五世祖仲冶



公年遠漫湮子姓且益出公乃奉其尊人衡州公遺命探續成之斷自高城羅舍爲二始遷百世之祖而竹林里橋諸數宗附焉總之爲世十九閱年五百皆備書其遺文盛事及里居廟食之詳而高城以上姑仍舊譜蓋其法本歐蘇二氏而以世次悠邈紀叙繁衍精勤倍之然其要歸于媯宗念祖使子孫興于孝弟而已予也鄙不肖古嘗竊慨于今之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馳于求田問舍撞鐘舞女之樂蓋有千金

飾衆馬而族人裋褐不完潘陸之門與槐柳齊
列而至其敖舞車上有見宗長而不下者今儒
者動稱立宗有君道有如宗立而藉愈厚則宗
之人勢愈卑以衡世教豈有補萬分一哉故予
謂議宗法于今猶舟之不可行陸也禮失求野
則譜法近之然作譜又多在士大夫賢有文者
賢有文者又或惟侈大閥閱之務無所載嫩徵
衰詘薄訓厚則譜不如無作也嘗見雲郵許氏
譜議以始官於朝者做古別子稱祖百世不遷



夫是則高明鼎貴人人自立宗耳安用譜哉嚴
乎汝謙之言弁髦遠祖秦越族屬斯譜之所以
作也今、
天子咨于儒臣採收全史將甄序人倫助流風
教於是乎在詎獨高氏子孫世世之寶哉

呂氏族譜序

姑蘇之有呂氏由唐宋以上不可攷已元末避
亂歷二百餘年以至于今數傳而中書君出焉
懸譬家故族日就繁衍子孫將不知其世乃按
近代以來裒爲呂氏族譜如蕭例紛宗範若干
卷夫家之有譜其義蓋做天官氏考士之錄地
官氏考氏之籍為之古仁人孝子以此率丑合
族燕祭以時喜慶而憂弔家政乃行而推之放
乎四海穆如也古道既湮佰翳神堯之族紛紛
胥亂自司馬遷論次名臣世家而譜系稍出魏
晉以降乃益矜重門閥於是宰相皆帶知譜事
而圖譜一局特領于翰林時蓋行桑梓甘棠相
戒剪伐之意焉乃其指本專於論貴卑門庶姓



無所紀德昭世徒知齷齪競錐刀析釐炊耳故
世風日往如水之走下凌遲至五代干戈之後
雖卿大夫之家子孫惰窳忘其先耗矣儒者蘇
氏歐陽憫王教廢缺而世不講于大小宗之義
孝弟之德衰於是網羅世序序列昭穆而兩家
私譜至今盛行矣呂氏譜蓋按依兩家義例而
宗範一篇詞近旨遠讀其書於孝弟藹如也孟
先生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今之
閭巷皆遵斯道如中書君指即三代何以加焉

沖書君名某字某子同里人因爲之序

華氏家譜序

華氏之先自宋戴公子食采於華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氏云隆亭之有華自原泉先生始原泉後二十世至于今或絕或傳俱可譜譜成于今學士鴻山先生某先生仕嘉靖初元之間約金匱石室之書考定國史退而歸老毘陵愍子孫疎逸將忘其先乃按故譜嘆曰嗟乎先周室之世大夫也氏族紀於國史傳祚至兵戈倉攘間而孝子貞婦相望以出用能封植華宗如瓜苗之有衍蓋所繇來至長遠已夫著代以約散序次以敦睦莫嚴于譜人道之至文也今昔之所壹也且予嘗掌其事國有史家有譜今廢而不述隆先人之統罪莫大焉而日月逾邁吾形已不逮也于是率述始祖以來稍損益故譜其年遠傳次無考者不復具論而于先生之所自出二十世祖貞固府君悰韡而下別爲一世至十三世文加詳而題曰名曰本支世系考錫爵聞之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氏族有版圖而宗法盛行人習于箕裘堂構之業棠棣鶺鴒之思乃其標本枝葉稍陵遲衰微而仁人孝子往往徵一二文獻於蠹書枯竹之中於是譜牒興焉統之周漢以前其俗嚴父尊祖重去其鄉故司馬遷采世本述陶唐以來王侯學士卿大夫祖世所出斌斌可紀魏晉以後流風茂如也然士猶矜尚門第姻婭籩豆



有非其族者則衆共指之而宗統因譜以不紊滅蓋自李唐世衰旋更五代金元之亂而故家舊族子孫能知其系冑者鮮矣然則杞宋之事孔子無徵蓋其傷哉而華氏乃得具載宋紹興以下更二十世子孫無殞隊圖譜無廢缺者傳述周公之孝謂其能成文武太王王季之思豈后稷也獻文子新室成其祝辭曰聚國族于斯全要領于九原由先生斯譜觀焉義兼之矣蓋自古著姓公族必獲賢者而重歐陽氏之家大

於文忠其所為圖譜故在大抵傚太史公年表
鄭玄詩譜略為之最名近古而或者不[illegible]前[illegible]
遠冑之嫌今先生譜法與之同而雅意[illegible]在訓
來不務侈大闊閱蓋先生所以為華氏重者固
自有在矣語有之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
則國從之衰於乎先生之心雖措之天下可也

容箴後序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既為其鄉先生蔡文莊
公疏



請得追謚因刻其容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
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為史官時少保趙文肅
先生間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
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禀者
欲駕學問而行顯容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
何謂容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容語未終而
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時竊自喜年少
見一班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學遊世迨今二
十年始大悟其向者直言容之麤也夫容箴言自

立言自反言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
獨坐獨臥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為點而寡
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清自呼小人自詈嘵嘵
嘐嘐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為害也蓋蔡
先生沒而其行世之書止于解經圖說為後生
嚆矢乃世鮮傳其容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戶
縱辯自我之士其書恍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
之然此乃勝義非容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容
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

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于已之不勝知不
勝乃可以言為已而勝者非已也少以用壯勝
辯以禦訥勝躁以飾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
不屬之已故自予小子之讀容箴也請終身不
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

新城縣忠勤祠記

世宗朝貴州有勤事死職之臣曰參議[illegible]州
公貴之人至今能道公平蠻督木事而公之
也有

旨賜祭又贈公太僕少卿又以壬氏公與夫人俞
政司名宦祠而公所專轄永寧又特立祠以所
奉
諭旨表其額曰忠勤公之名萬世不朽已乃新
城故為公起家地而公僅以倒再受其子少司
徒贈歲時嘗酹即饗于家雅不稱成功盛德于
是王氏子孫議別立祠于邑城東隅額仍用忠
勤示不忘本且彰君賜云祠以爲府某年經始
某年落成而少司徒至是命其子中丞君象乾

來請記予惟古祭法以勞以死皆案錄國史太
常與考功之議狀而其大者至
天子親臨定其品題其事公至于焄蒿肹蠁子
姓焉依溪毛洞酌之饗恍然若色而笑若其情
私夫私之不勝公久矣有如深川公年位雖未
竟而業已飛符驟馬出入萬山羣盜中不死于
兵不死于婦人女子之手而死于溪蠻羅打甘
棠蔽芾之鄉秖今
龍書奕奕雙祠巋然即不階少司徒贈公可以

死王氏子孫亦可以無憾何必故鄉一祠不朽
一言爲足抒哀峴首與桓圭袞裳爭重乎抑有
說焉公歷官治狀其居黔剿撫諸叛酋汗席黔
人功最著乃黔人未暇思公功而惜公之死死
又以督木勤瘁爲不得其所其哀思祀公事雖
公而情私也夫男子會有死使公長年弗豫馴
而至大官以死孰與死忠死勤者之烈烈耶而
黔人不勝遺弓之痛睠然以死思公固非公之
意也又使公遂死王事姝邸顯賞萃于其躬而

試推之家世飲醇耕厚無聞焉則亦聽黔人之
自私公疾而呼籲之灾而雩禱之巳耳善乎恭
侍御之傳公也其稱以公之功德在平蠻而恨
臺使請卹疏单舉督木死事爲未盡又稱公平
蠻不在斬馘而在单車諭降所全活三萬衆其
所全活又不獨黔人自公爲僉事雲中以決哉
佽咸寧吳總兵之橫而守墩卒之坐論死者生
塞下民之以詐上首功冤死者雪凡此皆黔中
公論所未詳而公之德惠灌滯受祉未盈以遺

諸其子孫引長而光大之其實在此若方今汝
內名家王氏簪組節鉞之盛雄天下方于汝之
袁華之楊差次甲乙已每歲大比使者上賢能
書則都人士爭指名之曰此夫故灤川之後某
子某孫某同產伯仲也夫于廷尉歐陽綿州皆
以治獄不寃活人無幾而其世竟以陰德顯盛
矧夫提枹鼓立函門之下當嚴主貴師之間義
不顧一身之死手挈萬命出之斧鉞此其精感
天地薄享而厚貽豈偶然哉然則新城私祠寧

可無設公骨肉上矣而魂氣無不之也其將爨
雲車駕風馬以神遊過化之邦使年穀穰發人
無疵癘乎其亦將翳華芝撫玉樹徙倚松檜柏
版間以世世世保艾其後人與其鄉仰止之士乎
蓋予嘗考古地志新城多鬼民習爲禨祥厭勝
之術自忠勤祠興而邑人知天道之不可誣
之不可妄徼也然則黔之祠公而私新城之祠
私而公公往來呼吸之神在公而公在私而私
知其必兩有當也是爲記

## 忠勤堂集古帖跋

新城故灤川王公既以忠勤死事得復官而海
內學士先生爲文詞撰次積至卷帙乃其孫中
丞君象乾仍恐久遠磨滅集古晉唐法書爲忠
勤堂帖刻之以傳昔陳瓘集蘭亭字爲陸求尺
牘趙宣撫集顏平原字爲默菴記李一時以翰
墨游戲未聞爲先世紀功德勒金石者懷仁聖
教序本之奉勅集成比時金題玉躞出于天府
秘藏甚多故摹手易爲力耳今中丞去古已遠

凡晉唐一字一畫俱從殘煤斷碣間辛苦撿括
得來如採吉光片羽織成全裘斯不亦難歟中
丞公一段孝思眞可透紙穿石非徒鈎勒之工
已也此帖既行王氏令德自當與文章墨妙並
傳即諸賢作者姓名近不入蝸篆蛛絲遠不流
落爲屏脚柱礎何其幸哉何其幸哉

## 太倉重建海寧寺記

吾州海寧寺者天監中尼妙蓮所創址也至元
間一毀于兵火其間俺修而俺壞者不知其幾

也而佛像巋然獨存萬曆丁戊間吾友大司空
鳳洲王公有意更新之首捐案金若干施寺不
足則㮣疏募衆善信成勝緣經營數年端緒甫
十之四五而司寇病且憊矣則呼寺僧明因榻
前而命之曰吾此行一絲不挂獨寺工未了耳
是在子又施三十金而沒沒之日四方來哭公
者致賻致奠不受則競輸金錢于寺為公冥福
亡何而殿遂告成明因因礱石鐫榻越姓名而
屬予紀其事嗚呼天地間成壞之故可思也矣



自佛入中國以來薙草開林盛莫過于六朝非
有輪風劫火之蕩搖而何廢之之暴也一切有
為等于泡影夫豈獨瓊宮瑤臺竹椽陶瓦之不
足守也與我若海寧寺者方其盛時優尼苾芻
鍾傳梵接龍天鬼神牙力距張而力不能使兵
火之不及其為廢也亦俾矣數百年中郊承直
朱左承皆以重權彈壓一方卒逡巡不能復舊
觀而司寇顧欲以一人之力復之與愚公鑿山
無以異以彼其時司寇之文章氣焰能鼓舞一

世人然卒不得而迄其沒也已烟墟灰燼矣而
天下且奔走而輸之若恐後者此孰強之哉人
謂公乘衆人之願又或謂衆人乘公之願而公
與衆人之所乘者何願也芥浮于杯杯浮于盎
轉而相之嚻空大澤之間其遞相載也豈有既
乎願之在公也在衆生也與夫佛菩薩也孰得
而破之合萬願為一願合無量刼願為今日之
願其為力也豈與夫能天鬼神儼然戴角距之
形而已哉予嘗讀唐人集異記載李昌建乎等



閣為僧澄空後身夫王公已死而能使數百年
難竟之功一朝而集于此見願力之强可以齊
生死造有無明甚而世獨撫隅陰不可知之事
傳之以為異甚矣人之好怪也蓋明因嘗為予
言前六年辛卯七月二日申刻殿脊鑄花現瑞
光如斗大萬目咸覩嗚呼是殆司寇之文章氣
焰乘願力往來如阿閦一見者耶而世直以文
章光焰為不朽又以土木能為光怪者則成壞
之故吾不得而言之矣

# 廬郡張公去思碑記

前廬郡太守元洲張公既去廬之若干年累遷至今爲大司空而某閒從之南中得請業焉某之生也晚不獲見公治廬事比者橐筆丘史館得番校隆慶初年章奏公時蓋開府南北邊會南北邊多事公所策虜寇及亭障處議所便所不便具爲

天子言朝廷常以璽書報從某故耳習焉夫輕九折之險者不足論康莊苞七襄之文者難爲



言製錦公才位合符投牒解帶而廟堂之機猷是贊不難不悚顧何有于治廬廬之人即竊竊焉俎豆尸祝公亦何足爲公重也某持此言也以謂今太守張君張君曰子言則然抑吾見廬人之德公如赤子之方乳于母其去也思焉情也何言公輕重哉子强爲辭某故習公至是以廬人語乃益習公治廬事公爲政弘惠寬簡帥德自躬不務爲亟亟取聲章見謂長者至于厲拔吏奸建設民利粲然皆有條緒可世守而其積效則勸農興學寬賦惠工最勤而者嘗按行城西水門覩濠源出其上游建瓴而下歎曰民其病涉乎乃東而橋之引而出入于湖人曰有鄭國之功大治廟學博士弟子以時都講絃誦其中公親爲擊鈽發蒙人人得所欲去其人室高弟往往用明經崛起知名于時人曰有文翁之化歲比不登公以便宜斥俸開倉賑活飢民禱雨雪皆有驗今郡志所紀三應編連袂歌是也人曰有青州之仁通關梁愼獄市禁所司榷



沽爲奸利者一切無名之征爲籍而蠲之以數千百計人曰有晉陽之寬聽訟立決授吏重人人以法至其有所掊擊剌取常先大族有豪居霍丘橫甚公獄治之其黨爲闗說百方不爲解帷故與作好語而陰識覗其桀黠不孫者既罷部使者嘗都試講武會軍亂大譟甲而前公披悉按誅之自是郡中肅清銖兩之好落機牙而寢者無筭人曰有渤海之明蓋廬人爲某言公如此公既膏澤施廬人功見言信則

天子以爲可任公卿使歷試大省而稱舉至今官然于時次爲淹久少年後起之士爭先用力勢機鍵以前新日公公自若也先是有同鄉貴人議爲公先容于嚴相所公笑而謝之楠嶺南叛兵功未列上而爲他部引訴什而起不形喜愠于色此又公磊行大節特立自信于衾影牖痳中而盧人豈能盡知之哉夫小人之智淺其求欲易厭而嗜好易遷吏于其上者苟見疾痛能咻矜濁能理祈請能致即眷然私而德之而



悁悁于其去如是止矣及日疎事往賢者遯至更出法令如琴瑟之改絃快意順耳豈復思故聲哉夫潁川之政趙于都不名強力能摧奸擿亂乎而班史稱其民歌思之至數世然代者爲韓長孺甫下車議變法于長老長老人人稱便安在其歌思也故嘗試論之程功能計日月之吏小人易于見私而君子難于爲戀夫惟法常繼于君子而後恩常浹于小人若是者神理繫之非可以筐篋簿書一切而辦也公去盧久而其後之君子遡風師指率用其法如令太常張君某縣令胡君某蓋教馴盧民知公在時蓋某前所言公磊行大節有出于世吏之外者盧民不知而君子知之用相與封植甘棠導揚緒美與人之誦勒之斯石嗚呼石可泯也公之遺愛弗可泯也

賀郡侯金岳朱公考績序

自余承乏內省習于考功計吏襄序賢能之書迹其所條庶幾哉家卓魯而人龔黃已然要以



六曹故事興某利除某害墾田積穀幾何平獄登賦幾何乃求其真精神縮結吏民間出于簡書刀筆之外者則監司既以貌承無所注耳目而廟堂主行吏亦苐能循聲射影差次甲乙耳已余嘗咨咨歎之以謂耳目真而是非公無如小民之口而小民之口又無如窮閻委巷所以私告其父兄子弟者此非監司廟堂履舄對簿之所能辦而採謠寄聽之所得知也外吏以此希自表見則益務爲譎巧多端毛鷙切刻之行

激淸名而獵最課徃徃十得八九然至其智力網絡之所不及閭巷小民有獻頌于堂階而交懟于門屏朝指鶚爲鸞而暮嚪烏於屋者則豈非眞精神綰結吏民者之難乎夫眞精神非必斷斷自守陰拱內視之謂而今之世又非可以蓋公老子淸淨之言日飲醇酒而治也必將有事焉上才寄精神於事次者借事練精神下者爲之役吾蘇故事蝨也而今守餘姚朱公適來於此三年矣三年之間會歲祲後公私之逋巨



萬而海上聚兵徵餉無休時又會兩臺數易東西稅使交道而八州縣比以催科不及課歲歲奉

嚴旨切責環地數百里幾無一官得安坐請月俸者而公常身肩數任拮据鞅掌以當軍民上下旁午交訌之秋左調右維迄以全安乃公獨劇謝前勞而時時爲下吏代受譴歲比且滿我民尚憂主者以新令格公而至是最績升聞封賞之命且下始緣道謳歌稱賀焉凡公治行其

所綜畫翁張如前所條六曹故事舉無遺便摘無隱奸具在報滿牒中考功吏所據以哀序者是已其褆躬奉職風淸而日光則前後察廉之使與諸省府紀錄歲報之章無慮二十餘上爲異時加號持節九卿入踐張本當不藉一郡久次一滿奏績爲榮而余獨於八城守令之謂不能無言盖余乃公民也耳目所注在民間不在官長縉紳之譽在父兄于弟之私相告不在媛姝進退於軒寢芾舄之前或曰郡所最苦法多



賦多舞文多屬城日奔命以簿書俛頫胥史而不給公知其情一切去文法與之更始下車以來無一承庸考事之吏入州縣者或曰公之庭析楊常臥三尺之童人人得謁其所欲而法嚴令信威明若神銖兩之奸皆知之或曰公初筮仕閒曹未五年超簡衝劇譬於棘手之蠅不習而操恢恢顧判有餘地者常目閱四要口占判牘體儼將迎慮周私若而閒復不廢文酒酧對雍雍衎衎如也或曰公處人無賢愚貴賤不喜

不韞不覩不踈而尺幅自了了有所于請酬法
何如不拒人以色或曰公凛凛持三尺法薄繩
民而厚督吏吏初亦苦公嚴而久之見其不抗
一法不私一人也相與悲餙奉教得滿次民知
更德公如父母焉余家海上海上之民去公遠
且望而私評公嘖嘖滿閭巷如此不知露冕所
臨其沐浴歌詠復何如又不知方于古人召公
棠郇伯黍復何如愚民不知古而夢祝公爲令
之徐觀察曹中丞即拜俎豆於此以物情占朝



論計必得之而公之綰結吏民寄精神于事者
其效可槩已自世論喜程吏以才而議者以誠
才合一之論矯之余謂誠之合于才何由見試
投之艱難衆咻之議論餌之名爵撼之威權而
神閒色定嶽立淵平不覺有是非情故之撓于
中安危機鍵之出于口者此固余所云真精神
財誠與才之府也而朱公其近之歟公比歲行
春海上余得一再望見察其詞貌穆然如璞玉
渾金不名一德退而與鄉子弟言高其龍蓋古

今論罷者莫辨于曾子輿之弘毅武侯之寧靜
澹泊乃三代以下自管夷吾不得以罷名而子
樂爲朱公頌之則抑以其茹納似弘執持似毅
而宴處超然於退都走集穰華浩穰之鄉又似
於明志致遠中痛磨揉得之日月課外當有持
余言爲左券者而八城吏其亦知步趨仰止于
公毋徒沾沾稱賀爲也

送南京大司空應谷劉公序

萬曆元年秋吏部左侍郎劉公上書請告歸是



時天下吏當朝明年
上意若曰茲予且察吏而劉某攝守尚書久所
差次賢否得其人其留佐予越明年既竣事會
南京工部尚書缺
上意又若曰茲維根本地且長寮也其擇予左
右在事久者居之以應古均勞之義於是公承
命以行公江陰人於南都若東西州可宿舂往
來也而曹務稀簡雅適公初志云先是錫爵嘗
一再南徙曳裾兩司空之門其一則退齋林公

其一則今太宰元洲張公每遇謁未嘗不相見坐語津津移日不厭也錫爵因是以知兩公林公馴行篤古媛媛姝姝而不剌矩矱張公蕭括而安明而好盡人其陳義權理如屑楪蓋是時兩公皆適少事而其風烈耿耿業爲後生所指目如此故賢者常好慕爲南官非南官之爲重而所以養重者在也若是則兹行之爲公適即負欄前驅衣錦晝遊又勿論之矣夫辟倘巨闕完而用之則利垂天之翼以六月息則一飛萬



里士君子之能致遠肩鉅奉厚履盈固難以圭撮効功而旦夕決效也昔楊綰以王佐之才淹於早散迨其一旦拜相元勛耆士爲之賸眙歛袵呂申公抱舉嵩山從司馬君實游時有二龍開臥之歎其卒邐會躡起佐成元祐之治何者以彼其才使一旦都卿相之位天下之大也能盡信而深服之乎惟其沉泊黯黯提提左辟而不爭于一日之用使夫官評物望必在乎此而不能舍而之彼乃後因其固然用其有餘以鼎

隆遇而享大名猶掇之也此養重之說也公言不矯厲行無潘飾其在朝如玉立而山峙毅然爲士林表望而宏厚寬簡又如滄溟嵩埴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蓋錫爵公鄉人以數嘗望見竊所以評公如此公起家歷郡邑藩臬以至今官綜其治行大都上豈弟畢綱維如其爲人長者其所亭法處議至今承用稱便故四方士大夫之知公甚于公之鄉人而及是公行其相與咨咨慨嘻惜朝廷大用公晚甚于爲公賀夫尚書



非早散而留曹非開臥也然人情如此則兹行爲公重乎輕乎盖錫爵前所見兩司空與今劉公皆賢者負天下之望獨林公從廢起老不曆事而歸今張公十入爲

天乎冢卿而劉公方以盛年久次養其不盡之用何可量也古之人爲辭送遠往往欺息于其去而望其亟來如曰式遄其歸曰無疾其驅至今學士祖之竊錫爵新爲南官竊獨見兩公之至如此又以爲公決人也大人之道不正不行

不懟不發愈遲久則愈重故其爲説差與古異
且以慰卿士大夫咨咨慨噫之私云

賀撫臺趙公考績加恩序

萬曆甲午應天巡撫缺
天子若曰是惟予股肱重地其擇老成歷久
練文武事者以徃而廷推四川趙公以原任都
御史即家拜兵部侍郎開府應天
命既下則東南士民舞手相賀曰是得入矣而
先是公撫甘肅自福建順天再徙業已稱久次

其在甘肅且逾年而會虜入洮泯罷歸時論九
稱屈故再起畀重地予卿銜示不階循常尺寸
以進者於是賀者復相與憂公之不能久無何
公果兩推少宰不報則吳民益喜出望外而或
又有疑
明主意不測以爲地方留公之利不若使公遂
尹天下之爲公會明年公以丁酉之某月適前
甘肅俸滿三歲考部疏朝夕下公得用賢勞晉
階[illegible]

孚誥三代乃後民始知
天子虛席倚公之意不薄而又知公之得褒寵
以爲吳也則愈益大喜曰公且爲周文襄文襄
故撫吳都御史在正統間以均粮治水積功德
於吳者也歷官至宮保尚書終不改鎮故吳民
遂以爲公頌云嗟乎使公不出長安門取卿相
有以易此聲者乎于是公之屬布政使暫君等
共造屬錫爵言以賀夫
天子急我東南不難久借公以活我元元命于

蜾蠃蒲蛤之鄉而錫爵儕謝事里居比公之[illegible]
下忍然默巳乎抑使君微其事而不敘以[illegible]
焉於是使君進曰丙申之秋苦雨傷稼則既入
月矣於報災例已後時公慨然疏聞語甚痛至
得留漕粟之半所省耗米以二十萬計輕賚銀
以九萬計匪是者爾時踴貴將漕難輦輸百而
當一民間一而當百民力盡久矣錫爵手額曰
然予之饘斯粥斯亦巳久矣願闢其次使君又
進曰自東事起東南宿重兵苦加派公至立檄

其半以寬民茲議復故額而公終不欲苦民流
請留關稅以充雖部議不即允業有端矣往歲
當事者移鎮句容逕以威重示控制已耳公獨
衝寒沐暑歲歲出行部討軍實訓之而又躬廉
儉以風屬僚所過郡縣不責供傳不以鍰贖私
交際往往節鉞次境上民無知者其所意創為
有司徵糧土客兵支餉圖籍皆深中隱蠹科條
畫一墨帥猾胥不能臨時上下其手而軍民以
安其惠而辨精而不煩多類此者某曰唯唯使



君與公同甘苦劑緩急固宜知公蓋古人貴示
聞不見之功今人反之往往張小為大中緩然
急口哆氣張見謂能憂時目不親伍障耳不聞
金鼓足不履邊壖紛紛議增兵增餉一切取辦
于不能自言之小民足寒傷心本末倒甚竊聞
公昔者嘗撫甘肅矣時二酋內訌朝士抵掌談
封狼居胥之功而公務持重無張皇以此坐忤
讒去比公去而究竟所為安邊退虜者安在則
其效可睹矣蓋今天下最患者上不憂文法而

憂議論下不憂倭虜盜賊而憂在流離漁獵嵬
譸張好亂之民當公在甘肅時羽書飛流中外
震駭所見惟虜特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東南
之憂在若形未形之間民之畏苛政也甚于虜
此尤不可以慷慨激昂之虛聲莫歆而鎮浮也
則其道莫若寓儲積于析兊寓增募於簡閱寓
登陴授甲于宿飽之士寓高城深池於未畫之
民力寓手足捍衛於輯睦之民心此之謂不見
不聞之功要於事治民安而止豈必以口擊賊



稱武健耶蓋吳之以周文襄頌公而
天子咨咨東顧尤若有懸而待焉若甚日弃功
計效其過文襄無疑但文襄之時吾吳如積蓄
不芸幾蝨未剪本富國而若不足故其治尚撫
若今日之吳直如病廷之人仰梁肉已日投之
以五劑則咢熱麻沸矣是謂真不足故其治又
尚靜撫剿朝華一弊莫興一利不能使人不見
而靜則吾所為寓之道也不能使人見設以文
襄居公地欲橫縱其田畝賦稅而翕張用之廩

其美飾以上實筐篚下哺驕軍萬萬不能入漲
弛有時即宰天下亦若是而已公異日驅而還
朝爲
天子晝萬世治安計錫爵老矣尚能操治吳左
券以俟

送順陽令王君序

予嘗觀兩漢循吏傳見始元元鳳間何叔鄉化
百姓殷富猶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而建武
中興公卿郎將列于禁座廣求民瘼采納風謠



故爲郡邑者競能其官而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厥有繇也今
上加意元元屢厪
詔古奚啻兩漢之詢問顧郡邑吏加志于民者
雖不無而往往緣飾文具徒慱虛聲豈
朝廷爲民設官意哉予嘗以此爲天下之爲吏
者惜亦未嘗不以此爲天下之爲吏者望也予
同年友王君諸生時有名用詩魁關中屢不偶
於春官會病脾侵尋纏結者且十載王君謝客
深居棄故所理舉子業一意披素問參同諸書
察標本而消息之厥病旋已或勸王君仕君
不應或有以病訪者王君輒爲處方開旋之
亦無弗取效者當是時王君絕意于功名之念
矣久之相過見王君漸徙詡之曰往君之無意
於出也愛身也茲業已康矣君宜副君箧仕
上谷其聲施至今在也君得無意乎於是王君
悟戒裝北上而銓曹簡王君宰順陽王君且行
過予曰子其有以益我乎予曰予嘉兩漢良吏



之盛其要惟在詢民瘼問疾苦今君善調脾既
已脫厥疾苦而及乎里之人矣何有于順陽矣
環順陽皆山也舟車不通歲稔內者艱于出歲
祲外者艱于入堇堇足自濡浥也而緩急何居
是故酗酒呼盧罵市者病之狂也聚符探丸僄
犬足不鞏者病之邪也不修睦親任恤而易力
是競者手足患也家脩耕織戶鮮蓋藏一有饑
饉即不免于枵甕元氣虛也置肥瘠而容脉資
瞑眩以取瘳若痌瘝之在體者皆以愉治君

以折肱者斟標先後以康彼庶民已亟語諸[illegible]
唯唯予曰未也尤有便佞之輩能先吾意以下
志倚之若可以辦吾事而卒不免於竊[illegible]民
此所謂陽鱎而治單父者之所驅車而不顧者
也君亦聞之乎王君又謝唯唯躍躍前問曰昔
曰何以得盡爲我言之余曰君行矣已[illegible]止
李先生者博雅君子也君下車可徑詣而問政必
有兩漢循吏之遺躅出于予論之所不及者爲
君告矣亦何假盡言



壽封異數序

今太僕卿顧東白先生起官之明年會
天子推建儲之慶得進階中憲大夫及贈封父
母妻如其官蓋當是時王爵之吏擬奉恩澤詔
書所以顧懷羣臣甚厚然先生得之已晚乃
天子方亦以先生任公卿延登未艾顧此何足
賀也始錫爵童時則先生業已廢退有[illegible]值顧
而居長聞鄉長老竊指謂予是故嘗言例廷左
右扼腕言得失者嘗埀死闕下投荒萬里得生
還者時先生年長矣而予自始識先生迄今三
十年豈須知風雲變化蔚爲時用而先生前後
言事諸臣大都十死一存其存者或老病而不
任事或竟死蓋
天子咨咨悼念璽書褒錄常及于羣臣而終不
能越格例之外推恩及其先世有遺憾焉吾是
以爲先生賀而先生之始拜命也感恩嗚咽獨
不類諸朝士開語錫爵曰夫某固孤臣小吏而
先朝之棄民也方上書時坐大禮大獄待罪群



臣瘐死大半而方士邀真人葉凝素等且陸貴
有寵某不自量欲以一葦障江河一當死既受
杖闕下則有神人投藥一丸得裹創至戍所而
絕漠大荒狐狸罔兩之所窟穴嚴霜刺骨飛羽
驚心二當死故事坐法陳言多不免而某編管
餘生不自悔禍仍因毋病求還三當死夫此三
死皆不自意得全得全矣又幸削丹書齒朝命
爲先人光寵蓋
先帝憐才之至意今

天子求舊之深仁何可勝量雖然以從其原而死者十九非天地好生之心于某獨厚而諸臣薄也某先大夫海隱府君鞠躬樹善而先宜人實克佐之某煢煢罪徙得侍二老親持門戶長子孫則闔內與有勞焉夫謙遜靜慈天應之福乃自古記之矣或者爲是乎某聞先生言歸乃求顧氏家傳讀之良信昔洛陽牟穎以不忍一露骴得其陰護而却餽四卯書恣百字者共卒亦皆大顯吾觀海隱公蓋兼此三行資以開學



其受于天者必長矣而況其室家子婦之彬彬哉抑聞之器抱不傾劒藏不缺夫人生至于碎首關庭摩切貴近出百死于震驚搖擊之餘而游目世態以三四十年之久一旦得志此其人能泯然不露鋒鍔者有幾若先生起家至九卿視其貌猶書生好儒逡逡粥粥如也天下惟無大事也則已天下而有大事非深藏厚抱之士誰能任之乃先生復以其德善祉美歸之父母而不自居斯其量某不能究之矣

送南少宰萬先生特轉北祭酒序

前翰林進賢萬公爲南京吏部侍郎二年矣會國子祭酒缺有詔集羣臣廷議可者咸指目公或曰是故常以司業侍
上前講經義動聽者
上知公久即且暮行有急召處遠地不宜或曰今兩雍諸生吃吃說萬先生不離口其所陶冶變化多成材功用以效夫順人之望績已效之功此上下兩重而名實附也語既聞



上上亦以爲無如萬公宜于是召入用先正丘文莊公林文安公故事以侍郎領國子蓋特典云公聞命則淪裓笠日走陵下辭行餞神祖綏雲滃霧潗相與咨咨睠慕瞿如怒如數不釋于公之去者夫北人之欲得公與南人之重失公二者雖顰笑異情公私殊致吾以爲皆是也藉令弟公自擇所宜居則不知孰趣舍焉而某間聞公緒言矣曰疾書多乙也疾行多躓也吾人仕且二十年見摰摰少輩飛纓躍馬之徒膏脣

物而資卵翼者如夜蟲附火其效可覩已[illegible]又
安所擇南北哉是言也吾師大宗伯泰公數舉
以屬其屬其屬皆聞之故公之去也數君子咨
咨睠慕之懷視其它薦紳特甚謂某使綴辭送
公而某不能應也抑聞舍影承光之劍必試之
斷割然後稱利驥騄天下之逸足也不遇孫陽
造父即株守櫪棧間耳自公起侍從迴翔兩都
以文章罷業獲重語于天下其既效之功亦可
謂遇而試矣然



天子與二三大臣猶以爲劒始發鉶未盡展其
驥足乃遂采僉言破常調而用公用不用于公
無軒輊也良亦可以觀世道焉蓋古者以仕宦
不出國門爲幸且榮然及其崎嶇齟齬往往乞
分司甘奉祠以去而藎臣勞士乃心承明之廬
則又有汲長孺蕭長倩輩以外遷爲失所愀然
形諸色不樂故遇時則豪傑利馳騖不遇則耿
介得高名驕陽之葵在陰之鶴此兩者所由殊
軌要之均有待焉外也今皇路砥平出西京盛
時遠甚而萬公始出者踴躍于南薄蕭汲兩公不
爲其竟亦駸駸並用如赤虬翠螭路挾雲霧卷
舒爲一彼且烏乎待我公篤中古貌君子人也
其操行循謹甚口不出安危機鍵之語而內雖
了了蓋古所謂誠有才者夫百司庶事可以慮
斂強力辦也若受重馳悠懸鐸植表造廟堂踏
論議非誠與才合而能濟萬不有一焉故曰立
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又曰尭季不
言下自成蹊其萬公謂耶公行矣諸咨咨送公



者又可以彈冠慶矣

## 賀鮑繼田侍御考滿序

士而賢有才得遇知于世服官展采于朝取尊
爵厚祿爲父母榮則其所親愛同戚喜者必欣
然脩而賀之賀之必以詞其賀之之詞必爲揄
揚稱美明其得此之無媿而論者其家世所從
來非苟爲從吏也彼其得此者雖自於才且賢
爲世所知知之而或不見于言見於言而或出
于其曹偶以意相評騭非廟堂之所精核而

主上之所表異則其所揄揚稱美或尚有遺論
而不能無待於所親愛之詞為張皇幽渺助宣
為教如是者君子固無疑焉乃若三載考績績
用成矣吏牘奏
天子天子璽書而嘉勞之矣其人之才且賢則
已勅之勛府播在人耳目其家世所從來則褒
然膺顯命服寵章光之大矣即所親愛尚何庸
言何足為重然而世之人情每不可已無他
古者聖王制為爵祿以與賢勸能天下



之士固宜有踴躍自奮奔走其間然勢不可以
盡得賢才而賢才或不羨於此則爵有所不能
與而祿有所不能勸於是乎以名使之而以實
權之策勛上最以褒其身者其名也貤封追贈
以顯其親者其實也士有能官之名而又有亢
宗之賢則益以欣欣鼓舞而不勸蓋國家考課
之法其係於人甚重如此故得之不易得之不
易故豔而慕慕而賀賀而系之以詞非必其詞
之足以為重而相師相傚之意寔亦寓乎其間

吾友繼田鮑先生以名進士擢拜御史其治岸
也有督察中城之命已又有關西茶馬之命能
聲踔起
天子即其地命代狩焉計先生為御史更三命
閱三載所操握愈重且巨所行部諸邑屬愈有
效比既滿考
天子按牘加恩所謂名與實者先生既兼得之
而其才且賢則世固已知而言之廟堂之上又
以精核而表異之某陋何敢飾蕪詞為重于先



生顧獨慕先生所以得此不易又自幸獲瞻前
輩手采高山在止典刑斯存誠得以片言自獻
於先生而寄其師倣之意有榮耀焉蓋先生持
官奉使要於長厚近人不為烹辭束濕之政遲
鷹擊毛鷙之能乃其中直節勁氣若金鑑而玉
栗鸞停而鵠峙不可干以私故所至理棼肩鉅
歷歷如指諸掌其詳在滿書中不具論論其大
都云先生之考績也封其父南田君南山君初
舉進士以不能婾婀權要屈首州縣仕不復

起乃令而食先生報麻顯如是古稱仁者有後
豈虛也南田君嘗令于崑崑之人至今歆思之
予屬接壤所親覩記故復爲論著其家世如此

賀崇明令孫君素交奬序

天下卓詭負奇之士其才猷足以試盤錯而氣
力足以經險阻則雖有繁賾鉅任委之而不辭
然及其耳目殫旣精神泄越而用之無當則其
弊至于師心舞智巧詆深文苟以獵虛聲取上
課而不濟國家之用蓋予往往病之焉自海上



兵興以來政務而法抗人吏因緣爲奸緩之則
蠹弊膠結而不可解急之則蝨賊蝟興而難制
當是時誠得卓詭負奇之士翻然振滌與之更
始其於治安甚便然吾竊恐其張皇勝而械繫
繁益薪止沸攀挺代刃則其患有深而不可言
者我崇明故太倉隸也孤懸介峙於洪渠巨浸
閒諸沙連亘以百十里民分聚其中者邑長吏
僅僅以法羈縻之勢不得戶撫遝制此其視他
邑也號稱難治長遠矣頃歲遂爲盜藪艨艟旗

鼓之交日不得息創殘羸老至竄伏萑葦崎嶇
不安而强者遂瞋目語難很戾縱横以持其上
之短於是乎邑空無藏庫而吏苦無馴民蓋其
治之視昔時難甚掌畫大臣覩崔瑣怵迫之徒
不適于用而屬孫侯以往侯視事甫涉歲耳予
以壤界得時時聆謦欬覩注措焉其揣摩規畫
若離婁微睇而曲直在心瘁而蘇者勞而息者
壓而起者逋而復其所者寃抑而伸者莫不曰
我孫侯仁能寬徭省賦以覆露我欣欣喜焉豪



而伏者黠而屏者訟而歸曲者椎剽而徙行者
漁沒而不得志者莫不曰我孫侯仁能緩刑愼
獄以化誨我又欣欣喜焉胥而蠹者隸而飾者
介冑而守戍者儒而誦法者莫不曰我孫侯仁
能明德敬教以淬礪我又欣欣喜焉自非砥行
謹而持心平能以忠厚濟其材勇何以得此聲
於人哉今御史大夫洪公廉侯德政下檄褒寵
之其語皆若春昫[illegible][illegible]風栽先撫摩而后防禦
此眞識侯之大者今天子大吏洪公實領袖之

其昌言許獎爲不易得而其維御又在數百千里之外耳目隔閡風聲之所難暨矣以下車新政能使名聲彰徹寵書交至則繼洪公而來者可知已維御邇而風開疾者又可知已今天子方探舉異才優以殊擢觀風采謠之使奉行維謹如侯有臺章釋召方自此發軔肇庸予職在史局冀且得撰次循吏傳以附不朽此何足以賀侯也



送陳雲浦序

予官京師乃得交陳子雲浦陳子游太學太學先生嘖嘖奇其才爲優其禮遇而寬以繩約故陳子每得休沐就舍從賢豪長者相晏謔爲驩而予自顧於曹耦中獨竊竊慕陳子大雅卓犖無世俗態而陳子亦見謂予樸愿無他腸時傾蓋握手相善也無何陳子過予愴然有行色問之則曰嗟乎王子僕自束髮始受書比于今齒長矣然手披口誦未有倦誠願得階尺寸發抒所蘊結譬之農夫纏裝殫既而後乃敢望歲焉蓋昔者嘗從鄉之人試鄉之人輒先之僕以爲是固然而敢誰怨也客有告僕者曰夫燕薊故多慷慨士於今爲受朝上計之所人材奏聚如通都大隧百貨列陳而後美惡貴賤乃可辨焉以子之才杖策徃游其間即不必彈冠拔起今有當食吐哺延子周公之坐者今規規然踞是里巷中如妖冶妓人而蒙之棊首久隱于約無窮時竊爲子羞之而不取也僕也聞若語剌心爲趣裝而北幸冀野之駉無譙呵者恩不能三



上書且羞効卞人作兒女涕泣而當世知名士乃有折節與交游揚其名譽指目爲三千中毛遂者僕誠愧之而不敢不謂之知已乃知客所言良信然竟仆場屋倘所謂毛羽未成不能高飛耶抑固吾數也僕今且復裝而歸矣歸之日場有登稌室有執爨季子雖困不吾誚侮也而亦因以息跡屏囂沉冥懸解益聞所未聞即支離濩落不恨獨恨與一二君子別耳予感陳子言爲欷歔太息既愴晞昔知陳子晚徒卒卒交

車騾馬之隙不能須臾又歎陳子才若是往來南北都歷二十年所猶然逢衣淺帶不能取高第立榮名爲少長速捷者所姍笑蓋予嘗與科舉不能多得士爲天下習此生輩也然以予壯仆場屋薦紳先生爭知之戶外車常滿或乘時附驥取一切功名亦無難焉而陳子不願也陳子雖欲稍稍自表見顧其志方以抵書洫王爲耻非名公巨人就訪則匿縮不敢見間與晁侖王子策蹇郊坰舉酒抵掌和歌爲樂于是以益慕陳子而重惜其別且懼其激于不遇而尋於陵接輿之跡名湮滅而不稱其志也于是乎贈之言且以爲勗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賀宮保大宗伯平泉翁陸老先生九十序

上御寓之二十有六載仲春九日爲先生九十
初度辰先期守臣以聞
天子以先生名德上壽参於累朝所未嘗有特
命遣官存問仍加秩一品爲太子太保而禮官
大行實奉

璽書從事蓋殊典云錫爵生也晚于先生爲最
後弟子行今亦皤然稱老人矣而先生膚未鷄
髮未鶴强食壯履灼灼尚有少容然後知先生
眞異人也夫稱異人則往往投跡于巉巖幽谿
翔鴻鶱鳥中以攻面壁枯槁之業而先生蓋亦
嘗神游其間不越宴坐以觀所謂三乘五華出
世之外者閒自號曰散樵曰仙史曰茹芝生四
方遠聽之士未及其門則其視先生如安期羨
門生凌屏赤霄之表不可得而親也乃錫爵獨
甚幸爲先生鄉人竊陰識其出處趣操之[illegible]蓋
先生生九十年其所居不於朝則于市其啟處
服御嘯飲在所休休然其和光綴接里之執經
問道與士大夫之東西行禮於其廬者不擇賢
愚少長皆意滿而去如是先生其有以異人否
其亦肯自居異人之名否而不幸使遠聽者望
而嚴先生又使邦君諸侯歲歲以其名聞
天子
天子至爲之當宁側席有不盡用之歎三旌之

寵相望里中此皆非先生意也夫豈獨非其意
將必循墻傴僂退舍三讓而不獲也而錫爵至
是始敢名先生之道不苦空而禪不標幟而儒
不垢俗而隱其庶幾古之有道者王文中周元
公之徒歟然彼之二賢年位皆不及先生先生
既老里第厭於世榮其卒以顯奕褒大如此則
似天篤我
皇家之運以弘兆道風陰扶名教不偶然也而
或者謂先生自釋褐至今未嘗三歲立

朝其天人遇合之奇與子姓蟬聯之盛在先生
一身攝受則優在天下之望先生酌元氣而而
四海則猶未足夫先生非忘世者其所著且卷
餘雜紀蓋亦以被遇
三朝殊恩未報慊慊不自滿而錫爵問請其餘
教抵掌而談皆近古名卿賢宰相之事夫先生
非忘世者其用而不盡用與不用中之大用則
錫爵能言之
國家二百年太平儒效考于經可胎已大抵館



業鄉行自近歲始分諸結登朝之史強力辯數
當于世之取舍郄車可截而有也嘗試險閱書
生來修處子耿介過里門而下車臨徑路而讓
左者誰乎
朝廷辦衆建官師長吏補察情違銖黍無所貸
假而文墨殿最之外尚能揉評于月旦校課於
鄉曲否嗟乎此士節日靡而寃亦鮮劾實之吏
有以也任瀾腕例三尺無所操其權則惟得天
下[illegible]名[illegible]立表表以黃髮耆老之言[illegible]占

澹泊之行盛服矩步之容塞兌捲門之[illegible]天
下父爲斯文師則世道庶有還醇日耳有如睦
先生穆然野處而都海內之望若西河之宗子
夏晉鄙之薰陽城此禮樂欲刑微發則會之所
不能及者而海內之知師尊先生則亦以先生
早稅鞍鞅處不爭之地故聲未出而倩色不動
而嚴表俗範世之外則又以其餘吐納和氣凌
歷歲寒郎百年且未量若是而先生之用全矣
夫先生郎大用位不過宰衡而天下事未必能



盡如先生意所欲爲也苟未能盡如意而海內
士尋聲者疑操劵者責其師尊先生必不如今
日之翕然而先生亦未必能樂乎其壽也敢因
同年潘方伯之請書此爲先生壽因以請教焉

壽太宰兩洲王先生序

太宰兩洲王公者江西安福人也始公爲御史
大夫視師海上爵方在髫髻從門閒覘之貌偲
然壯武意氣揚揚竟梟酋內訌若啜汁射牛不
勞而辦當此之時叱呼駭三軍威厲凌山岳豎

而見者逡巡辟易若不可近既而爵從武衛毛先生游執經之暇猶指以詫語於先生先生曰是古所謂豪傑士當大事而不動心者仲山甫裴晉公之流與且夫棟强能支人强能任今天子方慨然有意治安睹腊韋怵迫之徒不適於用是必且求强有力驀起而敢任者朝夕訪焉以階太平之治如公磊磊丈夫苟當此無疑也錫爵受而識之以試公所踐歷佁若左券頗獨怪其掌銓南中不久而去竊妄謂



天子需才甚急既以知公能貴重之而復不竟其用此何爲者蓋公自海上別且廿年途轍幾遍於南北所操握皆叢責重務必無暇於老莊之收視返聽其精神骨力或久而漸衰因飄然舍去從事於巖居川觀之樂未可知也亡幾何毛先生就教安福得謁公于堂具見公起居狀且曰子不嘗稱王公壯武耶以今所睹聞壯者茹矣觚者圜矣恰愉姻款被服若儒生而匹夫孺子與之爭席變矣抑其年已逾耋日與後進鞠躬趍拜爲禮强馳奰鑠無渝盛年士大夫西行過其廬而問政者未嘗不曳履迎也經生術家攝齊挾策肩踵相摩接于門延入與語語竟日未嘗忘也筆劄之事未嘗不親行遊二三里未嘗假車蓋也吾且歸也公誕辰當樂觴級辭爲賀子不能無言爵于是俛而自失既悔慕時識公未深而猥以賢豪慷慨目公于建牙開府之時而擬之指麾聲勢之末及罷而去則又疑其年老氣衰倦遊世路不知公之所養冲穆如



是而天之護持公久而益以堅完又如是也夫詩稱仲山甫不畏强禦而先之以小心令儀柔加維則裴晉公秉鉞持權時前史稱其沉毅及幅巾謝事悛悛如鄙人故知柔者剛之本能剛能柔通人之所以居功名而綏茀祿者方公柄用廟堂左揮右揣海內豪俊低首下之視其晩節斂退若兩人然其于剛柔之際蓋可謂完德矣莫邪雖利過用則折金石雖堅煉之則化假公知進而不知退或退而未能伏其腓腓肝肝

之態豈必其神全氣定壽且康哉一旦
天子思舊德起公於家雖老其精神固無恙且必摳衣伏劒馳驛詣闕下是時立朝丰采又不知何如不然天之護持公將何爲也

陳東橋先生夫婦雙壽序

敬所陳君以甲子討偕上春官登進士第與余弟家馭爲鄉同年而余因以得交陳君陳君與余交既狎時論道兩家譜系敘世講之情焉而余因以知陳君父母皆無恙陳君年三十許耳



再試再有名而又及其父母皆無恙此於儒者爲至榮人情得之爲甚樂然余獨微視陳君色適適然驚眷眷然懼以憂責畏途之不當而虞其遏佚以忝前人此其視浮俗夸毗之子意得而盈者相萬也而予又因以知陳君賢陳君成進士三月而司銓大夫表爲鄞縣令鄞故劇邑難治又今世仕者不樂補外在進士選中特甚爲進士補外而又當邑劇難治則其不樂又特甚而陳君獨榛橡菑趣裝而去無幾微難色此

則余不知焉間以問陳君陳君曰今者吾拜命而南也得取道過家奉卮爲家父母壽又鄞距吳不千里無崇山巨川之限二大人者年老矣勢可迎就養必至於鄞此吾所以樂也陳君言若是余聞而感焉夫人所以輕去家離親而求仕者豈不願策功顯名爲父母計久遠乎而父母之送其子求仕也亦曰行矣勉之必無顧返然至其留滯而不歸或道阻不便迎養雖歲三遷日再召曾不得與幽疢賤人採拾啜飲而朝



夕者比非甚忍心矣不以爲樂而父母雖甚安無恙念悲其子之遠矣不能宴然樂乎其壽也蓋予兄弟與陳君俱幸爲具慶而予獨以羈處閒局無一事可假而歸者交戟之外不能越尺寸步三年矣時以書迎家大人就養家大人憚遠行復書不可竊問往來人起居飲食狀對者曰甚適問口授何語曰戒無思歸已又問大人獨不念兒遠乎而其人喑嗚不能對也此可以知爲人父母者之心矣予亦人子也獨柰何無

慕陳君哉始者予送吾弟南也吾弟方試不偶焉小車折軸弊衣冠而去欣然樂之曰吾且得歸壽吾親焉家大人以書來亦曰汝第留吾季兒歸樂矣以吾弟觀陳君爲不得意而樂于得歸以壽親吾親雖不樂亦稍稍以弟歸故遣于懷然則陳君之樂何如而陳君父母之樂乎其壽又何如此余之所爲慕而不能無言也陳君之父曰東橋先生及其母陶孺人皆賢其父母之先又賢陳君之歸壽親也道家世而頌盛德



者具有學士先生在余故弗論論父母人子相見之情使歸讀之觴次以佐陳氏之樂云

壽大宗伯滹陽董座師六十序

隆慶三年己巳我師大宗伯滹陽先生年六十矣壽之日士大夫操幣酌斗歌南山天保於庭者所在雲合而爵見辱爲先生弟子又吳人也川浮陸走往返先生之廬三舍而近然徘徊過期者且浹月矣非敢居士大夫後蓋難言之或曰何居乎子之難言也爵曰夫先生自結纓金馬歲登月陟以及今官蓋

天子常霈然降發中之詔褒寵最於群臣群臣仰上之風惟恐後其所瞻勤亦則

天子言之而文章德業之詳赫赫在朝廷與天下者士大夫能言之且非獨于此也微遇今則跨風騰雲後華盛則燔薪飴釜志不朽則勒鼎銘鍾祝眉壽則摩銅洗髓環海內所謂吉祥善事先生耳飽聽聞其既倦而歸矣又安取古人之土苴緒餘而嘵嘵贅辭爲先生辱故曰難言



也蓋爵有一説所親見於先生而他人不得知者嘗試言其略爵舉進士于先生之門先生於時方爲九卿柄用而又以筆札供奉內庭往往夜半御前出片紙中官貴人傳呼就床趣先生起對對成手中方銜神擁衾而朝士車馬已嗔噴待戶外又輒起延客客語未畢而省中吏捧筆囊文書者又至矣此爵之所親見也吾竊詳先生狀精神泄越而起居頗憊嘗與同舍郎私嘆之而同舍郎者比乃以職事縶館下不得侍

先生于家今年秋會爵承之南雍以嗣家之便私候先生先生之倦而歸已三四歲所矣顏色谷加澤齒髮不爲動拜而起强駛若飛烏既張飲飲輒竟日夜不言勞此又爵之所親見也嫠令先生尚環轍世途往而不反則所謂徑寸之地如炎如氷即尚强無恙可必乎嘗獨觀乎損益之理自日月四時數盈必昃功成必退不得久居而溢取而干越純鈎精光怪氣時閃閃射斗牛之間及其不收也乃至於與鉛刀同敝故



曰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此老氏取與翕張之旨儒者稱之先生自解組林泉矯首游目以觀乎當途之士菀枯俛仰旬日萬態而先生食不爲吐寢不爲夢目從父老故人飲酒賦詩相娛樂別業外館不移而具暇則躡登山之屐鳴出郭之緤理泛潮之棹此亦人生之至適矣先生不壽誰壽哉然爵聞之君子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推其有餘猶足以扶翊世風訓整邦族故兩疏陸賈老而倦游陸沉自熹爲飲醇擥鮮計而主盟洛社高臥東山者卒以徵銷與軫雹耀而日光又如伏生九十猶口誦尚書教及女子帝使博士掌故受其書董仲舒老居山林以春秋教授學者朝廷有大疑則遣使往問不佞請先生擇於數君子而某得順風而詞焉

壽大宗伯濤陽董座師八十序

方今宙內清醇穌醉之氣鍾於東南故吳越間多鉅人其進而振佩鳴珂藻帝譽而恢皇緒退且爲洛者商皓有安居几杖之適圖經所載相



望比比乃進退稱兩榮集有全福若莫如吾師董先生云先生産于湖郡郡界在吳越之交震澤具區左縈右帶而天目雄峙其前即道家號爲三十四洞天者其元氣所涵浸靈釆所磅礴則先生當之矣先生始釋褐讀書中秘廣意于大雅之林當嘉靖時

天子方嚮意文學而先生優游奉璋橐筆之務厲歷清華繇少宰進大宗伯銓品人倫貞清邦典天下方想望其大用而先生倜然抗域外之

思矣懸車以來開綠野之堂於茗雪之上建紫
鏇采倘然篠天倪而友造化者廿有餘年而及
是爲先生八十初度之辰日月以累之安期羨
門不難至也
天子即一旦禮先生子家而問焉蟠溪之略濟
南之書辟雍袒割之儀可覆而視也頃小子遊
門墻最久日習子先生二十餘年事則請先徵
已從而後及將來先是先生七十則小子觀於
天目諸山爲取山靜不騫之義祝之具言建禮

焦勞春明塵坌不如婆娑雲臥之適今先生年
益高世亦且益思先生矣其子孫鱗次甲乙出
入華省而士之齒藉門下以階通宦顯列者即
小子至不肖亦覥焉三事矣豈先生之道靜因
爲動君而天之故陰騭先生不躬酌而飲群生
不爲龍而雨天下者其將有在乎夫震澤五湖
之水表于東南乃上古不列於四瀆祀典見謂
大而不尊然四瀆主洩其縈紆怒奔以資灌溉
之下上百舍不暇此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
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稟咸池五車之精而爲
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由澤而川由谿而支故[illegible]
爲三萬六千頃峙爲七十二峰而潤[illegible]
藪則三州之賦甲天下蓋先生之鍾秀在此而
其道亦近之其出而奮庸日未中而稅駕澤不
溉于天下猶五湖之讓尊於四瀆也其處而陰
闕世故時見德機後生子弟稍稍得其緒流餘
沃一二試之家衣楊而人丙魏則五車之哉而
百筮之委矣乃世終以先生未及大用爲惜而

後生子弟取分一二緒餘中者或疾行而躋于
多岐或中道而閼于造物是皆不足以盡先生
之用而先生則又以其用而不用者抒吐性靈
揚権風雅以馳驟子古作者之堂無論鴻裁大
者藏名山而府群玉者炳然與天壤其敝無疑
即尺牘占問五版佇苔淋漓浩瀁往往累千萬
言如倒峽建瓴而下蓋近代文章之盛未始有
也夫先生豈有意于文者其純氣之守如水涌
而物浮倘小子所謂靜爲動君者耶水靜而動

則雲升澤降皆成潤入靜而動則道行言出皆不朽若是而先生爲用乎不用乎其爲用以後生子紡趾武承翼而壽乎抑自以不朽而壽乎而或見先生爲德於鄉有義居義塾以嫣其三族之人有粟傾於廩槿施於道以肉寠者之骨則曰是當以陰德壽又或見先生聰明善飯拜起强駛少壯所不及則曰是當以精神壽是皆知先生之粗者善乎周雅之祝曰如南山之壽又曰如川之方至夫先生實鍾山川之氣以生



方其動之徵靜也則小子爲之歌山得壽體之其靜之復徵動也則小子爲之歌川得壽用語成而同門某某使書之爲三爵之獻

賀封公林省菴壽序

世稱天子封官珥冕束帶以處乎其鄉而有司與之磬折爲禮蓋其名甚榮而無官守繩墨之拘意有所欲可以無所不爲故其恣睢乘勢至於持州縣豪鄉里而托玩細娛者則鰓鰓然有膏殘景晏之憂於是乎飲醇擊鮮朝歌暮舞汲汲乎惟恐不及而遊從賓客相與進說左右假丐餘沫屐綦車轍常滿户內外蓋今世俗所爲貴重於封官者大率繇此而尊生之士且以爲肥粱腊毒輿輦蹷痿曾不如躭玄守雌屏耳目徒羡之爲適故其說曰齒與舌孰完楞與桂孰久物與身孰親謙與盈孰益此四言者天下之至言也而錫爵請誦是爲省菴林先生壽先生有子司業君司業君故嘗爲翰林上功最得推擇爲今官而予見辱爲同館時談道家世故詒



知先生先生今年八十有五天子比歲加封者再矣其齒於鄉則古所謂杖而適國縣官歛秬執壽於前者其食報於家則天廩歲饒大庖日給可以時節致滫瀡其坐于堂而羅子弟於庭則擁經而趨者曳黼而舞者跪而捧觴上食者蒸蒸濟濟爲司業君慶未艾也可不謂至榮盛哉然先生顧闇然退藏泊然自得鍵關趺坐有先人之室馮几吟諷有六經百氏之書綬帶道遙有騷壇耆社之會其心遠市朝而足不跡埃

墟彼區區貴重之勢曾不足托玩而汩撓其天和明矣十子夏王彥方之老於其鄉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行不嚴而治今先生寤寐一室中不出門庭竟老而德薰州里息棼止沸人人各如其所欲而止其眞二君子之流亞歟世之降也脂韋逐利之徒澆淳散朴繁文貌以相鶩馳而簿書俗吏又不講於羞耇尚齒之禮間有一二老成長者能傑然以古風篤行卓立于後生儇薄之中而州里化之有司禮之



天子降璽書殊章服而待之其關係世教豈淺鮮也而先生復聰明强健灼灼乎有咲桃吞丹之容且安知造化不引而翼之使齊美於松喬化俗於黃虞乎富貴適也壽考命也先生既却富貴而不有尊生好修以昭受遐祉即累千百歲乃先生之所固然無庸祝也所爲祝先生者爲世風升降之幾將以告諸長老使皆有興焉

## 壽金東涯八十序

余官京師時京師士人有自浙中來者問東涯翁無恙乎色容澤乎食飲喜乎精神[illegible][illegible]鬚髮完乎余雅未悉翁起居愕而不能對也余與翁爲鄉人宜知翁翁又長者宜知于余以其故問者屬余而余不能對也甚媿之焉歲乙丑翁之孫應元君以武舉北上謁余而請曰應元無似奉大父東涯敎以及此翁春秋八十長矣明年八月三日實惟誕辰應元且歸得躋堂壽爵惟大史先生以尺翰爲衮鉞南山之祝敢勤執事余既喜于知翁則具以客之問問之而金君具



以對曰翁雖老强駛矍鑠渥顏而善飯修然壯盛人也時裼裘曳履行遊山澤間歷仄磴躋重巖同行者或愕眙却步而翁上下若飛鹿車嫗杖無庸焉又曰翁嘗解褐爲吏三佐大邑所居民多所去見思今其地名公貴人猶時時問暄寒枉車騎焉輿論見推爲悃愊吏無譙呵者又曰吾家世鄉居十畝之園三徑之宅翁行臨窻嘯處也自投簪弛擔二十年來跡屏城市交謝軒裳庚桑南郭之輿群而禽魚林草之爲適其

遠利如臓而盛德若愚故邑里貴游或累戊月不聞其動靜其知而問之者自故所經宦地一二白頭孩稚之外無幾矣金君辭未幾予聞而洛洛感焉夫以年齒如翁卓卓行誼如翁能使千里頌德咸知而問之而桑梓后生至問焉不能知余始媿之乃今聞金君言而知翁之得此有由矣盖古之君子出處二道不相爲謀出則奮景揚輝以幸惠生靈垂聲鍾鼎故愈遠而名愈彰處則歸眞反璞以蜉蝣埃𡏖蟬蛻泥滓故



愈邇而跡愈晦方翁左馳右騖上率下使當此之時得恪位署以憂勞其邑之人即欲自引深藏如山澤顚頓之士泊然逃名而不可得及夫倦游歸隱志憚乎鷄鞿而性痼于膏肓則惟恐影響之不幽鑿坏拒户遂與世違其于出處之際可謂兩得之矣何怪乎名彰而跡晦遠者若慕而近者遺乎吾聞之神聽在人福徵自德翁出而施澤於民固宜壽又聞之居貞終吉得一可久翁處而歛德于一身又宜壽如是則公莊椿朔桃未足異也余重金君請遂次第其說使及期而奏之觴次而且以復問翁者

壽養吾吳翁六十序

始吾少時聞鄕先達有敬齋吳公者篤行君子人也祀于學宫嘗從諸弟子拜之其老成習識公者再拜公公之子孫能讀公書稱引先世者又再拜則今養吾翁在焉于敬齋公則從孫也于吳氏爲老成人好德而文以世其家故鄕里稱敬齋公者以爲位不滿德其後當興興必自



翁始吾良謂之知言居久之翁老困逢衣厥子某君始以明經取進士有名于時益致是言始驗云鄕里談翁者又謂非翁不能成某君非某君不能重翁天于吳氏如把水而注之深培厚種而獲焉翁福壽未量也余又謂之知言即不知公之始願將折桑蓬舞長袖遊大人歷金門乎抑折菱紉蘭婆娑里門坐而觀子若孫霞蒸飈舉之爲快乎某君且歸翁壽其爲吾問之二者必有處也夫人有所同然者纒裂壞斷可以

臆決揣摩得其十八九況在翁吾所嘗從遊者
乎且人自爲人子至爲人父以及于爲人祖于
天地間則呼吸也于其身則少若壯壯若老丹
者華落黝者色變自非大惑誰肯勤一世以于
犧牲青黃之用與檻猿籠鳥相搏一飽哉顧養
吾翁其始則人子也夫爲人子與爲人祖若父
者雖前後一身然始之身則父寄託之身也不
知其當爲人祖若父也則不憚苦筋骨竭思慮
以求所謂立名揚身者至于時之既去而其後



有人然後退爲身計恬愉偃仰以娛子孫之成
此兩者惟通人爲能處之各足而不膠于心故
出則天蜚處則泥蟠壯者不慕早休以偷老者
之佚老者不期晚成以代壯者之勞時舒時伸
時行時止歸之順應而已蓋吾昔者從翁遊與
其讀冊廿年數困有司翁未嘗戚戚憂也而其
君既得舉翁弟沐浴告諭于敬齋翁祠足跡不
歷有司之庭賓至者相與爲之動容矜跋而翁
色自若夫是則翁于窮達老壯之際可謂去美
去故無一事可以勞吾神而役吾形者此翁所
以壽也雖然是又在某君夫程太中生淳化間
至于今千年矣一得伯淳爲子載其令名比于
長視久寢者耿耿尤著故曰太上壽名其次壽
身夫太中伯淳父子在爲之而已萬年之椿九
霞之觴不足道也公其以爲何如君其以爲何
如

## 壽表兄怡洲吳翁七十序

余母孺人吳于怡洲翁姑姪也翁于諸吳中年



齒最長余髫髻時從母謁翁于家翁鬢髮已半
斑矣以余母故見呼余弟云歲邁時駛捽頭廿
年而余乃歸壽強仕翁亦躋齡七十新陳代謝
之故衰榮倚伏之幾禨然百變于前而翁精神
骨力宛宛故時狀也造其廬則考鼓在堂華簪
滿座列鼎張具炰羔烹鮮而嬌歌妙舞爲之前
後睹其貌則渥顏而絕步退聽而遜觀倒屣延
賓襒席行酒趨捷若飛不煩几杖顧視其子孫
則矜而侍者繡而舞者亂而抱哺者翩翩然濟

熙然皆千里駒也而翁方七十康强俛仰左右俱爲樂事視廿年以前金谷繁華之態青春世盛之歡有加無替焉此于人世屈指有幾哉蓋自古稱壽以七十爲稀然余目中往往不乏焉顧傴僂憒眊黯然齒墮者十人且九若是何系筭千百而其人自以崎嶇愁苦不聊其生此之視翁相萬矣翁起居食飲無以踰人未嘗讀老莊之書受參同之訣脩操服補煉之事而高年不衰享有諸福此其故小千能知之焉今世所



爲斷斷而爭齗齗而謀者豈不願紆拖青紫褭腰金鉞乎爭可勝也謀可獲也蓋有之矣雖然吾視其目盱而不得瞬焉色焚而不得澤焉口噤而不得語焉體束而不得舒焉即幸而長久猶枯株巧榦未遂剪伐而欲比質于莊椿佯昧於斯衰必不然矣翁倜儻長者落落大度其胸中不設城府攻械數與天下所名而爭利故其心常閒形常佚氣常完無穿攘其天和而優游以老蓋邑有司嘗薦其行誼寵以章服矣而翁不爲榮時時褐裘曳履行游阡陌間跡屏城市交謝公卿泊如也家故饒於財翁汗漫出入不爲纖嗇訾省至庫無封藏廩多露積臧獲狎玄群攖競攘而翁喜愉微誚不以屑意其解紛踈爲精廉刻核者所姍笑而翁竟以寬故得恣益長贏緩頰舒眉自得于米鹽錐刀之外閱世七十載乃風雨霜雪之所不能侏而榮辱利害之所不能及也以此而望大耋胡耇其致不難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遐不眉壽請爲翁介壽



而佐一觴

## 壽邵越湖八十序

始家大人弱冠遊成均則已識越湖先生於諸生中時錫爵兄弟猶未齔而先生業頎然爲壯齒登科顯名矣歲月易得家大人冉冉黃髮稱老人而錫爵罷爲九卿歸猶及奉觴綴辭上先生壽然則先生之於世也魯之靈光而周之九鼎也豈獨爲邵氏子孫重歟先生自諸生試爲吏若干年已去吏歸隱越湖上若干年已兩子

上饒君侍御君先後宦學通顯而先生吟公卿
官之報又若干年計其景光託於天壤無荐閱
古所謂一世二世三四世之事先生葢歲歲閱
之至於今逾八十春秋云夫世之閱人也蔚榜
同一息而彭殤等翼也人之閱世則自孩提至
白首其年甚遠其變甚夥故老者閱壯壯者閱
少榮枯成敗得失是非迹相閱也而世有百歲
之身懷千歲之憂者有老復思壯壯復思少者
有營營擾擾竟一生不知老之將至者故達生



之士常不極少壯之用出老返壯使形神歲月
皆爲我有是邇謂之眞壽惟夫庸俗鄙生極於
少壯之用而酣豢紫宮翠雲之適老不能自休
以至七八十歲攬鏡羞髮然後盡銷其扛鼎千
霄之志而逡巡咁嗟灘後生之路當此之時寐
方醒而數魘器欹酌而既滿郎彌自歲憂彌甚
耳譬猶張樂洞庭之野而聽者或嘯或泣非其
相反所繇殊趣也先生歷官至金紫一爲省郎
再長州郡民至今俎豆之然清介矯矯年未至
而以齟齬歸識者有騏驥跪足之歎雖門垣蕪
官雲仍貴貴而里居服袠闇然與書生寒士齒
繇斯以言先生少壯時所閱于世凡士衛所稱
軒冕赫炙十未得一二而皆歛爲收視返聽於
豫性靈之用目不極色而明爲我有耳不極聲
而聰爲我有形神歲月先生皆自有之故八十
歲而饒樂徤旺不減少壯此達生之效已先生
諸子最貴者爲侍御君侍御君歲歲以望臣特
節行四方於諸子中去先生最遠會有江西之



命乃得假道歸壽先生八十于家今年代還而
先生又八十二矣朝廷于侍御君歲歲行遣不
出大江左右而陰若爲之擇便地者然則先生
之自爲壽與侍御君之壽先生皆不偶然所謂
一日二日百歲千歲者也錫爵徼惠家大人世
講餘福故于鄉薦紳之援簡不敢辭而述先生
之眞壽者如此

## 壽石溪陳公七十序

夫陳先生今年壽七十矣葢屈指七十年中其

出處大都四十歲而仕仕十五歲而歸歸而見
子中允君舉進士爲翰林又十五歲至于今故
論者稱先生閱世無慮三變而晩節最適以有
中允君也今中允君奉先生家學日夜劬
天子左右出則陪輦入則從二三元老周旋唯
諾於黃扉紫禁間可不謂儒者至榮遇歟夫先
生白首明經僅僅得一第然崎嶇南北中外間
一摘而殆再摘而窮卒待中允君成其志然則
爲先生計與其出而負憂責于世不如樂處與



其身自爲效不如託之中允君故曰最適也雖
然此俗論也夫人情何厭之有苟六欲五禁其
根株未痡除掃盡而外物者隨而搆之則且有
中扃爲楚越宵影爲鬼魅啃然以終其身者况
擾擾得失之際乎此不自適之譬也夫不自適
其適者豈必嘗三窟闖九關負擔背芒之爲累
哉蓋昔之人或鞅掌王事而羨西人之宴息或
沉冥醉鄉而憤世路之不反二者清濁動靜則
有間矣其于外慕則一也故今儒家以色空之

相乍滅乍起爲有生諸妄一切受而不拒汙而
忘之以自得其所謂性者其說近于孔子之素
位余有取焉中允君曰自家大人解褐爲吏而
不伎所至輒拳七節以從每見其矩行[illegible]方[illegible]
區銳口囗心疑其非游世之具遇合之[illegible]家
大人性安之雖再起再仆不爲悔也退而老于
田里結茅灌園蠕蠕蘧蘧若寓物于造化而遂
之視七十年菀枯凉燠之變不知孰得失也此
家大人之適也余以是觀之曩令先生稍稍咈



性諧俗必不窮窮矣意未忘于世如古者醉鄉
之徒即中允君日致三旌之寵以爲榮上萬石
之奉以爲壽猶之不適也故自適之道朝市不
喧巖谷不幽不外慕而皆安不擇身與子孫而
皆效而先生蓋觀其深矣夫陳太丘伏處嵁巖
深谷之中而子孫公卿貴盛至累世其聲稱不
能出太丘上今世人矜羨聲榮張皇服命以爲
是皆足爲親重不知代間父母亦有不待于孫
而重者如陳先生與太丘復何待哉古人不云

乎上壽全神下壽全形夫無待者是能自適其適而全神之人也持是以壽先生則幾矣

壽申年伯母黃老太夫人七十序

少師申公自壬戌及第辱與余爲同年同館同里閈兄弟比登政府又推轂余同升而最後又同以將母移病蒙

恩予告歸天下以此羨余兩人出處之同若塤篪和而鵜鶼親也已未路稍岐余索居海上常戢身閉影苦雨愁霜之不給而少師公獨時時



文酒賓從爲汗漫五湖之遊天下又以此嘆宰物之無全不卒令余兩人書遊同適晨省同歡余亦俛而自痛其不如也儻所云厚薄之報非耶少師公既歸將母垂十年而母黃太夫人壽始届七十渥顏健履猶少壯不啻也而少師公會又以伉儷偕老更侍大夫人左右一門之內前媛姝而後嘻愉如肆夏和鳴金甌玉斝之無缺則豈非得天之尤全而生人之至榮至樂有出于盤匜奉養岡陵稱祝之外者歟余既以德薄不敢希少師公閒嘗私綜其出處嵯界予得福最宜者則老氏三寶易謙之六爻試矢爲少師須必無愧焉而少師公不自有也曰吾所爲粗立此身以功名終始固受之吾母吾母蓋煢煢稱未亡人者四十年餘方其飲血茹荼不膏不沐豈暇知代間有富貴壽考雲仍累葉之盛哉余小子蓋嘗私其累勤積苦四十年未食之力而于今始嚐之啖蔗及甘炊黍成釀以一品官封翠翹珠珥爲報蓋世人所稱至榮至樂而



得天之全者半乃從辛苦鉄階中來而余小子則又何敢言福福乃吾母自有之耳嘗見其被服進止依於謹樸一絲半縷爲損德惜福計而吾以師吾母之儉居恒靜翳室中戒無人外人一聲一跡而吾以範吾母之嚴其處姻族下至臧獲厮養皆煦然陽春曲有恩意而吾以承吾母之和常挈群從子孫往來道途險易闇目不瞬色不動而吾以安吾母之養既貴而壽掩抑若諸生少年婦脫屣世榮以一歸晝錦爲適而

吾以悟吾母之隱盖少師公之稱母德大界然矣其亦有蒿目危時棘手生器調維宮府上下間爲少師公所自知而太夫人所不知者乎抑有太夫人知之而天下不知者乎嗟乎余言至此顧而思少師公疇曩拮据在事之狀有如至今荷擔未弛而退分其大官之膳以供飲傾朝頌功德之聲以壽此爲生人侈靡之觀則信美而何如今日佳兒佳婦手調食飲而躬進饈饌者之爲眞樂也頃中外多故皆爭引東山故事



以目少師公而代爲少師公以轉祝母壽者又皆申之以鼎鍾千百世之伐余隱人也所知者隱事嘗讀潘安仁閒居賦其言隱事最詳而最所稱樂隱自得者以太夫人在堂得時時御板輿升輕軒子孫稧飲於前以爲樂宛若少師公今日之事然閒居賦中以母老病羸爲念而太夫人七十正康安仁倦遊在左官失意之後而少師公以上相勇退完名備養宇內無兩潘氏子孫不聞達者但以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而

太夫人有兩孫七曾孫皆紆青拖紫掛金曳玉爲少師公夫婦羅立起舞佐觴此又皆潘岳之所不及也吾故願少師公留有餘之功業以益太夫人壽考其言差與俗異而太夫人視余猶子其亦以余言謂何矣

壽許母丁夫人六十序

今爲貴家婦安坐而取官封受祿入乘軒跕屣無所不得于心而厮徒婢子思丐其咳唾之餘稱引今古以頌盛德可不謂至榮樂哉及其一



旦失恃單門弱子爲守而扶衰奔命之不給覩昔者繁華貴勢遂往不復厖裂而灰冷蓋予嘗咨咨感焉夫豈惟其子孫之愚不肖不任門戶乃其身亦自以佚樂貴驕得志滿意而不足以維憂虞茹辛苦爲長遠計後之人無所受教訓以至此也今予所謂詞而壽之者曰許母丁夫人夫人事午江先生及其少壯名尊而身寵當是時先生橫金佩玉千里騖馳能令郡縣吏奉轄轍席于前而閭巷小民詘要屏氣而稱主臣

天下毋不知先生而夫人之名亦隨以章此知順風而聲疾無足異者既先生捐舘舍而夫人煢煢寡居垂二十年物謝事往其勢無所假重而名稱不衰于譚口門户不侈于有司今春秋六十高矣設帨之辰車馬在門賓婿滿座薦紳學士道家世而祝純嘏斯爲盛焉而諸子皆經笥武庫載德而緣事有故家長老之風里中猶嘖嘖稱許氏有子此非特行治遺訓漸漸使然亦賴之乎母儀矣蓋夫人故起儒家方午江先



生身强赫熾則以斂德戒盈退而傾後懸磐之思鷄鳴之儆無日以怠開庭立諸子時時訶責以文義而誨以成立之難其意防固已遠甚迨于晚節雖不幸遭死喪水火卒賴子孫相與扶微與壞優游以老斯固天之祚許氏抑其勤心養力之日久用物簡而貽謀淑以獲斯報也凡人之智能見巳然不能見未然今達官子弟持粱齧肥鬬鷄走狗自謂附驥之尾恣所欲爲而爲父與兄者且日煦而歲摩之苟幸長久不知芸夫牧豎竊巳邪揄其旁彼所謂褎然冠帶大丈夫也課其智不出許氏夫人下有幾哉夫人年雖高精神健甚而三郎君者服綵上食踐更左右以方諸輕肥少年鼓聲勢爲大者其于父母孰榮孰辱孰戚孰喜又不待辨也余與許氏故姻也知夫人爲諗重以周君仁甫之請于是乎言

## 劉封君夫婦雙壽序

古者舉士于鄉鄉之所名博聞孝友有行誼者



即垂綸負薪棲伏深阻巳隱然爲大臣宰相之望天子至爲之畫象而求褁輪奉纁幣而迎之惟恐不及而薦紳士大夫一或養衰後車入里門吏且執刀筆隨其後史且書之以爲譏蓋鄉評之重如此後世分出處爲兩途士不必階居鄉行誼以進進則一切課殿最詮名實者孝于其官其官能即鄉之所謂不肖排而去之者幾人其官不能即鄉之所謂賢察而用之者幾人於是乎吏議重而鄉評輕吏所謂潔潔自好之

士其居鄉不藉氣勢營脂田美宅者幾人於日
鳳有時梟蘭有時蒿此言士節之易爲染也雖
然蓋亦有性仁義出處一節者矣迺不幸無賢
父兄以經紀其門戶而日夜教訓其三族之人
于是乎依聲者譁躡影者鶩于澤者洿士大夫
力不能盡及則闇然受其名而不得辭蓋不佞
自解褐來所睹于鄉里往往而是家大人又數
爲不佞言然後歎士大夫仕而遇合之難未若
處鄉里而遇賢父兄之難也今司封劉大夫以



試吏最入佐太宰尊顯矣迺吾獨多其處功名
之際若固有之其砥節晳修稱于鄉尤著而大
夫遜弗居也曰此本之父母教云大夫有父曰
某先生母李宜人今並貴加封年且並七十里
中無與衡視者然先生有隱操雖貴猶然布衣
蔬食恂恂儒生也仗義立然諾不苟一介取予
率先三族無寸楮尺券以煩有司顧獨恃李宜
人執箕鏟躬織作以佐先生事姑養娣賑流鄉
里費甚不佞所聞乎臨川人如此夫今之鄉評

雖無當于吏議而吏亦頗擇一二以下上其考
若夫號爲封官其身寵秩厚足以介然施其意
之所欲爲文法吏事之所不及有能自引於直
語於鄉則不惟其子弟遇之之難雖造物者亦
且固護而愛惜之每陰閱世間高臺曲池乍興
乍廢淸歌妙舞乍熱乍寒而後知彬彬德恭之
士賴以覺悟人蒙訓整邦族非淺淺也在濆部
使者行郡訪有着艾篤行之士如申公轅生並
得徵詣公車而天子聞臨幸學宮修袒割饋酳



之禮令此典行不行不可知卽不行而鄉評之
公固自有提衡於旣明赫赫中者觀劉先生夫
婦之並壽卽其左驗已甚不佞亦有父母且聞
夫夫亦亟稱家大人之齒于鄉也夫聲同則應
氣同則求物固有相感者則不佞業有言矣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嘉靖壬戌廷試策問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必文武並用而後天下之治法以行必仁智相須而後天下之治人以得何謂治法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內焉順治外焉威嚴而庶績爲之咸熙者皆法也何謂治人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使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而百工爲之允釐者皆人也人固緣法而舉法必待人而行是故欲行治法則修文以示之德經武以示之威而安內攘外之功兼舉之矣欲得治人則本仁以和其衷盡智以嚴其辨而輔理承化之績恒賴之矣自古太平之世君焉常逸臣焉常勞而四方爲之嚮風八表爲之順則者恃有此具也不然上雖有仁聖之君而下不得忠良之佐天下之治必有偏而弗舉天下之化必有格而不行者是豈可無憂務之術哉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資

立仁義中正之極

恭己垂裳而百辟欽承

勳容作色而海內震恐四十餘年以來三辰軌度九域奠維以天地則既泰矣閭閻頌德川岳效靈以民物則既阜矣賓琛交貢王會圖以四夷則既賓矣卓野書生沐浴治化有年于茲

雖自惟愚陋不足以充塞

大問敢不掇拾所聞而對揚萬一乎臣伏讀

聖制首稱堯舜無爲之治繼之以宣王中興之烈且嘉慕當時之諸臣而嘆今之不然臣有以

仰窺

聖意而得其說矣夫唐虞之世雖稱治安然洚水警予猶切其咨之慮有苗弗率不免徂征之

卒之四隩宅而洚水平兩階舞而有苗格何其不勞而成功之若是也蓋當是時有禹益諸

臣一德一心以修輔厥后而二聖人者特垂拱
仰成爾矣周宣之世雖稱中興然觀雲漢鴻雁
諸詩則民人未必其盡安觀采薇六月諸詩則
方內未必其無警卒之海宇臻富庶之休夷狄
底蕩平之績又何其不勞而成功之若是也蓋
當是時有吉甫方叔諸臣矢心戮力以弘濟時
艱而宣王特委任責成爾矣所以然者豈堯舜
宣王無愛天下之心而專屬之臣歟蓋人君所
履者天位也所治者天職也天何言哉以一氣



運於上而四時五行為之節宣於其間者分也
君何為哉以一德宰於上而百司庶府為之協
理於其下者亦分也唐虞成周之世君安其分
而不侵乎臣職臣盡其分而克分乎君憂此所
以化災沴為禎祥轉兵車為玉帛以之安民則
文足以綏太平以之弭盜則武足以戡禍亂當
時頌聖後世垂休良有以也然則水旱盜賊之
警固不足為盛世之累亦恃乎承流宣化之有
人而折衝禦侮之有賴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闢乾坤于再造揭日月于重明創
業之功固赫然無以加矣而方內之民告飢者
踵至不逞之徒嬰城雲集當時有劉宋諸臣為
之經理其文事故蠲租賑粟之
命屢下而民無痌瘝之憂有徐常諸臣為之振
揚其武威故戰勝攻克之績用彰而國無盜賊
之患然則
太祖之治固由
君德以主之于上而亦賴臣謨以輔之于下也



列聖相承治平之軌如出一轍肆我
皇上益闡揚而光大之仰體
上天好生惡殺之心近述
祖宗民胞物與之念是故雨暘愆期則
躬親祈禱痌瘝在念則
廣施醫藥其汲汲愛民之心何如也頃因蘇松
大水
俯從折色之議以寬貧民仁哉
皇心臣固知百姓之不足安矣給大同之餉則

詔使特遣重遐方之報則暮夜必達其汲汲遏
亂之心又何如也頃因闕廣不靖復降
聖諭以爲天下之患不在西北而在東南渊哉
聖見臣固知盜賊之不足乎矣然黎民阻饑萑
賊猖獗至更歷時歲而不能絕
陛下之憂此其故何哉竊以爲
陛下憂民之心雖切而奉宣德意者或多自私
自利之臣
陛下遏亂之志雖勤而折衝遐鄙者或非効忠



宣力之士此賞澤之所以未究而治效之所以
未臻也臣聞建修攘之功者莫大乎文武而膺
文武之寄者莫大于將吏唐虞以前無論矣周
禮有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備饑荒有廩人掌
九穀之數有鄉師以歲時周民有司救以王命
施惠則安民之責臣實任之而君不自爲也詰
姦掌之士師稽殺掌之朝士搏盜則有司隷謀
盜則有環人則弭盜之責臣實任之而君亦不
自爲也今之從車羅騎爲

陛下之吏者果能如伏湛之分俸賑民乎果能
如夏侯惇之斷水作陂乎果能如蔡齊之弛禁
利民王望之開倉救殍乎有之或未必見用而
竭澤爲漁以富私橐者相環也甚則水旱不以
實聞增損委之胥吏而百姓嗷然有思亂之心
矣今之握符分閫爲
陛下之將者果能如張耳之馬箠下城乎果能
如充國之枕席過師乎果能如李靖喋血虜庭
賀若弼之酹酒江上乎有之或未克自效而選



耎畏懦以糜廩祿者相望也甚則擅奪首功扣
除常給而盜賊囂然有輕中國之心矣夫一心
所向百體從令一人所欲百辟爭趨以
陛下之憂民如此之切而臣工之負
陛下乃如此之深此無他故矣蓋嘗妄論之誤
天下之事者將吏也誤天下之將吏者選任之
失人也以擇吏言之安靜悃愊者或病其無文
撫字心勞者或尤其政拙擅發倉廩者蒙專輒
之辜搏擊豪强者多肘腋之患至于科甲登庸

則論劾不輕及簿書不失則罷黜可荷然之事
上官則貪墨無顯罰而天下于是乎無良吏矣又
以擇將言之沉鷙有謀者或以木訥而無聞技
石超距者或以粗才而見斥不學刁斗者或謂
之疎庸穿埸蹋鞠者或以爲放縱至于揣摩以
市恩則貪殘者稱爲忠良卑謟以媚上則甚偏
者附于儒雅虛言以聾衆則誕妄者信其雄略
而天下于是乎無良將矣抑臣聞之英傑之才
未嘗絕於世顧所以用之何如爾茲欲選任皆



得其人而文武惟其所用則臣請以仁智之說
爲
陛下終言之是故欲爲擇吏計則莫若廣選舉
之途如古之孝弟賢良與文學並進可也愼考
課之典如古之大明黜陟不徇一人之毀譽可
也行久任之法如古之居官長子孫有績則進
爵加秩可也而又養之于學校之中教之以端
方之士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鄉學焉將
見旬宣者爲曾鞏之去疾廉謹者爲羊續之懸

魚雖有水旱之災而困窮之民且將[illegible]
集矣欲爲擇將吏計則莫若畧世類以求真才
如古之起自行陳而拜爲大將者可也專委任
以需實效如古之便宜行事而不從中覆者可
也信賞罰以厲頹靡如古之詔書盈篋而不問
揮淚斬將而不恤可也而又愼武舉之選嚴比
試之條能讀父書者在所必黜射不穿札者在
所不棄焉將見督撫者皆良平之器伎鉞者皆
韓白之才雖有竊發之警而烏集之衆且將喙



息之不暇矣要之廣求賢才以備
國家之用者皆仁也旌別淑慝以昭勸懲之典
者皆智也仁以運乎其智故內外文武之臣咸
欣欣焉戴
陛下之恩而不敢自負乎知遇之隆智以濟乎
其仁故內外文武之臣咸兢兢焉畏
陛下之明而不敢自蹈于欺罔之咎由是而民
安寇息由是而災消祥降至治之盛豈特姚美
虞周而已哉芹曝之私惟願

陛下常存敬一之心不忘終始之戒如堯舜之兢業周宣之勵精則太平之化當永保于無虞矣踈狂之論不識忌諱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 萬曆癸酉順天程論

時者天之爲也聖人不言天而言人則天之權常爲聖人用而不自用夫權而出于天聖人有璽承之奉順之已耳非有能用力以勝之也聖人非能勝天而至于天卒爲聖人用無他故焉天時與人事相爲盛衰者也而衆人見其形聖



人見其理見其形者後時而戒其制盛衰以天見其理者先時而戒其制盛衰以已夫惟以已制盛衰而不制于天于是天之權有時乎不自用而天下日游於聖人之天相快以樂相靡以久則以爲時之適然而不知聖人之爲戒者如此其豫也嗟乎爲戒而必于方盛之時其斯以爲聖人乎夫方盛之時何時也其猶日之有晝歲之有春夏乎故晦明寒暑盛衰一道也所謂陽不得不陰平不得不陂天之常也雖然晦明

寒暑以日月計星官曆師主之盛衰以世計聖人主之夫使天而獨操盛衰之權以制國家之運而聖人者日循循焉徼倖于時之自至而不惜其不留則與星官曆師抱成筴定吉凶者何異而又安用聖人爲也且夫日月其小者也而或謂聖人在上晝不瞑宵無光日南無驕陽斗北無伏陰何者聖人亦有以主之也而況世道盛衰之際乎夫使盛而無衰也聖人不必戒也使盛而必衰也聖人雖戒無益也惟其盛者之



既至而衰者之未形處于當衰不必衰之間可以天可以人則聖人寧言人不言天何者天固有時爲人用也蓋易嘗言戒矣而戒于方衰者其説有四經綸于屯振育于蠱休吉于否順止于剝戒于方盛者其説亦有四泰之復隍豐之日中大壯之羸角旣濟之衣袽此皆爲國家持滿定傾以參造化盛衰之權而難易遲疾異效焉易言之夫方衰之時乃天與人交窮之會崎嶇迫阸中愚者或以愚諭者或以懼怯者或以

是亦豈不必待聖人而戒也聖人爲戒乃有何云不戒之時夫衆所不戒之時盛時也自古不然得得之者亦不數能享盖愚欲觀載記遡守文之主至于兵辟甲銷粟紅貫朽降蹕貢船賓租望于六荒窮徼之表而旒纊以前乃有所不聞不見諸臣媢子方且偪焉樂萬年之頌謂七十九代之事以廣後其心厭從其欲而不知深憂隱禍已胚胎醞釀于其中豈非乘至盛之時恃天而不戒之患哉聖人知時之難得天之難諶



也則乘其未衰而圖之于易方晝儆夜方若戒寒是以用力省而取效疾也故烟火萬里尉候四塞聖人不言强而言鈴柝之嚴篳車載途順成舉蜡聖人不言豐而言稼穡之若裨冕揖讓清蹕游娛聖人不言樂而言櫛沐之勞民物阜蕃子孫千億聖人不言安而言朽索之難馭蓍龜襲吉麟鹿來遊聖人不言瑞而言鬼神之無常享夫聖人豈不知時之方盛而閔閔皇皇爲天下軫未形之憂防不必然之患其心以爲天

至尊也時至變也以至尊之勢御至變之時而吾欲以區區人力主持旋斡其間是故貳旅天也危難安也亂難定也難而後圖圖之而得則已驗圖之而不得則愈困也夫爲天下至于曉且困而盛衰之權舉不制于我則不若自其未形而先求之於理理者何也則安危治亂輕重相倚相伏之機事之當然而不必然者也聖人乘其機備其事圖危于安圖亂于治圖重于輕則天下不難爲也且自古稱繼世而理者莫盛



于周成王之時盖執玉來朝之諸侯八百為方其君之自戒則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又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其臣之戒君則曰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惟何其憂之深思之遠也及考其行事自立政任人之外曰不煩言手不指麾希膳不徹于前鏞鼓不解于懸而調雍詠勺六服承德又何易也則豈非方盛能戒之驗與陵夷至于宣王而周道中興盡復小雅然喪亂焚悔之後重以淮徐獫狁

之極出車命將史不絕書蓋既衰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夫使人君盡當宣王之時處治安之勢雖聖人不得不難若乃荒屯既滌憂患居崇高籍富有而無故肆越于狗馬聲色之娛耗蠹于文俗議論之末則國勢之衰豈必在天而聖人又安敢言天也嗚呼茲其所以爲戒于方盛也歟方盛而戒茲其所以爲益盛而天之卒爲聖人用歟夫人而至于天爲之用惟心之至明至誠能通之故人廟思衰視朝思勞出門



思懼聖心之惺然常覺者明之至也堯兢兢舜業業文王翼翼聖心之欿然常虛者誠之至也蓋帝王之世近而綴衣脫辟遠而師童羌牧微而與几盤匜徃徃效憂危之諸辭勒興亡之烱戒焉何者至明不以賡歌率舞遺謗謗之言至誠不以顯號鴻業惰冥冥之行故天人相保而國家常盛也斯義也漢之賈誼唐之魏徵宋之韓琦范仲淹嘗反覆言之而世主用其什一治安迄于數世使能覽易象之盛衰究宣成之所以難易而本之以聖人之明與誠守而弗失即至今存可也此程子立言之意也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萬曆甲戌會試程論

聖王以一心爲保治之本其守甚約而其爲道則甚遠也守之約故日兢兢成業之遵而不敢易而其爲道也遠則不安于繼序習傳而勤思乎成業之外而治於是乎益隆夫天下之治未有無事而治者雖當守成之世太平之化既洽而前王之所規恢海內之所思企必有慊而未



盡者此非可以僅僅保業無所事事爲也故古之聖王知其爲道之遠則其所自期者常無窮而其心常不敢以自易故術甚約而易操蓋臣察相含是無所效之君矣于是先之以防微之儆輔養之法而後及乎經畫綜理之猷用是保世滋大成業彌光而天下之盛治益以致蓋程氏之言曰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本之周公輔相之功也夫成業豈易守而盛治豈易致哉天下之勢滿者易損崇者易墜故

繼體之君當謳歌諧頌之時則崇滿難持而佚樂易動其於前人之業進不能以寸而退輒至于尋丈之遠是以聖帝明王創業而與致治者固難其守成而能致盛治者尤難夫守成而能致盛治則必其計慮長遠張設注措有出于故業之外者而顧可以塞聰去智安坐而理哉又可以程衡石課丈例屈萬乘而爲官人使吏之守哉故曰主術約而易操不可不察也且成王之時何時也諸侯執玉來朝者八百而公也負



扆臨之文武之德未成於上而三監之叛甫定於下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蓋成王之責而亦孰非周公之責也一念侈或以逸豫滅厥德一念隘則又無以擴前人未竟之功將成業不可保而況盛治之致乎武王之告康叔曰若稽田爾其疆畝若作室家爾其塈茨若作梓材爾其丹雘蓋聖人以成業貽之後欲其覲揚光大期之甚遠如此而繼之曰無康好逸豫則其一念寅恭祗懼以爲致治保業之本者固歷先後戒勉無異詞而萬世守成之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於乎此周公所以輔相成王之心也夫成王以前夏商稱守成之主若啟若太甲後先相望奕葉相輝非所謂繼世賢君耶究考其時自或承先德而外爲之典則湯之典刑不少益焉故以稱守成則有餘而語致盛治未也何者彼皆順其時率其分如是可以安享吾治則亦已耳乃周自文武至于成王風氣日開人文不得不備矣情僞日滋事至曲防之慮不得不詳矣規



畫已具節目度數之煩不得不徐議而第舉之矣使公惟蒙安襲慶期於舊服是纘而曰吾如是守成可矣則文武有未成之德而冲人同未在位天下萬世其謂之何是故公于成王欲其知成業不易守也又欲其知前人所望我者不止於守也則日夜緦緦然以身任制禮作樂之責而舉其至難至約者致之吾君之一心使其慮常先于至遠而精神日流于天下故天下之勢方有泰山之安吾視之若累卵而不可剛君

心之欲未有熒熒消消之發吾視之若燎原襄
陵而不可制是故語之稼穡之艱難之苦而
使知勞語之無湛樂是從無淫於遊觀而使知
儉語之天之難諶而使知畏語之民之明威而
使知恤語之毋亂先王之正刑而使之決羞自
古大臣致主披心析膽以相劘切者無若是之
諄諄矣而選建賢良以自輔其不退則又有爲
仁好學者誠立敦斷者潔廉切直者博聞彊記
者立于前後左右而禮度之量不贍于日王不



博與傅不嫺威儀師則詔之不厚黎庶不中刑
獄傅則詔之而聖哲之談不輟於耳綴衣虎賁
必簡常吉之士宮伯內宰必用興賢之佐而撿
省之議不虗於躬噫又何防之密養之備也則
以繼太平之後君心之易動于佚樂而崇滿之
難持大業之難究也蓋成王自爲世子至于踐
祚鹽誘之色不關陵亂之聲不理邐異之珍不
奉操斷擊搏之書不習觀於閔予訪落敬之小
毖諸詩則知周公所以夾藻王質而彌縫其闕

者可謂至而無遺憾矣譬之決水自源測景以
表惟其大本先定而末從之然後風之禮樂散
之詩書齊之衡量制之徽纆飾之以文章煦
之以恩厚天子穆然深思於上而三公九卿百
執事庶民競勸于下故周禮一書至于廝輿冗
猥米鹽曲折有文武之所未及措意者事有宜
適物有節文周道因以大備而其效至于刑措
圄空九州清晏方外之國無不重譯獻琛貢於
廷而後嗣得藉洪業不下簟席而治者且七百



餘年則以其臣主一心而精神日流于天下故
也視之夏啓太甲守文師故僅無墜前人之統
功實百之蓋明保勗迪之際淵涵浸漬之中而
公所以爲周家命脉計者固已連四海萬世而
覆盂之矣故其守之約也天下之大本也其推
之遠也天下之大業也大本端故成業守而弗
替大業脩故盛治垂于無窮美哉深乎公之爲
周也正君心者所以寧天下也匡主德者所以
厚蒼生也故曰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矣雖

然洛豈洎驕矜功之哉公之心所謂惟忠惟孝
日惟無彊之恤而已故不以寵利忽危亡之戒
不以流言易几几之度不以叔父多材廢吐握
之勤其致治也曰篤前人成烈已爾其守成也
曰皇自敬德已爾而公不與也何者人臣分義
同于罔極聖人尤性於分義焉者則惟以臣攝
君以守成兼開創集千萬世所未有之勲以奉
其君亦非有加于常分之外故天下萬世所爲
功皆大臣之功也臣子之分也大君言功臣子



言分故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

萬曆癸酉順天策問

問古記有之仲尼述史者三焉由周以前治
亂得失之故炳如也乃其體裁殊致括之數
萬言而七十之士口授其傳指不以書見豈
當時固無可紀者與抑因史修經經之體固
與史異與夫剽見襍聞珍斂帚而寶康瓠者
于大義固無當也若必謂聖言要𣊬試倣而
施之後世以一舉百其亦無挂漏否與而昔
之良史有以五十餘萬言敘二千四百年之
事者有以百餘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之事
者以勤若彼就效如此而論者予奪何其戾
也將裁以孔氏之法則唐宋以後作者一代
數十家一家數百卷滋不益覆瓿乎今
天子嗣大業務丕揚
二后盛美而操觚之士思罄其所覩聞效萬
有一報未能也舉大綱則闊畧綜細故則猥
陋徵文獻則後時採風謠則失實語曰忠爲



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今諸士所知而
欲爲之者安在願詳言之以爲
當宁獻

史以事勝以辭勝尚矣事者綜核隨其時或所
見或所聞或所傳聞蓋疑信參焉而一人之意
見不可執也辭者銓次隨其事或特書或大書
或不一書蓋繁簡參焉而古人之義例不可膠
也先儒王通氏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於詩春秋
是也書陳政事詩紀風謠春秋應日月三史出

而二千餘年古人言動大都至今不薪存其辭僅數萬言其事則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耳噫何其畧也嘗伏而深思之以為古者王朝列國各有左右史内外史大小史其設官詳甚則其論著不宜獨簡如此所稱皇三墳帝五典夏圖殷冊周志鄭書之類決不止左氏國語諸書聖人固不虞其後世之有秦以至于今燔絶泯泯也乃就加隱括成一家言使與古之作者兩存天地間以待後人之自擇耳若春秋無左氏詩



書以外無正史望人獨闕而獨書之決不爾畧也俗儒腐生求其説而不得乃按籍數筴而謂聖經筆削精嚴如此又謂遷固二史繁簡懸殊指以定二氏優劣夫漢承秦後坑焚之禍烈矣收散亡于往牒五十萬言吾猶以為詳也固承遷後向歆之徒出矣徵文獻于當時八十萬言吾猶以為畧也故史之不能為經固之不能為遷以醇駁論不以繁簡論以繁簡論則李少叔張輔諸人之訛而執事可無問也且非獨于此也漢唐宋年次等耳而唐史倍漢宋史倍唐繁簡可偏廢乎稽古錄通鑑一人筆耳而約則為卷二十豐則為卷三百優劣可槩論乎入事不覈核實而以一人局曲之見詭之乎闕疑是河伯望洋而埳井觀天也詞不斬盡意而以古今挹損之文託之乎舉要是鄭賈市朴而巢公好龍也善乎李燾氏之言曰至簡出于至詳至約出于至繁吾取以為法焉



列聖功德

累朝文獻鏤金版而書竹素者揆天揭日焯乎稱顯懿已今

天子乘五位龍飛之運思

二后燕翼之謀特令儒臣分局討晷勒成

大典此孝理之極思弘文之上務也愚生眾守章句足不涉圖書之府而執事問以所欲為端對以臆夫一臠有餘味而垂涎者思快意五鼎之間玄黃之用窮而卉服織皮為貴于天下故

自漢以來載籍之自繁也猶江河之不可移山
也儒者束于所見而史氏無世官非有子長之
雅游固彪胡蔡之庭授也竭歷求詳猶苦其畧
若趨于畧而不止一言詿誤一事漏佚則萬世
不復見也蓋聞今之爲史其篇部之豐月月以
數萬言計足可當孔氏一經而愚猶妄意其畧
者豈更欲增崇文之目侈泰延君之辨哉夫今
之爛然爲辭而犂然爲事者臣下之章奏
朝廷之批決已耳而六曹故實居其强半執事



者牽于凡例不忍吐而棄也則抑削它事于彼
而取盈于此試使觀者抽精騎于什五探玄珠
于罔象則所采存蓋無幾矣愚以爲
本朝會典備載六曹之事如文武之銓資
落封之祿秩吉凶之儀註行遣之
制勑及米鹽兵馬之額數雖沿革小異而要可
以隨世代附書不必盡煩
實錄至于
國家有大禮大役大兵

天子動容宰相造膝盡臣爭議鬪士跛愼而歸
驕于文字間失厥要領令者飾喜怒而歸之
上巧者枉曲直而比之法當事建言之互異報
功行勸之懸殊此決非單詞片言寂寂倉卒所
能具也且代更
二聖歲逾五紀長年博聞之士存者僅如晨星
而欲分淄澠于逝水決雌黃于渺不愚不識伴
鶩之御史屢顧之妄昌情狀可得見乎屏人躡
足之談誰爲道說乎客地酸醎幕中嚬笑安所
置軒輊乎嗟乎亦難矣夫自起居職廢而往



下之語其勢不可復詳若其它耳目可以參驗
形影可以推求者是在人加之意耳蓋昔者用
必大修史每一志一傳成並令在院官互相修
潤然後敢出而今曹分歲析動即牴牾是故視
聽宜公也司馬光六任史官每出入載筆遇有
異同即彙記蘗目之下而今按籍如林比辨披
閱是故諏訪宜勤也古者編年與列傳並傳故
雍芑山木錄及鄙言書生小兒附名猶吏凡以

義存勸戒無論顯微而今止爲大臣立傳[illegible]
之士閨闥之女須借譽于名子孫良守令而後
重則日事時功之外不有貞寃未揚諛舌未浙
而待紀傳之續成者乎古者稗官一家聖人不
廢故瑣語叢談偏記短部皆足以補苴殘漏鼓
吹休明而世或稱野史失直欲錮之
聖世夫人之難知朝野均病如方正學以抗節
爲祈哀謝文正以批鱗爲獻諛王新建以倡義
爲從邪則名山大澤之中不有負竿知禮采樵



知樂而賫
廟堂之聽睹者乎凡愚所論要欲使執事者寧
詳毋略寧繁毋簡以待千百世後有孔子者出
而刪次之斯亦不朽一盛事也雖然此自今日
言也又不有
先朝未定之書
列聖欲爲之事而明問所未及者乎夫革除七
木閏乃乾坤一再變故也然一姓遞承非遜寔
爭捷之際委裘無恙非贍烏靡定之秋而當時

執筆者拘于忌諱使孫蒙祖冤弟龍兄年[illegible]淵
千名義非淺鮮也列
明主踐祚首詔卹錄效死諸臣而
祖宗故耻不蒙蹤雪則豈特三冢傳訛而已夫
抵天下之事非常所見則常人相伎莫敢先發
愚竊意蘭臺麟閣之彥必有超然注意于孔子
之筆削而不狃故常者故妄言及此願執事之
亟圖之也

萬曆癸酉順天策問



問今天下理平保治之務蓋無急于求才者
夫求才與弭奸二道也故難壬人威庶頑才
與奸莫得而並焉此諸士所習聞也乃近代
謀臣有請收京東狂謀之士者有請開五路
豪傑仕進之門者有請用嚴顏二郡奸民者
有請招渤海土豪者夫既名爲奸爲狂爲豪
則非才矣且安所用之而又安在其弭之也
斯可謂通論與抑泛駕之馬跅弛之士用各
有所宜與自大道既遠而三遊四豪翔起爲

任俠行權至犯禁也然吳楚不得劇孟而意
夫為之喜唐不用朱克融而河北首亂迄無
寧時此兩人自今日論之以為何如也乃其
繫國輕重如此豈才與奸固可並用與哉
朝用人自科貢二途外雜流與等不得仕宦
薦紳議功名于世誠重之也然吾竊見南北
虺傖伏莽淵淵之奸所自為梗而當事者議
所以消弭之術未得本務故吾願以廣用人
之說進諸士其以為然否

所貴乎臨制海內陶治人羣者何也天下之情
有所挾焉而思展則無務以名羈之有所跂焉
而思奮則無務以法窮之有所怫鬱焉而思平
則無務以氣折之有所不足焉而思用其所長
則無務以全求之故舉因舉廢舉流之事使貪
使詐使愚之言班班傳記中可考鏡也夫九德
三俊之徒默成象語成爻左執規右蹈矩人主
誠盡得斯人而用之豈憂天下哉第世非大庭
人罕兼才而機智豪勇之人往往用其一偏一

曲各有所至故田仲之義也而屑敖比之堅貌
無用鯀之城桀之尾蚩尤之五兵李斯之字書
至于今祖述焉執事思廣用人之意也愚請因
及弭奸之說夫治古之世天下常廓然無事而
其民不至于奸此何以故哉男子畝婦人桑老
者養孤者庇其征徭省也四民有業三物有訓
朝不混市野不踰國其教化行也蓋世儒所稱
大抵然矣而吾則謂三代教養之法可以御常
民不可以御豪傑可使天下重犯法不可使法



必行于天下何者豪傑視常民則異也其氣力
足以自致衣食而無求于人其俛仰睥睨若無
下伍閭左為偶而束縛于區區之禮法是故其
之則不恩教之則不馴而聖人知法之不盡行
也於是弘薪櫝之道疏羂羅之目鄉舉里選取
之非一途事舉言揚試之非一術奉璋髦士不
以介胄輕武夫赤易大賢不以白屋棄寒畯上
知其如此則雖有無聊之志不肖之心固皆一
旦齒莽自棄者執事謂求才與弭奸異道愚未

見其異也何以明之夫奸孰大于爲盜若前周
官弭盜之法自修閭司寤之外鈴柝不盡擧也
漢渤海廣陵之寇得一良守皆單車斥言歸命
恐後而萑蒲不久驚也當因是而考當時之士
之制蓋周詳于選官漢詳于設科長材務俗之
士皆弭耳抑心以奉朝廷之奔走而其勢不能
爲奸故其時天下有飢寒之盜而無奸民之盜
詳之則可定撫之則可下也唐宋以後用人雖
間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擧然科目常操

其權而章逢下士觀瞰揣辭皆得安坐取公卿
闕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心干城皆爲
敵國矣明者憂其然以爲法窮則當變才窮則
當借是故厚招徠謀待以草澤遺逸之禮此富
弼爲京東一路言也推擇流落勇悍之人爲吏
而重牙校之選此蘇軾爲河北五路言也傑豪
右以爵祿而収攬吏權此王質爲嚴潁二郡言
也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此鄭剛中爲永嘉
諸郡言也夫此四議者與唐虞難壬人威廢頑

之訓不乂牙剌謬哉而愚嘗攷之矣共工崇伯
非溫良絜矩之士也罪狀未形則聖人猶吻濡
卵翼而用之不遽絕也蓋才與奸之不相入若
水火然然有上才則必不可使爲奸有下材則
必不能爲奸有小才則善用之爲材不善用之
爲奸爲奸而奉奔走于上則上之法行共工崇
伯是也爲奸而作氣勢于下則上之法不行唐
宋以後匹夫任俠是也夫不求弭奸而求奸人
之不犯法此四議之所由興也今天下之患非

虜而盜虜款邊矣盜析北矣南北將吏燕凱之
聲日夕馳
闕下而瓦合白徒散亡騎卒閒乃有麾旗唱棹
焚杆叫囂以壓
明主內顧之憂者愚以爲此何足憂也然竊有
怪爲前代盜賊皆飢民怵迫爲奸今歲北告訟
有司奉行
恩澤
詔書衣食非乏也博徒遊客椎埋鼓行長馬休

佯然非盡有怨家墨吏爲之毆也然而五今六
聚所在如礬智勇跅䟤之人多入其中而
朝廷曾不得其疋馬半筴之用則豈可不深計
哉夫爲奸而至于盜則有誅與撫而已有司之
計也奸萌未形迎而折之用不測之恩威以籠
致天下之豪傑
朝廷之計也夫
朝廷之計愚生何敢與知之而豪傑係天下輕
重則有一二可舉者劇孟洛陽大俠也吳楚之



反雁行頊刃者半天下而不得一劇孟則亞夫
以爲喜朱克融河北名豪也劉摠嘗薦之于朝
而唐宰相不用既而幽州首亂卒失河朔夫此
二人足不涉六蕀之塗名不挂孝廉賢良之籍
而左投左重右投右重豈可謂今之天下無若
人乎有若人焉能守恬修姱如漆園蒙莊乎能
槁項黃馘與草木同腐朽乎惟其椎樸少文無
媒以自進銅墨小吏得批捩而跆籍之于是掀
髀頓足瞋目語難小者豪鄉里大者憑山海而

天下眘眘多事矣愚以爲
明主在上海內幸無大奸如古列國衰公子貴
習貴盛彪闞中原則其他剪剪者皆可以爵祿
智計籠而馭也盖荀悅所稱遊言遊行遊俠今
郡國在在有之而遊俠尤甚食肉衣縞役財役
貧則厮輿爲之用駢肩結轂背公死黨則喝喑
爲之群露齦裂眥引繩批根則梟獍爲之使喑
鳴叱咤武斷豪敓則閭黨爲之傾夫人與人相
處未有能無故而相伏者也力大者搏齒堅者



齧爪剛者决彼其以數十百人剗落角距而爲
一二人下者此一二人必非常人也夫非常之
人使之不爲
朝廷用而自用不用之于善而用之于奸愚有
惑焉請畧倣四臣之筴令縣道有司博求所部
豪猾不得志之人隨才疏舉或推鋒敢死或足
智曉兵或家富于財而好施或譚達不羈可使
絕域諸如此類皆羅入士伍中一體叙錄使之
試其豪舉于職事而耗其雄心于利祿則劇孟

朱克疑輩人人皆
朝廷耳目也何妨之能爲蓋
祖宗用人自科貢外別有經明行修才識兼茂
賢良方正之科有冨戶老人入仕之例所以抽
揚小善蒐納細流銷亡壯夫義士慷慨邑鬱之
懷廣勵邪俠小人技械嚮往之路何至深遠也
今盡屏不行矣雖有武舉一科而拘牽文義豪
傑不及格矣愚以爲寸長尺短自古嘆之管仲
師馬得路隰朋師蟻得水則堯言禹趨未必如



草埜之專能也受金底安劉之績食馬出留滯
之危則瑕摘毛舉未必如延攬之多效也賁郎
牧豎小吏降胡前代或以階牧伯而饗茅土磬
烈著而不磨則甲乙賢能之書未必勝襍流之
得士也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直以人
才登八座具載
國史至今且二百年則
累葉熙明之日未必遜草昧之多才也軍志曰
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狙詐咸作敵
則書生迂鄙之言未必非山藪蒐納之助也惟
執事教之

萬曆甲戌會試策問

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故漢人述忠敬質文
之尚至纖悉矣四者之不相沿也果自名而
自尚之耶抑人以其政窺之乎夫質文代變
之端與天地之運故相流通者也乃儒者稱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若不可返者而又有三
正循環五德終始之論其說果孰爲當與三



代而上歷年長者莫如周三代而下歷年長
者莫如漢二季之世天下何其文盛也然勢
極致至而天下卒返于質則循環終始之說
無亦可徵與我
國家熙平二百餘年其初上下之所漸漬固
甚朴也迄于今而聲名文物郁郁盛矣乃識
者頗心憂之以後風敎漸澆俗化漸侈論議
漸煩文章漸詭是文盛之敝也然歟否歟聖
人能通其變于未窮未窮之原非盡可以法

禁防也通變宜民之道必有要焉可于[illegible]
與夫世道汙隆之際士人所宜究心者也所
相與揚搉之
天地有不可已之運聖人之所順而不逆也聖
人有不可見之權天下之所用而不知也何也
聖人教天下以樸固知其後之必巧也教天下
以簡固知其後之必繁也然而不能使之不巧
且繁者非聖人之徇天下而天地之運為之也
不能使之不巧而能使之朴不能使之不繁而



能使之簡則聖人之微權所以移易天下而不
可使知之者也運有所必至則聖人不能違天
天也亦人也權有所必設則天亦不能違聖人
人也亦天也然則世道質文之變可述已夫文
質之用吾未之前聞也其義起于三統漢儒所
謂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是也而又以殷為
尚質夫質之與敬一也而吾以為皆非聖人之
教也世徒見其道之不同而以為聖人之治天
下若有所尚而已矣非其自為之名也何也蓋

上古聖人修無為之理而天下熙熙不施忠于
民烏有所謂忠不施敬于民烏有所謂敬天下
有淫比而忠之名始出天下有慆慢而敬之名
始出故夫未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質焉可也
既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文焉可也豈待周而
文哉然則三代之教雖不可窺而其無所尚可
知也即有所尚而周之所尚非文又可知也雖
不尚文而世道之升降必自質而文又可知也
儒者見其然遂因三皇之時如春五帝之時如



夏三王之時如秋五伯之時如冬然則五伯而
降其將流為長夜而漫漫不旦乎必不然也則
冬未嘗不可為春而伯未嘗不可為皇矣故史
遷謂三王之正如循環而鄒衍推五德之運相
終始烏見其遞降而不返哉而予以為此天地
之運而王道之所因也蓋天地之運其未至也
有所不可已而其既至也有所不可極何也數
基于一至于百千萬億而未嘗不歸于一也聲
起于宮至于九成八變而未嘗不相為宮也故

質而不能不文也如春之必有冬也不可遏而
止也文而可使之質也如冬之後有春也其行
强而從也一寒一暑收而歲月日時之序順一
文一質參而元會運世之化成是所謂循環終
始之說已而談者曰文而欲返之質猶移江河
而行之山也何其妄哉夫周之始何以明其不
文也太羹玄酒則禮之極致焉朱紘洞越則樂
之極音焉甚朴而非華矣及其敝也分爲十二
而諸侯之才臣儇子樞衣鳴玉騖其文巧之辭



合爲六七而天下之策士大俠憑軾鼓舌信其
押闔之說道術分而白馬雕龍之辯與六藝爭
道而馳文藻流而湘纍郢客之章與大雅分曹
而奏故自周至于秦而天下之文極矣然其後
不能無漢也不能無漢是至漢而循環也漢承
秦敝斲雕爲樸內而將相大臣有椎魯少文之
風下而吏士元元有清淨寧一之化渢渢乎古
風已及其敝也一變而西京經藝之儒各立家
門抱策而爭句讀又變而東都瓌詭之士私相
標植扞罔而博名高又變而建安之才人摛[illegible]
而覃夸麗之聲又變而江左之玄談揮麈而[illegible]
清虛之理故自漢至于六朝而天下之文又極
矣然其後不能無唐也不能無唐是至唐而循
環也噫由此而唐宋之末造可推已夫此數代
者其始固甚質矣非久而文則何其曼衍不已
也嘗思其故一代之初造草昧其政化風俗皆
淳然有太古之風故天下朴也既朴矣培之數
十年而公私物力必充羨而有餘故天下盛也



既盛矣聲名文物必奓汰而不可制故天下文
也既文矣根本命脈必有所撓焉而不固故天
下敝也嗟乎此豈一朝夕之故哉董子曰已雕
已琢還返其樸物之相反復歸于本物極則反
豈獨人爲蓋亦天之道也然二代之末無聖人
以捄之而其勢遂極極而無以制其後聽其自
返于質焉則純任乎天而已豈不惜哉
國家當
祖宗時其蕳澹無爲之理可考鏡也至故老所

道說醇美愿茂之俗又可覩也令俗化常如是
聖主握道而理何憂天下而弘正以來六七十
年之間則所謂豐亨豫大之時也掊因陋而
明擬淳質而華巧上銷日月之光下鑠山川之
精天地之氣皆已流而不韞而人之智慧已竊
故識者以為文太盛也試核其大者大風教皆
淳矣今也絕之以文法而如束濕薪絜之以鉤
距而能見淵魚銅墨之長日暴其情以中大吏
而民日無聊則吏之政澆也俗化常偸矣今也



不事本業而務于游伎曲巧三家之市列雕琢
繢畫之觀十金之貲而博玄黃琦璟之色卑兒
賈子獻錦綺而不御吏卒下走蹈文組而不為
華則民之俗侈也論議當簡矣今也一令之布
而筐篋紛紜老吏握刀牘而汗沾背一議之興
而上書之囊滿道郵卒馳而不得息則議論多
而成功少也文當平正矣今高者窮極玄妙而
盡去其藻質不則修先秦西京之業而曲亢之
而少恬愉不則牢煙雲月露之形以為纖靡則

文章詭而根本撥也夫明月之珍飾之以銀黃
百年之木破而為犧尊見謂失其性矣天下之
文致若此也是世道之憂也愚竊以為返之至
亟矣夫吏治澆者名法敝也其道莫如重化使
長民之吏常有仁厚化民之志而無嚴切操下
之心則上之所為教者敦矣民之靡侈者本業
微也其道莫如明法民遊食則法作無益則法
買難得之貨則法修奇辟之服而踰月則法則
下之俗偸而天下有完財矣論議之煩者政不



信也其道在斷而畫一一言有當何煩乎累牘
之陳單辭可成不必于盈庭之論則議簡而政
省一矣文之以華奇為工者學不明也其道在
尊經而復古學術正而鼓搖之辭遠淳雅復而
鉤棘之調息則文正而不陂矣雖然此非法禁
之所能止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以
身先之而已矣故令禁于已然之後而化漸于
未然之前令之所禁由之而可知而化之所漸
用之而不可見聖人之為天下常使之可用而

不使之必知故聖人之功常始于不可見而[illegible]
于不可及無他道也以身先之而已矣樹[illegible]臣
之風則無敢以苟應也躬儉樸之化則無敢以
侈應也教蘭淨之理則無敢以靡應也遵乎正
之軌則無敢以譎應也此所謂聖人之權也運
乎聖人之權用而終始循環之運在人而不在
天矣故謂江河之不可返者妄也

萬曆甲戌會試策問

問上之生也則願析圭儋爵而垂名于世矣



故爵祿名譽人主御士之衡轡也至有謂祿
肥則士不死與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者
信斯言也士直用術羈之而已無乃薄道待
士而適以驅之歟嘗觀兩漢高祖求賢之詔
謂吾能尊顯士故時爲尊顯或起自刀筆或
自羊豕之間或與時變化或與人主俱上[illegible]
至于貢薛韋匡類其波而苟祿者相望爵位
安可得士也世祖敦尚名敎而士附于名者
或令東海致議或使壺山蒙恥或規盛名難
副或請讓封非義至于俊廚顧及靡其風而
名實大壞名譽又安可得士也周語曰先王
之治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illegible]
之於兩者豈輕哉賚予善人有須官民於有
制大常有銘大烝有祭勛功庸勞力多異其
名何殊于漢而得士獨盛也豈先王所以用
此有異抑不恃此而他有所恃歟由斯而談
恃爵祿名譽以籠士非義也而士有逃之者
于義何似荀卿之譏楚子發越充國之辭浩
星賜也非篤論歟此可明君臣事使之義也
試言其槩



聖人所以爲治者二爵祿也名譽也置爵祿所
以爲賤榮也而簡節廉取者世謂之貞重名譽
所以爲衆使也而晦德不耀者世謂之高然則
政之所貴俗之所賤而上下恒相持也此可挾
勢用術而詭士以必得哉惟聖王知其然故設
禮義忠信以懷之而文泰之象成一體之義合
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諭者曰昔在

先王建方畧御倫類因人之欲而立之制民欲富而制之以祿民欲尊而制之以爵民欲勝而制之以名假之以虛至之物而攝之以必從之勢今夫臣出身以事主析圭儋爵懷符剖祿而無令不從士有說之不入脅之不下而一旦激於單詞片言奔命仁義掯糜而不悔者爲名高也王者握其幾可以祿者祿繫之祿之而不足者設名高以下之蓋制馭人羣之術耳是言也所謂似之而非者也士爲人主用也爲爵祿乎



爵祿者上所貴以酬士而非士之所貴凡爲爵祿來者非士也爲名譽乎名譽士所自有奚藉人主藉人主以就其聲非士也夫士固有志耳耕草茹木鶉居鷇食其視鼎珍法膳曾弗興於此矣師友造化旦暮古今其視熙鴻鑠景曾弗烝於此矣不察其志而猥以兩者勝士是以驅之之道縻之也奚可哉惟彼功利之說倡而論者每下管仲曰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此何異操贏奇而乘人之急

者君臣之際有市心矣管仲建耻之陝片門三代而上士惟恐其好名三代而下士惟恐其不好名彼其意豈不以負氣矜節之夫非名無以攝之而不知固遁者將寘力焉徒見飯牛扣角之朋非祿不足以役之而不知貪冒者爭先走焉漢已事可徵已漢興高祖詔天下賢士大夫能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故士騖于尊顯蕭曹起刀筆吏碌碌無奇節叔孫與時變化道同委蛇公孫弘卜式倪寬其初迹跡羊豕之間張湯



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所謂得人之盛者大都似此矣自斯以來官事寖廢九卿救過不贍不暇論于繩墨之外而貢薛偉匡如波斯靡於是有含羞蒙垢羽翼梟獍符命僞作功德競陳如劉歆之流者此亦重祿之過也建武初首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及周黨嚴光陛見不屈親詘萬乘以高之蓋天下始騖名也然王良之來東海友人譏其無忠信奇謀而取大位矣樊英就聘而應對無深策則壺山嘗其班聲虞漢楊厚

江夏黃瓊徵李固之戒盛名之下亦難副矣鄧彪劉愷激詭爲讓使丁鴻而微悟曷以異兹斯時也士爭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而俊廚顧及標榜成風於是有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紿朋友相詐如徐幹所詆者此亦重名之過也由此觀之始未嘗不匡世振俗而後稍陵夷也然則握奇蘊珍之士奈何不視名姓爲嚆矢比印佩于錙銖敬紫芝而不來逃吳市而長往恥知名于女



子而羞屈志于功曹哉夫然後知祿與名之不足恃也先王之治曷嘗不用兹二者顧所以用之有異焉蓋物莫貴于難得而賤于妄授衣文繡於倡優則貴人不服矣飲和羹於斯賤則上客不啜矣潤毛可以薦王公壺食可以結死士豈謂物耶亦有所將耳先王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備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故有賚之頌其官民材也必先論之論辨而後使之任事而後爵之位定而後

祿之故祿所以祿有德也德有大小而祿隨之如大材爲棟小材爲桷見其任不問而知其材故其祿足重也先王之世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其紀績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故名所以名有德也德有大小而名隨之如長形名長短形名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形隨之故其名足重也方是時也庸人遁跡而賢士畢來山藪非乏珍而修珩璜之賜以爲佩用亦非儉



粟而貴太庾之賦以充庖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儋食之奉一札之書人莫不德其物而罔敢易之者豈先王有異術出漢二祖上顧漢重祿而先王重祿其德漢重名而先王重名其實竊緫之術無所用之故得士盛也然此猶論于爵祿名譽之內耳乃先王之心雖兩者勿恃矣君之歌先股肱臣之賡先元首君歌鹿鳴以勞臣臣歌天保以荅君敦朴不散于雕僞一體不撓于禰端直以心任心以德懷德而已故未嘗不命

名制祿而誠心信志旁皇周浹於其閭州閭族
黨之察德行道藝之舉亦名取也然而萌可相
卜可師不謀父兄而立之羣臣之上不為過舉
也父三老兄五更心膂大臣手足羣臣此誠任
也然而八法辨治六叙正吏不為厚防也內諸
侯祿外諸侯嗣盛德入輔者兩其食圭田采地
世世弗絕祿非不肥也然而營丘臯繹偷于百
里亦非斬也咏聲詩播管絃百福百祿之頌永
譽永辭之稱名非不高也然而貴不聞不見之



功圖書之名不著紀年之牒空虛又何稱也蓋
惟用而不恃故明哲之附其誠者如矢集的淵
不得蟠山不服棲拱揖指揮而莫不願盡力此
所謂以天下為籠而無所逃矣又奚必昭昭焉
揭兩者如日月而要之必從我惟此意不明而
後天下有重爵祿名譽之君有重爵祿名譽之
君而後有逃爵祿名譽之臣不知上重之上過
也下逃之下亦過也楚子發獲蔡侯而辭其賞
荀卿以為固金城之役浩星賜以讓功說趙充
國充國不可夫辭賞弗高於逃祿讓功弗亢於
逃名然二子以為持小廉守末節廢賞功之典
而忽謀國之實棄不取也又況甚焉者乎夫士
如自為計則已矣不能自為計而欲逃之此逃
兩也無之而非是矣嗟夫君臣之義光于穹宇
炳於重離而蝕之者常自賢君賢上始宜厘執
事之閒也

## 題大學解

昔夫子評其門人師商之優劣曰師也過商也



不及繼之曰過猶不及夫過之不賢于不及自
當時及門最親明悟如子貢猶駭而不信則其
他可知也然夫子時亦姑就二子品題未暇為
劇世切覈之論至其孫子思始大暢厥旨作書
曰中庸義獨取不遠人為道而痛裁隱怪無忌
憚之徒薄性情而矜睹聞者蓋亦知後世文日
盛危辭奇行將日出而為說以防之寧不及毋
過寧為商不為師若預為今日地者夫大學不
言格物乎物固有本末宋儒以物物窮理為致

知駁之者曰支曰俗則信似而幾已折[illegible]良知宗旨使洒掃後生汗漫持正物空劵以求所謂無善無惡之本體不知于孔門不遠人之義亦有合否也予竊謂子夏之不及近似曾子之愚其晚而聞道亦近似曾子魯論一書獨多載子夏之言而子夏之言又獨多論學其論學又獨以切問近思標致道之的可謂深於中庸者當周之衰秀民才士角奔辯智之途而獨能使西河之人疑于夫子夫子蓋亦嘗晚而定論



曰商也日益然則商之不及乃及也而世儒猥稱中庸爲大學之緯不知子夏實曾子之翼予私慨於中久矣而不敢爲學家言文多方者道乃今得同年蔡尚實士皆士皆自束髮讀書有意聖賢之學舉進士四十年矣而嗜學不倦其生平最自得者爲大學解解成一以進御一以遺予其書宗鄭玄古本而以知本貫格物之義其本歸之慎獨以修身言不取博喻取其[illegible]行不取多岐取其爲己愚讀之蓋彌日而竟以

當世儒五家三教之書十不得一然苐今學者循其一二微言切論以中庸之戒謹恐懼行而造大學之門即未知于世取舍何如而要爲切問近思得古人之精而大者愚亦且見古[illegible]之日益而西河之風將自今日再振無疑也蓋昔者夫子始刪六經而文多闕疑不敢自用乃今大學盛行自好事表章賈鄭二古文而今文幾廢愚間嘗竊取西河切問近思之義研泳其間則見格物致知決當附之誠意章中義無容補



而他文出秦火斷爛之餘正亦不必章章字字爲之守殘而射隱如新之爲親謙之爲慊大學與中庸之爲經爲緯揔之毋庸辯也愚所知者大學言誠中庸亦言誠大學言謹獨中庸亦言謹獨大學言忠信中庸言忠恕士皆業已一一拈出則當涵而揉之毋使西河之民更疑于夫子則愚亦有爲道日損之說將挾筴而進巳

題陸孝子冊

子讀詩至鐘鼓聲聞而感瓠巴伯牙之事夫以

嗟德音在耳遺像儼然而九原不復作矣贊曰
屹乎其德若金石之渾剛恢乎其量若溟渤之
汪洋薰乎其飲人以和若景風之駘蕩乎春陽
冲乎其志之常虛若騏驥發軔而驟康莊淵乎
其喜愠之不形若神龍之不可玩狎而深莫測
炳乎其持大議立大節若中流之砥柱與日月
而爭光是皆畫史之所不能圖而其可傳者僅
碧瞳方頤疎髯修顙之鵠立乎巖廊然先生所
爲再命益恭三命益懼食加少而色不怡以至



於考終者則固有出于貌似之外而世有望形
徵心之士亦或能彷彿其萬一于渺茫也乎

鳳池周公像贊

公學則粹而不務瑰姸公循于吏而不急敘銓
早歲倦游嬗化而仙被褐杖屨垂三十年我思
古人遺像儼然惟其端言蠕動而有餘于天不
朽之徵于後之賢

仲秋二日夜夢自題小像

此何人哉此爲我而喪我身外有身體合四大
不知其假與真只厭五蘊不知其并與辛蓋降
叟瞻雲趙氏評我爲不做好人之聖人要做死
人之活人其然其然且未必然以俟夫知言者
擇焉

自題像

汝能換上帝東天行而西北曜乎能奪地祇融
五岳而結四海乎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
不能即滅定業仙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
能化導無緣一靈獨曜扈衛森嚴生生死死如



環無端雖享非取雖詈非瞋雖作非故雖柄非
權惟無心於萬物者則然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illegible]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太僕寺少卿賓吾楊公傳

自余爲史官僦居長安西舍其左鄰則兵部郎
賓吾楊公右鄰則刑部南沙項公皆朝夕過從
友善而項公病早歸獨楊公最久益親昵時爲
余言魏縣之政揚眉睢視若自得者余嘗陰戒
之此夫廉而勵貞而孤揆於世嗜其猶楂梨之與

橘柚與請自今毋易道而易度遂遂粥粥如也
以此居高能藉羨譽則大車之載追風之騁將
于是乎在而楊公曰不然顧吾道非耳使其誠
是也則太陽方中公等暖駿向揆路不能使世
人易瞽而使吾易度吾畸人也請去樹鄉雀躍
游矣余聞若言壯之然公竟以齟齬下遷不復
振而死惜哉公名廷選字子虞賓吾其號世籍
於浙之鄞縣今爲京師人父助敎公爵母沈孺
人奇公幼慧勵使從師問學公亦克自斂立未

弱冠以明經領壬子順天鄉薦己未成[illegible]
魏縣知縣魏縣人至今以公所爲與莘[illegible]
士養民之略勒石詠歌之比于甘棠遺愛云[illegible]
公之爲余言大抵多暮夜取與上官風指異同
毅然有所不欲不爲者歲滿召入主刑部事[illegible]
改兵部武庫司武庫故事主傳送車馬不能決
而公自以新爲清癯吏居曹侃侃持[illegible]人
不敢干以私於是忌者側目卒中公考察爲
兩淮都運判官而公顧益壽自信曰焚下見性

酌貪知廉偉哉造化安知不成我于柔落之下
時鹺司號穢雜故以處罪流萋齒嘗斗升旦夕
者而公以年少慷慨盡剷去文俗故事爲之徙
官之日篋中惟圖書而已然掀歷數年不能逾
常調自青州判再徙爲德安登楊三郡同知乃
得久次擢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尋加山西行太
僕寺少卿兼僉事公自是稍復仲眉所在表表
論者以邊才目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未任而
蜚語聞解官歸矣歸之後余就省之邸第公倒

[illegible]欣然無懊喪色問所以得忤則弟曰公不
記長安西舍中語乎不早聽公言至于此弟然
吾道是也夫以一書生走躓途而涉末流塵三
千金之餽如糞土此亦有斐然之志非苟焉而
已不知于人而知于公何恨不用于今日而待
公當路之日用我又何恨蓋猶望予以歷含易
世皆而予時卒卒遂別不記公所謂歷三千金
者何時何地也公爲人偉貌白皙神采充揚對
客語亹亹不休若飈發泉涌望而見之知其爲



揮霍超乘之材可驪牡外取也乃其時娟者不
知知者未遇猶冀天假之年時移論定餘勇可
賈而公死不能待矣壽止五十人或訾公氣太
盛才太輕類夫沾沾徇名之爲者斯其竟以氣
歸窮歟余謂不然名者人之所爲也人好諛則
名歸之儇巧便給脂韋卑輭者人好直則名歸
之伉爽雎盱激昂讙譊者今世局一新士大夫
摩牙抵掌爭尚意氣有如楊公不死而頡頏遊
其間必不窮窮乃在二十年前

世移二朝之交於時天下爲好直乎好諛乎不
知公將以何徇且顯名高位猶形影也而公窮
竟死又安取名而徇之嗟乎孔子惡鄉愿取狂
狷彼狂狷皆徇名者歟公既沒而功名不表見
有子尚弱其操左券而責予者乎予雖卒晚遇
不能售也視公墓則宿草萋然恐遂泯泯卯爲
採摭一二生平大都傳之其家庶後世以此知
公云

## 潘省庵先生傳



自予髫齔爲諸生識所謂省庵潘先生者齒長
予僅十餘歲而望之如嚴師古宿不敢燕婧嬉
戲其間蓋是時予年少專嘗知尊事先生已耳
旣長宦遊乃日習於四方交態與先生背馳而
先生亦業已厭進取去而翔寥廓予不得復近
則茅從瑯邪伯仲所剽聞一二緒言私心嚮往
之焉徼天之幸予乃得早營菟裘尋名山杖屨
之迹而先生尚無恙健飯數晤就予父子見目
爲朮雕之璞予亦歎先生循道彌謹倍其少年

而退自愧曩者貌尊先生爲知先生不深也久
之遊益狎以鳴孫章句累先生文酒談讌斯之
百年而先生竟以一疾歿矣世風日往有如先
生廩廩篤行君子而位不登一命名復挫于後
生朋友之退也作省菴先生傳
先生潘氏名嶠字文徵其先自崑山割籍入太
倉爲鎮海衛人父鵬是爲南橋處士故以直道
長者名里中所居一室外常編籬蒔菊遊居嘯
飲其閒不復關人世一事而獨奇愛先生時時



課之于學乃先生亦自以儒家子耻一不知未
弱冠入州庠則已涵思六經諸子篝燈帷中伊
吾聲徹夜疾風冥雨之不知也七舉應天試不
第顧見一子二孫皆成立向進門下授經弟子
往往茅拔穎脫能名其師說先生曰吾道不已
行乎自是遂攺服爲田翁山叟環堵之宮苔草
侵階雜花滿徑居然南橋處士也性廓達能飲
酒飲少醉輒引筯擊缶朗吟閒來無事之句數
自稱年老君平眞大塊佚我市酒可以沽罕朋

可與遊尚安事腰笏膝席俯仰公卿閒故先生
所遇人無賢愚少長貴賤皆與之爲眞率豈弟
無町畦之交而閒或語次及人閒不平事與閭
黨新貴求田問產頡頏作威聲勢者往往須髯
戟張白眼慢覷慷慨向其坐上人曰若見某某
但說潘老言如此居恒同志切磋友爲王郡倅
六順韓孝廉湘陸文學應萱此三君亦介立矩
步有先進朴雅之風而予交于先生最晚先生
不以予貴作尊巽色嘗曰君可當吾鳳巖鳳巖



者郡倅君別號也乃予亦不敢以先生幸狎失
故賤事長禮有疑事必咨而行雖宴坐對奕旣
罷則斂子正容肅然蓋先生墻宇素高比老常
痛自刻抑與俗委蛇而方軌嚴操終不可玩媟
如此其內行循謹居喪盡哀依于古禮從父鸞
且死無嗣以遺貲歸先生而壻某爲外母鍾愛
先生盡讓予之有豪族嘗占匿先生稅地先生
試好諭之輒慚憤闔門以絕竟不校也配周氏
白首相對如賓友嘗詫語予吾婦丈夫也烏虖

之亂嘗受寄數百金其後原主暴死子孫無知
者而婦盡檢故囊還之繼而復歎曰吾老窮矣
天其或使吾兒志學階一命以報吾婦之德也
亡何志學死而先生始忽忽不樂其後半年亦
死死之年蓋七十四歲矣
論曰夫七十四歲非夭也而先生之門下弟子
皆心喪先生如喪父此不足當鼎鐘不朽之事
乎予聞先生教法嚴其弟子惰窳與跳而軼繩
檢者雖已冠娶檟楚無所惜至其誘進摩拊媛



媛姝姝然即慈父保母弗啻以故使人嚴而益
親歿而益思即此亦足以知先生矣

## 企齋詹公傳

企齋公姓詹氏名源字士潔仕弘正間至雲南
按察司副使以守高翺龉罷歸安溪三十餘年
而卒卒之後子仰庇繼爲御史用直諫顯名然
亦坐譴廢而縉紳先生推轂詹氏世家者因曰
不譴不廢不稱企齋公子嗚呼爲人臣子其亦
不幸而有此名也企齋者公所自號其平生汲
汲皇皇欲企而及于君子踽所以志也始祖清
隱先生名敦仁以清溪令歸隱佛耳山十九傳
生封御史公璡璡早卒公其遺腹子母封孺人
林氏守節育公于外氏公生而未識父居外氏
久稍習其鄉漁畋鄙事好山澤之游年十三林
孺人携入郡城就外傅始知學學三年而成補
邑弟子舉弘治辛酉鄉試乙丑第進士授戶部
主事榷稅河西務以賢察舉改雲南道監察御
史有



詔覃恩贈封父母如其官尋出僉貴州按察司
事陞雲南副使兵備臨安蓋公自解褐迴翔中
外僅僅十有七年耳其在河西務虓怒衝商艘
憑城社關節糾結法不得行爲御史會逆瑾筦
事羅中不附已者以罪當是時公少年始試吏
能一切據法强項以當上下側目之交不自謂
全後瑾誅而公益吐氣自信駸駸踐通顯矣乃
當事者終不便公會以請告送母歸就家補外
于是有貴州之行而又會貴州巡按御史阿指

修同官夙憾措他事劾之事下吏部覆留用俗
採皇木尋奉
命討香爐山叛苗平之以功再賜銀幣其爲副
使雲南盖
廟堂破常調越兩階用之或謂公崎嶇群媢間
幸稍伸白盍少貶爲末路計公曰我道固是也
至雲南復有御史欲曲庇所知墨吏而公執不
可由是卒坐忤免歸大抵公游世寡諧以抗直
故而其生平所最鄙不取者自媒之行兩可之



言萍鼂要譽之鄉原滑稽深文之僞學此皆世
所詬通方辨才履徑疾足而公直糞土視之資
章甫而適越宜其窮也然公雖宦不大顯其內
行斷斷乃卒定于鄉論歷宦中外皆奉林孺人
以從瀡瀡供養外不私一錢分田產皆推其肥
美與兄捐金於安溪上流疏積水三十里溉田
至今爲沃壤郡故有廢寺田里中豪爭占籍以
爲奇貨公獨無所染指足跡剌牘不交公門有
司舉鄉飲多不赴然遇地方不便事敢直言白

棄坂山寇平虎冤喜事吏盡捲諸招引良民坐
通寇行饋食論死公聞投袂起見直指使者白
出之所全活九十餘人論者以詹氏世顯爲陰
德之報云年七十一自預作墓志銘叙其生平
勉企古人而卒以褐中負氣兀傲忤俗此所謂
自視欿然者然跡是亦足知其爲諍臣直士矣
王錫爵曰余友公之子御史君御史君在
穆廟時抗疏言
中宮事草成示余余驚曰此非外廷得言



上怒且不測奈何御史君曰固知必死死而下
見先御史不憾矣予因以知詹氏蓋世御史坐
直節譴廢者也然企齋公倔強逆璫時不斥以
忤當遇斥今御史君言宮禁事不死以他語侵
中官杖
闕下幾死父子間幸不幸又若左券然夫言非
譴廢不稱企齋公予此目論耳今
天子方灌祓氛曀以登太平之理有如一日
召前御史悵知

先皇帝直臣晚企齋公顧乃不益重耶

王母何孺人傳

自予叔伯栩孝廉以暴疾殞宜與之學舍而同官弟子與鄉縉紳大夫皆哀思俎豆之予子衡爲之紀墓乃其母何孺人獨不幸早卒卒之三年而叔始得鄉薦又二十年而叔卒官宜興未徼一命爲母榮于時里中人但知哀伯栩叔不復哀何孺人而予以家人老宿頗習知叔母子間事乃爲何孺人傳傳曰



孺人何氏十八歲歸予叔祖懷東公酷貧僦舍而居在余舍之左稱東西鄰焉予以故日習于公惟孺人亦得謁而公常攝衽憑几見之孺人常輟績入戶內親爲執爨供酒漿盥洗焉時伯栩叔未生予知公與孺人耳比公沒而叔年甫十二則孺人獨煢煢守一燈日夜抱幼孤而泣蓋予自是始識叔喜其眉宇不凡言于先贈公延入與兒子衡同學舍讀書日率以朝至暮歸省孺人爲常而孺人不聽休也每夜讀則陰自識書中首尾以一二數之未滿數不得[illegible]勤如此叔以故益發憤勵于學學成而試有司其小挫則孺人益安其小進則孺人益勵二十年間以辟纑篝火佐研席之需以婦母嫂婦兼師帥之任迨其後叔以晚成而孺人得壽若干以歿固亦有天道哉乃予最不喜俗家因果之說以爲天即祚善則完終令節如孺人者得少留須臾毋死及見叔登科顯名稍稍援章服爲榮即不然而身沒二十年後叔屈一第綴仕版



青綸半通可旦暮契取而竟又有今日一瞑而萬世不視也蓋至是天道眞可疑已自孺人寡居閉戶而予不復得謁今所論次言行大都善予叔時時涕泣爲予言而予所耳剽若此方叔之未署教宜興守京邸謁選也予不勝鸞鳳棲棘之恨數以書勸叔歸而叔以書報曰孰使吾早興宴寢以博一售者非母耶孰使余母亡在殯二十年而春秋窀穸之未興豈非欲濡忍一命借尺寸藉口乎人生幾何有如一旦溘然使

子母生不逮養死竟以青衿素裳永埋骨于山烟海霧之下則天下寧復有知吾母者若至是始爲吾噬臍不亦晚乎予悲叔之志乎其書示予嬸楊孺人弟康爵使亦知苦節終償天道有在而今竟已矣無可復言矣嗟乎痛哉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家人姉子痛先志之未成就家敬孺人殯祔厝于某處之所姪孫錫爵曰予生七十年乃及見吾王氏有三祖姑皆寡居全節而家貧歲遠子孫微甚迄無表章者與



今何孺人而四矣大伯栩叔之志雖齟齬未成然孺人之後世有康爵能文以述先事而余因得按書之視之三姑汶汶卒世者猶幸焉則尚以伯栩叔爲之子也

逸民劉德壽傳

昔仲尼論次商周間逸民得七人焉此皆世所稱佽儻大節標號千載之上至概其言行蓋古之君子雖其潛山沕淵與世俗澗踈而要以自得其情性尺幅較然非苟爲奇恠不祥之事以震越視聽取高名而已考之史傳所許卽孔孟兩家而外識者已疑首陽餓死之爲誕乃後設夫謬悠介士慷慨往往立恠驚奇以洗耳繫瓢爲實事於是詭激興而風教斁矣夫世非鬼蜮烏有立談相詬自屏於無人之境而姓名猶傳於後者故言逸民則孔氏近之矣縣其道踪跡闃闇其所以爲逸民者固在也余與今光祿卿夷陵劉公善公數爲予言王父德壽先生抱德而隱其言行不詭于道有古風予聞夷陵人



語良然作逸民傳

逸民名某字某居夷陵以馴行篤古稱尤隆于孝友父某母某氏之卒也逸民始爲孤童崩然弱貧營一切喪葬具甚哀有禮持家事櫛束細瑣不倚他力而辦其大者如娶婦延師撫同母弟淮自孩乳至壯至老情理客如也逸民既早孤時時見父母之弟若妹猶見父母焉事冉氏孀姑叔永明如父舅崇道崇岱如母既永明死逸民視其二子滄江如視淮闌以內外咸懷樂

宗慕之處鄉里倜儻有意度急人之難惟恐後
時民有鄭仁者年老矣家貧苦吏急攜一子行
鬻市中且以償稅逸民見而哀之爲辦護得免
嘗游江上見一隣家棄婦方溺亟使使救止仍
爲諭歸其夫竟白首如故懽云敬事官長卒縣
官稅目下刻時日奔命爲鄉里先或鬨坐閭室
中鬨呵殿聲輙歷然起立其篤謹如此家故業
農無厚產臨財能讓里中豪有計侵其負郭田
者默不與言家人入市或道拾人遺金及抑買



市物逸民廉得急呼其主還之銖兩無所利居
常姁姁緩步言氣卑弱然遇有不平輒引義慷
慨爭是非親黨中有以酒食相綴接者逸民意
所不善不輙就也年七十有司舉鄉飲不赴壽
至八十三卒鄉先生私謚爲德壽處士已而光
祿公貴會
天子用改元霈慶贈逸民如其官太史氏曰夫
逸民業爲
天子贈官尊顯矣而予猶被之故號蓋昔者鄒
伯鸞龐德公皆稿項岩穴而其子卒用進賢顯
名然兩先生所以重高士之傳者在此不在彼
也夫逸民之行如前所稱已自足抵兩先生甑
龍閒不假鑿坏洗耳而重乃其身後事悠悠者
有無固勿論已

## 沈肖山傳

公諱弘光字道孚別號肖山其先出武康徙家
平湖之石莊高祖江生鏡鏡生溱溱生東爲兩
山翁始爲邑弟子員補太學生取憲副毛公女



生公公生十二歲失母尋患瘻十餘年而起父
憐之甚不苦以外傅一日忽發憤讀書父驚歎
曰兒齒長矣豈有意秉燭赴東海耶名與身孰
親且無成奈何公跪曰固也兒敢求其名第念
吾家世農大人始學譬之田播矣爲大人子當
飭厥穢務以事事乎將臥而望歲乎父奇而縱
之游學于四方學成亦補邑弟子人太學顧數
試弗第會兩山翁病瘍公輟業歸省父掖扃奏
樂外以閒持門戶理更徭竟父没不言勞常痛

不及事母見手澤必泣歲時祭必盡哀同母姊
妹三人弟蚤世以季子嗣之奉其孀姚氏同室
居撫其女嫁之宦族妹適張氏而貧視其諸子
如已子曰吾少時與弟妹俱孤今恐吾母地下
憐之耳事父姊及父之異母弟以恩禮始終特
時推予腴田美食不問家有無其挾義慷慨好
施篤於孝友蓋天性也治家事斬斬皆有程度
重闈數鑰晨昏必躬司之教子嚴甚子無論幼
長不敢一日去公敖盪或見酒掃言動小不如

法輒閉閤不言輟食而長歎諸子蕭伏請過審
至不敢起父老爲居間數日乃解蓋公伯子爲
今太史君太史君舉會試歸侍公六年始出出
則念公復歸故太史君之孝天下莫不聞乃同
年馮某氏知沈氏父子狀獨詳蓋嘗覲拜公于
堂視太史君纍然也抑首鞠躬跪上食惟謹然
不免誰呵馮君起坐不安欲辭去公顧笑曰亦
嘗讀否中涓傳乎夫貴能下者所以養尊也壯
能幼者所以養壽也吾非老誖惡壯子貴而欲
賤之將以養之也夫衣冠而名進士出鄉[illegible]
無與衡視者故浥滿訓謙必先於居鄉必資於
事父受此言也以告某某而後知太史君馴行
表表其有自也公既爲
天子封官乃益務劃晦閉門絕賓客衆鄉欽亦
不徃御史行部至者以幣先請見辭獨時時爲
學者談說名理以爲天道之元氣成于真人心
之愛德成于正作止愛篇又嘗感里徭重吏胥
藉手上下專齮齕貧民作均平議病且卒猶議

立宗子田條爲家法以遺太史君令如旨推行
之

劉敬夫傳

王文成倡道東南江以西蔚焉興起乃踐履篤
實知而弗去者以予所聞則安福劉先生其人
哉先生名敬夫生之夕父一洲翁夢張南軒來
訪因名之生而穎敏七歲塾師授之書輒能以
意屬讀問摘發大指以問一洲翁欣然若有得
也稍長爲邑諸生籍籍起聲譽諸先輩咸低首

下之巳而歎曰學以嗽名斯足以為學乎且與少年斷斷爭甲乙非夫也會文成方講學虔州先生即負笈之虔州請受業為弟子久之有味乎良知之說語同志曰日予遊王先生門蓋始而信中而疑終而又信夫行遠者棄車川遊漫於中途望見津梁而喜予始者亦望見先生之津梁也故信已逼而就之瞠乎壓然若馳若忘莫知置足之所如是者既數月乃惟仍仍然覺先生之言而未嘗言予之始信非真信也故疑



而後信乃真信也自是先生遂絕意仕進卒業文成之門坐臥小樓有所聞則耦記之歸揭其要語於辟猶喜良知即是獨知時之句曰此陽明宗旨也性至孝父一洲翁長者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顧好施予其為窮交舉火接衣食未嘗以乏為辭而內營祖墓及葺修大小宗祠皆貲所出先生自以其私力辦護之沛然若有餘者故鄉人稱厚德必曰一洲翁云一洲翁舉庚午鄉試仕至某官凡歷官二十載能以廉白守官

先生佐之裘馬闇如也常曰居家者當無官居官者當無家故慈父孝子遍相引重猶輻轂也今予父不得有其家予不得有父官以此相重不亦可乎母李氏早卒先生念一洲翁在也泣不輒下獨時時伏枕涕洟形貌毀瘠父覺之慰曰汝父早失怙恃今幸有汝汝又幸有父父又幸為汝得繼母不為勝汝父耶何戚也且不聞大舜閔子之所以稱孝乎先生收淚曰謹受教事繼母曾氏曲盡顏志烝烝無間言卒以孝聞



年四十二得疾卒于家配張氏執喪哀甚未幾亦卒時一洲翁尚無恙諸孤藐然先生之長子今封刑部主事某賢而能繼志故一洲翁竟以不憂子孫得考終而劉氏後乃大顯識者謂有天道云

王錫爵曰予聞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近世講學者以鉤玄駭俗修行者以立異釣奇偽是用長而道以滋裂好徑之敝也與我蓋先生居常讀書數稱引一出言不忘父母一舉足不忘父

毋諂曰此傳所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者非耶其操尚如此宜其爲人篤于孝弟父子自爲師友行誼偉如也繇斯以談即不遇文成其政而望君子之門不速矣先生有孫曰侍御君某與予爲文字交質行有祖風故予爲論次其世德焉

馬文莊公傳

馬文莊公者諱自強字體乾別號乾菴世爲陝西之同州人自大父通稍貴起知博野繁峙二



縣有惠政父曰珍爲宛平丞稱長者配李氏既以公貴蒙四世贈而博野宛平公皆贈如公官而李爲一品夫人宛平公有丈夫子四其仲爲公當生公宛平公夢南極送一緋衣兒而李夫人亦夢龍繞身寤生公公生而岐嶷穎異五歲通孝經七歲讀論語至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語輒喜爲宛平公說大義宛平公益奇愛之曰他日能以忠孝亢吾宗者必此子也十四歲工屬文補郡學弟子聲籍甚庚子舉鄉

試第一人凡五上春官而後以癸丑成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滿三歲以高第授檢討尋擢中書舍人己未分試禮部庚申使蜀壬戌再分試禮部甲子用九載績擢修撰乙丑復分試禮部丙寅丁宛平公憂其明年隆慶丁卯承樂大典成以纂修勞從憂中進侍講己巳三月即家拜司經局洗馬領國子監司業事庚午遷府兼侍講充經筵講官纂脩

肅皇帝實錄其秋出典南畿試事而道遷



國子監祭酒久之

今上將出閣講學言者謂非得端方貞亮之士無以弼成聖學宜愼厥選廷議首推公遂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侍

上于東朝仍視翰林篆壬申進詹事兼教習庶吉士會

上踐祚推公洛日功當異擢公固遜不居敘遷禮部右侍郎奉先帝梓宮葬昭陵進左侍郎兼掌詹事府事未幾丁繼母張淑人憂服除起故

官協理詹事府事兼官日講如故頃之進吏部
左侍郎尋拜禮部尚書丙子
肅皇帝實錄成公以副總裁進太子少保丁丑
知貢舉戊寅特簡拜公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疏辭
上優詔褒荅所以用公意甚至降麻之日都人
士及海内外無問識不識咸動色相告以太平
之業期公而公尋屬疾以卒矣閣臣以計聞
上嗟悼輟朝一日賻賚加等勑太宰議贈贈少



保翰林定今謚宗伯議祭祭加至十一壇司空
治葬以一主事專督官一子中書舍人並異數
也公長身豐下川停岳立音吐如洪鐘在講筵
進止有度談說經史時假象微意取
上易曉至邪正治忽之機猶陳析剴切亹亹不
厭
上特善公講公不在則左右顧而思公故常即
家起公及禮卿闕特以六曹之重若爲弗得已
者而借公于講筵而猶進講經筵自如

上益以此知公將大用公矣公爲人方正特大
至造次必于忠孝其天性也方弱冠時李夫人
病而公爲籲天請代宛平公老壽與其繼母夫
人得生及封公所以娛事萬端比歿而哀毀幾
立喪葬准於禮先後有慈烏繞廬及瑞瓜產墓
道人謂孝感云公在館局久特以淸嚴著望暨
爲司業祭酒申明制廣約束躬自訓誘能精舉
其職士用丕變有乞中貴人居間者公曰士未
通籍而失足權閹之門識可知已寢不行更庭



斥之竟公司成任無復中貴人居間矣諸生以
久次需歷甚病之公請量減歷期以通壅滯又
立法賙其貧者士論歸之比公去爲大官十餘
歲諸生間傳稱良師者必首公公之爲宗伯二
歲
上方肇舉諸大典禮若祀圜丘祀方澤幸太學
最後大婚皆公左右贊襄禮無違者
帝胄日繁往往濫乞名封章奏山委而吏胥復
夤緣爲奸利積弗可破公發自條析冀狀某行

某罷爲立榜示如格老猾旁睨束手而已嘗有所
陳乞務論滿意者即不得請咸咋指服公而公
亦時時緣情以寓於法而行頗有所假假不盡
苛也北虜入貢爵賞逾額公疏爭之以虜貢不
益而國恩歲增漸不可長乞勅邊臣申明初約
定爲經制以示國威信裕民力便
上特報可爲申敕如公指先是大臣以事歸其
鄉者行不候而辭公謂君臣始終之禮寧當悲
然乃爾疏請更正

上嘉納以公言爲得大臣體丁丑當會試方用
言官議士歷試五科者不准試抑令就選人士
譁然遮道愬公公許其乞恩疏下吏部以成命
爲解公曰人主所是爲令雖十易之可也竟以
故事請得俞旨士一切得與試如初信州提點
張國祥者謀復眞人位號而權璫爲之與士蠟
甚力至引
世穆二朝享國修短爲證聲搖宮禁公面折某
不可且曰宗廟社稷之福乃卜之左道豎子乎

當是時璫任事無比勢傾中外有所屬請即伯
臣亦時以顚氣見指使而公獨抗辨侃然自若
天下壯之公自宗伯入爲相鄒益柄用矣然其
意發舒自遂顧不如爲尚書時當公之爲禮部
也曹郎以故事請曰某事當白政府乃行公曰
尚書國之大臣而輕爲輔臣屈體至仰承其風
旨吾義弗爲也益任法行一意自如以是不能
無與柄臣左而公素行高所持義又正即欲中
之以事未得闇及入閣而閣務皆首臣事之其

次率拱手受成以爲常公獨時時從中有所匡
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後居伴食之名然意所齟
齬什恒不能伸一二而又念
上恩厚欲決去者不可以故鬱鬱感疾竟不起
蓋公生平徊翔膴要所被
上恩寵無算而天下若以爲貴不媿德自宗伯
入踐樞筦建樹燦然而天下若以爲施不蔽報
年逾下壽以其身爲朝家羽儀者垂三十載而
天下猶以爲年不究用嗚呼是可以觀公矣公

宇度汪然人莫測其吐茹當意有所不可即貴
勢甚曾不能得公一頰語而法所縱舍即寒畯
必婉曲剖解之所接端人也即後進汲引若弗
及其不然者即貴重至柄臣而無異顏當公未
相時或以媢竊詆公者引蕭曹房杜相結納爲
言公報曰蕭薦曹房薦杜可耳必曹杜干之吾
甚愧焉公在講筵受
上知久猶遲迴十年而後相以此公屢典鄉會
試兩在司成一知禮部貢舉所推轂名士偏海



內而程式文及他著作並雅正精確如其人詞
林傳誦之其諸內行隱德士得其一節以爲難
然公忠孝大節磊磊如此茲不具論可也公二
子怡愷並以文行能世其家
贊曰予以門下士事馬公久不可謂不知公公
孝友姁姁其立朝進無貌言退無隱忠可謂醇
篤君子矣及睹其持議勁挺不阿有欽岬茼仍
之氣又何壯也士名長厚大抵萃皁兩可碌碌
無所見奇即用直節顯又文深刺骨罕睹大體

正直忠厚兼之如馬公者三代以降不亦稱間
氣哉
明興二百餘年而關西置相自公始或乃藉公
相以重關西雖然如公生其間何必相也即公
不相關西重矣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陶文僖公神道碑

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念齋陶公以某年月日薨于位惟是天子輔養法從臣宰官議贈廕禮官議祭葬議謚史官議傳所以焯德表行甚光美學士所共逃獨墓隧未有碑孤允宜乃謀以使歸之便立



石志不朽而徵言錫爵於戲公眞天下長者錫爵幸習公其敢以不文辭公諱大臨其先潯陽人有爲台州守者卒官因家焉後自台徙會稽會稽之陶七傳而至松菊翁諱壽夫生實齋翁諱惜惜生四子皆貴而第三子南川翁諱諧歷官至大司馬謚莊敏文武大節具在國史中即公祖也莊敏公生三子其仲爲公父應山翁諱師賢官鴻臚以公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加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配韓氏封淑人加贈宜人生三子長湖廣參政大順次公次大恒公生四五歲即嶷嶷如成人讀書穎記絕人好慕說古忠臣孝子事莊敏公奇之抱之膝上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十歲從山陰朱先生學鞠躬嚴事之無敢一日從諸生嬉盪講授外輒默坐一室雖盛暑不用扇嘗稱曰心定則不至差錯心靜則不畏寒暑于是師友間皆驚歎以爲不及比長文名籍籍起已酉領鄉薦丙辰中會試高等人對



上親署其名第一已忽更第二而山陰諸公大綬第一浮梁金公第三公自以齒卑兄事兩公其平居相得驩甚時時以規補闕失砥礪名行相戒勉盖錫爵至晚進矣公每爲言儒者潔身不顧俗當官不及私此飢食渴飲自其分內惟當扁刮磨故闇宿習一日再三省引當世賢哲相佽助庶幾臨事剛柔不失中可以有立錫爵謹識之又嘗謂大人之罷不深重則不能載故于言詘一嘿而委括可以發機錫爵亦謹識之

公爲翰林編修五年丁本母韓淑人喪歸復除補
官與修
承天大志校錄
永樂大典兼
內書堂教書至今中貴人稱陶先生師範嚴所
稱說古今凜凜動聽供館職動辦曰即此是學
會
大典成閩應山翁計奔歸於道陞侍讀服闋又
會修



兩朝實錄即其家補纂修官尋被
命偕吾師同州馬公主應天鄉試兩公相與約
以釐正文體爲務所取士多老成涉學深歛華
就實者吾師嘗語錫爵曰平生同事得念齋同
年得確庵眞閩所不聞確庵者前中丞魏公學
曾也嗟嗟今陶公竟天魏公廢不用而吾師亦
已化爲列星豈君子之多厄乎公既畢試事則
以侍讀學士掌南院尋陞南國子祭酒條教科
指依于古法諸生不嚴而化其材質下或頑梗

不率教者先開諭而後懲㦸仍人給爲善簿冊
一部令知嚮往一時相慶以爲得師壬申
今上爲太子出閣於是復
召公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經筵及
東宮講讀官無何陞詹事掌翰林院事兼官如
故公既日親貴以經術輔養
儲宮乃益篤自謹齋祓而後敢入見儀觀肅然
陳義剴切



上時時爲之改容
登極初用
兩宮徽號恩贈封三代于是公父母得加贈如
公官莊敏公亦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年
陞禮部右侍郎兼官掌院事
經筵日講如故未幾復以原官改理部事仍充
實錄副總裁明年改吏部右侍郎公雖出入兩
曹然侍
上燕處講對之日多曹務稍參綜一二大綱而

已然獨留意人才當甲戌大計時頗干[illegible]
舉外有所論駁大要謂浮囂盛名譽恬[illegible]
沉主者用其言以試吏輙驗乃大稱服時
上方嚮意儒臣公又以湯碩首領講幄
上數稱先生而不名供奉再朞
賜宴者再
賜金緋綵衣者十一
賜白金者九
賜寶鈔者三



賜萬壽金字者二
賜寶金仙者三
賜雲鶴錦鷄服色者各一其他夏扇冬貂賚縷
符篆罷物之類不可勝記蓋中外隱然指目公
旦夕且大用矣一日有傳講吏失報期會公倉
皇喘汗趨朝爲暴風所中遂成疾
上聞遣中使問安賜酒饌蔬菜未幾薨
上嗟悼良久復遣中使視殮賜喪具中使復
命

上問家事何如對以清淡
上又問何以知之對曰其家以二縑爲謝耳
上曰家既清淡何不并却之贈禮部尚書廕一
子仍給驛歸其喪遣官諭祭營葬賜謚文僖哀
榮寵數近代所未有然論者方以公年位未究
厥施爲憾云公自爲諸生時內行修謹甞獨臥
旅邸有少婦夜奔公公坐不動已又至又不動
比三反公乃洞開諸門自起趨避之既舉于鄉
鄉人有持吏權謀奪公田者公默不與辨久之



吏覺其誣也謝焉陰脫富人某罪久之富人亦
謝公囊數百金爲壽公笑却之故相嚴公嵩識
公于翰林中甞密遣人釣致門下公不敢他日
公同年吳給事時來論嵩得罪有詔索黨與甚
急時公實與謀乃故遣視省吳公藥食護其家
或勸之少避公笑曰不聞程學士對楊編修語
乎好事吾分任之何傷胡摠制甞檄發數百金
爲公建坊公以東南方苦軍餉却之已而更以
百金既則爲其外祖建英烈坊仍移書于胡榜

其名而已韓淑人之懿也陸太保炳遺公棺具公因予之直不受無何陸公卒公既免喪入朝乃爲文拜墓下歸金其子繹繹愕不受公具言其舉子之其處權貴遜不色忤而風操屹然山立多類此事親孝應山翁及韓淑人時時爲就養京師公暇即扶服子舍娛愉將順得其歡居喪蔬食三年足跡不出門戶敬事兄秉政公如嚴師言動必咨之弟大恒病未有子公容禱于神自請減筭以代親授姪尚實丞允淳經成進



士一門之內以忠孝相師友恩甚密焉性喜儉約被服如寒素常謂人生受福皆有定數但厚自裁抑便是有餘即身不及享子孫必有受其報者以故歷官二十年沒之日橐中僅餘五十金蓋公俸入往往耗於施予又絕不受四方饋遺所謂以餘福留子孫其世顯宜也治家嚴而善下有文中子孩孺必抑僮僕必斂容之風其待物藹然不形喜愠於色而內辨了了雖至冗遽不以應接失常度言色愈安於戲若靜躁壽

夭之說果信即陶公彌百歲可矣老成云亡白關氣數此豈可以常理論也公厥沃在朝其文章在金石鄉行在學宮遺教在子孫茲其可具卓卓大節若干碑生于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某處配某氏某封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孫女許某銘曰

漭陽所徙淖爲陶宗雲仍蜿蜒于學之[illegible]蔚與不顯膚功表揚之世於今有公藻文質行王表黃中弱齡抱策乃應旌弓三年不蜚翰爲



雲鴻翰于法從諷議雍容天祿校書玉署彈彤炳焉述作三代同風歇歷

先朝望實彌崇乃館北門乃領南雍乃入侍

上端尹

青宮明經禆亮稽古相棠發揮啟迪養聖于蒙爰資舊學以佐

飛龍泱歲三遷爰簡自

宸衷公在

左右其儀顒顒引經決疑蓍龜其從公出外廷

山苞海容薰然化物不言以躬其在鄉黨惟和
惟恭不喔為異不和為同古亦有之謙謙有終
至道不盈用之以冲公執大節歛其全鋒若錐
括囊若金在鎔庶幾時至霖雨四空忽化而蟺
天子驚悯踊書客章郵恩孔隆禮則有加九京
不逢奕奕新阡有光如虹樹之螭首俎豆無窮
矢詩不多以詒廟工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太室徐公神道碑

余與大宗伯徐公土壤相望而平生未嘗接慇
懃晤語之歡及有事四方輒數年不相聞問當
公之世必不以余為能知公也然其進退始終
大節皆余雅所覩見其孤某持郭太史狀來乞
表其隧道之石余不能辭公諱學謨字叔明別
號太室徐氏之先當宋時從康王渡江居崑山
之練祁里後割隸嘉定遂為嘉定人公之王父
經父頫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妣皆贈太夫
人公少有絕人之資年十四五時出所為文章人
以為其師所為二十一舉于京兆又六年成進
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咸寧侯鸞方宗八征以
轄京城公當視工鸞新受恩寵氣燄張甚多為
不法以空名受饟者至八百餘人公皆劾之
筦其用事椽史鸞甚以為恨工畢人謂公勞
宜見紀公竟不言賞亦不及也十月改吏部稽
勳司主事入內閣管制勅時分宜意有所屬
而冢宰李公以公等名上會李公得罪去分宜
令人傳語且以青詞見屬公作色曰方當思勉
職事何能為人作青詞乎後與同事者旅見分



宜迎謂曰公等皆吏部妙選吾安敢煩以齋宮
事人乃知恨公之深也無何丁內艱服除補禮
部祠祭司主事進員外郎郎中時
肅皇帝齋居西宮嚴百神之祀高安吳公為禮
卿常不輟直手勅日三四下召祠郎草奏定于
倉卒多不稱
旨而吳公嚴正褊心諸郎莫當其意獨倚公為
重會祀諸陵少宰馮公弗欲往以疾辭于祠部
公引故事拒之而與天官之屬亦多相失者遂

出公爲荆州守江水暴漲齧城城欲崩公寧[illegible]
上七晝夜不寢民栖于木末命乘舟分道救之
發倉穀賑焉水退塞堤自枝江下監利凡七百
里明年景恭王之國撫臣欲盛其供帳令全楚
皆出輿馬以從公請於御史曰輿工之人畏粮
而至武黄蓋千餘里矣若計工而出直民猶費
而不害御史從之尋檄公築行宫于應城應城
去荆四千里轉輪艱難公經營省費終不令民
閲出一錢荆之西界有高鷄寨介三郡之間依



倚山與林莽蓊翳奸人亡匿其中至數千人白
晝出殺人燔廬舍公上牒于軍府徃復數月不
得報而興山令受賊賄爲之地公白於御史以
他事繫治此令而自發旁縣兵以擊賊賊逡巡
逦公度賊在萬山中未可卒滅急之則鳥獸散
而四出必有受其毒者不如因其懼而降之遣
辯者入賊中賊數百人露刃彀弓弩迎問來意
告以太守欲活若等若等早降可以不死賊羅
拜而泣願自歸太守一日降二千餘人絹賊首

阻險自如公縱降者令歸寨取餘賊以自[illegible]
平高鷄寨而是歲會有沙市之事初景王自以
國小多請民地以益封最後竄沙市於疏中下
大司馬移撫臣議上遣其左史及中官用事者
來徵地民爭走匿有欲殺中官爲亂者公下令
太守在無恐身與景王使者徃復論沙市不可
奪狀持甚力陰令使者之鄉人言守知沙市本
不在奏中且聽不可撓也彼言動引
祖制祖制其可干乎不如議輸租公斷以爲不



可過五百金遂定議乃間道走白撫臣撫臣大
愰怖曰
上之寵王寧以五百金置眼耶吾與若且逮械
走耳已而知其議已成也乃愧屈而竟判二千
金然荆以故得不困民間歡呼相賀改沙市爲
徐市云明年景王用事者欲敗約復來徵圖籍
公報書曰安陸非天府安用民數耶且此身已
狥封疆矣王遂發怒劾奏公抗
言無人臣禮有詔撫按逮問公赴武昌置對民

遂道慟哭車不得前御史心善公所爲
論調歸後三年隆慶改元起南陽守明年遷湖
廣按察副使分察襄陽以論遼王不反失同僚
意嗾御史劾公守荆州無狀荆人聞之譁於朝
有
旨覆驗事皆不實遂以萬曆癸酉再起爲楚臬
尋遷江西參政湖廣按察使進右布政使尋左
公久於楚搜抉奸弊殆盡丙子陞都察院副都
御史撫治鄖陽公以鄖當三省之會故設開府
以鎮之本非戎馬之地無繕甲練卒重費百姓



一意安集而已戊寅召爲刑部右侍郎從
上耕籍田轉左侍郎尋擢爲禮部尚書公在祠
部已明習故事是時典章遺逸多所釐正務綜
覈名實而依于大體從
駕大閱　賜麒麟服　遣祭　先師
永寧公主出降　冊立九嬪充奉
冊使有白金文綺之賜
皇太后亦特有賜焉 壬午

皇長子生上
兩宮徽號進階資政大夫予三代誥時馮保爲
司禮監用事人言頒曆時禮卿類有贈遺禮璫
且可藉爲權公不應後保敗籍其家大臣不與
過者公等七人而已癸未知貢舉八月
上閱壽宮賜大紅紵衣
駕幸草嶺賜茶榼
上再閱大峪山加太子少保方穆卜之時以通
參某青烏言大議專撓成說謀改創而公以乘



興再出費且不貲上意既定何紛紛聚訟爲通
參恚遂疏攻公公再求去
上不允而言官尋其後公求去益力乃
賜公馳驛以歸家居十年徜徉林壑之間與其
客討論六藝及國家舊章文獻之遺至于家人
生產奴僕鬬閱輙以爲細瑣不之問晚年竟坐
此爲奸民所訟有司以爲實然痛摧傷之而不
知公之泊然無有累也公平生無黨不好標榜
爲郎十年稱六曹之望而不免出守爲守十年

所至顯功名而始得憲副最後以江陵推轂爲
大宗伯江陵本荆人是以深知公而公竟以此
得重誣至于没世而不湔道路語没後一年子
廕生兆曦旋卒孫元嘏宜嗣廕而吏部靳不以
聞郭太史言士有幸不幸不在遇不遇諒矣諒
矣公于書無所不窺所爲詩深麗和推必發于
性情其文閎暢有法度成一家之言好微言刺
譏于當世詞人多齟齬者并借後進不喜爲浮
聲其意所疾惡者必顯絕之是以多任怨而寡

任德所著有海虞集春明稿南宮奏稿春秋億
歸有園稿世廟識餘錄老子解公生于嘉靖壬
午卒于萬曆癸巳享年七十有二計聞
詔予祭四壇官給錢以葬葬于彈山之陽時爲
丙申春三月某日銘曰
士有潔身修行老死而不見知者必巖穴顚頷
沉溺之士蓋其形影昧昧焉公遭逢
聖朝文章治跡著于中外者三十餘年宜天下
之知公者如矚青天覩白日何蓋棺之日尚有
遺議而今
明主之賞不世延蓋人之行事能取信於一時
縉紳先生之所親見而不能取信于數十年後
道路之所訛傳公于九原必有忿忿不平者獨
不聞仲尼有言知我者其天乎

戶部左侍郎見峰王公神道碑

今海内推轂世家文獻之盛莫如新城王氏矣
新城之王其先自瑯琊徙家而公之祖某以明
經爲穎川王教授父某以進士卒官貴州布政

使司左參議用死事贈太僕寺少卿自有志毋
劉太孺人生六子公其仲也公幼而善病病且
殆者數已時太僕公未貴而教授公爲儒官困
衣食公雖幼已自能刻苦厲節業日與兄封憲
副羅峰公挾筴讀書且讀且推磑爲餔糜啜粥
之供欣然一飽既長學成舉戊午山東鄉試與
宴鹿鳴忽心動不樂未幾太僕卒官計至矣太
僕故名吏黔人至今尸祝之之死又以王事宜得
優卹公兄弟走京師乞恩會有言分宜父于方

隆貴試往請當先入贊幣五百金公曰乞恩以爲榮也今先辱吾父不可已太僕僅得例贈子祭而其後竟以公階得加贈戶部左侍郎母封太淑人云嘉靖壬戌成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官以執法忤遼王遼王敗得召入爲刑科給事中會隆慶改元上安民固本備邊責實諸議俱

稱

旨歷陞禮兵二科左右給事中其後復入禮科爲都給事中請假歸省尋以原官起補兵科進



聖功圖基命錄皆留

睿覽公出入三垣侃侃持正論而最後值華亭新鄭不協有陰抵公爲助者公曰我知從衆而已不知其他已華亭謝事歸新鄭再相一時鈎黨禍興士大夫飾智求進者非縈繳敗巢張拳餒虎則無以自媒而公屹立砥柱其間嶷如也蓋予嘗私受公言以覘鄉人陳尚寶大約謂餽饟受事丈夫自有鬚眉毋得汩汩水火鍇中時有與尚寶同席坐者聞若言相與動色起謝而

不知公實教之也公既久次省中例得內轉僅以太僕寺少卿轉鴻臚寺卿鴻臚于官簿爲冗散非賢者所樂處時當事者頗以此難公乃公處之愈安在公率屬朝夜勤辦忌者見以此服公弘器遠度非復可測久之乃卒薦爲大理寺少卿會當推巡撫朝士有欲得其位者公人人爲讓凡再讓再改推而公盤桓積滯始陞南非太僕寺卿順天府府尹又數年而始得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至則盡刪淫俗一



切以飭吏保民爲務時江陵持國秉嘉隱切按治人而公悃愊自如法行則先其頑梗亂政者捕講學大豪何生甍之獄其黨大譁或妄爲妖惑言傳京師公上疏請勘不可時江陵欲甘獨直公於是豪黨更指目公實陰受江陵指且出何生死時嘗戟手罵江陵爲證而予獨謂此婦人口不當辨今士大夫好捃摭舊事以博名高多此類也會政成得三代

贈陞擢戶部右侍郎轉左尋再奉

命督理京營戎政總督倉場乞歸省時年尚未
六十而予待罪政府日覲公復出乃公與孫迭
晨昏視省太淑人外暇則日屬諸子姪于學以
刻燭爐香考驗勤怠毋敢踰越寸陰者又暇則
稍理淨業所著有攝生炳燭自警諸編成于家
蓋錦衣晝遊逾二十年而身更食子孫之報天
下以爲榮其年位未至早偃經綸則天下人以
爲恨而公一切去厭羨遺誹譽以託之于俗視
教子雖其同朝同里無得而名焉創忠勤祠祀

太僕公予嘗爲紀之他鄉行若糾宗睦里撫弱
字孤不可縷數生三子皆宦遊顯名而總督君
象乾最先第最顯其自爲參政分守宣府公日
書備邊便宜授之功名籍籍起北徙鎮蜀嘗便
道一省公會播事新定公以
天子方西顧旰食非大臣戀戀子舍時刻期遣
行既行則又時時戒使者示以矍鑠善飯狀總
督君亦以此得拮据壹意奉公而孰意公之不
復見也先是公得告時太淑人年高矣公率諸
弟諸子姪列侍堂下凡垂金帶紫者三人次銀
章次墨綬皆翩翩甲第燁于里中而自外又有
彈冠結轍而遊四方者無慮數十人甚吾所稱
世家文獻之盛良不獨最一鄉一邑耳已其極
善諸祖別自公之祖教授公爲德于鄉之儀人
植概以志曰吾子孫當有興者而公之燕楚歸
也頗自嬉兵仗翁艴曰不可以見我先公一日
盡投之火光中忽成五色金輪現觀音大士像
其保世滋大蟬聯纓組不絕蓋若天所啟云公

辱與予同年進士猶記比歲貽予書自謂單車
里下褐衣糲飯之適予方亦陰歸其言謀所以
保歲寒儆餘福者而公今已矣公年至八十罷
而總督君以疆事怵迫久之不得代其季進士
君象賁及侍公斂含又能爲文狀公而總督君
寔介以來請銘予又何敢辭公名之垣字爾式
號見峰生嘉靖丁亥卒萬曆甲辰元配于淑人
繼路淑人子男三某某某銘曰
維王之先樹槐卜世魏國蔚興公則其繼始溉

守荆民稱不寃載其骨纏歷左右垣五更卿寺
兩讓節旄惟其不矜莫與爭勞隼旟既屆戩玆
全楚神奸巨豪膠拏摺齒乃陟司徒三命而僂
早謝春明曰余有母上堂斟羨過里下車有穆
清風我賈其餘人或謂公東山可起公爲弗聞
曰余有子蜀山嶒岏不震不驚飽食安眠以觀
厥成易簣誰乎有子季公綜厥懿美以奉公終
麗牲之石勒我銘詩百世雲仍委祉在斯

少詹葵陽黃公神道碑



萬曆庚子八月九日學士葵陽黃公卒于家其
明年公子參政君將奉公柩厝于思二都藏字
圩之新阡而乞余銘其碑余難焉曰悠悠者方
謂余黨于尊公即有言人誰信之參政君曰先
生亦不自信而信人不信人心信人口乎余無
辭以應姑即所見聞紀焉公諱洪憲號葵陽嘉
興人舉丁卯浙江鄉試第一辛未會試第二
賜二甲進士尋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乙亥
與修

大明會典壬午以
皇長子生使朝鮮頒詔賜玉帶麒麟服以行丙
戌充經筵講官丁亥大明會典成陞右春坊右
庶子兼侍讀其秋充日講官明年陞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經筵日講如
故未幾中忌口歸歸十年竟卒方公爲諸生時
適嘉靖末年文體猥濫甚公獨刊落枝葉根極
名理三試不售不爲改步會隆慶元年有詔黜
浮崇雅公遂裒然冠賢書制舉義出文體始一



振然公故不急一第乃愈湛思消若齒血汲汲
不爲止已忽于靜中有得文以益工辛未第二
報至公側臥不應曰咄咄吾文未盡得也其
自負如此公爲江陵所取士丁丑會試江陵欲
公充同考屬意第三子時公兄侍御君助試積
公辭焉江陵固不可公固辭江陵恚甚會是年
丁父副使公憂始得解迨壬午江陵殁而攻之
者至以逆詔籍其家公獨喟曰江陵誠驕抑且
數年輔幼主功顧不當末減分宜邪又私謂各

服其早見云其侍經筵講覺覃文王章視朝御
講本支嫡庶之說無所不闕入
上竦聽焉公雅負公輔材惜中道中讒去僅僅
以文章名世參政君狀公以立名太高與士大
廣爲得謗之由是誠有之余獨謂公病坐不知
時耳世之趨時也若渴若熱而公獨以忤時爲
守中懷鮮自珍無所觸忤以此蒙謗固宜雖然
是可以知公矣公生于某年歿于某年父餘嘉
靖丙辰進士歷官至武選郎安慶太守湖廣按
察司副使兄正色萬曆丁丑進士歷南北兩臺
御史陞福建按察司副使配沈氏累封恭人子
二長承玄弱冠登丙戌進士禀公戒不與館選
授水部治河有勞績歷官至山東布政司參政
次承昊郡學生文詞類其父公所撰著甚富嘗
在副使公憂中有易說春秋左傳釋附老子解
蒙莊獨契讀禮日抄諸書迨歸田後有秀水邑
志碧山學士集皇明文憲俱殺青未竟歿于家
諸子孫婚嫁詳志中不具書碑成系之以銘曰



昭代制科獨重明經豈不磐帨實寄典刑嘉季
紛穠文心勿靈不有偉哲孰制頹傾滌去浮靡
獨標神明追琢鑪冶人工鬼能文運代興名科
繼起奎纏燦燦列宿纍纍秘閣翱翔金莖沃啓
黼黻大猷注仰師挍一擠而顛問孰尼止崇怡
屢遷天鑒有常優游邁軸竟掩國章大雅不作
人之云亡簡書則青卜世其昌衂焉就土閟靈
息景惟餘熱心千載未冷哭酹紛綸環土常塗
好士之報毀譽黯黮等史無愧言有斕謂言
不信請質冥冥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 馬文莊公神道碑銘

故少保文莊公乾菴馬先生歿既葬之若干年而其子參議君怡武選君慥以書抵錫爵請其墓道之碑且告曰某等不肖以徇笠之不度先公既窆而旋謀之二三形家幾改葬者數矣蓋久而後定則先公貫式靈之尸　子之直筆



也嗟乎先生之不朽而存者多矣　家有乘郡有祠墓有志有表且安用碑碑又豈必其門人小子爲重迺錫爵猶記首年贊先生像自目爲先生最親弟子而殊愧寥寥數言未足表章先生之萬一既晚用先生遺教進躋後塵退全微節差復自許可面先生於九泉今而得秖役服牲之石昔人所稱爲晏子執鞭者固無愧焉先生名自强號乾菴起家翰林檢討十五遷而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稱少保文莊公蓋歿而上所賜贈賜謚也他追錫恤典祭至十一壇葬特遣官致賻襚皆加禮榮哀踰奕于人臣無兩云世家陝西同州馬坊頭其後官學漸顯祖通知博野繁峙二縣父珍宛平縣丞其產先生昨夢南極老人抱一緋衣兒來送母李夫人亦夢龍繞其室識者知爲貴徵然先生竟自表暨以文章魁業名天下不獨以官閥貴也舉嘉靖庚子陝西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



授檢討滿九歲歷修撰丁父宛平公憂用校錄大典功即家歷侍讀尋歷司經局洗馬領國子司業事已復自國子還局歷祭酒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侍上講讀于東宮上登極歷詹事教習庶吉士丁繼母張氏憂服闋起原官協理詹事府事充實錄副總裁進吏部左侍郎兼官日講如故未幾擢禮部尚書兼學士仍充經筵官先生既領部乃悉按諸司故

牘其最大且多窟穴曹椽得交關名宗藩出入
爲奸者手自條決著令栒之部門次刪芟錄文
武大臣郵典皆據例畫一彙爲成書左右皆服
手尤嚴於學政痛抑士子之囚緣嚚競者然及
在綜大體不苛小時有禁舉人五科外不得會
試而先生卒爭罷之凡居曹處議事無大小
天子輙轉圜報允惟執奏張真人固請復封事
竟從中格此其故難言之已萬曆甲戌升庶子
于時人言有兩端一者謂先生負海內望受



上眷知之日久見𠖥知其必且大用既用則循
恨晚一者謂先生嶽嶽侃侃數守便宜與中禁
爭事而時又會江陵持權貴倨乃不啟盡抑人
望俛而就先生同升巷又若夢賚自天不階人
力推輓者焉嗚呼孰謂先生一旦忽然年位止
此而當時悠悠之口爲先生喜且詫者總付之
浮雲逝水而已嗚呼柰何令門下士勿悲哉邇
先生自歷事館局以來奉使冊封蜀府者一教
習內書堂者一分校永樂大典及爲副總裁纂

修
世穆兩朝實錄大明會典各一分考會試者三
知貢舉者一主考應天鄉試者一在翰林以三
品遇登極恩贈封三代者一在內閣以一品遇
兩宮徽號恩贈封四代者一其前後所蒙
恩賚以書成
賜金綺者一以日講
賜金綺賜扇賜貂各一其爲禮卿以從祀圜丘
賜八寶䄏褡者一以



大婚主行六禮
賜金綺者三至於時節燕喜
賜金銀壽字及川扇艾虎等物不勝記也而先
生所最受
上知出其儔伍則無如爲講官時
上初在東宮聽先生進講畢退至幄後未解帶
連呼好講者三幄內外皆聞之後先生憂歸未
久而
上時時問馬講官服闋未比推尚書既點用下

閣臣擬
旨上欲署輟筆久之特遣中官至閣問何以不
兼日講閣臣俱以故事對且曰禮卿任重務自
難他兼必不得已罷日講兼經筵可也於是以
卿兼經筵自先生始而中外益以知
上倚嚮先生特在官品職事之外矣時江陵貴
傾天下然每側目下先生先生視之無如也會
京考閣中風旨六卿將以排去生平不可者而
先生獨首開黜其入幕賓章禮時都下有張居

正甚不居正焉自強真能自強之謚未一月編
傳之南中然江陵終敬憚先生既排較大用殁
復擬美謚如先生為人此亦有秉彝不獨希
上旨也而世亦因以薄江陵之過如蕭附芷所
陰藉者厚焉先生四為考官所薦士多磊磊有
風節而錫爵最晚入先生壬戌榖中於時專曾
頑惰未習一事先生一見即陰以國士期之比
先生自家召起于道拜祭酒而錫爵時為司業
承乏署篆有故總督劉公者屬其子求早為於

歷語不遜錫爵怒叱其使還其書既而悔之為
暫予免班假一月比先生至而告之先生曰法
無論貴理無兩可子怒是也悔之則非竟劾罷
斑限遣之其執持嚴勁多此類自是中官朝貴
無敢干一人一事者入閣未數日忽忽如有所
不樂錫爵間私請其故先生曰吾久薄此官不
為一為之便似以氷投炭中耳目肺肝俱不能
自主柰何錫爵謹對曰當師時處師地豈可輕
以言色示人先生首肯無何會江陵短喪議起

館閣洶洶如聚訟錫爵自以職親年長無所避
慫幸諸寮露齦與爭既退而先生笑之曰而亦
復以言色示人耶錫爵謝不敏已從容對曰曩
不言當斯時處斯地乎今日乃弟子之時與地
譬之羨也弟子進火先生揚湯緩急之用理自
應有不同先生復笑曰傴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耳嗚呼箕尾列星久歸天上薤露黃鳥悲復幾
時乃小子獨私記其一二造膝緒言未暴於視
聽者如此而柰何令泯泯不傳也先生美風儀

高音吐其進止
上前端重有尺度說經道古善婉約其詞要在
人主易曉以故自未柄用而荷
天子特達知娟夫貴相莫能以氣加之故少宰
陶文僖公嘗私語錫爵曰令師不惟人品風槩
於衙門無兩卽其坐立如山聲皆從丹田流出
必極品上壽相也嗚呼孰謂斯言卒驗乎不驗
天果可問哉先生生某年月日薨某年月日得
壽六十有六揆於世諦不可謂薄而先生更以



此負屈稱則先生之爲人可知也自立朝外諸
內行甚多生子怡皚並登科顯名乃錫爵竊考
覽古記惟大臣德業顯盛者得立神道碑然則
先生家承孝友世載淸白此特先生德業之餘
碑故可畧也銘曰
神皐天府代挺哲人發軔自公維時鼎臣早侍
東朝蔚爲舊學
帝廉屢前有聲出幄曰予朝夕啓沃是賚公祖
東山跂而望之衮衣歸止如旱得霖俾長庶常
若金在型數子南宮敎持大議舞胥毀乎作崇
絕覬力摧左道再危其言有不盡行海內爭傳
兩社之間一麾衆却人羔其滕公折其角神之
聽之正直是與卒踐泰階登於左輔公立朝端
威鳳祥龍亦有跛倚戢戢下風公病齋居社其
德機忽傳隕星巷哭車馳
帝爲輟朝追榮命謚日事時功豐碑載紀古今
之盛豈獨門牆識斯謚詠以配茸宗

張恭懿公神道碑銘



張公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事
今上者五年歸武林歸十有六年享壽八十有
三薨訃聞
上嗟悼亟下所司予郵典凡遣守臣賜祭者四
贈其官晉一品秩爲太子太保易其名恭懿而
敘其胤一人入胄監仍遣官往視塋兆嗟乎公
之於生死榮哀稱極備矣予不佞旣雅習公而
子公之孫郡守瑩然之請也烏得以病劣辭乃
爲之文其墓道之石曰公諱瀚號元洲生二十

四年丙以易舉于鄉二十五成進士除南京工
部主事轉刑部郎知廬州府事補大名府歷
藩臬用陜左布政使即其地晉超撫副都御史
遂卿大理尋貳戶部復以兵侍兼憲職督漕運移
督兩廣詔復原官再撫陜西遷掌南臺右都
御史尚書南京工部受
今上特召入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於時
上方沖懷嚮治以百官四海委耶公而江陵相
奪情事起公侃侃持正議不得安厥位矣公爲

諸曹郎名能幹濟持三尺不刓爲郡守多惠政
于所爲盧人勒尸祝之辭者其槩也至于于莅
所萃止西連秦蜀南暨百越迴翔中原畿輔之
地幾遍宇內諸凡備邊督餉董漕艾寇之功大
者銘金石小者歌甘棠勛名爛焉而持衡數年
所斅最黜陟要以愛惜人才本之忠厚時海內
士大夫方苦束濕頗賴公以博大和平之德疏
穢鎮浮元氣不至澌盡而余亦謂此未足爲公
述也公所展幾於古大臣而不使最心儀之者
廼在去就之際矣初公任南部晉位冢宰是時
上實虛己以聽老成當軸者亦念未嘗不藉公
爲重奪情事起嘗試爲之徵
上中旨屬公諭畱爾時舉朝薦紳汲汲狂走爭
議希旨奏畱而天下忠臣孝子之氣憤滿約結
而未敢先發惟耽耽覘公爲標而公又甫受特
知爲百僚長匹夫有所感遇挾生平而察報即
喔咿兒女之私亦難驟絕而況重以
天子之威靈有所挾而求者乎故當其時爲公

最難然公不欲顯居其名嘗九卿臺省合疏且
上密約三尚書排閣見江陵以微言流涕相感
動而江陵愈不說以爲公固眞負我遂因事中
公以歸蓋公之苦心晦迹剤量上下間[illegible]肝胆
以報知巳其難且若是也嗟乎使江陵早委巳
聽公則十五年相業必不盡掩而使公顯忤江
陵悻悻悖一去則豈其蓋棺公論至今久而後
定乎故曰人臣之義於去就難去就之筏於公
之身尤難余之所嚴事公而確然定公之品以

爲庶幾古大臣者以此公歸也而壽考子孫之
盛觴咏遊眺之樂殆天所以全厚公乃
上於公雖既去每優遇不忘月授餐歲撥役夫
公八十而拜文綺肥羜上尊之
賜又數年始薨而郵贈有加禮焉嗚呼君臣之
際豈不善始善終哉余爲識公大節揭墓道表
示來世而公性行世系具狀誌中故得略矣銘
曰
昔在正嘉杭有傾哲曰胡端敏秉道策勛先民



有作如平斯準湖山蜿蜒江海滙薄孰也接軫
逖美張翁夢錫自胡章甫華渊恭懿誕彌獲及
其世典刑尚近竟我恭懿三朝時聯若券以勝
恭懿之德端凝潤栗天府玉鎮外員內方矢公
憂國巽稱而隱恭懿之畧披郤導窾恢乎遊刃
郎署郡國釐政宅揆成功成允彼秉國成論綱
敷法澑于政本權傾百僚諛留盈庭沓沓噂噂
恭懿投袂欲折其角以甘肥遯百煉之剛狂瀾
之砥恭懿之品惟天祐順鯢齒麟趾寶綸寶引
惟
帝念功有殷斯存有燿斯愍佳城鬱鬱豐碑屭
贔張公王韞公也偉人乎敬載筆揚芬無盡

翁襄敏公神道碑

翁公萬達字仁夫別號東涯潮州揭陽人也初
祖雄自莆田入潮居于鮀江里生保保生琦琦
生肇綱肇綱生可累贈兵部尚書其行具邑乘
配累贈太夫人許氏生公公少穎異長文名大
起嘉靖乙酉舉於鄉丙戌登進士丁亥授戶部



主事嘗主河西務勘戚畹侵地及閘出貲奸狀
庚寅署員外郎督通州漕諸豪毋敢撓其令辛
卯署郎中陳鹽策便宜出賑饑輔饑多所全活
癸巳擢知梧州府居四年人謡大和稱治行第
一丁酉
上命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討安南叛
酋莫登庸進公爲廣西副使駐南寧典兵事登
庸行間我軍公募死士入其巢盡得其狀乃先
案治我軍通賊者法登庸始懼公謂孤軍深入

難與賊爭利用宣布朝廷威德稍稍出不意擒
定諸黨與勢將自困時諸夷酋憑祥趙楷等應
龍州李寰各勒兵應安南惟思明黄朝持兩端
未發公度朝可急使乃使使密諭朝啗以厚利
朝遂擒楷等以獻尋進兵討斷藤峽叛酋侯公
丁等平之斬首千二百級降諸猺三千人論功
陞一級先是思州忠州間有峒四守臣議所屬
未決公從民願定議以峒屬南寧設官置戍守
之峒酋黄賢相逆命公揚言大征密構會峒民



令自爲計毋從賢相俱死賢相懼請降會陞浙
江參政督府難公代上疏言征南事重非翁某
不可有
詔復留叅政廣西時内夷既芟登庸益孤甚督
府以問公公曰可矣師遂進公護軍屯憑祥爲
中堅當要害部四萬人倍諸道兵壁賊境上獲
其諜縱歸使趣登庸降登庸大恐聽命公輕車
從將吏出鎮南關受降登庸至則頓首謝死罪
公探其懷中得素紙援筆大書曰

主上好生寧復追戮殺聞嘲啾小故贅嗔分明
不死永保南荒持此爲信登庸跽讀顧左右曰
降已晚矣乃遣姪奉表入朝
詔罷安南爲都統使司班師再陞公一級壬寅
進四川按察使癸卯進陝西右布政使轉左甲
辰即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關内居十月進兵部
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宣大號虜衝公
至則簡卒乘治芻糗法令嚴信士有一夕去亭
障臥者雖數百里外公忽遣騎簿問罰隨手行



人莫測其何術也乙巳八月虜大入公選壯士
伏強弩射却之捷聞
賜璽書褒勞築邊墻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袤
二萬餘丈進右都御史蔭子思佐國子生會大
同宗室充灼謀挾虜反公密授總兵周尚文計
名捕諸反者而宿兵各關隘待虜未幾虜果入
敗去有司上充灼獄伏誅公進左都御史再蔭
弟萬程時虜酋俺荅憚公威名款塞求貢
詔下廷臣議未決公條上安邊疏大畧謂虜貪

冦則利部落貢則利酋長臣職在封疆惟知戰
守貢亦備不貢亦備
天子嘉納焉曾襄愍之未得罪也議復河套介
故相夏公以請公獨謂復套與搗巢不同疏陳
其不可狀仍貽書戒夏公毋輕發夏公不能用
卒與襄愍俱死西市人服公先見云己酉春虜
數十萬騎逼宣府公急請周尚文代宣府將趨
之兼程至曹家莊遇虜大戰三日報虜兵益集
四面圍之公聞即擐甲躍馬從壯騎數千往援



騎士諫不聽未至虜壁數十里會大風起公令
車騎曳柴揚塵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輒解圍
遁我兵追及之斬首四十級
上大喜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入視
部事丁外艱歸庚戌秋七月虜復犯大同軍書
日夕至
上手詔奪情起復公以尚書鎮宣大公病背疽
疏乞終喪未達八月虜薄京城本兵以逗撓誅
上復手詔召公還部公即哭几筵力疾行時相

嵩貴有寵
上數問翁某至否嵩素不悅公因密奏於上[illegible]
梁
上日夜側遲賢之爲急於救焚臣竊爲翁某計
雖重趼百舍飲泣萬死猶未足以報恩而[illegible]
也今盤桓久頓未知至日
上强食自寬謀武盈朝何必翁某
上頷之比公至去聞
命日僅月逾然



上已入嵩言公見嵩又倨乃坐前趨命遲僑秩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紫荊
關會疽發病甚上疏乞骸骨終喪
上怒曰此怏怏終不爲
國家用罷致仕尋以謝疏字訛削籍爲民久之
上復思公起爲兵部尚書公時方約客游武夷
道趨三河去鄉百里公愛其山川卜築丘至閣
之滸流疾作亟歸卒于上杭舟中時壬子十月
十三日也又六日

詔命始臨門其年禮臣以卹典請得
賜祭葬隆慶改元始追謚襄敏贈太子少保
生于某某享年五十有五卒後若干年葬三河
卽公所卜地也配贈夫人張氏早卒葬海陽繼
配封夫人孫氏子某女某公六歲居母喪哀毀
如成人及貴負土葬父廬墓三年俸入祿以
置義田祠堂及賑助鄉里意豁如也學無所不
闚一時所與同志講德皆海內知名儒皆尚禮
行恂恂若處子不爲崖異至其當彊禦蹈險艱

奇氣神表嶷嶷一世卽貴貴無以奪之敭歷中
外幾三十年所至用廉武決策臨敵叱咤一呼
而數萬甲兵如取之掌握內蓋今相國張公嘗
稱
世宗朝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綮屢推
公屈一指焉當時
天子虛心相待朝馳符而夕登壇其遇合亦且
不在方召後然一夫闖說錯莫竟死將所謂木
強先朽天道固然耶而世或傳侯鑾實搆公公

刺梧時嘗法治鑾橫卒十餘輩以此得報[illegible]
未不然予與修
世廟實錄方鑾自大同入典兵舞手作氣勢熏
輔大臣無所不狎侮然未嘗一言敢侵公公來
而
上與嵩論對語今歷歷具掌故使嵩一言能爲
公道南海所繇來及病痼狀則炎然解矣嗚呼
虎吻摧墮長城乃以責豎兒子誤哉所聞亡
故追論嵩而直書之爰及公槩栽摘之辭辭曰

兩越之界三山發祥是生人豪光翼明自識淹
墳索才美珪璋敭於制科蔚爲望郎出守劇郡
展也循良惟
帝簡罪於彼南荒選吏視師惟公是臧公策彼
酋內倚中行此伐其謀彼則于襄之酋就擒不
缺我斨乃征藤峽先磔其强薄耀餘威則莫我
當慴彼四峒歸我侵疆關使旣遣關門納降用
安反側旋定勛勤惟
帝念功俾鎭朔方討剪宗逆載戢邊防據鞍厲

戰虜則大創絕幕千里傳檄諸羌時稱尙父公
趾鷹揚召爲司馬王國是匡忽罹閔凶趨歸踉
蹡
詔起伐戎壘衰急裝兼程奔命起居不遑惟彼
憸壬貝錦斯張行間待罪固請終喪於爲逸民
山水徜徉
恩命賜環公也則亡薄海蒼生咨嗟失望䘏典
洊加爲龍爲光名臣之阡于焉孔芳

禮部尙書遠峰汪公神道碑



故宗伯遠峰汪公翔歷宦途幾三十年不爲章
言亢行以自標眩而風流波靡身所偏經乃能
簡直自遂未嘗以熱腸軟口取憐于世察其履
蹈純至眞完人也世多有知之者而弍爲公壬
成所舉士服官同朝受教最習凡幾合幾離竟
以畢公之世故知公爲獨深是不忍銘公又不
能不爲公銘也公名鏜字振宗人稱遠峰先生
公考曰晁祖曰溶皆以公貴封禮部尙書兼翰
林院學士妣皆贈夫人其先葢歙人也勝國時
有泰亨者爲慶元都目葬于鄞後遂占籍爲鄞
人云公之始姙也有異香之祥岐嶷異凡子年
十四卽負笈之姚江傳戴記學名起膠庠中年
二十三甲午領鄉薦數困于春官癸卯贈公卒
襄事以禮丁未成進士應選讀中秘書己酉授
編修癸丑充會試同考官甲寅教內書堂己未
陞侍讀尋管理文官誥敕壬戌再充會試同考
官是年十月陞左春坊左諭德往視南京翰林
篆明年署南京國子監事甲子



上召還秋典應天試乙丑再充會試同考官丙
寅陞國子祭酒公之典制詞也文章爾雅得大
體其取士一取裁于經術尙本實抑浮華其教
士于成均皆餙規勵督嚴而有法清饟廪之乾
沒者以給諸士用其餘以鏤書史傳之太學至
今賴焉是時徐文貞器重公心知有掎摭公者
故推公南京工部侍郎以解其意旣而所司奉
開讀例改公別衙門用己巳補南京太僕卿自
陳乞罷不允隨丁內艱辛未服闋復爲南京工

部侍郎壬申改貳南禮其秋召拜爲禮部右侍
郎管國子監事充
經筵講官癸酉
今皇帝初御經筵賜白金綵幣陞左侍郎充
實錄副總裁
穆廟實錄成陞俸一級丁丑八月改吏部左侍
郎管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
世廟實錄成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賞賚
甚渥戊寅以疾乞休凡四疏得請以歸蓋公歸

而養高林泉賑恤宗黨爲德於鄉者凡數年而
公逝矣典刑消歇惜哉公爲人矜慎朴雅任眞
坦素絕去雕飾與人交落落無情致然徐而察
之其待權貴人猶是也嚴之涸張之驕公皆平
視之直柔而已人以此服之公恬於進取當
先皇帝裕邸時將以公侍講讀有祈得之者公
輒讓講讀南院篆缺將以某往某祈晉擠公公
亦不避遂拜而南其爲世所藉口者惟印子南
畿試事而事本末有可按覆者先是公與孫公
世芳典試南畿孫卒于行公獨受事時有詔以
郎署長充房考始郎署長席與公比肩坐公
引故事置隅坐衆固已嚙之乃相約所取指帖
畢數而至以此持公使不得有所裁擇會外論
嘖嘖謂士子有以貨舉者公還朝且發其事則
飛語中公矣予猶憶燕見公公手袖中書一通
視予乃貴人爲其子地者且讀且詬怒唾地而
予見名爲入室弟子獨聞之流俗信耳謂隨喪
涸此類也可歎哉公生于正德壬申二月初五

日卒于戊子十一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七所
著有禮經訓解若干卷餘清堂定稿若干卷藏
于家茲宏裕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地而秦
沈太史狀屬予銘隧道之碑銘曰
泱泱東海秀發人龍才標國器學擅儒宗遵途
遠道騰軼高騁慶雲扶質清風承景橫蹐丹陛
直造詞林淵停玉潤質文彬彬屢握文衡雋華
畢舉洩洩彤彤慶協當宁成均秉鐸允也師模
文章禮樂鬱然兩都視草鑾坡覘摹典誥金鍾

大鏞元氣渾灝
先皇潛邸續懋青宮輔善弼違啓沃斯[illegible]
儲士宣揚淑誨正容以悟德言足佩淵哉[illegible]
石室永藏橫經講幄曳履文昌[illegible]
幗幅未馭滿盈先懷止足夢游自[illegible]金
二疏之風百世可尋山巔水涯左圖右史採擷
憫之自宗及里天胡不憗國喪老成七十七年
全節完名豈不蒙邑徵信君子琢石崇岡垂昭
來祀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

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之士甚人自標幟云
而吾友鳳洲王公最後起實以異才博學橫絕
一世每有撰造幸攬漢魏六朝三唐作者之奇
而出之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義能
鼓舞翕張海內之豪俊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學
直千古可廢也一時士人風尚大類王伯安講
學之際而公之變俗有加焉雖然伯安以講學
名卒所以顯者功烈也今世人皆知公之詩若

文而其平生行誼非吾莫知其深惟是恭[illegible]
久而麗牲之石虛而待吾吾不敢以不文辭矣
公名世貞字元美鳳洲其號系出瑯琊王氏自
晉丞相始公導渡江而南世爲浙人後有邑山
學正諱夢聲者因家于官而太倉之王自夢聲
始又六世而爲公大父質菴公倬仕至南京兵
部侍郎倬生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
尚書思質公忬配郁夫人實生公公幼稱爲聖
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五爲賓



劒詩得奇句十八舉于鄉丁未成進士會選館
舉主諷公贄文于夏學士公恥于謁謝之除刑
部主事讞獄風稜持三尺惟謹緹帥陸炳方貴
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姦校閻某欲貸其死公搜
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徐公以請
公不許固安令以事忤厰璫坐蜚語抵罪公廉
知其誣竟白之時分宜相當國雅重公才名數
令具酒食徵逐微諭相楫欲陰收公門下公意
不善也而相所讐郎中楊繼盛下獄公爲納橐

饋楊夫人訟寃公爲手定疏草楊臨命東市公
又爲收其屍治歛具與諸同舍郎以詩哭之分
宜遂大斷公銓司兩推公爲督學副使皆格之
補青州兵備使青部故多盜盜之黨多游於椽
吏爲耳目吏莫能問公至行保甲法重懸購盜
之賞閭里輕俠少年皆收募爲用群盜屏跡嘗
按捕罪人雷齡不得齡故善捕盜公心疑吏王
尉匿之一日試使尉詰盜具得主名公大喜曰
是何神也吾得盜媒矣立召尉責齡所在果得



齡有豪徐進道被訟罪不至死而進道恃其宗
强黨與衆陰謀劫兵反公聞故緩其獄令捕盜
自效而進道謀漸解遂縛之盡散其黨青人相
與手額頌公曰吾曹父子安而室家聚誰之賜
也始東諸侯見謂公文人少年不習爲吏第飲
酒賦詩爲豪舉耳比公至鎮而精嚴練事發奸
隱如神乃皆歎服以爲趙子都之流聲籍籍莅
轂下而分宜父子益忌公又以公父司馬公受
世廟特達知不賓事左右報罷滋起會虜入欒
州分宜遂釀爲司馬公罪搆下獄當死公兩[illegible]
青齊印走長安與其弟太常公敬美叩闕請代
司馬急止之曰無速死乃翁爲也則相與囚服
跪道傍遮諸柄人車搏顙請救而諸柄人皆側
目分宜無敢言者于是司馬竟不免公號跳扶
柩歸倚廬于旁三年不飲酒食旣禫除猶葛巾
苴履持心喪遠邇哀痛焉會
穆皇帝即位與太常公赴闕訟父寃畧言殺臣
父者本嵩父子非



先皇帝意而臣父曾督兵薊遼劾首功八百級
嵩盡屏不奏獨奏按灤州小失事曲法至死惟
陛下哀察疏入有
詔追復官於是南北臺省言者謂公父寃旣雪
當一出報
主尋起補大名公猶隱軫思痛不忍出也門報
賜以力就若以言乃應詔條上八事法
祖宗以弘
聖德正

殿名以尊治體酌恩義以處
宗室寬禁例以求才哲修典章以彰風紀推隱
意以昭大勸明爵賞以徠異勳練兵實以固根
本因寓書相國徐公太宰楊公具言其報
上止此不復任馳驅請以疾辭而兩公復書以
大義譙讓公公不得已之官尋遷浙江參政治
吳興時久雨穀翔貴富人閉粟高其價公謂未
可卒禁乃首捐俸五十金積穀以風富人富人
之粟益出至冬得三萬石以代貧下户賦而以



其餘賑復上疏言吳越新罹兵火宅供億繁興
民不堪命請汰內府內官大小監冗食及清錦
衣諸衛寄籍者爲根本計事雖未盡行然竟得
改折漕糧十五萬三郡人賴焉再遷山西按察
使屬郁夫人病兩疏乞休未報投牒竟歸中道
聞訃袒括星馳氣息幾不屬服除以薦補楚臬
旋轄廣西一月入爲太僕卿復自太僕擢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督治鄖陽鄖陽在楚西南無兵
馬財賦之重前中丞皆臥而治之公獨刻意振

刷肅下車劾一守一令墨吏望風多自引去前
中丞嘗奏留邊餉備鄖緩急公以九州一家奠
在邊鄙今通覈所部屯田以本色備荒折色充
餉不必須邊餉而給也而鄖又適少宰李前輟
所急以事無用竟奏罷之公又以楚地再荒荊
州壞廬舍乃多疏引京房占有臣道太盛語又
嘗遺京師人書言江陵浸淫耳目之奸非社稷
禍其人泄之而江陵積不能平數言於人然以
公才高行清猶隱忍收人望稍遷南大理尋以



人言改應天府尹拂衣歸公嘗屈指前後所忤
三相國分宜睚眦殺人入其網無得脫者新鄭
褊而敖于言嘗力持其訟冤請急二疏不肯下
既而悔之知其無他腸也若江陵則且忤且合
以飛箝釣餌雜出中人手書不時至皆欵欵輸
心道舊語計未有以絕之會子化女以守節感
冥契立恬澹教門公有當于心輒焚筆研謝賓
客與余結廬城南戒食梵誦甚苦閒相對談平
生所經啼哭險夷之境如夢如醒且泳沾喜也

葢自是江陵始息意于兩人不深忌予亦不復
以官爵餌公于兩人亦相得也曰此度世不足
逃世不有餘乎嗟乎豈圖末路更以此被物色
而公亦尋爲于餘殣所累也公初起南京刑部
侍郎爲父請
䘏典得贈大司馬于祭尋改南京兵部侍郎以
三品考與官廕一子入太學時已遷刑部尚書
會有言公曾被劾不當得考者所司具言公歷
官行跡無玷不與大計論劾比事旋已然公自



此歸志益決凡三疏乞休始允歸歸九月而卒
卒之前數日手條家戒及身後歛葬諸儀甚悉
及期與僧某從容談笑說偈而逝若有悟脫然
而余女懸記公所謂卦盡八八者亦竟驗矣公
至性過人即篤老奉司馬恭嘗必哭泣如初喪
與季敬美太常公友愛極篤嘗宴客莫愁湖是
日聞太常訃後過湖上未嘗不流涕也祖賀菴
公嘗置義田千畝贍族人公復以膏腴益之及
四方有所饋入往往緣手散施咄嗟而盡酒人

詞客緇流羽伴叩其門不以事辭昏夜告急准
不以嫌辭邑里中遇水旱繇役請命當道不以
非分辭尤好以文字獎掖人後生初學每得公
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希聲射影傳相引重
或故於廣坐字公以示親暱而黠者甚或陰持
幕中嚬笑私語賣公公明知之一笑而已以故
人皆歸心或恩及人而人不知所自附焉人而
人反思之追公卒閭閻兒女輩蹙相弔海內士
大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太息焉葢其誠心爲



質合覆廣而雕琢少公所著有四部藁世已刻
行四部有後集未刻有別藁未刪定藏于家右
今著述之富公爲第一其所蒐獵百家子史皆
以意鎔鍊翕然爲一家故公之詩使事措禮不
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決札大海渟泓中無餖
飣寒促鑱刻深險之態如其爲人寬踈磊落皆
所謂得其大者嗟乎後世有蘇長公乃能評公
之文有郭有道乃能第公之品而予以竹林尚
社粗述耳目大都儻亦庶幾文獻之足徵乎公

生嘉靖某年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日享年六
十有五娶魏氏封淑人子孫婚嫁之詳在志中
公官至六卿法得專葬猶哀思司馬遺命俯於
於項涇之原許開
上賜贈太子少保予祭二壇賜金四百鐶遣官
治葬公長子兵部武選司主事士騏用遺命疏
辭
賜金不許至是萬曆某年月日始克成葬而公
之兒屬予爲銘亦公志也銘曰



昔存寓公江左夷吾譜予瑯琊幹碩華敷迨我
三朝世典國樞二美承之分道而驅公起詞壇
耻名一儒執玄之契邈古之初肆意衡口千灌
百輸代之作者實繁有徒心死氣盡曰見大巫
又如東海平吞五湖其書滿車與正朔俱德以
才掩誠因怨孚哀矜犴狴剪抉城狐出靖四郊
靡壁弗圖案無留牘道不鳴桴名高釁生忌者
嘗堅哀哀司馬以死謝胡呧血藁銜叫天無辜
白日愁淹滄江淚枯

帝感孝誠沉冤昭蘇得時再駕稅於兩都一嘗
禁臠託宿蘧廬亦吏亦隱爲德里閭斥其脂田
與其俸餘賙有藉蔭貧有解襦時曰衆父可號
可呼既疲津梁乘化而徂副本名山英名入區
項涇之陽松檜鬱紆雲旗霓旌司馬攸樞鎸此
貞珉永世不渝

經略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兵部
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岡宋公神道
碑



萬曆丙午前經略朝鮮桐岡宋公卒長子守一
伏
闕上書白父冤
詔復故官次子守敬乞予神道文志公不朽予
惟公朝鮮復國之功
皇上擇日告
廟宣捷班賞將士有差國王特疏陳謝陪臣父
老勒碑建祠尸祝公者以萬餘計其詳具載大
學士龍江沈公志中予復何言獨念公功最捷
亦最高任事最難而浮議掊公者亦最急嗚呼

非予其諱表之揆狀公之先會稽人始祖元占
籍杭之仁和里凡數傳而生富富生義義生儒
是爲公父虎山公長子應期次即公也公諱應
昌號桐岡嘉靖甲子舉于鄉乙丑成進士知絳
州陞刑部員外郎改戶科給事中轉刑禮二科
左右給事出爲濟南守歷山西副使河南左參
政山東按察司使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進都
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卿工部右侍
郎隨改經略以三品考最贈祖父如其官㕓一



子入監讀書兵部覆東征功
詔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公居官精心救荒
其禱雨多用春秋繁露法輒有奇應有龍見于
甕及猗氏壇井中鱗角皆具蒲州水嚙城城圯
公操文祭之水驟落三尺其他編審義倉鄉約
保甲至今猶爲令不廢上下安之公守絳常受
委查閱寧化等關目擊邊弊登陴浩歎及官給
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公即疏陳撫賞不便者
三疏視京營邊報狎至江陵以無虜對公輒據

牒以聞陳防虜七事江陵怒遂出公濟南嗣後
累官藩臬參伍兵事略不以外補爲解旣而建
節山東首請加意防海復營衛巡司諸舊制衆
皆目爲迂濶未幾朝鮮告急始歎服公神算而
經略之
命下矣壬辰初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當劉哱
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遑東征倭奴突入朝鮮
國王李昖走竄義州虜王子臨海君珒順和君
珏發靖康恭僖二王墓八道三韓殘破幾盡聲



言內犯京師戒嚴
詔拜公兵部右侍郎經略薊遼山東保定等處
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略創設提督大將軍李如
松羈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粮製器又倉卒未
備
詔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公鑿空支吾不兩
月而部署出關會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公公
曰我奉
命討賊知有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臘月與李

大將軍踏氷渡江惟敬執款議如初公屬[illegible]
中不許更入倭營而議討賊益急春正月兵[illegible]
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蟄墻穴守牡丹峰以
椅犄角公指授方略圍其三門外布鐵蒺藜數
重火器齊發毒烟蔽空吾軍含解藥仰面攀附
而上諸門盡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
死者無算行長卷營遁回王京大將軍輕其屢
敗走探地形倅遇重圍大將軍殊死戰斬金甲
倭墜馬而楊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潰圍解散



是時王京聚倭號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
中去釜山千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公
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于山東陳
璘兵奪于薊鎮沈茂兵遣還浙江進不能兼疲
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
箭射燒龍山倉十三座糧盡倭棄王京而去公
又遣兵追擊至南原與清正夜戰又追及晋州
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巢又復逋遁熊
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公亦乞骸骨歸

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公江亭麗人傾城[illegible]
送尾至數百里外拜泣而別是役也索回王子
陪臣宮眷百餘人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
壤開城王京搃還故地二千五百里而議者猶
以請封撤兵罪之夫倭封于乙未之七月公歸
于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公也公留劉綎兵
萬六千居守而予議撤還則撤兵亦不在公也
公提軍絕域身經累戰夏沐暑雨冬偃氷雪食
無鹽酪臥無茸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內之倭



為功而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為罪此公負國
于抑言事者負公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號延
歲月薦食畿輔揚帆江南王子不生遁朝鮮不
再造兵連禍結老師匱財又將何以處公哉公
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征陛辭
上遣黃門陰矙公風神警亮罷局岸偉大喜得
人
賜金綺以寵公行既入朝鮮又
賜麒麟一品服公感知遇每與李大將軍以死

□定終遭
天寵玉册金書泉臺夜永劒履衣冠精靈呵㨪
穹石干霄星垂斗拱巖谷綿亘草木蕃廡桓桓
隧道鬱鬱新阡何以報公有冢祈連何以况
君億萬斯年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王襄毅公墓表

自西虜款貢受封二十年於茲虜每言兩國一家咸王太師功時時問太師起居云太師者我蒲坂襄毅公也當把漢那吉之來奔也衆惑所置公言此笠者犢也而可易趙全策一酋兵索之則曰殺而孫乃戰策二萬一俺酋棄孫則資把漢以恐酋死而角黃台吉策三



廷是公議乃先官把漢而要趙全付公趙全我所重購以諸亡命導虜者也俺酋與趙全謀果分道入索公遣諸將腹背之發虜過當虜懼遂殺把漢則好言來曰幸歸我孫誓世世款塞公庭數曰而罪多孫趙全全與孫孰親

天子不以而罪罪而孫且官之而徒手死而孫耶俺酋聞孫在又把漢哀泣惟太師命公爲請

詔許歸把漢而屬公主封貢事虜旋獻趙全等

然第約不犯雲中公詰虜使者酋語塞遽縋京西部以聽然內外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至引嘉靖馬市扼之而大帥某亦陰異公議公反覆抗疏大指以爲項貢市自虜意非往昔虜比且

先帝禁馬市非禁納款也俺酋老矣又父子意貳頗厭兵而新德我今第成貢市即遠不敢知臣保老酋矣假臣數年以全力傒隙無害也是故羈縻者權也而制禦者經也當權弗權是經無時修而既不已也且戎夏苦兵久矣天或者



息肩乎於茲虜言卜者言羊馬之年當與中國好黃酋卜南寇必死殆天意非人力也今邊將不獎會而哆口橫行何奴甚無謂也虜之橫也人思甘心焉而虜自虜也微獨勢不能之也機豪末而議尋丈也願旦夕定議毋失機慙虜自貽悔

詔集羣臣議最後多是公而新鄭主公策尤堅乃王俺酋以下有差而

報可市約如廣寧開原虜拜表謝歲貢馬爲常

公益厲將士固險除罷墾荒通商招流亡散逋
全黨以軍需縮費及市稅稍傳所減客餉爲撫
賞具而大司農省經用歲可十五六矣比滿三
市
召還復條善後事而虜略西海以公籌無譁云
初江陵頗右公公亦功之既入則疏救彈江陵
者又欲掊所暱大率江陵嫉言公
上使謂內閣此朕佳尚書安得爾然公遂固辭
去年未七十

特賜存問歸十二年卒往予入班行有嶽然四
傾者公也其識措類爾虜嚴之若神宜哉當公
落落首議便不便公者略如湟中羌事公亦發
憤取嘗平自方要以酌經權之宜乃費邪備邪
猶邪費邪繼事者權輿之謂何夫未有三世乎
匈奴而一日事者也藉令今日復有異議帥當
公公復何如視狀而公乎已矣公成進士鄭端
簡番知之曰宜往邊公所至有名績凡南走倭
西創虜而後乃督上谷雲中至大司馬甚矣乎
端簡之知人予故據公外孫楊太史狀表其大
者曰隆萬間有以天之道
國之靈而柔虜生民者蓋二十年未前焉而其
始幾奪於人人嗚呼是惟襄毅王公不朽之藏
公諱崇古號鑑川人稱鑑川先生餘具狀中

陳文端公墓表

特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蜀陳公既致其仕之十有七年是爲萬曆丙
戌時公之冢君學士于陛方侍

上講幄都人士日從而問公無恙冀公再起
上亦篤念
皇考舊學之臣行復
召公而公竟以是年六月卒于里第訃聞
上震悼輟朝下所司議
賜祭葬贈官如故事加等已又下太常議謚
上若曰不後其君動協諸道惟文端可其以是
易名焉學士君則既籍手
恩綸慰公九原矣而復綜輯公之生平介張大

司馬爲狀俾其揭之而表諸墓嗟乎公則[illegible]用
表共公諱以勤蜀之南充人其先世自閬徙數
傳皆受耕讀亦有爲郡學博爲進士者而皆不
甚顯其積德累澤卒以發祥于公公之生也母
氏夢有星如月下燭庭復有神授以文石既而
公生果岐嶷警穎動止有成不好兒所作日若
奇公異日當爲名宰公父喜曰兒其爲名臣宰
耶公曰安知不宰天下乃益大奇之比長受博
士業顧不屑爲博士家言沉浸典故上下千載



時有所自得者二十七舉于鄉三十一成進士
選入讀中秘書其閣試文有將與皐夔說且爲
伯仲不知蕭曹房杜爲何人之語見者無不嘖
嘖既授翰林檢討乃愈自檢厲無文酒徵逐之
好而獨與錢塘高公儀華亭陸公樹聲爲道義
友居恒策欵段趨朝謁外惟據梧吟誦不輟臚
事前治畦栽蔬泊如也時貴溪相當國于詞臣
中獨才公願得公爲青詞屬草公婉言遜避旋
以告請貴溪因此恚公公不顧而益介介自喜
竟不肯撰玄儀諸文蓋高公相後嘗自稱一生
所愧惟陳公以此起家三十年宰迂廻宦轍終
不屑投足倖門以希速化既晚登用意不可即
奉身引决人或笑公迂則曰士君子立身行已
當自迂始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則孔
光張禹之徒且抗旌援臂而前矣
穆皇在潛邸時公與新鄭高公偕選入爲講讀
官云何高公去公獨侍九年餘啟沃最多結
上知亦最久時



世廟齋西宮儲位久虛會分宜相用事受宵人
指以意探公公爲莊語解紛皆中肯窾分宜父
于得公言立解公又密啟
穆皇愼舉止敦誠孝誡左右謹口語卒以鎭安
危臲成羽翼之功而深自晦匿時無知者
穆皇登極之日手詔擢公以禮卿入內閣筦樞
密時分宜新敗吏猶漸於權利朝弊未除公雖
慨然有意澄清而亦不務爲激詭束濕之政先
是公已條上謹始十事疏已又上厲精修政四

事疏最後又上時政六事疏語皆具國史中大
要主于弼主德定國是澄官品壯軍實而一本
之老成厚重
上皆優詔嘉納亦頗采公言行之有效以故隆
慶初嚴廊畫一海寓和寧則公之功居多焉公
在朝不依游從所善必海内正人君子即不善
必不與之陰陽委蛇然能絕去一切町畦城府
人一見信公久之乃愈親公雖以貴溪之厥分
宜之驚始終干公無所加而其後乃與華亭徐

文貞公新鄭高公内江趙文肅公同秉政徐公
宿德重臣新鄭以後進頗易之至不相能而各
修其郄公雖習于新鄭乃文貞獨信其無他卒
無纖介於公即新鄭之與文肅始以忼慨任事
語合後亦未免參商乃與公獨無間言公之决
去也則若有感于江陵之恣睢者而公耻以是
爲名人亦竟莫能名公也公嘗一校士禮闈一
爲國子祭酒一教習庶吉士士之出公門下者
公時時相與端弁而告本忠孝依規矩即學士

君躡武詞垣駸駸負鼎鉉之望然公故不[illegible]
進嘗曰吾生平不能脂韋僕巧廣交借譽而務
以朴忠事
主直心處物士君子所重在此不在彼學士君
沐浴斯語卒爲世聞人公雖去國甚早不及究
厥施然至于今家駒國寶皆公所貽爲天子樹
人甘棠之澤綿遠矣公自少時即不爲經生學
服官而後則益務明習當世之故所爲詩若歌
苐取陶寫性靈無事鈎棘或見世儒聚朋儔游

談不根以取世資輒掩耳不願聞乃旁究竺乾
大旨嘗曰此儒者向上歸宿處吾輩還真反原
畢竟在此苐不可爲少年訓恐致遺世故而忽
細檢則其害不可勝言蓋公之學醇而識遠又
如此噫嘻公今已矣海内耆碩縷指胡啻晨星
如公者夫安得起之九原哉且以
肅皇之季柄臣之勢張甚公日出入
裕邸令萬分一有不測夫非覆巢之卵乎公如
稍稍以利害怵其中微有所左右即國本搖矣

新鄭諸公相踵尋齒牙宥客之地幾爲仇府大爲人臣不顧國家之急而第競修其怨致小人投間抵隙市權煽亂謂宗社大計何公之所以潛幾隱晝務于調劑其間蓋其意念深矣公既去國諸公亦相繼罷而公獨林居十七年

天子爲下璽書存問比蓋棺之後榮哀不缺迄于今譚先輩典刑者以公爲歸公殆庶幾所稱社稷臣既明且哲者歟某是以表著其大者俾

國史采焉若夫生平世系與其所以爲德于鄉



質行於家者則更僕未易窮且誌與狀業詳之是固可畧也

戶部尚書本菴楊公墓表

今世紀墓之文有碑有志則不得更署表表標也謂標顯世所未知之人未睹之事用以決疑闡幽故足述也若名卿碩臣高議雲臺之上國文家獻以日月書功尚安所藉而表焉乃余獨於故司農楊公不能無言公諱俊民號本菴山西蒲州人舉嘉靖壬戌進士余辱與公同年嘗間謁公之父襄毅公於大司馬邸第當時華夷之望方歸于襄毅公而公以進士高等年地風采裒然出其輩行其年會當館試公以襄毅公指稱疾不謁試而諸謁試竟以蜚語報罷覷公如翔鴻之在寥廓云既入仕以戶部浙江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歷陞儀制司員外郎精膳主客司郎中出爲河南提學副使轉參政尋召入歷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大理寺少卿復自大理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自鄖陽改撫山東以右副都御史往入爲



兵部右侍郎丁憂以原官起補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督漕河撫鳳陽等處尋召回部陞左侍郎改兵部署部事再署京營會倉場總督缺廷議推公以侍郎久次晉秩爲戶部尚書未幾奉

旨回部在部若干年以二品歷三考加太子太保薨於位

天子加優賜祭葬贈少保加贈太子太傅殊恩異典差次襄毅公焉公爲人沉審有大畧所居

官常兢兢謹於法理不爲首鼠兩端而闒亦以
機權輔正發謀應變稍規模襄毅公乃襄毅公
故敢決任事亦會其時得順指揮霍王親而人
信之公見謂小心怵然訹刃於盤錯間調維上
下且寬且急時有所不能得之衆而得之獨不
能得之名而得之實者有如令公父子易地而
處不知其何如矣嗟乎是安可無表公初爲儀
曹郎執不受內宣兩使中州痛裁驕士豪黠吏
以法其在郧陽議爭所轄官兵軍餉不宜汰減



議移均州守道於鎮城便彈壓在山東議留班
軍訓練議減荒田賦聽民得自占開墾在鳳陽
議開瓜州隙地泊漕艘議選汰衛軍在兵部議
約束虜王撫賞數不得逾七萬議抽練京營兵
皆侃侃據大體盡長計無所規隨而至於最難
且苦雖欲有規隨而不得者莫如公之典戶部
時內傳買辦銀則爭傳雲南增歲課金則爭傳
長公主婚禮及鋪宮珠寶則再爭比礦議起公
一爭之遼左再爭之易州又兩爭之河南而時
會東西征萬里齎糧與上供諸費交急則公之
難且苦更十倍然迄公左支右吾粗免敗闕盡
瘁之効至于殞身邸次
明主爲之驚哀贈郵天下宜以此知公乃予讀
韓太史狀發憤于公道之不章人情之反覆然
則非余誰表公者公之爲戶部余亦承之內閣
於時公私赤立外廷無不扼腕言理財者礦事
之興其初乃以縉紳議入而內意始動然
明主初亦以錫爵言不便而止高名之士至有



面讓予以將順無狀者乃公獨陰贊予期以事
行之日該曹當以職掌力爭不獨令閣臣有劘
主名既予歸而公果四疏諫開礦蓋至是苦心
苦口始盡暴於睹聞乃其域外遠識幾先早計
予知之外人未知也一宜表令制領國計於司
農稀吏因緣估商輻輳飲氷茹蘗者不能有所
表見乃予獨陰識公取予一介必矜而嚴發其
堂則有一二短衣敝履老蒼頭出應客四辟蕭
然而韓太史又習公門內事室止一區田不過

三四十萩此今之貲郎纍綬吏所薄而公[illegible]
子世一品九載大農曾不得私中人之著[illegible]又
其誰信之二宜表公入仕幾四十年其未爲都
御史逮侍襄毅公一階半級未嘗以闒闒先人
巳再秉節鉞更踐九卿皆籍甚敭聽百行淳[illegible]
束濕之政含沙之口不能毫髮有所挂及其暇
昧觸讒忌自典戶部始與戶部又推冢宰而
天子再命公署吏部署都察院又類除爲公地
者悠悠道聽則以公介內援擠賢者路而予適



幸莞事主行文書嘗密伺內指與公交關蹤跡
百口可按而保也盖公奉職最斂備而於進取
則鈍與人最款篤而於結納則疎約巳不以劇
物憂國不以干名以故生平心事半爲吏才所
掩而要以完節粹行從襄毅公於九原必無愧
焉三宜表嗟嗟人世隙光榮名朝露耳乃自古
不朽公論定於盖棺者又泯泯使應㴱等[illegible]求
王共朽則儒者又安事孳孳勤一世以[illegible]恥
忠孝爲戒自世爭喜議論好饒與人以才而恡

與人以品喜核鑑氣而輕先生長者端[illegible]色
之風余盖嘗以身試謗而痛乎處俗之難巳以
天之幸
明主之知幸得早蛻劇場不復爲爭名者所錄
猶記出都門時閻遺同志兩言以謂我輩惓惓
是非在事不明及事謝必明當身不明及身後
必明今公之事謝而身且死巳乃韓太史尚不
勝青蠅之感至痛根株其所從來是余所不敢
知亦不敢復操前兩言以信於天下將賢者固



不宜久握利權處嫌地舉止竊鈇疑生所忌乎
抑論未百年天與人方交爭爲君子而又之絡
翕然以定乎今石室論次與天壤不磨滅則有
韓太史在而余以久廢無所避阿黨之嫌直書
大書則亦有斯文在若其他家聲官蹟及文章
行誼之詳種種具碑志中知公不必賴以榮故
畧

## 贈御史蘧丘郤公墓表

余同年憲使郤君有父贈御史蘧丘公母封太

孺人節婦邵氏蘧丘公歿既三十年而始受褒使君御史贈乃太孺人獨生受封封之前一年而有司舉節婦得詔旌蓋又十五年而卒惟是從子從夫兩世恩賁差次相等而御史公不幸早世名不出里閭太孺人獨以婦母孝婦子有長年名載國史顯晦固殊焉嗟乎此處使君所以悲而必欲得予一言爲表者也公名某蘧丘其號祖果自山右徙家長垣父信母歸氏生五子仲即公公年十八歲而父母爲擇配得邵太



孺人爲人亢爽有氣常持是非名教以屈其里中人里中人有寃不平者豪無賴者姦得公咄嗟片言重於嚴師察吏而公亦厚自矜飭以身爲範性篤於孝友家無私蓄其遇人不侮卑賤摧剛爲柔薄責而好施以故能強項豪宗大姓閭而慈誹不及有牛實不暴人田而田主奪之且索厚贖公笑謂而倚勢吾倚法法固有白晝禦人而因以爲利者乎田主謝不敢還其牛肯行市見市有挐毆人者公爲解不聽則手批其

頰折齒聞於官官義之不問而公自是益籍籍著俠名乃太孺人獨心憂之曰君齒少也而人皆指目君有如弦急矢直而無栝羽之助可爲寒心君不若杜門讀書痛礱磨豪習以經術自顯其濟則提衡月旦飛辨雲臺惟君所欲爲不濟亦不失爲善人長者君唶唶悔歎自以爲不及於是遂折節師友閒朝吟夕諷凛凛被儒服稱先王已而會伯兄孱弱不任里徭公乃復從業代之徭已不樂又棄去爲儒生而公病且死



已死之日亟呼太孺人囑以諸孤衣冠沐浴而瞑時太孺人年甫若干既寡稱未亡人則諸孤仰哺纍纍然也而翁與姑羅孺人故無恙太孺人以一身周旋上下間卒卒不暇給顧檢嫁時裝業已盡斥爲諸叔六禮費至是乃益困猶黽勉持家不令二尊人憂有無巳二尊人竟康樂令終衰比葬太孺人皆盡禮焉而羅孺人御諸婦嚴雖太孺人不免譙訶然迄以孝養不衰得其歡撫諸孤雖恩勤萬狀至其勵學砥行凛如

嚴君無媛姝愛恣色憲使君既入仕宦有[illegible]入爲某道御史嘗獨持風裁不諧時貴人或以[illegible]父風而太孺人固不訝也諭之曰爾父居鄉[illegible]宜化俠而儒爾立朝自宜以法任怨有如意所不可請與爾褰裳避之爾謂吾不能爲尹氏母乎於是憲使君聞之乃趣解河東督餉之節而時貴有不悅君者竟徙之遠外欲以中君而君業爲冥鴻高隼不受矰繳者以此盖先是大司馬石公嘗爲余稱憲使君奇氣表表而憂其及



忤乃不出太孺人早見逆防中而卒之毋緩忤祖子恬善養豈不是母是子善始善終乎嗟嗟惜乎侍御公之不見也然自余觀之侍御公雖天年早終而布衣行義目不閱齟齬憂患之途以故歿而易簀從容若蟬蛻焉乃太孺人長年弗祿生服命書籍於觀聽而早年赤立偃蹇棲踵三喪其傳得名與壽非始望也豈蒼蒼故以公之有餘留之子若孫而以太孺人之不足償之其身耶嗟嗟語至此而憲使君其可勿悲已

公生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太孺人生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先是侍御君之卒也窆于祖塋之次至太孺人更以壬午某月日卜葬于城南大烏村之陽而其孤永年永春啟公壙合葬焉惟是墓石未表授簡不佞不佞謹摭其生平大者書而勒之墓上

## 叅政仰芹馮公墓表

公諱子履號仰芹副使間山公某之孫行人芹泉公某之子今少宗伯琦之父舉隆慶五年進



士除固安知縣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職方員外郎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兵備大同累遷叅議副使時公以威望屢鎮重邊隆顯矣爲權倖所中當左遷公乞歸免侍薪太安人尋丁內艱服除以薦起知和州尋陞陝西僉事兵備隴西歷遷山西叅議河南副使以才堪部劇改俻兵易州又三年遷河南叅政捧賀表至京遂乞休時宗伯方直講筵亦請歸侍父病

天子許之爲

賜金寺傳以歸亡何宗伯復趣召還而公遂請以卒卒之歲纔五十八公之病也宗伯請急決日章三上

天子又許之爲特予父母三品誥命宗伯得請則五日夜馳至家侍湯藥三日而公卒卒後

天子復念琦講讀勞推恩其父遺守臣臨祭

賜金葬嗚呼公於

君臣父子始終際會之數何其盛也公爲人才氣踔絶神爽無滯用其平生所施見獨吏跡多



在塞垣初任固安剖决如神籍良家子爲牙兵習騎射使跡盜固安以無盜其任大同也值歲祲公爲發倉廪時糴羅商賈集而民不飢會司農頒新法加給軍餉吏匿而仍其舊一軍譟皆甲公聞則呵殿至叱之曰吏舞法當死若以[illegible]百人死易一吏乎立追其新者給軍軍遂定當是時款市議初起諸邊或不能廉察將吏猶欺給虜致失虜心而又或心畏虜稍俛仰從之關出溢與無禁獨太同多寡一如額一日把漢那吉入市操弓矢謁公請與公之士射欲賭衣馬公笑曰此不足煩吾材官吾文吏自當之令遠樹候公矢發輒中虜衣馬且盡公知其愧也乃更移候近使虜自射而漸以其物與之虜人喜叩頭去其有文武材善操縱如此再起治和州一如治固安時不倚遷吏傲忽州事和州大治繼治秦適盜起公馳檄諭之而隨以兵盜立解其在易也省向所供億過客及一切無名之費悉以養兵別簡募精壯自訓習之會有兵事



天子使使者視師易爲諸鎮最辛卯彗星見民訛言易有王氣相驚告曰大師且至則盡走部司項馳告公公即留項與飲而陰遣人諭走者且曰夫驚不可以止驚子姑安飲行定矣東鹿有左道惑衆者聚至千人長吏馳白兩臺且請兵公笑曰何至是吾縛其魁而破散其黨檄至立解耳已而皆如其言公居常自稱使吾居官守職蹈常襲故無以踰人若當倥偬之會事變卒至赴窾應節或有微長蓋人亦以此推服公

而是時易州奸民巳有言近地礦可采用者兩
臺以問公公曰富國之道多端何必礦礦自上
開利一而害什百且易州近陵寢傷地脉不可
令公沒未幾而采礦之使旁午于道邊海有警
畿輔地洶洶需材賢使公此時而在用事者詎
能舍置公而公於爾時亦不知能抑首受成事
與否又不知能如今之豪舉者動則張小爲大
言詠言勦示武勇否嘗竊謂以公之材世受
國恩宜仗節死疆場閒不當就閑寂猥附辭盈



知足之義而鍾給事則數聞公語矣云吾三十
年仕途所見稍自愛重安進退者非蹇蹇驅馳
車即負重劾歸耳嗚呼公之勇退倘亦意有所
不可而姑托焉者乎公居塞上久習邊事馭將
吏寬嚴筴使各盡其長善郭將軍琥廉調護之
使終其任知楊將軍紹勳勇而傷其下急也語
之曰子剛而好察非令終道也後楊果以剛察
敗比死曰吾負馮公其他所推轂士吏以公殺
爲世聞人者不少初公爲諸生試臨淄歸夜雪

有侯生者墜谷中公扶之出乘以巳乘徒步被
而歸得無死長安賣珠媼因醉遺珠而忘其處
遽欲自刃公使趣召媼媼至則以珠與之大同
舍人踏公所愛善馬日行數百里者秦府吏碎
公玉環皆貰不問其德量如此公行誼甚方內
行甚修與人交易直無城府居官不營官橐歸
不問家人生産不入公門日召賓客故人以詩
酒自娛樂輒至醉初余嘗一識公于瀛博道中
寬然朴厚長者也固不意其遇事捷決如此當



公指揮談笑玩弄驕虜劇盜於股掌之上亦豈
知公與鄉曲小夫日班坐泥飲無閒哉賢者固
不可測天下真才識必不掀髯戟指作鑑涌可
喜雖盱可畏之狀如公者是矣馮氏於青爲望
族關山公五子皆以科第起家其仲爲芹泉公
以行人奉使卒于淄公其蔣安人所撫百日孤
也公長子即宗伯文學罷局天下擬之惟敬與
韓稚圭而少子茂才珂宗伯常詫予才儁逈乃
克馮氏且世稟公遺德翩翩

帝治爲世光儀豈徒表東海巴共宗伯既殁八
鄧書命予表其墓道之石諸子孫婚嫁具志中
者不論論其大者

## 副使起潛張公墓表

始余爲童子則聞師友間有談仕宦之得意者
或曰某農也某商也今簪弁峩峩然出入勢據
甚都里中父老皆避匿矣或又曰某子酷貧饑
屋以居今掄第若千區連田若千井矣余時聞
若言則心駭目笑之以謂



天子設科取士士固以此階青雲取富厚而已
乎已綰髮稍有知而見墨吏譴罷家門勢衰則
又歎人情猥目前朝榮暮辱之爲愚而或又解
之者曰是固無足怪夫約之趨脿也賊之適貲
也見可欲而不亂者惟有虞爲免耳嗟乎此世
吏所爲藉口也乃余之同里兩同年皆非有尺
寸乘勢起陋巷之中其所居皆潔然不家於官
較然不欺其志何吾目中擾擾有虞氏之多哉
然則士固在自立不在所藉明矣兩同年者其
一爲杞縣令龔鳴梧氏自有述其一則今所表
浙江副使起潛張公者也公名振之初與應天
鄉試貧不能具長安裝其明年舉進士觀政吏
部不能具僕馬毋且步行入署從兩蒼頭襄襆
負冠帶隨其後及門而易之並余至今數舉以
訓新進士而新進士裘馬供帳歲歲加侈不能
爲公所爲即能爲公所爲而衆共指笑之矣嗟
嗟士厄未三十年而一變至此乃公天年早世
使吾抱空言而微之九地之下則後生孰信之



哉嗟嗟是烏可無表公自解褐爲處州推官四
年徵拜御史已謫外爲臨清州判官廣信府通
判撫州府同知而又入爲郎南京車駕職方攷
文選出知吉安府又廢三年而起知撫州擢浙
江溫處兵備副使以有公爲吏要在孜孜卹民
便鋤強而字弱上德而緩刑然故以廉爲本初
與余鄉試同年同載金陵道中讀殷荆州傳至
荆州水儉食纔五盌靏轂卷太息曰豈有一刺
史當儉歲食且五盌而史尚稱廉者乎余戲謂

公足下自挾蔡莧腸而薄屠門禁臠之味異時及之而後知爾公亦戲謂余僕嘗夢浮海得稻有文曰浙江副使殷荆州不難爲也子姑操券待以觀僕二十年後蔡莧腸亦有味乎否乃後公果再爲二千石問其家每食果未嘗至五盌也在處州爲直指張所知張故豪侈而知公獨以廉累薦皆第一旣入爲御史巡通州倉則所交關皆貴人權利事公猶以推官故操持法無所慨居臺未浹月抗章劾定國公大司徒與緹



帥爭事號骨鯁能任怨而怨者會其請告歸以考察中之三徙州郡愈勤練刻苦人不知其左遷也在撫州以計縛盗魁湯青覞篆崇仁崇仁賦不嚴而辨然吏民猶恨公位下早還未盡其用獨吉安政差久而專公所爲民覈丁賦課農桑繕城隍興學政事事皆手經目營以倡九邑皆神明之而獨吉水令豪不受節制公歸爲兩劾投臺使者一劾退令一自劾不待報徑歸吉人爲空郡號哭送公公歸而望愈重會杭州新

中兵變公遂用累薦起單車入境未幾兵民皆化帖然歲旱禱雨夢神告雨期而應事具喻大夫祠記中遷副使未任而病病且歸道遇風驚路而劇遂不起然猶得抵家與余一面訣屬其兄與子姪云公之父曰東林公母曰郁宜人郁宜人先卒東林公壽至八十餘嘗病不能就席公以身席之事兄撫之恭甚兄無子以公之次子賡陽爲子而公子際陽已補州弟子有名乃所遺硐田敝宅蕭然也盖屈指公成進士後未



嘗一日豪里中獨其孝友家行廩廩不關公事而問爲地方陳悉利病爲邦君師則里人至今猶詠思之以爲陳太丘王彥方再見也貧而好行義如不及以貲贖故吉丞之子于民家脱天台令之女孫于樂籍身自營長笄令醮具郵其孤外家有仇嘗侵公公絶不校一日道見有囚梏而責逋賦者問之其妻也爲惻然流涕代償逋而釋之此德施望外爲尤難他不能具論也與之言慊慨重節俠而耻以節名海忠介公之

得罪也公客草疏救之而不果焚其草其學宗考亭而耻以學名吉安縉紳更相與持勝理不能屈余益愧知公淺間執筴問之良久曰子家不有恬澹法門乎守此之謂學矣嗟乎士夙之巧也行不尊則市節節不立則談道此兩途公皆涉其津望崖而反然後知公真有意爲君子真能自立者也雖然生世未六十年揭揭自昔止待得鄉賢名宦俎豆而墓且不朽矣不知天之生君子將以何爲又不知青雲富厚吏竟世



取公卿耄耋者視公爲失爲得視天道爲有知爲無知吾且以世道十之矣

## 周文恪公墓表

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敬庵周公卒于邸卒後三月而

大明會典成公屬爲都校最多而導於是

天子思公勞贈禮部尚書賜二品祭葬仍特用

廷臣議謚文恪贈卹以官謚以人朝廷叙功旌賢之典備矣乃故事大臣表墓之文其稱爲神道碑而公之子官生其等已乞碑少師申公又屬予錫爵爲表是兩也予宜辭已復思碑表義同而大臣不稱表者以功德行世有太常太史之譜不必表也若公之陰細微行非表不章非予未必知而知公者又未必能言是用諸子請爲藉語於麗牲之役曰嗟乎是惟周公古三代以前未雕未琢人物而朝廷用之未盡士友知之未深至于今日蓋棺而論始定者也公諱



子義儆菴其號初爲博士弟子已厭薄俗士顓顓章句爲榮進嚆矢者日夜湛思乎六經名儒論說之府而飫其精言隱義著教語著日錄凡聞多先儒所未發既登第則益棄去雕蟲以經濟實用爲兢兢其居官自翰林載筆紀述而外出爲國子司業祭酒入充教習庶吉士師道尤著學者宗之其校士以牝牡甲乙外知人予與之同事丙戌會試公服予之檢軌嚴予亦服公之裁量審爲錄序成則相與檢竄僻詞奇字而

後付梓者曰以此爲諸生先公實導予予不能
及也公初爲南國子司業會江陵奪情議起九
列爭先具疏留同寮自公云何公咄咄起戟手
向堂上此堂額彝倫者何我輩不能惺人狂醒
而恐從旁助其拍浮乎議竟寢其與人煦愉豈
弟不猥猥而廉名而卒官之日會隊久布衾練
帳蕭然也賓友就其臥訣皆驚哀涕下以爲畢
公一日柄用豈臧晏嬰公儀休哉又月川毋吳
淑人沒且久歲時致祭盡哀而事兄若姊恭甚



閨門之內穆如賓友其生乎無域外交而俸入
輙以施鄉黨之癃疾飢者故歷官垂二十年被
服寒素如一日云江陵之當國也好薦寵天下
年少武敏逢蒙視而堅白鳴者乃公獨用鈍巳
樸貌相與衡立爲枘鑿學士大夫無所窺尋其
聲光以是江陵益疏外蓋翰林久次不調無逾
公矣而公不以入意中其所爲樸鈍顧益甚而
江陵之敗也諸旹與交忤不得意者皆峩峩弾
其冠有一歲九遷之望而公又愈益自晦頹如

也以故終公之身世知有南九卿不署名之譽
祭酒不知公其知公之忤江陵得不次者不知
江陵敗後事噫嘻此所謂非表不章者乎士識
之早也徒見山輝而白虹則盱睢動色以爲是
至寶之所在蓋予相士十年始識公之內斂強
記又十年始識公嗜修而寡于交比同事朝夕
者浹再旬相與證事確理原本六經滂薄萬物
知遊珠林火阜中而後知公之奇萬不一二試
也噫嘻此所謂非予不能知公者乎孔子曰先



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夫野人君子非時人之論也度其
當時易土質而金石雖孔子亦自覺便文適觀
之快矣乃所稱若彼用之若此豈非念矯枉寧
過中避徑無疾步乎夫禮樂之大者則莫如不
爭行不垣墻居不周衛所以遠爭也處不爭之
地以闒闒當赫赫其途迂其利遠要之三代而
下有與先王之禮樂者必自于此不自于馳騖
之士也嘉隆來學者文勝極矣以予目中僅僅

乃得公與萬宗伯毘陵兩先生兩先生易名皆以文而用之在朴其相次望顯位又皆遇可以興禮樂之時而溘然先野草朝露乃又皆在一年中此天也天雖尊其秉彝是非不能勝人九原之論吾知所歸已而後生初學薰醉智巧之途以爲是堅瓠無用於世世亦且以厭薄公而以公之不去爲無恥嗟乎且安得竈上老婢就熱吹而嚌冷炙者與之言有恥我予嘗謂方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恥夫使



朝廷內外之官泛泛乎有欲去不久之心我我然彈其冠刻日月以待遷而爭懸門腐鼠之得失予之所謂無恥也益拜稽首讓于夔龍柳下惠甘三黜士師俗之所謂無恥也此兩言不知孰是而爲予言者往往濫於末流窮於寡和而莫敢出噫嘻此又所謂非予不能言者乎公所爲文字自敎語日錄外其大者有中臣直閣記秘不傳有國朝故實多可百餘卷殺青未竟晉以歿雖然禮樂在其中門人子孫有能網羅緒業辛成一家言則先進爲不亡矣

##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定宇馬公墓表

往余待罪內閣與南昌洪陽張公共事張公每爲余屈指西江之名宦耿耿有節行可思者則莫知中丞馬公直指任公當是時馬公歸任公死有唶唶數奇之感而尤幸馬公之未衰臺書驛召政者交踵余亦以同年雅習於公以爲黃中玉表強骨坦襟必長年爵祿寵也乃歲甲辰公之兩子應龍從龍以書來請墓上之文而錫



爵始承公諱在去年癸卯二月七日嗟乎白雲黃鶴久遊帝鄉而蚩蚩者猥戀遺簪且聘公以東山捉鼻之事此詎可謂知公而公亦豈以此待不朽哉抑古稱表墓蓋表其大節而公之大節卓卓在朝在里不勝書也則嘗慨今之計吏往往以勤辦謹力爲能柔良豈弟爲德至古所稱酌泉戒石茹冰飲蘗者竟余生七十年而所見如馬公者千百人中僅一二人止耳嗟嗟惡可無表公諱文煒號定宇世家青州安丘號虎

林馬氏祖五溪公續父稷山令贈中憲公懋[illegible]
於門是爲公母封太恭人公生而白衣重胞行
異徵辛酉舉山東鄉試明年成進士試令河南
確山甫四歲而召入爲山西道御史再巡視光
祿出理兩淮鹹政移病歸病痊復除浙江[illegible]
外補德安守擢按察副使治荆南朝議以荆南
之安公也即其地進左叅政兼僉事再遷湖廣
按察使已復自湖廣徙江西爲右布政使改左
未幾即拜僉都御史巡撫本省盖南昌公未被



召時朝夕公之宇下親見公持法廪廪力摧諸
悍宗以故爲余談此尤詳嗟嗟公以此名亦以
此忤斃會遂有蜚語聞改南別用公竟以移病
不出終其世焉公少從季父稷山公受易習濂
洛家言既長登第則益耻爲文俗吏以風裁節
槩自矢其令確山有異政决獄稱神爲御史條
上臺規六事皆鑿鑿中利病可施行比掌浙江
道以廷訊大辟執法忤當路指得外補出其在
楚二爲德安守再爲使于官簿爲最久而時又

會江陵柄用操切爲最難然公竟以殆[illegible]
任怨尸祝楚中而最後巡撫江西會江陵敗公
所條吏約及鈐戢悍宗狀皆得以意[illegible]奉三
尺從事莫敢難者然卒中於機緻九挽不能勝
一擲大槩以江西事也人莫蹟於山而蹟于垤
天可問哉大抵公爲吏嚴嚴敬於[illegible]法不便而
所至喜興事徵發號召此尤巧吏[illegible]以爲嫌
者如按兩淮建學在德安城雲夢城孝感荆小
店新阿二鎭當時江陵業已隆貴用事有如飛



片言以勞民折節讓公罪公何說哉乃甲戌計
吏公抗以治行尤異得召見賜金綺而荆南屬
江陵里第其蒼頭奴及上所遣中官之治第者
皆側目嚴事公有所干撓一切以惠文從事人
言公之久外不遷江陵寔陰齮公余獨謂成公
者江陵也而公之强項能行于江陵者則亦以
其素風潔行特立表表桃李之下成蹊非偶然
也公去官三十年饑不裝圖書行不載[illegible]祇
管日久覺日貪慾慾之口度不能他事塗汚公

則以公城孝感時嘗掊土得古鼎貯廡以爲龕
之江陵而門至今在也嗟乎世上是非謂隨處
涸其可笑多類此矣而公之子客部應龍給諫
從龍先後各以明經魁東省同舉壬辰進士皆
文行籍籍有令名嗟乎天之報施廉吏其以此
矣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
以某年月日且葬于某原而公之鄉榜同年東
門宗伯志而銘之予知公且知宗伯故畧爲序
次如此



山陰王閣學父母墓表

萬曆乙酉閣學山陰王公自少宰入參機務而
錫爵忝同日受策時新免先大夫喪迫
嚴召以至閣學公顧見其神惝怳而色不怡爲
言若翁辛考終且太夫人無恙也視不肖屏父
毋當何如于是閣學公泣數行下而錫爵聞因
以知公父石溪先生母韓淑人繼梁淑人天年
皆早終不及見公貴而公貴後稍恬愉受祿養
見兩子九孫蒸蒸顯立則公之再繼母景淑人
也景淑人乃又以暴病卒于邸於是閣學公益
悲而
天子深緣孝思爲非時予三代
誥命賜祭及葬而錫爵以兄弟世講之習公也
見屬爲表於合葬之新阡嗟乎王氏譜遠矣蓋
錫爵始涉世獨宗蔡河汾之教其稱曰士有靡
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時天下爭于權
利見以爲迂遠不用而卒授其徒房魏諸公以
顯故王氏居晉中者其人往往節廉儒行有家



法而山陰之王乃獨自
國初以材官戍雲中因家焉傳七世至石溪先
生先生諱某字某以儒官終生四子伯憲文次
即先生先生於諸兄弟中好學而文年十五儒
官公使總家政而屬其兩季弟焉先生不敢逆
父指且耕且讀書且撫兩弟爲娶婦育子女而
伯豪喜游於博徒酒人中傾其家至負責無以
償先生則又陰以私錢代伯償伯不知也晚年
顧益困羸身自遠歸先生先生持之泣甚哀解

衣衣之徒居居之所以視養拊藉恩甚密蓋儒
官公没而家指仰先生者益衆先生不以多故
輟學學成遂爲經生師每督學使者行臨郡試
畢召前高第諸弟子諸弟子且前而皆睥睨却
行無敢與先生衡立者問之乃知皆先生門人
也時蓋以先生尊宿表表而數舉數詘有遺珠
之歎云歲甲子用貢當補官會閣學公舉于鄉
先生喜投牒竟歸曰吾已種而穫矣不能作五
斗先生傳耶遂日飲爲娛樂而亦以此得疾遂

不起先生雖以五十六歲老明經終年位未竟
然每褎衣矩步行游里中里中人望之如嚴師
察吏殽款更容貌乃敢前揖先生其見重如此
言事侃侃無撓上官爲諸生知民間若度支徵
課急庭立讓度支郎郎爲之愧屈會邑界新中
虜虜退而督師夜帥兵叩城不納質明督師以
詰守者求閉城主名先生前爲謝曰守者無罪
閉城自諸生夫孤城之危急將軍所知也而將
軍部偏師以胡服叩城又非能整幡鼓禁野掠
也愚民洶洶望塵叵測如驚鳥焉而見詰以主
人之禮難矣于是督師愈怒而會有聞先生言
者閣閱首功則帥部所遺平民髑髏無算帥頗
乃解識者以是知先生非經生也令一當
明主借前箸抵掌而談功業可勝道哉生平倜
儻扶義急人而後已始娶于韓韓丈人厚其女
裝及時節有所遺皆謝弗取從兄死無後而宗
人會其産得先生故所鬻田以歸先生先生又
謝弗取也曰吾不能守吾産而利人之絶耶養

姊倩張及族婦之陷虜歸者于家爲經紀婚喪
盡禮贖忻口逆旅主人武氏之婦于避而不言
武氏久始知之盡室舉酒羅拜先生前其隣里
聞聲爭闐道觀人人自喜得識長者貌矜嚴若
不可犯而内實款款或見人有呫囁附耳郵傳
人陰事則拂衣罷酒起曰若曹謂几案間無鬼
神耶汚吾耳矣先生所娶前後三淑人皆賢而
韓淑人者家故温也能以勤儉勵先生于學有
桓少君風實生閣學公閣學公自綰髮受章句

於淑人所未及㡳而淑人亡梁淑人亦[illegible]
音持家事井井而卒成閣學公者景淑人也景
淑人自有子顧其愛閣學公甚既貴尤董董不
屑越一錢寸縷蓋先生嘗言吾三娶而知婦德
之難也梁能施不能蓄景能蓄不能施意乃歎
韓淑人云嗟乎女德無儀三淑人附先生以垂
慈亦可以不朽已今夫河汾之隱倫其炳然行
世者中說數卷止耳而當時不言之化不殺之
威董儒仰之長老師之至于今千載遺論猶凜



凜也夫士不早自蛻於靡衣鮮食世味中而望
河汾之道是絕根而花其枝必無幸矣以吾觀
石溪先生自始勝冠納婦時已慕爲平陵節介
趾就熱釜于人既白首困一經乃立義較然重
取予益甚蓋河汾不云乎富觀其所與貧觀其
所取先生真其子孫哉其刑家訓俗類直取中
說而步趨之可考而原也夫世儒之論第以王
氏世顯河汾之教行于徒山陰之報食于子不
知道苟在焉流川塞淵施雨潛潤其功俱與天

壤並立不相爲賜也今試爲閣學公言先生[illegible]
其㬎常名業以顯閣學公其肯受之乎以[illegible]
先生則小子其無愧爾已

張文毅公墓表

萬曆乙酉冬少師大學士蒲坂張公卒于里第
訃聞
上震悼輟一日視朝
詔贈太師謚文毅官一子丞尚寶諭祭者十有
三其又明年丁亥公之子兵部主事甲徵等葬



公於蒲之風陵鄉則公所自卜兆而
上遣官爲營封樹云公輔政幾十年其正百揆
也僅期月耳而當與草之會夙夜奉公知無不
爲一切廣
聖澤厚元元芟檢壬舉遺佚皆出公右畫天下
方手額公而一旦以憂去竟不復起故公雖以
榮名始終人猶有憾焉公諱四維字子維別號
鳳磐公幼即開敏有異大志舉茂才試常冠諸
生高等己酉舉鄉試第二人癸丑成進士以庶

吉士入翰林職鉛槧以不關聞吏事爲高公得
故累代典故及四方興除利弊反覆研覈精詳
壽徐文貞公雅知公業以公輔期之矣乙卯以
編修丁母王夫人憂戊午復故官越八年丁卯
莊皇帝改元以重錄
大典成晉右春坊右中允予五品服充經筵日
講官已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而公念父蜩
川公且老乃給假省覲明年還
朝又明年晉翰林院學士最華重不輕授於是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四十一

人爭言張公且相矣已晉吏部右侍郎仍兼學
士尋轉左辛未引疾乞歸
莊皇帝眷公不許再疏乃許之明年春
今上出閣講讀起公充侍班官協理詹事府事
尋掌府事兼教習庶吉士復引疾歸
上御極之二年甲戌再起公以原官掌詹事府
事乙亥
上手勅晉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
務丁丑以纂修

肅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進兼文淵閣大學
士明年
大婚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庚辰以一品滿
三年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壬午以邊功加
兼太子太師又以
皇子生加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前後
麼子者四方江陵公秉政法令苛急如束濕薪
海內詾詾是年江陵公卒公因密疏請下寬大
詔罷一切法令不便者天下曠然若脫攣縶而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四十二

先是江陵公病將革其入幕黨人謂公當輔助
不得遂其私乃詐江陵公遺疏薦新昌公自代
爲去公地而大璫馮保居中左右之流言籍籍
起及一御史疏上
上持之不下一御史疏又上
上怒甚鐫其三秩斥之外於是諸黨人稍折氣
內携而言官因其間得遂發保與江陵公表裏
搆合諸奸狀時公猶籍藁私第待罪
上立召公入令擬旨寘之法籍其家已而皇嬪

目上卒爲諸黨人諸黨人既以次逐罷而言者
猶不已公謂除惡務根他可畧也言于
上請一切與之更始又請拔用海內端直士賢
爲江陵公抑棄者由是公論大明中外清肅然
公以勞致瘁一日在
上前忽踣仆地
上命兩中使掖至閣明年春扈
蹕閱壽宮
上登山四覽又顧謂近侍掖公



上於公倚毗甚切故恩禮優異如此未幾嵋川
公訃至公號踊孺慕
上遣使慰勞賻增有加及辭
上于文華殿稽顙進曰臣豎儒幸荷知遇今雖
遠離不勝拳拳之私願陛下法祖孝親講學勤
政清心寡欲惜財愛民日愼一日保終如始
上復慰諭目送之公既重傷嵋川公而兩歲間
兩弟相繼卒繼妣胡亦卒公煢煢苫寢悲感益
集乙酉十月方禫繼妣胡之喪忽暴下不止數

日而逝公居常恂恂如書生然深沉內[illegible]
能窺其際至權大事決大議霆擊斧斷士不中
窾際者江陵公在位久恣用臆自便公掀髯[illegible]
定意所必不可江陵公終不能奪之性嚴重寡
言笑與人斷斷不苟合然能以意氣假人人樂
爲用故一扇鄭鉅旋乾轉坤之效倚辦俄頃論
者方其功不在華亭公下云華亭公薨卹公予
整仕時乃公亦陰識視華亭公所以周闔上下
駁機伏弩之間口銜心筭且翕且張時謝謝爲



不佞言之又嘗伏楊文襄翁襄毅兩公氣畧磊
碉無書生文吏瑣瑣態而惜後人無繼之者意
亦陰自許也丈夫故有志操左券而前卒與事
合嗟嗟使公在位久其耳目同事益習且安虐
而委蛇養天下以和平之福功烈可勝道哉公
內行篤備在長安月一使人問嵋川公安否其
喪也憑棺一慟而仆兩弟歿公已病猶彊起經
紀其喪新鄭江陵兩公者並以才識交公新鄭
公得罪去公起家宦端取他道會于逆旅江陵

公惟問故公曰疇昔之事高公銜命事公公[illegible]
何以去而遠之其敦厚雅素類此當公之里居
宅憂且闋也羣小懼公嚴且忌其復起闔私相不
佞即蕭州公來當別用一番人公自度與之[illegible]
事合否不佞對曰先生誠正人也不佞以逆
正輔之必合嗟嗟此亦不佞之左券也謝世會
未備請以質之九原鄉邑國家公行誼大
者授諸孤附于麗牲之次以詔來許若世系姻
屬及公歷官受事之詳非宗社所以重輕茲不



具載云

勅封寧國府推官松岡朱公墓表

高安侍御朱君由南臺巡徽江東稜稜以風節
著聞既視事還則以所撰故封公狀見屬徼一
言以表其墓余嘗歎兩漢重隱德詔舉孝弟力
田者往往起為大吏唐設進士科孅野者售不
得比於鄉三老然恒沒而獲附于史書之孝義
傳吾朝非三品不登史往往藉子姓名爵以顯
于墓碣田碑版之間此余之所以為公表也公
世係子姓詳具敖祭酒志不具表表其人[illegible]
狀公高安人父嘉興丞覺齋公母龔氏繼母[illegible]
氏公配丁氏生伯子吾炫再配黃氏生仲子[illegible]
粥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季子吾瞻邑諸生[illegible]
室王氏生叔子吾翰南京禮部儒士初御史居
以寧國司理最封公如其官繼以御史居南中
迎封公子官邸册至南浦而封公疾作益在萬
曆丙申十一月云公諱繼通字汝彥自號松岡
居士少豁達有大度覺齋公丞嘉興以廉吏歸



又節俠伉爽不任治生產乃令季子受書而以
家秉悉委公公繇此廢學然事繼母鄒氏極孝
鄒母病公扶掖嘗藥不出寢門性卞急為委蛇
下之又為傾裝以嫁其愛女同母弟早夭則撫
惜季婦諸孤迄以成立兄弟五六人白首相雝
無間言一門櫛户子弟僉指以百數靡不推公
為宗老無敢以非禮得讟謗者覺齋公歿公治
喪以毀聞及老率子孫泣奠庭下尚拭袂相對
也族故建兩祠歲則不解公捐背首創合為一

祠因條立家約以朔望族集祠內獨族人而教之里中有曲直質成于公公剖以片言立散去貧而負責者折券不取償或免至于餘歲以大饑賑粟及五百斛邑大夫義之授以冠帶辭之鄉射飲公唯唯避匿田間謝不往御史既貴益遜巡屏騶騎不敢與公府造請弟與故所善崇長者游遠近親故有緩急告者退而輟衣食佐之未嘗辭以故所析四子產僅石田而已御史君理寧國公就養官署中戒門者無得內一絲



一縷日摘古人書課孫以為常俟退食輒問君刑書平反幾何旣徵監察御史則又問諫書獻納事幾何且曰正直忠厚此居官四字箴也暴著命汝榜之司理堂今更以書紳老人無所事祝矣公久已不為學士家言顧所以訓戒子弟有縉紳先生所難言者而又能為德于鄉草疏布衣洗去一切市道齷齪以成御史公廉讓之節此去漢唐隱君子何遠微御史請吾幾失公此余所以嘆息而表其墓也墓在本郡鄭嶺合

葬于覺齋公塋左之昭位當葬時江右長老與其縣人嘗賴以活者往往皆尚在泣道公之賢以幸其子孫之顯而有後猶恐後之過于其墓而未知朱氏世德之詳者特為揭石以表之嗚呼百世而下知為有明名御史朱公之兆在是尚其永衛于茲土焉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illegible]

## 萬文恭公墓誌銘

萬曆丙戌某月日致仕禮部尚書宜興萬公卒于家訃聞有詔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文恭故事大臣非起家翰林無謚文者蓋特典也萬曆某年月日葬公而以同里侍郎徐君所爲狀來乞銘不佞故



嘗以鄉先輩事公無所辭按公諱士和字思通履菴其號先爲鳳陽人至六世祖勝徙宜興勝生壽壽生雄雄生政政生璵璵生吉吉爲桐廬訓導配李氏實生公公貴後贈祖父皆禮部侍郎祖妣妣皆淑人公生五歲能誦詩比就外傅受小學弱冠補諸生舉嘉靖庚子鄉試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閣試數最於例得史職以不謁分宜相解館且授給事中公請部得儀制司主事丙午丁訓導公艱服除補祠祭以母老乞南遷南職方員外郎得迎養李淑人于邸會淑人以疾還所司重念公母子情議假一便節取道歸省公不可曰豈有人親臥床而須假節以行者遂棄官歸竟得侍淑人終再除補南車駕調儀制出爲江西僉事是時登第已十五六年諸同館者去爲大吏而公獨逗遛南署以銀青外補澹如也久之晉副使督學貴州貴俗故雜夷民挾兵弩出入絃誦稀濶公至則時時召諸生爲下帷都講未幾皆化翕然已而遷湖廣參



政治苗先是治苗使者頗禽獸畜之好任用一切苛碎苗以故怨望多叛公曰古不有朝羽人從祼國者乎乃悉芟去苛法時其疾苦燠咻之羣苗聽撫者二十八寨而是時三殿大工方輿采木使車旁午驛道騷然公曲爲調停辰沅間賴以休息辛酉轉江西按察使分宜既有前郄見公屢調且按察其鄉意彌不懌於是某給事揣指摭他過劾公公趣歸不置辨撫臣爲白于朝分宜敗乃復以原官起家山東踰年擢江西

右布政使乙丑轉廣東左故事藩政總之左使
右使以嫌例不得可否公謂方伯重任縣官設
左右以提衡之安所取伴食坐嘯乎乃約分日
治事於賦政多所釐革廣民輸輓內帑累歲不
貲公乃稍徵運費令計吏領之民大稱便丙寅
遷應天府尹未出境而新御史受代至公辭之
不以藩司禮見御史啣之求公事可釀爲罪者
目榜笞主權椽椽且死杖下終無所得御史猶
怒不已時新會黍泉黃公家居名嚴潔長者不



交有司至是忽謁御史御史驚以爲重已黃公
入則揖御史曰老夫倦久不任筋力茲強爲萬
公來萬公非可溷者御史慙無賴事遂罷未抵
應天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南都餉時去振
武之變未遠公懲宿弊條上便宜六事嚴考課
議奉折省遠倉處水兌減贖鍰專委任而召解
長悉受記使知歲解費額因勒石漕次軍民便
之轉戶部總督倉場右侍郎頃之改禮部左會
事孽寵相相新鄭公意有所不可即上疏引疾

疏四上乃得歸公歸而望益重與平泉陸公以
碩德相頡頏每部使者有所推轂未嘗不首兩
公云今
天子即位陸公起爲大宗伯詔起公南少宗伯
典國子教事公專務以誠厚化人卽有不帥教
終無所譙讓士亦以此不忍負之癸酉陸公致
大宗伯去江陵則請以公代爲大宗伯欲以收
輿望公因陸公去頗測江陵所嚮殊不欲就上
疏再辭不得



請比至則江陵亦頗知公不可狎意殊怫然猶
謬爲引重公任典禮見民間服用奢靡首以崇
儉約端風化爲務宗室諸請必按籍以時關白
無留行賄蠹剗落歲終上四方災異因條陳杜
倖門容讜直汰冗員抑干請皆指切時政人所
諱言者適江陵以事怒力爲辨會有詐郎中印
牒爲奸利者事覺主者欲坐郎以公言得解江
陵由此益嗛公公故與恭成國有連成國進封
議起公獨謂

高皇帝約非宗室不王持不肯署議時又有大
璫爲方士乞官者公復持不可公最忤江陵以
此兩議乙亥會給事余懋學坐直言謫職江陵
恚無所發怒及見公懼公有所言一揖徑出公
故緩行因目謂江陵曰近日處分得無太甚江
陵色變不荅自是欲逐公而言官承望者遂劾
公衰懦公亦力乞罷乃以乙亥
賜乘傳歸歸後鑿坏屛居絕意世事然聞朝廷
一善政及一善人進輒喜至聞政事闕失官人



用事嘗食未嘗不廢箸也得忠諫疏必焚香盥
手讀之久之柄相倖璫相繼敗嘉與天下更始
徵車所賁羔鴈成羣於是復起公南禮部而公
以老懇乞骸骨疏再
上天子重違其意特加資政大夫正治上卿以
優寵老臣用羽儀於世云又若干年而公卒嗚
呼不佞蓋觀公所行事殆斤斤質行君子也始
公自少時則已從唐荆川先生游先生爲名儒
師友間要在古人學問名理行誼相切磋先生

得之最深然顧嘗謂錫爵曰吾師刻身約介節
習于世故實萬倍不敏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
鋒鍔而不敏僅僅藏拙自守默而圖寡過已爾
華亭徐文貞先生家居以幣遺公而公不受先
生因指謂錫爵曰吾生平見萬公馴行凛凛腔
目肅步而趨自謂能及之顧視此等一介取予
雖尊貴無貌容而老夫甘退舍讓矣公既以勢
人齮齕歸而里中豪猾間稍侵辱之時錫爵亦
新以避倭居海上而公遺之書謂世俗侮老欺



失意自常態吾徒不得以此自悔信心而行靈
丹半匕眞小子續命膏也公內行甚修孝友發
于天性居二親喪三年不入內伯兄司動以毀
歿公喪之極哀而其再起山東時仲兄應貢與
偕卒于邸歛送之盡厚爲卿貳歸年已及
耆事叔父莊甚不命之坐不敢坐性雅澹泊居
室無長物歷官兩粵橐中無丹青犀象珠璣瑇
瑁異香之裝或終年不製衣非賓祭不擊鮮至
族戚交游緩急丐貸未嘗以之爲解嘗建大宗

祠劄上腴田無所恡所至節愛鎮靜清淨不擾武爲民計久遠如貴之義倉七盤領之引水底庫之石樓輒捐俸爲之少子曾之妻之母死以田二頃遺女公誡曾毋受田嘗有德於貴陽士酋夜以千金餽公公怒麾之去視江右象積羨至五百餘代者籍以遺公公謝却之在辰沅水陸廩既悉從裁去公嘗自言吾爲兩司始知實心任事即是真材又曰吾仕廣于人無苟取始識得一廉字公之於學未嘗標揭門戶居鄉立



朝無崖岸斬截之行傳皦皦名要之始終不失赤子之心爲吏與儒屹然稱天下大臣長者嗚呼堯李成蹊豈待言哉終身口不道人過失而獨於可否之際斬如未始稍徇文貞之求解相位也諸大臣各疏留公獨否然文貞竟以此益重公而公之歷忤分宜新鄭江陵亦以此此可以觀公亦可以觀三朝士風相德之大較云公生于某年月日距卒得年七十一病革時有星隕屋東北徵卒咸睹及卒士友無問識不識皆流涕所著詩來大抵規模伊洛暢而逮於理有某集藏于家公配張氏有內德能成公志累封夫人子五女三孫男七孫女十四其婚配皆名家銘曰

周敝於文救之以忠古今之感寔慨余衷儒也文敝縱辯于理枯竹專門聚訟以起吏也文敝相矜名高雞鳴孜孜舜跖秋毫不見萬公視視其履大人之心不失赤子言稱其師本本原原屋漏之修筌蹄可捐廷執大議五鹿折角退屏



其名如韭韞樸爲鄉太丘爲國山甫爲師陽城爲吏何武是曰完人出處皆貞歷撼當途吾道之屯其尾既歸倫膺典冊繫謚於文以旌殊德猗嗟乎公千載頌聲古三不朽我銘其徵

## 母舅蒲泉吳先生墓誌銘

嗚呼是惟吾母舅蒲泉先生之墓先生生于正德戊寅八月廿四日卒于萬曆癸酉十月十九日以本年十一月廿九日祔葬于黃姑涉之原距今逾三十年墓上之草宿矣而志石未下以

待小子錫爵錫爵會祿祿走風塵髮莽莽白矣
嘗私識先生法言遺事謀所以托不朽者而又
會先生之子璿夭孫允旭幼其族孫嗣元等方
抑首諸生間攻帖括舉子業未暇表章先生至
是允旭既成立介嗣元爲狀而錫爵屬須臾之
未死奉披蕳之役嗟乎至是尚敢復辭哉先生
諱緝字大章蒲泉其號世家練川之北里爲著
姓父 敬軒翁悅生三子而先生爲余外祖母金
夫人出余母封一品太夫人之同母弟也先生



生十歲而敬軒翁歿亦立傴僂嚴兄悍姪間甚
於譏姤危且困者數矣金夫人常飲泣護持之
而先生亦自能刻苦成人既弱冠大發憤于學
補博士弟子名籍籍起然以少孤貧無師友之
資讀書綴文率胸懷臆大指而已性復高蕳不
屑屑世榮而吾先公以先生肺腑親常舉家聽
之朝夕與同臥起既晚年以金夫人老築館迎
事之不復聽先生歸于是先生學益疏于進取
益澹督學使者至則呼僮持持載烟薰三四帙

應試自餘不私課一文吾先公雖愛狎先生然
語次及此未嘗不矉眉輟饋而歎也曰弟齒長
矣能矯却老逢衣摽稿梧而吟自當從雅志若
猶未也秪今學臺行部霜厲風發尺辭寸語有
不諧矩矱者吾甚危之公大笑曰莊生有言爲
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吾直憂名根未斷耳至
如後生瑣瑣尚能操尺箠勝之不見勤老兄耶
食也耶督學使者爲華岩黃公既試名果在第
三補廩然非先生好也歲終庠吏抱糧籍至先



生問幾何則按籍緣手盡散與各齋吏卒曰吳
生豈須此而食者四上秋官三游長安皆挾兩
甥兄弟以行後兩甥先後舉進士而先生濩落
自如無幾微得失態其最後爲壬戌會試於時
河冰大合阻舟濟上三月先生憤曰吾不能鬱
鬱守此踴躍登岸未及而冰解陷没舉舟號慟
岸上人至亦有流涕禮佛者曰此爲何方舉子
前世造何業而遭此橫酷也少頃先生戴水出
舉手笑謝岸上人曰吾非舉子乃伴[illegible]者耶

謝諸君且休矣於是錫爵驚喜問何以得出先
生曰方陷時欻然不知蒐魄何在旣若有人掌
其足漸引而上者約三四丈乃及岸昔徐武功
自號天全居士今吾亦可謂小天全已北及京
而錫爵忝中第顧見同年項彙容氏軼掌人事
不給而病漫問曰兄得無勞損乎曰然兄何以
獨不勞錫爵曰爵會有家舅爲代理人事殊不
覺勞也秉容歎羨久之先生雖竟老諸生至于
吐詞揆事琅琅炳炳雖宿儒老吏不能絕也而



顧自以行淸能高耻屈于人始錫爵及第留京
師而詞林前輩家人有譁而索錢者先生揖謝
之其人不爲禮且詬曰爾以翰林官不畏人耶
衙門事百端須吾主扶植教訓何得遂傲長者
先生怒罵曰奴倚主人翁爲翰長耶翰長自當
師有如後生一一稟教而行則北來三千里干
謁之資亦足充奴輩一飽巳盖是公先以會試
干其鄉人先生稔知之不覺乘怒中其隂事而
錫爵素嚴事先生會其盛怒未能有以解也則

但有懊還望門再拜謝死罪而先生之節俠慈
氣見於此矣性喜施趨義若赴不屑屑較恩仇
方幼孤崎嶇譏妬間後其人犯法抵罪先生奮
身爲理若不知前隙者曰彼雖負我遡之即吾
祖吾父一人之身也且緩急時有奈何效小丈
夫戛羹掉臂之爲盖吾毋數爲錫爵言其如此
又言方姊弟見凌賴長侄怡洲公曁其長子某
常從中撫視得無恙而錫爵兄弟之幼也怡洲
公數以小弟呼之爲加致食飲甚有恩今之狀



先生者即公之冢孫嗣元也嗣元於吳宗最賢
有文而家亦最饒裕天道固不遠哉銘曰
世之悠悠鋭撫幼孤肇挺憑陵飢寒叫呼惟克
用立自推自扶曳裾文儒縱棹菰蘆恩樂泌水
屢空宴如躬之不羸有食其餘九十壽毋八十
壽姑以曁聞孫氷淸玉壺先生不朽其在茲乎

參議惠麓吳公墓誌銘

余方服太夫人憂以衰病謝絕文字而年家子
吳之瑆以其父惠麓君遺命來乞銘余逡巡辭

已又惟古齊衰不弔而曾子衰而弔子夏討我
弔也歟哉則弔之不銘他人而銘君得亦朋友
之義而古之道也君諱燦字某惠麓其號戊午
與余同舉南京鄉試比時予于稠人中望見君
落落穆穆類君子人者而心好之已而交日進
言益深始信君之眞爲君子也君幼馴篤不好
見弄專務讀書窮經已從郡侯李公聞性命之
旨遂好講學講學者多規行矩步瞑目拱手示
深遠而君率直無威儀坦然而已口津津臧否

人物然常依于公論無豁刻自高戟戟可畏之
狀以是信君之終爲君子也當余爲北祭酒時
君適以下第留京師相過從益數雪驢風馬昏
夜叩門有時竈突已封則一榻一爐相對至丙
夜乃寢談說文義之外專以古大臣善敗事相
戒勉曰子一旦得志當爲此不爲彼余笑謝君
子言大非吾任而一日同年生有鳴騶過者知
君在强索君見君曰此哆哆者非吾徒也竟不
肯出其彊直自遂如此乙酉余被

召入内閣而君已久在仕籍且累遷爲吏部司
務矣君所以見期益厚語言益自奮發無所忌
外議有異同輒奔告余或櫛沐不時應則蹤上
坐待余出數而責之余告以當事之難浮議之
不可聽語甚苦君必反覆之不爲止蓋余性褊
不耐受浮枉諍辨在口人或望而自疑有隱軫
不盡者有面唯唯而陰增飾爲釁端者而君始
終磨拂無隱情以是感君知我之深也君又除
察賢士夫某某等屬余厚待之皆海内知名難

進易退之士而世或疑君爲余私人嗚呼不知
其人視其友如錫爵者何如人哉而人又或間
君外朴中深多機術言行不必盡掩夫于余而
不用其術烏乎用其術以余之所見聞不類若
此而毀譽之變尚可勝道乎吁可畏矣君天性
孝友喪父劒南公母黃孺人不勝毀撫敎諸幼
弟恩義具至其受學李侯時未有家也侯曰子
安能不耕而讀乃始買薔橋田已爲官則清素
自約如書生時其爲車駕郎立驛遞書一規無

敢私多寡者任參議纔九月巡歷幾遍[illegible]藩亟
作手書剖分諸田自弟妹以下畢受分誼告從
參議君狀實云以余觀君嘐嘐慕古尚志節而
知參議君之不私其親也君生而有二尚古者
云此吉徵也迄不得登第然貲至[illegible]金不可謂
不遇乃君好言軒岐黃素之術間若其服不余
媛氣休休然若謂長生可立致而竟不滿六十
此又何歟余巳丑歲病京邸甚困君來省疾不
出一語涕垂垂下今余尚苟活而君死矣嗟嗟



後死者何以謝君也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
年月日葬某而余為之銘銘曰
世之衰也士不敢友公卿其又衰也公卿不敢
友士有一於此世所費毀生也于友沒又銘子
蓋予也命之矣

宛平縣主簿三雲張君墓志銘

嗚呼是宛平簿三雲張君之墓君以萬曆十九
年十二月三十日卒于宛平其嗣男履益走厝
氷中視君病竟與君婦閔氏以君喪歸以是年
十一月初五日葬于水字圩新阡張氏之交于
余家三世矣君父子與先祖父善無飲食不相
招呼君母君婦之于余母余婦亦然君卒閔夫
人言及必泣曰人誰不死惜吾夫栖栖[illegible]承
嘗一飽而亦死也既葬夢見君謂曰予盍為屋
屋我則又哭曰君豈以是荒原淺草為不足棲
也耶吾將謁大人言以樓子蒐遂礱石為亭碑
其中率履益來乞予為銘予困當銘君弗忍辭
君諱與齡字承錫三雲其號父為椽璠號慕雲



慕雲君之歿也居室纔半間君與母宋氏日省
麥一釜自活耳而君方頤大耳長眼昂鼻性又
篤謹善會計不妄言與人謀必忠時有邑富人
某者見而奇之曰是豈長貧賤者邪驟畀錢百
緡歲倍利則加之二百緡先府君亦歲與母錢
若干君得以其餘銖積粒聚始有家矣二十二
歲娶今閔夫人始有室矣君益以纖勃轉生息
業漸裕次第葬慕雲君暨幼弟妹嫁娶事而州
倅某者役君甚苦君恚而笑曰丈夫何事[illegible]

聞吾贏錢數千為公所爲無難者遂急裝走京
師入貲授蕃牧所吏目繼陞文思院大使又次
遷宛平縣主簿而予適被
召入内閣與君官相始終不奇聲勢為機利諸
有交關君白事者君一切謝不應以故鄉里故
人有怨者而予乃益重君君歲時或敝裘羸馬
起居先太夫人沃之酒至醉則睨憤置案上手
摩娑秃髮唱耕漁長短曲慷慨自歎曰張翁不
記持粥糜乞鄰舍虀時耶今致此至足何苦覓



金錢爲客有牽其破衣而笑者君曰若何笑人
享奉有幅尺若謂宛平簿不當敝裘羸馬夫不
當敝裘羸馬寧有宛平簿耶第更數月博一命
榮老母吾且歸持長柄瓢作乞食神仙終不顧
妻子矣余亦笑曰時乎豈有定耶子姑飲亡何
余乞歸視毋疾而君竟以是冬卒距考滿纔一
月也嗟乎傷哉君卒後二年余再出再歸而有
遺余宛平誌者部神仙則君名在焉徵其事君
殁後數有異典吏樊某心欲君婢歸見君立死

問之閔夫人信嗚呼君嚮者醉後語是耶非耶
是殆其讖耶君殁時距其生六十有五歲有一
女適嘉定太學生陳所學嗣子履益者金姓爾
月所抱甥也有幹局氣誼爲里入所重既克葬
君與君母宋夫人又事閔夫人甚脩嗚呼天下
有子孫滿眼死其親而藁裡不具者矣今有子
葬君又有婦乞文以寵君君雖死可也銘曰
孰是業也而綏若若孰是胤也而封嶽嶽死而
不死吾徵諸鬼矣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誌銘

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悉謝四方謁
文者而吳興潘君大復等以其考印川公墓誌
銘來請余惟公三朝行河老司空也微君請其
恐無言我
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
天子自爲居守常歲歲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
鎮而河傭久弛犿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

而應難一九鎮各轄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
臣難二虜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涉入即
戰守機宜一切聽於閫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
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謂三
嘉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者繇印川公獨
任其難蓋白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而今且
殁矣殁之後凡
朝廷所爲恩卹勞臣與夫百世易名之典猶尚
有待焉嗚呼此余所以不忍辭公銘也公由庚



戌進士授九江府推官
召拜監察御史
三殿災奉
勅稽查大木巡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
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
丁閔夫人憂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尋
召以原官總理河道辛未罷歸又以交薦起撫
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僉都御史兼工部
左侍郎總理河漕錄河功

賜金幣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
一子入監讀書辛巳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後改刑部侍經筵
上駕
天壽山
賜公麒麟服居守河道都御史某年復罷歸再
以薦起爲今官當乙酉黃決沛縣之飛雲橋截
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
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口



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迴流
而西開故道於老篙師喟然歎曰漢瓠子之役
沉璧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蹟而已其後賈魯
亦一切以復故爲主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鎮
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
日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
睢寧潴其六百五十里皆豬爲平野公復以故
節來蒞事而廢趾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于
故河而貫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淤者以萬數

諸大夫方立石爲公記而公持議痛與州河洽
事左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鎮以北淮決
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
郡邑幾滙爲巨浸矣於是
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
者塞崔鎮從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
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于海而海
口遂闢復築遙堤十萬餘丈以爲外護而後又
加築土堤縷堤月堤格堤長堤横堤守四堤寄



子堤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
關料廠凡二十有四座石壩上壩月壩護壩凡
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
千一百丈有奇栽護堤柳并封畄柳八十三萬
有奇首尾十餘年軺車所經更數千里公與役
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裊霜露髮白面黧
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緣河之民至
是始復見室廬丘隴烟火雞望焉公之言曰通
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

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
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行[illegible]
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公所著河防一覽中
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竟即竟之而或
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豈公歿後而議者[illegible]
嘵嘵也公初荒度修堰夢壽亭侯手書四字曰
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
帚埽也其命我東埽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illegible]
黃浦下陰雨輒聞雞聲居民云此蛟龍宅毋動



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
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鉅顱
獨角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
帶而稍參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尸
解云公壯于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之日猶奉
吉輿疾行部且請夏鎮裏河又手疏八事以歸
歸以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
有功至甚自非神聖誰能保二十年後鍼芒寬
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補塞爲公益友

若盡毀成事以功爲罪則余不知之矣公十二
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于官二十
九以麟經魁于鄉其明年舉進士試政九江出
宄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端昌鄰費皆仰於縣
官不以煩百姓民大便之爲御史稽查大木于
南都公請無毀民居覆内官監遺籍可得也果
得萬木于荷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
寧州盗皆先計擒其黨魁功最著而公耻自言
賞不盡行參贊南京南京悍卒八習公名無敢



譁者會京戶偕告變公不爲動人情恃公而安
泇河議與江陵寔陰主之屬人謂公新河成旦
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
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嗾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
無効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上書爲江
陵訟冤觸時諱至鐫秩罷免而人以此愈多公
長者公内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于師友性倜
儻喜振人之急凡衣食婚嫁喪葬醫藥于公者
甚衆又建義倉祠堂宗學以教其族人又推先

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人其爲政所至民多立
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
許歲聽睹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絶城市
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年今傳聞使君治狀且
旬月北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前三老統
身熟睹之良久乃出公行咸犇集挽留百里間
爲之塞衢罷市公之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
姓裔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於潘者因以
爲氏至榮陽侯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伯民公



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否晉時北郭里
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公諱季馴字
時良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歿爲萬曆乙未四月
十二日距生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三日年七十
有五配即施夫人子姓云云以某年某月某日
奉公柩安厝塞字圖之原嗚呼公自童子時以
逮老而爲司空其瀕危者數矣未冠即慷慨爲
父白冤賴當事者試其文寬之然往來蹤跡無
能具一菜羹一菅屨可以屏弱死仲氏貳守繫

獄公匍伏請減等致忤部使者上彈章可以急
難死五十脈毋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哀
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
泄或咯血或裂疽視事可以病死嘗露坐河壖
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公
幸無恙又颶風吹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
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
老立石于河湄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
廷臣每設數難以詰公不能屈旣以轉蓋而成



怒而公復爲國體論救故相新進欲中以危法
又可以讒死夫此數者皆出于前所謂三難之
外即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危匍匐之苦
以暴之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曰
老人實有天幸曩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
之急度無以見容於時其數罷而數還者賴
今上深察其忠若瀕死而獲脫於難則天也天
下聞其言而益悲之雖然公今應得
誥册及例進宮保則皆十二年前故物耳漢没
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徹侯之賞且今
群臣從官以下爲歌詠寶鼎以侈其功
國家即不屑與漢絜今然以公皓首河事百艱
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在邉臣後哉吾故知公
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銘曰
有姬畢公錫玉剖符食采滎陽爲潘厥初伯民
肇遷日卜西吳北郭擇里而喪是菟三十八傳
公起六大夫旅握鎭節歷游名都我疆我理我秩
我稌民奠攸居龍蜺其𩕄六宮食新萬艘載塗



小心孔翼奏功則膚爾冠峩峩爾髮皤皤旣長
于河亦老于河幕府籌庸覲公孰多稽首
聖明億萬永圖玄圭赤紱九原可呼幽谷熾然
寘漠昭蘇鑱石著銘矢告弗磨以嗣以續寶冑
之歌

總督倉塲戶部左侍郎贈尚書雅齋胡公
墓誌銘

前司寇瑯邪王元美嘗嘖嘖語予以胡公雅齋
之吏行曰是所謂清愼勤之事具足而世未盡

知者予曰公自謂能知胡公平則僕請盡言之
先是胡公巡撫應天會徽郡人相告絲税事揭
竿大譟事連一二鄉大夫而鄉大夫屬新忤江
陵公譴去者江陵密諷公使蔓其獄公不應立
章疏言臣已捕諸倡亂者獄得無蔓已太平吳
生仕期會亦坐誹謗江陵論死而南綠院欲因
以羅織故翰林沈君典使使趣胡公會遷而胡
公閉門謝曰事務在貴部某不敢分公功君典
得不坐公之力也吏如此何如公所稱於是元



美謝不及曰子知之則請識之異時當好料理
此人嗟乎鍾期惠施千載有幾今元美與千在
也而胡公死矣公諱執禮雅齋其別號世居蘭
州之阿干里祖貢士景華公娶永昌衛司訓張
景和女生公父清泉公固係司訓徙家永昌公
之爲戶部左侍郎得
誥贈祖父母如其官祖母鍾氏母劉皆淑人公
生九齡以文字爲當路所賞號奇童十一補博
士弟子員十七中嘉靖乙卯鄉試是年丁清泉

公憂居喪以孝聞己未成進士授四川保寧府
推官保寧守初以公年少易之已見公執法侃
侃奏獄成手中始大驚服秩滿以年格徵爲刑
部主事調兵部再調吏部歷陞至文選郎中典
選會
今上改元更置宰席公潔己提衡其間事先大
體以抑塞躁競扶樹端良爲務不苟逢時好棘
棘取名歷陞右通政提督謄黃太僕光祿太常
三寺卿公所條黃誥事宜及奏革馬政諸令釐



人會與中其爲太常從
上幸太學奏璋執相事惟謹於是
天子知公才可任劇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應天公至則具取吳中俗所便與苦及鄉縉
紳之賢不肖咸籍而貯之胸中不輕發發即風
驅電迅有所必行吏無敢闌語以便文一切避
辦然者先是吳多逋稅公晨朝吏示之曰此某
某皆貧戶耶令與若爲令毋急責逋責其家代
米田連陌而逋者於是豪右震慴伏用庚賦畢

出閒亦以此任怨得嚴聲然公之內行治飭甚
蔬食隱約如書生其接人不以位勢低昂詠之
有禮事無細鉅皆手經而目閱之往往載星視
事日旰不食不寢以爲常迨公之撫吳三載而
忌者不得其毫芒過前後所持徽州太平兩大
獄以江陵之薰[illegible]竟無以奪公而遷爲戶部右
侍郎會復
命特疏薦予遂大忤得奪俸已轉左總督倉場
條上五里河諸事議未及行而江陵黨嗾蜚語



中公公遂移病歸歸之後圖書四壁蕭然也無
尺書半刺抵政府久之
天子用薦者言召還舊官公車而謁予語予以
其病之狀類有物伏胷中怔怔怦怦臥通夕不
安枕予漫應曰此非病也昔華亭陸宗伯自山
中强起時則有之病乃在厭事公壯年請無厭
事而練事攝心於境寄寂于有此大藥不以刀
圭匕筋者也公矍然謝於是益殫心理劇事輒
爭爭不得輒病而會配陳淑人暴疾危甚公倉

皇治後事不勝辛楚遂與陳淑人同日訃聞
詔贈公戶部尚書
予祭葬如例嗟乎予始與薦公然不及盡用公
始言公非病公竟死於病公何不幸而爲予知
也含生之氣固無兩全淸者近薄高者近危此
流俗所以非夷齊嘲魯史者也而君子莜然爲
此不爲彼蓋雅齋公沒後而其鄉人月旦嘉出
厚賜外母劉氏嫠姑閻氏趨人之緩急生死不
翊於其身操行嚴一介不苟取予恬于世味無



喪馬聲色之嗜而不疾異己言氣濡敎徵徵若
無績者乃年位僅止此耶此造物者若妒公抑
公而其獨往獨來天壤間固有在也嗟乎予其
竟以此知公矣公生嘉靖某年月日云云銘曰
公起西積蔚爲名卿曠世而出光我文明弱齡
下帷公車就徵游夘旣效中外踐更晏嬰之儉
胡威之清史鰌之直張季之平歷撼于權迨以
仆升用而不用誰毀誰成我思其人矜蓀天行
埋玉於斯勒此頌聲

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文峰王公墓誌銘

錫爵舉進士之歲則始識太常王公於故經師吳先生第中丹頰紫髯儀止樸厚先生指示之曰生亦記十五年前下帷秉燭讀王文恪公文乎此公之冢孫於是時錫爵已官翰林竊稽爲公後進則數從太常公所問公之遺言故事而太常公曰吾先公勳名在

國史



國史未傳者兩端立朝而重鄉行抗節而班直名爵蓋久沐浴斯言至於今用之而未效豈前輩斲輪妙用固在不傳抑時與地者則爲之而太常公已死不可復質矣太常公諱有壬號文峰父延喆爲文恪公冢子官至大理寺右寺丞嫡母毛宜人生母徐宜人公之官其始以文恪公任爲丞于尚寶而家故席大理公餘業饒於財蓋雅爲富貴公子然自幼已能檢勵勤於學遊名儒黃姬水先生之門既選隷學宮駸駸穎脫矣會承廕竟不及以經術顯其承尚寶以九年滿陞卿又九年滿陞太常少卿掌司事如故先是廕丞官尚寶以地與名漫不可否事更直旅進之外則文酒雍容車裘都雅耳已公前後在事雖最久其卒亦不能於局外大有表見世以此慊慊有敍鳳櫪駒之歎然公嘗曰男子顧自立謂何耳夫恃廕與薄廕貪瞞與厭瞞其失性而喪我均也且尚寶直禁內土行符璽典核宿衛之踐更下上武人之頡頏不受法者吾且凜凜玩愒是憂敢厭且薄哉於是悉按諸故典



之闕遺者耗不治者爲甲乙

上奏俱報可而故相徐文貞稱之曰王公有孫矣公爲丞時憂其父大理公母毛宜人喪歸歸而問易簀時何語何人視殮含從者具對因條鏹帛契疏以示公曰某亡某在也某奸闌出一一有主名急責可亡公泣沸視曰予負父母而人負予其又奚責也侍生母徐宜人曲盡情志其爲太常念宜人老假

韓王祭葬差以便歸養遂不起時稱純孝云配
陸宜人早卒公蕭然一室屏姬侍者三十年紫
師某嘗就公貸金指其室曰以此償貸公大悲
而折券予之館同舍生於其家飲食與之同以
貲贖鄉人之戍大同者其內行卓卓急難慷慨
多類此解官後予嘗謁於里第圖書堆案苔草
沒堦攝故弊衣冠對客居然有山癯野老沉冥
自足之意暇則乘興爲小詩矜重不傳自娛而
已游詠之外獨躭皆史書手自校錄累若干卷



藏于家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某處予男
二長某娶湯氏先公卒次某巳丑進士行人司
行人娶某氏孫男二某出云云蓋予及交公兩
世而行人君之屬予銘實介故翰林吉士李君
持趙宗伯狀以請予惟吳中家世有震澤王氏
可謂蟬聯最久最顯然公僅僅以門閥九卿處
于世敵不爭之地終身斂飭澹素里中不知其
貴人而文恪公亦若有餘於澤者其卒大顯於
行人君徂彼注此固天道哉乃宗伯狀中侈談

韋張之盛而扼腕歎公絀常調以老以今觀之
公其可爲絀否也蓋予識行人君其篤茂循謹
尤異且使文恪公尚在柄用推校損益孰與其
小嶄至再世之後驤首而議功名之爲愉快也
嗟乎此亦德厚之報而爵愧之矣銘曰
德厚而文以世其家有槐再陰有棠再華多祉
之求損之斯益不見龍蛇實生大澤亦既考終
宅此玄廬刻詞其封且有命書

嚴恭肅公墓志銘



今
上萬曆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受
天子特達知所援擢待遇皆異等而未竟其用
以死者海內蓋有三公諸城丘公橓瓊州海忠
介公瑞與今嚴恭肅公清先是嚴公謝大宰事
歸則
上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會本兵缺則
特旨召補公如楊襄毅故事又
特使使者馳傳趣公行又

數問閣臣嚴尚書何時來已公疏至具言宜實
病且癈不勝首丘私念以貢
上惟
上哀察不得已停筆欲置其奏久之方許比越
歲計聞
上若曰是惟予萬里親臣贈卹故事外宜有特
加於是閣臣議端僖恭肅二謚以請
上又特旨黜用今謚其始終注眷殷繁欵篤尤
兩公所未及云公字伯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



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祖昺父春塲公
墳以公貴得累贈至資政大夫吏部尚書祖母
某氏母余氏俱夫人余夫人生四子公最少而
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公昱擇婿得公以女
歸之癸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
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劒而輕斬蛟斷犀
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劒也乃方在冶中
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
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復除郫郫其治如故擢

尋[illegible]
召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
浙城及
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
萬已工成當敘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
除兵部車駕車駕主行郵政以清强任怨聞坐
忤出知保定府會歲早多盜公政先保民歲既
漸熟乃具爲條教劇俗飭蠹犂然有理故事三
輔郡歲籍民充京師庫役公議罷之至今稱便



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叅
政覲州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
按特舉及南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陞慶戊
展擢都察院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
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
議劃二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
圍戍九絲城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爲定限額數
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
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叅半

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言[illegible]入
當落職者趙公力爭得
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雁門關未行改貴州
入爲南大理寺卿尋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後
自吏部陞刑部尚書
上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骫權勢既柄用
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
標署楊邃菴之默識黄次公之至精不能過也
中外吏師其廉倫其牘之間幾無一跡

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
日有
詔晉秩太子少保仍賜馳傳以萬曆某年月日
薨于家距其生嘉靖某年月日得壽若干公性
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取舍辭受尤廪廪所
居官身自與僮僕食麤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
圖書琴鶴不取諸人
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餌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
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指擬言公犀

褐肘玳瑁七品帶故在邪公笑曰不然夫犀帶
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蓋公之內
行峭潔與海丘二公略同而公獨藹然長者色
温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
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譚咋抵掌
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
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予姓云云銘曰
公起滇南萬里遇主不介而親其惟德舉試吏

一方爲郎再考環轍方維鬩者交道中丞之節
于蜀于黔斤斤其明濯濯其廉入典法臺不骫
三尺以晉冢卿式是百辟胡威之清惟畏人知
蘇章彊切以忠見思古社稷臣待公居指千載
遭遇未究遐祉鬱乎嵩山司空取營埋石其墟
載以嘉名曰惟
帝賚曰允師錫備俾來詩仰止無斁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廣東按察司僉事仲山王公墓誌銘

自余兒時則已知吾鄉有王仲山先生私艷慕之而先生顧居山中弗及見先生有子曰穉勲君與余游京師善余因以知先生山居狀甚習已穉勲君移病歸養先生則實援先生僉事廣東時歸養父樂華公故事而余又因以知先生



父子世賢孝云先生卒之後一年穉勲君既卜葬龍山之陽則走幣至京師謁余銘于是王子曰嗟仲山嗟嗟仲山生吾弗及見其人歿吾銘其墓先生當之無錫人也名問字子裕學者稱爲仲山先生先生系出宋文正公國初有曰宏者以人材判兩浙鹽運卒于官商民德之爭捐金以助其葬子惟益惟益生經經生宗曰槐菴公槐菴公生樂華公名澤配錢生二子長某次御先生于是樂華公以子貴得封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錢亦贈宜人云先生生九歲能文長益插以學正德己卯舉于鄉壬辰舉禮部不樂往謁歸六年登戊戌進士第授户部湖廣司主事出監稅徐州尋以母憂起念樂華公春秋高疏改南職方主事便養而樂華公雅不欲行先生則承命爲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月日一易之如吾日侍也已歷陞車駕司郎中尋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瀕行過省樂華公于家樂華公亦念先生遠愴然有決色先生大悲而自循其



穉數曰吾終不能爲溫太眞行至桐江賦詩十二詠以見志遂投劾而歸比歸則旦暮侍樂華公逆意奉向公左右顧無不得所欲者撫幼弟幼妹如己出曰無以此遺翁百歲後憂諸所怡事樂華公皆此類比公卒先生遂不復有仕進志退居湖上迄三十年足跡不一至城府部使者前後疏薦之不起海內大夫士過必造門求識王仲山先生先生則署其門曰疾謹謝客嘗書數語于屏曰訓吾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

我以文章者吾敬而受之爲我以清言者吾亦以
耳以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量已以應之告我
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屏
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絕之。于請亭
湖濱窅界山環植花竹木疏流泉葺奇石時焚
名香手刷易一經擁膝兀坐興至則爲詩文或
行草書數紙或又時時引紙濡筆和黛墨點染
山水人物花鳥詩文書畫皆作興而發不務刻
劃規矩前人儵然翰墨蹊徑之外人稱先生詩



類韋蘇州書類米芾又類黃涪翁蓋神理所至
懸合古法實未嘗斤斤效也先生行既高海內
大夫士望之如神龍不可玩狎則爭購其詩若
畫寶藏之于是先生遂以隱操名天下然先生
故負用世才歷官所至聲稱隆隆起督稅徐州
以法裁耗羨米十二三吏胥攢眉膠手不得藉
氣勢爲奸會
太后梓宮下湖湘道淮泗吏執事往返動至旬
月先生先期督漕舟過徐僉捽指麾若無事者

留都額設馬快船七百八十餘艘歲役卒修造
至四千餘人謂之幫甲幫甲費不貲貧軍坐累
轉徙無告有自殺者特先生在南兵部發憤白
大司馬宋公曰今縣官不惜數千人之命而惜
數千金乎出疏袖中請官自出年例銀督造議
上
報允留都至今便之卒營地舊與齊民錯豪勢
盤據且百餘年先生念法久必多巧匿爲避罪
計乃具爲令縱諸豪自出白而佃之官不奪其



業營地遂清會有
詔覈武職緣濫先生按籍爲立決去留權貴人
請謁囑弗行時北虜歲入盜邊先生預籍武徒
士以應募人厚其餼比罷歸皆故有餘或請追
之先生悉縱遣去曰人則弗斬其死而斬之餼
耶一日縣官復下尺檄誰復至者有督撫某檄
借先生所籍士以應募歸則悉追之先生歎曰
是可與議大事哉後卒以債事戮中貴人某守
備留都驕甚嘗私抵先生乞餘軍供灑掃實利

其資先生執不可乃止于是當事者人人稱王郎中才宗匠厲倫輩業且竟大用矣騏驥方發軔時以父子臨岐一言攬轡却行嗚呼其仁哉余鄉人傳稽勳君侍先生寶界山中先生義不忍令壯手相隨退隱月月命稽勳君出稽勳君重失先生指則月月裝行故爲事失期而閒要諸故人緩頰至先生前謝先生亦重念前桐江投劾事哀而許焉嗚呼使天下父子聞王氏之風其可感也矣先生經學甚邃尤自謂有得于中庸嘗作圖說以授學者學者負笈從之人人



得聞所不聞故所成就多知名士其殁也門人私謚爲文靜先生所著有仲山詩選秖役稿原箋齋集崇文館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生于弘治某年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日年八十配李氏贈宜人子一曰鑑即稽勳君孫男三曾孫男五稽勳君初舉進士由知山東之武定州先生則寄示州訓一册且識曰牧事正讀書事也女素履往矣以故稽勳君李以卓異有狀徵擢今官銘曰

緊德其核而藝則華孰靳之國而亨之家吁嗟仲山仕耶隱耶龍闘纍知有坎其窪先生歸之哲士允嗟曰千萬年父子世世忠孝其無涯

## 光州知州雲浦陳公墓誌銘

萬曆辛巳冬十二月余弟家馭致河南督學事歸余迎問弟何感而稱病曰此來光州欲我耳則又曰陳君眞古人爲朋友謀歸故以身爲券明其不負我也今我亦將報陳君決歸明其不負陳君也余曰予有何報陳君死矣於是余弟



立起搏膺呼天有伯牙輟琴之感嗟乎賢者相知蓋至此乎余弟知陳君自余余知陳君自長安邸中當是時余爲翰林師故相袁先生先生知陳君自大司成陳公陳公始知君以古文詞而後迺知其大節磊磊多文武才陰以國士許之君蓋年四十八而舉順天鄉試然是時君業罷博士家言居長安邸飲狂輒自呼陳山人陳山人既强入試則悍然棄訓詁用已所見詮經

顧謂同舍生曰陳山人老無成命耳豈可以日暮重得失舍所學從人哉舍主司今相國蒲州張公故吏部清河丁公得君卷奇之嘖嘖相與語曰是老驥飽風霜險棧不千里不行若當求之驪黃外耳於是陳君一不第春官去爲吏吏所至則上官爭知之不可勝記而余獨與二三大夫范殿撰平麓及王山人崑崙雅知君於諸生時相與爲布衣游最善余雖在游中最落落不能文陳君嘗於衆中指目余曰是君古人不



在言余心愧之君且死而手書屬余志其墓石則余又益愧甚謝不敢而會君之子爾耕從王山人來因以請於是爾耕泣余亦泣覩其狀則覼縷敘君與余相知事嗟乎余不志君誰志者君名以忠字貞甫別號雲浦山人其先世居吳之嘉定國初有耕隱處士者與姚少師善舍靖難官起遂絕而徙梁溪之宅仁鄉處士生廣安州同知贈戶部郎中足菴公足菴公生河南右參政東崖公隲官父子世廉吏具在志中東

崖公生君父石村公君以君貴贈文林郎寧鄉縣知縣妣華氏贈孺人石村公早孤亦克自修樹廩廩稱博學馴行顧嘗獨扼腕太息曰吾陳明德世顯至於余而布冠菽俎以奉蒸嘗是余之罪也夫會君生有異質石村公乃盡以所讀父書授之屬誦輒了就有司試所至先其曹名籍籍然君故倜儻學擊劍騎射慕馬伏波班定遠之爲人其才志咈鬱弗克効絕漠横草間稍稍用之家故饒而落石村公捐館君困急中



抵所親貸錢行商歷五十三家皆靳弗與君發憤大傷悔曰豈有丐人陳孺子乎會又遭倭家燬于兵君奉母入城行覩故址有鷄栅在曰此可矣拾瓦礫而居若身數年然後以次復舊業償公私逋負用餘貲入太學竟君世南北宦遊數千里裝及非時咄嗟賑施婚友之急不外索而具人謂君起瘠爲饒如赤手捕龍蛇然要爲有智度能任人而操其權不米鹽瑣小君嘗自稱理天下理一家如有矩畫百方顧世未知我

耳方君盛時勇於進取其文章雖奇要爲[illegible]
尺幅然五舉南京試竟不第及其莽蒼過時操
古甕齊瑟以游少年積薪之場乃竟後終得之
而又復困之君生平亨否大抵皆然不審造物
何意也君始試吏知寧鄉縣甫下車謂父老士大
量田田賦盡出貧民蒙利築橋五潭江自以
便宜捐俸爲民倡不煩官帑置勸募籍拜廉幹
吏掌之浹旬橋成君嘗爲余言令巧猾吏姁始
市廉名最諱言興作尤莫難丈田丈田即豪右

并兼尹先爲誘數君老矣豈以一官易寧人百
世利哉然亦惟君至精能任之其舉動先信而
後勞故功譽交起他令長効君者莫及也寧人
有坐冤論死繫四十年吏令至者十餘曹皆首
鼠牽成案避左右貴人君廉知其非辜立出之
市有妖火君爲文責讓城隍神使駈厲而火熄
滅湖北道使者使吏行縣有所求取君傲然以
去就爭之撫御史爲縛吏謝君已諸臺交薦君
爲湖湘循吏第一余陰賀君足下今者旦暮當

明主天下事有欲言欲行者宜以時爲計君唯
唯意亦陰自負也無何竟隨牒遷寧州知州余
心不平間私問主銓而主銓陰淛應曰此異才
且多試之盤錯閒爲督撫拜地耳余聞益歎以
爲當今使人如使馬一日十里者侮其頑鞭箠
使之一日千里者利其健亦鞭箠使之若百里
五十里常材則華纓緩轡走康衢耳然陳君固
不爲意其治寧州故首事築城城成乃大勒兵
網羅深盜陰使使說盜魁虛尚賢幸諸盜自首

爲良民獨餘黨李大鑾等二十餘人逃入楚君
又計擒十一人獨脫大鑾而是時御史會以他
譴惟急不暇核而坐君失事奏之君竟以譙讓
去矣君在寧踰年再被薦大抵用平盜功然卒
以此得罪而大鑾業爲釜魚幕燕君落其角距
以待來者盡爲他人功嗟乎余向謂鞭箠使千
里馬又有甚焉君雖素磊落然及是不能無少
望遂不復謁補徜徉湖山閒久之蒲州張公謀
薦入中秘以書趣起君君既至而議格補實錄

令實鷄有聲旋補光州州稅故事入金主藏者私具贏羨上下緣手君更爲稅法易金以錢令稅户手封錢進官以什率多少主藏吏從衡縣所用之則咄咄陰拱不能牟一錢民大稱便緣輸而州稅遂爲諸州最上課大酋牛應魁手殺人推獄於其怨家久不決上官以屬君具得奸狀楊朝欽父子任俠橫行吏莫敢問君露檄各捕致法如雍茵莠州人快之君旣以能交舉大州益勤自効戴星出入他郡邑有獄疑未決者



事有關王府朝貴吏相仗以嫌怨者輒筒往來者徵文字者君人人應之如響然稍休櫛沐輒時時自顧其頭顱而嘆會朋家曇女立化海上慨然曰吾乃知名之爲累而半菴露冕不如馮夷大丙之御也葢君自是游益勸有幅巾從我于寥廓意而君病矣病之後乞骸當道皆格不行而余第以君之勤歸也愈疑君非實病而固留之君不得已視事視事五月病甚趣裝徑歸及家十日而卒時萬曆辛巳十月初五日也距

其生六十一歲矣君爲人豪有氣喜施重然諾士以急抵即重趼百舍一揮千金無所辭老見偃仰據門弟都袁馬及熱官廣坐滕席耳語作囁嚅態則衡目唾地視之如腐鼠臨事度不可守不發已發即左矛右盾不能俛一分理色斷斷如也其特立讜言見謂踈而負俗其博物精名理矢注而風發若虛恢跅弛不適於用其心筭井井嫺籌書期會則又類老傖俗吏之爲于經術枘鑿者然內行循謹甚事親孝訓諸子嚴



撫華氏甥如子闢義館屬其宗入子弟于學處鄉曲汎愛薰然厚酬恩而寡蓄怨士以此益附君其標異趣事傲君以負俗者十一窮交烈士雅歌從君者十九君又好收挽後進與談秇榷理户外趾常獵獵令涇里顧進士兄弟旣貴猶非面事君以丈人禮他媛姝愛狎君者司牧以下毋論也歷官雖風裁廩廩東吏如束芻至或坐微文詿誤陰覆翼之而不言爰書報牘一切成手中吏不得弄亦時時於法外有所縱假比

獄隨決隨遣不煩贖鍰大抵君爲吏如其人廉不劌物直不揚已以慈父之惻怛處子之私十輔法而行故常孳孳得人和車發之日民號哭送者軼道而寧州坐譴光州坐病則公論尤惋惜之上官有爲灑泣賦詩者士有裹醫藥追送六百里者嗟乎緇衣之好今古同然甘棠之思百世不沬矣君生平於文學吏事不刻意而皆精性澹約無他好顧獨好游在寶鷄間示余游華山記余讀之悲焉因自歎人仕二十年不能



出長安門寸步無倪怪莽瀰之觀余心慕君君亦慕余陸沉輦下不當轍軼得早辭紫塵而飯黃粱也君又嘗栩栩詫余鳴玉園水竹之勝期以即一日掛冠相與摘蔬啜茗其中而君先逝矣君易簀後爾耕出其絕筆詩曰塵世蜉蝣裏此身誰是眞勞勞悲往事已自歷餘人又曰兒啼女哭遶吾末疾樂寧知不可當息盡諸緣含笑去游覓萬里頁蒙莊又爲教曰吾口不能言吾當直往清虛大羅天諸聲不得亂我蓋扱筆正襟長嘯而歿目垂瞑猶褰帷觀天日呼爾耕輩囑曰作好人於乎至是而君生平始定余鄉所指目君不刻意而精者皆覺海漫漾中粃糠塵垢耳余又何悲哉君治行詳歷官生祠去思碑中所著有渭濱襍草二卷詩文若干卷客牘吏牘若干卷藏于家配王氏贈孺人孺人爲君置三側室許氏彭氏許氏各生子而孺人卒子男五長即爾耕國子生孺人出次爾汲君與孺人所育某氏子縣學生次爾牧許出次爾



馭彭出次爾杭許出女五孫男五女孫四萬曆壬午某月日葬于祖塋之次銘曰

儒而俠裹吏而禪終至人之德一蛇一龍斥其葉餘黼藻華蟲不訖大耄斯文之恫彼歌甘棠如思召公長吉玉樓君實秋風孰蜉蝣是而歸太空尚千百年考德幽封

戶部尚書肇峰張公墓誌銘

始錫爵年十二則郡守芃存所賞其幼悟以歲凑命題試之試成以示故嘉尹張公公讀至松

栢有常性故不受變于物君子有定養故不受變於時起擊節賀曰是子必爲國器退而召見舟中勉之學問後十五年錫爵始舉進士調公於大理第中延入命酒屬曰歲寒左券在予盍乎士固信於知己知己又在其少賤羽翮未成時則錫爵乃今幸柄用而區區之以一銘報公也其又何辭矣按狀公諱守直字時中箏峰其號籍於薊州之遵化祖士能舉明經知山西榆次縣調金壇縣父惟本通州吏目並以公貴贈



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母某氏母某氏皆太淑人公生于正德乙亥六月二十日弱冠舉丁酉鄉試于諸生中最號早達其尹嘉定則以甲辰進士初解褐爲吏錫爵猶記侍舟中公自晢豊頎其同年鳳南周公戲以陳平呼之然不喜修容着膩顏袷經年不澣左右或請易之叱曰爾欲我從吳兒靡衣側弁蕩槳木蘭舟耶其爲政至精事無所不辦老胥銖兩之奸皆立發之数循行阡陌召前父老溫言色諭曰若等良苦今公賦有期會而三尺法至嚴吾不忍以若等百億命博官若等可自圖之毋浮食毋漁利毋競毋侈以輕犯法聞者皆感泣相戒曰愼毋負公于是邑之賦登刑省常爲他部最其諸治行具載公平政集質疑錄理人編中入爲兵部主事尋改吏部歷陞至考功文選二司郎中時分宜專政于世蕃尤橫甚持吏藏否進退大冢宰噤喑斂手視公公卒以荷擔持衡不激不阿脫穎出爲太僕大理丞寺少卿已復改光祿再改



大理會分宜父子敗諸嘗爲吏部郞者往往坐撓擱不勝任譴去而公獨巍然居光祿能以法持諸璫歲省
上供費以巨萬在大理會鞫論世蕃獄奏成公手陞户部侍郎總督倉場條便宜五事皆稱、
旨會
顯陵工興
天子知公才乃徙公工部以左侍郎領提督時部帑旁午有司會工費爲錢至七十二萬緡吳

蜀豫章之間騷然發動公以一切便宜停罷之
工成而會隆慶改元坐謗改南京大理寺卿久
之尋以南戶部侍郎改北歷尚書公卽按閱內
帑出入數上疏言
國家虛
帑藏以奉邊譬猶之尾閭也不稍抑制其流不
止請一倣古周官歲會之制令邊臣各于歲終
會費上籍度支而臣等加察詰焉奸緣乾沒者
法無赦議入報可行之公旣虓刓權不能擬

避嫌怨忌者側目欲羅中以吏事卒無可指會
被
命視地山陵主者屬動搖鼎足之際得遂以微
文摭公罷歸歸十五年而甍時萬曆某年某月
某日也壽七十四矣蓋錫爵始官翰林公數引
入臥內甚親旣晚漸登用則公間從里中一再
致寒煥譪然神意不挨亦不復問朝事于是錫
爵重歎公之不測殆古所謂出則豹變處則鴻
冥者其居家杜門跌坐宗味玄肯泊如也然部

役者輒累疏薦公公竟不起僅以
皇子覃恩詔得復官致仕沒之後該曹爲請以
官績鄉行表表得
賜葬祭稍謚常數云配贈淑人李氏繼配封淑
人趙氏皆先公甍至是與公合葬于城北新原
兩淑人女德並茂而李氏生子弘仁弘仁以先
生任未仕而夭配路氏有二子曰一經明經一
經令補父任實持公之門人孫公狀來請銘銘
曰

屹屹蘇門哲人挺生鴻漸其羽蔚爲國楨名封
初試華省踐更旣典三銓矢公持平時維朝右
政以賄成公居其中在涅彌清頴脫于囊歷踐
九卿六官後費三省羨征咄嗟片言雲披日晶
司徒商在九賦是經按籍於吏羣餉子兵張湯
心算莫之與京遄反初服鴻飛冥冥五嶽臥遊
里門晝扃乘化而逝終始克全埋石其藏以永
頌聲
鄉貢進士倚謙金君墓誌銘

自余與金君伯謙游故吳守金雙渠先生之門先生嘖嘖語國士指目余兩生兩生各年少髮毿毿始及肩耳先生曰異時兩生伍立鴈行議功名于世吾不知孰後先若盤錯交委良駑並騖當是之時裒然旣穎屬之金生若驪駒紛糅宛枯蹶覆當是之時泊然處中屬之王生嗟嗟余之不肖迺與君齊名而又幸辱同榜有婚姻之好時相與慷慨頡頏以意氣酬知巳葢先後十餘年間兩生之遇于人與其自爲遇無不同



者乃余獨不意先貴而君落落竟夭悲夫然君雖年位不偶其學問醞藉時表見一斑而余屬後死不能有所豎立徒泚筆墓上以空言附不朽此可愧也君諱大有伯謙其字別號豫石高祖璧曾祖昂祖棣父逸齋翁先君四年卒母喬孺人後君七年卒自有志君幼無他師受書舅氏喬君士英所喬君號星中大儒其授君書不顓用括帖腐語故君之說經及所爲文字皆深閎有意致依於古法學士先生其托牡外索駿

自余與金君伯謙游故吳守金雙渠先生之門先生嘖嘖語國士指目余兩生兩生各年少髮毿毿始及肩耳先生曰異時兩生伍立鴈行議功名于世吾不知孰後先若盤錯交委良駑並騖當是之時裒然旣穎屬之金生若驪駒紛糅宛枯蹶覆當是之時泊然處中屬之王生嗟嗟余之不肖迺與君齊名而又幸辱同榜有婚姻之好時相與慷慨頡頏以意氣酬知巳葢先後十餘年間兩生之遇于人與其自爲遇無不同



生唐生戲約爲婚姻後生女竟歸陳氏時君巳得售里中豪介媒媪求婚者接踵或謂君柰何以兒子戲立信君曰此吾綰髮故人雖戲何忍負之唐生者尤貧病君重以前約爲經營衣食糜餌終身鄉人有兄與弟爭産而暮死盜者弟殺兄抵罪事連監生蘇某君客爲邑令樓曰其寃獄覆上御史御史以案成疑之而樓侯乃對衆引君言自解衆始知君之有德于兩家兩家事卒解而卒無敢歸德于君者嗟乎安

知樓侯當時之曲聽君也不陰以德君又安知兩家事解而訟者不辱譬君此曖昧嫌忌君一切不暇避而急于爭覆盆銜死之命余妄論君斯事未嘗不歎息自愧其不如也君自爲書生乃爾藉令遇時攝尺寸自効其事業可勝道哉君魁貌大度性不喜抑闔機巧遇所知呼飲輒醉余間與同寢反側不成寐而君鼾聲如雷質明試問君亦有夢否君笑曰余昔無思夜何得有夢旣數困應舉乃盡出其文示余曰趣爲我



言是否不得言利不利也大抵君才于古詩文爲近其舉業徃徃困于奇陽春白雪自昔寡和而今之章句老生尚掇拾唾餘欲盡以繩墨馭天下士豈不痛哉君生平好獎掖後生第大雅子兆登皆師受君家學爲名儒而兆登領鄉薦之子屬與君同歲造物者其先期授左券于君不可知也君一子三女子卽兆登娶刑部員外郎李君汝節之女長女字高腆次適陳尚愉次適余子衡俱早世萬曆十一年十一月甲申兆登奉君柩從逸齋翁潘孺人窆于界涇之新阡

銘曰

殁而從其父埜而及其母躬之不贏而食其子蓋子雲之書以待後世而九方皐之論國馬不必千里惟其不朽銘之以此

## 鴻臚寺署丞若齋周君墓誌銘

自余初解褐爲史官以未得盡讀中秘書爲恨嘗聞從若齋周君借書書闕逸不可讀者則君爲口誦其鄙牋訓其氏譜記而時時自參以已



見上下井井卽傳聞掌故不能難也君時以太學生入選爲鴻臚丞丞閒無事則君益以肆力讀書頗見其輩行皆紈袴賈人子無可與言者嘗中夜起坐太息曰丈夫不能鴻冥鳳舉以一官五斗粟局趣轅下而世且拘攣一切法無擢吏胥郎誦經藏史者則柰何久鬱鬱與雞鶩爭食哉於是語頗聞爲同署所疾竟出君爲武康丞以歸而君故饒於財則又恥以財纖嗇爲子孫計嘗一至武康盡斥其槖中裝爲貧民償逋

秩武康人德之至今有八賢祠君其一云僑於
宗誼家人有𢿀無歸者廢疾餓者歲歲仰衣食
於君尤好獎率後進置塾於家聚其宗之子弟
擇明師教之郡守施公建書院於玉帶河勸學
養士君佐以義田若干畝萬曆戊巳歲江南饑
旱君既以便宜設糜施粥勞來饑民所全活甚
衆而君之子太學生治隆復上書闕下願輸三
千石粟爲
天子助賑治隆得錄授中書舍人本君教也然

君扶義慷慨自其天性臺使者賢而禮交君君
終謝不受郡舉鄉飲君辭曰老病傴蹇不能復
攝衣冠揖拜長者爲盛舉辱也而君是時年且
七十猶不廢讀書所著有光霽樓集六辛稿芸
窓日草二十一史疑問師質論統六十歸儒集
三經敘錄古文蠡測皇明名文抄篝燈漫錄毘
陵文獻錄北豐周氏族譜無慮數十百卷藏于
家蓋君儒者自弱冠有聲庠校多先生長者之
游雖數舉不第抑首小官而其意氣磊砢終欲
有所發闓樹不朽于世旣身老不用好行其德
于閭里間而亦時以骯髒忤俗誹譽常參半君
一切以文酒游嘯沃而消之泊如也壽七十有
七以萬曆某年月日卒君諱某字某別號若齋
其先自金陵徙常之豐北里父績菴公舉嘉靖
戊戌進士以戶部主事乞終養不復出卒于家
君所通二經毛詩戴記蓋本之趨庭授受爲多
其屬厭世味以儒吏隱抑猶遵詒燕素風未虧
堂構焉元配孫孺人先君辛酉年卒葬于芳茂

山之陽内衍淑美具君所自爲壙記而君之葬
也子孫奉遺命而祔焉子男一治隆余雅知君
乃治隆屬執事館下介太宰楊公狀余不得辭
銘曰
非豐有里鬱其世美我知其父因知其子架有
遺書槖有遺金式穀以詒閒孰重輕古稱德人
圓轂方軫曰吏而隱曰市而隱二隱式兼載德
而文將不朽焉是托而匪徒葺其裘故業之云

封行人司行人筠泉張公墓誌銘

自余先宮保以封官靜愼稱里中而余兄銜恚
其範稍樹名續于世嘗陰求其近似皆甘棠之
思于是焉在因憶載筆三十年所嘗爲封官紀
墓之辭自東阿于宗伯吾里張侍御之外乃今
則又有張行人張行人諱仲號筠泉其稱行人
葢自其子太僕君筮仕滿三年受封封三年而
殁未及加贈而太僕君請急歸葬於是公猶蒙
舊秩稱行人云世居太倉西關外自崑山割隸
爲州人曾祖某有隱德祖雪汀公某例署邑掾



以大度知名是生公之父芳洲公其娶于施而
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頴爽受舉子業駸駸
向顯進已而芳洲公顧自喜爲文墨雅游不事
事盡委家政于長子槐軒君顧益落魄傾其家
而君不任筆札費于是始棄儒而賈賈十餘年
稍稍拓田宅累千金已會倭難室燬于火公視
母夫人色不悅故慷慨以瓦礫投地視之曰爾
以我不能再致汝耶此客塵浮梗散可復聚也
少伯獨何人也于是母爲之喜進食而公慷慨
輕財顧益甚市有遺十餘金道上者公拾弗取
求其主還之曰吾室廬焚蕩無餘身之所有弗
愛何愛若金既倭復至而公之子太僕君方幼
從其家避入城有一人負之凌波涉斷橋而渡
問之即向所還遺金主人李姓也恃以方翳桑
之餓夫云侍父圍城中多致甘鮮爲芳洲公娛
客而迄用餘貲繕完舊業如其母前祝辭若左
券焉兄槐軒君死無後後公之第二子而貲囊
盡歸婿家公一不問僅收遺宅兩區而宅又苦



豪鄰日譁求割公復不問竟割地與之曰此尺
寸瑣瑣人爭我讓未必能見困也而陰爲子孫
厚樹德吾庸多矣久之爭者慙悔以地歸公雖
游賈人中然內行飭謹恂恂如儒者室中焚香
置几研手自臨摹古帖讀書評史意泊如也嘗
閒用岐黃家言料檢方藥以試人人多得全活
者已太僕君學成有名而公之次子某某又日
以謹辦持其家公乃自稱閒人日從里社長老
爲忘形眞率之會目中幾無雜下蘭亭已而亦

嘗以醉後投壺決賭矢誤傷人爲群小搆訟誣
囷然公處之夷然曰此佛氏所謂夙生業也會
未幾太僕舉鄉會試公既貴爲封官而先時齮
齕公者及所嘗待公舉火後而背之者皆詐吞
謝過公又處之夷然曰此不足以煩裡公門門
也蓋太僕君爲余門生而余以通家禮見公公
被服澹素儀止愿樸如其故賤時而公之容友
潘省菴先生又數爲余言公受封後門庭蕭如
無賔婚敢干以公事者其僮隸皆歛手奉教勅



寂無言聲有司過者見多避匿請鄉飲亦不時
赴其規模尺幅多類余先宮保而太僕君歷官
禁垣以清白謹正酬余知已良亦本之趨庭授
受焉蓋余嘗私感方今士大夫當官盡節易不
得過于鄉黨難以爲教忠成美端倚父兄而借
乎不可多遇也有如張公節百年壽考無惹勢
不過享官封受祿入衣馬騶奴毳奕道上已耳
乃公業已身自起家累千金飽暖之外都爲長
物不藉太僕重而太僕君德業未量顧反附公

而顯此其父子間相爲遇合孰難孰易自非介
爲人子孰能辯之哉公他言行可紀尚多大抵
孝友篤[illegible]其中人所能勉而余獨高其神閒氣完
于世故[illegible]險人情反覆之中在約無窮容處盈
無泰色庶幾有道者故具論之公生于某年月
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葬某處子男某銘
曰
徐躬禔禔煦物姝姝斯冠仁佩義之儒而賈服
廢居市隱泊如其卒有譽以登子



命書以光乎里閭我最其遺勤此幽墟將子孫
百世之儲斯焉取餘

叔父少荆公墓誌銘

嗚呼不肖錫爵生于世七十有二年於茲家之
長老及所與比肩共事之人無一存者生平出
處幸全大節則自父教母儀而外其斷斷守善
砥礪家聲以鄉行佐吾父則有叔光祿少荆公
其犖犖負奇淹練世故以經術勗吾子則有叔
壽濂堅吾公今兩公皆化爲異物而少荆公蓋

棺最早甚辱於淺土又最久堅吾公之卒且葬
也則兒子衡既誌而銘之矣不可使少荊叔獨
泯泯無傳傳則非余誰當任者公諱夢臣字良
徵號少荊以貲入國子遥授光祿寺署丞父贈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友荊府君
生吾父及公公爲余繼祖母陳夫人出與吾父
雖異母歡若同生既長以吾父齒尊常鴈行辟
影坐立必隅虔若弟子之事師吾父不敢當也
間有所請事則往復危坐正色爲言祖父之艱



難持盈保業之不易而公亦雅自矜飭曰與婦
張孺人訓督僮奴人人皆有手業作事稱克家
焉年三十餘未有子子從叔某之子詔爵已自
有子元爵崇爵而張孺人卽世元爵等漸長甚
後詔爵竟夭絕嗣而元爵二子迄于今取婦成
立奉公終焉公性柔茹寡言常陰行德于族里
丞斷爲名有族母之女既嫁張氏而寡迎養之
終身其所交皆近親故人門無襍賓當錫爵兄
弟之登仕也公避權遠勢顧益甚有司歲時或

間造酒餐來則報之謝謁不時通羔鴈不先及
家人有犯則執送吾父子封杖朴之且曰爲我
重懲毋令他僕效尤也然終不自治貌若緩縱
不及事者或告之某奴慵某婢悍則曰吾家有
人頗容老子以願指代鞭箠之用不亦可乎年
且艾而錫爵待罪政府于時吾父已棄養郡邑
大夫不知所致禮或告以同祖叔光祿君可交
公一日遊行至胥關忽有某節推遣胥持刺問
光祿君何在公漫應曰光祿君昨暮抵此尋去



矣胥又問然則汝爲何人公默不應顧反問胥
然則汝爲何官所使其人大笑而去既而某節
推俱知之歎曰清白官易得清白封君不易得
清白封君易得清白宗人尤不易得一時傳者
以爲佳話蓋錫爵晚而遇
主守官如家無內顧憂則吾叔實成之惜乎天
年早終其名位不顯而錫爵之賜間歸也僅得
一壑吾叔相與切磋名理補救闕遺而今又已
矣天之報施善人則幸兩家各有子子各能淬

厲向於善吾先公而有知也其亦可以生平孝友一脉無恨九原巳公生於某年　月　日卒于某年　月　日春秋若干張孺人先公若干年而卒祔葬某處銘曰

父生公晚公生子晚事則後人德則先人惟其靜翳迄無言聲以勗成猶子之令名遺愛在斯徵我勒銘

封南京尚寳卿巽洲沈公墓志銘

萬曆乙未春少司空沈公以先太夫人之喪來



弔巳卒拜手出一編示余又拜且泣曰此先府君巽洲公狀也茲某請丐其餘徼墓中片石之寵余惟古人居喪禮不爲人作墓銘矧余毁瘠且死言曷能文比三辭不獲而司空請逾哀其子兩進士爲繼以請則爲強占筆銘之公沈姓諱塾字子居巽洲其號九世祖稱和公五傳爲贈儒林郎同知孝清公灉又再傳爲樂愚公仝怡空菴公汝粱而空菴生兩川公樞中正德巳卯鄉試配温氏生三子長即公公自爲兒時遠侍祖空菴公授書及古今事輒了了益歲十三而受易更一歲受禮既成而復從業以春秋應學嘗採掇三傳義著春秋說專門宿儒莫能難也于是沈氏遂世受春秋云會兩川公四上春官罷歸不復出委家政于公公亦自是罷應舉曰理纖悉用優娛兩川公及温孺人終其身盤匜杖屨不階祿養而給比兩川棄養值島夷內訌公奉母温暨闔家避難而身爲護將迄得免亡何白巾賊起詐言有神符天兵里中大震爭先



避匿公獨戒其近僅人勿動爲部署徒少年三百人裂裳爲幟使不得離所部而奸民有欲應賊者誅遂沮賊亦尋解去庚辰大水米價驟踊今中丞李公及泉時爲湖守欲稍抑其價謀之公公頓足曰失矣賴其踊也故秔稻猶集若賤則四方之賈將轉而射厚利而吾邑立稿矣且獨不聞乎趙閱道增值富彥國聽人自爲值而值漸平而官安能強與民以值也李公悟遂不減李公在湖最號嚴重士大夫非公事不敢有

所湑請而獨雅敬公曰非是公吾孰與寡過時謂兩賢交相重也公雖治家人產然好施予口不言利一日築室踣地有藏金見役者奔以告曰是公土也公曰然是吾土也而當其藏時則非吾土也趣告縣旁有覺者爭先攫之鬭爭指然終不能及公公與人藁然慈仁也顧性不喜媢娼𧮰𠶷閒而忼慷爭得失口刺刺言見謂不能容人之過人初亦不能堪之乃其禔身御家承親訓子弟皆肅括脩謹郎壬夫愬家欲求公



纖芥違心之行詭行之言迄不可得公殆古蘇章王烈輩以嚴見憚亦以見服而久益見思者與司空服公敎其兢兢自守頗益甚然司空嚴而公之道廣司空毋官歸一槩謝鄉人請謁公則曰是何必爾鄉黨有大利害有大枉抑亦何可自同寒蟬且汝不畏屋漏而畏人耶司空故與今太宰平湖陸公大司空吉水曾公同爲郎相善已兩公入吏部典選司空稍稍以嫌自遠公曰見前交兩君時豈以吏部郎耶柰何重吏部郎而輕兩君建儲議起士之喜名立標者爭趣之公獨心知明主意無他以謂官禁不必然之事非外廷所宜輕言言間則主聽疑疑則事且敗敗而求濟此萬不可一幾者也夫言事易任事難言而不度任者之所處姑以一敗塞責此爲何心已敗人事而更責任者以補敗此又何心公以此擘腕時時寓書郎中及之而公之季孫演成進士官南中公以書



戒之曰人惟是眞心直行求無愧耳何必立門戶樹頰須以爲名高且爾父三十年官轡何從建言講學中來耶爾師汝父足矣蓋公之涉世久其持議依大體練名實要自刻苦嘗歷艱虞中得之雖白首明經不受半刺一銅之命而緒言微指授之子孫良亦可窺試用一斑云爲古文辭爾雅遒勁有先秦風既老尚覃思著述經史百氏中有疑義未安者手自疏訂庶幾成一家言會病目不成成沈氏族譜敘致詳確體例

精嚴歐蘇二氏不能過也歲時拜墓視牲牢省
封樹惟謹故事獨有春祀公復增爲秋祀且廣
兩川公所立祀田若干以贍族人其族之貧者
給無家者歸雋異者教相與櫛束若官師聯屬
若肢體竟公之世而沈氏爲彬彬良族彭侍御
之按湖也大姓獄起獨心服公家寸田尺宅不
煩有司而公之家政此亦足概焉旣貴爲封官
燕處蕭然耳目不接優伶之謔器服不崇華綺
之飾郡守黃公嘗謁公於家公爲具素食留之



或言守貴人宜加禮設樂公固不可曰柰何以
太守貴壞吾家法居常繹思先世典刑以履滿
驕佚務華近名爲戒故躬服書生處子之行而
不言于人陰師伊洛諸儒之學而恥爲標號迄
以闇然素樸終其身此老氏家所謂留餘福以
遺後人者沈氏世顯巍科膴仕比比宜乎哉公
以甲寅某月日卒卒之日猶强起肅容正冠欠
伸而逝訃聞京師得
旨輿祭一壇並祭閔太安人仍給半塟不爲例
塟典數云而公所被
三命致詞有云學窺理奥動秉義程行誼篤於
閨修壽策關于經濟若貌肖而慕之者嗚呼此
足以蓋棺矣公生于某年月日去其卒得年八
十有三子長某配某封宜人侍公病以積勞致
後公歿百日卒次某孫某以某年月日塟于歸
安崑字圍之原里花城村而爲之銘銘曰
德之休明在隱猶融矧世文獻公復允宗學維
純師行古直躬發恤祀憂肉食謙忠一經之報



委祉以重式穀爾子顯允司空載啟聞孫趾武
夔龍衆美弗有具曰公功是闡是繹力田乃逢
煌煌
命書刻石於封尚千百年垂耀無窮

#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 王質齋墓志銘

萬曆甲戌守永州臣倖伏
闕下上書以將父情事乞歸養許之
制比下廷臣籍籍言或曰爲廉甫一人父與爲
永州百億人父計孰急是不宜歸或曰新從廉
甫父質齋先生所來見飲餟健甚色不許廉甫



歸廉甫歸必不樂余因迎勞廉甫斗酒而剬曰
亦聞人言乎曰聞之夫俎豆思賢人寥廓失羅
者不佞趣舍決之久矣而難吾父蓋先是嘗三
草疏乞歸而吾父三褫疏譲之曰孰使乎早與
而晏殺非爲汝耶且君子時至則嬴糧躍馬往
耳報
主之謂何其敢惟私計以辱長者不佞謹識之
歲巳巳不佞被命參贊領南兵介然有干陽之
感盍飲泣不下咽者數日而吾父割裾送我發
客勞我賦詩慰我不佞亦謹識之何但色也雖
然每至於別吾見其一夕以三四起繞庭彷徨
行以此知吾父弟强忍教不佞忠非苦戀斗升
養也雖貴一蔬一褐不忘爲諸生時所居第環
堵蕭然手題其座右曰敝廬蔽風雨無求則居
之自安薄田供饘粥知足乃用之不盡以此知
不佞往而不返固非吾父志也少而贅外氏去
其父母不數里然朝夕跂而東望見爨烟縷起
流涕潸然以此知吾父爲人子與不佞爲父子



以情勘情必有合也而會不佞之永州不樂數
使使起居吾父前微伺言色至則聞吾父蓋嘗
時時向月倚門而歎蓋歎不佞云自是不佞肝
膽如劙刃矣而又會
天子方弘孝理得以間謁歸歸而致其蔬褐以
爲供吾父不吾責備養也父子祖孫嫂妹一堂
無望煙向月千里唱嘔之感何云不樂哉余聞
廉甫言則釃酒賀之廉甫上車去去三年所而
先生以壽終今鄉里猶傳先生鼓腹行游山谷

聞廉甫遵前諸孫撫徵杖屨休休甚自得也吁
嗟乎孰能成子之忠晚能安子于孝使天下爲
子者皆得如先生爲父則于出處之際豈不泰
然哉先生諱周號質齋曾祖某祖某父夢椿翁
母吳孺人起家嘉善學生八試有司不第始卒
就廉甫封爲兵部主事云生平諸善行甚多尤
隆于孝友既贅外氏事外父徐西疇翁如父父
產悉以義讓其兄春軒公有姑適金氏而寡爲
批扞外侮卹其家故終身三族內外無間言性



慷慨引義急人之憂結鄉社修逵塘計免補盜
民兵里中稚老皆曰先生于我有德其形容甚
厚長者而時嶷嶷有立不輕以顰笑假人與之
言情而信不能作萍梟兩可俛仰色語庶幾古
之遺直焉晚年絕跡城府徜徉鴈湖西庄爲亭
曰拱極賦詩釣魚其中因更號鴈湖釣叟豈所
謂貞不忘君通不溷俗者耶生某年月日卒某
年月日壽七十五配徐安人子某女某嫁某孫
某孫女某嫁某曾孫某曾孫女某徐安人先先

生六年卒葬某處以劓股孝聞自有述至是廉
甫謀啟封合葬先生而命館甥沈吉士來請銘
嗚呼廉甫與余善天下莫不聞抑其言推引忠
孝歸之先生有足發余者余雖以雅故再銘其
父母亦無愧焉銘曰

燁燁龍章其文五花思樂採蓴鴈湖之涯吾不
知其人仕耶隱耶伏几經綸㡌袖鎮鎡惟不自
試以昌其家是用成爾之子載忠與孝德音孔
嘉



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如岡陳公墓志銘

余以嘉靖戊午叨舉應天鄉試于時同年大集
京師而新安張光祿見山與余比舍最狎余嘗
指同年三人語光祿曰此三君皆爵祿壽考罷
三君者其一則錢公淑吾其一則蔡公肖謙又
其一卽今所爲志總督如岡陳公也一時諸同
年盛傳余語爲笑已陳公竟至都御史總督兩
廣而錢公卒官大京兆蔡公雖遺出遞處官簿

未顯而以講學名天下壽考至今余亦得以
三君頗負人倫之鑒豈非幸哉先是陳公以中
丞出撫廣西也余别之以酒陳公忽中坐歎曰
嗟乎吾昔與兄頡頏科第以功名相許詎意今
日一龍一蛇渺絕至是余聞甚不悅曰是何言
也若以中丞建節自比於蛇則同榜中尚有白
首明經未沾一命者豈盡爲蚍蜉蟁蝱耶公大
悟引酒自罰曰敬戢良規吾自是踴躍行矣行
役一年而會田州土官告變公授討右江道討



平之疏上善後七策大要以弛征撤戍柔懷新
附爲本於是
天子知公才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贈封元配凌氏繼配盛氏皆淑人廕一子
爲國子生會又值岑溪七山等山獞嘯聚公復
授討左江諸道討平之而疆外諸蠻黎莫二姓
兵又起公請於朝爲布立恩信以術籠駕招徠
之賚久之二姓皆請降公以功晉秩右都御史
賜金幣乃公顧推功諸將諸將亦以此懷之有

遊擊彭信古者橐千金爲謝而公怒劾遣之乃
言者顧反譏公公亦不辯六疏乞骸以歸公初
中萬曆辛未進士授河南府推官丁父司寇栝
岡公憂服除補紹興先後在官以神明豈弟稱
兩入試闈所推轂皆知名士舉賢能內召未補
而丁母朱淑人憂起吏科給事中陞禮科右給
事中所建白如議督學請兼隸江南北議弭災
一祗事
兩宮二慎選婚三召見輔臣四免汰藩臬五編



織造之徵六釋因公犯科之罪皆侃侃持大體
凡在省若干年一被
命督
慈寧宮工再主河南鄉試稽覈精嚴選裁公慎
用久次陞通政司參議歷太僕寺少卿提督四
夷館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光祿太常卿
時
朝講久輟都給事中李獻可等十入人皆以言
事得譴公自以故言官不得坐視再上疏爭之

其後尋有督撫之命凡三平巨冦兩撫叛蠻文
墨議論外且表暨章章如此時稱爲文武才云
公通州人諱大科字某如岡其號文司寇公生
公最晚宦遊所至皆載公以從公年少美姿容
未長學成直指某公按海陵請公與相見公不
往既司寇公貴而公布衣蔬食自如絕不作貴
介紈綺態論者以武侯遺誡淡泊明志寧靜致
遠陰爲公卜大受焉既歸老林下時時謝病杜
門單思著述刻有五經旁訓初學記楊升菴集



靈隱子爾雅說文行于世其居鄉抑抑下人逢
掖寒畯皆抑而與交圭撮之能尺寸之善往往
揄揚不容口而時亦有發憤蓄氣慷慨爭是非
立然諾者雖自謂賁育無以過也教餙子弟與
諸童奴皆凜凜依廉讓軌于萬石家風里中若
無官閥內若無聲焉公生嘉靖十三年六月十
七日卒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壽
六十八歲訃聞
下所司議䘏得賜祭葬全典仍以軍功加贈兵

部尚書葬狼山下新阡子四人王錫爵曰余非
知相人者幸偶器公于四十年前蓋以其儀止
敦重體識弘遠不獨爲形貌也乃公亦時時陰
識余芻蕘之論以直見收然後知公之立言立
功不朽而存者所謂大車之載滄海之納固不
以才具聞已銘曰
粤之西東銅柱所標鈇鉞四征卽敘三苗甚茂
明珠有口囂囂我之知公言自壽髯貴謝綺紈
弱不外交既揚王廷德音孔昭疇是正直而視



民佻曉奏膚功三命而逃衮衣歸止思樂林皐
出從龐畔居號天弢乘化而終
國書軫勞我銘孰徵峴首之謠

贈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翠峰
于公墓誌銘

東阿于宗伯以萬曆某甲子謁余于京邸請其
大父翠峰公墓銘比葬已五十年
天子業以宗伯三品階
誥贈公爲某官而南宗伯林公爲文表公墓子

謂五十年封㞳久隳榮哀之典備矣銘故可緩也今年忽使使以書來徵文曰公豈以某遂忘先大父耶始者不急請避公方在撡席而先大父生平裘褐爲侶不因人熱者也故逡巡八年須公歸而後敢卒請予至是無所復辭已公諱玭字世和隱雲翠山下因號翠峰其先籍登州文登縣洪武間公祖一世公奉
詔徙東阿之楊柳渡一世公生忠爲鄉三老娶劉孺人無子而公之母爲側室王孺人王孺人生三子公最幼而弱數歲失父依兄伯居兄伯遇之不善常奴使之又常坐顧呼公使前侍食罄折立無敢忤比長兄强使出分蓋貧容然公爲人大度有才氣所交皆豪長者竟自致百金產緣手散施畧盡已復致百金而兄坐法當死詞不及公公慷慨自詣吏請代吏怪之已試嗣知爲出分弟益大驚使前畢其辭而公涕泣對曰某不幸早孤兄鞠之成人某覛兄猶子視父也予爲父死無所辭抑兄未有子而某有子死何疑吏疑其詐即佯許出其兄子獄公望見兄大慟曰兄果出乎吾得死所矣趣自着械入獄不返顧吏爲之泣竟兩釋之于時吏弗知公爲出分弟不知故奴使弟也公又嘗代兄簶使朧西猝遇虜騎夜伏積骸中得免嘗行道上拾遺錢歸而懸之門以待其人至還之生五子其長不聽讀書曰是兒不覊甚儒而不覊則益其疾不如使守田種瓜而美公一日見瓜生道旁大怒曰人乃畏汝不敢食道旁瓜汝横甚矣折挺逐之邑民故苦賦公具條便宜爲白直指前得寬減而賦不失額嘗數稱往古事敎道鄉里鄉里有疑事若鬬訟吏不能决者往往質平於公公所平曲直甚侃侃而尤以温良豈弟得人懽既老猶策杖從諸少年游諸少年忘其父行也性雅好漁已忽感古人陰德事[illegible]漁具焚之其篤行至此年七十以布衣爲鄉飲賓里中貴人皆爲公逡巡讓左無怍容後奉
詔予冠帶而公之第五子某舉嘉靖壬子鄉試

蓋春秋七十三至嘉靖某年月日以榮壽終焉
配劉叔人後公五歲卒年八十二子男長某次
某次某邑諸生次某邑諸生次某仕至平涼府
同知贈禮部侍郎孫男十一某某出某某出某
即宗伯舉隆慶戊辰進士曾孫某玄孫某葬某
地某年月日王錫爵曰予辱與宗伯同官二十
年竊陰師其侍
主忠篤居室儉閒而言行依于古人嘗一游其
鄉所謂穀城山葆祠黃石處以爲嶽靈星采禀



領元氣固宜有人而宗伯不敢當也曰吾所爲
兢兢夙夜者懼忝吾祖吾祖起孤童布衣無所
新聞達于世其仗義輕死鞠躬化俗蓋天性然
而子孫實奉其餘教以顯見謂不辱然纓組束
身爲名易耳若吾祖則所謂夜浴修容操券不
責報而游域外者也嗚呼此宗伯所以礲石八
年必徼予一言爲重而予實愧之矣銘曰
是惟羣峯處士之藏後五十年有銘其德者以
方古鹿門太丘身隱而名章厥流之長庭有槐
里有棠暨爾孫有聞以經術行誼大啓爾門從
國之光吁其不亡

刑部右侍郎楓潭萬公墓誌銘

故司寇楓潭萬公有子曰學憲君學憲君與予
同年舉進士而余因得以通家子謁公於邸當
是時弟見公被服雅素儀止樸謹相與退而媼
然有從先進之思已數叩學憲君所習于趨庭
上下者則益嘆公王表黃中不名一德而世不
能盡用亦不能盡知以爲恨嗟乎公今既徂矣



其用而不盡用者皆之於其子若孫俎豆之于
民與社則已矣惟是蓋棺垂十年禮官僅得以
故事爲請三品祭葬而公之嫮行修能日亡日
遠弭筆載記之史徵之大同白蘭寧復有揭日
長夜於淵中識伯夷者哉而迺今得鄧定宇少
宰氏余嘗目少宰人中朗朗掇皮皆真其咳唾
一出必傳傳則自今所爲公狀而公與學憲君
必欲余一言勒石涉江二子里介少宰書以請
其勤且鄭重如此因不得辭蓋公之先在宋建

炎中有處士某者自新建徙南昌之東溪五世
以前始可譜公之祖某父某母傅氏始以公貴
得三品贈封公諱虞愷字懋卿楓潭其號以嘉
靖辛卯舉江西鄉試戊戌成進士授無錫知縣
政成召入爲南京兵科給事中累遷山東參議
福建副使貴州糧儲參政湖廣按察司副使福
建右布政丁憂復補山東尋改山西左布政使
擢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進右副
都御史總督糧儲尋以南京刑部侍郎改北致



仕歸後若干年爲萬曆戊子六月十七日卒于
家距其生正德乙丑三月十三日蓋享年八十
四矣公幼專敏爲諸生酷貧帶經而鋤時從里
閭長者講學白鹿洞中歐文莊公一見奇之間
君子無入不自得所得何事公應聲曰自得又
何得也人以覘公終身學術事業若懸契云始
仕無錫錫故多富人善行財上下漏賦籍爲奸
若其窟淺深不能問則往往寄耳目于怨家
者行縣輒以風軌取他事一入不得出公

曰是皆不平夫富人貧人毋也緩則使貧人代
輸役急則四面設置投鉅而入之鳴鳩七子誰
爲厚薄父母之謂何矣會月朔晨朝三老出不
意問大姓主名具得隱占狀乃手自畫丁糧十
徵冊令富人各以差次受繇無得脫者至其陰
細過不輒發發即不惜爲上官前破嫌疏理時
亦以此得忤而公侃侃自若也有簿某實廉坐
蜚語當去公慷慨率吏民爭之不能得乃解其
印綬置直指廷中拜且辭曰公即不聽令令請



行矣直指初怒卒斂容謝公簿亦竟全在南科
數與守備內臣露章爭事謂營兵不當充私役
又謂操江都御史每歲操故當與守備參伍列
坐而
武皇朝爲權璫所抑宜如故便又奏革宣成以
後冒功陞襲若干人而貴倖側目矣會公復疏
救失事憲臣忤
旨然僅奪俸猶幸
肅皇在璽不輕以言罪人云比補外所至有聲

纔其大者救荒山東西能以便宜發倉粟及贖鍰貸民而山西饑甚公拮据賑外具爲貧宗敘支均祿法功尤著焉御史有清軍福建者試問公軍何以淸公曰夫明旨固曰清軍不得益軍今一切汰去遠年耗伍覈實上聞而軍淸矣御史遂以其事委公咄嗟而辦公又謂政先大體而上官近喜用巧文新進吏日蹴獄市民且重足以是御史行部公輒請自往代爲讞决嘗一日而出福州久繫囚五十餘人湖廣六十人乃



其遇法必行如案致貴戚之死奪楚遼二藩所侵地歸民雖百口居間不能撓也在山西有無賴宗人自號四天王者聚徒謀爲亂部署定矣公一日方坐有旋風觸楹忽心動曰是何祥也境內得無有變試使人蹤跡則亂者已縋城夜遁竟追殺之散其黨於是朝議以公有文武材旣再入南京典兵食則是時海上新中倭振武營新變公承其後日與大司馬襄毅李公謀冗軍非額設冗食者汰之營軍自倡亂已誅外餘

皆得公處給糧餽撫摩痛疾而安公又以京營困和買奏復故以條又上督儲便宜六事于是南京輓輸日至軍民相與立碑中和橋頌公之德焉時公已入仕二十餘年歷官皆遠徼而最後始以積薪久次由南刑部政非其冷吹疎步特立寡援幾爲笑于天下然分宜之敗也其黨有同里而別籍在室而操戈者公獨持平品於向背反覆間或曰嚴世蕃且叛公曰世蕃不叛第其穢惡亂政自直一死不足更引他法以坐也



嗟乎使臯陶奏當有易斯言者乎而言官會有所受遂深文擊去公矣夫公不幸生嚴氏鄉炎火炳蓬勢自不分菌桂顧其生平一介之守垂橐而出垂橐而入此亦豈夜行鬼瞰日星視指所不及者今併此汙公而公又長者默默受汙以去痛乎鄧少宰之訟公寃也蓋儒者當恩怨得失之交真器乃見而近乃有逐臣棄友一不快于公論則詆語惡聲狼籍私史以公之處謗觀焉而古今人情世道可概見已公爲人敢言

似直寡怨似厚不彫似樸忘機似通守[illegible]
能斷似勇而一以學問融之門生子弟[illegible]公
終日靜默小樓一榻中閒而閒起居上食公不
時荅荅則語不及他占筮技[illegible]陰陽而已晚年
讀圓覺金剛諸經有悟謂此即我儒無聲無臭
註疏然不輕爲新學道聽者言仍[illegible]于自爲師
友而學憲居末老倦遊日侍公左右[illegible]最得公
𣃔輪言外之旨故世稱豫章之學[illegible]始然若盛
若無慮數家而萬氏[illegible]以挫[illegible]含[illegible]無標[illegible]上

天下參于遊道見謂不廣然致此公所謂自得
也夫自得則又何得哉知不知勿論矣子某孫
某以某年月日葬某處銘曰
談學豫章璧[illegible]之淵海公默退藏以自受采致于
自得乃無不得大惟卓爾知損爲益游刃之餘
出入周行守官去官琴書在囊有碑于途有祀
於社一毀衆譽萬古不夜旣偃經綸浮雲太虛
小樓一榻閱其如愚居不垣墻行不標幟八十
四年乘化而逝易簀之命還于性始是曰可死
亦曰不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泉趙先生墓誌銘

葢自余隸博士而趙先生爲督學御史以文字
知余已先生入爲中丞而余乃待罪館下[illegible]少
新進以步趨顰笑之習于先生也得僅僅拔遇
無何先生竟先予歸歸之十八年而予[illegible]其孤[illegible]
等以治命來索予志志故不得辭按狀先生趙
姓諱鏜字仲聲別號方泉系出宋商王元份後
靖康間有武畧將軍善學者扈高宗南渡始家

邑西鄉之竹和元季有友三公者徙居泉塘號
泉塘趙氏
國初有諱同鵬者號種菊老人生瑞州府經歷
思湯思湯生志謙志謙生平海衛學司訓正夔
正夔生泉塘翁鳳山即先生父也代以文行著
聲而發於先生先生生而敏未總角輒工文司
訓公奇之曰是兒也長必大趙氏令從林惕齋
先生學學成試輒屈其行嘉靖丙午舉于鄉明
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巳酉改河南道

御史奉
勅督鹺長蘆屬軍興大司農方右脣焉人或虞
先生儒者不習事而先生心計了了所條皆便
宜皆中窾老吏所不能及會代改廵按鹺大獄
風裁愼舉劾一切不法以杜後患文網之未幾
復改
命南畿學政所至校士懸法嚴而持以寬而其
評隲取舍往往在驪牡外如吾邑張起蒼公嗣
卷先生泚筆抹盡不遺一字然竟置優等起蒼



竟以其年連第尤職五年門人益親以勞進階
文林郎封父泉塘翁如其官母胡氏配毛氏咸
孺人丙辰秋以疾乞歸尋補河南道刷卷畿輔
陞順天府丞不踰年而晋大理少卿並稱劇職
且輦轂下勢易撓而先生所蒞輒有聲績不減
外御史朝議以是上先生通才也壬戌丁泉塘
公喪哀毀如禮語及輒涕服闋踰年授僉黃通
政未蒞任會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缺先生年尚
未及格

世廟謂先生才不次擢先生協理院事先生荷
殊眷思所以報稱
上意古手疏六事以獻
世廟晚年方注意大用先生未果
穆宗改元先生以舊臣稱疾乞田里歸即杜門
謝外事日與一二故舊徜徉文溪卯石間取古
人四晋義衛其居更號留齋居士時部使者交
騰薦剡或謂先生三朝耆舊不宜安家食先生
輒歎曰吾豈以山林樂忘朝廷我



主上待我厚即盡犬馬齒死不恨顧老矣且安
能復伺人口吻為進身地竟堅臥迨卒先生天
性孝友事封君史公暨太孺人謹甚撫弟太醫
院吏目月泉君有恩置義田邺貧族修家乘皆
有法性坦率無崖岸迄宦成不一作公卿閒貴
驕狀其所居無赫赫名父老稱長者必歸先生
先生歸田久識者多惜其弗究于用留齋乎留
齋乎先生善自名矣先生生正德癸酉四月七
日卒萬曆十二年五月廿五日享年七十二所

著有畱齋漫稿越氏家譜六卷藏于家子姓云云以某年某月卜葬于玉山縣六都䂓家山之陽胡太孺人墓側銘曰

惟趙之先遙遙帝族玉生於山有光韞櫝長發惟時時乃先生大廷擢穎秘苑蜚聲柱下之斑惠文峩峩有歌辟騶有鳴振鐸惟吏惟師媚於天子再長法臺軼登伊始鎮邪就匪不列其鋒烈風震雷化爲游龍遺愛誰徵公門桃李琢詞于幽以告來禩

南京太常寺少卿麟洲王公墓誌銘

嗚呼此故太常少卿王公之墓也公名世懋字敬美父大司馬嘗命之曰吾聞東海有鳳麟洲爾庶幾埒而兄乎置其讀書之室曰麟洲已而慕王君公之行別置號曰墻東生宦小達思自挹損更署曰損齋然而學者稱麟洲先生如故王之先自卽丘子覽而下世有聞人至五季而有諱仁鎬者爲吳越王鎮海節度衙推官嚴之分水曾孫縉爲宋左司諫六傳至夢聲爲崑山州學正卽其官家焉崑山後割隸太倉州遂爲太倉州人祖倬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爲弘治正德間名臣父忬歷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贈兵部尚書爲嘉靖名臣妣郁太恭人公少慧有英氣應對機警鋒出甫十齡而病瘵大司馬憐之不欲强以佔嗶乃公頗益苦私君爲文章其師愧歎以不如自解去以補國子生中戊午順天鄉試己未舉會試

賜同進士出身肄事兵部當是時公父大司馬在薊遼虜方深入而相嚴欲以是中之逮下獄公與兄鳳洲公欲上書請代而大司馬聞而止之曰

上怒方熾是沃之膏也毋速我死遂不果上明年庚申大司馬竟不免公兄弟扶喪歸廬槀之側朝夕哀號啜粥茹素太恭人憐其瘠而手和肉羹畀之弗食也比三年除服猶被白袷单衣不敢與宴會聽音樂惟於詩酒夙所嗜以自陶寫而已時鳳洲公業爲海內詞宗而其同社友

李于鱗汪伯玉諸公皆有盛名當世公最後出
與倡酬諸公輒大驚賞呼之小友會
莊皇帝登極公兄弟於是伏
闕上書辯大司馬究久而乃白又會南省臺以
公兄弟薦太宰固欲俱起之公乃奉太恭人命
謁吏部遂中途而報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
南曹事簡公得以其暇肆力於文文益工居無
何以郎中葵病攝曹事而魏國公之事起魏公
者老而無嫡子其長子邦瑞弟愛愛嬖姬鄭之



子邦寧會夫人甍寅緣請於
上以鄭繼封且謀爲邦寧奪長地會有
旨悉按錄諸勳胄當襲者入國子習禮魏公猝
急畏公議遂以邦瑞應時少宰林濂領部喜而
謂公中山王之德遠矣能庇其後人不違禮而
諸爲徐氏居間者大失望乃紿祭酒姜公曰邦
瑞强年矣而始不稱胄子者何以邦寧故也且
邦寧不爲嫡而何以毋拜
天子詔稱夫人公姜公疑未決而返之儀曹儀曹

復返之魏國魏國乃以二子俱請林公甚恨之
然無以難也公乃移書都督慕曰鄭夫人同妾
也其應封與否非所敢論第邦寧之生在未封
前則均庶也而邦瑞爲長何所請之有林公大
喜卒從公後邦瑞卒爲嗣魏國錯祿諸居間者
絀祭酒亦坐註誤罷而後以無贖白都人至今
稱王儀曹不撓法也居歲餘遷北儀制員外郎
檢緝宗牒詳謹無害會以太恭人病請告歸至
池河聞訃以不及侍疾哭數絕而甦癸酉服除



補祠曹尋遷尚寶丞會傅劉二御史上疏言事
觸江陵大相怒下獄公與大理卿石公爲傅治
裝爲劉營救以是失大相旨方奉
命吊祭秦藩遷江西參議治南康公惴惴懼不
免乃精心訊牒勤職業而御史因挾與俱之九
江饒州時分巡副未至一切以委公公未嘗習
爲及其治之輒精於是御史以爲材而異之尋
入賀
萬壽還遷其省副使理驛傳驛傳在江右最繁

官其地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而會時政裁抑
冒濫則又奉行過當至學官有徒步出入者公
為令下諸郡縣稟其平上之臺臺著為令已紬
司篆及署分巡道當省會至繁興公于吏事益
習有所判剖曲當理情即老吏莫敢措手尋監
秋試冬入計南昌令者以進士任可五載矣始
用小苛辯得上官意屢登薦書以是益驕橫直
凌司府莫敢誰何公書發其奸而去之時藩司
之從事者新不能有所悉亦一以屬公當省臺



大會方岳聚二千石及黃綬以下禁自廢公獨
條對侃侃太宰嘆曰才難不其然乎今者暗練
事敢言獨吾省藩長與江右臬耳大相故知公
材聞太宰語欲收之會公感疾上書乞骸骨大
相寢不奏而山東學使者缺太宰以風公公力
辭歸閩化女事而慕之以書自通無何別去公
嘗決一父子訟而父辟甚公痛杖其子且誨之
已乃命杖其父其子匍匐前護請代始釋之父
子感悔如初有袁帥者好偵諸曹得其事嘆曰

三代不嘗是矣移視陝西學政强就行其所條
約束明暢蘊雅甲他省諸生欣得師無何而有
給事中某御史某故習余與大相忤乃上疏指
援化女事謂余與鳳洲公譸張為幻而留省應
之至波及公業已報聞弗竟矣而公慨然謂身
為人師率即事弗竟何顏復臨諸生乃移文兩
臺乞骸骨而余弟家馭亦自河南謝學政俱歸
久之大相卒太宰第諸道學使此兩人俱上考
尋起公督浙江學政辭不赴甲申冬復起督福



建學政鳳洲公謂公可以出矣余處子又處無
乃偃蹇
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于是公勉而之任特大
試期迫入閩故材藪一邑待試無慮萬人而其
鄉薦紳所在雲集意皆有所望公一切謝却之
專心閱卷甫三月畢事所升汰皆服人進其省
左參政分守福興道入賀
萬壽於道報遷今官居金陵雖甚適少事特不
勝士大夫筆硯之請戶屨如錯遺余書讀古人

生我名者殺我身之句意色愀然然而焦以泡
也性喜山水且欲盡遊諸名勝補音遊所未足
緒成一家言而公業以勞損成病火灼于喉幾
食爲減乃移狀於卿沈爲具疏請下吏部極稱
公賢姑予告治病病痊有司奏起用如六卿例
報可遂歸里第明年四月手書折產遺戒多理
身齊家要語檢理身後事秉禮爲儉令它人積
日計之弗及也曰吾自今端坐以俟期而已屬
歲大侵餓莩盈道公乃倡諸大姓行粥粥全活



可萬計死者浮屠法濟之沾沾喜曰吾胸中更
無事矣然尚矻矻著述有澹思子望崖內外篇
經子臆解其課子姓爲諸生較藝不怠而性稍
下善恚將百日病復大作二日而粒絕又二日
辰與命移席中堂强起坐飲少水亭午呼楮墨
手書一紙與鳳洲公訣大槩謂種種諸証俱現
恐在旦夕弟性斂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遂能
輕死破戀六親既以無情即見兄如不見也未
復謂天下雖洊饑

聖主能蠲賑事尚可爲惟願
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聽人言搜人過者君
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即死無憾既竣書未
發追瞑自力起使人掖而據胡床盥水于足訖
畢諸子問有言否曰四月書已盡之復何言不
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翛然遂逝公以嘉靖
丙申生歿于萬曆戊子春秋五十有三耳平生
孝友重名義其施予稍裁而能不失居恒不輕
爲公府居閒閒有之必宗戚之困阨不平者若



州里之利弊不能控者嗜義若渴有所聞汲汲
行之遠識長慮悠然能見事後少亦微有耳目
之好觸一語立斷遣之居官好爲條教煩不至
瑣尤能曲暢物情因事爲功好提獎屬吏即不
至贓濫未嘗不弘撿覆以故多感之少而通易
晚視學政旁通諸經皆能蕞其大要亦喜讀二
氏書恒謂吾于兩廡饗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
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耻之
以故望崖編諸書要皆其中精至語識者[illegible]

下白香山晁文元也其詩文繼鳳洲公而起世
以比宋之二蘇所著詩文集之得五十餘卷其
閩部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疏
前已行人間某月某日將窆公柩於某山之原
而以鳳洲公狀來乞銘銘曰
本豐條遠源澄流濬維公之世重賢疊後游夏
文學由求政事惟公之材一往輒詣六經淵有
二氏眞無維公之識獵精捐粗與可偕入與否
偕退維公之節在涅不累泉洲麓深山抱水紆



維公之藏過者式諸

翰林院檢討後菴吳公暨配封孺人陳氏
合葬墓誌銘

前翰林院檢討後菴吳先生蓋嘗辱一言之譽
於不肖錫爵錫爵實陰師而嚴事之先生之被
讒歸也已鍵門謝客而錫爵數款其廬執故人
子弟之禮先生進與談時事評較人物皆倜儻
出意表已握手殷勤戒努力者三曰此君他日
事慎毋負我蓋錫爵退奉先生教立身遇主粗

成始終旣解事而謀與先生爲方外之遊則先
生不起矣先生病且革遺戒其子宗泰宗因游
歛亟葬毋乞碑志諸子旣受命用先生所自擇
地權窆于宜興之伏牛山旣而形家言不利者
十人而九於是諸子更相與謀曰從命小恭送
終大事以小恭忽大事罔極之謂何乃更卜地
于某處啟先生之藏奉其配封孺人陳氏合葬
焉而宗因請凝菴唐太常狀拏舟至海上謁余
銘先生諱可行字子言號後菴世家宜興之北



渠里父尚寶丞性始占籍武進爲諸生先生幼
而專嗇且善病年十七始了了向學問病亦良
已喜讀昌黎詩文効其語作小詩同郡荊川先
生一見奇之荊川先生者卽今太常凝菴父也
蓋太常之知先生自此始舉應天丙午鄉試癸
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文名籍甚
然公特以清修勁正爲當路所敬而錫爵之舉
會試也會先生爲同考官時主考爲慈谿袁文
榮公公故以詩經魁天下而舉場故事有座主

門生傳衣鉢之說衆指目公以謂必舉[illegible]
一而先生獨奮然曰天下事當以天下人之心
處之今滿場桃李誰不出公門而娓娓專此小
物為也公聞而矍然起謝曰子言誠是於是遂
定而錫爵僭為舉首比廷試則又屬先生受卷
得差次甲乙上請而錫爵擬第三
世廟親擢為第二既成而文榮公特遣謝先生
先生笑不受曰我固不知公為何人知公乃
皇上與本座師馬公也當時分宜嚴公有寵貴

倨新鄭高公以翰林老宿為後進所嚴重乃錫
爵數從館後旅見兩公則同輩頫首鞠躬卑下
之已甚而先生往往獨後至至則直前笑語無
所屈讓蓋錫爵數微視先生私語二同年以謂
前輩樹略至此然先生故自以能高行清益發
舒意氣遇事敢言瑕釁滋起而華亭徐文貞公
獨禮重之頗有同升風旨外聞而先生會又以
直道忤諸當事者遂羅中以考功法罷歸歸而
結茆蠡湖荆溪間盡謝人間事時有所感憤意

氣寓之聲詩而亦不盡留藁示人今僅有遷陵
小刻及吳太史遺藁數帙行于世蓋錫爵[illegible]
詩在陶杜元白之間頗亦為世俗汶汶有蕭踈
並棄之感雖極意排蕩終不能平云先生初第
日中行晚而再入翰林以直諫江陵不奔喪事
得廷杖為民兄弟相與為湖山杖屨之游益瀾
踈於世事而先生又獨為最後死雖齟齬竟老
其言議風采亦自足照耀古今絕群離類已而
錫爵向受敎先生雖誓死不相負其竟以掛冠

不早入山不深每一至輒掌交游刺廢家難未
嘗不引領歎羡先生自愧其不如也父司丞公
壽六十時戒先生勿舉觴待滿七旬為壽已司
丞竟不及期而沒而母段安人會又得疾侵尋
不果稱壽比先生年至七十獨強無恙於時諸
子諸婦羅拜堂下先生輒蘇蘇隕涕以兩尊人
不及壽為痛其病也猶恨以司丞公服三黃丸
之誤盡謝諸醫奄然而瞑余讀其遺戒悲焉嗟
乎楊王孫之不作閔仲叔之已亡使世有司馬

遷斑固必能爲先生立傳永垂頌聲是在太常
諸公與先生之子若孫巳先生生某年月日卒
某年月日得壽七十有七配陳氏以先生考滿
封孺人旣貴生子猶戢戢勤其家時稱賢內助
云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壽若干子
孫云云銘曰
古有史鰌其直如矢矯矯吳公惟德之似危行
與言以報知巳我躬不閱誰爲婁菲仕隱倘心
覺夢同趣屬纊之言烺烺在耳旣壽旣康有婦



有子噫嗟乎公是亦可死

怡洲吳公暨配金孺人合葬墓誌銘

怡洲公者余先太夫人之兄子而余之從母兄
也沒若干年矣而至是其最幼子某及故長子
某之子某奉公柩暨配金孺人自淺土歸窆於
某阡而屬余爲銘嗟乎是固余所欲爲銘也猶
記余兄弟始生六七歲時數從先太夫人歸寧
母家得及見母家三宗鼎盛以財力意氣豪里
中前堂羅鍾鼓管絃後園饒池亭竹樹之勝而
怡洲公於兄弟行最長其子孫最多且賢而奉
余先太夫人最虔有禮先太夫人常指目爲吳
氏長老而不名顧見余兄弟飲食嬉戲公之左
右摩其頂太息謂公曰而亦記而祖而父歿時
吾姊弟孑立內外噬虎叢棘間能保有今日家
室完而兒女育否公泫然曰姪亦念之人事古
今固無足論論其大常否必通善必福可也始
亦見有兩弟褎然而患不富貴者乎巳先太夫
人果卒視余兄弟宦學顯名而亦及以長年在



堂奉巵酒爲先太夫人壽嗟乎是固余所欲銘
公也公姓吳氏名某字某怡洲其號奉例遂授
太醫院醫士祖敬軒翁某卽余外祖父敬軒翁
生鶴洲翁某實生公公生而廣顙豐頷聲如洪
鍾兄弟分產公取其最薄者鶴洲翁被仇在獄
公出身爲理至于梏肌骨嬰縲絏不怨嘗夜課
孫嗣元讀書指其脚杖痕語曰此而祖少賤時
搶首獄吏前其狀如此使階有一命豈至是哉
小子勉之蓋是時公旣早困家難不無跂而望

後乞人乃三子先後補邑庠生蒸蒸登顯[illegible]已而伯仲竟先公夭季猶未第其迄能卜地葬公爲文狀公者公所課讀書孫嗣元也而嗣元復連蹇有司侵尋見二毛天道謂何哉公于鄉黨故長者望之嶄嶄有氣决意所不善不能作嫵媚言語而亦時時能忍詢寛於怨責少嘗慕朱家劇孟之風數爲人出死力排患難而事已不言功婣家龔某坐倪逮捕甚急跡且及公公忽心動夢中若有神咄咄告變者三亟起夜縋出



城竟以免出府椽王某於厄廩其妻孥其伏義慷慨多此類一夕夢兩緑衣丈夫桎梏至公前叩頭乞命公默念曰是且有當死者待我而生比旦起行伺門間無所見見有人腰斧鋸趨而過前問之則曰適有沐商購得村中銀杏二株約券已成且伐矣公大驚曰木乃有神亟止勿伐如其直償之蓋先太夫人故喜爲奇事數爲諸兒言如此以爲陰德之報且徵于子孫令子孫卽無大顯者而皆嗜書良善保世長遠往余所見母家鼎盛諸宗稍稍凌夷衰微已而公之堂搆巋然喬木未剪則可謂天道果遠乎否也配金孺人以公之弟畜余兄弟余兄弟亦時時得謁孺人于時姬御滿前皆袨金錯采與孺人嘻笑雜坐幾不可辯識余私問母此孰誰也母一一指示因相與誦樛木之詩稱金孺人女德焉銘曰

公于吳宗若曾靈光載其長厚俾乃壽康有封于丘有秩於鄉有婏其德如圭儼瑋厥源沄沄



百世其昌矢詩不磨以配甘棠

## 誥封太宜人王母徐氏墓誌銘

往余識太常王卿有壬京邸王卿太傅文恪公孫父大理君延喆爲太傅[illegible]娶毛夫人已夫人無子而洞庭東山有徐翁者生女及笄而美爲擇所歸久之無當也大理爲就館計行求得之使人說徐翁曰吾聞目者言公女當[illegible][illegible]家而毛夫人無子日夜求有子百方然卒無子誠得公納之卽幸大理賴天而有男則相君冢孫

也徐翁許諾乃折節決嫁之大理且[illegible]太宜人
太宜人恭謹善望意旨獨幸諸姬中已果生太
常太常事
肅皇帝爲尚寶丞壽進本司卿先後再滿考故
太宜人從子貴初封太安人後更今封云太宜
人遼事太傅太傅羅相家居四方學者日進太
宜人手所進七筯調飲饌咸精腆屏簀至不以
煩毛夫人毛夫人亦傾心以家政屬之其歡如
姊娣無間也性慈而能盡下不喜華澤中歲大

理姬侍愈益衆太宜人益默默劇賸褫服屏處
以辟之間則持誦優曇語自解且慰毛夫人比
二十年所而大理及毛夫人先後卒時太常方
侍中弗及視夫人殮而太宜人實經紀之旦暮
哭盡哀諸媵婢有乘閒竊匿故大理槖中裝者
久之方覺然竟亦不問也持家事務纖嗇至敗
楮殘纇亦必手貯之一日太常從容言毋舂汰
嵩毋多以兒女計自苦太宜人曰爾不欲我爲
文伯毋耶自奉如小家寠婦損挹過當至婚喪

賓祭則中度焉萬曆乙亥五月十六日卒年七
十五而弘治辛酉七月二十四日則其生時也
子即太常少卿有壬娶給事中陸公粲女封宜
人孫男五人儼娶湯倬娶張繼黃皆太學生曾
孫男五人有壬卜某年月日葬宜人白華山之
麓遣使詣京師持周君公瑕狀而介進士黃君
以請銘曰有壬伏塊不得既額門下幸哀憐徼
惠一言死且不朽蓋余與太常同里閈同朝嘗
耳剽太宜人內行不可以辭而鄉長老間爲余

言故大理生貴盛以儁俠名里中其後房歌舞
都麗紈縠委地翩然也當是時太宜人既有子
愛幸乃弗驕愈謹以執麤茹淡爲諸姬先志念
深矣及其晚節奉毛夫人明哲遠寵服小星摻
木之義用調娛上下以榮名終斯尤難焉聞徐
翁以經業爲童子傅豈太宜人習聞古義耶何
其賢也銘曰
福所以興矜矜翼翼勗哉終始展也邦碩始則
持盈終焉歛蹐綠衣紈扇視爾頎辭古亦有言

靡損弗益太常能養殘罔攸斁鑱石勒辭永貞
窀穸

沈母洪孺人墓志銘

上旣簡沈太史肩吾日執經
御幄半歲所而太史母洪孺人卒太史且辭闕
去上念之曰是其子乃朕朝夕沃心之臣其賜
祭葬異數云太史旣受
詔則退而跣顙謁余銘於戲余則何能銘惟是
簪橐館下雅故從太史游未嘗敢汗漫泚筆非



譽人太史世有徵焉按狀洪孺人者鄞人封翰
林檢討慕開沈公仁佶之妻今翰林編修一貫
之母也父曰洪公母某媼洪公家累千金而有
五女孺人者季也生而敏恪異於諸女公媼鍾
愛之兒時令守管籥惟謹及笄歸沈封君沈封
君之父曰拙菴翁者席世貲富厚而心仁慈務
周人之急嘗服官闇右役歲大祲官督租急公
曰吾爲祖長奈何貽後祖者里人辜乃悉家代
之輸亡何
詔蠲租所輸租無償者家遂困比孺人來視事
中饋則謂封君曰君貧如是奈何以婚㢘酒食
耶雖然吾裝猶足賴君無憂乃盡出所賫佐急
而身操作前洪公媼始來視女即問婿家柴乎
對曰樂終不以貧自言也一日拙菴翁嘗食而
嘆孺人輒退自責以新婦之不孝而憂吾翁姑
慰勞之曰非汝以也曰奈何曰翁且嫁女而亡
裝將鬻田田成券而翁嘆孺人跪請曰妾聞新
婦入門而鬻産不祥今妾幸新入而令翁有售



田之憂是謂不祥妾請爲大人計而免之會洪
公來孺人因前說曰兒聞新婦入門而鬻産不
祥始大人嘗欲分田予我我固不受今願得受
田之直而具翁所需裝洪公如言歸翁金翁田
弗鬻而洪公因歎曰嗟乎乃今而後知吾女
貧自是數以泉布遺孺人孺人頗辭多受少曰
女子終安能機利外家以老耶肆舅姑知其意
所欲出常左右奉向之一蔬一飯不手出不供
沈謹於喪祭事亡如存遇六親人人有禮意得

其蹤拙菴翁嘗嘆曰自吾得新婦而姻黨益已
其治家米鹽筐篋犁然有理訓子女如嚴君決
疑應變如察吏一日有沈氏族子無賴亡命其
父母窘自經死而宗人某者將駕禍封君師徒
十餘曹白挺來問狀孺人曰彼挾長也而氣慓
悍此難與攖乃匿封君他所而身自委蛇前謝
曰婦在也翁何爲者因從容爲言經者所繇狀
某心折大慙則索酒孺人不與曰翁異日者以
好至酒固無俟索今以難請俟他日更謁翁飲



某大媿慙謂衆曰彼弱婦人足禦吾數十曹乃
罷去始孺人舉五丈夫子悉令爲儒或姍之曰
乃家世業儒而窮卽欲窮復爲儒耶孺人不顧
持爲儒益堅門户見諸子從長者來講業則脫
簪珥爲具飲食夜誦必與俱手羞果勞之卽聞
從遊閒所來輒不爲炊太史君兄弟由是益奮
歲戊辰太史舉進士迎封君偕孺人來已又奉
天子恩澤詔有令稱而孺人亦不以貴重故驕
誠太史益勵德以承先緒每朝會必夙興戒事

斤斤如也念去家遠家人不習耳目間則以爲
敎乃時時自爲韵語櫛束訓道之家益肅無譁
歲甲戌從封君歸歸踰年而病病可再浹辰而
卒卒之日里黨姻族無不畢哀下至輿廝亦爲
流涕其中心誠信孚於人也太史與余言孺人
故敬祀歸益崇佛持戒所振人于阨甚衆蓋自
初病輒自謂吾天年終矣趣諸子治具而自擇
期期至召所與治佛者諸嫗來供設齋具舉手
作辭狀乃瞑其考終從容如此孺人生正德丁



卯九月三十日卒萬曆乙亥十一月十八日壽
六十有九五男子二衡府學生娶夏氏生泰始
縣學生一經娶朱氏繼王氏生女一一貫卽太
史君王錫爵曰余觀葛覃采蘋諸詩而竊深歎
孺人賢也蓋嘗與太史居官比閭而習其家有
齊之風云語曰不知其母知其子太史方從容
持議論金華濯劘日月此何數陶魚梁柳武昌
兩氏事哉而生命褕死命狙湛恩徽譽方進無
已時噫有德詞敎則天道胝胝矣是可銘銘曰

靄嶂月湖南東標秀氣鍾于沈函蒙祉厚素封
惟祖樹德則隆捐金振難而槖屢空躙馬鵲起
主饋有儆佐急舅氏解紛暴族哲徹蜚聲金華
振翼曰毋遺功格于
帝側象服斯皇沒有加籩曰毋善報汪澤世延
丘阜巃嵸封楚楚彤管勒銘永詔來許

明雲南瀾滄衛經歷蕭公暨配顧孺人墓
誌銘

蕭公諱與成字世功別號茜川與先君同爲愽

士弟子既而同游大學相契善余時纔兒子習
見公白晳而頎有風峴君子也而公配顧孺人
躋公京卿中更善余毋晩歲孺人好道余毋亦
好道其相得益驩而又晩歲孺人與余化女曇
陽相印可則余家與公夫婦祖孫三葉世內世
外皆同志也可無銘按狀蕭氏先爲河南祥符
人有曰益謙者顯于宋其後人從南渡徙茜涇
公父守菴公以馴行享耆壽里中推爲鄉祭酒
公其次子也少穎記更事思疾讀不輟弱冠廩
於鄉已而四試不售乃入南大學司成白山兪
公以國士期之公益自奮再仆再起竟不售而
公老矣鬱鬱不得志謁選得廣東南海簿已又
轉浙上虞丞居官廉幹喜直前不避勞怨嘗爲
署邑篆非久代去耳而公勤爲十百歲計其覈
荒栅條蠲賑皆深心遠謀故所至民德之兩任
中如繹鄺冶之冤爲諸生劉以節嘗欠葬憐貧
民恭朝鬻子償官俸遂捐已俸以還朝子諸如
此善政不可縷數而開上虞夾塘功最著上虞

故有大小兩查湖蘿巖蘿壁諸山水皆委之田
數千頃浸爲潦自公受事開夾塘修入埭以淫
潄衆流而兩湖始安湖旁窪下田皆倍收居民
爲碑頌公願得公爲眞令而公且以瀾滄衛經
歷遷矣公乃嘆曰夫吾官如櫪下馬知無千里
之駁所以俛而就此者恐汝汝以負倫先生也
今吾在簿爲簿在丞爲丞委吏乘田可自効止
此耳吾不可以再辱遂解綬歸歸之後而南海
龎侍御惺菴者按兩浙時馳使分俸存公曰君

爲德于南海吾代爲報也而撫公周覩所司下
車即問蕭丞何在特親拜其門以勸賢者時兒
重如此而公所贍貧諸生劉以節亦起家御史
按徽寧徽寧富人某以事抵獄知公與劉有恩
走二百金壽公乞爲居間公謝不納荅公之以
清白自矢又非獨吏也顧孺人與公同歲十七
而嬪姑湯性嚴公又嚴孺人委惋覓怛不擬擬
邊幅而上下皆安之無忤者嘉靖中倭寇作姑
老疾不任徙公留身侍母而遣孺人行孺人曰



于與毋婦與姑一身耳死則當其生則何忍獨
也性好善盡出簪珥佐公贍貧施藥日若不給
少持三官經甚嚴亡一日感異夢起視所誦經篋
完而經已化燼矣因大悟角向再拜曰噫天命
之矣道果不在阿堵中也因絕不口誦但默究
金剛圓覺及參同悟眞諸經皆得其指歸與人
益樂易不爲町畦即嬰孺兒與嬉言笑嫗嫗皆
得里中兒女會招之鮮不赴者人但怪孺人食
少語少而不知其絕葷戒飲久也余毋問之孺

人笑曰使吾有擇味者若葷亨烝爭薦食我僅甘
矣聞者以爲名通其後余毋偶以銀筯二餽孺
人孺人曰筯者任也吾今乃眞任矣遂不復飯
日僅以糕餅少許自給計月僅一溢米而色充
然最後遇家曇恨相見晚聯榻語數日夕不休
語頗秘事具弇州公傳中一日家曇忽自紉一
履余愕問此將誰貽曰吾以贈蕭媼行也而余
毋亦撙膺謂余曰吾早夢蕭媼攝衣而別我媼
得微有恙乎亟遣人偵之則孺人已示微疾笑



謂所遣人曰汝主請我數耶待我鵲使歸當報
汝主有頃鵲果噪孺人起謝鵲且曰汝明日亟
來吾行決矣如期果合掌枕右脇而逝四體如
兜羅綿蓋尸解云先是孺人好薰誦公意不謂
是俄而公夢兩人持葆蓋東來曰吾奉南嶽夫
人詔汝婦蕭夫人公自此始嚴信道果行
疾力則孺人陰助焉公生于弘治戊午卒于隆
慶庚午享年七十有二孺人生于弘治戊午卒
於萬曆丁丑享年八十子二昌龍州學生娶滿

氏繼娶王氏昌朝江西按察司知事娶曹氏沂
昌令祥女女一適太醫院吏目王夢昌施孺人
出孫男六士純舉人娶錢氏士綵娶毛氏昌龍
出士偉太學生娶王氏士佐州庠生娶郁氏士
倫娶張氏昌朝出孫女三曾孫男十曾孫女十
二以萬曆癸巳仲春壬寅日之吉合窆于茜涇
鎮桃源涇之舊塋銘曰
儒不名而吏名生不靈而死靈蔭福于陽而留
德于陰予子孫孫將哉永欽



邵玄沙墓誌銘

自予為諸生時諸生中有精經術之士三曰陸
先生宸張先生元蒙而其齒曰劇者曰邵先生
升陸先生早卒張邵兩先生皆以歲薦老辛卯
兩先生會予齋中張掀短髯談易義娓娓不可
了邵先生時出一言折之張為憪然因而旁及
于宇宙內外變化纖賾之事余聽之幾為忘寢
嗚呼若而人者且相繼老且死矣豈今天下文
藝貫經術賤而造物者亦因有所軒輕歟何可
怪也邵先生長余二十年猶記先生壯時名籍
甚後生輩皆執經問疑已漸因漸老世亦漸疏
之最後篤老中廢户外屨絕就先生之身菀枯
通塞亦多變而余未見先生之有喜慍色也湛
然而已先生絕無世人嗜慾機械性獨好經籍
多湛思其所著述雖不盡踵訓詁要不類近人
苟謄口頰以譁衆而止晚歲目矇下簾匡坐氣
息僅屬及叩以名理如屑木纚纚雅自斐然以
是知先生之所自得深也先生與人交心無彼



此身不飽糠粃而喜急人之窮家世業醫幼精
岐黃家言閒試其術沉瘵立起常謂余藥功不
過五劑彼言十百劑者實以掩拙即朱彥修浪
得名耳世醫多諱其言故里人于先生且尊且
疑之而諸上官薦得其劾多強致先生因而習
先生行誼爭折節下之欲且倣吾州百歲翁毛
公故事以棹楔旌先生先生死矣嗚呼使先生而不
以醫聞先生不求人知而人亦莫之知矣悲夫
居今之世經明行修無以自表見及其老也子

大夫僅僅以養老之政收之而又卒以嘆時無成功豈令甲實然抑有司奉行者之過歟按先生七世祖艮翰艮輔子伯俞以醫侍藝祖扑征殁于燕而伯俞子敘南以母老乞歸并馳父喪還葬占籍常熟之沙溪里沙溪是以有邵邵之系實出召康公至宋康節先生有道德弗仕先生殆似之然康節累徵不起身沉名飛庶幾亨肥遯之利至如先生其節苦矣雖然在先生則甘何憾焉先生所著南華經解老莊彙詮所詮



次醫學綱目十二經發揮東垣十書且行世多而春秋通議詩序解頤所自詭爲一家言者猶未刻藏于家先生卒于戊戌年七月廿四日距生之年得年八十有九配呂氏先先生三十四年卒先生遂不娶終其身今子鑄孫祖雍奉公葬于沙溪里先塋之次故爲之銘銘曰

先生之道晦而反以藝名其晦者時不晦者經經術世經世重而吾乃以定先生貴賤之評矣

誥封中憲大夫虞陽孫公暨配恭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虞陽孫公有子文龍爲承天守治行甚高念父老棄官歸士女攀車臺使者挽留不下卒不顧既還于舍會

恩誥亦以時至太守跪進章服甚驩越半歲寢疾太守躬侍床第闇得握手以訣湯藥含歛皆無憾里人更相嘆息不羨公生爲太守父而羨公之死有歸太守子也公諱忠別號虞陽往與予後先游州庠名亦遞相甲乙公深沉讀書頁



于廷不仕教子成進士封中憲大夫予晚而好賢甚思得守經據古如公者相與引釋疑義叙述往初而公杜門不恒出閒出一綴接篤慎蕭素悛悛粥粥如也公少貧與父同作苦儒賈雜奉而文學益嫺家無藏書多借讀輒能覆誦之從常熟試童子科不利更就州試蹤躡百里間雨雪瓊面遺屐泥淖中有上無下公不爲動久之補州諸生少耕吳翁心偉之妻以女即太守誥贈恭人者也太守方在抱病痢炊糜哺之會

僦屋無所償限錢主入撤尾去瓢塵墮㡉恭人
覆以盖突烟熏涕㡉㸑不及飼兒啼公大笑曰
若已歲惡米價翔踊恭人從肩麥上蒸粱以進
兩尊人釜空憂憂有聲恭人忍飢終不言恐傷
公心公晝夜讀益力雞三號而後寢冬擁絮夏
納足甕中葦蕭蓼蓼取足卧起所居壁二三折
足胡床而已公博綜異書手著輯錄積至數百
卷貫串古今如百川之委九衢之市學者莫能
難之遠近爭禮爲弟子師公得修脯治井毳餘



分授凡弟及女兄弟旁視恭人無幾微見顏色
恭人日課臧獲耕石田數畝戢身機杼間以佐
公讀家雖貧公未嘗聞愁嘆聲其後弟子躡高
等登顯仕或知名四方而公蹭蹬不偶如故恭
人指太守慰公曰不有孺子在乎公抱太守置
之膝口授書義咲曰我兩人非獨父子實師弟
也凡二十年而太守學成又歷官十年而太守
政成公病且老卒死於孝子廉吏手中公復何
憾哉大抵父母之愛其子者盻盻以名位相課

辭家求仕持遲而視之曰必且無返白首不復
從則好語寄之曰幸善飯無以老人爲念然而
陟岵瞻雲潸焉出涕父子之情深矣此里人所
以不羨公之生爲太守父而羨公之死有歸太
守子也公事親孝居喪不愧儒者處家恭儉好
禮以請托報謁爲可耻不喜攤騶從飾冠劍爲
貴人容更不喜人鮮怒好食及樗蒲六博之戲
見輒障面去少年皆憚公遠之已心服公長者
又卒來親近公公嘗試南都同舍生病屬公市



關節可分金五伯公指長江爲誓病者慚服不
敢出戶居家奔婦來挑公公堅拒不納婦慚去
其冥行不苟如此公高祖道昂居常熟道昂生
愛閑愛閑生敬閑敬閑生思椿思椿舉丈夫子
五公最長公以嘉靖辛卯生萬曆癸卯卒恭人
以嘉靖庚寅生萬曆庚辰卒子即文龍婦顧氏
誥封恭人次子文豸娶淩氏出孫一學仁府庠
生子嘗嘆漢儒者經行可觀天子不難畏蒲駕
駟以徵之甚則召入東觀少府爵以通侯爲太

子師傅至唐而儒術少絀此禮遂廢宋有孫明
復先生讀書泰山中范文正富鄭公薦之遂以
顯名及病時天子又以韓魏公言選書吏給筆
札錄其書藏之秘閣以廣陽經明行修其品豈
在漢儒下公生不逢時予又不能如韓范諸公
待孫先生故事心嘗以此愧公公不予責也藉
手後死以報地下者幸有墓中之石在墓在芝
塘鎮北吳塘涇之原恭人祔焉銘曰
芝塘封穹若屋紫薇垣龍蜿伏乹負首巽律足



闕千秋瘞雙玉吾銘君代推轂名儒墓過者肅
後祿崇視宰木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琢
菴馮公墓誌銘

萬曆壬寅 月 日禮部尚書山東馮公以病
乞歸至卄有五疏上不許三輔臣助爲請不報
癸卯三日公薨
上本欲大用公故重予公歸至是訃聞哀焉爲
加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遣行人某護喪歸
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阡先是公將薨呼其同里
吉士公君鼐而屬之曰子爲我狀誌墓必太倉
王先生王先生知我其明月有寄公手書數行
與余訣者則屬纊之前二日也夫公文章事業
滿天下何待余知惟公則實知余余雖耄不文
其忍辭馮之先本臨朐人徙實遼左公曾祖憲
副公某始復而土憲副公有子四人皆舉制科
公祖爲行人公惟重早卒行人公子參政公子
履以文武材名世則公父也公母宋夫人姙公



時大母蔣夫人夢一朱衣貴人當戶自名韓琦
遂以名公公幼頴絕人而嗜學甚苦常翳燈帷
中默誦竟夜惟恐父母知年若干舉山東鄉試
丁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余時司教習焉
己卯授翰林院編修辛巳直史館纂修大明會
典尋授中貴人書壬午冊封代藩時叅政公備
兵雲中公領冊竟服上使衣拜舞庭下人皆榮
之癸未充經筵講官丙戌同考會試尋編纂六
曹章奏兼起居注丁亥以大明會典成陞侍講賜

銀幣拿文臣誥勑以爾雅擅一時戊子主考湖
廣己丑充經筵講官尋補日講官與交河余文
恪公私計謂講臣與
上日隋從眉眉守訓詁無爲也稍証引古今政
治得失冀有所感動陞右春坊右諭德辛卯主
考順天公兩主試事黜枝無所避兩解首得之
廢卷中皆海内名士所發策且宫府大計剴至
而有深憂讀者始以王佐期公壬辰主武舉會
試癸巳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叅政公以盈滿爲念遽乞致仕公隨請覲省
上賜以白金文綺命乘傳歸歸而晨夕叅政公
側洗腆上壽即有司干旄及門不數數見也假
滿更欲移病不許予寛假會廷推閣臣當事者
以公望重越資次推公假又滿適
上允輔臣奏修國朝正史起公副總裁乙未陞
禮部右侍郎而叅政公病戒不以聞于公比公
聞疾且革矣遂一日三上疏乞歸并引講臣例
請封父毋得旨如所請疾馳四晝夜抵家拜叅
政公于牀下泣致封誥又三日乃卒公常謂人
生平榮遇偶爾惟是三日足當百年追惟主恩
未嘗不流涕也戊戌服除己亥以原官充玉牒
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故事翰林佐吏部優
游養望而已公獨慨然以人材爲已任太宰李
公折行華下公凡公所詮品裁定槩不復省畫
諾而已一時吏治稱得人每月揭官俸最深者
于壁以次推補即才地不同就一月中低昂之
後者不得踰晉求之門杜焉辛丑草計吏條教



極詳而覈且請准京察例增浮躁一欵無槩署
所弛者爲不及掩才士之長時論韙之旋主考
會試時公初罷計儗甚然卷必竟閱詭衺者不
得叅文體爲之一變無何文選郎中以推欽降
官觸
上怒　而太宰具謝罪疏乞令該司落職供事
上嘉其恭慎報可十年以來
聖怒發而復霽銓部之得所請者僅此而已是
時稅使横甚頗侵黜陟權孫朝誣奏撫臣魏公

允貞公疏以百口保之得不問張忠論如點韓
董嘗調高案薦布政使某某等可巡撫公力言
其不可乃已李鳳請為參隨官入貲加銜公為
祕書陳大司徒止之士氣倚公而振是秋三品
考滿贈封蔭子如制進左侍郎協理詹事府教
習庶吉士旬日冊立詔下而公拜禮部尚書先
是公請建儲止鑛稅疏且數十上所以密贊宮
庭間更多苦心至是以大禮屬公士大夫咸欣
欣慶其遭焉迫期司設傳經費不給公曰今日



禮為重不可與爭時公弟戶部君璦已輦資餉
四萬出都矣即追還給司設而冊立行踰月
皇太子冠上
慈寧皇太后徽號明年
皇太子婚三大典皆成覃恩封三代皆尚書學
士而公體且以積勞瘁矣踰年竟薨于官計公
在禮部無幾何病居其九矣然所陳言疏皆手
創先以詔令不信災沴頻仍請罷鑛稅撤中
使不報則請姑以中使之良者易其中尤無良

者語皆絕痛又請嚴厲學官嚴禁異說列十五
欵以正士趨修同姓諸王表月朔揭某府某爵
應得之序以格額外之徼請者秦王由中尉繼
國統令甲惟嫡子得襲餘子當仍中尉王以嫡
久未生請先封庶長子郡王以待嫡公執謂此
濫端不可啟屢奉旨趣議報終持不上有中使
以監造乞易關防公弗給
上至以御前牙關防給之其執法不阿借如此
壬寅歲暮猶手條上四方災異陳弭救之策凡



數千言病且亟命家人補綴舊牘上之比于尸
諫卽奄忽中與寮友昆季相決絕語惟報國之
為惓惓焉竟以是歿矣悲夫公學以經世為主
不喜為浮夸其籌邊料事如數一二辛壬間有
議開五臺鑛稅濟邊者公遺書彼中撫臣云鑛
利甚細而開釁巨釁必自內啟後數年鑛使果
大擾寧夏亂卒訌公語征西諸將無苦攻城無
輕決河水苟善用間賊黨行自潰後果如公言
他策東倭之不果就封楊酋之必以兵克皆驗

而至其論虜則謂款不可驟罷宜以羈縻修戰
具征東事竣則謂當以倭道諭將士功不可更
苛求其持論平又如此每奏疏出人競傳錄大
抵直如賈誼而溫達如陸贄而約宅如蘇軾而
巽深語欲涕微言可思尤善因事納忠要以迎
上善機連引端類諷一而勸百雖造膝末由或
不能盡見施用而後世藎臣良宰必有取以為
法者見朝士好諍論多異同歎曰夫先自猜矣
安能禁上猜公事以國論衷之其私嫌則容為



譬解若曰而不居德使人意消故朝士類有仇
有黨而公獨以中立稱猶記余在事時公數容
規余過退而無後言即泰交疏小酬群心其端
已自公發之凡公所為朋友補過合和朝廷皆
此類也居常曰處今之世論事當先急公而後
私事君當先勿欺而後犯但得寬一分即有一
分之益為一事即有一事之功識者以為知言
公內行純至事母夫人篤孝撫弟珂愛與數柔
疾革時曰吾不沒于婦人之手屬珂啟手足焉

惠施宗黨斥俸之半置義田義學為立族約諸
葛太史妻子之託所以恤婺敎孤無遺力為公
童子師及有一日之知報之無不浮其恩者尤
喜獎成後進有寸長片善津津常不去口其家
居時邑令吳君宗堯被逮公約士民送至濟上
客為營救甚力令得不死甲午青大饑為出粟
里中賴存活者甚衆癸巳兵部檄調青州兵征
倭時公在京力爭青兵但任城守不任戰得罷
歸且人賦以道里費青民至今多有尸祝公者



此于公為細行然可書嘗私按公始末負朝望
甚蚤遇主知甚深然甚蚤則才太盡甚深則語
太盡究公所以有聽有阻焦神斂形而中道夭
者倘謂是也或曰公器局膽智大約如韓公而
文采過之以過之故年位稍不及嗚呼人耶天
耶吾以慨世焉公文集若干卷自有知者其詩
以情真為宗次傳聲調長篇感激沉壯類老杜
五七言律和雅會心絕不如近時名家以浮音
亢節自喜所著書有通鑑分解經濟類編兩朝

大政記唐詩類韻藏于家公諱琦字用韞生于
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癸卯三
月初三日得年四十有六配太醫院醫士婁嵐
女封夫人男三長士杰次士楷次士渠皆以公
廕爲國子生銘曰
顒顒馮公六德純備耦變適時剛柔乃配堂陛
不親如臑重淵遇公則合行方道圓物情求多
人惡其上遇公則降事任名讓水火構鬬身爲
鼎鐺七調其間化爲和美此徑彼塗弗避弗就

中衞而趨萬衛來奏褒誠秉忠志在贊翊乞司
厥成冊典斯秩先雲而雨不汲自泉終畜其膏
未沛核延福惟王朋齊乃邦國于公可輕委命
盡職旂旐來歸賁此塊塋蒐嵬不化顧瞻
帝京曰惟主恩未報以殁繹思其先視我孫子

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誥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先考愛荆府君行實

嗚呼不孝尚忍狀吾府君哉憶曩者乙丑府君五十不孝以冊封便道觴於家府君召賓客爲引酌加滿喜見眉睫既戊寅不孝由詹事擢貳宗伯方以江陵奪情之故疏請原官省親而鼎



爵弟自河南移疾歸府君迎謂曰老人尚健噉汝歸何爲雖然骨肉團圝致足樂也葢父子兄弟避仇海上若而年得以七箸之餘少恬百年栩栩之適而今竟何如哉用是痛心疾首堅辭新命僅偷一息不死拮据草土以襄大事而能令死者生生者不死則惟墓中之片石在故敢抆淚具草以待立言君子採擇焉王之先裔出太原自嘉定之南鄉寺溝割而係太倉籍遂爲州人而始祖有謙者起家莆田縣丞以廉惠稱莆田丞子侃侃生自然公銳自然公仲子曰友荆公宏爽有才器能積纖累微起家至埒素封而以長者稱里中娶徐淑人而生愛荆公是爲府君當娠時友荆公嘗夢一岐角鹿負圖稻入室其夕府君生遂名之曰夢祥及長而字奇徵志夢也府君在襁褓偉哲異常兒六七歲則以警穎善謂聞里中老儒張倖先生置之膝而屬以對其語奇張先生曰是非凡兒也强爲我弟子我終當食而力及長遂受張先生經而當是



時海濱之王皆饒樂以漁獵自娛府君獨喜爲制科文辭讀書徃徃至丙夜十六試有司以異等補州諸生尋奉例入太學有聲嘗一再就省試不利然時人固以科甲目屬之而未幾大父友荆公之難起隣有王永者與大父諱湧音聲同御史以名捕永永故匿不出而陰行賕捕者使吏捕大父以自脫大父出對簿則所坐皆胥受賄鬻獄事大父自度無有也顧卒迫不知所置對而獄益急時府君少不習訟事强自力代

訴言父子世農業未嘗爲里胥爲里胥者王永所受請皆有主名御史乃更捕王永永急明據撫公他事冀以兩解而里讐交鬬其門欲罔斃之不決者數年而御史爲閩人舒汀者威嚴甚府君趨與我母吳淑人之弟謀乃相扶携趨御史于毘陵雲閣白冤狀一日夜步徒逐三百里足趼血流濡縷我母親爲浣濯烹伏雌并著黄以進府君饑甚食將下咽忽吐而大慟曰我父今何所而我甘此味邪我母亦相對泣遂覆羮



時訟久不解力日薄而吾母掃裝以資大父府君方槖饘入侍見他囚寒餓甚因更出其私錢衣食之詭曰吾嘗家公有不忍色爲之行意耳非以吾市德也自大父就逮府君無日不搏顙叩神求援一夕假寐有若神告者曰必藉汝王氏祖而解府君覺不知所謂俄有馳郵報者曰按君爲登州王御史言府君悟以語我母曰神稱王氏祖者非王君耶急投牒王御史稱冤憐而下之理官立辯里人睦司諭之衷時猶爲諸

生悉府君父子事作代父辯冤錄而大父亦竟時謂府君吾業已五十餘其前我而身也自是以後則我而身也府君既以家難弗獲竟儒術然寛博有智度長可七尺廣顙豐頤修眉美髯望之燁然如神人錫爵年十二試于提學馮御史天馭馮公置榻前手摩其頂已指其敝屨戲曰若父貧邪有子如此而靳一幅帛邪已顧侍立者宜典方令吾失言是兒非紈袴家物迺父當亦奇士錫爵入學宮籍於官而家弟鼎爵亦



漸振府君得從容家秉爲德於鄉矣蓋府君生而母徐淑人見背後母陳淑人有子曰光祿公夢臣小于錫爵一歲陳淑人不能無移意然府君所以事之益恭謹雖燕見必修色而進之退而所以撫光祿公如爵也爵兄弟每就試府君必擕以行儆舍擇僻而遠囂者與同臥起小出則鑰其戶牡母舅吳公笑曰兒子邑邑面墻何以發文思府君徐曰如舅言日見市曹子鮮衣怒馬者其文思不當大發邪吳公頷笑而已府

君年四十四錫爵應天鄉試第四而大父以老壽終府君哀毀如孺子治喪葬易戚戚備嘗大父之疾革也手爲二產券以授府君及光祿君府君泣語爵女姑爲我承之吾不忍見也及承券前謝大父淚交于眶不能出一語大父亦覺之爲揮涕曰有子如汝復何恨今乃傷汝意者悔不前焚券也其又二年而錫爵會試第一廷試第二報者至府君潸然曰痛不令吾父見之會西堂成榜書益謙見志焉其年授鴻臚寺序



班不赴又二年鼎爵應鄉薦又一年錫爵以翰林編修考滿封府君如其官又三年鼎爵會試第五廷試二甲府君年五十八以登極恩進封右春坊右諭德六十四以大婚覃恩進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我母吳淑人亦自孺人進宜人以有今稱府君二十年間三命至宮臣然衫帶皆故暗藝裘垂垂浣補之跡宛然鑑鞶昇至不任肩從者一二蒼頭不知其爲貴人也諸干旄至州里必造請府君人人與相綏

接甚有禮卯之事卽不應直指其者嘗貽人謗府君賢于始仕寒素先生豈有意乎則有旨當室之某獄在府君拱手曰幸足薪水不敢以私屈明公三尺王丞死其于汝舟來歸罪府君好謂曰爾欲自解難耳非故相讐也吾父幸白而汝父死何請爲餘恐置不問府君家人男女千指饒爲之衣食而厲其禁有交關外事者辭與人闘爭者折閱市值緡以上者收治亡所縱應門必擇老幹使伺一切覈則賞掩互與同罰或



誤收他姓亡奴及盜鬻田宅主人以片紙來立還之不少靳府君性不愛妄費雖一金行之必以當而其居窶時屬大侵割其母錢米爲糜哺州之四門以食饑者又募人收浮尸葬之既從張先生遊爲光祿公娶其孫女又命錫爵與其子元蒙遊緩急贈遺不乏餘姚葉先生兒子日師也沒且三十年其孤騃而貧一旦窶行來謁府君閔之爲湯沐酒食厚遺之與約歲必一來來必以土物厚醻其直而後歸葉氏子以有家

性好花果多手自培溉雖大寒暑亡間往特出
遊虎丘石湖天池諸山水間一再泛錢湖徘徊
兩高三竺六橋上下山僧漁父怪其狀偉囁嚅
語此豈官人耶府君亟引舟避匿而少亦一從
獵得名鷹玩之謂人支公有言愛其神儁耳乃
翫梨園戲復謂人此最瑣瑣亦足以觀成敗見
哀樂晚節悉謝絕不復近倏然一榻而已府君
雅性不嗜酒留客沃之必使醉往往丙夜不示
倦色其食兼數人然居常齋肉糲飯得飽爲程



遇客則備水陸窮膏腴至罷酒而蒸薦如故既
已才我母弟而感其捐家爲已悉中外事委之
總大綱而已母舅吳公歿始稍稍經營有數質
庫聽其息至久而中耗錫爵以聞府君急收之
尚有什一二存府君日收之其耗露矣不責償
且益翫我責之急彼不死水火則桎梏耳姑示
不測以空名縻之及府君卒而諸庫橐皆如洗
也又遺令毋得問鄉里諸責且析其券以故業
漸落不能如大父時府君雖膚腊然骨猶侹勁

立踰時不徙足步屧如少年方寢熱而微聞人
謦欬或履聲即醒以爲常咸謂府君神氣清發
不百歲不止已涉冬忽屬疾若有滯物伏胸鬲
間食漸減不能快寢以瘦削爵兄弟憂之甚於
國醫靡所不延請籲天禮神無早暮休而竟不
効以卒府君且卒意揚揚不亂顧我母吾欲聞
金剛經語我母爲誦之且聽且瞑府君以萬曆
壬午十月九日卒距其生正德乙亥九月九日
得壽六十有八不孝錫爵兄弟慟毀幾死而蘇



者數矣弔車踵至久之小定乃上疏乞府君祭
葬而中有云他人有子或恃祿以養而臣父乃
贏糧橐以資臣兄弟之廉他人有子或借交以
豪而臣父乃杜門斂跡以教臣兄弟之讓里人
頗以爲實錄云故事三品不考滿不得全葬
詔特予全葬而
諭祭與前後三告身辭褒燬揚厲即大臣所不
敢望蓋異恩也府君談說多農家晴雨豐荒與
鄉前輩故事間一及朝家所以揣摩物情覘析

國是處分剳斷徃徃破節中窾即達官老吏將
不能窮也王元美嘗語不肖矯矯風節則吾子
萬事不理舍子尊人奚屬使繇甲科當平世何
至出弘治間鈞陽鍰唐下哉直而溫詳而坦闢
而毋虐慈而不靡好義而不居其名庶幾古之
所稱鉅公君子矣不孝兄弟既選地得寺溝口
之新阡謀以乙酉之二月初五日葬而請辭于
立言君子具草至數行輒哽咽不復能下筆故
言不成文伏惟哀而憐之賜之不朽爵兄弟死



且不朽

誥封一品太夫人先母吳氏行狀

嗟乎不孝錫爵之可哀也生不能早自決進退
以上累老母挈挈而南又挈挈而北畚疾痛所
從來遠矣賴天之靈與夫
明主之賜得復爲投巢之烏烏日夜專其精神
于湯七間而鬼神又奪之矣嗟乎不孝錫爵之
可哀也今隙先既徃萬事俱空所庶幾不朽者
墓中一片石耳痛念閨闈內行惟子孫之言信

亦惟不孝滂泣中口占造次之言質具是用畧述
一二將以丐銘表於里中
大賢君子備採擇焉先母吳氏以正德元年五
月十三日生嘉定之塘南鎮父悦號徽軒母金
氏翁爲人豪伉有氣故饒於財然不喜纖嗇嘗
者獨時時褐裘芒屨策款段而游顧見道路有
窶人寒士及異鄉流寓之不能歸者立施錢布
傾囊無所惜嘗被一吳淞老卒詐失風襤褸詒
金一瞿或以誚翁翁笑曰我知施德爲子孫冥



冥計耳既而生母及母舅蒲泉公皆穎秀不凡
尤奇愛母常使掌錢出入擁諸膝間訓以小學
孝經及前代名人列女故事爲擇婿里中鄰覷
無當意者一日先大父友荆府君偶獵過其門
衣冠古樸聲如洪鐘翁獨視偉之延入與語大
驩即其日命駕偕先大父至家問有子否因出
先君見之翁大喜摩其頂曰眞吾婿也與金一
錫曰即此定矣未及年會先大母徐氏病甚遂
以母歸爲養婦者二年而先大母歿先君藐然

孤也會又遭家難崎嶇震撓幾不能存母內拮
繼姑外脫簪解珥佐先君學從婢數人皆手蘇
以刺繡紡織然不免饑寒此其故難言之矣先
伯祖友芝府君與隔垣而居憐愛備至每見必
拱揖致禮間遺飲食數嘖嘖稱之宗黨間曰如
此賢慧婦必有後福惜乎徐姑命短不享其養
耳時先外祖老而病家亦漸索母以此益窮而
先君會又以家故鞅掌輒不復應舉既生不孝
兄弟則先伯祖又數數語人吾固知新婦後福



今左券在此已不孝之生也身冷無氣母驚謂
已死有隣嫗徐氏者反覆諦視之笑曰此俗名
臥胞生吾能治之當活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
累阿母耳母曰兒苟生何憂於余趣使治之其
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擱其背百餘逾時捷下而
醒蓋神術也已如其言不孝果多病六歲中疝
母爲不解衣飲食者數旬嘗下樓謁巫見一白
衣人長丈餘闌立凝視若有所言母驚蹌樓下
以爲不祥然不孝竟無恙也從先君入太學蹴

舍十廟前時不孝甫四歲苦夜啼雖風雨大雪
中必求宿户外母患之試使人詐蒙虎皮小跽
而號夜夜爲常迄不能禁忽一夕有真虎自廟
墻東緣脊而來其行甚遲睥睨若欲下噉者比
舍人俱見之一市盡閧持挺杖逐之遲至西墻
而沒不孝至今能記其狀方額翹尾視常虎更
大而黑無斑有識者言此神師虎蓋慈母至精
所感云居常愛憐不孝兄弟推其就熱眞同掌
珠然比見其稍長能讀書更爲節縮一布裘浣



濯數年食止菜鮮先大父嘗指而戲曰古人節
儉肉中嘗着菜今人奢侈菜中嘗着肉顧又謂
不孝曰汝母良是前言戲之耳不孝始垂髫入
州庠弱不勝韡母爲製青布履韈靴黑破敝躡
至督學馮公前馮公歎曰有此寧馨兒而惜一
新履天道福謙其可量乎于時先君業奉先大
父指代操家政家稍稍饒給矣而不孝兄弟尋
先後舉進士貤封父母或勸母家豐子貴宜頗
治田園輿服自娛母曰吾豈學田舍嫗得一金

而謅謅形顔色者兩兒宦于京則歲時使人致
資斧爲養廉助且教曰吾平生節縮汝輩衣食
爲今日也愼毋外索不孝謹服而佩之至于今
立朝三十餘年毋之私囊盡斥以充官費亦賴
以得廉名嘗歎他人仕者爲子養毋而不孝獨
爲毋養子寥寥古人懸魚棄鮓而下不多見也
性儉厲勤於內事故先君悉以家付之大而吉
凶喪祭小至筐篋米塩手經目閱各有緒理閒
與談古今事往往臆決片言出人意表楊忠愍



之得罪也先君爲輟食流涕慨然謂兩兒曰忠
臣當如此矣毋獨曰不然夫人願爲忠臣置人
主於何地且不聞諫行言聽臣主俱榮者乎先
君首肯久之萬曆某年不孝爲禮部侍郎以親
老請急歸先君意微不悅曰父母健也汝歸何
爲者毋曰公不記二十年兵備道前騶過門呼
兒附耳之言乎當時志願以四品官爲榮今躐
其上人生待足何時足邪先君大喜爲命酒飲
觴體素羸善病而先君遲頽駃氣冲冲然然毋

獨憂之私語兩兒汝父神不副形可寒心去日
勸之爲裔生計乎未幾先君疾作果不起比三
年次男鼎爵尋歿時毋在京邸聞訃命具裝歸
而弇州司寇陰以書誡不孝曰尊毋素慈而賢
仲死無後今歸見荒帷空館必大感慟吾懼尊
毋之不保也愼毋容歸時不孝夫婦業已苦諫
不從三上書乞身送毋歸
上復不乞乃具白司寇書冀稍寬解毋曰汝與
鳳洲爲禪友曾未了生死義誚以兒女子待我



邪比歸則憑棺三號畧處分家事使人謝司寇
司寇大驚復書不孝曰尊毋眞女中丈夫也不
惟深達禪旨抑可爲眉壽百年之徵居無何以
不孝憂懸懇請復裝至京又三年後歸歸三月
而家耗聞毋病瘵蹇吃頗思不孝不孝立具疏
陳情三上
上哀而許焉晝夜十七日抵家拜毋床下毋子
相抱持而泣左右亦泣時以爲君臣毋子遭際
曠古未見也未幾尋有

詔趣不孝還
朝不孝念母老恐驚而戚匿不使聞已而就牀
聞外間導迎
朝使聲問爲何事不孝始流涕吐實母曰兒寵
極矣若可辭則力辭不得使閭里怪人薰灼不
孝謹受教已七上疏
上趣召愈急母又曰匹夫猶不可狃況偃蹇抗
辭
萬乘之前乎負恩不祥趣



命有讁吾滋懼矣不孝謹對曰
天子至仁孝兒以念母辭未必深罪願母勿憂
母目大幸
上之不罪而故嘗之此爲何心亟呼女奴持一
襆投之不孝前日吾裝在此明日便可行何不
決於是不孝不得已再出出而會朝論紛呶不
能上下間具以白母母曰兒不欺天不害人倍
心委命進退有餘何苦日戚戚爲歲甲午不孝
屬頭風發左目失明母慰曰安知非天之所以

成汝疏比上
明主果惻然憐之
手批第八疏特令奉母還鄉若預知有今日事
者嗟乎爲人臣子得此於
君親宜何如[illegible]快哉既歸及江而病不省人事
者數旬時七月盛暑舉家環泣莫知所爲母忽
强起趺坐曰吾生矣索粥飲之泣[illegible][illegible]疾愈婣
族賀者咸以爲天祐非人力云不孝因此亦自
謂大難不死真可百年更爲營板輿游戲之具
而不圖其竟止此也天乎痛哉一生奉佛精謹



至老唄誦益勤自創作道冠道服爲圖命工製
之祈寒暑雨私居對親戚未嘗易冠惟孫婦入
門爲就床設錦衣見時病已革矣猶自誦心經
念彌陀佛號不離口屬纊之辰呼之不復應獨
念佛五十餘聲顧見孫衡在前第連呼秀才者
三蓋傷其未遇也自外一無所言側身微笑而
瞑時萬曆甲午十二月十五日也享年正八十
矣賀者在堂弔者在途天乎痛哉屈指生前與

先君並受封者三先以編修封孺人再以諭德
封宜人又再以次男翀爵員外郎仍封宜人又
再以不孝詹事封淑人比先君見背而以不孝
閣銜贈官母得從封者二先以太子少傅封太
夫人再以太子太保封一品太夫人歿後
上仍爲破格追卹與先君並祭加四壇開壙遣
官又
特賜金幣布鈔以彰母恩煌煌異數越今軼古
而痛乎朽骨不能再榮已追惟老氏三寶曰慈



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母蓋服之終身先君亡
弟所遺貲半以施予貧親友諸婿家而身自御
故敝百結衣朱氏婦知其性弗恬華綺爲擇溫
輭便體者進之然十不一二受或受而櫝藏之
或湯滅不復省或轉以充施舍歛之後試檢視
之惟受封翟冠霞珮故在而歲未嘗一御也子
孫既貴日以盛滿爲憂禁戢僮奴肅如朝典人
謂先君盛德內助有力焉不孝之病也惟恐母
憂每旦强扶見母母必問夜來[illegible]痛乎寢安席
乎惟前三四日不復問蓋不孝如[illegible]終以病累母
如徐嫗之言今母亡而不孝不能從矣天乎痛
哉餘生幾何恐更以暴露日久[illegible]天壤萬世之
罪人是用卜期某月某日祔葬於先君洋子涇
之新阡先期列狀如左伏惟
採而賜之一言先
慈死且不朽不孝爵亦死不朽

先弟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家馭暨婦莊
宜人行狀

余弟及婦之沒也十三年所矣今歲乙未合葬



先考宮保公暨先妣太夫人乃獲舉弟與婦之
柩葬于洋子涇之新阡不肖錫爵老且病愁痛
昏眊往事百不記一且生平與弟宦跡强半相
左而弟復性挹損雅不喜自暴揚追沒而又不
敢徵之僕妾之口以爲死者羞所可狀者其大
都而已按吾王氏望爲太原自嘉定割隸太倉
有莆田縣丞諱謙活竃[illegible]八常自謂後世當
有興者自莆田公再傳爲皇曾祖考自然公諱
銳三傳爲皇祖考友荊公諱湧以幹局起家雄

里中然里中人以長者稱之友荊公長子卯[illegible]
皇考愛荊公諱夢祥累封至光祿大夫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婦即吾母吳氏
累封一品太夫人太夫人歸三年而生不肖錫
爵又二年生弟弟幼而沉穎不好兒弄九歲戲
爲古文詞有警語親友多奇之十四歲補博士
弟子試輒不利最奇弟者且目攝之曰是兒非
少時了了者邪弟閉而恚鑽礪甚苦又試又不
利而不肖以戊午舉於鄉先考憐弟弱爲入貲



補太學生而呼語之曰汝兄幸成立兒不憂門
戶矣何矻矻自苦爲弟直視而應曰唯歸而讀
益疾力至嘔血不衰止每讀書一篇粘置几上
不五百過不易夜必雞鳴始就枕其專勤如此
甲子舉于鄉乙丑不第歸讀益力戊辰舉禮部
第五人試于廷少師華亭徐公手弟卷摩娑不
置曰更千百卷安所得此識學兼茂者顧以語
太直疑未可奉專對抑置二甲第九名而諸公
意殊恨以爲是不足當弟欲羅致之館中使不

肖諭意弟弟謝不敏時閩中洪芳洲侍郎尤愛
弟自詭力能道地得高選强弟入試弟終不肯
强之再三至謝病乃已選刑部主事弟晝夜讀
律手爲批註塗乙如舉業舉子時會當奏讞大
司寇楊襄敏公諗弟神懷明審專屬訊獄平反
死四十餘人壬申遷禮部主事最號精謹執法
俄不肖進爲禮部侍郎故事兄弟不同署例當
改官少宰屬磐張公終以前銓選事重弟謂弟
且無勤當以尚璽丞相處而弟謝曰某非不知



公意厚且某亦非願舍兄而南也終不可以某
故敵倖階固請南乃改爲南驗封郎中南中閒
無事遂得以其閒游涉山水近畿四十里名巖
勝剎無不探者常御籃輿小吏兩人負襆被肴
觴以從興至即橫飲放吟或挈山僧剝野栗共
飽倦則藉茅而臥然吏鵠立竟日終不敢跛倚
以弟平時無所借詞色也弟簡峭不務結內貴
豪長者顧以意氣歸之其所最善者今相國[illegible]
州許公孫章張公四明沈公中丞月峰孫公崑

嚴鄭公等不下數十人其在南中與豫章公尤
習會江陵以奪情事斷豫章公屬意而考功某
弟與考功善刺知中指力解之考功卻愿額不
對一日忽報日解矣幸不及黜弟不頷而唾以
書貽不肖謂宵人輩漸市權事當有變自此遂
有歸志矣庚辰年陞河南提學副使不欲就先
考強之出不數月聞不肖予告歸省遂亟移病
歸撫按飛檄督之不及其所試雖僅三郡而約
東精詳每卷必經三復乃定試序故人人心折



其所簡拔處無不額脫者余家故有宅兩區弟
自河南歸始析而居東弟戀戀父母不忍去先
考強遣之則辰出酉歸以爲常不肖與弟日侍
先考灌園蒔藥出則奉几杖盤盂以從父醉子
扶兄飲弟滌與與然樂也無何而先考病作弟
正焦迫中婦莊宜人暴厲不起甫十日而罹先
考之變弟痛不自禁神形羸然病遂從此始矣
居苦次粥饘不時進顧數數微睨不肖不肖一
粥弟亦一粥不肖爲之強加餐焉弟素無子連

得二子不周歲相繼殤弟益階毒不自聊甲申
冬忽冒眩仆地有頃蘇然自後遂患腹脹其明
年春舉先考襄事弟復哭踊如初喪而疾乃愈
痼矣是年四月不肖奉
詔北上弟爲扶病送不肖江口流涕沆瀾懼傷
母兄心泣下且飲人或疑弟以疾爲諱而不知
弟意之有所爲也別後弟病日進尤手勒百千
言寄不肖皆天下大計數行後類斜黜不成字
不肖且讀且泣手以示先妣曰弟能作如許書



精神固自王也然心實大憂之至十月而兄衡
書至則果得弟訃矣其明年先妣歸視弟喪又
兩年不肖以省母歸始獲一撫弟棺而哭之則
遺書散履狼藉在筍屋圖且拉攞就盡不肖目
瞢心痛而不忍治也嗚呼傷哉弟天性孝友善
伺父母顏色務迎合其意志事兄嫂至恭不肖
僅一子衡以弟愛之甚游宦不將自隨輒付叔
使教之兄弟閒以道義相切磨或見小左輒爭
之至苦甚或有不能受者事過思之未嘗不俯

心服焉弟與不肖臭味畧同所不同者不肖木强不諧俗而弟偃僂和謹雅得人歡心不肖性嚴冷無一切遊觀之好而弟頗自夷猶於歌壇酒社間落落無忤色故與弟交者或見謂愼密或見謂散朗而其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介視錫爵有過無不及者人或未之知也平生無少年之遇其計偕過新城逆旅主人有處女聞貴客至嚴飾出肅客弟亟趨避之竟夕不復入其介疾類此少尚儉素既貴乃彌自約布衣草屩



凝塵滿席湛如也然性惻怛遇人迫窮時輒賑予無筭凶歲出樳車數百施人故沒之日知不知皆爲惋惜而孤兒嫠婦哭之尤哀云弟自總角至通籍每旦刻苦自課矻矻若有常程夜則讀書伊吾聲出墻外非漏午不巳蓋四十年如一日遇事務詳諦不輕發發則摯擊飈馳靡不中節者當途故人其惜弟歷任閒曹不盡展其用不肖入都之歲欲以近地補弟官不肖以弟意固止之無何竟死使以弟之氣格任大事臨大節剛明强毅何詎不如古人而今竟死矣而徒使不肖狼狽出山虛歷歲月眕眕然無所救過而歸此不肖之不幸而亦所深爲弟惜者也

婦莊氏以弟禮部郎考滿

封宜人本嘉定名族白水知縣璹女年十四白水公卒歸于余家舉止端審如成人先妣壯時操家政嚴宜人或偶得呵譴即長跪以謝顏色愈和下至小姑侍鬟無不降心相姁嫗者故先妣辛憐愛之初患無子年未三十爲弟納婢察



弟性嚴重則爲多方調合之迨弟四十則側室有人五焉中歲病羸行必以兩女奴掖然其庀飭家政甚察即細而調䬸烹飪之宜供舅姑與賓客者非手劑而口嘗之不出也與妯娌姻戚皆盡驩有謁無弗應者而獨嚴拒莊氏曰吾爲王氏守財即一錢非莊氏有也故弟與宜人終始相莊無閒言其歿也弟哭之慟絕幾不欲獨生嗟乎若弟夫婦者深中隱厚薄取而厚施是宜食後禄而今皆中道以天子又殤死天之報

施善人何如哉即吾祖莆田公活七人僉憲已
響吾弟活人多而壽止此此又何以也均有欲吾
僻毋盥濯則淫淫不自止與人立惟恐其浼吾
闌好潔者多無子桃李實而蘭菊華物亦有謂
歟嗚呼豈可問哉弟諱鼎爵字家馭別號和石
生于嘉靖十五年卒于萬曆十三年享年五十
莊宜人生于嘉靖十三年卒于萬曆十年享年
四十七先妣丙戌歲歸命不肖次孫應虞爲弟
殤兒衛後又死復命季孫贊虞嗣之嗟乎弟夫

婦所爲拮据夙夜織勤銖累以自樹立者既已
化爲浮雲冷風其寃魄所棲托而名蹟所附離
獨此一片石耳苟汶汶不爲表著死者死矣即
不肖何以見死者是用抆淚敘次梗槩乞銘若
傳於名公大人惟矜憐而幸許之

祐山馮公行狀

祐山馮公卒之明年其子參政君斂功丞書至
京師將乞銘于少師徐公而先屬余爲狀余辱
與參政君同舉壬戌進士於公爲通家子而公
故嘗守余州有惠政余不狀公誰則當狀公公
諱汝弼字惟良祐山其號世居海鹽之大易里
國初析隸平湖遂爲平湖人七世祖顯五公以
農業起家是生珍珍生玉禹玉禹生宗衍宗衍
生澄澄生居易翁保舉成化癸卯鄉試教諭垣
曲館陶遷知遂平三任皆祀名宦卒祀鄉賢配
胡氏實生公公幼孝慧六歲從居易翁子遂平
會流賊犯境邑無外垣居易翁匿毋夫人及公
山中而身居守篙巷戰詰賊知有備焚關門去

或傳翁已遇害衆洶洶挾公上馬公坐自若折
其心曰我心不跳何父無恙也已而果然比長
要屠恭人時居易翁解官歸貧甚公遂發憤折
節讀諸書每夜一燈挂壁凭几伊吾恭人則倚
几理麻枲供麥飯以爲常不知貧也是時公所
以奉居易翁者雖菽水然能得其懽心亦不令
翁知貧也翁卒公傾貲營葬蔚然如達官儀或
謂公貧家宜稍爲子孫計惜公曰家業可再聚
親喪豈可有悔哉服闋舉于鄉壬辰成進士授

行人乙未選爲工科給事中奉
命監督光祿寺及盔甲廠錢穀器械出納必公
疏劾巨璫張時等數十人下獄中官肅然時汪
太宰鋐憑寵驕甚諸言官交章論之不能去最
後公疏上語尤切直
世廟震怒留中五日不報已有
旨逐汪而并逐諸言官公坐出爲潛山丞至則
臺使以客待之不敢煩以事公曰柰何令余負
丞乃一切破厓岸奔走奉職如眞丞胥吏抱案



立決事於前銖黍之奸摘發如神尤加意刑獄
有重囚以他事羅織罪當死公疑之禱于神感
夢覈讞果得其寃狀立釋之潛舊無志公稽典
章劾情實手爲撰志丁酉遷常熟令瀕行例有
公贐公留之學宮買田四十畝潛人爲碑紀其
事時常熟大水民至以筏爲舍公入境首問疾
苦惻然哀之計待報發倉緩不及事乃便宜出
廩穀萬斛以賑飢者而刷庫金數千代上供先
發後報督儲歐陽中丞初甚駭之公具言狀更

大嘆賞築堤於華蕩口及釣鮮闗於海上以捍
水患民至今便之邑額糧歲四十八萬飛詭隱
耗不可究詰顧文康公奏請均丈三年未就公
爲設法先會鄰邑畫界乃照鄉都里甲立旗標
號軍田竈蕩總丈而會除之三月事竣總細相
合漏詭一清然竟以是爲同列所忌御史入其
讒論調餘干令餘干適當大造册又多虛糧公
手自披籍勘校戶總合甲甲合區區合縣凡有
推無收析多總少者悉按法改正監司頒其式



於通省遵行之邑北有黃竿埠客運御湖乃鹽
盜出沒之所家置十槳船鼓行如飛追捕不及
當道患之公曰是在去其爲患之具耳下令居
民凡有十槳船者即爲盜無者爲良民鄰甲不
舉連坐舊有而今毀去勿論不數日皆爲農船
監司嘗檄公詰盜七十餘人其二人未服公不
聽論報或謂公七十人者既無辭矣何重疑二
人公曰人命至重豈敢不慎竟白二人故事邑
設糧長當臨期括民貲以行公令官自造船

二十艘待客費取之焉價羨餘不煩民癸卯罷
知太倉太倉公私供應舊取辦于里役所用不
貲及給價時非額支者不登籍里役不能給更
用老人爲名而實簡富民充之謂之買當月輪
二人往往破家公至則節約官用量出入爲籍
令里役按籍支價而罷富民買當者蘇州之大
盜曰王老三嘯聚數千人出入江海督撫以屬
公公請毋拘文法乃縱一死囚潛鉤其黨襲執
之已而又有假老三者復聚衆于餘公悄得其



覘者佯置不問一夕忽下令出輕騎會海上兵
斳枚直抵賊營擒斬殆盡甲辰歲大侵部使者
駐太倉督徵民閒積逋京庫銀十餘萬株連繫
獄甚衆公嘆曰此豈爲民父母意耶吾終不忍
殺人媚人遷緩頗詭使者衆行去而出諸貧民
于獄富者與爲要期徵十一二以報居無何遷
揚州府同知而使者追論公逋稅當謫公曰直
道事人爲往而不三黜遂不赴謫歸公自少以文
學名未第時傳經授藝一時英[illegible]多出門牆歷
官所至喜獎進後學歸田之後復令子姪與諸
髦會藝于聚樂堂中邑里彬彬興起焉嘗謂史
書係百代興亡成法具在乃取古今大劉所以
巳意作史案數十篇又纂革除死事諸臣效氏
集所未及者合爲備遺三錄行于世公雖官不
遂其經畫注措緒餘乃時時效之一鄉癸丑倭
寇初發公言于督撫王忠質公首發官帑築平
湖城身自執工爲邑人[illegible]邑人見鄰邑之未城
也以爲厲己城垂成而寇至乃與諸大姓畫地



乘堞日給米燭以守寇竟解去而鄰邑城未就
者悉殘燬民乃大服湖邑則壤定賦多至四十
餘俗率避重易輕詭推飛洒存糧爲苦公以常
熟均田議倡於太守趙公止計水鄉阜地酌定
三則永爲民便田糧既均輸徭輕重弗稱甚至
破家公以吳下十年條編法又倡于邑侯劉君
行之由是人有樂土田價且湧貴矣丙寅邑大
水輸粟于縣以賑飢者甲戌海潮壞禾公市麥
散貧民不復責償邑西關外通郡城五十里河

塘半圯以路出平湖而籍隸嘉興莫爲修築公
閔之積工鳩葺凡築土堰石堰十有五岸梁斷
絶皆爲創建新舊木石橋至三十二仍爲之記
曰爲吾子孫者稍有餘力當世世葺之其存恤
民隱可謂勤矣公年餘七旬每歲當春秋之分
壽星出丙入丁之次與同邑百歲者一人逾九
十者三人逾八十七十者各十二人舉高年會
參政君以轉官歸省命具冠裳侍饌而諸子孫
奉卮帛致諸老家又賦詩爲贈一時傳爲盛事

如是者又八九年而公卒蓋萬曆丁丑秋七月
之望也距生弘治己未壽七十有九耳公天性
友愛憐伯兄貧迎養以居者三十年仲兄季兄
及弟姪皆給田歲收以爲常業又計月供廩計
時餽衣而族之諸子若孫農者與之田商者與
之貲學者與之館穀無居者與之室廬婚者喪
者與之成禮外親昆弟皆以次周給歲歲弗替
尤篤于故舊少與杭士李士龍善李早世公撫
其遺孤希白如子同年王翰林獬故人王龍卒

四十年矣歲贍其家以衣廩姚氏子喪父渊家
不與婚流落爲丐易新衣具禮躬送之業師丁
邑擲殁無後三喪不舉公親爲營域志墓其餘
親舊由公得就室家舉喪葬者若干人其以行
人使歸也時華亭馮侍御恩以言事逮繫
上怒叵測公携其家入都或謂公危之公毅然
曰彼爲忠臣吾何憚爲忠臣黨乎比侍御母夫
人上書頌冤
世廟憐之得末減公力居多焉配屠氏封孺人

累贈恭人太保康僖公之侄女先三十年卒葬
于王谷山淑德懿行具太常少卿錢海石公薇
所撰志中茲將以己卯二月九日啓窆合葬繼
室徐氏累贈恭人先公十八年卒亦附營左云
屠恭人生子男三長即參政敏功次敏勛次敏
効夫以公生平行業如此處榮月旦出炳丹青
子孫載其德持盈引長亦且蒸蒸未艾少師公
揉謠按譜已足表見大都而余小子猥掇細微
冀以培塿佐高乎泰山固非其分抑操筆長者

之前指事不敢不核論人不敢不公是則或有取焉爾矣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一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二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祭吳惠麓文

益友惟何直諒爲先鏡人則明勝巳則賢箴頑砭愚磨鈍攻堅肝膽之合形骸可捐末世道浮徼貌逐言市心而儒婦女而弁熟軟骫骳以勢爲權其心多方其道屢遷曷不古處而是詨詨惟余與君鄉書後先一日之契以要百年義取



金斷交始茹違余惟戇愚彊直自遂公亦坦衷無有阿比二人同行畫桂一羆問言則對以莫不旣余也通籍公猶陸沉被褐懷玉其德愔愔引車自匿以避冠簪顧數過予日予素心動引古昔以相訓箴酒酣氣振燈青語深櫳羅百代得失之林嘯咏自得涕淚不禁公車廿年終窘跬步爲郎長安余適當路過而太息囑余好作衡視戇揖不殊往素見責以難相寬以恕陰察才賢不斂是助以謂以行庶幾寡過余之東歸公出守藩金玉之音遠而彌敦心之精微不在寒暄何當車馬貴我丘園余出公处兩非所擬初疑非是計傳于卯伯牙輟絃終始盡矣憶昔坐中詫予長生其腹便便叩之鏗鏗憐予善病敎以法程仰托歲寒以酬始盟松柏之質先蒲柳零天不可問人乎何管爾無恒化我豈失聲緬懷道義有孚者情豈無他人不如弟兄感彼黃鳥有嚶其鳴

祭劉和宇文

壁緯西明是生異才武庫森羅文峯崔巍天潢



倒奔禾虹揚輝弱冠詞林久侍講幃咳吐金華光芒紫薇慶雲在天誰不仰而彼何人斯爲君是非余之知君二十餘年溫溫恭人終始不遷才高而俯位進而邅夔立蚳行屏足束肩立必讓左行必讓先施於儕輩不避有怨介守似方盤辟似圓其德深深其容便便泓渟汪洋無得相爲余曰試哉以質同里山陰相君實君敬事有煒薦書呂都御史不知其人視兩君于曾是

公評不勝衆毀尚稽徵書罔死其死矣盍棺之論
亦復何爾人生實難適時爲賢古人僵僕是保
弱饘令人揚揚鄙爲杯棬古人專默道在不言
令人謚謚詐同寒蟬口哆目張波瀾沸然人之
所畏不飾而妍君胡不能其亦恧焉身名浮雲
如駒過隙一人知己青蠅可客所嗟斯人中壽
未將別來數載或兆熊祥讀卹之疏何屬季方
憂心忡忡墮淚琅琅天道福謙尚不可量況茲
橫目能無短長



祭潘省菴文

邑有有道曰惟先生智圓行方志晦節明導之
鸞和執以矩繩于于峩峩藹藹亭亭惟酒亦德
人醉我醒曷覩章縫注逮冠紳何勢與位降心
相承褒席讓步問禮聞名側弁短衣望而屏營
畏我毳方如被嚴刑展如之人卓矣大雅時衰
論徂麟鳳在野三代彝鼎與彼牗下庶幾鄉閭
式茲化治覓不憖遺誰爲來者經師易得人師
難逢豈無桃李晚就門牆並厠童子亦惠我蒙

斷斷一節可以知公惟余不侫踽踽流俗今也
相得如驂附服宛其死矣使我道獨斯人之慟
豈惟交宿後進式公于彼墓木嗚呼哀哉

祭姜鳳阿文

維老成人爲世典刑海內望公獨如晨星衣被
五常黼黻六經洙泗爲奧濂洛爲扃著書滿車
以啓惺惺西自流沙東暨滄溟家藏其言是則
是聽斯文不亡公其作屏胡不憖遺流歸溟溟
嗚呼哀哉公爲詞臣簪筆雍雍謨誥之文典雅



春容譬之八音大呂黃鍾賈誼在外不爲儒宗
公於多士以陶以鎔桓譚在內不爲循吏公在
方岳有威有惠侃侃納言彬彬辟雍乃司邦教
爰作秩宗直道既章嘉謨以庸遄返初服繕性
保沖出爲威鳳處則冥鴻嗚呼哀哉公在秣陵
橫經布席我亦佐公匪朝伊夕二人同心不鄙
而憐攻玉之石比三十年肝膽互析壬辰之冬
我徂北京公來舟中高論諄諄坐及夜分雙眼
矚人意公不死否乃百旬別來幾何一秋再春

胡以遽然㒺厥垢塵我聞訃音有淚沾巾哀私
所好痛失宗臣生芻告哀公其鑒誠嗚呼哀哉

## 祭趙定宇文

嗚呼俗化而澆士也輕節有俛其眉有紆其舌
以柔繞指謂之明哲柄臣之門槐柳齊列術維
趙公壁立霞舉筮仕詞林挾其㚇楮顏藐雕蟲
羞茲茅靡直躬正色爲時砥柱江陵之燄炙手
勢傾奪情事起有五鳳鳴公實倡之首干雷霆
章交公車血灑禁庭一絲九鼎角巾歸榮天下



譚士藉以揚聲天道小往世局遄更越從田間
華膴踐登石渠紬史廣厦横經再領師席旋貳
冢卿揆路只尺目佇同升忽而中讒馳傳歸里
人望謝公旦暮且起頻年稱病稍謝友朋人望
景仁彈冠就徵人心之思可以觀德名不虛附
望㒺終失一疾告殂于何其亟道之不行有淚
沾臆嗚呼哀哉某也不敏附公賢書後先登仕
頡頏禁廬歸隱同時志亦同趣公氣嶽嶽我步
于于人之相知不必相似[illegible][illegible]我規我病君藥
人之相好不必唯諾㒺無萋菲衆人于黑附足
交躡眉睫改調我心匪石鑑可以照詞旨若綵
握手一笑君子之交終始勿貌一旦棄我中心
是悼束芻臨門敢以情告嗚呼哀哉

## 祭殷海岱文

嗚呼殷公意氣一世何合之難何忤之易何感
而病何病而逝天之生才其嘗有意人物渺然
實隕我涕子衿之青髮始覆肩頡頏試序伊余
後先身沉名飛三十許年余老宜麻子甫釋褐



手板風塵厭飽乃脫來官職方有警一隅插羽
以馳人渴馬瘏左磨盾鼻右執酒壺且觴且詠
應以宴如人之憒憒公獨了了人之皇皇公亦
好好聲色不驚驕虜以奔鼓鐃西還將吏拜[illegible]
誰參帷幄則有司存朝紀厥庸暮日可黜功邪
罪邪惟口是出竹帛不虛太常焉秩身之黜矣
遑是之恤惟公有才不能不見于將莫邪[illegible][illegible]
百鍊公之精神不能不用遊觀日新或雖輜重
洪飲劇辯何鋒不摧爲鄉祭酒少年避之一旦

奄然曾是不期誰曰老健此不待衰誰曰爲官官不救饑幸無田疸以累兒子能讀父書縢有圖史兩世之交敢曰不知草此數行伸子鬱伊

祭董潯陽座師文

凡號門生恩知所自矧微多幸託身名世伯樂之圉匠石之肆駑足朽材是依是庇隸于王庭待以國士生我成我在三等視及門以來逾三十年出攀青漢入侍林泉身範德儀耳服微言春風夜雪時許周旋竊比侯巴入室太玄毎讀



師文春容大篇騰騫蛟龍吐納雲煙經緯互耀金石相宣毫端萬象如探九淵斥其緒餘裁書累箋欽致詳委酬答勤惓凡有疑滯遇師轉圜機脫于手所攻無堅知其胸中揮斥八埏囊錐早出目牛無全帝簡詞臣受知獨偏時或夜半宣席屢前倚馬趣詔五版並傳人皆紛紛師獨閒閒師之在朝日息法官寵眦勳輔位躋秩宗歷踐淸華豈不顯融爵獨謂師未究厥庸師既歸止扁舟五湖逃名晦跡自比陶朱義鳩宗戚澤潤里閭爵獨謂師未展其謨生平娓娓盡天下計炳如燭然森若碁置不鄙謂爵可以繼志傾橐倒庋朂以從事爵也不才因緣遭世上揆圭憂下圉民利如冥索途惟師指示又如朽壤在陶成器惜不盡効寵極而蹟桃李如林布滿朝序凡皆嗇仞經綸所寄笠澤陰陰苕溪漣漣輕軒曲阿小舫平川倘佯竹樹點染松鉛篇詠陸離賓觴駢闐高談皇義旁及竺乾八十六載强飯渥顏我親其庭玉樹蒹姸長君登朝芒隕



諫垣載貽孫謀綴綿蟬連伯秉高節羽儀翩翩仲也繼典師待瞑焉實繁有徒蚍蜉撼山相彼飄風終朝自還譸張既息福不唐捐不知者人可知者天生備箕疇歿歸箕纏靈兮夷猶曷不釋然嗚呼哀哉爵于去秋解組歸來師爲命駕至婁之暇雙瞳爛然中夜徘徊慷慨議論令人心開謂當百年齒鯢背鮐相期疾間杖履追陪天降鞠凶氛氛夜哀辱師唁存瓊玖夜懷曾時幾何師亦夜臺老失典刑眼枯心灰齊哀不弔

我弔與哉盡其鑒之歆此尊壘

祭汪遠峯座師文

昔在壬戌以爵之不肖衰然獲儁於南宮以奉公于石渠著作之後而無祿鼎弟復辱公之收以厠于甲子論秀之中則是公大有造于我弟兄矣公今者遂辭人間世而遺逢鴻濛矣不肖雅含遇于國士而竊自信其獨知者蓋三慨噫而愴悦私秉焉嗚呼公之鴻裁豔詞華於綸綍而垂於竹素公之繩趨尺步式於庭常而貞於



辟雍譽之清鏞大敦凝然隆古法而和風甘雨粹乎有道長者之容此豈非老成典刑而學士大夫交口而信公者歟世所歎息公者惟是公所設歷竟其身皆所號爲師儒清秩陰有以繫天下之重而無其迹以爲未暢厥功廼不肖所獨知而深惜者則曰以一時飆起之風波成後來不撤之簧鼓實多口之坑塹爲今昔之所同嗚呼是真可悲矣而白晝夢寐何吉何凶抱甕桔槔爲拙爲工則世必有辨之者而浮囂之俗

僨傷之擧至乃有以公爲戒而相從反於懸阱捷徑之鄉杳不知其所修者何事而剡方於隅指氣使或貢諛於目前則濡首乎養交持祿之術而借譽于事後則色取乎慷慨激烈之風以公視之奚啻群雛之嚇腐而黃鵠之夌空也哉嗚呼論有定于蓋棺而是有成於獨見者爵不肖不勝其知遇之私以動夫存亡之感聊以不腆之辭將諸束帛而寄余哀悰耳公固已得正而熱秉化而遊偃偃乎逍遙也而又何有於人



代之憧憧者耶

祭王麟洲文

太常少卿麟洲尊兄之訃聞于京其同年弟王錫爵爲位而哭之又兩閱月而始獲以酒糈之奠幸男衡東向逢酹而告之曰嗚呼哀哉死生常事親愛俗緣鼠肝蟲臂胡不釋然况以兄之犖犖以生磊磊以死而豈不可含笑于九泉惟兄少起儁名長遂于儒文章事業恥一不如智刃所攻詞鋒迅驅遙而操之澹泊是居鷹行伯

子分道而趨爲蘇軾轍爲宋郊祁夫既有[illegible]又有子庭槐階蘭汗血千里世其家兒行且[illegible]起兒有是具美雖位不先人德浮于壽而鼎羹在世珠玉在後亦自可以不朽乎無乃稱以慰爾心而胡其望山陽而雪涕聽原鴒而沾襟益余與兄有三同其淺者不及情其深者可以忘情而今則未至于忘情而情且以不任惟予與兄始同於里襟連武接已同於朝後先貢牒姻婭兒弟其心孔親蒹葭倚玉猶曰兩人晚季之



同乃爲眞同余也逃名野狐之踪惟兒昆仲懸車以從治屋一區爲三老農醉輞川之柳月臥谷園之松風靈籤梵筴職思其終庶免天殃乃受人益白首志違相繼以出憶予初出捧
詔抑扼所恨者荒先人之松檟而違二仲之函席嗣茲睽闊天各一方赤鱗白鴻道義是將世出世間兩俱茫茫肉食在廟藿食在場彼此努力庶幾成章志或齟齬搏膺以呼余曰行矣予曰歸乎相謂不久返於故廬俄而兒病歸沐余益憒憒乞骸者三而尚鞄縶今歲徂夏淡兒兩鄉指切國事敎我去留言可伐病氣能食牛且曰余願須臾無死以待吾子豈謂奄忽霜露而予猶在此絶筆之語一何琅琅以爾蟬蛻愧我羝羊仰屋而歎書空自訟出處若茲爲兄所癘孰是完歸可慶而弔噭噭夏屋爲兄所笑感緒橫生淚如崩泉蓋余之負兄者非一而尤歔欷而不能釋者死別之一言乃若哭不望帷祭不備簋形骸之外可以忘禮遺行於鄉遺政于邦



口碑燁然無待予揚予有予心不情而情夫誰知之敢以告兄

祭王鳳洲文

萬曆十九年正月初三日吾瑯琊鳳洲兄訃聞京師其友弟王某爲位而哭越二月朔始獲走一介修素羞玄酒之祭而告之以辭曰嗟乎予之無聊也出山蓋六年矣踽踽之行闒闒之守得蠱完而目于風塵澒洞之中則誰爲之救失而補敗哉奄奄之息孑孑之身得苟支歲月於

死喪疾苦之餘則誰爲之舒憂而分痛哉嗟嗟
弇州兄竟去我逝矣仲冬十六月手書具在不
忍讀矣冏伯之歸而曾不及啓手足言之訣不
忍問矣昔者黃冠共隱白社共盟臥起共榻飲
啖共盂得失共規子弟共教今事事都盡不忍
言矣先是予與兄婿之別冏伯也退而雨淚汎
濫不能自止蓋一年前妖夢已卜兄之不起矣
而所恃者兄之先幾引決屬厭世味以留有餘
之福一宜壽研咏名理徜徉文酒年至而益强



身閒而益修二宜壽生平服老氏三寳曰慈曰
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嚼啇能乾餧肉能忍三宜
壽嗟嗟豈其所受語于化人甲申之讖入入之
數遂不可逃耶將垂絕半偈早曾參傲漆園別
有爲之梯航覺路引證夙因者耶屬纊之夕囑
且誡妻妾勿近子孫勿哭而予以摩趺把臂之
友獨不勝雍門峴山之感臨風涕泗彌月於茲
蓋亦知婦人之態非所以事兄而試設以身處
兄之地有如犬馬身先朝露而隕則兄能洑而

忘我否也嗟嗟三江砥柱一代文昌九世卿族
二難物望兄豈爲一人生而一人死者四方後
代之士聞兄者慕哭兄者哀讀兄之文章與識
其子孫者喜則兄又豈其以形生生而形死死
者顧文選實神於法虔牟曇持服於謝傅彼皆
所謂達生知命仁人而情至猶爾況以予之下
劣不肖而方羈紲世網又嘗以其餘瀝湯兄契
濶六年遂成隔世則今日釃酒繐詞哭望兄於
冥雲寒露之表而如聞行車噚管之聲睹玄冕



垂纓之狀又何恬獨生爲矣念與兄言誓猶新
神理未遐故不復敢彫餙文句鋪張宦業而直
敘家人父子之情同志公私之痛如此

祭魏親母周氏文

維靈毓自華胄作嬪名宗修閨信芳徽柔懿恭
家絕嘻嘻門以肅雍春蠶秋麻朝織夜舂克儉
克勤乃德乃容相我夫子必恭敬止若圭儼璋
如脣輔齒出無反顧居不邇市下帷發憤鬱爲
名士有待騰騫焯彼翟褘云何中年一疾長已

孤鴻呼號逝者若矢玉樹滿前不救蘭蕙門死
留香人死留兒千里汗血良馬四之長郎淸令
弱息所依年方舞象文彩陸離珠璣錯然馳驅
儼而小出而蹶事不可期曰留侍母恥競刀錐
宴茲弓裘必報母慈惟余弱息未習婦儀姑疾
將革念婦涕洏庚其一見以慰積思生死所天
曷敢有違星言夙駕升自堂基一視而瞑於心
何其琅琅慈訓敬用提撕遲歸有時式此縞綦
靈其洋洋歆斯格斯



祭王鳳洲元配魏淑人文

自古關雎鵲巢之德載在詩書者多有而類不
能數其事而稱豈壹則之貴靜抑德盛而自鳴
懿歟夫人氟自名宗儷於名卿人謂其富貴壽
考巳全巳備而我知其所處葢抑抑如窮秋之
曉日而永夜之寒星又申之以疾病即左右朝
夕者久不得其片語之溫一鐶之惠而僅相與
髣髴其音聲是何其屬纊之日閫以內外及里
閈之婦子咸失聲而涕零則吾嘗聞之矣不幅
尺而嚴不銖兩而平識遠而智韜匿至而意明
固宜如鼓鐘必聞而奚藉夫談口之外勝且大
人之屬毛而離裹者誰子乃今之棄官以養業
產以殞忽驚忽笑且痛且絕若吾不知其所自
生穀也食子難恕收子抑能加此其不而何必
腹我者之爲親先弇州兄而病後弇州而逝彼
夫炳炳朗朗而且若是矣夫人即百歲誰與久
樂此而奚戀夫呻吟患苦之餘生抑余所不能
無愀然者感賢母之靜專孝子之劬勤何不少
留一日之養而貽國人以儀刑吾斯言之不誣



陳祝史而有徵

祭亡婿徐秀才文

自古有生其孰無死死而無知耶一木戢形一
坵閟靈草腐木朽千載冥冥死而有知耶有祠
于蓁有徵子燐暮哭野笑如聞音聲嗚呼是則
巳矣有如秀才潛淵委蛻抽頷噓枯悲騰閶闔
之廬義感不食之姑寃鬼萬里倏有而無則子
也何能不怛焉心悸反袂而疾呼葢秀才屬纊

之前期恍惚見夢於老夫有齘塞吃有涕沾襟
哀此生之不辰泣履霜於路岐指涅槃以證滅
刻日月而言徂嗚呼異哉秀才醇明老夫且識
一個幼女卜耦曰吉謂言百年話以終始謂言
末路及衜騰駛何圖桂欲實而中摧蘭未秋而
先死氣憤結今長虹目盡耿今逝水催彼蒼之
惜才豈云異于老夫苟茲靈之有憑廓匹婦而
可欺不然則何以火宅幻軀頓徹胥閣之境洞
房重幄有來形影之疑嗚呼哀哉秀才死即是

生吾女生即是死有如蚩蚩者狂而不信則老
天請技血刺心而告之以此

祭陳廉石文

嗚呼功名之際難言之矣蓋以王儒仲之賢猶
不免蓬頭歷齒羞其兒女何況于末路之戔戔
居平小小得失且攖念如此而況生死大事安
得不伊嚘涕泣而愛慾恐怖之糾牽使盡如先
生之脫然今而貴賤死生造化安得而為權先
生之名以仲醇顯仲醇言語妙天下未三十棄

儒從養人曰謂養志何仲醇曰吾以養志也矣
猶逆而不盡然今又十五餘年矣目覩先生市
門傀儡里社鷄豚蝶圍栩栩蝸廬便便觸境成
適信足成醉若瞎有合于無往之眞禪固宜其
坐而觀化盡解四大七情之縛而無疾以上僊
如必父以子貴乎死之後五鼎寒矣曷觀陳先
生歛以士祭以士而橋公之斗酒與孺子之生
芻絡繹而至前者且爭欲俎豆公于漢唐兩龐
翁之間倘天故假仲醇以成先生之高歟而別

以子若孫之詩書甲第報先生之賢是父是子
知子者父既幸不腥腐鵷鶵千仞舉矣知父者
子亦宜無以鼠肝蟲臂而敫敫增芥蔕于下泉
不佞誼在交知薦此一言倘以奏虞尸之管籥
而解孝子之檻懸也耶

祭曹儆吾文

嗚呼余不幸內外兄弟棄我而逝者若而人蓋
曹氏妹最先君最後而與余齊肩執手稱華行
者落落幾無人矣嗚呼傷哉君今日去昭昭即

長夜自以爲至苦也而余生世未七十年遽已如遼東歸鶴見人民城郭皆非愁眉扼嗦而無與其語也君且以爲樂乎哉因追數諸兄弟之先亡者或以高明來鬼瞰或以强陽受天損而君悶悶淳淳守柱下之三寶陸沉金馬知足不辱一褐一裘觴酒豆肉何所羸于天而中道夭也嗚呼傷哉抑聞之造化忌全或早發易萎而成功先退今君年未艾而五丈夫子已有室有家且耕且讀無半百之人而歷盡千年之調此



非如向子平棄妻子遊名山則且從管公明泰山治鬼不久居人間矣吾所痛者君平日拮据節嗇如燕壘巢如蜂釀蜜卒未嘗一日自娛而遽委爲空梁之泥蜾蠃之糧也嗚呼哀哉君外屬而中辦屬纊之夕條條縷縷且再三以諸子屬余諸子皆余妹出也材不中罷責在死後夫而不見而父之傴而行拱而言乎而不見而父之食福不願餘乎學伯高不能要不失爲鄉里善人此非但以教君子抑以告凡爲人子者當

如是矣嗚呼哀哉

## 祭譚孫人文

蓋棠甫黃伯于晚而舉于鄉也其母夫人春秋且九十吾所自縉紳至輿隸傒談以爲盛事甫二年母竟卒追惟母五十而稱未亡人襁褓兩孤以經術鳴儕輩人人推轂歲歲望爲榜眼母亦宴然謂我兒故物也顧不以時決起至于望者厭譽者變而反以故物爲天上偶墮之富貴計其間竹燈泣雨蘆窗叫風流螢坐書絡緯



課織所嘗辛苦劬勞之味歷四十年而後得開口笑者僅僅四十中之一也此其所遭不可謂幸雖然惟其前此之苦日長後此之甘日短而僅有此開口一笑之時此如淒雲凍霧中電光粲然乃似造物者有意留此一日償母四十年辛苦劬勞以勸天下之守貧家而教孤子者宜里人之不暇吊而先以賀歟藉使棠甫早達爲顯官母履金衽綺饜足而死人之爲母快且幸者未必如今日也然則人情何常不過爲造物

者愚弄狙喜狙怒耳要以百歲如母卽發前終
不踶嘬菽飲水心自樂之而有才如裘甫兄弟
卽母無一日之愉快以死將來之膏枯背而潤
黃壤者赫然無疑也余家三世與裘甫伯仲交
誼在師友間敬酌醴齊進一言以虞母

## 祭劉母張氏文

有媛令淑夙閑圖史內德之茂相夫及子相夫
云何作守淮揚鷄鳴儆戒燕婉匡襄亦毅爾子
詞林之冠翠幄橫經青宮典篆人頌令妻尤歆

壽母從爵早膺以綏多福北堂之慶左萱右槐
胡不須臾遠養鼎台某也登朝未聯太守辱徼
冢君誼則師友論心投分且二十年渥洼神種
知不偶然在昔伊川深嘉善養亦有永叔操觚
銘壙母實蘇尹我愧程歐豈曰阿私彼蒼悠悠
惟生有涯而名無替
天子曰吁講臣失恃予祭予葬且予
命詞雖殁不朽何榮如之誼在通家陳詞踖踧
以告靈爽嗟乎暝目

## 祭朱五舅文

嗚呼哀哉自吾去年七月喪吾婦今年三月哭
吾內弟而吾外舅黃縣公詩書禮樂之遺所以
不絕者僅此六尺之孤矣嗚呼哀哉君爲武進
士爲余內弟又爲司寇公婿而官僅一階以止
死之日不能具梧櫝盡出其甲袍環珥而家尚
有餘負也嗚呼哀哉婦爲余家守扃鑰好行其
德獨節束身已及所以待外家甚嚴郎歲時飣
盤餽遺不能比他姻戚家君亦不以望其婦兄

弟相見三肅而入揖而出侃侃如也蓋君材性
不甚類娣而其廉重之節凝遠之度乃並肖吾
外舅今吾婦不可見欲見似吾婦者而亦不可
得矣嗚呼哀哉君少好讀書善刀札以君之才
使其奮迹黌序于鎮浮硫礦必有當焉而顧由
他途以進佩玉瓊琚不利走趨蓋不占而知其
必老是官矣果而人以此進君以此窮風波不
仁償以官不足償以家又不足卒乃以身償也
嗚呼哀哉猶憶前年東師出君雅有壯志踴躍

欲行余婦以談笑厘之今日療黃不瘥而死兄
女子手妥知不以爲恨雖然不猶愈於弱子孫
婦拾覓塋祭於滁茫萬里之外乎信矣君妳之
知君過於君之自知也兄耶弟耶何去何從願
憑君而問之嗚呼哀哉

祭王鳳岩文

自兄弱冠余猶未弁一經並授養師之前諸鷄
埘之久要秩鴻序之周旋螢拔茅之占兆於兄
夢而吾兩人遂儷賢科以後先當時腸肥腦滿

攝衣登壇以爲翩不孤飛冠必共彈誼意糠粃
之陋餞楊偶前而吾兄六翮之用竟以蕭踈摧
鎩而小試於一官三年倅汀政稱不煩偶然投
幘薦墨未乾而余方且汗背灑額於五都之肆
濆跗枳足于太行之山鄉里小兒或倏爲榮盛
而吾故知兄之持螯把酒而笑予以不閑衡門
娟歸求仲宛焉遺家多難事事可憐兄弟相見
强半墨面勞苦未及剪燭而話更闌庚潮洟之
晉收曳杖隨兄舉香山洛社之遺事而兄已去

我而上僊倏悠悠兮我思思冉冉兮少年年而逕
子兄之言純行純可師可法古貌古心不[illegible]不
鑴則鄉黨後生所共嗟咨悼痛于遺直之哀太
樸之殘者也而吾顧能以釋然也耶

祭陸五臺文

嗚呼翳彼湖濱世閥有陸一時聯翩爲鸞爲[illegible]
於鑠冢宰白眉冠族掄魁踔武天路飛騫奮翮
熙載晝省持銓自矢冰蘗一節彌堅時有勢人
能爲先鞭稍一屈意何論九遷公竟不可遂謝

歸田遯焉樓遲一去十年神武之門衣冠皆掛
言偃之庭踪跡久謝貝葉朝繙蒲團夜話偕彼
老衲追隨白社出亦何心處亦何望
清朝賜環知交勸駕
當宁望殷勉意捧檄南非迴翔清華歷歷風裁
獨持官常屹屹朝論籍起晉司樞棘洎掌邦禁
明刑是職讞議平反進退比律蚍蜉撼搖終不
爲易蔺在
帝衷特子魁柄程量材品較若衡鏡疏淹拔滯

嶷悟退兢衡茅諸賢彈冠用慶條議選法凡
爲令
累朝以來殆難其並自公得謝事益弗靖一時
任使何必皆稱人亦有言景隨形正知公之歸
非國之幸嗚呼公而在廷矯矯錚錚主持國是
賴此老成公而在里鉤鉤鏗鏗師表後進賴有
典刑龐眉皓髮坐閱椿齡倏然觀化箕尾是乘
蓋公叅悟究竟無生蟬蛻滓濁遊于太清鼎彝
之勲金石之名人之所寶公之所輕予昔在事

接武垂紳猥承匡翊情好彌敦公既懸車予亦
乞身相望帶水時懷故人而今已矣念之酸辛
雲車風馬杳不可親平生交誼盡此一尊

## 祭馮琢庵文

嗚呼惟公之年耆艾未來名則山斗位則鼎台
人之躋此已九層臺公而止此如棟未材瞻仰
昊天不雨焉雷人之云亡惡能不哀公去大拜
咫步之間爲丙爲魏爲范爲韓未見其止畧窺
一斑窺公文章有筆如口闢我大冶諸變來糯
斲輪宗工廊廟老手千古目前萬卷肘後大者
藥石小亦瓔玖窺公局量如羆萬斛難親難疏
不清不濁立于中央材俊轃輻道孤迹羣誹衆
斷獨其在侍從禁局尚冷爲霖之望朝野引領
及貳兩卿事權未握風裁侃侃上若畫諾末世
傾仄忌于見奇毀譽每偕恩怨互隨公獨何施
獲此衆宜蓋世之才震世之望虎尾不坙龍領
不亢著借一籌牘補仍上都俞時來緩急是伏
如闖窩畫爰度爰咨聿奐

主罷果命后夔浴日旋乾千載一時武侯八字
司馬五規簪笏以待旦暮見之如何夙夜竟此
盡瘁我躬勿恤我志誰寄尸諫之章語語涕淚
九閽不開重臺永閟節義文章總此一喟嗚呼
哀哉邈公之生名世再來河嶽不靈箕尾乍迴
眞宰有無爲此作態元運漓薄大德不載道與
世衰梁木先壞剝果已食泰茅焉彙嗚呼哀哉
方公中秘余忝署事文字之外別相賞異我翼
我規謝我俯拾爾步爾趨愧爾弗及歸田以來

百念永蟄我過未補遲爾爰立何圖老眼偏淚
而濕兒子一介雅知慕賢然明執手僅在一言
終望龍門如登高天曉而得師在三罔欽匆匆
東歸遽爾長別公私弁痛俯仰腸絕誰無知已
泣不可啜鳴呼哀哉維春之季奉公手墨其距
易簀僅以一昔琅琅數言約結胸臆語不及他
勉旃報國腔淚已枯恨血猶碧而我父子負師
負友魚潛鼠循奚取丘首自有簡書爲公不朽
我欲言之我顙有泚所不能忘生平而已悠悠



天地誰代餅恥轂斤斷絃吾言止此嗚呼哀哉

祭張春塘文

古之君子博物洽聞我思其人實惟張君少慕
英賢邈焉寡群沉濡篇籍窮夕及昕六經昭昭
百氏紛紛墳典興亡變態如雲鬱盤厥胸筭置
碁分是經是緯黼黻爲文長驅無前如項籍軍
時之不遭天命實云出其餘力老不忘勤陰陽
多端六甲繽紛青烏之家岐路實繁鴻寶秘要
大還所存君涉其流必遡其源或相是非屈其

專門方鼎康爵夔彝犧尊實繪妙墨鳳翥鸞翔
觴咏其間各爲記論寄情花竹自貴丘園闘迭
之珍斐然當軒手作譜記高下具掄書畫兼美
吟咏日蕃晚依西方作禮三尊親註大乘以覺
群昏黃面瞿曇亦謂利根吁嗟生人亦多所事
譬如百工何能兼備君子多能鮮有所遺力之
古人可謂强識束書不觀彼獨何畀昔在髫時
君年相似得其文章謂不可企巧卒蹉跎不試
故藝君之賢子顧我尤暱君所纂述時出相示



眷言懷之想見雅致疑其異人百歲未旣胡爲
溘然忽朝厭世一束生芻以寓余意神乎鑒之
寧不遐棄嗚呼哀哉

祭陳稺登文

惟靈矗矗人倫矯矯風義何以徵之父子兄弟
其智內朗其信外將九鼎一諾千古寸腸俠而
實儒非但豪舉出其餘慧更妙言語藻思泉流
玉質錦章縣令趨風博士下堂名滿區中老更
健陡不能遂資頓躓丘首有才如此未棟而摧

軫歎與歎彼何人哉惟君尊公與僕交善[illegible]
蓋世卒老州縣誰其似之之子有儀家聲[illegible]
腹中見奇必也勝公乃更不逮以遇以年[illegible]
可慨始哭君父今且哭君人生實難老淚自紛
嗚呼哀哉

## 祭潘充菴文

憶昔恭定名高仕廳公與伯氏比肩步武壬戌
同升公綬弓組頎而玉立光照曹伍郎署分符
出參淮土慮彼陸運咽或梗阻匹夫一呼停閣



萬檣何如海漕若肘使股朝是公議晉銜東曹
夙夜匪懈心目蒿若天人姤之風伯鬼弩有功
不竟歸臥申浦公歸來兮霍霍熱腸談及國事
眥睫奮揚誰令老驥踯躅康莊誰令寶鉄封恭
精芒壯心難耗日月未央直道坦中公實長者
每歲顧予笑言啞啞近獲覲公四月維夏斐亹
終日旅進觥斝余心與公兩願微卸公指玄鬢
光澤非假神華內腴庶幾全形既而下堂徘徊
小立謂余申公次第七十我來壽子子亦我及

八十之期惠然來覲白髮相鮮衮衣赤舄築三
老堂以示賓客余頷點首公亦遂別風雨橫途
十步九蹶余及公卅日暮城闕何知前時遂成
永訣嗚呼同朝兄弟升沉消歇曾不百年曉星
殘月頎果僅公又殞霜雪人生實難破環斷玦
老淚紛如爲公欲絕

## 祭朱金庭文

甲午之歲詔許歸田垂死病中若負去肩公來
受事後十餘年時益艱難顛後跋前萬年之基



如波蕩船豈無群策築室道邊老夫耄矣猶爲
涕漣矧公之身百憂所纏外疑操柄內乏轉圜
孰知苦心惟我曾先嗚呼哀哉衰年廢疾危于
朝露尸居餘息何堪特顧乃招群言紛紛若霧
譬彼老馬僵仆中路幸解羈馽林下偃臥忽來
人間自求馳騖然乎不然請尋其故蒙讒受詬
余心無惡公獨何辜及我餘禍嗚呼哀哉憶昨
之歲惠我尺書憂切國家言與淚俱謂勿觀者
豈有嘉謨余謂政地審勿是圖入告嘉猷外則

弗居公爲國老豈其忘諸瘠疏未報訟言恭儐我思古人無乃過歟尚有循牘斯言不磨何斯人斯重加詆誣岐岐白日載鬼百出玉帛相見屢張之弧嗚呼哀哉忠或罹謗信或見疑自古當然何況今茲八十老翁意欲何爲進不怙勢退不營私

高廟神靈㢊其鑒之人之多言益亦勿思

祭亡男衡文

維萬曆三十七年二月朔日荊石老人祭告于



亡男緼修之靈曰天乎天乎予生七十有六年衰可死病可死觸藩世路可死狼籍人言可死死而及於壯男之手猶可偷一枕一榻之安恬一七一筋之奉而今無望矣天道無常世界缺陷予其敢求全但思汝生平孝友忠信之德粹白清嚴之守廣施翕受之量通今博古之才不惟國士無雙人倫罕二而予之淺衷浮氣且賴以觀磨鄉之鄙俗澆風因之而屏息至於椒觚之子得汝片字而輒令紙貴遠聽之人下及童

隸而爭爲禮佛則汝之關係於世非淺尠矣顧予一身一家豈可獨私今日之事自合還珠合浦躡駕蓬山而予之不能無慟者自以去歲十五年先喪母繼喪婦繼又喪三孫而今日又喪汝老者可以有子有孫解幼者可以未婚未齔解而獨女不老不幼甫籍金閨遭此沉溺委頓之怪疾以死母不及葬子不及成人非木石誰能舍汝而恝然也天乎天乎

首七祭文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六日太原獨夫焚香祭告于亡子之靈曰嗚呼汝非吾子乃朝野公共之奇寶而造物所鍾愛不忍令其塵埋世途久縻好爵者也第令天果有意則何不假息數載使之救失補敗於吾前奉觴上食于左右而逢數如此之厄其或命限有定卽一旦忽然不扶不藥而死死亦得偷瞑瞑長逝之安而奈何令其纏歷歲年備嘗荼蓼始奪之言繼奪之食又繼奪之視聽寤寐而其終竟以嘔血數升絕于群

婢僕之手彼蒼胡酷哉方病亟時尚能手勞余疏塗乙句字而諄諄以老不耐辱自傷傷人爲戒汝之事我其可謂竭誠盡愼旣孝且忠而余又安得謂汝非吾子邈然等死生旦暮之視耶余今自度欲報汝以力力已不逮欲報汝以泣泣不再生惟是生平一二德美可對于天地而質鬼神者余不敢忘亦不敢秘汝有遺教爲亡叔家敺置嗣于宗吾當遂成之有遺糧設粥於城西南二境濟饑部署已定而未果吾當卒行



之有遺禁家人毋得烹宰延賓吾當矢守之有遺稿詩文若干首未刻吾當刻傳之聞又有經史疏義而未及見見則亦當爲汝採輯刊定之是吾老人所以報汝也

## 二七祭文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太原獨夫祭告于亡子編修之靈曰昨日汝之故友陳仲醇來弔予因憶昔年長孫鳴虞之亡仲醇嘗有春行秋令之譬予心服之而未知其言之有味也乃今則又見汝汝爲予子席箕裘之蔭爲詞臣綴館閣之末而被服寒素如書生居處靜閑如處子雲閒未使郄車騎而徒行江上尋醫隱姓名而謝客且幾於春行冬令矣顧欲望年壽之永綏身名之長泰可得哉死之日至於匄貸親黨爲人所笑汝雖以此自困然恐天意亦終以祚汝而予之耄老方日坐飛矢叢棘中尚思徼汝有餘未盡之福爲懺罪滅恥之計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茲當再七爰抒情愫而告之以此



## 三七祭文

古志有之天必祚善人同秉彝今汝雖官不過七品年未及五旬而業已登科顯名生子取婦不墮父祖之廕不辱孝友之門此亦徼祚善之報已死之日士友奔走童牧驚呼有憑于棺有哭于几此亦徼秉彝之同已而余乃不勝兒女之戀歔欷隨而哭之豈非至愚抑有私恨使余先汝而死無所取忌汝應不受其累使汝先一年而死風波未興余亦不能累汝今皆不然此

余所以悲也汝嘗告余曰可惜做兒子不了余
則謂汝則了矣可惜余做父不了以爲汝憂耳
憂汝子之不能代汝養也汝又嘗告余曰父爲
大臣人言紛紛當公爲國體而爭不當私爲一
身憤恥而爭當力爲善類而辯不當但爲兒子
家訴而辯余雖服之顧猶恐是世情畏禍之見
不能盡從旣而私閱汝所遺相知書有天理王
法人心三不畏之說則又歎汝神識之了了憂
懷之忡忡大忠至孝陰爲余爭臣知己而余不

逮也嗚呼汝今則旣死矣余無所復藉矣惟念
汝生非凡人沒必不爲凡鬼呼吸寤寐之氣將
朝夕而惟余是從使余得早見汝子之成與新
婦之孕而余生死畢矣

四七祭文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實當亡子四七
之期其翁荆石老人焚香酹酒而告之曰世俗
喪禮類以七終而輟今汝之子若女獨以余老
人不任哀勞之故爲之趨期二十日是皆體汝
之孝思欲以安汝而汝滋不安欲免余之哀勞
勞且逾倍矣撫今追往悠悠我思孰使余面色
危言進不溷諭詆之黨者非汝耶孰使余杜門
塞兌退不辱鄉黨之評者非汝耶恂恂其表翼
翼其裏嶽嶽其操坦坦其履汝眞今之仲山甫
也獨其病中厭薄群醫謝遠方士見謂有自賢
惕士之名然亦焉知不以此粗安性命少引日
月而余之老憤日逐逐於郇廚鄭驛間顧反不
如汝之壯決也余雖愧汝汝不余瑕死之前二

日猶手疏乃公年譜每閱邸報未嘗不欷歔灑
涕歎朝堂遂爲戰場而終不聽余動色憤氣而
爭也有士如此國不得盡其用有子如此父不
得終其養數窮進否其若之何抑聞人鬼異途
吉凶同患竟而有知顧何恐見白頭垂死之父
獨守一煢煢未立之孫而母妻長子五喪未殯
又皆汝一生長恨之事不識尚肯乘風駕雲出
神入夢徼惠在天之禰俾生者可死死者不憾
否

寒食祭文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初二日未死翁荊石老人祭告于亡子編修之靈曰今日何日乃汝亡後之新寒食也余以汝故且殯室未穩趣期於初三日權厝不及行墓中祭掃之禮而先靈或有以諒我矣寂寂殯宮子酉丑東千秋窀穸遺余老翁嗚呼哀哉時維春祭淒其以風白日晝昏薤露宵濃矇矓寤寐恍挹音容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嗚呼哀哉往者既遠來者尚新鬼瞰于室



陰火燐燐紙灰成蝶草腐爲螢但令兒女羅哭成羣此時此景能不傷心嗚呼哀哉汝之神明料不我遺余之形影尚思汝依稀憶去年此日花明杏園草綠河堤汝爲余舞余乘汝車春曉臺中笑子嘻嘻今者如何高山已頹廣陵絕調華表空歸言尋舊遊物是人非無以寓哀酹此一杯嗚呼哀哉

五七祭文

今者重亡靈五七之期以第五殿閻君威神顯赫亡者必將經由考勘於此冀以赦罪超生耳顧汝則何罪可赦死於此未必不生於彼又何必廣設齋壇匯行善事乃稱超度哉悠悠之口或以爲前生造業則今生爲善何不可以功掩過或以爲陰魔作祟則寃各有主又何以怨甲移乙靜言思之意者兩園工作稍繁偶觸歲神致招危疾然多爲予怡老色養之資神之見惡則當降罰予躬汝不任其咎也自今以往予且觸目感衷過園亭西不敢陟臨魚藻而不忍觀



用留汝有餘之福而因以告之森羅殿前庶其哀我而亮我耳

六七祭文

嗚呼汝之亡期至於六七而吾終不敢薦一齋之饗蓋猶守汝戒殺之訓不忍以存亡久近易心也即此一事而汝之慈仁好生恩及禽獸清淨寡欲教行兒女予方資汝之冥福而汝胡其別我之遽去我之邈也余不知古但見汝爲子而孝爲父而慈則以爲世無此人又見汝仁而

祚短善而福慳則以爲世無此理其寔可笑其苦可憐抑使造物果憐余也則何不使汝夢中睞現一聞謦欬之音又何不使汝人世托生不失本來之相而今竟爾杳杳冥冥一訣永訣也予其能勿慟哉

終七祭文

萬曆己酉歲三月十九日是惟予孫予衡終七之期其翁荆石老人摽詞几前哭而告之曰嗚呼自汝亡來予蓋銜有七負而未之言也天地生



汝及余之存亦既多福汝又生孫胡不永年逢數之屯長幼五喪殯宮未扃遺予一老獨送晨昏命懸朝露家蕩飄塵此爲負天地一帝有恩言予告南旋結跏南圃躡屐東阡汝則侍予綵袖翩翩精感玉芝之三秀名軒就是福徵翻爲禍纏故宮禾黍鬼窟其間梁空舞燕樹咽鳴蟬此爲負君親二予祖予宗一綫之緒家世單傳綿綿未墜今其往矣箕裘誰寄矢絕于絃馭委其轡豈其令名鬼神亦忌此爲負祖宗三鄉之遠近聞訃驚傳有慿于棺有哭于筵里爲罷市悲號沸天而汝已一瞑不視于古長捐此爲負鄉黨四一經奮跡登科顯名海內之望遍指公卿而才不周于世用籍僅綴于詞林晝遊晨省曾不久縈譬之驥伏於櫪刃初發硎誰豐其始而阨之成此爲負才名五璿式金相動應矩繩目無忤視耳必擇音爲予礪石爲家典刑今也如何雨絕霜零明珠淪浦玉樹辭庭此爲負生平六計汝生年四十有九有室有家如賓如友謂



此歡偕白頭可久何期早謝三春花柳數講伉儷晚更奇醜喪則速貧死且速朽此爲負室家七凡此七負業不在汝揔由予祿過其量福輕於羽以餘殃累汝以流言及汝汝雖不言而予之內愧者多矣茲當終七爰盡抒予懷而告之以此

百日祭文

嗚呼予之可死而不死汝之未可死而死皆天也天可問乎乃問天而天不應矣天又可怨乎

乃然天而天愈怒矣無聊之感獨有鐫石銘金
暴汝之行誼圖形畫影傳汝之風神而汝又一
無藉巳將翺翔紫虛上下玄冥以從雲輧羽駕
於蓬山緱嶺間耶而予不及見也將長揖顧盼
下笑凡愚如腐鼠之嚇鵷雛市井之爭圭撮耶
而予不忍言也其亦將謁東皇而禮北斗訴以
予之冤酷俾泰山添速報之司酆都奪饞口之
食耶而予又非所敢望也客有告予以夢中所
見者曰汝巳生天果若斯言則何淮南之鷄犬



無聲漆園之蝴蝶竟杳而予之所爲搏膺而慟
升屋而號以庶幾音容之再覩者其又何時而
慰耶茲當百日瞻望愈遥爰爲灑泣叩天而告
之斯文

夏至祭文

萬曆巳酉夏至日太原獨夫荆石翁焚香祭告
於亡子之靈曰嗚呼自汝得疾三年以來醫家
謂之中鬱巫家謂之中鬼其謂之中鬱者蓋見
家聲之辱敗物論之冤誣以爲意氣感憤而然
其謂之中鬼者蓋見亡母之在嶺三殤之游哭
以爲冤愆纏結而然總之汝生平皎皎無幾微
言動之戾宴處蕭蕭無淫哇視聽之惑朝論鄉
評必當自定千狐百魅斷不相干而余之老誖
特不勝古今倏忽之感兒女乖離之痛日月雖
遠未能沃之於懷此真愚矣愚而不死尚可慰
汝在天之靈儻其一旦忽然又未審得從汝於
冥漠再徼定省之歡復理生人之樂否茲當夏
至敢昭告於神祇以寓余哀而會久疾喘喘中



滌咽而不得下情至而拙於言汝其亦可以鑒
我也

週年祭文

日月易得汝之別我又經一期客有見我終朝
愁嘆不怡者則或勸之稍事行樂因而權牽小
舟有非關數日之游又或勸我頗近聲色自遣
因而間出觀燈奏技暫與親友爲歡而無奈神
情之不從也私念平生高興鍾於各園花果理
疾之暇則以朝夕至各園徜徉其間而園中臺

#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陳見雲節推

寧鄉之政于公論何如皮毛相馬繩墨取木今者不幸類是矣崑崙兄今安在見問爲道相思大抵年來僕所歷世態皆解袴以前意中未到者頭顱如許空苦日日剎廨中換得皮囊以外一袍一帶眞成長物而朝士重以生平人品必衕一切委而殉之寃乎痛哉公高才尚堪大用僕則倦矣不勝煩瀆輒以手書相曉大要所欲告崑崙者同此有便願以教我



余同麓諭德

除夕抵任且行李蕭蕭如此兄之好奇大抵然也然而幸有此一出得少嘗閒官之味若稍遲數月又當汎汎揚舟矣汗青之事虛心欲相往兄盛誇吏隱豈宿酲未醒耶官舍叢竹間有土岡隱起係區區編籬種菊處及兄未行幸爲我

灑酒問之頗思故主否衙門舊吏夜半宵[illegible]琅琅徹床矮皂老而朴俱可念也循甬而出可二三里圃戸盛種芍藥惜乎不見發花時今[illegible]兄爲溥花神意北錄寥寥數言蒼蠅之聲在[illegible]蚓竅中元不擬大方鑒賞兄昧心見譽徒損盛德耳

陳松谷相公

爵自徙官南中蒙相公收召以去年重九日至京距台旌榮發之期不能半月然竊聞相公初得請時天子親爲臨軒勞送文武吏千餘人走馬遮拜于郊至笙鼓沸天壺漿塡道兒童走卒有咨嗟泣下稱賢者即此一段奇事固已駕軼千古恨爵不及一見耳



陳肅菴禮侍

故司寇午山馮公初督學南畿弟時垂髫入試重荷獎提至推置案間與同食飲人生知己之恩無過此者沒且十年未蒙贈䘏今其弟錦衣

公托弟假寵臺下敢僭爲一言此翁生平醇德
雅望具有鄉評至于歷宦清修見幾恬退如弟
耳目所見亦自表表非敢爲私恩曲諛也蓋棺
後事在臺下拈揮閒耳伏惟留神至望至懇

周翼亭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今在吾丈何
胃中擾擾臧倉之多也事之顛末生亦頗知然
安知造物者不借舌相困又安知此輩不還着
于本身又安知吾丈今日之困不爲異日之福



已矣勿言之矣後園池塘修竹無恙乎丈雖落
落儻饒爲馬少游奚必廣文舍苜蓿盤茲聊解
左右意

楊虞坡尚書

今天下以我翁方郭令公其勳塞天地望重華
夷真不能相下至於出文入武膺兩朝終始之
遇而雲仍燁燁三鳳高飛則自來名公世家無
具美者伏惟褒衣入覲又且經年一顧而懷恩
走再顧而回綍拜即古旂常金版所書何以加

馬顧人品如翁愚以爲當道商在帝師平章百
揆然後以玄菟樂浪爲湯沐之州功劾尤倚此
亦天下士之公言也因書奉謝聊布所欲言

董幼海侍郎

翁文章節義海內無兩迺齒目不肖於衆中而
收之似真謂珷玞可以攻玉蒹葭可以成樹者
非其分也雖然竊不自量幸以操筆君子之門
瞻目而視躡武而趨庶幾少益尺寸而今奔命
以來至愚極悠行復錮心眷眷之懷何能已已



側觀
主聖時清明德翔起而比有耳語呫囁妄意廟
堂喜怒者已盡得譴讓此可爲世道賀也

吳悟齋太僕

吳門贈送後物色萎枯時情雲雨擾擾遂成萬
狀臺下寘湯也今方在寥廓之表何因知世間
有望慕如鄙生者比每見湯丈譚山中起居狀
所謂一丸在爐一局爛柯世人之忌名與臺下
之逃名類有物兩成之不可知也抑僕又聞逃

谷之名忌者愈衆昨姜祭酒書來以山林自命僕未之許得微與來教荒村之說類耶年來鄙悰馮丈熟曉自歎頗涉維摩不能却事爾又厭事望兩公一出解之毋弟曰蟯蜆矜糞丸也

馬乾菴座師

月前事皆茫然無可言

皇上日見相公從容咨議眞聖人也聞講官中注意我師獨切中外人情似有言此歸嫌于禮太過者然無非願台衮遄來之意鳳磐翁召命亦在旦夕矣



胡蓮渠御史

王使至仍問扁舟數過敝里能令蕊毋當炊花木作主此亦人事中畫圖僕也歸心一片談此已坐而馳矣

郭緄濱(?)旅政

使至得書把讀老兄今已作劉伶閉關盤桓於桂間有詩有酒志意樂也弟近者每得一鄉人信至爲不怡數日夢寐所見無非故山景象蓋性有所美眞覺宦途無一分滋味[illegible]事可憎今老兄勸我以養晦則是矣弟[illegible]能守尊戒其効不過爲卿爲相頭白京師已耳兄能强使羊負車葦航海否乎

李夢池巡撫

追從館下已識門下文章之美既而居止連捷覺玉氷金矢餘輝照人自五尺應門之外庭除若無跡寵实若無烟乃知世眞有晏平仲也盛撰領教會史事促成急如星火過此月即當歿犂附呈納謹復



鍾百樓憲副

敝府鄭虛舟山人乃藝林中武庫門下想亦聞其名矣今客死清源暴棺不收其孤元穀走京師告窮當道弟甚憐之又山人嘗著有類函一書原奉趙康王命爲之今書成不及獻嗣王而歿倘門下哀其一生心力七十歲遺孤量加處卹俾山人早遂歸窆妻子或得假丐餘資復趙府之命則門下高誼存歿俱當銜戴於無涯矣

聞曾司馬趙中丞俱爲之發書弟夙交山人誼
不得無言伏惟 亮察

范屏麓中允

昔前輩王槐野公力能扼虎談可雕龍然二十
年得南院喜動言色弟何等人也病瘵餘復此
踵躡方下簾而領老子兄謂召命在即亦非迫
敗蹤崎嶇半載誠如尊教方理輕棹欲一見握
手四候董師不意南官限嚴如此今已星夜束
裝僅擾中略布微款不宜



吳惠麓教諭

養生之教敢不書紳弟鄙性更有不可化者一
嫉惡便露一遇事便憎本非隋珠乃欲徒手彈
雀所謂人已兩失耳坐忘真弟對病藥惜苦口
難下咽耳

王笠洲僉事

相馬舉士古人所難不意盲人亦以此相待已
矣置之兄瘦腹中試着幾斗酸醋儘不妨也大
抵天道恢恢畢竟睢盱瞯巧之徒理不全幸如
兄所謂力田待年徑最夷術最約此道惟弟知
之然自省連歲叨轉已似褻人快步大非所宜
兄當爲我懼也

蔡拱朋知縣

三載賢勞諸臺奏牘萃于一時庖丁之技至奏
刀處不知躑躅卻顧費幾許心神僕乃安坐享
知言之名殊可愧也比日館閣遷動以次見及
山猿野馬乃弭耳羈穽之中何所謀逭謹謝誨獎
之辱



何華山憲副

環滁山水自文忠品題後會見美談再續顧來
教方以民生爲政交敝爲憂席不暇煖條畫便
計乃知賢者之見遠矣退食自公不妨一吟醉
翁亭上也

董紉海侍郎

悠悠世路如方之不可入圓水之不可附熱遠
而疎者一切喜怒自當聽之若同鄉桐與日論
老氏守雌作用似更於此喫緊今一二下石者

若翁丈度不能枉道從彼則一切付之不聞亦
人已兩便術也

沈晴峰諭德

天生老兄器局以爲世用其珍重愛惜豈異人
情願兄自不覺耳前史稱叔敖贏而霸世文子
約而亢家史事多年閣中雖粗有胚胎然前甲
後乙渙不相顧中間儘有可笑者其難在後來
諸公更費一番手脚耳

[illegible]陳愚所僉憲



十年附驥屈指兄弟中如老兄待我則又在世
諦之外篝燈愾歎耿耿腹腸固難與世俗悠悠
者道也南中在龍蛇赤子之間老兄已游刃游
此弟忝在史局第恐筆弱不能奉揚功名之盛
秋場屆期遥見西南萬里有光如虹豈古人所
謂翰墨氣耶

劉見嵩憲副

猶記高齋促膝時令郎殿撰方綰髮出見賓客
今旅進公車已稱蘭譽亦未雖不能負笈以從

然畢竟吾輩塗脂傅粉當讓與後生老兄既心
戀西疇而復望我以頭白廊廟何其迂而可怪
哉丈夫仕官至執法中外局問天費如弟面墻
枯坐茫無建竪乃足厭耳特夙狎不敢効世俗
語奉報伏惟諒之

董泰麓知府

教中念及老親稚子所謂身處三山而下乃羨
人間蒿蓬匕筯之適似不無少過矣聞尊候近
佳莊居司靜蘭芽再茁得徵山中遇異人授藥



乎長郎初見時幼慧耳今聞其倚馬千言駸駸
乎有跨竈之狀後生可畏已別設一榻待之將
來未可量也

陸包山

門下乃錫爵丈人行也記童子時曾從家君一
識道貌於山中即慨然有棄百事躡屐從游之
想今此念墮負且二十餘載而門下濯纓洗耳
爲世人結咫尺之翰蓋有王公大人順下風以
請事而不可得者迺錫爵齒卑道左辱先賜問

而又使執筆硯為役甚感之矣甚愧之矣承示
壽履清康東籬秋色無恙錫爵雖碌碌然夢覺
非遠嘗試為長者品花問藥必有日也家君遠
來篋中携得壽意一軸珍佩之餘亶以增懷今
輙鼓短楮布謝南極耿耿倍萬自愛

周雲川太守

古人有言生寄耳今六十無恙甕中有酒瓶中
有花毫髮變衰了無着於形神門下試自揣能
嬰兒乎即天壤俱敝術矣兒女輩得失亦自有



數賢婿幸自勉養德愛身若穉女已屬公家賢
不肖非吾有也

王勝泉兄弟

家親槖中所將親故書累幅握讀不勝慨然今
官味如此世路如彼人情私其所親大抵說卿
說相以為願望不如得一言救過之為幸也

陳雲浦孝廉

門下披帷抱槧當時豈知屈困至今蕭然四壁
時乎時乎安有往而不來者昔夫子觀欹器之
數以此推之則門下可賀生等可懼也家親老
矣萬里往來不肖兒子不得奉薪葵以待來教
三樂之說似恐未然愁劇草草

安楓泉廣文

家君相見為言朋友間長年惟門下一人魚翻
池藻鳥哢庭花亦惟門下與家君共之惜乎僕
也風波之民膽寒萬里為恨耳

郭總兵

今嗽里萑葦間談及公名號尚相與破膽廟堂
方急才終不令公拊髀而歎他時虎帳中置生



一榻可也

王鳳洲太僕

教至承已受代而南計此時當與令弟執手祇
園修竹中鱸魚正肥公可趂此時一飽過是恐
無及矣弟嘗恨兩度游南不及覽棲霞之勝況
門下此官如傳舍可容再誤耶昨
車駕幸學日會大雨師生俱不及成禮躬履行
泥淖中水深沒歷公所謂藹然太和之會然得

此景象亦非常盛典也

趙大洲相公子

鄙人往送先相公行見神氣充充騎上下若[illegible]竊舉手加額曰此類百歲人物吾道之幸也[illegible]世不圖忽焉今古自非足下之英明能萬里請疏馳祭不朽則生等老成之慟寧有已時今呈典既備良慰孝思至于載德紀功則已藏之石室而鄙人與擱筆焉此先相公嘗見屬于後生者亦足下所欲聞也



胡蓮渠御史

足下茲已蟬蛻畏途烟朋霞侶酒仙墨客一呼而集念人生之適至此恢恢天道豈不大哉而言者尚欲收鴻鵠于籠中可發一笑聞五湖一葉不時飛墮海濱家君舍弟權爲戴安道亦厚幸已顧僕也逃方之民株然抱桑他時躡[illegible]以從足下幸無勅猿鶴拒我王山人安否雲[illegible]異才僕雖不能爲重定不忘也

蔡雲衢學憲

讀三晉教約已知別後功業大都至於天中[illegible]明一新往陋則薦紳有口碑在而教中所謂[illegible]官不預三等尤快事也明詔赫然門下從此可以勿憂煞責但鄙意竊謂與其少進不如多出而裔意愈至奉行大過新進之士不能百一時論頗不予之如何如何

張起潛憲副

雲路同盟以爲烏紗巾上更無長物不意彼此東牽西帶至今未了來書愈用愈竭之說聞之



刺心發青稍就弟無意人間事矣麟洲出參秋後或當相見吾城拙官往往而然弟豈能獨存耶見政聲籍甚今會極門已設御幄待兄矣

赫衛陽節推

仰惟蒞政經年生剔聞廚悉然大要在用法不阿則吏無敢舞手爲奸者此理官第一義願脫何疑嗣後第望處心愈虛臨事愈慎寅愷悌於誠訶中則萬舉萬中矣

徐鳳竹巡撫

門下之德直如朱絲清如玉壺而狀貌恂恂

者於賢不肖無不容語云山以遜遁故能高道

以優游故能化不虛言耳側聞下車發教首及

國計民生海塘要工生聞之民間諗矣弟費繁

役鉅非旦夕可効門下毅然任之且定議土石

所出不專仰一方此所謂必成之功萬世之計

斷非若前河議之落落也幸始終就之

顧觀海兵侍

曩者除書初下以爲羊腸鳥道竊覛翁有難色



今一行便到古人云惠州豈在天上也惟大賢

處遠則似稍倨翁試覩目前翕翕訿訿欲相爲

者今問之不應則可以知世態矣適宗伯汪師

草疏乞休謂僕曰今官味淡然何苦逐逐不止

僕對之曰先生試少嘗無味之味待知味後能

放筋乃佳耳汪師爲之首肯今特以奉勸來歲

可來即來不則且安之家親至京兩月餘日夜

欲歸今擬初十日出京僕爲之愁苦焦爛然無

計解官只得命兒女侍行天涯一身寧得無病

翁幸憐而教之

胡襟宸副都

臺垣尊望提衡兩都流俗務詆訶賢者居[illegible]

老子云道冲而用之豈門下謂耶僕頃閲

世穆二廟有聲人物前時喀喀立柱下其人皆

鞠躬俛首似不能言以此卜門下所善與所用

不待涉樞踐衡而標格已定矣不勝向往

郭龍渠巡撫

風謡在野公論在朝臺下雖久翔寥廓不得不



爲人情强起譬之于水升之則雨施沉之則土

潤君子豈有開乎哉而鄙人竊以爲吏道之薄

久矣中間自知自信之士非監司責之以趨承

則縉紳撓之以議論能屹然不化而去卒遇相

知如明公者有幾人故隱淪易爲名高而進仕

難於遇合遇今則可謂兩兼之矣臺下其何以

教之

王儀臺給事

兩曹借重雖適少年然不肖嘗于此頗見三十

年間異時列隊百重之所今瑕埼蔚然矣而爲
紳風尚自吳太宰一變後質文遷遷迄未歸一
門下方爲世道主盟殊不得晏然已也陽明諸
議履翁既有成說自當獨斷今一下司曹人情
便各持堅白以生之愚竊謂此老人品功業粹
乎無議惟良知一說斷自楞嚴圓覺翻來其言
融通活潑能使賢者不覺自入而不肖者亦易
爲撑弄精神遮藏頭面之地門下試觀海內賢
不肖多寡何如則可以知鄙意所在矣曹侍學

宗伯林先生語次及此頗蒙首肯若門下不遺
芻蕘卒卒敎可否

荅對山尚書

翁文章德業海內共仰至如却行而避要路創
履而接後生此一段風裕當亦自古人求之而
某最鄙無狀不早問訊長者以致褊心發狂望
見訶督今已不敢復言秋中當勉爲老親戒啟
耳回首門墻復不知遊待何日惟願我翁早踐
台樞以從人望不勝縷〻

李實吾巡撫

雅教拳拳欲推而進諸古人之列甚愧甚愧僕
竊從館下與觀近世俊人才士聽者徒激旦暮
之清名怯者或依流俗之口吻異路亡羊古今
同此慨也昨偶從馬先生屈指蜀西人物不勝
縉衣好慕輙有所言願門下頗折衷前二說以
强毅弱輪交相爲用蓋爲將來大業計不特撫
巡稱職耳已聊書此以塞下詢并以爲謝

熊陸海運判


行後舉朝公論如別黑白就中海上之夫至爲
騷騷稱冤極可鄙笑僕亦嘗矢口爭之然不能
爲助也乞休一疏于事體不合勸行又知龍蛇
變化無適無心且恐犯叔夜匿形見忌之譏今
者一勸公平氣二勸公寡言僕于儕輩中最名
狷狹然相告則不敢不以中庸之道幸鞶圖之

瞿洞觀

承示結廬先隴若風寒露中可以想見蓼莪心
事嗟乎兄已揮手謝八寰定中試想畢竟衆生

漂浪愛河流吹慾海者是真苦惱真濁辱又豈固非夢夢豈有人常爲刀俎我常爲魚肉但志心念持上士無爭之語可以照了諸妄矣

吳鵬峯叅政

弟曩聆緒論稱同榜官次之遲豈復書云愈遲則吾榜愈重此語惟臺下可以聞之今其効已見政事之暇試觀人情國論何如所謂騏驥之安行勝於駑馬之促步也

李環洲憲副

自吳中奉違以來侵尋十載追惟文酒逢迎肺腸交寫風萍聚散之感知彼此同之也伏惟大賢屈左久讐公望今雖翹舉未足爲賀獨喜雄篇大翰飛照河山而秦晉間古碑奇字埋沒於荒烟野草中者且一一待兄拈出信乎物固有所遇也弟面墻至困無從一寓目爲恨有便再惠教一二紙何如

佘樂吾布政

弟竊自討平生未嘗宴息枯坐而一旦涉事欲於動中求靜決不可得恐畢世爲擾擾終若此人已耳紳笏柴柵古人至論如必謂朝市不宜僕愚者老兄幸教之

李次溪巡撫

歲云暮矣遐想歸鴻度雪牧馬嘶氷萬里故人不堪悄結乃兄壯猷方在撫戈齒突間固知真玉火三日而見性不虛言也

馮小山叅政

桓山罷酒後一春光景都消入醉夢中喜音到日想即戒輛今先賀兄得安枕地而升轉次之弟史事所謂頭白汗青頗類爲石槨三年不成者故園松菊應咲我耳

董幼海侍郎

尊大人奄終壽福善類興嗟不審門下罔極之懷亦復能支持饘粥否門下試觀古來賢聖往往稱孤於童丱中其間即有長年厚饗而以奔命淹恤不得一日之決爲恨除此二負即其他諸妄可以了了又況貴名暴白翛然獨往不受

一塵挂及則門下所以爲先大人重者又自有在也幸節哀自愛

王笠洲僉憲

文佳法行可謂賢愚同滯然不爾則何以令金庭玉堂長駐神仙之駕俗稱喫蔗到後愈甘此可爲兄譬也滿書初上已聞有騰章奉薦者弟嘗評兄清不劌物和不溷時而來教慊慊若不足何言哉何言哉弟款叚之馬五步而頓十步而汗今鞭驅不可復施但株守舊櫪免于目前



幸矣定宇入館詞林眞謂得人弟班簿居下恐須坐破寒氈兄以爲何如

王笠洲僉憲

檻外長江磯頭夜月兄對此亦無酧酒相憶乎人生稟氣受性各附所安今宜北者南來南者北而區區業已鞭棰市朝之上狼狽筆舌之端不知當塗何事觸之不已然去就在我步足相困至于家親怒發老昆計窮則所謂走爲上策褌中之虱尺寸跪不得自主矣因兄知我有世

苦情他處亦無敢言者

林杲秀才

大抵時文至嘉隆之間爲極盛雖風尚殊軌其以射策取名一稟於氣氣者受于冥冥不可爲也不可言也然機牙在得失之際足下試揣之胷中能老至不憂否能人不知而悔否能獨泣哀歌不落莫否有一於此皆足祈傷壯夫之氣故思將抽而若斷詞欲前而且却不得不出于脂韋軟𦝎以幸無敗而不知騏驥之敝策不如



罷駑之得路也僕志力已衰喜足下尚未涉世三月聚糧千里不難至因爲效其所聞如此惟足下試裁聽之幸甚

趙振宇知縣

今廟堂中評隲吏道爭言承光以敦尚惆悵爲上至于操別券以相責不曰上官無薦書則曰報政失期會以足下觀之世情可知已一歎

曹愛山

海內先達者蓋無幾人而門下與履翁聯袂桑

梓間其爲道世處功名始終不離于誠心爲道
生以此歎我吳士庶幾從二先生驂還先進而
令子仍以趨庭之訓爲國學領袖生竊觀其言
動不失尺寸乃知世固有丹丘鳳也

郭華溪巡撫

昨者聞關西諸寇以次蕩平生頃在館下得繙
閱章奏頗知其事始末因爲故人王君相與歎
息門下功名之盛乃王君遂過而屬之以辭生
誠不量其愚亦欲以平生向往稍見篇翰而辭



力不能發之稿成之日曾切誠王君不得聞於
左右今者使劉逵頒生誠愧懼欲逃然念翁長
者所爲取在文字之外因復裁此紙申謝并告
不敏伏惟裁照幸甚

胡雅齋巡撫

別紙示改折大議爲東南百億命解紛計遠甚
具生適在史局見嘉隆間章疏頗嘗及之至如
臺下筆端點綴若飛鏃游刃則當求之晁賈便
宜中非私佞也議既上屬柄老平章持故事不

欲行然投醪一念所在固有飲德矣

吳予山郎中

刑曹郎得頡頏臺使主斷郡國獨有齊恤二字
足下此一行也錦衣春晝豈直爲將毋私快耳
巳生愚不適俗近以衙門綱常二疏見坐爲竊
今歸矣足下玉節未回能訪我於飯犢之野否
乎

周象峯副使

褰帷上郡年望崇深不知境上爭杜父席前問



賈生孰先得之賢者視內外如河沙聚散了無
着于真體乃弟蓬麻私戀不能于此中無介介
耳

周微菴司業

弟嘗勸左右勉抑遁思其說受之塞上翁漆園
吏而不可深言今門下試觀世態何如飛蛾撲
火作何究竟則雖十年不調亦可一笑而遺之
矣弟頃在病中會有客見訊以遷次不及爲怪
嗟乎市兒爭餅餌既入喉復有知其味者乎東

方大夫曉曉解嘲弟以爲嘲何待解解嘲亦何待我向子平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此言可謂簡而盡矣

周乾明學院

敝鄉士風乃門下所習知程試之暇所求崇飾行厲廉恥以儆其不然至于閱卷一節悉屏簡棄不托一人縱有異同人自不得而議弟亦嘗與程公融言之頗見許可已而復慮漏失卷面稍着圖書識認自謂神奇不知有心之士已竊



竊指謫其後似不如愚見之萬全耳縷縷効忠娓無以復下問皇悚

浦理川

足下兄弟已各白首幸及里中無事秋黍登場飲醇擊鮮足以忘老昨家親偶論各族子弟以公家稱首足下若未能忘世弟請爲黃金勒白玉鞍以待此輩騰蹋萬里耳

余同麓諭德

顒望歲報吏到非但欲聞日來動靜兼亦有請教新史之思焉今兩得之矣喜荷不可言[illegible]今已遊四禪天上多苦何爲兄平生嘗笑我皺眉今當此際打不出嗔愛二關平生所學將以何爲老嫂雖未愈據徵庵說已痊五六分朝夕問兄寧于婦踏歌酣飲其前便是萬金良藥來教云云恐天眼甚覓不肯錄許大功過真一杯淡話也

吳少泉

長夏琴尊清齋簡嚴門下婆娑里門以觀賢子



弟輩騁武升朝可謂出處兩榮已僕久困面墻志力衰椓然尚從公一把袂萬先生之門來教所謂文章勳業及兒子賢愚俱非吾事也

王笠洲僉事

適頑兒有書至內云吾父官已尊矣何苦隨人碌碌不意穀郊中忽作好音奉聞一笑兄今冉冉登進然尚未當樂局儘意吏隱何必更存他計也

王鳳洲太僕

頃頼芘得兩世馳恩一了家君積愿眞是今[illegible]
但弟兄間出處之計轉更支離滿朝婦態苦無
撑船大腹不能容也已飛箋告別退從家兒問
奇字耳呵呵凡童子好大言必鮮成事公長者
片言之譽渠遂借爲口實誤此兒矣時事家弟
能口道之亦復不盡

李石麓相公

痛惟先太師南極一星久照人寰今者聲光渺
然哀動朝野况在老師几筵之慕復當何如顧



三公與策五代雲仍于世諦中已無遺憾惟老
師爲社稷蒼生節哀自重則門下小子之私願
也

李近台學憲

自念爲諸生時學官弟子惟屏息待主司之命
今則月試季考俱有先容郡邑長貳稍自標榜
即羔雁日集其門此風一倡遂如鬧市想臺下
久已入鑑空中矣重蓮下訪敢附此以復憲臺
清肅無敢多言

吳少溪詹簿

別後往來貴境且三度矣萍蹤孟浪未遂欵謁
遥見荆南紫氣以爲門下扁舟岸幘必集于此
想慕何如今九閽貙虎啄害朝士而吳中至鉏
鋤積道欲盡取衣冠而赭之門下手握摩尼珠
靜觀世變亦頗動江湖隱憂否令弟翩翩才藻
當方駕二陸騫騰且邇乃亦作北面攝齋狀何
也爲此附通起居亮之

徐少浦參議

九閽荆棘紛紛刺人兄至則當銜枚袖手勿慊



慨論時事舌間讒柄願相與防之至如匹夫橫
行則已聞頭頭整帖不足爲意兄看山妖魍魎
乘夜睢盱若頭上皎日一出獨非吾輩世界耶
弟居此頗安但過從稀少兄又舍我遠去三春
花柳盡成愁色矣

王笠洲僉憲

近海上之捷知出吾丈石畫爲多文子身不勝
衣留侯狀如女子而功名偕著于春秋古今豈

異哉非小兒延得台州一師爲弟言王明府弱
顏強植如此疑有洞靈鴻寶秘術弟笑語之曰
讀書生子即此是術矣黃天台不負相知否今
又有翁太平來謁其人乃閩中異才而恐其年
少未練吾丈當如子弟一體教之廟堂嘗以青
成頌賞弟與瑤泉兄獨得假叙昔人所稱狐續
貂蠅附驥何意近脾病侵尋欲謀引去而爲舍
弟所先家大人前再難啓口如何

張裕齋憲副



客歲榮補時忽漫言別兄行至邯鄲道上當有
倚枕而卧者吾輩此景似之矣可歎吏隱甚休
賢明文譽籍起夜雪春風抱琴散帙似此謂之
清冷逼人非所聞也

馬肖乾

二兄麟角競爽塤箎交和天下文獻萃于一門
顧不敏辱以通家之未得雁行班坐相視如左
右手此生恩幸當何如也每見縉紳傾盖之次
往往先賀其得明師弟罕識二兄之面以問不
斂不斂爲指闢詩翰示之因粗述平生并爲
狀咸津津有感也去離雖遠此聲光照人何
殊晤對而老師方日以天下爲事廣厦萬間託
蔭有日以此謝二兄亦以此自慰諸不及覼縷
伏惟照原

劉彬泉知府

舍弟補主客甚適先期有欲爲道地者頗咲僕
矯激僕非敢然也書生謹慎竊怕陷迷魂陣中
耳史事從頭看無發青之日櫪馬正駑何不尋
入足駒呵呵



張右川僉事

王簿陳景淳其人乃敝鄉才子與歸震川齊名
弟嘗目爲經生中武庫不惟吳士無雙雖海內
博古多聞者指亦不數屈也鍾期既逝世無知
音除目一下弟與馬師爲之扼腕浩歎者彌日
嗟乎抱關蹤吏古人不辭令此生業不能躍冶
自鑄求爲于將莫邪弟復倘誚哉顧不勝惜才
一念且知老兄好著述爲先容故爲燕閒稽

古之助倘可假借勿以俗吏相遇令此生得以所聞于前則古人所謂傳馬萬言未必多遜也白首相知固亦非晩老兄豈有意乎

張王屋藩幕

留都奉教後別十年矣無望白雲竊想見公於琴尊圖史之間擔簦未涯徒劇傾嚮耳翰至知起居無恙兼承教近時著作僕耳目塵陋滌一新固未得一見鳳雛爲恨史例甚佳愚意嘗欲將史漢二書盡刊註釋較似玄暢然恐野人



嗜片未諧衆口輒附此請教

汪少泉

古道邈矣如門下賢行長者宜使立朝端是是而非非至于五技之選六翮之用不患無人此僕所爲不敢賀也抑來教云閒居十有七年無心出岫今試爲門下追數十七年前本來面目何所加損僕也願以君子之心爲小人之腹浮雲在空誓不相負

袁見陽茂才

昨貴省鄉書至首閱尊名過數行後遂不復云閱蓋知世無伯樂故也度足下大指非送客即罵鬼屋梁月色可望可見抑古人不云豈有美好如陳孺子而長貧賤者乎今僕之知足下非直貌也黃金白髮何有何無大丈夫老當益壯耳

潘印川巡撫

芸蓬秘記岳牧師言皆辱見推于僕此決非書生所敢與知若傳者不止門下不察則無爲貴



知己矣莊生有言魚相忘於江湖苟味斯旨即來論所謂忌者訕者且都入陶鑄中若其他又何以[illegible]僕經春多病歲中決意逃禪不知可及翁曳履入朝之日否

王振泉

來論齒髮變衰亦有生常理古云外其身身存由此觀之盛衰不在齒髮也郎君時未至則待之若更須長者憂身外身則弟請爲兄談夢中夢以相解何如世味只如此年來頗受瞿曇之

詭悔生此身兄亦何以見教也

游靜宇布政

弟十年前曾走貴部父老爲指示故淮陰侯提戈斬級處至今縮轂干衢屹爲京師右翼然古今之壯觀文武之劇任也伏惟老兄以明德重望簡在鎖鑰樞席虛左且有後命弟備員館下庶幾得掀管以紀功名之盛則蒼蠅附驥於終始志願畢矣

余遠齋大僕



今里俗浮僞所恃一二老成屹立危坐以無名之樸鎭之造物者不竟用翁於朝廷未必無意也玄經草就倘許後生問奇則生也負笈而前固有日矣悠悠世味愈嘗愈苦檻猿繫鹿理不久安而長者何督之深也

趙汝泉巡撫

昨得鄣縣書兆隨巳啓謝玆續奉誨函承麾幢巳抵歷下受代矣我觀之子衮衣綉裳安知東人信宿之思不在今日生徃聞齊魯謡俗朴而近悍動之難揺之亦難天道雖遠以發[illegible]門[illegible]勢度之恐飢吻相觸不無脣齒憂門下三年[illegible]艾未爲早計也

羅南泉知縣

世情貴耳使騏驥辱于鹽車弟即能爲兄子皮鮑叔緩急豈有濟哉來簡謂一遭垢厭黢力無裨自古稱盤錯別利穢叢待豊此左右之事弟不敢知又有稱棄灰可以濯錦腐草或能照根此弟輩之事兄亦聽之矣聞山縣多盆兄業用



庖丁手作用一番自此皆鳴琴種花之日願倍自愛

顧二懷文學

昨承教佳篇巳盥讀一過文字至此有旣彫旣琢復歸于朴之意其精處不暇論贊而僕又恐其過于精爲世眼所忽因僭易指揣一二處却寄大抵歸太僕古文家巳得其髓而用之時義則似抱甕灌畦涓涓然用力多而見功寡高明裁之

顧膺寰知府

古人論是非不論利害此世俗老腐之談然畢竟守此神閒氣定萬無一失足下雖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上官雖責備趨承至于情意疎冷無大相去者僕謹株守前說以爲高明涵養之助不識謂何

李繼泉同知

側聞雲卧百花叢中陶阮風流未足多羡弟屏居無事頗慕爲門下抱甕老圃吾丈亦何以教



之

張準齋僉事

弟耳目口鼻人爾豈眞麋鹿蛇豕不堪驅策獨有厭事一念旋滅旋生終不可化此自兄之所知去年已再露歸意於李司空爲一刀兩段之計不意事機到頭翻成沮滯今雖濫轉一階食噎寢魔朝不保夕凡兄所以責我教我望我者誠手足相憐至情而弟也自知力不任志不及容巽自請負恩之罪耳今世論悠悠又謂弟失

歡執政有所避托兄試平氣觀去冬之事弟孫則誠兩翰林盡師生之情公則勸元老全朝廷之體我何嘗負執政執政亦何嘗不知我凡言者推高于弟歸過于執政皆非事實兄謹勿聽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 與復菴趙定宇編修

國家二百餘年士氣推于公等爲批龍料虎萬死一生痛乎方正之孤植也僕拖有孀婦私憂連日但爲足下叩穹禮佛而不能通咫尺之款長途苦役想

聖祖在天之靈必當爲社稷培扶善類足下幸彊食自重僕迂踈抵忤兹已自分譴逐不知握手更何日也臨楮瞻悵



## 文明野主事

方匆匆請告中忽接使翰爲之驚感遠戍荒寒良不忍聞足下萬金軀在飲氷吞炭固無不可獨柰八十老毋何僕今以爲毋疾籲天乞歸聞此不覺蘇蘇涕下所謂同病相憐物之情也犬馬之功若得其當以報足下必無所辭如必望金雞放赦僕請卜之于天爾世事悠悠僕止辦塞耳障面于五湖雲水間不足屢遠望也臨書對使哽咽

## 余同麓相公

老相國之峻詞二兄長之溫諭敢不拜承雖然弟真病矣兩道顰眉半生隙影豈可復受他人窘落且訴莫訴于奴虜悲莫悲于別離男兒四十年間重爲同朝觀笑復何情緒暫拋妻子向人乞斗升相活耶兄今責我不過日狂日迂此兩款罪名甘心招伏但願爲我善詞相國之前及老親處亦望將言萬里陳情實非得已兄肝膈至愛善處人父子師弟之間其餘閒話祈請打疊一邊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盡



## 滕少松布政

弟狷狹人也有故所豢牛在河濱不日且從之洗耳老兄尚安得以大丞宰相之事相期責望昨家親書來不勝畎畝戀闕之私命二男少恐待用略如盛指弟謹對曰此生報主報親止辦得守身二字經綸幹濟實非所長柰何

王西塘

翰覿再辱因得拜嘉集焚香讀之鏘然金玉之聲藹乎仁義之言望而見者可以知門下人品生也宗服大方奚翅河伯望洋耳已聞公暇喜讀易文章勛業沖而用之益取諸謙如不肖筮得遯之九三門下當爲之謀遠疾厲無更視之假翼而飛也

林瑩峯尚書

門下業已飄然拂衣不肖且編籍妖黨自分此



生與君子絕矣不意遠教再辱重以珍遺捧次豈勝銜悚竊嘗謂門下之德如滄海千頃而砥柱屹然撼之固難知之亦不易今身游世外何物腐鼠復能嚇人不肖雖罪謗彌天頗亦引鍾期自解悠悠素心期各黽勉白首不相負也

唐曙臺主事

古諺有之擇禍莫若輕今不肖野狐蹤跡與衆仄心事兩者俱暴于人間門下若必欲推而進之中庸之列則不肖敬聞過矣若又有進此者門下雖試登三十三天能復索我於層宇之內否側聞雅志誓不作三代以下人物教中所稱庸德庸言世間法出世間法大都不離此願與共勉之

王麟洲學憲

區區麋鹿之性五年前已辦此一着衆不慫恿弟常自評渾是一頂冠兒女子所貪不過閑茶冷飯而世人妄語及之此區區第一違心折福之事鬼神陰禍必中於此老兄自今肯爲我閉



口即是爲我積福京師故人有相問者第爲言一歲病床奄奄垂死使忌我者心冷愛我者望絕則爲賜大矣

周二魯主事

與公先後出都門日月遂久杳不知故人行藏大抵仕宦覺苦則種種疵物厭事之念千緒萌起公雖身未嘗事眉端意氣頗已爲世所指名今跡處岩廊而縈情丘壑位非衡宇而私論世故僕已誤矣公又可再誤乎今海濱生計止辦

漁樵一不泛交賓客二不出遠游眺三不讀文
四不言時事如此可以免過否其他非所敢聞
命

吳平山郎中

貴署中鄉舊俱無書不敢顯然異同以重隱人
之罪不肖已入無諍法門尸居以來覺四大俱
假泰山撼之必不能動誠自知豎頑無恥無所
逃罪然化女修證原自皭然本宗恬澹而謂之
聚黨本教忠孝而謂之妖言公以爲尚足置辯



否夫夫謝官謝事謝客便可一絲不挂此外毀
譽不在我矣幸政府雅愛此道復書勉不肖矢
心精進毋怵人言不然鏵俎之上有完肉乎

鄒聚所僉事

聊聞之魚川泳龍天飛小大雖有間然以言乎
得性均焉僕茲有葬羨一杯手獻二親舍旁三
畝地穿池種蔬且分爲農夫沒世去年十一月
廿八日舉一孫啞笑可愛南還時嘗發三問瑯
琊公一曰奈何使州縣不知有此官二曰奈何
使世上不知有此人三曰奈何使盜賊不知有
此家瑯琊公無以應也足下便中幸發之弁[illegible]
而文古人所戒今不肖已自託于玄牡之間足
下無復問我造請矣

王望川推官

聞驪駒且駕不審定期何時兄望重科深斷無
終屈在外之理但官亦自不易往來多費多議
論多此三多種種纏人今又益之以翻雲覆雨
千幻百化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此言不可不三



復也兄雖濶遠鴈帛中數字不得無情至望至
望

張崌崍巡撫

昨見敝門生官浙者言浙人斷去湯火恃召公
如泰山招撫之術生也何敢越俎而謀弟素奉
老子之訓竊謂豢龍馴虎亦人所爲若萬萬無
他計始議鋒刃未晚耳

李肖岑參政

往公在省時鄙人罪謗彌天幾爲知己之累乃

公違俗破嫌問遺交蹟未敢顯然布謝而豫
使者又至矣今者志行遐合出入兩榮而忝藩
三轉爲時論所稱臨徑不爭肯趣逾永鄙人益
深知而遙賀之自今以往公毋憂讒鄙人毋憤
俗忘我以順萬物之自然雖冲舉不能飽食安
坐有餘矣

陳浩菴知府

劉寵橐中金不能充買琴飼鶴之費乃公必欲
盡散之故人此不令受者愧耶前除細叩其說



畢竟無他古道邈矣人情既不肯懸殊格以待
異才則相與假托爲好言或曰此利器非用之
盤錯不効或曰此賢者雖處之遠地亦邈是皆
不足重公然僕所聞止此矣古人云吾道固是
正不必悔失于既往決疑于外人僕所以告公
亦止此矣

張趣潛副使

弟二毛已種種學不加修臨事不度時勢不提
義理信心而行以致費詞費氣彌浹年月僅而
得此一歸今已抱孫侍二老親行年四十有六
無意人間事矣昨麟洲書至頗言兄直道失歡
之狀幸不大挫然政聲如此恐悻悻者徒足自
累弟不敢一味勸兄作轅下駒要在虛心觀理
求得自已意滿即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可也

淩洋山巡撫

生得請抵家逾月山烏海燕戢翼借巢沒齒無
根今世論悠悠好獎飾迂陋而生最短見從火
坑中索冰雖幸而得之豈足更以爲名門下自



今弟收之襟袖中置之齒頰外則幸矣

顧學海編修

發都門彌二月抵家二老親無恙兒衡亦既抱
子于不肖始頗足矣獨念心知故人渺然在王
衡泰階之上落月暮雲并爲離色此情惟足下
諒之風波險巇則僕乃窒頭坯隨雨破者不足
置問六合至廣魚川泳而龍天飛何所不容侍
親之暇止辦閉口逃名朋友間有齒及者此適
足抵之䂖穽未爲相愛也

張和陽諭德

世情擾擾以形跡爲別端處者有羨乎廊廟之建立出者有慕乎江湖之蕭遠僕所患不陷過耳屏居以後與世事益迂濶習氣滿腔望嚴師良友如泰山而足下又遠在索居可知虛之一字談何容易佛說謂我相人相無之而後可以言虛一望識心染于我則我障染於人則人障足下以爲用人自用虛實何如若僕林野生計棄瓢藜杖之外損之又損是吾師也



戴中齋給事

抵家冉冉遂成隔歲欽中二事其一戒不言時政僕幸已先得之其一戒遠游僕日事閉關欲粗理性情未暇及此兄衡馳嗜古書資才要自勝僕同州師奄忽竟如兄言直木先伐非止門下士之痛同署諸老有問及者乞免通賤名海東片雲僕杖藜倚杖其下老兄幸時時望我

沈少林修撰

南還忽忽逾五月亡方流連乳哺間未暇記問故人山門一經彷彿望見西來紫氣爲之憮然擬從事老親暇後便當幅巾奉訪此時公幸爲我鼓南風之琴賡伐木之章人世浮沉置之勿復道矣玄關未啟且無及度外舉動當此之際僕可往公不可來慎之慎之昨公關救諸君子雖形跡暴露而事非戎首不甚爲世所指目今者潛龍勿用何憂網罟更願于愼交游寡言語之外稍稍着一分混洛態使尋我者無端摹我者無聲則所謂沉冥中經濟其功出于閉門掃軌



萬萬也僕此者止辦尊羨一杯獻笑老親餘則滋蘭藝藥學爲老圃二者無恙良足矣喬子留語一再宿而別覩其胸中如滄溟萬頃出奇變應無窮公資其經世僕資其出世不兩盡乎餘語不多贅

吳復菴編修

不肖草棲石隱三載于茲矣無端意氣後相益爲累世人貴耳旣公籍二君子之名而執事者又重私之以爲德不肖負此二愧也恐容足之

地鮮矣不敢聞不敢聞教中逃虛隱迹自有隱客之體宜爾然願公毋遽以斗室匡牀爲长路作繭處若造物妬名則競搆方自此始嗟乎此君子所以難也

蕭觀復太守

逃虛之人無所比數追憶曩時鹵莽角奔於名譽意氣之塲譬如夢時覺而後知其眞夢也公尚欲以僕夢境爲覺境耶適方從瑯琊結趺野次求所謂針芥相投地公言大非所願聞捕撰



業呈覧僕巳受告子之學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公當自爲尊大人計不朽榮辱非吾事也

李稼袋郎中

嘗與東泉公稱足下惟恐不旦夕至公卿此豈爲覬覦世名誠重惜奇寶欲有所用之也今吏才巳見心愈虛氣愈歛持法愈平則僕願畢矣

陳鶴麓知縣

朦瞽之目不意偶識明珠此生之遇足下廼足下固無藉于生也淵才雅度巳于文字中獲見一斑今操刀試割定自澹然開稍戢武弁疑慮吾曹驅駕此輩大率如飼虎牧羊在緩急之間若與之爭氣則左矣千鈞之弩不妄發機幸熟思之

郭緄溟參政

兄雖身處江湖未學巢由洗耳棼棼時事想飲恨同之以爲天變可畏乎不可畏乎人言足恤乎不足恤乎

祖宗列聖何負于士大夫得此果報弟禍心病



狂終不能忍過一兩月後兄當訪我于屠羊之肆可也

顧膺褰郎中

大教中所云愚之一字朝事用着山林用着如公妙齡高譽能盡剷機鋒齟齬而守之以愚何事不可爲不肖若早聞道于漢陰愚叟之門當亦無近者之紛紛矣

戴愚齋掌院

來書念我誨我赤心一片眞是動人弟雖愁病

然亦得藉此口實一切謝絕門外舍後治方塘一區屋數楹揷以小竹籬落家君拈花朵抛瓜蔓其中此所謂萊圃非園也隣翁見之以爲寒儉可笑而弟自謂得罷吏病客之體老兄無事更憂其擾擾成累也但世上原自有一種癡人所貪閒茶冷飯何名高致且憂病何人不有而時情好評論多愛惜以爲區區別有避託必欲強交而就見之入山以來獨此最苦上有老親又不敢投跡無人之地惟有小舟一葉信潮來



往于出城數里閒晨出夜入如伏鼠耳言之可歎兄今處得尊地亦得閒地亦得遠地亦得畏地凡出入多言語多文學多皆能釀以爲過兩司成亦然幸老兄愼之毋曰野人復作吏態也兒衡何知閩延見欵誨如子今眼前止此一縷亦甚以功名課之煩兄更爲伊查星度他日子嗣不落莫否久不相聞綿箋不覺覼縷

郭鯤溟參政

敎中雖頗畜驥悉告之語然尚闕酬接賓朋和解公事似此擾擾老兄縱不知勞恐五臓亦有必不甚喜自今以往願與爲一寂不適鄕黨無聞之人庶可保守靈龜永邀上壽耳悠悠世界何患無人他日輔弼等語眞乃一杯淡話第六尺之身斷乎不換萬鍾鬼神知之矣據尊使言道體暫發勞雖無他慮然乘此小病謝客亦禪家三昧也

胡雅齋巡撫

救鄕災歉故老相傳以爲四十年來未有之事



承爲籲天請命議賑議糶甚大惠也然竊詳部覆尚持兩端小民喁喁且望明公大破拘攣便宜措救一番設身處之卽是救荒奇策耳

楊後湖知縣

世俗好同知公賢者亦復爲資調所拘攣僅得改郡此朋友之過僕何辭焉蘭芷處幽谷而愈芳松栢歷歲寒而著節况緣江名郡政聲易達願公毋薄淮揚勉矢初志時乎時乎行且至矣

馮仰芹副使

天下方無事吾等幸各抱膝林泉翱翔莊周所
忘夢境可矣泯泯蚩蚩何知天常國是門下乃
欲取不材朽木而文之惟口起戎可不慎乎

江纘石郎中

歸途暑氣方熾不審道候何如堂上倚門莫嗔
歸暮否山居雖適未可效區區自同寒蟬世事
方新賢者以時爲擊楫運甓計卽此是學問也
僕此者侍省病親漸次向安且喜執政半徂蓋
茅一把粗無後患足下勿復念我矣



管東溟僉事

僕乞身後准備結蹴了却生死大事而父母在
上見謂不祥聊復黽勉塵障百病叢生古人以
有身爲大患不虛言耳公年力既壯情累又寡
趣此勇退之日何事不可爲僕雖潦倒此志終
不忍墮落嘗聞之師曰行住坐臥檢點過失即
此是道願相與勉之耳

李繼泉同知

向蒙惠芍藥內有一種深紅密瓣者極佳偶被
園工剗去公有便乞于秋時再惠一兩株蓋家
君老年篤好名花故不嫌煩聒耳頃小園草堂
中粘青司馬君實二語頻教人種菜莫誤客看
花此僕之近致也并附一笑

馮具區編修

公方年盛德完會處間地水斷陸剸惟吾鋒鍔
所試而不言子人此天所以爲
高廟儲才而賢者跡蹈四顧之日也蟲雕鳥篆
龜息猿引公業已饒爲之事到得意處若顧戀



不忍捨卽此是欲障公雖高明然向來頗覺注
念於此爲當痛磨鍛一番耳僕習氣驕嬾度已
成癖故不復收拾自放于山煙水月之間可謂
負時兼負君手然尚望足下爲我一指南毋令
人謂吾徒俱空談養高無實用可也

徐見西叅政

穠穄穉態糟粕腐守竊自揣骨相豈肉食而飛
者二親衰年亦頗以蓴美一筯出不肯手供者
爲美因此遂甘廢絕悠悠世語乃妄相指目爲

名高流言止乎智者惟老兄諒之

董潯陽尚書

錫爵生平懶病頗厭世氛當我師柄用赫戲時雖日補周公之業而心竊悲吐握之勞毎與余丙仲私語未嘗不歎息也及今退就林壑正願擕來從游何得遽求斥外第入官三載稍見宦路風波心膽孤怯故形迹之間不能無避耳

鄭崑巖少卿

人情太行客路苦海吾丈已飽嘗而歷試之古



人所謂立義以宰制萬物其游刃餘地蔡肯正在此况今公論漸出同志皆君子兄乃欲舍所學而從漁樵之伍不已迂乎猶記客京時弟攝程與兄切磋道義高談名理此時目中豈復存一毫軒冕態今者天涯去住各保元龜老兄幸已得潔身市朝區區侍老親棹頭林藪處者不必望兄等以三臺横拜之榮出者亦願毋及隱人以蒲輪纏帛之事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德今日之謂也

凌洋山巡撫

得書知大征方畧已定虜在目中度歲暮可得捷報矣翁草芟夷要期于盡然不肯兒女子之仁願以佛家多殺生爲戒想長者意同此也

王會泉副使

再辱箋覕固知老兄眷存之渥不以末度相求然慚負何能已已今世有尚子平不但舞絲含飴草事稱愜且使宰物者知九霄之鳳終不貪餧下食于士綱人紀非小補也



西亭王府

錫爵𠂇鄙亂來閭仙翁殿下之名殆所謂御風泠然非世諦中人也越在海隊無緣仰止乃今得承教幸甚幸甚伏念錫爵流浪半生退而盡屏去雕蟲芻狗少慰空門聊以懺罪業遣情累耳來箋獎餙過當且要以世外之交示以換骨之訣非錫爵所敢任也抑軒轅鼎成旌陽丹就爾小臣鷄犬有攀拐舐臼之想小子不敏可幾幸萬一敢持戒懲二字爲他日拈花稽首地耳

蔡拱朋主事

每見敬美談足下吏行人品皆第一居曹適少事試推往驗來賢者不從寧靜中能致遠否若因捧檄得喜因喜得忌則不肖且斂手避之矣風緒見指不曰高蹈則曰野狐不肖兩不任謗而歸之太空足下亦兩與歸之不聞而姑攻我片言頑石可也握手無涯臨箋馳企

李石龍副使

伏惟雲臥多時想埘郭夢後不復以天下易黃



粱一飽甚休甚休弟掩關來頑鐵如昨比者稍因外魔自省于鍊心養氣得分寸力翁丈即令身心塵境都無纖滓於禪那更易入蓋多讀道書多尋道友不如大靜一番先除此心散亂後除昏沉又後則三關九竅消息自覺凡丹文談藥物火候其理實然而其枝葉未必如許零星大要怕學人道聽塗說故作隱言明者自忖耳翁丈自戢心體認以無爲爲宗待一念不生彌旬浹月後覺頭中有物融融汩汩而起者即此是藥是火其餘不必多求也弟于是中實未有得聊述其所聞于師如此惟高明存而勿論幸甚

赫衛陽御史

貴差越在邊徼自昔直指諸公張弓以移病行過臺下受代且及期目牛若無全神馬若無羈蓋方寸苟無欲即煩惱皆菩提境也來教云由物見道由道凝心嘿然定泰然守僕自今始得見公真道面識公真種子曩所稱伯夷云云又



恍然自失矣然願公無厚自遜伯夷而輕言人情人情至嶮巇處首陽不能避而薇蕨難爲飽也

張嵋崍巡撫

側聞麾節照臨崑城旬中且移傳東矣不遺草鄙將過而禮于其廬此古廬左追侯生紼袍憐范叔意也敢不引領弟家老人方病脾伏枕恐不任扶服車前爲恨耳吳淅近事自有史官持書大書者彼以巷戰克此以廟謨定徙薪焦爛

未易以什伯計功也側聞廟堂方以張益州待
翁而在今日肘腋間安危之其歷數十倍而處分
之難百倍非常之事故曰非常人所能言耳老
氏言慈故能勇儉故能廣觀我翁今日攬轡澄
清如讀先射隼此慈儉之効也若不佞苦空緇
業何足歷遠慕哉春教之日家君病小愈能起
行庭闈數武因得以湯藥之暇略布謝誠如此
惟台亮

王念熙郎中

僕嘗謂世路如漆雖明者不能自見惟稍遠爭
地常負屈稱乃是好消息門下壯年雅望安知
目前退步不爲福也

周翼宸知州

老親比以圖造田册將敝户虛推各圖田數送
臺下此實爲身家遠慮非避厚產而飾清名也
聞臺下頃爲家人私買要行庇護以全區區主
僕之私父母之爲于民其委曲甚厚至此豈不
知感但老親連日查遍户實數前田委其別户



虛推亦不聞有承領家人即使有之家人私自
置田收利不關自主人免于坐罪入官足矣而
又使掛籍官户累窮民代爲當差於情理安乎
夫向來鄉宦間有詭寄人田而不聞有不認己
田者此臺丁所以疑愚父子之非人情而處分
未决也然版籍重事不敢多煩德意市恩閭里
敢輒此再布腹心若不信願將前田盡數入官
以明此心惟高明留聽幸甚

趙垠洲給事

二老人侵尋日衰已絕意當世惟是二三兄弟
言行志行則僕從林野中刷聞風采竊自比于
枋井之附春光晨昏多暇幸得從事灌園一簑
一笠聊足怡老不意復爲造物所姤經秋病脾
至委頓幸不即死皆足下餘芘也來日尚長不
識何修可以寡過于鄉曲願終教之

沈少林修撰

伏惟高卧方酣何以得劇聞門外事然人言亦
苦未審所謂徙木樹幟者豈一手一足哉門下

病初起僕方苦頭風困甚已矣勿談之矣不肖
自揣報相知最忠待君子最厚若意所不可貣
苦作狡獪微言寓諷而又詐蒙慈母以疾痛不
祥之名烏羊愚畜所不忍爲而世語且妄指之
門下復妄聽之東京黨禍可不鑒乎竊嘗謂門
下熱心一片可貫金玉而跡太露語太易乃燋
惚所繇起今折節就官終不失萬一於常調若
猶未也則絕口世事待時至爲之不肖雖屏山
澤有餘快矣



滕少松布政

茂林幽谷來由未晚意動胸次則疵物厭事之
念紛紛萌起第已誤矣兄又可再誤乎抑第乃
投巢之鳥又自知骨相來非功名會中人所謂
臨坻邦流何高之名適痛脾累月畎畝之身不
耕而食造物者已似恩其過優適兄又欲以世
名歸之滋益疾矣不敢當不了當使旋力疾附
此爲謝

吳南洲巡撫

上谷閫問後星霜撚指驟當大拜朝廷度外舉
動眞自服人至如弭節故都延見黎老崇陰正
禮竹馬塡道迄今吳下喧傳以爲數百年來盛
事而第也病不及一見此爲恨耳嘗聞非常之
事必以待非常之人斯言惟臺下可以當之如
第晨昏採拾不失家二親歡爲幸敢妄意出處
之計及海內悠悠之名乎伏枕裁謝惟詧照幸
甚幸甚

吳平山郎中



歲除擾擾雖同里巷中不能相候過兄獨不遠
百里專使馳貺而又以長箋辱之不肖村農病
叟得此于兄翻覺多事不肖官至九卿知止已
晚今雖入麋鹿之群尚燋舊籍未除微名作祟
以致入秋以來身病孫夭鬼神是怒來敎又增
我一番罪過矣謹謝

太守

謹啟伏承遣官賜敎以撫臺之命欲爲不肖建
坊不肖竊自揣生平學術行能無一足以當世

取舍而歷官垂二十年曠恩及兩世小人之分叨逾極矣幸今身處閒地得稍避世名以餘年歸之二老親然燮席猶驚晨昏未勿自今以往獨有履冰抱石使公卿不見齒鄉黨不聞聲庶可以懺罪業而遠姤娟耳若遂赫然表厥宅里辭曰雖賢不肖隱居之爲何避名得名雖甚厚顏不敢居也夫撫臺雖同年雅厚至如臺下乃親臨切近耳目所自出今日之事非我翁噓借不及此但府禁方嚴年荒且甚不貲之費彌月



之工無端爲一人耗于荒城野次而理外弘獎重念不肖處非其據俯仰公私俱屬欠安謹再拜以辭縷縷之誠本擬遣一介顓達而原委官懼不敢空手報命輒附以聞伏惟慈察幸甚幸甚

胡元瑞孝廉

病苦聞教未饜獨時時手足下集讀之足下今之高岑也袖中自有摩尼珠乃何感于若空老子而特相慕焉足下又何殹于若空老子而特相問焉足下殆聽之過不肖本以庸謭不能効短長于世則退而乞一日之養于老親乃今則已矣熱血未冷而雙淚已枯惟是無生之教亦不能窺其一二以自解脫乃手誦云云豈猶以少年燭武視不肖耶聞古君子心相知則願忠之以言竊謂如足下振古豪傑當推弘風雅之道潤色太平毋姑以翰仙墨士自處因書附謝不宣

唐曙臺主事



公所論不過謂三教同源儒者當于應世中了出世耳然二氏作用數從和光方便入門若吾儒則必量腹然後食擇器然後操如不肖自揣力綿智短不敢強其性之不能乃學儒而過了不聞道者也往先人屬纊時使老母坐榻前陰誦金剛經含笑而瞑此何嘗鞭策不肖應世耶會當強食支床猶理問學以酬恩待耳白沙先至真吾師也其文字之奇亦似脫盡經生窠臼讀公批教恍然若身在冷風秋水間矣

王桂石學院

向者追陪館下仰見吾公學問中經綸濟[illegible]器酬之乃恬然有餘者而特恨未即當事令上試而効矣躊躇四顧問道于盲此非不肖所敢知竊謂公虛襟道腴自能牝牡中索驪君必以異士多端欲厭服其心則散卷防換號印卷華圖書舊案不查廩增附不查即格眼冊號簿亦入院天青日朗誰復敢置喙者不肖務羨之愚已止此矣



劉彬泉知府

側聞履者仙踪出視令子于京邸萊衣綵錦連炬分輝真儒林盛事弟翁方厭非門之味而思東山恬臥之適四馬遄歸白雲彌望徒令人悵然思躡屐之無從奈何追惟既往闖闖于名譽意氣之場以幻修习揔成罪業今疾痛喘喘之甲乃始伏而懺罪其將有及乎翁天上福人着菓皈依淨土宜以時努力龍舒居士不妄也不[illegible]頑鈍其于修持了無證解頗謝之化者言不貪生即長生不厭動即不動敢以此爲舍岸之獻

孫小溪撫臺

貴鄉相公我翁便中相聞且勸之先調和官府而後以次及外廷舉措使異時反側之黨不知不覺入我彀中社稷幸甚天禍吳民十四日夜風潮之變亘古希聞止據一家漂歿男婦十七口則小户可知劉河新城壓歿軍民二十餘口則村落可知見今流屍塞路四野無煙則廬舍



又可知矣紛紛餘民各裸體投宿野寺棲粟與粃糠俱蕩盡無所得拾如此而地方不大亂者未之有也第一片赤實心原不喜州縣報荒虛張聲勢今目擊變故如此剝床以膚上爲廟堂憂下爲桑梓哭我翁造命之地千萬亟行遣官查勘先期題請元元之命生死在今日幸採蒭蕘留神至荷

孫小溪撫臺

羣兇煽妖危機叵測我翁不動聲色如雍苗裹

荅石畫所銷弭陰功所全活有出于耳目之[illegible]且萬萬矣奏報之外僅本兵一密移而[illegible][illegible]若無功地方若無事廟清中寓鎮靜即古者拔齒床散賊部不是過也廟堂處分渠首悉從輕比且巧於一切黨與大都受翁成筭上帝紀功不知何如矣

劉守有錦衣

自門下與握禁兵用儒飾將府中不聞急步疾呼荅江陵之威焰得翁調劑者多矣豪傑當事



作用斷與書生不同今人情無端射影以此而與趙二君傾巷門下亦以此方當官府改位國是未定之際左禁右拂不激不阿非門下之望而誰望也自古小忍方能大就彼曉曉者既化為冷風不當復置齒牙矣

李修吾主事

烏烏啼血且暮思盡今又聞足下以抗辭遠貶公私之病轉益無聊正耿耿中忽使至發書拜貺因承故人道鋒旹耗感謝之極欻且不朽巻

不肖竊觀近事公等之諤諤廟堂之休休皆太平萬世景象自後兩歸之渾噩一册居名一姓任德如何

李及泉憲使

承封示近報似以廟堂齒及不肖為同志色喜適不肖聞此益茲甚感愴江陵事乃滄海桑田莊周蝴蝶變幻只在目前彼惛不知直欲以有涯之生作千年之計眞可笑可悲也昨敝門生谷道長談江陵事甚詳



上睥睨數年發于一怠宮闈不敢主外廷不及聞而次日密旨忽發下矣報中稱捴旗[illegible]郊金者乃國子舊官開揭考退旋投馮保門下[illegible]旨俱出其手孤深恨此人今亦一網打盡矣蕭君外補尤快人意然竊謂此時政府言路大動之後各宜稍鎮以安靜凡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陰潛起亦不可不早計也

張陽和諭德

將爻蒙足下特枉皇華之節臨弔不祥之廬諭
变生死非復世情豈意罪逆餘生復延至今日
而足下悼念不已再枉顧侍何能不感咽哉適
見洪陽尚寶言足下此行轍環全楚諸名山間
眞儒者壯遊嚴程屆期盡早稟命太夫人爲迎
養計萩二三同志出處識者頗用以覘世道而
足下有母恐異時復効鄧翰編少壯幾時不得
容易虛擲景光以此輒先事爲足下計耳不肖
向託先君子蔭下含哺而嬉不知帝力今百勞



萬若備嘗而泪毀瘠三盂足下勸我自愛猶恐
置對逆若他人勸之并愛天下不忍置對矣

與周山泉通政

承示葛仙翁丹法不肖往于都門道藏中曾談
之一過此叅悟後拈成多方誘道銳根使人知
實有此理實有此事又使人知萬法歸一各以
所近入之于無罣礙爾然不肖竊謂外丹
妙在人染不以書傳我輩則精心向往而夙
緣未湊恐反墮狐跡不如姑守空淨雖今生□

必成而來生或不至流墮此不肖自知自恕畢
畢可恥非所當爲上智道也

與陸五臺尚書

正人登用實世道一快然極盛光景已多內憂
從來極賢宰相必多外侮未有十分快意者側
聞近日紛紛令人短氣翁慷慨一疏關係非小
然自此不得更求大快矣漢唐鉤黨相激之禍
頗亦由此使大臣之身安而後朝廷安耳不肖
蟄伏草土久不談世事以翁當今重望聊復切



切齊唐二給事及龔□史一清者持重可與言
廣州公當推轂一出也

與李順恒御史

適者承公私盛奠辱于先君萬里間遺曠然若
手拊其疾病而相噓以沫也何能不感而涕哉
竊見吳中野老人人能習皂囊封事直聲奇氣
森列無兩而不肖罪逆之名獨幸以大賢噓借
未絕于天人非土木又豈不知榮其如哀病喘
喘寒歎之灰不可再燃吾公幸勿復念我增其

罪業矣

申瑤泉相公

至公與虛二字此武侯功業之本不肖昔空于世法都無所解然一腔心血實欲灑[illegible][illegible]己前以明不欺非所以云云者妄謂老兄有度今而稍遲恐未能一旦斬然以塞佗口以今觀之老兄胸中自吞雲夢八九而俯井之蛙無端鼓吻張公教神龍行雨何其可笑之甚也來教爾[illegible]言甁鳴恐天下終無事而不肖所最苦者士大夫



與小民好亂小民囂訟舞文月白刃而已士大夫好亂則東格西撼雲翻雨覆謂世界無人謂朝廷無官謂武后黃巢馮道爲活菩薩謂安靜守正爲迂濶此風靡靡非旦夕之憂而亦恐非旦夕能化柰何

翁見鵬州判

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僕也不能馮豐隆而寄聲兹捧教遺汗淫淫下也世路如此覺得愈遠愈苦愈高愈危今亦不復追爲公慟窮途之哭但身乎一生無端暴殄於射工沙蟲駭機毒矢之中道見不平未能抑氣王郎酒酣拔劍空自苦爾抑古志有云立德不朽文以窮工公之齒未也物色河上著書名山據梧而吟屑揄爲粥千歲而下其于遇不遇何如哉勉之自愛

蔡拱朋吏部

不肖罪逆彌天一身俯仰宇物者既割裂且盡而須之脾疾侵尋朝露之生喘焉瀕死者又數月于兹矣枕上偶得何云羲皇入夢嬾多事何



況悠悠世上名足下試讀此以爲尚堪鞭策否

申瑤泉相公

曩承破例主持先君卹典已再領公私盛莫之辱不肖孫蕃銜之彌歲矣及是始克馳一介代叩而復不自揆量僭有所陳竊念人子孫未有不欲章祖父之德者相公方持衡天下衮鉞森然不肖何人也敢引生平握手之歡扇眛曲辭以祈諛墓乎第念先君鄉評家訓眞是縻廟爲封官二十年而聲跡愈晦生產日落此齊通相

公台纏之下可察而知也况易簀之辰猶手銑敎翰誠兩兒世世莫負此公嗟乎相公而尉此也當亦爲動心瀝淚不忍其泯泯矣用是致顓一介馳帛奉書以墓下之石仰累勞神伏惟哀而許之舉家寡婦孤兒不勝并向伏首悲號俟命之切諸無所云

胡蓮葉侍御子

正人奄喪悲纏朝野况不肖論交世雅見收爲同志者乎訃聞之後與瑯琊公掩涕相弔久之



始克附片言東帛致奠黄鳥之歌百身願贖今日之謂也伏惟賢伯仲凡莛之慕何以自遣遺書在篋遺教在庭雖復不掛杖頭一錢守此至足矣

呂日洲操江

少方兒隆赫用事時舉意陶右吐口著龜豈知一敗後若斯之烈也此以投抒新相不過失官彼以入幕舊賓錮及子弟得失較然此亦可以解頤矣但目前破碓當不得千提萬鼓戕輩此時若隨衆打殺虎反傷雅道不若竟付之亦青爾

趙定宇論德

兄行矣景星慶雲孰不快覩盛名之下其勢不可虛讓不可虛居在兄自不嫌以天下爲己任而天下以補天挾日立券責償于兄當此之時近者覩遠者指君子愛小人畏譽之射也百矢注一鵠不得則爭古豪傑處此而功成無後患者自端明相公而下寥寥幾人兄之所知也大



抵今日鈍君子可磨癡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徹小人方能害天下吾兄數年靜養當自知酌量于二者之閒凡事遇發䇿虎慎毋忘霜降水落時什九在心十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天下無全人而君子尚亦欲有待而爲兄責之毋甚苛操之毋甚急即有意見不妨屏人苦心諭之去泰去甚可也道人忘機至此見故人在天上不免黯然而雅意亦似未得區區片言爲恨聊復勒此代面苦次苦哽不宣

張念華御史

世事奕棊非若次所宜及但顧廝堂乘此更新之會病加意民生吏治一番以事權盡付之九卿公論盡付之臺諫則唐虞之理不難致也向謂公如璞玉渾金必肩大事報代且遲當遂入主國論凡病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微小人方能害天下今之所長比比皆小人而病者若朝秦暮楚之優娼易姓變名之賤隸與輿金輦玉之大豪未見拔去病根杞人憂天方自此始公以為何如



李見羅巡撫

別教山中課子試讀一兩段所謂靈鶴凌霄飛止自在不肖竊揣知老兄所以用此矣惜哉以二十年前隨俗徵逐蹉跎請教今稔知名譽意氣之媢病而求醫日月已晚乃茲得老兄度外品題罪業益增而重矣塞路風霜願言自愛

趙定宇論德

公等出處已向關世道區區一身亦何足為重

教中鑿鑿談天下事隱憂更深以愚見言三代而後世界決不能十分如意當路豪傑且隨緣作用儘力維持其利鈍則天也長安天上不知近日景色何如竊近聞禁廷意嚮政府正調赤心一片終不能與輿金輦玉爭勝而滿朝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掛滿帆行且一息千里此可賀亦可憂凡我輩十分如意則傍人決有十二分不如意則宮府堂陛之間能勢孤而色禁乎幸其機牙尚伏故執政得以措手萬一言輕



而厭繁多而亂則難為矣請以近事而譬有如天子一旦赫然震怒罪一人則在廷必曹起而爭明日又罪一人則爭者加少又明日又罪一人則無復敢爭者矣夫此過舉一日甚一日而爭者乃一日反少一日強弩之末孰若且藏精蓄銳重發堅持之為喫緊也故凡執政欲養士大夫之氣士大夫又欲養執政之體吾兄今日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萬里空谷更無他言惟順風船不可滿使論人論事且急

且寬常留有餘不盡之意以待權柄入手竟爲所欲爲耳

吳復菴諭德

昨屬聞新閣下褒然進用爲善類主盟草土野人即遂死復何恨矣天子至明宰相至公公等今吐氣真成雲雨此亦何事勤勤小讓抑不肯屬私計以爲万今千載一時難得易失第區區抱此一片誠心苦節以內支腹誹外悍肯芒公等日耳而目之凡論人毋太高道已毋太露而度不可守勿發語度正决意且恐住萬里相告惟此而已憂中久不談世及以兄至雅無承問屬輒復及之諸合諒不宣



劉節齋巡撫

今同榜弟兄鵠列中外惟我丈振羽先登班在二品甚顯重矣然刺謁不交于中貴趨舍無當于游談而孺仲先生無論識不識皆稱曰長者譬之鍾石之量不爭能于寸勺而物自歸之則世之營營求進者豈非惑歟

申瑤泉相公

孤前書謂初政最喫緊者在莊密二字君子喜于生事欲言濂洛紙上之言責望一切小人錯認定盤欲以紹聖調停之說陰持兩可老兄既宰天下却偏聽一邊不得然君子却容得商量而小人露不得一毫破綻江陵死後不肯嘗以惜國體之言奉勸正恐錮廢不已爲籍沒籍沒不已爲逮捕投鼠不免忌器耳今群奸止貶罷而江陵夷陵諸子亦遂無再登仕路之理吾兄但正色屹足使天下曉然知其向來持議原不爲楚黨然後爲所欲爲一濤言路盡反舊轍譬之着脚高處順風而呼誰不響應者豪傑作用心固欲虛膽不可小即如晉楚更寵之際老兄反側釘穩其勢自不得放膽今高下在心操縱在手天下事但公則生明明則生斷毋更以前二病爲疑也頃董師下顧亦大以正人當路爲快而特憂一時熱而卒急難于翻轉此老成更

事之論并附閩備擇其他無可言矣撫臺疏下
地下亦受一分之賜今年太倉嘉定稍苦二麥
薄收而沿海一帶時疫盛行有滿門遂至絕丁
者郭龍渠比道府諸公淬勵此皆老兄之芘也
世上腌臢閒氣偏來趂好人敗夫敗婦一言不
合偏許爭我是彼非獨宰相與廢官爭之便爲
失體可嘆可噗便人附此并効肺腑之忠統惟
台諒幸甚

申瑤泉相公



三日前閱撰一書號星變紀事又以江陵編戲
文傳入禁中老丈但冷眼觀此舉動大是可恨
周生弘綸有書來勸弟此時不可使子弟應舉
弟謂大丈夫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豈作詭
故不情之事粧點世界不好使人逃南山之南
北山之北也會病出應酬匆匆附此數字奉報
不一

趙定宇諭德

日聞老兄復留消息鄙衷乃安荅而目小嫌理
須遣之胸中不但事君事長當爾另夾承已得
差甚善或亦當需次上轉及期去留恐難自決
耳政府從諫如轉圜真天下之福不肖頃之微
覺有物色草野之意因此避嫌畏人連兩閣兩
同年亦不輕致書惟碑銘則當以故事相煩而
亦未敢造次也
上獨斷是好消息然就中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閣部不可一日有權亦不可一日有事中貴惟
恐其不好名亦惟恐其好交結兄試深思之事



機如此則言官更當着一分老成往時所望江
陵今日所望
主上公私不同其流獘一也

張鳳磐相公

不肖近者茹痛終天待死朝暮不惟心灰世途
而口亦不宜問廟堂黜陟但以時事一新舊遊
親識自長安來者間爲我翁嵩目憂時赤手補
天以社稷之靈紳紛宴然而九關肅穆矣風波
之民幸不即死本之自我翁郊育而比聞改革

之際所推轂起廢自不肖始于是群目睽睽爭
言曹平陽之事蓋官府乖異之端亦自不肖始
昔人稱士爲知已死今不肖反爲知已累有如
萋菲遂行鬼神助之不肖已矣知我翁何如國
體世道何執事者明知不肖必不可出而惓惓
若此垂注之勤用情之遠真令人灑泣刳心而
自傷此生終不能久支饘粥以効執鞭操箠之
報于異日願我翁勿復見望矣統祈台慈憐察
幸甚幸甚



陸平泉宗伯

先人就窆後方杜門謝告不能出謝長者罪負
何可言連日披誦誨言乃噓沫中之檟楚爵雖
至盈固非異物然竊謂老先生博觀人情未若
小子自觀之審今登高而危止于隕越得謇而
遏則陰陽之罰乘之可不懼哉深源之望一出
而不效千載尚有餘慙況么麽章句之守而以
忤權之跡猥藉虛聲暴于朝聽異日者人冕交
忘循名課實當何德以堪之何修以效之小子
持此言也以入告妻子夜省夢寐而以君公門
友之不吾信也則惟有引疾深辭可以倘佯甚
一而又恐悠悠者流以爲養高賣名妄意終南
之捷徑也可憐哉又敍中人心浮兢一節即同
是紛紜之張本小子何知但據目前交際鬼目
駭耳老先生袖手局旁而以責後生下着茲非
所敢聞命矣

余同麓相公

世事賴諸老且收且放不激不阿目前儘見清



澄來敎中云云不肖故亦憂之然三代而下光
景決不得十分全美政府既不攬外權不交中
貴則事體自可觀但當斟酌利害輕重隨宜補
救于難處中求善處之術耳
主上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意甚美
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造膝
時也所謂進言者不搏死虎而搏活虎不爭小
失而爭力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然其勢不
可力爭力爭則

上滋不信外廷而言官又復效江陵時承望[illegible]
事此真亦難矣聞大璫中儘有一二可以誠[illegible]
而義動者其臺省諸君即不能徧諭曉然亦[illegible]
稍擇其中一二老成不好名生事之人令時時
容傳方畧按伏讒詆譽之恭家漫處着子則緊
處方得其力老兄既丙魏同心道不得袖手旁
觀既擔子着身道不得不可則止勉之盡心盡
力勿問利鈍可也

沈季山主事

三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四　丙子

伏惟景星慶雲一出瑞世朝望人情且操左劵
而責于大賢昔立名之與居名死事之與成事
惟高明熟計而兩全之則幸矣

吳復菴諭德

比承教悲之辱隨附啓謝想使者必能速達也
適卧病牀上又接七月十日手書兼領珍餉感
戢外籥詳語意理正而氣和令野人一片熱中
爲之頓遣所貴于君子者謂當紛紜之際能[illegible]
衷惠可否間處之得中不然世非唐虞三代[illegible]

黜可爲之日今廟堂綱紀非不肖所知若如近
事可見者高崑崙出題一節原係委巷之言閣
臣自合解孜惟銓司許相二疏徵色發聲太過
既而言官九卿曹起爭勝又各太過不肖頃之
一疾幾死既絶意世緣復何知於中相爲之緩
頰但局邊見聞委于天理人情合當如此且如
江陵破敗我輩在今日决當哀矜而不以爲喜
定宇兄臨行一疏甚不可少而就中却多出不
軌二字不免似婦婦之口許相雖失體而兄等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四　四十六

平日推爲端人楊王陸諸公皆一班時望今激
而至與君子爲仇不肖所以力勸兄放開眼目
行道異時使曾王朱陳輩皆自遠於小人而今
聞曾王朱陳輩必將顯然自託於爲黨所謂急
之則交愈固而謀愈深此大患也曾王仗江陵
做官做家今堂堂仗義責其輸財濟邊何等正
大閭丘司寇乃坐以寄頓爲名致其反唇所謂
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吾兄指日宰天下於此等
事當一切以鑑空衡平之心視之可矣餘勿復

言

申瑶泉相公

茲者恭逢五十生申之期不肖非敢忘也第以
祖上壽于禮決當避嫌故小奴垂發而數返耳
比方以國是新定人情寧靜爲喜既而見海考
論疏及瀋司寇謎旨可見世界常有事斷不容
君子十分快意若君子又爲朝廷委曲一意以
潔身爲高抗言爲直則事體將愈激愈壞矣張
曾王三公破敗不足惜豪臣媚夫向以此爲奇



貨今不審何以底柱丘月林舊臣之望今似爲
羣少年作戲場傀儡聞曾王俱被誠張椶打江
陵諸郎皆體無完膚可嘆今日之勢全靠宋儒
議論不得必須作用一番鼓舞臺省大臣方得
展布近見洛陽一仕客說魏確菴鄉望果高收
之爲用恐亦不相負也歲寒爲國珍重不一

余同麓相公

廟堂景色大可憂不肖竊於局傍觀之正如大
海中一船人人可柁師此全在老成不動聲色
而持其間若與之力爭勝未必能勝而從損國
體今不審老兄何以調停之許相公一疏陳義
甚高而將來從傍窩着數若大臣止辨一去
乃有最便宜於國家無分寸之補此區區所力
勸瑤老着意寧耐也吳趙端人而惜其效忠一
念太激太露以此遂爲羣少年所趨眼前世事
捲子且及兄身閣臣權輕言官語輕
朝廷放逐大臣輕此意旨關係安危非淺淺也



吳復菴論德

竊觀老兄雖望重泰山而同舟之人未必無矛
盾時乎時乎間不容髮苟爲社稷自今姑務爲
深沉堅忍鳳皇所以稱一出瑞世者以其不爭
爪距之利也江陵敗後時以
上怒爲未深而欲證成遼藩之無罪則似同浴
而譏裸裎老兄試平氣觀之以爲何如令兄老
先生尚欲一至海上爲我觀地今翹首以待耳

江續石郎中

江陵事既敗

天子既赫然降發中之論而外廷下石不已此
則似成畫靶當道老成自不妨小為調停但
稱勛業批拜讜夫乃更於蛇足外添翼天下事
難得十分妥當如此來教持論甚正荀彧之忠
更願其當事者稍加寬恕耳

張岣嶁總督

別劄示及內外憂端皆不肯與瑯琊兄弟日夜
腐心者首鐺斂跡避權於彼計為是却外廷不
得其力江陵生而伊周沒而莽操翁試謂人臣



而承望相指與傳會
遷怒者其有辨乎吾畏老成諸公未調停事體
而先追頌功德此又似同浴議裸裎天下事難
得適中如此高宗伯以委巷語見廢許相既輕
爵祿則何不以去就爭此其他內操巡幸等項
則皆我翁他日之憂不肯垂死餘息豈敢越俎
而謀茲耶以復明教耳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李養愚兵道

維揚報謝後涉月抵京以六月十三日朝見但從此便入劇場喘汗應酬日不暇給而目前相與又多生面諂譽之人無相規以過失者當此之時能不念臺下哉東海波臣離闕廷久至是始親望龍光乃知



聖主英可爲黃虞而在廷以私意見橫語言日相尋於本分職業之外有君無臣可爲千載一慨也

詹思亭太僕

滁陽吏隱固知雅況甚適躡亦私有所憂如來教云云竊謂老丈偶然也而或非世所指目彼有餂我以甘言則口受而心吐之撼我以疑事則理解而色諭之麻中之蓬未必不直若不佞乃坐劈頭下手絕不受其一毫推戴而又嘗面盡腹腸直揭鬼臉以今思之誠于來教包荒之道相左然老丈姑爲我設身處之蒿萊偏起在政事之地身未入國門而羣少年飛書空集或曰向某在衆人緩頰或曰某爲禁地尤客或曰公當助我或曰我當助公此時立脚一不定無論功業奈父母之身何哉來教謂悻悻自好不知所指然竊謂士苟有自好之心而又復隨人之好儀衍妾婦合爲一人老丈試虛心靜觀以爲何如也承切磋至愛謹以銘心并附此請教不備



謝賀入閣

諸司賀官賀壽賀滿賀恩近奉明旨已一切禁絕而不使尤以此爲入朝第一義方命之罪請自愧始

海剛峯總憲

景星慶雲一出爲世道生色今臺下之謂矣然亦賴天扶正氣使公奔命萬里而神色愈壯若不肖饘粥餘喘雖很綴彈冠之列若於謬懲未

知救過猶記往年京口邂逅時玉石相攻舟舡共濟大臣之注意遠矣幸終教之

沈季山光祿

東山雅志已遂貴座師要之老兄今日決亦知執政之無它特不忍負翟黑子耳究哉百死之後留得此金剛未壞之身而盡以肝膽耳目爲人用僕茲爲朋友熱中也語盡而繼之以泣矣汝師云不去不已去不盡不止僕以爲人情耶有之必須諸公且出以試人之果去我否也今



日日言去日日求離政者之聽其去然則廟堂更無題目可做僕局外之人不言誰當言者知我罪我惟老兄裁之

鄒繼吾按臺

敝郡有貢生王敝臣者古心篤行真今之曾閔泉宗伯雖嘗薦之而尚以同鄉難于議覆明公如不惜華袞一言使清朝聞一行禮賢盛典亦勵世之一機也將大君子道義之知語不加飾臨書悃悃 [illegible]

李養愚兵道

舟家先年有一節婦甚奇老母無日不言之明縣中已申呈臺下久未發行千萬留意小兒行乃未出門之處子向偶遣之代行謝喪禮因見兩臺接引太過不覺失驚已輒戒之杜門不見官長此分也亦禮也

任正宇御史

省教具見風裁上方孜孜嚴貪吏之禁今既勘證在前參革復



何疑也

屠瞻山御史

別示諭囚人數雖情法無枉而猶爲假丐一日之生此固仁主所欲聞也敢附此復

王會泉副使

不肖業有緒言于諸公間主恩難酧物望難塞犬馬力難強應虛恐難副此四言者老母拙婦聞之矣而老兒未聞耶南

口之侈也至于稱伊道傳極矣老兄不亦嘗對弟笑江陵薄新鄭乎滄桑轉眼而旋以見傾則其誰敢受之使老索報不復作常辭而效其款款私望如此

荅南道諸公

伏承遠使合辭以就列枉賀僕也駑馬之力已困鞭箠膠柱之守未諧琴瑟盖自出山以來痛自省虛名之爲累而觸事感憤反涉近名則其先資之寡術末路之難期亦畧可睹已乃諸公



尚儼然辱以丹青之價而責以旦夕之功古有之矣易𦊨而操非力而任斯兩敗者僕皆當之而諸公尚以何望乎不勝慙𡨚輙因使者附狀以謝諸不及言

王鳳洲巡撫

奴來接手教抵掌談天下事何其確也弟初意入班如禁諂諛等項于礙頗多元老蒙其慨然許連名進揭請

旨嚴禁弟遂不敢獨有此名惟黨風中人最深最錮最難轉移羣少年來見弟謂之曰我平生不喜佞人今却以囫圇人品還諸君諸君亦當認零碎過失還我即如近事言者固過矣而諸公抵掌露齦將此得意事懸在鼻間豈不可醜滿盈之狀已動乎四體僕不爱其進而反憂其退也弟向奉貪間礙禪之教千籌萬想畢竟月計有餘歳計不足耳如何如何

滕少松布政

別札惓惓偎以江陵舊事塵借齒牙此不佞所以飲氷內熱而瑉于置對者也百懽萬苦壯志



久摧國論人情隱憂方始老兄即見望以永嘉之事且安得此四通道路入面氣嵬哉惟是硜硜嬰守庶幾來教所謂一意奉公者則不敢不勉亦不敢不自信也

張崌崍總督

將官爲一切目前之計以媚虜僕久聞之蓋武人不曉長筭亦由一向網疎漸靡使然今借此懲一警百且令部中因以激揚僕謹聞教矣

任正宇御史

省別示具見調劑江陵苦心不佞十載避俍以至今日然終不敢先私隙而後國體非高明莫諭此意比者煩言嘈沓爭歸町畦不佞竊以所聞瞿曇家言于是中作平等觀一切推以赤心劑以苦口而不識諸君子之見信否也

任正宇御史

三令參疏俱領教矣近來明主親決事內廷而於不才守令多從重逮譴



此公等激揚吏治之時而亦望加慎耳目使雷霆之威必不虛發可也

劉肖華主事

僕自京口聞問後艤舟彭城下邳間猶幾幸明主賜玦得退守匹夫之志而慈母在行手奪其疏草焚之今則已矣眼前好醜變幻非惟不敢作分別想亦尚欲以苦言巽語左法右拂其間使楚越為一家徂詐咸作使可憐哉群少年兒自甘心自誤誤人而海上猶有逐臭之夫欲借其齒頰以趨張桂之捷路者足下教我之言皆是要之道家所謂恬澹無為圓覺妙應乃在一切相中不縛不捨非盡剗去廉隅混混濁濁終也兒衡學雖未成頗有志苦為奇節其文喜學莊子而未成公通家一體不惜為我提耳誨督尤幸矣

徐孟孺彭欽之太學

此會甚難此別甚苦歸見瑯琊兄為言不肖塵勞擾擾狀然飄袝故吾一毫未改請戒山靈勿



以逋客見誚耳舍弟小兒已各有陸路人寄書今兩兄相見無它言當勸舍弟於養身中兼外身小兒於屏事中兼練事若父兄之成敗利鈍總不必挂心也

陸五臺尚書

今日趙官諭到灣遣人以書來僕答之云僕之妄庸端仗老兄指教如欲使我操戈申許堅面楊陸以順驕臣之心而骨詭聞之吻則不佞髮觸妒戟決不能轉老作兒妄態也夫吾輩同心

而後可以格心責友則必至于賣國門下試請
此書則僕之取舍可以槩見今朝堂若爭堅白
未必皆小人惟是一種議論朝夷齊而暮盜蹠
則最可駭笑不佞局外之人止辦掟心直口中
立是非聞耳

孫雲衢郡守

今
王德甚清大臣甚肅而是非反盡亂于下朝堂
之上梟鳴鬼嘯非復人理見衡秋試不審利鈍



何如不肖此時嫌疑之際正不欲其有名且喜
奇來近課或可望將來也來儀何敢辭但
嚴旨初下物議從新此臺下以義割恩之時亦
不肖受寵若驚之日自後不惟祈免一切恩澤
亦望於諸臺處轉借重一言庶幾愚分少安而
諸臺亦得借以為名槩戒合郡士大夫交際使
有司嚮指比境聞風亦激揚第一義也

辛慎軒副都

御史之事
上始終皆親決僕等未嘗贊一辭也門下以立
恭建以情議緩要之于憲體皆是乃
上意在飭吏安民懲一警百所謂五帝神聖尤
非臣下所及也

辛慎軒副都

臺長不私其屬指發無隱此古今所僅見也據
揭贓數既確有主名見證廟堂即欲為言路優
假若無可藉口者如何不佞林居時嘗慨世交
浮湯管能公行懲羨吹虀正在今日已聞傳諭



各差公揭之外片紙不通既省繁文且免官丞
驛路之擾不識高明謂何

姜鳳阿尚書

況御史之事殊不意
上怒至此近來
上親決事凡駕帖傳逮者旨皆從中出意在飭
吏安民而閣臣即欲有所可否狐鼠競何動甚
譏端蓋實有萬分不得已者耳其詳想悟齊
能悉之此復

王肖軒御史

比者麒麟皮進到
皇上一覽置之雅亦不以爲瑞也該省部封事
皆引義謇謇而未有及
中旨與獨斷之是非者此今天下安危第一議
論兩大疏發
皇上耳目爲之欣躍不穼謹附此以復

劉華石御史

諫疏雖留中然



主上雅無貴異物之念麟皮已一覽置之
君明臣直未多見也省教知復曲擇鄙言以前
彈章爲悔要之此老才輕意疏理自不免僕前
啟云云乃論事機非論人品也平生慕韓荊州
久思一望見而疾病支離恐不及公代還而去
矣如何如何

王鳳洲侍郎

前月中有書奉候達否即今卮
踵歸病痾者又數日矣不敢遽露章乞假以博

酒餼恩典正所謂進退維谷耳
壽宮一事危而定定而復危者再三私計
上此一出從官軍卒之犒賞及沿途之芻郵約
所費逼幾百萬若說攻卜他山此費又且十此
安危之機眞間不容髮適有
吉要陞隨從官四輔同聲力言其不可而止弟
出山以來稍于此處立脚得定四方交際已不
入一蔬一菓頗開
上亦稱弟之淸須連次得與召見叨賜蟒鶴羅



衣
上恩如此而不能報命也官洗煩歸心于我要
我大作用一番此則非敲骨之力敢任待後生
中再有王晉江楊遂菴輩交付此擔子耳

陸五臺尚書

報獄使至又得接手書惓惓以兒子衡埸事引
領慰愧感愧出山以來覺得世間好事無不爲
梟然見衡讀書眞若不能以身之微嫌拒端錮
人樁點得世界蕭條生人坑塹也翁謂何如

上之閱壽宮也臨高四顧天顏大喜因退謂左
右形勢如此諸陵皆不及
上心從此大定矣浙直改兑事司農苦不肯主
行昨又託敝府諸公苦勸而未見慨然也允遽
草草

耿楚侗撫臺

手教再辱承以壽宮事定爲賀此實
九廟神靈默祐
皇衷故生等得以徼福免罪耳昇山問答知翁
已飫聞



上眞有堯舜之資不知夔龍當此其精神感格
更何如而生等徒博得金蓮一炬五餜一飡可
愧矣

滕少松布政

壽宮之得勝地天也
皇上始閱而定卜再閱而奏成亦天也微聞春
中
皇上尚欲奉[illegible]
皇母一閱此萬年之喜臣子當思將順[illegible]
費供億似不可堪不肖方抱喜中之憂耳

楊廉峰御史

適方在省與諸老道公首事發奸而爲貴獨後
正扼腕間尊教至矣科場更化之初當事者幾
於嘉靖七年覆轍欲稍重內簾事權使將來可
久而大疏乃專爲監臨明職掌使目前無弊要
之皆爲國至公也語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今
僕安敢謂人面同我面乎



嚴旨雖下然公乃法官以糾佞察奸爲職更不
必避嫌自挫矣

丘月林尚書

教至承已幡然就列同志之望此久矣方今雖
主聖時清而俗化日靡其在江以南尤甚天使
兩靈光巋然表範之地以素風方軌力追先進
而上之蓋世道轉移一大機也不佞出山之初
門屏私謁耳絕流言亦頗望以不肖之身稍見
趣舍使士大夫知水靜無波人靜無事相與爲

和衷核實之治闇者殊不意紛紛至此來教謂
書忍喫鬅確是正論顧以施之一時詫而及家
庭評語可耳若枇糠障天蟣蝨日見童走卒
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尚欲容之以養量唯
唯以惜體與日者將使四方墨吏盡走于有力
之門而事權盡歸于中禁門下回顧掣肘方思
鄙人言一葦障江一髮引鈞誠自知其力之不
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方今海內頂天
立地男子復有幾人此語非門下前不敢道惟
執事者裁之



耿叔臺知府

大計時彼此以世嫌自引一相見而別嗟嗟執
謂染淨果一門心迹非二言乎嘗念公恂恂如
處子而二千石治行為天下第一淼離開自信
不過此乃眞信今世儒膏肓之疾全坐遺體而
求用賤物而貴我王叔文之黨預天下而其自
名曰伊周管葛日將與堯舜孔子之道足下
以為何如哉教來承已報滿今不賀足下多相
知而賀世人知足下卓太傅顯而倜儻之吏也
此關于世道不淺淺也

郭華溪尚書

翁之得請也朝士藉藉言或曰是古所謂鼎彝
寶玉可卧理坐鎮者或曰是病因恩生恩且不
得則益病如
天子必欲終用翁則留之不如安之此兩言者
顧不知有當否翁乃其依依于老成出處如
魚鳥之宗龜龍無異指也傳車且發猶得開金



玉之音先此報謝不

劉肖華主事

僕之出山固知枘鑿難投然亦使天下知鄧通
戲漢殿彌子駕君車有志之士決當鳴鼓而攻
庶采紫雅鄭終不溷溷耳小兒科場雖再黜落
然鄙意原不急之有名第亟幸雅望為愧耳

陶蘭亭主事

昨小兒信至道公數枉車騎于逆旅主人家而
以不佞札戒不敢出迎蓋後生之分宜爾亦

人事一開端則他處更成葛藤非敢干足下[illegible]
外也此兒于文字中嗜爲爾濬以此黜落然[illegible]
簡雅自爾斐然非僕行時少年有勸僕避嫌無令
就試者僕應之曰公即不信我亦不信我兒耶
丈夫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乃忍自疑肝膽救黜
兒魅世界非所聞也僕身嘗恬淡之味知其最
苦最美非同心不敢效之頃崛起大僚誠爲醜
目然亦以稿形灰念反得世名就列以來無一
日不下簾而誦老子齋怯之狀雖不足自齒大



賢顧猶望吾公少師其意以處功名之間若曹
事掣肘不妨明告當道別處其偃蹇齟結之狀
再勿露之言色可也因書奉報聊附及此

顧冲菴巡撫

老兄一擔事精采便至此大司農加餉一事尚
持兩端不識高明竟謂何又如鋼征弛役等議
既在急解倒懸則節省二字且當作按伏着數
兄邊臣尤宜了此若規切
上躬未必有益而萬一意急齟齬事事掣肘則

難爲矣司馬公筆削尊疏確有深意別劄論游
中舊事足見意氣今諸公已漸次登用而游揚
二公則鐵中錚錚者承教謹書之夾袋中矣

顧冲菴巡撫

日聞大軍出塞弟心壯之亦心憂之蓋千里頓
兵兵家所忌也茲得敎將直抵堅城雖首酋未
擒然所摧敗斬獲亦足以落氊裘之膽矣適本
兵相見乃更以滅之不盡爲賀蓋大漠部落一
滅一生其勢不可窮詰而兵拏不解亦非全遼



他日之利此至言也今稽顙軍門覆以威德兆
始終勝筭在我豈可又自引無功以播
天子之心資少年之口耶有捷書聞願慎之于
此黃公好謙而毀其子不脉美乃匹夫之行非
社稷之計矣惟高明裁之

顧冲庵巡撫

頃者虜入非時將掩我不備而該邊倉卒應之
如驅羊射隼千里不留行李寧遠眞百勝將矣
而發蹤指示其誰之功也乃兩臺互相推獎文

武同心腕世僅見廟堂即不能盡破常格[illegible]
直指敘功然定當刮目待之異時且以儲邊才
督撫之任耳昔子貢贖人而辭賞孔子非之
温綸且下門下其毋獨爲君子可也

顧冲菴巡撫

比者開原捷聞後弟局旁過計猶慮彼醜躑獻
[illegible]前革心兹得敘而後喜可知也然梟鸞之性
自不可移使老兄與寧遠一樣足彼不釀酒相
慶則介馬内向矣兄不受報功此猶是婦人之



仁弟所不取今蜀撫又見疑紛紛喜事少年終
不肯以避寵避名倩人落得愈攙愈醉耳老兄
宜深悉此機餘不具言

顧冲菴巡撫

危邊劇虜一可當千乃廟堂須賞叙事從薄者
以成老兄之美而明人臣之義也弟猶羊故士
亦宜稍存介石苦節不可訓後老兄自是莫勤
勤小讓亦莫屑屑泛謝則處人處己兩得之矣
遼塞此一舉也斥候遠而備禦嚴足稱全捷欽

大疏乃故暴揚東境小失狀爲拾功[illegible]
又爲寧遠辭恩所謂欒武子讓其下皆讓此意
古矣

李寅城寧遠伯

敘來審以新命懇辭雅悉冲抱惟公纍劍百戰
喋血千里朝廷直恨無官可加猶推恩任子非
所宜勤小讓也賢子都督君一出在事屢立奇
功古稱于公世美于公家復見之矣并附以賀

王四槐副使



比遼陽保塞之功諸公不有歸之造物然
上日明見萬里賞不逾時勞謙終吉古人豈欺
我也

王雲逵巡撫

近者遼左之捷覘係對壘堂堂二百年來所未
有門下指縱既效矣乃欲循墻而讓之不亦遠
乎是役也
上欣注特甚已趣紀功官上狀永平道自不嫌
一體敘錄也

郭希所御史

與公未嘗一面僕也物色蒲蘇間忽忽[illegible]之眉宇使人名利心都盡比者一官量移固知任[illegible]當於賢者而僕竊以謂方今士風爛倒極矣旦一鳴而蓁三窩其衡目鋸齒炎炎攘攘趨躁一日之進耳幸同志中有東修退守之士不動聲色以化之而不動聲色從氣節淘鍊中來者於今日救弊尤哭絜嗟嗟此非公僕且誰歸而又誰望也



西亭王府

不佞爵竊伏海境聞西亭翁之名二十年矣方今世語以翁爲劉子政後生然子政初典事尚方則以枕中鴻寶爲累而翁乃著書羽翼
聖言揚厲
祖德
天子即一日邇古初馳域外以安車致翁于金華石渠之閒功業可勝道哉不佞爵猥以野夫涉世恐覆餗輒有負神交乃來教弘獎過掌非所敢承也使旋專此拜命之辱

龍丰垣布政

頭顱如此豈能復有所建立耶乃鄙性所延于磨兜塞兗寡交絕游差足自勉而嘐嘐諸少年尚謂或可牢籠收拾於寬親一體之中每見元老未有不勸其書恐字百餘吃醋三斗以成就休休斷斷人品而弟亦陰自默檢從恐輕發一言以資口實而絜相知也聞道駕及春且發尚預防此輩睢窺元老之門寧疎毋密寧遠毋近



此爲人爲己兩得之道也恃兄一體之愛輒竊布腹心幸亮之

沈少河太常

老兄十年九列至是始得奉常抱簡書而南也蓋甚晚矣省舍無事可以柱笏望西山不佞嘗從劉司空受老子講義于其中而知老兄今日之適也輒附使者以復不宜

甘義麓參政

十年契濶門地風波足下之久無書見抵也真

宗我形骸外耳不佞林居七年所受于師資証有維摩儒有文中子與物而來與物而去治身化俗具是矣其他自足下所知不敢奉贅

沈少河太常

老兄借淮蔡爲喻信是良覘然弟乃道人故于諸公有面議而無背攻庶幾一念至誠而諸公反挾之爲懼真可笑可痛也若人臣少自能於上前事事順指則何求不得顧我輩羞而不忍爲耳執我之正以御彼之邪蒼蒼在上未必都無記省聽之而已

王對滄兵道

不佞繫官萬里家鮮兄弟所有先人薄產遠寄海涯家人宗族皆在焉誠恐耳目不及易爲奸利官司或以不佞之故壅不上聞敢冒昧布腹心于從者事無大小人無親疎幸一切以法裁之又並海居民頗爭魚鹽舟楫之利此尤非搢紳家所宜染指先詹事毎諭諸宗以此爲第一義地方有司官所具刚也更望嚴爲體訪有犯者比齊民加等下情幸甚

吳小江總督

別示營兵小訌此新帥鹵莽未信而然其取侮無足恤者第今將權旁落所在效尤恐江河潰觴漸不可長已謀之司馬先調吳帥而復議處營兵示若不爲此易將者于體面稍妥不識高明謂何

汪藻瀛御史

標兵小訌狀事端甚微且旋已就戢誠不足遽



聞于朝足下便宜寢罷此老成之見然近來驕兵鼓譟頗漸成風履霜堅冰防之宜早又如別揭所稱齋徒建旗稱亂雖事如兒戲而其究恐爲奸民作厲階疏到之日

上留覽彌日方下此亦非細故也

汪藻瀛御史

向來弭盜先勦後撫此智者必然之畫也大疏錄斬級之勞開受降之路可謂擒縱在我甯人不復反矣

與徐孺東尚寶

日于途中匆匆問使者治田方畧逥使者不能
詳也比入都問同省諸公始知京東一帶疇隰
粲然功決可期月而望矣語曰非常之原黎民
懼焉今事既有緒從此便成游刃破竹不憂中
阻第僕竊謂縻關在工費而廟堂方急財若倚
內帑恐主者之難言也閒私問元老則有在外
關倉𥟖米可以那借候彼中撫按疏到必當有
以奉報也



張弘軒巡撫

非徐尚寶疏止弟固疑南農之未易招也聞頗
効其私憂而尚寶以爲將來必不患農之不至
而患兵之敺農是或一見然必如來教乃可保
目前兩全耳犬馬軀兩日間一疾甚狼狽草此
不盡欲言

王雲逵巡撫

自水田議興群喙紛如至于今彌甚矣乃來教
斷以小費罘寔務大策卓然處便宜于募召土
著之表使兵隨餉籌餉隨田補勉而卒之功決
可期月而辨也聊効區區以復

王雲逵巡撫

三日前任直指已飛報南兵處分狀此肘腋之
患門下且茹且吐陽開陰閉真得庖丁運刃之
法而嚴紫且辯指揮央遣不以憂遺後人尤爲
奇也群狙倡首業有實證且明布大信以安反
側擒者縱者俱無憾巳朱帥之議調蓋巳先得
廟堂同然大疏不覆而下使疾雷不及掩耳此



一動永靜一懲百戒術也他容面布先此以復

任正宇御史

手教中竟擒巨憝如扼稿葉大威不怒大智不
擾信哉法行之後恐及側子尚有一番危疑嚴
霜膏雨不妨並用朱恭將以銖黍惜費失兵心
令爲官吏事則可爲兵報讐則不可來教云安
衆心全將體巳先得同然矣

蹇理菴巡撫

先二日李震守備已密報臺下討擒南兵狀此

處女脫兎妙運在聲色之表蓋難言矣事已疾決廟堂亦自當以疾應何詎之敢生朱叅將者弟向固疑其必不可留但處之太驟太重則似爲兵報讐殊非事體今從寬議調不惟本官心服且該營亦自帖然但反側于實繁有徒法行之後尚似當苦心安輯一番該營員缺當急補而不識何人堪任乞示之

蹇理菴巡撫

田兵事向頗信于遼撫公今得彼相信則目前



縱有異同一手一足無能爲也大疏寓撫綏于鈐鍵之中大是喫緊第戚繼光一節不宜昌言君置帥出軍中則與唐之藩鎮何異縱有爲之作主者廟堂必不依阿善後二字太張皇此非平寇且先期不聞告變而突然有此亦朝聽所驚乞再斟酌何如

戚總兵

世語忌宿將擠擬部事不佞蓋嘗于林居時陰爲公解自而不敢告人今者鴂夷海跳怀酒釋兵宿將從容進退之間屈指有幾而不佞顧猶恐方内多故恐未容公遂表東海耳若其他非所憂也

蹇理菴巡撫

手教再辱豈不知臺下苦心第如此則明示督府異同之迹且薊道本自他人叅而我成其怨南兵既稱服處而我引其辜不惟同事者生心而科中亦有所不安矣愚意必當安靜老成示之以無懼應之以無心可也



井紫亭御史

揭開諸文武品題軒輊俱已至當内已啟已去應否追敘原無定規公自當以軍民口碑決之或者賞疑從重不失爲厚也蹇王二公處置南兵一事用心最苦亦最危而世鮮有知者得公度外拈出尤感道義相信茲不復贅

張弘軒巡撫

輜重管不待乞發即以四卒輔之蓋廷紳中已有議及此者至于收教補餉以兵教兵則來教

更爲百全第將領宜或尚可以隄防不聞疑

緣否幸裁示不一

温一齋巡撫

汰兵豈人情所樂然門下爲之則如承蜩丈人直掇之而已三子除山陵事外終不敢訟其短今然際雖成自古亦無絕人已甚之理尚當功告當事以謝始激之失計異時或望有同心共濟日耳幸高明更裁教之

倪雨田主事



船政更張此清朝至美事亦至難事足下業承專委盤錯別器故自泉然但中貴武弁紛紛必得且寬且緊以計縻之爲妙有如飛一辭

上前徐尚寶已事可鑒也幸愼之

徐華陽巡撫

承來知採木平沓漸次有緒天下之事豈不存乎其人哉兩寨破竹之勢度諸沓可指麾而定獨未運之木已發之銀公私兩屬掣肘門下憂累方始適與寮長再三謀之姑爲截數從容起運之策而未定也如何

徐華陽巡撫

麾旆入蜀後蓋席未嘗煖也而牂牁㯝淬以日事于跕鳶落雁之間采芑之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謹持此爲今日頌已兩沓唇齒之勢危丁用斧先其寬舜則自此遂無全牛大疏所謂擒縱萬全終始一贊且計日而俟之耳臨敵重旗威毋輕殺此不佞所聞于韓子者前啟中頗效區區不識將吏能仰體尊意否



何淵泉御史

凉山之役雖微有損傷然論者直以道遠傳訛致多溢毀而其實

上未有成心也今一經足下虛心覆勘情理適中而事遂大定矣會廟堂且以公論行功足下手握鏡衡以古法薦賢之賞律之不知當何如也

徐華陽巡撫

再接手教知用兵方畧決可期月而就甚慰馳

懸釜底游魚倘眞能畏威請命天地之大也何所不容武侯七縱何遽不如斬馘功也

徐華陽巡撫

二寨凱聞于門下庖刄纔發硎耳讀教乃推功首事道冲而用之不佞茲恍然自失矣諸蠻旣氣奪議者謂宜乘其震怖急收之向來勦後行撫百舉百成幸門下之勿疑也瑶老寨旣乃公中之恕而下吏有以奔趨得譴尤足風示百官敬服敬服赫直指非門下不能知之但移病而



遽乞休則頗駭觀聽當如來指議覆以成廟堂惜才之意耳

徐華陽巡撫

松州凱音到日不佞反覆大疏讀之葢用兵甫三月逾而四十八寨建瓴破竹之勢類有鬼神矣叛番十九就撫何云多叛僕前所云乃慮將吏貪首功玉石俱碎耳

張弘軒巡撫

來教乃苦欲避逸而就勞辭內而處外甚有古豪傑捐髀據鞍之思焉舊本兵執法之過不止人情致不爲上下所悅要之五味中亦須間用苦辣不可全以此老爲戒耳

赫衛陽御史

得華陽中丞書乃知積勞之後道體果甚擾削人生在世獨來獨往惟此一身豈有空華可以粘肉者五濁世界賢者誠不能人人悅之公義不食陶胡奴米則如僕等鹽豉故人亦尚不乏行矣勉之毋遽作絕交論可耳



赫衛陽御史

丈夫從果刼來受此一身雖風波萬變留得此區區者爲息黥補劓之地安知塞上翁失馬是禍是福公尚能以修命勉人豈不能自勉造物小兒或故以此簸弄英雄若遂靡入其環中將使子桑王孫笑人程節推註誤可惜事後乃聞成都耿守亟稱其寃僕向日緒言有怯行賞勇議罰之慨公知其意乎往事不可及當無惜齒牙餘論爲公一舒憤懣于當事者之前耳

張弘軒巡撫

先嫂請卹寮長沉吟再三終不如少待之爲得
當所以然者蓋因近各宗干請紛紛閣中専守
故事於
上前力爭若一奏討便破例則内中愈有辭矣
乞亮之幸甚

李對泉巡撫

承示晉宗許奏事此關係紀綱縱其事直亦不
當以一人傷大體況



晉王賢譽素孚可不爲之一主持乎賑銀既處
以補欠祿當早奏聞使
旨從中下方服其心有加事久不決先入刁宗
之言則難爲矣

毛文源御史

近來所在群宗專以劫脅諸司撼搖朝聽爲事
上好察邇言多所含茹今日早朝又有周府宗
室大辟千午門稱冤此風洶洶當爲亂階若老
兄審知晉王之賢而原許人之無狀決當[illegible]

主使從實奏聞使
明主時時覺悟此等情狀杜偏聽伸吏法于治
安非小補也

徐文江御史

豪宗無狀乃腹心隱憂近來内意稍事姑息千
鈞之重加銖兩而移可不畏哉來教具悉老成
長慮方與寮長議所以旋斡其間者必得彼中
潛弭十六七而後廟堂可顯爭十二

王鳳洲侍郎



老母遠人歸後又有書奉報矣頃傳
旨責十三省贓罰閣臣爲之惶悚數日連名具
奏以去就爭之大畧言四方大災此時但宜發
内帑以賑民豈有反查民間額外之銀以足國
者若必不得已寧可臣等盡辭俸薪必不忍爲
誤國殃民之事也奏入次日
上忽下手札諭四臣盡從票擬弟不覺爲之感
涕將來君臣之間必能終美耶不得悻悻以母
老不樂就養作題而又恐老人行與難阻反覆

恩之遂成中消胃火之疾夫夫一出山雖不[illegible]
十分有益于國然已極盡忠告不可而止將[illegible]
更難得好事機好時光如何如何

沈練城巡撫

弟今者望遠白雲悲纏黃鳥向子平云吾已知
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爾弟愚不練事要
之君臣朋友間開心見誠眞自謂可質天地而
亦幸眷長虛懷舍已共苦相調其入夏後事往
往



旨出禁中頗費斡旋然
上實有聖人之資發言措意皆依于天理而左
右輔導之所不能及者閣臣未嘗不往復宛轉
而流涕也溫室之樹不敢向人言所謂自苦自
知耳

王雲達巡撫

危邊恩澤之命本之自
天子聖仁饑溺由已而黃沙番白之骨獲幸以
[illegible]上聞沐浴天澤則非門下血誠苦[illegible]

感動者大疏推
主恩勵士氣非常之功樂武子且讓而况[illegible]下
者乎不佞茲儼然拜命有餘愧矣

顧冲菴巡撫

邊左加餉之命本之自
天子聖仁明見萬里念軫匹夫而驕頭雉尾之
間自一二左右未有敢造膝先請者非老兄血
誠苦語誰爲感動哉來教并示謝疏草描寫三
軍挾纊距踴之狀不惟忠義藹然而文字亦當
爲國朝第一三寮欽袵更讀盝惟恐其盡矣別



諭補𦈏通融之說無念不盡司農詳慎識大體
將來必有以相濟不相忤也

顧冲菴巡撫

方今爲邊人計一粒一絲揔是恩澤貢金旣屬
可省
明主自當番聽耳外諭開禁一節彼空言德我
其實阻之老丈晢勿與爭事量彼量已明立限
數使人入我環中亦急救一奇也第禁開之後

恐東人逐利勢若卷錫可得自由否乞再深思
之若市糴兩事一禁一不禁決可經久則作速
上請不妨弟輩須教來奉行耳

曹如川巡撫

捧續教知莊抄二酋從帳本情慰甚慰甚楊直
指疏中云云雖不無少過然決犬虜情實以發
揮邊臣之勞老丈姑取節焉可爾邢憲使弟所
深知已爲游揚諸公間然我輩爲國急才豈合
使叔向知有祁奚老兄既以此君爲右臂則當



少示意指令其執謙養晦以需大用可耳

蹇理菴巡撫

黑谷溝之警先此既以實聞且主客將皆得重
劾于臺下風裁亦足矣惟是小酋賞後無聊之
計必且日日事生此法所謂窮寇利于深圖而
不利于急攻言官之激昂幕府之持重兩不相
悖也

蹇理菴巡撫

小酋闖邊似已非一次矣據報則月明誓衆之

期我兵已先爲背備而復有此失該邊將領所
安所逃責也

蹇理菴巡撫

承揭示預借倉儲改給本色所謂拯溺救焚朝
不及暮者也外會疏五事其四事皆夷丘塡淵
因其固有其一事乃操劵待責亦非索兵本無
但不審大農肯作主否相見當即以來指委曲
爲言爾查該鎮餉額舊止二十餘萬而今近至
一百六十餘萬此極重之勢將來必不可議增



當事者方有損薊益遼之說愚竊謂遼自當益
薊則難損若薊復望爲遼之益則物聽全驚誰
能任之幸容會制府共領此意

蹇理菴巡撫

來諭云云昨督臺已先示及芻蕘之對大指幸
與尊見畧同但自不聞增賞之議此發自何人
豈有方赦其罪而反加其賞者若此議未息老
丈不妨力爭本兵當自能爲作主也

顧冲菴巡撫

手翰到日僕與三寮長流涕讀之蒼天蒼天夫何使老兄愁窘䩄䩄一至此也當山陜告災之章及宮中聖人重索之命同日下部不惟司農難而弟也恤緯之嫠幾欲自擗臂以分痛奈何哉谿壑加餉勢不得不就中通融老兄姑強飯以謝文靖作用高詠浩浩洪流則人心自定而天意必亦可回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五　三十九止

可回也

作用高詠浩浩洪流則人心自定而天意必亦

餉勢不得不就中通融老兄姑強飯以謝文靖

恤緯之嫠幾欲自擗臂以分痛奈何哉谿壑加

聖人重索之命同日下部不惟司農難而弟也

章及宮中

何使老兄愁窘䩄䩄一至此也當山陜告災之

手翰到日僕與三寮長流涕讀之蒼天蒼天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朱肖巖太常

不佞爵竊嘗謂古先退之風邈矣當道者譏取舍於今日與其斤斤抑浮剗競不若求所謂真恬退者而與之而真恬退未易言也不規世名亦不落世名以窮通爲寒暑之序乃名教中之遺逸異乎睢盱標榜捷徑終南者盖今廟堂物色



得門下而門下之皤然一出也真不佞所謂其人哉神交已久至是一聞音聲私喜誠幸顧來箋尚自悔道蹤之未密而以齒力向衰爲懼若然則東方朝隱貢生晚遇古人不足爲矣努力清時不佞是且以伴食之間順風而請

許益齋巡撫

省教知礦徒充解具見經略其河南撫臺推辨事情不佞微聞之乃止以嫁禍爲嫌而未嘗執認河南之無賊也此公事小異同幸彼此部內各晏然可以忘言矣外論市米艱難狀討胥自應曲處此復

袁洪溪巡撫

頃礦徒事發山西報至不佞偶思爲三察長言疑其影響隨於許中丞報書中稍示之意勅毋過爲聲張既而事果紛紛至此輕率之咎當自有歸門下執實御虛其權在我固無足以較計口舌多煩朝聽也

許益齋巡撫



該省啼飢之狀亦既危且棘矣明主聖仁無不留意但適會四方災疏輻湊待命此時勢不得全仰太倉門下且隨事補苴則廟堂當有任其責者礦徒既散門下及以此時行不言之教處無爲之事天下若雲夢豈海若而已

吳小江總督

海徒喙騐之後人情第見已然則以爲釜魚幕燕制命自我豈知其中窘不得一分龐心來效

所謂以威助撫以撫全威百全之計也劬勞於
吏自應疏錄門下勞謙雅指則廟堂所備恐而
非不佞所敢與聞也

李對泉巡撫

東昌盜案至是始闕其眞蚩蚩稚童雖自投天
網然萬一機不先發事出不意枯木朽株盡爲
難矣盜徒論斬似已盡法我朝原不輕用參夷
之刑此自在門下酌量罪疑從輕可也

賈石葵巡撫



東郡狂謀幸而早發又幸比壤先爲屏火之慮
無揭竿相虐者辰下當無他虞其庸縱縣官既
經奏處則就中能奉法者或亦當稍爲激勸也

東洪溪巡撫

承劄示彰德等處僞檄此飢民借之要市有司
幕府以靜制動無足慮者第東昌適亦有報至
發謀舉事之人見在擒獲兩省接境未必盡係
虛聲惟莅事者深圖而亟弭之幸甚

楊盍所侍御

接見兵部覆河西添城之疏正憂念中令人[illegible]
手教乃知河東形勢亦復成果卯此哲士之先
機愚臣之危論伏讀一過隨白冢長與部中詳
議覆行矣

張弘軒巡撫

修邊之苦弟屬耳垣外非一日矣大抵乃良醫
視病急則治標不知向來諸公何以久而諱之
又不知舊墻果可捍虜否本築新墻因舊墻拆
料之便先修舊墻漸修新墻不知財力可兩顧



否又不知遂可兼新仍舊否幸詳示之

韓明宇巡撫

承示城垣議草此王業始基之地僉謀叶十之
舉而門下以折衷定論反覆千言足令譏評小
臣結舌退步大疏已下部
上得以城工重大諭揭詳議可否不審部竟何
如然門下赤忠耿耿
祖宗寔式靈之矣

鄧純吾按臺

適見北來人有傳敝鄉秋潦者爲之驚惋得[illegible]乃知海濱得患最劇不佞私爲桑梓終歲憂公爲明臺旰食憂柰何能煖席卧矣今歲四方報飢獨蘇松未至恐廟堂更以爲樂土百需愈急今幸明臺托芘一番縱不得廣外恩郵或亦可少分大海之潤也

梅衢湘知縣

浹年兩度相見意落落如此雖苦法縛亦由其精神衰短不能於賢愚踈戚中提撕了照一番



泛然而應泛然而辭古之三吐三握者竟何人也教來承已報三載治狀禾黍被野鴻雁來庭单父鳴琴之理豈復過是詔徵近矣願請其緒餘以爲天下方今世風國是雖小見清楚而九尾三窟營營之黨尚伺天下有非常以忮少年血氣未定之舌此足下他日憂也

陶蘭亭主事

捧續教乃見公之氣平而心虛方是學問得力處僕頃卒業文中子言好成者敗之本願廣者狹之道人才如公乃千里之駒鳴[illegible]以疾[illegible]而行何患不進猝有銜決抗首以馳於奔星駭電之間梏木朽株盡爲難矣執手有期餘誠自當口布不一

杜爵齋給事

比者科場禁防不翅三令五申而猶有狡獪倖冐如大揭中所陳僕嘗謂方今天下之患不在小人之姦亂而在君子之無恥事如此類恐尚當小懲大戒亦訓俗作人之一機也



舒中陽巡撫

屬者禮闈之役不佞弟自詭曲表望影萬萬不足以塞責乃不意賢子俛而入其彀中又幸而主上神聖閱次手拔使劉蕡直言一日而令長安昂貴焉奕如兄家者不省過庭之訓何修而得此捧教乃殷懃辱收世誼且欣且愧之矣

王鳳洲侍郎

昨病了卻場事雖得同鄉三人而賢子叅齊落四房高先生之手是熊是漆不患無[illegible]今

廷試第一原閣下所擬其他皆
上親改以第三爲第二第十爲第三歙縣所詩
竟落傳臚可歎然舒生實是奇童方進呈時元
老直加議定而恐有姤婦之嫌故不敢擬前
上眞天人也英英明斷
召對之際藹然念及民瘼眞是可喜耳

王麟洲學憲

出會塲三日戴星入朝秉燭見客不曾喫一箸
安閑飯人生貴適意耳如此食少事煩其能久



乎
上聖德日進頗亦肯擇用四臣密規建儲一疏
乃將順中之防閑籌之至熟事已報允而書生
不曉着數紛紛露章遂令閣部未敢復說又徐
尚賓雖眞實任事而竟亦爲流言侵汨弟居常
對客毎歎服李文靖之先見有以也

張弘軒巡撫

伏惟錦旋彌月急趨簡書虎節熊旗寄北門之
鎖鑰棠陰𥠖雨騰南國之謳謠弟也雖捧蔑無
從樞衣在遠翹首見平塵之下有傳呼郭令公
來者此時兒女之情都爲意氣風雨夢思若在
朝夕矣因書報使尚容專賀不宣

王鳳洲侍郎

小奴家來書眞萬里若面也城居安便且時用
小葷亦暮年攝理之必不可已者聞之殊慰舍
弟之病聞已成痼必不可起毋兄既不在前而
小兒又不審能支持湯藥否世間最苦惟有死
別生離而不肖一身當之吾兄謂吾宜如何處



也連日行坐涕洟眼枯見血而天地終似無情
小疏已上不聽即欲再舉而
皇上忽遣王醫官來看弟以爲閣臣恩典故事
耳晌午後
上方侍宴而
聖母前不知因何想起三遣中使至會極門討
太醫院看病回話本此非好消息必是疑我詐
託探虛實耳然據此則葛藤粘手豈得便洒脫
也昔人稱貴不如賤生不如死及今信其實然

耳千錯萬錯悔不當初裂冠毀冕絕人逃世之
夫既失身苦海而些少幹得國家將來猶尚可
以藉口弟觀萬象雖目前洶洶小定而
上好獨斷閣臣僅能支吾外廷而於格心功夫
杳然無着脚處又各宮用度浩穰羣吏挾貨啗
齧秀才民本根蔓到底弟駑馬病㹀豈能復攘
臂其間哉心事匆匆諸不及細復

張陽和侍讀

出山經歲頗怪公無一字相聞得教殊感僕年



來與世法家難無所不盡先弟夭絕亦知數莫
可爲但幸以足下之庇容得寡母孤男歸榻一
訣臨哭一慟或亦可藉口萬分之一而鬼神終
妬而奪之冥冥之中非不肖一出負之而誰也
明主在上何敢愛死惟是飄鷂之性原不適市
朝而平生所相與同志切磋者高之上于青天
卑之入于潢污僕也獨信哀歌誰爲鍾子足下
且責以鼎彝之事豈不痛哉屈指援琴有日願
及以壯年一出報

主僕病據之人跛而求代即其他無可爲足下
道者矣

徐華陽巡撫

亡弟無婦無子又無年來教所謂不朽安在朔
菌蟪蛄其有遐乎言之重以憤痛

曾景默巡撫

別札追念亡弟令人感泣亡弟刻苦一生死之
日一無所盡僕也鶺鴒之淚幾乎洒竹成班煢
煢母子更相慰籍于旅館寒燈之下此豈復能



爲久計也

林壁峯尚書

爵域外野狐再裹章服然亦謂蘧廬之下一託
宿則去之豈遂乃縻縶至今日家慈老矣一弟
又夭老先生其亦聞籲
天三章爲我流涕否天下事正可爲亦正可憂
爵氣力已竭且樂天下賢者以弛擔而逃責焉
幸老先生毋忘世亦復毋忘我爵比叨[illegible]縻
瞀張鶚幸而賢子入其彀中世誼[illegible]瑜差足看

手但掄材得失非特鏡反難照乃亦恐[illegible]之
無所辱盛獎已謹此謝復

王環伊副使

不佞頃之三章叶天言氣且盡内批皆自
上授稿而閣中票行嚴諭在前不敢再有所請
已于十五日會朝矣感公千里憂懸附此以謝

林衛陽御史

碩宿伴食冉冉涉秋乃顧以物情善事家故縈
懷猶爲在軒理必不久昔嘗謂大臣有伯夷之



清然後朝廷得其用[illegible]風諸葛氏以嚴
治蜀當時止以誠心公道不顧成敗利鈍爲功
業之本公已由其道顧反虞其害耶二大揖議
謹領教矣

吳翼雲給事

大疏切中時宜該曹據理議覆訪察一事據臺
長之疏則謂遂當停罷而他議者微有異同僕
竊謂縱不竟罷亦當暫禁數年使窩訪買訪者
行險僥倖之機稍戢而後間一舉行於臺察之

願力自在也高明以謂何如

黃貞所御史

近者閣部

建儲一疏乃激于流議其實
上意無他也想批劄傳到貴臺當自了了矣冊
妃據先朝故事原不爲
建儲作地無可疑者大疏具見忠懇然亦望細
察宮中要領萬一遠聽不真恐更生他說不可
不慎也



趙瀫陽侍郎

別札謂日讀案頭書不審何書也俗儒麗詞上
古迂事恐徒亂人意智不如趂此清閒一考我
朝家法治法近以時事質之紛更孰與守成馳
騖孰與幅幅使得失理亂之機了了而將來大
用爲益裕耳弟今日悔不從事于此臨事茫
然轉成愧歎如教中所稱震宮兩大憂反覆思
之畢竟無補天下手處而又何可寘寘什食坐
爲太倉鼠也高潔恬退談何容易乃不佞所規

弛擔栩栩之適耳老丈莫深望莫遠引天下事自知自爲之可也

楊漸川尚書

明主眷思舊德就家徵拜同朝同里陪末議而望下風者不啻如星雲之瑞世鸞鵠之儀庭而大疏堅辭雅志若此第主恩在上公論在下爵其敢以桑梓私情不成廟堂之美哉趣裝行矣鳳洲定宇諸鄉紳彈結一時不忠無與言者并謝勸駕



周山泉巡撫

弟入夏來老衰種種盡見餌參至一日九錢素不能飲而每起進燒酒三杯方得寢老兄知其所以然乎蓋家國繁憂死生別緒壘塊胸中積而不能散故也尚何言壽前書士胥之說反覆思之此非法令能禁意色可轉除是尊顯朴實恬退之人立標示影方曉趨避耳而此機廟堂似未着緊兄謂何如

吳鳳麓郎中

吾丈手挈完器付之後生龍蟄蠖屈何求而不得彼嘵嘵娟且嗔者信妄矣僕嘵嘵爭之亦妄也足下復嘵嘵託知己於僕亦妄也僕會當返屠羊之肆與足下相見一了諸妄耳

郜文川總制

捧教有東套二虜聚攻瓦剌事又有生番盜殺官通事塞上紛紛多故矣然我中機宜總不出文告武備二端而擇將尤其至急者廟堂直聽便宜於翁耳全陝向傳二水大發使人憂煩救



荒良吏在今日爲應病之藥誠當亟爲優處也

何心泉副都

別示士風雖運會湊合然寔由生等避權畏事之過門下以此見疑誰敢自信嗟嗟今之建言者即盡取若輩七寶莊嚴之亦費得朝廷幾許官爵乃喫緊最苦而最難羅絡者中間又有等不逆詐之君子未練事之書生此不佞等當事之所以難也我輩今只講明大學秦誓章所容必在彥聖有技使君子之義常伸而放流娼疾

一節姑在所緩異時事到歸縮地小人不信君
子必信之朋友不信鬼神必信之然不佞雖如
其如此而齒衰病甚不能爲翁等執鞭矣

王雲遠巡撫

墻子嶺事始而上壓
天問者綜覈之嚴也繼而
俯從部擬者包荒之恕也有
君如此不佞等敢私威福其間哉折膠屆期邊
情孔棘別諭厲夷威喝之聲未可盡信然封狐



九尾出沒難防不妨多筭多備使萬全在我可
耳

曹如川巡撫

承示莊虜之苦畨吉虜之求市恩威操縱已各
得所惟邇者失事重大茸之厚賸不足以償勢
須得一大創爲快但火丙二酋語雖云云恐尚
有唇齒之戀今遂仗之擐甲胄爲我前行恐
萬全未可量也幸深思之

孫潸西御史

淵乎深哉臺下之緩刑一疏也盖留中不發者
累日生等恒惕獻疑恐愛莫能助而及會衡岳
雲開萬姓鼓舞古云至誠感神盖其然乎

鄧純吾按臺

捧教審以王朱二中丞事深思歷筭務求萬全
盖門下之惜才有加於不佞者非直二氏子孫
世世鏤骨之感也先是王麟洲齋捧來京以乃
兄之命及此寮長謂事出自私請有礙覆題不
若聽命於兩臺旣而朱之裔孫窮衣袖疏草并



鄉先達薦書來見尤慘痛可憐僕于寮長各助
之還鄉之費許爲先容臺下故前啓冒昧有所
陳請今奉來教隨於寮長謀之但得地方公論
有據則該曹覆可似無難者然不佞乃鄉人何
敢强聒乞再訪之盖棺月旦知臺下必蒭羅於
此舉也

王古林巡撫

恭代且邇地方賢否諸疏不佞不敢越俎而謀
第蘇郡有朱秋崖王思質之冤死當追䘏松郡

有陸平泉之隱望當特薦而巖下遺才如支吾
憲未經表章者似亦當拈出此月旦公評特爲
聊附及之

鄧純吾按臺

別札八欵鑿鑿破的使來議盡行將東南百世
利之豈直數年耳已戶曹加派一節雖似發明
趙宮庶之意而詞婉旨長理無再格王朱二公
入條陳中陸宗伯待頡薦優叙尤爲不佞向止
知爲地方先達計而不知爲臺下計愧服愧服



并州兄弟昨日有書來云從明公所見僕手書
勤勸諭僕一生薦人未嘗使人知此更似增
一重公案矣皇恐皇恐前院請優崇陸宗伯
部中久未覆者蓋尚有望其再出之意今
事更數年不知就林下表章之可以訓俗耳高
明裁之

王古林巡撫

敝地方虛報錢糧昨已會計曹講通而後行催
乃兩端支吾之討今得臺下更發揮一番人心
愈安矣王司馬與朱秋崖事體略同僕曾囑兩
臺一體具奏今得來教千條陳中叙及形迹渾
融尤見公道非愚慮所及也謹此再爲鄉先達
叩首

賈春容巡撫

項之會典告成不佞不復專辭而藉口于必不
受命之閣長蓋不惟欲逃濫恩之愧且兼欲逃
辭恩之名門下望而知其至誠已尚足煩枉賀
耶伏惟照原



姜鳳阿尚書

公翻外又兩辱教函首以書成近事彈冠此未
爲深知僕者僕居常竊嘆閣臣起廢爲累世第
一皇恐事然前輩所以因循者子産立公孫洩
之義雖以王文恪之賢而一歲再遷至今尚爲
口實僕初入閣門自罷報功報捷陞叙既倡此
端則今日便當充類至盡豈可冒昧也一階拈
帶尚有餘慙老丈復何以賀爲也

陸五臺尚書

王給事有志有才能自立而自知僕向者一入
朝房首倡胡越一家之論豈有不傾心推轂若
但近來羣黨風尚若一人四面衆人切齒今日
見親則明日又尋題目自解嗟嗟此我輩所以
日抱漢唐二季之憂者也今鳳閣又被論傳聞
又有所愛之我輩詼不能動勇不能持尚焉用
彼相哉綢繆牖戶敢不承教抑不肖得其體未
得其用知自守不知防人翁氣鬼大見聞廣畢
竟當少展布於世莫學區區竈下局趣爲巳



黄貞所御史

前司空自以慈寧管工勤敏爲
上所特注全不關左右論者殊未察此然臨了
一許便掃地矣馬選郎之事寮長苦心萬千不
敢訟言歸過于
上幸
上自發憤于召見語聞中外而縉紳間始知從
前揣摩一毫不着反有說生等包荒太過者信
乎當事之難也

賈石葵巡撫

雲南巳故進士顧紳萬里輿尸極艱極苦即日
假道貴部不識可於公文數外稍爲優恤給夫
否會以同榜諸生之請輒爲一言知門下施恩
朽骨無煩多贅也

郭希所御史

門下素心玄覽僕久聞之豈以一官冷煖爲重
輕哉所謂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此難爲諂
諂者道也方今士行以好詐好進好亂爲第一



惡俗門下試以此提衡稍誘進朴木堅忍不恬
聲利者庶靡靡鄭衛有還淳之日乎因書寓謝
輒以此請教

朱貞石掌科

保荒一疏云云言言中竅其最快人意者閣中
正有客揭進規指與兄同而兄發自遠不嫌附
和
主上聖明或以此卜人心同然賜聽轉圜不可
知也教中疑進言被言兩未盡善不佞請銘之

盤凡客至則以示之若精純粹白之褒以俟後之君子

梅鶴洲總督

外示虜中同氣推刃自來胡運之衰未有不起於內擾者漢之呼韓唐之頡利是巳第今日塞內饑窘非漢唐全盛之時幸執事者小喜益戒可矣

曹如川巡撫

古之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今其効見巳省教



用恩撫於戢抑之後此佝僂承蜩狙公賦芧之餘術也雖然處强者利用戒自古記之矣

許益齋巡撫

承示虜中新耗頗聞敎矣自來東西兩鎮血脉不貫傳聞不實據薊鎮所稱縱有其理未必有其形今第可檄本酋使遠於避嫌而其他往來祭賽等事似不必盡繩以中國之法也

梅鶴洲總督

承示西塞斬獲伏此彼驕我奮皆門下以氣倡之氣既勝則漸可用巳蘇子所謂乘戰之後以用和方今西事計無出此獨欵虜大部小小騷軼則其勢不可以兵驅而可以辯屈今門下巳試用狙公賦芧之術而効請更慎其後耳儒帥如所聞豈得不急易併此附復

鄭範溪總督

伏捧績教乃具悉翁前語僕所謂虛聲兩聽之者辰下且馳咫尺之書暴板升饑疲乞降之狀使虜中自行安輯而我權衡來與卻之間毋迫



而距毋望而許倘亦可以借前箸一籌乎古豪傑舉事且不論成敗何論譽誹斷而敢行鬼神避之矣

龔月池御史

巡差夙弊非公不能言之亦非今日之政府不能主之要之據法處議毋深累前官則又正直中之忠厚也

蔣魯山參議

伏讀歸養大疏陳議凜然廟堂不忍奪公至情

而復重違粵中借寇之意用是踟躕久之始得報允僕亦人子也能無戚戚心動哉今朝士有謂王陽愚李密詐流波靡靡僕方顧以一葦障之齒舌腐矣而不能早脫于世網今兩疏氣盡且丐門下餘勇不識何以教之

李寅城寧遠伯

天子以全遼付公雖謗書十至決不爲動而賢子禮節微覺亦自暴明不足爲公累也危邊積苦生等豈不相念但



主恩如此亦自直得公枕戈卧甲以先子弟毋更煩來章矣

宋可泉撫臺

錢糧積逋在往時誠多大姓乾沒今亦未盡然要之在有司催徵有方緩急得所使民知該年公賦之外佐貳吏胥皂快人等更不得上下其手橫索一錢如此而不稱貸輸者未之有也聞明臺已行檄清查兼揭示應徵應免額數小民歡聲載塗和氣所感今年可望有秋矣但任條官必須得與委曲趨開方可責之安心辦職今

主上憂軫元元千載一時明臺即有便宜不惜借籌

上前爲百億請命可也審編簡要之法止是先期令各里老議定而官府折衷其間庶無大謬亦幸明臺公正深燭奸巧之弊而毋至臨期僉議則吏之賢否民之利病皆可參伍而得之矣謹此復



郝元洲給事

士風在今日真拉攞壞盡別作一口舌戰場蓋不佞十年前猶見弟子事師長部民畏有司下吏憚上官新進推前輩今轉眼蕩然而有識者將不爲痛哭流涕耶來揭在公入省爲第一疏在國家爲治安第一義不佞會當趣主者從實奉行矣

郭似菴宮保

方今海內有衛武公而後生小子之未能盡識

也則借重廟堂隆贊優老盛典以私淑風采之萬一而翁臺金玉之音亦能不我遐遺辱之至再矣惟是傾朝上下虛佇良規翁臺頴陽抗節即不屑爲鄭潞之事可第云朝無闕政猥小補太平而已哉適賢孫見謁又益信藍田有種因書報命併効嚮往不宣

郭東野相公

存問盛典故事自撫按具題今發議内垣降旨中禁備物備數曷奕前古此皆由老先生道襲



氣毋守握斗維鶴在陰而聲聞珠雖藏而澤媚上壽全福顯名厚寵褒然爲國華世瑞豈偶然哉爵仕在下塵但有藉手爲宗祉賀爲中州川嶽賀而廟堂末議則固非鶩冗所敢與聞也茲承翰儀枉謝非所敢當謹倚枕代叩萬一荒遠不莊

余中宇大理

頃之廷尉借推漸爲樞筦階梯僕嘗謂功名之際惟賢者不求人而人自求之今老丈與朱太僕公是也大揭所陳並係衙門喫緊事宜該曹自當一一奉行令叔祖見田公僕未識其面而陰服其人堯舜在上若萬一更有娟夫齒及者僕當銳身保之此天下任事任怨吏緇衣之好誰無秉彝老丈請高枕無虞其他也草此布復不盡

張肖岑郎中

先文毅公知不肖最深當江陵之在閣也所推轂起用者止不肖一人而爲大璫所格今已勒



石表墓諸所聞見悉從實錄盖詞筆腐弱而所以報知已者忠也顯此報命之辱

張象川僉事

老丈盤桓外藩沖然泊然處功名之會此眞可以愧世之呼盧博塲蹩足岐路者萬里驂騑契濶無涯之戀何以見慰詩有之矣誰謂河遠跂予望之今日之謂也

西亭王府

大稿眞丹扆元規萬世治平之助也宗學借重

不獨以藝文蓋世行行止率薄鎮囂端有賴焉翁之道不行于朝而行于家足以不朽巳謹謝教

姜養冲郎中

足下行久安所聞委巷之語雖然端倪誠有之僕等非婦人終不爲三至一投杼也教中云云縉紳巳了知意指而莫敢訟言會得王司馬疏公論稍出然小人醜正洩憤不得之于地上則必欲得之地下險哉世道眞可憂矣疢痡滿身



投得一逋逃主便仰射天而俯畫地見謂氣節嗟乎嗟乎此不佞所以勸老侄爲腹不爲目爲舌不爲齒蓋鎭萬物以無名之朴今時則當然矣歸見尊大人試以愚言質之謂何相望日遠臨書但有瞻戀

王嶰竹副使

翰誨畢竟似以僕之倦游專爲避謗僕雖褊心何至忍以老母疾病不祥自爲解縛計耶凡吾輩告君之言不可告朋友即屬欺心心苟欺而何以禁人之昧心見指也不緇不磷自非聖人何能免此今公言能自信不緇磷矣能拖泥帶水自托于青天白日耶隨遇觀化談何容易幸公爲我更思其次者尊劄誤投頴老函中怪其稱引不類傳授讀之始知兩札皆爲僕特裁而三老且因此見公道識淵猷爲之傾嘆至于貴部縮歡華夷廟堂識可而用之不必煩問道于盲也

王珍齋運使



別示鹽課三難皆鑿鑿中窾而開歸改隸之説則河東所諱言老丈論利害不論爾我足見至公便當轉達大司農計議歸一以報也

王麟洲提學

忙忙歲月不覺又是新年至如當官好惡不擬遂負如來夫青天白日之下若必欲盡倒生平脅肩諂笑簇擁衆傀儡登塲則弟也今生巳矣請討來生別闢一付李林甫面皮却與此輩周旋亦落得遺臭萬年耳

謝賀生

生辰稱賀禮久不行矧不佞神理降罰一身無餘而尚有可靦顏觴祝徼覬後祿者乎抑聞諸古有以范蠡鴟夷圖爲上壽之儀者公之相知獨未了此耳

王鳳洲侍郎

主上聰明日進章奏無所不覽齋居祈雨葷酒不御者彌旬眞盛德事趙宫庶畢竟高明眼前靠此一人爲直臣爭氣耳



沈蛟門禮侍

主上率羣臣步禱焦勞彌月矣而和氣未回如僕者處位非據向隅失所皆足以召災而來救顧反以霖雨爲屬何其戾也事已至此敢有他計第恐

上神聖而下不能承凡等操左券而僕不能償終爲知己玷耳

葉龍潭兵備

方今邊境漸多事足下用周官之法修公輸之械雖幡鼓未交而魚麗偃月之形成矣方司馬之上狀也以爲優賞非所以厲君子獨有發中之命例外表章一番使人人知良工之苦心爲足以相重耳然此豈直爲足下哉丈夫意氣相聶何言謝也京邊積弊使人刺心今堅牢重難者姑未可造次至于軍營火器則力自可辦會當與兩曹主議者言使爲綢繆思處之得力耳今世爭騖利于空文跂遷於傳舍廼足下一受成事遂思老于其局終身不徙豪傑伎倆固豈



在錐刀尺寸間哉嘆服嘆服

蕭念渠巡撫

承示莽酋云云此不惟明足夷情亦慮深國體僕以爲莽與車里强弱不論也但車里等部使其携而向我我自足以制莽今無故入其影響之詞而先賞以要之操縱之權反聽于彼猶謂國有人乎門下策之甚當仍請一言當道毋爲諸鎭所惑可也

蕭念渠巡撫

諭安酋者以其力勢變詐自託內黨謂吏不能制若是則吏且俯伏其短而慕彼之長矣徒空言勸之盛氣挑之何爲哉門下老成深算懷鴟梟以好音董生班椽復生其計必無出此統續二部彼此去就之跡若于中國無大緊關但使羈御在我指麾隨意可也永從介在酋壤當爲安銓者言巳後稍簡能吏處之此復

鄭慕塘叅議

安酋既悔過便可因而收之邇來此輩因文吏



太苛盡驅入內黨今當勸兩臺以操縱法待之耳

鄭慕塘叅議

安酋本非孝子順孫而近且綰結中黨尾狐首鼠甚自得也然不佞巳逆其志在報我不在勝我正當因而御之且操且縱勿逼勿携此安遠邊全國體之上畧也不相見久僕二毛巳種種矣而世緣不了比且用叨滿加恩彌益罪業謾耳退規惟台臺是望便中幸不惜嗣音

蕭念渠巡撫

酋爽如怒獸自昔而然來教所謂治以不治乃千古公案至如安酋之狡猾則門下既耳而目之但有舉動深其機牙而勿示以辭色不然戢威未加而彼聞巳入矣不可不長慮也

蕭念渠巡撫

貴陽安報向所未聞得教惻然土官中有張氏一門者捐穀較多民受其惠而但請爲伊父乞封典他覬欲此尤當深嘉而與其進也



蕭念渠巡撫

昨日又與毛道長面相咨畫乃知建州一事于安酋原無不便游詞譸張意專在持吏長短咸觭上下耳近新奉
嚴旨禁飾角距小損門下及以此時行之無不如志也

顧冲菴巡撫

開原道處分自出
宸斷彼時與徐華陽之旨俱下而省中少年巳

嘖嘖有饒言

上遂爲之動幸而天扶正直此中風浪巳平但

不知開原逮王如何事既如此若便作兒婦人

不忍態則反爲羣小所竊若復作小丈夫悻悻

態則反爲英雄所笑想巳具引罪一疏詞氣之

間亦當略言該鎮未嘗失事原不宜逮開原與

閣疏相應若過自摧屈則將來邊臣不任事撫

按怕忝官關係不小小也

顧冲菴巡撫

昨申救開原一疏巳得

温旨爲開原留活路矣然我怯愈孤彼驕愈狠

鎮撫司招詞言言伏弩使人痛恨我輩又方在

苦心饒舌間天但祚宋無他事耳正作啓聞

今日陳疏到又得手教容具從容伺

上意何如別有咨報也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孫男時敏校梓

尚寶司司丞

嚴寅所尚書

僕彈冠始望原不擬遂以優賢寵老故事處翁今雲臥方酣蒲輪未就宰物者無所尋聲光寓物色徒辛即家敦禮非所得辭使青史相傳知穎陽孤竹之後猶有猗璵遐舉表章聖代者乃翁與陸宗伯羲皇枕上不知視此何如哉大疏陳謝禮則宜之省闥賛員樂觀盛美敢附以謝

林玉吾恭政

未得教前詹僉臺極言司道權輕之弊方欲痛改絃一番足下信巳而行無所復慮矣別論尤悉社稷遠憂調停之說乃宋時亂本然在今日先着巳差浮競方長卒卒豈能挽回之惟在就氣節中辯別孰真孰假真者信之不得不過處之不得不優若一切兩可十不狂不狷且信且疑之間則又落調停之說矣高明謂何僕出山碌碌惟是秉彝好惡不敢一毫負知巳救過良藥願續聞之

陸五臺尚書

教中虛靜寬弘持平守正入字諡巳鏤骨豈但書紳僕本從混沌中出頭卒卒未曉人情機械故向來遇事激昂誠有之今所見所聞益習而氣亦益平自詭決能從事于老兄之語矣乃灼見近來新局必不容賢者爲我輩之用如艾顧鄒等足跡未移此時巳有讒言入耳翁試驗之何如翁所謂曲成攝受弟于此儘盡心雖高絳昭王臺遂讓虞卿印僕所願也今江陵之黨公然醜詆對人亦將托氣節以自固而翁且望其愧悔天下之勢至此真所謂膽大于腹也可嘆可嘆

王鳳洲侍郎

鄒吏部畢竟君子九卿中王用汲郎署中李三才此鐵肩擔灌子老海自成就狂狷人品此三

人卽手批弟頗弟當舍矣文之其他斷乎嫐弟
不動也兄已得玄關一竅試熟而守之何如

朱虞封郎中

南中雖信多賢然求其亭亭物表如敝門生兩
李君眞不多得吾丈更相與切磋使其廉不劌
物靜不郄事高不比于名博不泥于古乃眞所
謂聖賢而豪傑耳李君其一爲脩吾名三才一
爲宗褒名化龍又郭考功周通政亦一時闊然
好修知趣舍之士公不可不一識之此外倘更
得人亦幸有以告我

李修吾郎中

朋友中得公眞烏有鳳魚有鯤無一語不眞無
一事不正但能知公而不能卒置公左右徒悵
抱兒女之戀何爲矣別來數月過失何所不有
然尚從公推心剖腹之訓已佩之如韋而煩鬧
南中少年業有切齒于公者公尚不免則僕又
何說且相與努力自重

沈龍江尚書

老丈情事之苦弟久悉之然
至尊之前豈得言私今一疏已贅又可再乎不
勝欵欵㓗欲面陳而使者見拒甚嚴二公見督
尤苦弟等寧負老丈不能負國已千萬量已與
人審時與勢以上成主德下慰物望是禱

顧涇陽郎中

昨承枉誨以不及此一段議論從赤心秉彝中
來敢不敬佩僕之愚見亦以盡效知己之前要
之我輩當于職業中町畦外自勘自承而其要
又在以學問識見參証于旁觀當局之間僕正
與沈少宰談此伏其戰兢歡喜兩言幸相與共
勉之耳答崑崙兄報萵久勒成篋中玆特煩使
者轉致冗次草草

王崑崙山人

周使至得兄書及詩乃知故人情思亦復爲世
界作惡何況萬里老瓠瓜既不能官又不能詩
不能頌而何以支衙仰娭幽獨也益卿方苦袁
葶作摔臂想兄衡舉子業吾不似稗登昔

自有酒決不待後生求醉也周公子所託文已
許之但苦無隙暇黯䫨詩負約更皇恐耳

沈日峰知縣

僕出山已不覺冉冉三年身心之病將不可支
所謂吞餌之魚非在籠之鶴也怯不敢載滿者
上次兩甸兄知其意乎近日詹中丞爲虛齋請
諡
上亦未許然借縈纓愛嚬笑固是美事第當觸
類而長之兄次草草不既



吳復菴諭德

別彌三歲而兄之音聲始一及我初以爲宦遊
國劉器之特不作政府書耳至于身謝交游耳
屏談啖而世人不復知有河汾之棲河上之蹤
者則不佞始識鴻冥鳳隱固有眞也大抵豪傑
舉動其特立類怪早計類迂而事後熟而驗之
乃千魔萬障都入淨潔空濶世界中平生爲恐
已忠告自揣無負而適有布散流言疑我於君
子者此不足辯且觀兄掉頭以來曾有青絕一
點再塵白璧否嗟嗟友道之坑塹極矣愚不量
力年來頗至露齵若
九廟有靈則區區心事必白于天下而我兄自
駒遁思亦當爲我一來顧耳教中所言寢棘茹
荼不知何指豈尚有傳安危機械嚇兄之進路
者令之洶洶專用此術尤可笑也

鄧定宇侍郎

別數年矣朋友間或傳老兄已成浮丘羨門之
侶而僕不敢謂然也弟嘗窺雅意如遜以學問



無方不堪應世爲詞此長者之言耳然青天兩
眺兆浮世五濁界豈能待人而兄且見二毛矣
設果有意當世也纍櫂躍馬又當待何日耶待
年進耳順世至唐虞則河清不可俟昔韓昌黎
遺少室山人書其言眞有可思者而不識老兄
之謂何也方今朝廷望兄之出十人而九觀其
說出于進取之口則不足信如僕乃厭世老頭
陀兄不嘗規我于弇州席上耶今九所挾以捍
我者不過爲太夫人而太夫人之微言密意則

僕已望而悉之張學士亦有毋其徵言寄意業
亦已久望而悉之兩賢左彈右結千載一時朋
友一快也恃厚覶縷幸恕其狂

李漸菴撫臺

剛峯公磊落丈夫僕巳有私許在前啟中初房
考上時偶會楊太宰外補之議巳決廟堂之上
本宗自了三進士處分門下亦尚未悉委曲耶
至是文書房口傳旨着從重擬票而寮長難之
止票罰俸二月既而旨出乃紅本批定徑發會



極門矣南察事得翁主盟復何憂剛老以廉節
立標若必欲悻悻潔身不佞當與之俱逝矣

李漸菴撫臺

海中丞要自頂天立地男子即其於毀譽之交
漠然中處自成片段其胸中定無宿物門下以
至誠中道惻怛告語不惟彼之壘磈可平而我
亦未必不得其切磋之益今市口俚諺既不能
累此公而三進士以未彫赤子即能爲公論吐
氣剛老竟置前言於若忘可也

伍冲吾僉事

大察洶洶不佞不敢居鎮定之功至于開心見
誠不挂一絲恩怨神明知之矣鹵莽出山自惟
無尺寸報
主獨有區區耳不入諛言手不作私薦庶幾君
親朋友之間了無愧色而亦不敢不自勉勉人
慎始慎終也公前語觸新安公至今尚有疑爲
不佞者此何足置辯要之在公當自反使果出
巳見則不必懼禍使果受人使則不必飾非不



佞所以効一得于公止此矣

郭希所御史

南察之公至今尚籍籍談口即有挾之爲怨者
不問可知其人非司寇剛腸諍舌目中無兩他
人氣節專逢迎內好而此公氣節專駁正內短
言官附和報讐眞清朝一醜事異時門下知其
主使之人則亦可以覩士風之一變矣

傅約齋巡按

方今宇內多故人才中如王敬所魏確菴者乃

經綸大才僕屢言之而當局尚有異同溫一齋

其氣節眞識見後來廊廟持衡當屬此公來劄

之教及也眞知人哉

滕少松巡撫

來教眞膏肓上藥但所云作用者將懸揭和平

安靜之旨與今之喜事者露齦而爭乎則愈不

得和平愈不得安靜將啓勿之地一味閉口拱

手而以爲和平安靜乎則又有見其和平而愈

力之使爭見其安靜而愈擾之使動士風之一

變世道之眞可憂如此弟所以深服海剛老眞



狂眞狷者恐千古亦不多得也

王對南相公

方今之世非但君擇臣我輩亦當擇友始不依

爵之踽踽望閫門而來也規進止于大賢亦步

亦趨之意我丈免喪無恙而

天子物色高巖就家徵拜則人情與天意有適

相符合者大疏知非爲禮辭然苟度情勢萬難

長往則亦有乙酉故事我丈爲區區勸駕之語

在

陳玉壘詹事

客年老兄奉諱西奔乃在霜露之交徒跣墨面

行道掩泣不肖亦人子也食荼嘗苦能無戚戚

心動哉爲別之後則重念先文端廿年國士之

知暨老兄兩世通家之好單辭束芻軋軋未克

伸展而使者復儼然奉書以至伏惟懸遠何可

言所喜馬鬣就卜雞骨猶支褒綍九重弔車萬

里孝思可以無遺憾矣老兄愛慮間自當反顧



君親社稷之身并效區區珍重

俞勝峰知府

郡中循良之頌萬口同聲而仙鄉半刺不入公

府尤世吏所難敬羨敬服僕浪遊遂久恐家奴

宗黨有藉藉氣勢以干公法者倘事到臺下不

問是非但指及不肖名一切重處乃慈母嚴師

生我而兼愛我也于萬留神

周二晉尚寶

輸至前一節則國家大計正鍔同然而後一

爲不肖謀出處以爲愛之則愛之而不欲其生
使人何敢求愛以爲責之則責之而不量其力
使人何所受責嗟乎政府之地使精神化而爲
作用作用又化而爲口舌豈不可憂可愧之甚
哉
明天子邇日輪臺悔生而給事小閣寬于譴杖
頗及有歸功不肖者此不肖所以欲去愈急也

韓對庭州守

南方卑濕所望倍萬爲百姓自愛薄田數頃不
妨里居府輪納必先然能任其徑不能任其後
有不如期者請以必然之法懲之特此奉懇不
一

黃貞所御史

貴臺公疏義不可少得叙甚喜
主上甚神明如近來獨斷閣吏等事此原自發
親仁民德意所發鄭給事已行雖不可挽然頗
閣
上意亦悔之又近日借題進奉此安危之機僕
諸公抱疏以爭之賴天之靈更博得
溫旨
上眞聖人也但此光景不易得外廷更有蘇張
之事則費手耳

沈衡臺御史

適于省中先見失疏而後得手教讀之荅臺察
之體不在使人畏而在使人服明公所謂寓撫
摩于櫝楚吏有不額手奉法者非人矣想部議
必無異同先此以復不備

江亭泉御史

南非諸曹有劇易要散惟南國子得兼領天下
士兩臺詠得兼言天下事三衙門要劇署等而
吾兄以處子束修之仁居惠文彈壓之職桃李
雖不言所至豈有不成蹊者又且白雲親舍不
千里而遥僕誠爲兄俯仰安之惟是方今喫緊
國計士風所望于同志挽回不淺想高明神用
不煩喋喋也

萬廉洲知府

方今市朝趨舍雖似嚮然而大寐初醒之際不能掃惑障以求所謂耿介處子而用之此吏道雜而多端議論所以滋洶洶也即如老兄之醇明尚在岩穴吟殘梁父天下未有知者千載之上使王陽貢禹笑人而弟尚可謂無負朝廷無負知已乎

楊楚亭副使

教辱覺故人達而愈親且言色脩然了無欣厭僕又因之探策元龜徵言塞馬知公之必有合也今臬臺再遷巳爲之兆矣乃區區懸論則謂當置公青衿俎豆間而主者請以後舉此非公所當知第亦見賢者去後之思耳

沈少河太常

老丈金玉也婆娑九列更踐兩都出入風塵澒閥之間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蓋于今萬目張惶而無一辭以掛賢者乃知士節固有真也登[illegible]且日新願言自重

臧理軒巡撫

日者荊堂以公宗省至情義不忍奪雖王陽之道暫許回轅然畏壘之民終虞臥轍茲教來承已得代解任僊僊乎歸矣抑不審世情遂能相忘否古有之矣常應常靜不縛不捨因書報謝輒以此廣門下意

陶蘭亭運判

自來遷客多厭薄吏事乃公遂能折腰上官前婆娑海水南籤弄明月珠器大者眞無所不受也平生慕浮槎其亦可以樂而忘我矣一官何足掛也

馮清宇郎中

以公之賢浮沉數載而後爲尚書郎乃隨地展采無一分矜詡色此其過賈生數等矣僕闇任事觀才致遠觀器因書報命輒以此致嚮注意

李修吾僉事

公以粹白之德行循良之政此所以一出表表而領聲盈耳也然虛衷撝謙惟諸世無術是懼即此一念鬼神亮之矣而人豈有不知者乎熊

羆吉徵亦頗有端倪否辱在知雅政事已無可
言惟倍萬珍重是祝

李修吾參議

新參量轉蕃當事者以形屆公以情重公而不
佞無所容喙也太宰劾意尚期于必行乃常掌
科昨日相會則謂此異才決當煩之以事使軍
民蒙福若優游九卿則反爲驥足之辱其語雖
似迂亦足以見人情之傾好賢者不佞同志有
光矣承念老母足疾今已脫然無苦但不知尊



公果是何如足下到家日可發一信見示倘禁
例不可就會或僕間出登堂或相邀近城一面
必不忍遽別也憑限當如所教先此具復

范含虛布政

年來老兄垂櫜道路未審琴鶴無恙否別且十
年黄叔子風度不在眉宇間令徘徊外還復何
足壓齒謝所幸練心愚論偶會知音異時老丈
用此寸丹鑄鼎魍魎莫逢乃見學問得力處耳
貴部方多事兩院公引領甚亟該曹已爲馬上
檄文勢似不容久慰也頗聞今歲非稔而南荒
此憂在根本幸與所屬賢者追圖之

姜鳳阿尚書

王侍御公僕未識其面而讀其前後疏草葢君
子而豪傑胸中有實蘊卓識者及來京師一再
見于客次恂恂其欵訥訥其言則又豪傑而處
子矣寧親雅志本不忍拂之第大察在通老成
持論之人豈可多得已相爲勉留幸此公傾葢
相知翻然遂趣還臺之駕翁可以賀僕之得友



僕亦可以賀翁門之得士矣

李霖寰學道

中州吾公舊遊地也今儼然以使者之節臨之
爲八郡弟子師表丈夫仕宦豈不稱適意哉乃
議者尚以銀青爲不及格則不佞亦嘗私質之
主者此重事任不重官資董帳春風程門夜雪
知公必不欲辱此舉爾大要此官在持重素公
少着意避怨則怨愈多不如去取一聽于鬼神
之無議也向嘗以語先弟芻狗未陳敢再訬之

孫念齋御史

三復前後兩大疏指意不同前疏則謂虜貪而權在我御之宜嚴後疏則謂虜驕而權在彼防之宜備雖古人借箸而畫不詳于此矣事已下該部議行先此附復不備

劉鳳坪巡撫

大疏義正詞嚴不徒爲一劉尹申辯也初黔國書來弟已據經析之竊料此公易與耳造言撥置多自其下人漸不可長以



主上之神明乃一疏遂動恐內中亦必有與之窟穴相通者事雖小而兩臺不可不力爭輒以此復不備

黔國公

劉尹之事門下與勘官各執一詞

明主在上計必以該鎮體統爲重生等亦當委曲調停但爲門下計則百爭百勝不如一忍之無後患也大抵世祿之家嚬笑聲影皆可以資文吏筆端門下試自度一二家令能盡捍衆口否因書報命輙效此萬里忠告

劉鳳坪巡撫

捧續諭知賊黨已携勝負在目中矣先是疏聞

上頗怪處分不早以致延蔓閣中具對自來制馭遠夷原不全用漢法督撫官持重堅忍以觀變非廟堂所宜遥制也

上意乃解今捷音且至生等愈得藉口不勝愉快之至

劉鳳坪巡撫



羅雄凱書至喜動

天顔趣閣中票擬即古麟閣所畫銅柱所標何以加焉劉帥信虎將然須得門下拂拭用之方展其才古人論功加酇侯于淮陰之上固有以也

劉鳳坪巡撫

年來滇中凱音絡繹以至而薄城當壘血戰斬馘之功則未有如今日之殊尤卓卓者也省敎分部夾攻暗枚夜發眞信稱神兵矣而妙乃在

幕府之用以夷攻夷此武侯所以擒孟獲也南人豈復反乎

蕭岳峯巡撫

來教所謂活佛者傳聞甚怪天生此等奇人偏在虜中殊爲可慮或宜早結其心使之以慈若行教則化妖爲祥術也高明裁之

蕭岳峯巡撫

虜中活佛者既訪知是眞安知非今日之鳩摩什天生此人未必無意我當儘意撫納之不可



與書生言也新中丞協心乃安邊一機不佞聞之又喜矣

鄭範溪總督

僕徃閱鑑川司馬言俺酋雄心強半爲奉佛所耗今日之事名收番人乃是實縻羣虜計無可疑者不佞謹傾耳以須後報

胡順菴巡撫

西僧入虜中此撫夷一大機也今漢法羈縻此于趨利而佛徒勸化兼以降心執事者度不致大費便可決計招之使旋附此復

鄭範溪總督

承示虜中近耗及幕府三面犄合之許此蓋以蘇張計謀行尾生之忠信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而群少年袖手局外動輒求邊臣之短此宋事之所以壞于議論也勉之自愛

胡順菴巡撫

承諭知虜中聚塵事幕府且縱且擒造父之御有出於銜策之外者而難爲衆人道也方今虜



命在我宜及其感恩之會堅明約束愼固封守不佞自度可以獻蒭蕘者如此

顧冲菴巡撫

東虜雖數入數刎去然其意尙囂然今得來教首黨且內攜而外市早晩就約駸駸如呼韓故事矣竊謂戰勝可得此聲不可得吾丈爲乘此廣布威信養全力以待安所不如意哉新命褒然大丈夫報主立功更不當以第二義讓人也

鄭範溪巡撫

且俟扯酋請封之耗得敎甚慰犬羊蚩蚩未必知天朝封爵之重乃該部僉議張皇耳目鼓動酋婦之心皆幕府周思歷筭緩頰腐舌權衡觜而恩信明之效也其最可喜者鱷鯨吞餌可遂因以爲聯絡東西之計廟堂此畨定當加意表章以柱讒口其他想司馬必能具覆矣不復忉忉

鄭範溪總督

所諭虜酋嗣封事已得俞旨但伊婦封號禮官



尚執一階此蓋責拯溺以規行近世儒者之論每如此今于夫人之上加二字示褒或可小塞其望如尚未妥不妨再請也

陳南濵御史

別劄與宜大相左彼此傳報虜情似所謂調取者畢竟是欵戰兩端之言今封璽未到彼鎮之恩信未洽而遽責之首尾擔當爲我發憤譬之舟也我固憂逆水篙之難前彼亦慮順風帆之失手幸且平氣恊心以俟後圖何如

鄭範溪總督

虜王新勑巳發行犬羊之性原不恬衣冠我直以虛名欵之而彼亦以虛名縻我若我操之太急要之太奢則彼一旦掉去便成敝帚矣西鎮當明告以事體而不必與之爭議其扯酋既可匆西則就中使以利害傳曉諸夷而不必執定調取題目亦安撫中之禁禦也來敎蔺之一字闡據盡在其中老酋乃有此身後奇徵大方廣佛隨緣化度何常之與有苐黠胡自古常好稱天以自神神道設敎尤帝王禦夷之上策耳

郜文川總督

摠宜大稱扯酋夫婦誠順連發信來趣行封典巳有旨扯酋王之妃子封夫人今聞彼中薄夫人之號求爲王妃而朝議未許者專爲貴部紛紛且留不盡之恩以責將來之効耳此輩犬羊若斜勒太過久而不决恐又生出事端惟門下審巳量彼更求歸一之說見敎爲幸

鄧王洲巡撫

虜王受封事竣僕也遠聽之人初謂邊吏一宣勅通事官一賛拜耳乃不知勢來糾合其蝗旬震動至此而使者往復索講之煩其費詞費日又至此祗今貫雜來庭邊城牓閉不佞雖伏處𡍼扉志已馳于伊吾之北矣

鄭範溪總督

頃得邉報中有哈酋一枝僕固疑其爲託也敎至則果然矣執事者譏防密而順逆明則不墮其彀中矣長酋東婚業有成言令止駐薊門邊外完親自無可虞但往時聞屬夷誓不外通而今日反聞外夷誓不内助則長昂之聲勢已隱然爲我敵國亦執事者之憂也

鄭範溪總督

捧教具悉邇日邉情觀夷部擾擾自生猜貳如此此我之大利而亦能爲小害恭鳥獸窮則搏噬自其性然而勢分無統猝有零竊闖邉竊恐非順義一部所能鈐約也久婚未還此酋即無他意而長昂老猾外倚婚家爲重恐終非孝子順孫歳事正可憂恐不容一枕華胥夢也

張弘軒巡撫

長酋旣悔罪撫之何疑第首尾啓齒不當異趣此亦謂就中撫勦必有並行不悖之舉非遂欲空薊卒以援遼嫁遼禍以歸薊也屈指旦暮且得代𢖍𢘟惟有更引着肩爲新令尹計者古稱憂國如家于今天下一人而已

鄭範溪總督

昨宣府許中丞書來備傳諸酋送款狀以西馳之虜决可勒回不佞竊以爲未也今中國父子兄弟尚有相讒況犬羊一昏之書支吾藉口嫁禍逃責而可信耶脚如尊教所謂我欲求彼必我索巳照破肝膽若但持國家區區封賞之德使之華面感恩禁戢他部此正如操豚蹄而祝滿車未有能濟者也兹聞所示往復詭諭之詳乃直搗彼中利害以疑其部落之心將來隨機發弩步步破的不佞雖在遠或可任其必成巳竊耦翁今日安危事大毀譽事小婦人瑣言

册不宜掛口專此以復不備

鄭範溪總督

所諭番僧乞陞事乃繫虜徼權無虧國體當事者自當從中賛决此復

俞勝峯郡守

承示合郡水災狀已徹閶朝聽不佞業與寮長縷瀆上下間主藏者雖會以南北交戰計未有所定然料必不能剜吳人之肉以充他處之腹矣敘中大獨正賦此目前第一喫緊議論連日正與司農講此蓋實腹即所以安邊庇民即所以保國有如嶅嶅者駭發事出不意則廟堂今日之累黍安知非他日之千鈞也外示先年獨數不佞謹執此破拘攣之見諸不具言

荆厚齋按臺

地方理外重災上厪憂棘而官無盈歲之儲民屬屢荒之後其事勢之難處又有百倍于往年者不佞爵雖碌碌備官然自見桑梓腹心之地啼哭沸天豈有忍宴然臥安席而食下咽者今已縷瀆上下儘力爲明公開端以待勘疏之至大抵疾苦呼天不嫌過切倒懸望解所貴及時明公我東南之大父母也必能爲百億元元造命矣

余樂吾撫臺

捧教知地方災沴之狀閭殚爲河野無青草又[illegible][illegible]辛酉故事不肖弟與在機筦而調弭無術[illegible][illegible]槩明臺下愛桑梓杞麥之懷但有飲泣呼[illegible][illegible]款而已伏讀大疏事核情懇一字一淚今已下司農議覆凡不肖弟口之所得言力之所能爲者斷不敢泛常塞責而明主在上計亦能曲垂蓋高之聽也事且行按臺查勘分數恐緩不及事千萬囑之預構一疏必得摹寫淋漓十分哀懇而後不肖等得據以陳乞百億元元命視此一舉耳

陸平泉宮保

爵不肖備員鼎足且三年而方隅積殚蝝之憂政地鮮燮和之効衡疊叉壑庚癸四呼此已辱

明主而羞忝職甚矣惟是枌榆舊邦苟幸衣食
落葉存根猶可于
上前藉口今當復何如耶天災流行雖自來代
有至如室廬成沼河流獮野以上憂我諸父兄
儼然萬里而啓敎之此尚可言職非司命官不
錢穀苟援拾舊案以塞責爾耶先是未奉敎之
前已陰懇司農爲破格一處分引領披臺勘疏
至伎爵等得相與灑泣叩閽惟力是視吾翁幸
强食
明主在上毋更以金陵不足之說先入爲疑矣

陳仲醇文學

比聞故鄉大水之報則不佞日夜飲泣欲奴此
寅陽太僕所親見也自惟備位鼎足璫諸未効
以致譴謫見于天殃禍移于民桑梓陸沉廟堂
拜食負國家負朋友之罪已騾駟難追惟是政
務緩頰假丐得一分恩澤乃是區區分內而力
或可以能之豈尚待吾兄從臾耶捧敎尋與大
司農面計破格處分之策而公私困竭所在嗷
嗷
主上幸而十分見信恐辛酉故事之外不可冀
望矣若哉兄但知往時民户之尚實而不知近
日國計之尤窘邇司農上十四年經費已加往
額三百萬矣少府水衡錢不能支陵工半歲且
謀外索矣所以然者往時南荒或非稔下詘或
上羸一歲歉或他歲熟天時不順或物力未窮
小户無租或富户可陪糧今四面墻壁更無餘
吾展足之地獨特司農偶儻知天下大計可與
深言若前者兩公尚在事當此之時且辦閉門
守錀不發一錢耳來敎已并送司農乃一卷流
民圖覽之而不流涕者非人也

本鄉先生

捧敎審以桑梓大災爲元元百億請命益先是
小奴自南來親見粘天汙湧閭礎成湖不佞爵
巳私告寮長狀而飲涕者浹旬矣自惟備位鼎
足璫端未效今陰陽之罰中于鄉井擁釁之憂
且及父兄而尚有可靦面食肉者乎惟是

明主宵衣之日大農蒿目之秋爵也有喙有舌
苟有可佐餘議而瀝危懇者隕越爲期不敢愛
力其竭賑等事必不敢泛常藉口如昔年故事
也方今南北交急公私並困列位老先生試閱
邸報恐江湖魏闕不能忘情不肖爵咄咄計窮
尚煩誨督以幸補過耳

李養愚兵道

來教所謂部米十糴秋糧夏稅各縣各府各省
參差異同之故一向尚在杳茫混濛中此部中
所以展轉生疑而更欲求表進士清查原田以
決去取也今部院議止潞府兩公主之混派謂
當查革耳柵荒眞僞易覈書摠奸弊難查此後
當論于法制之外頗聞敝州韓守于此獨了了
當由明臺覿面提衡吏民受賜不淺耳地方春
旅傷麥流言洶洶聞米價已至一兩四錢秧苗
兩過插蒔如此則大亂矣愚竊謂兩臺雖不嘗
過爲張皇然此時恐再宜有告急特疏以爲乞
蠲緩征張本如貴省原無大荒而陳中丞揣寫
淋漓此亦有足以動天感人者不可不早計也
輸解緩急之論自來諸公所未及明公眞是吳
人再生父母適在廷有議以明公換節水利者
僕竊謂水利終是保釐一事以尸祝代庖雖賢
者大度所不擇然得無欲重地方而反輕家門
乎識雖不果亦足以見嬰兒爭乳之狀爲可念
可矜已其水利中經畧便宜且尚取裁左右愚
又以爲此時恐大工未易言且先料理圩岸支
河爲治水急務耳太湖寇不必有無要之目前
所急在閭里剽奪如松江城外之事可爲寒心
若湖海間猶是外寇但飭兵吏謹防之未必有
他也僕聞兩臺爲僕建坊荒年苦不甚喫緊就
若并停此工留爲設粥濟饑之用其功德更百
倍也望轉諭本官亟止之幸甚

荆厚齋按臺

使者奉勘荒大揭與教諭俱至不勝喜躍謹再
拜疾讀一過乃知父母惟疾之憂更加于子孫
十倍即此一念至誠惻隱有不足以感天動

王者否也外諭表進士清查款目先已奉撫臺傳送計省內惟有潞王府及兩公主泒徵當攻正其餘尚有遺議者倘公臺未即行姑先了此二項使民受一分之惠何如辭坊鄙悃蒙俯亮萬荷然又竊思歲儉如此連張遊擊所議敵臺亦似可緩不如徑那爲設濟之用功德尤無量也此意先亦曾附達撫臺使者裁鑒尤荷

滕少松鄉紳

弟老入世途犬馬之力知不能事事惟有秉公好惡無黨無偏差自謂鬼神可質而士風迄未還淳鄉士淪爲巨浸罪業之報豈敢盡諉之氣數矣弟前啟中思任道任眞之士蓋救病治本則標末可以漸及若一味木強則舉足罣礙又非所望于大豪傑大經濟也倘自疑時俗更求所謂眞而古者請試捧土揭石而蒙之纓見果有補于萬民之勞苦否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强其志弱其骨守此十二字無爲復問道矣報災疏須早上仍當急會直指公旋踵勘聞不必待此中行查蠲元元百億命早受一分之賜也敝鄉撫按倘有便亦煩轉致鄙誠萬荷萬荷

余樂吾撫臺

不佞受壓于下桑梓之念寧獨無情弟恩上供額糧萬萬不敢議省獨有襍泒虛加等項似尚可清理而過客之迎送與士夫之贈遺不妨損之又損以惠元元乃其要又在有司先節儉崇樸臺下稍課功于簿書之外此又治疾先本術也

余樂吾撫臺

聞地方米價已至一兩四錢閭里相聚妖言日聞恐非好消息也廟堂亦似已動心驚怛所請蠲停各項必不成扞格耳外諭宜興江陰盜情弟亦已久聞要此湖海鈔掠時去時來未必能大爲地方之害而目前宜急撫急防者盜徒與饑民在在俱能爲亂明公所憂正在蕭墻之外也未審春收果有幾分禾苗插蒔不成再傷不天以吳民相累至此眞出理數之外念此令人

[illegible]然忘食矣

荆厚齋按臺

適敝鄉人至談及地方利病云有民間最不便者如踏勘荒熟有司安得履畝而勘其勢不得不委之佐貳吏胥而佐貳吏胥百中無一二實心任事爲民者財賄之所乾沒權豪之所干請千詭萬變出富入貧臺下且安得户户而詰之聞縣佐已有將荒糧作士夫人事者有富家醵金營賄里胥以熟作荒者矣大抵法主通融可以隨人上下未有不緣而爲奸者愚意與其勘荒不若先勘熟與其望賑望蠲不若先止詞訟淸獄囚以法有司之怠緩不才者尤今日救災之急務耳舊撫臺胡雅齋公亦斷以爲然千萬亟爲留神至懇



余樂吾撫臺

淩氏獄不佞昨已言之上意止于亟處而未必深處若情法已盡而淩氏械以爲慾諸生因而益驕則非不佞所知也

工部錢糧挪借甚當已相爲轉達司空照數題覆允其請賑一節則寮長原有此意令當并行消中丹棠餘庇在在非淺也比來京師喧傳松江俗亂幾不可收拾而長官新令使人挨户攀報出粟賑窮名雖甚美實則誨奸可爲寒心幸明臺稍鎭遏之派荒一節既處分井井士民無譁不佞亦與受賜矣大抵吳中獨苦議論太多不樂成官府之美如禁逼逵債禁賴田租二令并行使貧富人人得所畢召復生豈能易之乃慫恿者偏喜談一邊諱言一邊會當以明示編氓所知令稍息異喙也歲儉民急至此弟前東所奉告張遊擊議于海口築臺雖爲保障然事權緩急即令且有工費何不移之賑饑其功德不尤大乎本官見調近處若其事未興不妨便宜止之何如



余樂吾撫臺

派荒分別美意若果耳目無遺上下兩便則誰不勸成者第民間方以大戶官户占荒爲言此

法必勿問之大戶官戶而後其論始公來教謂
間有熟田作荒未聞以荒作熟良是良是昨敝
鄉士夫書來又言有司近出新令急徵官賦而
禁索私租此亦非通論今廟堂既不能盡折盡
編亦當聽田主就戶下小熟者量收租而後可
以還官蓋田之荒稔官府通查則難田主自查
則易而佃戶之租若今年無取明年可以棄而
不種此田主切身利害不必盡煩官法也昨考
成類參原無罰理而中旨特降令人旁午不佞
弟與寮長自相飲恨不得縮地回天之術也敢



附此區區幸留神至懇

荊厚齋按臺

明公之請亟矣廟堂恩詔且以前五日回天鄙
日秋毫皆我公力也惟是漕糧計石折銀之說
最易惑人所謂每石先徵銀五錢緩徵二錢者
蓋通計米一石及耗脚等項六斗之數摠折五
錢此該曹所諱言以愚有司而有司之中亦有
明知而混徵以愚百姓者今事在臺下明白出
榜使窮鄉下井人人知六斗之并于一石別無
科派庶德意下宣民被實惠耳僕乞骸疏已再
上而諄諄于此不獨為地方蓋亦所以忠明公
也

傅約齋御史

常州乃敝郡接壤啼號之聲僕飫聞之吾公便
宜發賑真今之汲長孺也司農雖重國計然事
權緩急寧令賢直指獨當其艱疏下必當有處
廟堂且因蘇松請賑之便議更發南糧使貴郡



均受一分之惠耳

余樂吾撫臺

廟堂為吳中墊溺
恩旨一滴未為無濟但天未助順聞九月中淫
雨彌旬不知竟作何景象也治水一事最不可
遥度亦最不可輕舉鄙州世居海濱其見必確
但今日所議修濬者原不專在海口通將腹裏
州縣支河可溉田處隨宜濬深卒有小患易為
宣洩此不盡談之無益也弟居山時見鄉民各

私其上官府不察稍爲有力者所顧捐本鄉治
水而使别鄉不得利之人赴工或容戶遠調而
使本境士着之傭坐享弊端種種謗讟煩興得
一分廉細心之人如胡同知華使專理之則善
矣僉憲未必成設然即使有行亦不過責其因
人因時因地整頓修舉不在與希濶之功謀難
成之事也

滕少松廵撫

方發書勸速上乞蠲賑疏而大教至矣慰甚但



司農計窮尚未能意表行事當緩頰爲言醫家
標本之說必不專累老丈也淅中今日之事豈
但火坑復如苦海老丈旣弛不得擔子且儘意
耐煩試看古聖賢矻矻皇皇豈爲已也然弟乃
一般擔子能勉人而不能勉已可愧哉外示屬
官賢否狀此足成一部信史王嘉輿貽德曽丞
敝府爲淸嚴第一料此公必不爲士大夫所便
吾臺特表章之尤快也

滕少松廵撫

適潘道長來剔方談及兄臺實心任事百艱萬
苦之狀竊自笑
朝廷之上誤兄雖然有味乎潘君今日之言也
大臣救世忤世毫釐千里寬得一分民受一分
此救世事也若力量止及一分而企望乃在十
分主必求盡信人必求盡悅此忤世事也今吾
道多窮高志雅違大抵皆以救世而成忤也非
吞得三斗酸受得一國訕鮮有能濟者盖潘君
之言如此其意本以規弟而兄臺恰亦似對證



之藥野人食芹而美不敢不奉獻地方父子相
食眞近年未有之變然只得直述
上前雖監司守令不必綠而兄撫按自引罪乎
幸深裁之

荆厚齋按臺

承教寀爲地方荒糧苦心查處此百世之利也
松江櫃頭華後已聞彼中士夫手額稱慶正裁
報聞會貴臺長以敝州失囚事見詢因相與咨
之道韓守之循良欲委曲求解而苦於原擬任

倖不容無故改輕今再行查問明示意指使兩臺據以爲從寬末減之地伏惟爲公道留神地方幸甚

荆厚齋按臺

明臺交代近矣倘尚有欲行而未竟者不妨傳告新院開𢬵科罰事荀爲公朝廷豈盡以文法相拘今出境之際但願于舉刺留神則安民在知人之中矣

范中泉



天下漸多事故鄉彌望酒天倭備位鼎足失戚于和之罪已萬萬無可贖者惟是酒血御前丐貸得一二分恩澤翼翼之忠竊所自詭而未審天意竟何如也傳聞後園松菊全凋荒臺無主公此時醉月之暇復能爲逋容解嘲否

謝賀壽

今敝鄉大浸稽天浮屍蔽海而下不佞卽不能棧車牝馬請伏負國負民之誅忍更言生辰稱壽事耶伏承使翰覓辱不覺愧涕浹踵謹再拜以辭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七

# 王文肅公文集卷十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王麟泉操臺

捧教不勝驚悼海剛翁天下奇男子汲長孺元魯山之流有傳其衰蹇倦遊狀者僕謹對曰如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篋飢僕數人在在皆逆旅息息皆晏見也可憐哉遇知之晚而天復忌之令一木戢形蒸嘗無主而廟堂徒借



地下以風地上恐深山大澤間畢竟有舞鰍鱔而號狐狸者臺下代陳一疏高義薄雲覽之又淫淫涕下矣卹典易名决當超格以慰朝野之望不宣

耿楚侗總臺

別示海中丞去後遺思此錫爵久望而知之誥文諭祭俱出手草雖荒蕪不文異時亦可見此老於地下矣丘月林之真與此老同而丘好以庶劓物海燕能以燕濟物嗟嗟九原而有知也吾誰與歸哉三進士赤子之心豈可終廢曩聞諸言欲為之請竊所踊躍既而言官救疏先至上慨然下部以為轉移一機而不悟郭疏之竟寢閣臣兩易票以上而猶不獲也今日上又發潘御史本意色甚怒恐不可遽批逆鱗侗有後聞當馳報耳

賈石葵巡撫

向以顧進士之事瀆聽蓋謂天南旅櫬返首無期欲少懇臺下于本分應得內早賜遄發耳今



郵符給賻鄭重如此死者何知不佞謹編示同榜諸生使代為叩首也

袁洪溪巡撫

趙令拾案乃法中之情自後貪吏倘賍濫數多雖不能盡形章奏而民脂民膏當更嚴追沒之條亦激揚第一義也

陳心穀巡撫

初奉手教請免燒造之議即入水災疏中乃讀大揭乃專以十分難成立題此苦思苦討實

狀實情
明主豈有不感動者疏雖未下然寮長已陰爲
緩頰上下間必能寬假以報也
陳心穀巡撫
貴部燒造項之篆
恩寬假蓋自老兄赤心苦膽得之來諭餘干進
賢等事亦意外所時有記得餘干之民近年曾
爲劉令監旗鼓噪一番今復爾爾恐激之不可
驕之亦不可惟高明自擇於芒刃斧斤之間則

善矣大疏請嚴禁資格鄙見偶同方在省見有
談閉糴事者第又以爲閉糴固善然使湧無節
制則又徒爲商賈資而地方自困也何如
李晴原學道
學臺嫵地我輩蹤跡自不妨少疎至如兩浙風
聲則直謂從前執法第一此名豈易得者浮囂
失意之輩其口豈能盡謫然要在見以定力定
見守之蓋不佞眾中所見督學諸公有先介後
通於正考嚴而遺才寬者定起于一念之畏譏
而不知正爲譏端也適南學臺有教至僕亦以
先答之要在相成使兩公卓然幾無漏果耳
楊後山巡撫
昨岡寺建言與俗馬政事本爲公但法不執方
政當因俗該曹固已憂人情落落難合矣大揭
斟酌地宜爲疲町解紛敢不奉教
胡雅齋總督
爵里居時嘗一奉教於左右固知騏驥之不可
縶而羈矣比叩起逾三年而翁之蹤跡掃塵聲

光愈杳嗟乎此豈爲今日耶皇路新蕩平
明主手握太陽鑄鼎以照神奸而後終南眞隱
洛下名耆始茅拔嚮用嗟乎此又豈翁堅卧時
耶爵令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止有一吷然不
效世俗以虛辭引重而於使者之辱教也爲道
主知之必不可負如此毋更煩三思矣
袁裕春尚書
大疏便宜十事雖董賈復生不能易也王孝廉
眞是古人僕嘗與長寮言之欲得度外一處以

風士行茲長者語次及之生等愈足自信矣
上聖德日新方今所患止内庭用度一節爲然
繄而下則士大夫鶩於榮利真如夜虫之赴火
今在野如王孝廉管東溟在朝如李生化龍三
才皆卓然入水不濡者願翁更博訪而誘進之

馬肖乾僉事

所諭乞廕事已細叩寮長緣查故事無之昨日
又面相覆證一崙高嚴二翁原自爲入閣追廕
老師視之多却講官一節然既在閣矣則不論
講官章公雖陞至尚書然既不在閣別無題廕
故得叙廕講官此理易見亦恐大哥自有實錄
可查今遠年勿論止如嘉靖間顧文康公以講
官入閣事與先師同而並不曾追叙講讀此近
證也兩兄名高與壽常世家子不同一言舉動
當求萬全幸審鑒之

郭東野相公

錫爵詞林晚進幸徼後塵竊嘗私窺老先生出
處之槩雲升霧隱其道猶龍蓋至於今孫曾济
美茂齡而後知天之純佑老成以憑翼昌運不
偶然也憶自曩歲伏謁仙里回今幾二十年而
老先生始以大耄稱觴爲一品夫人主喪此亦
希有盛事卹典加優自無容小子置喙顧今天
下灾異孔棘吏治鹵莽老先生既不忘
主恩宜尚有千秋金鏡之獻而錫爵步武未成
浩蕩寡効倘幸而惠徼咳唾之餘策鶩補過則
亦惟老先生所以命之敬此附謝

賈春宇巡撫

老丈官評鄉行歷歷在人口顧豈藉軍門一薦
爲重向來豪傑功名真有邀之而不得避之而
難免者行且以老丈卜之竊見近日薊門處分
操縱井井當是老丈樽俎客畫之助但令遼東
灾報踵至廟堂隱憂方自此始耳

王麟洲太常

得教并閩刻鮮荔枝之惠深感注存吾兄齋苦
且邇炎方終不可久居先服身後論進退未晚
也方今部中事權盡歸司屬長官閉目拱手而

已事之大者如科道年例九卿陞轉並不斟酌
中矣大抵近日人情極忠告中有極諂諛極恬
退中有極奔競浸淫之極必成厲階而其端乃
自執政爲諸人所脅已遷太驟漸啓倖門即今
知其已固而無及矣兒衙近日覺其意向咄咄
近老成但眼中看不見他文字又性不喜近婦
人嗣息尚杳然可嘆也
冊立意實無他節奉
明旨辟少年隔壁捕影欲加惡於
主濱但知出口之快豈知就裡調停之苦耶幸
察之

沈玉陽巡撫

處分流衆事宜此等未必人人作賊而爬搔不
先則醜亂芟薙太監則傷和今當捕者捕當驅
者驅此可爲饑年治盜之斷案不宜安一方而
已也季報雨澤固不厭詳但就各道中稍舉大
畧如云某月以來某道言某州縣等處旱某等
處水亦自了然似不必銖銖而較也

裘洪溪巡撫

大教五議真續命之金膏補天之煉石也內雖
有小費屢分者而事體通融不盡仰國計所司
之奉行易耳兌運水次改徙近河尤便暫糧道
留入覲則當與銓省會擬歸一以報也聞中州
今歲已成大稔食子析骸之事且移之吳越間
矣繼自今南北恩澤亦當少權緩急輕重使生
等尚得一藉口不勝區區

王會泉參政

所示東土阻饑狀兩臺先各已奏聞放賑使者
且出要在我兄善推而廣之如來教所謂減米
價鬻布價主者業方議行顧又恐中帑耗甚雖
得十分湍望耳據楊太宰說今年本地方尚可
支持不至如遼陝之甚第得有司肯實心拊循
勝於蠲賑此又探本之論也

顧冲菴巡撫

大疏久下戶兵二部已俱有成說留天津糧以
待該鎮糙糧此兼爲部省餼費事可決行但

原擬微左必得彼中再發一疏主者始可攄之覆行今通糧且不發以次後命也方今邊事幾於厝火積薪老兄側足燎原之上前後血誠見神實重鑒之春褒漸邇會當有揚眉日也

顧冲菴巡撫

部議發銀之數尚虧二萬不免又累斡旋然觀宋司農心計窮極難再強之會許日聖主忽報恩諭要將各省被災地方槩發銀各五萬兩寮長謂地方有邊腹災有重輕與其浩蕩加恩不如就中擇其最若最迫者倍數與之若此說見允則遼鎮尚有餘望今年決可支持二萬之數再從容議之未晚也

顧冲菴巡撫

若心哉遼餉之一疏也讀之真使人寸寸腸裂艱危至此而廟堂不思變計抱火厝薪可得久乎新司農多大略可與言事其兩鎮通融之說則主者必無異詞矣庫金雖不可多得固亦當曲處以濟燃眉至如教所設最後策則洪陽舊事方共論朝房以爲方今東南大害在盡籠各州縣羡銀輸之內庫而有司復苦於正糧額外之加添積歲負逋之多累移東補西豈得尚有稅銀存庫者哀進士黃傳識士也其言尤絕痛謂內地括盡只今已肉盡髓枯將來天下之亂必起於民窮而不在邊新司農亦頗憂此馬市一時之權豈可復用也不佞聞敝州故老有言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賤者由於銀貴銀貴由官司之解多而用鈌少米賤則耕農愈無利而田愈荒此亦似有理今太倉太僕之儲原不乏目前所急獨內供之費與四方奏免之紛紛耳念言至此真覺兩窮老兄知赤手未能補天則當且寬立題目由少入多使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久而不必取盈於十六萬之額何如伏幸裁教

鍾文陸御史

大議量增茶引不獨爲通商足馬計且使諸番豢利內嚮益堅亦制虜一奇也

王麟泉操院

捧教知部中有荻港營失事一節此伏莽小戎乘官吏之不戒臺下摘參典守是矣而自任一耳一目謂當遥制千里鷄鳴犬吠一一引過自歸此堯禹之智所不能及者也乃不佞何敢聞之緣江比歲大祲竊料此地冦鈔時時有之但因此嚴飭將吏謹備加防則臺下之事畢矣若非必歸已則功又將誰歸大臣之義恐不得瑣瑣乃爾恃雅敢私效區區惟裁亮

楊後山漕撫

別教兩劄乃不獨爲運道民生計且事關陵寢數萬之費朝廷自無所惜但不識可先事清河以南否堤而興工老黃河一節姑待歲用稍稔議之何如

常心吾閱河

河議八條已下部亟行而目前難得確然任事之人爲之料理如潘司空大勞不賞公論又詩今得兄表章一番河瀆有神寔歆鑒之但不審朝廷尚得其用否老河故道定當何如今楊侍郎諸議中獨此尚未剖析利害公亦當據實見實開另疏拈出不然恐使車一轉轂而異論又興矣淮楊民力已竭可不慎哉舒丈練達足可任以後事第河道既報竣則此公利器遂委之無用不知該曹復何處也

楊後山侍郎

承示歸仁堤上護
祖陵下全民命真百世之功也原會工費擬籍已省十之五六此皆門下苦心節縮之効乃反推勞首事錄及枯骨此意何其深長也

王竹溪巡撫

金陵雲霓之望日日引領乃茲奉五月中續教更憮然刺心矣應天以實不以文僕豈敢更視門下鞭龍暴巫以希不必然之事第流殍相望府庫一空山澤奸細因而生心周禮荒政一在備盜賊恐不可不亟討也

劉鳳坪巡撫

我友積苦籌邊功成之後卧未煖席而蓑非及
之長林豐草之思固知情事所必爾第竊謂我
丈他時可言去若今日以譏去則不惟心跡欠
明而將來貴鄉人之胳察恐轉成葛藤不使已
爲直指言之誠慮將來邊境任事之臣動觸機
穽有鳥盡弓藏之續爲朝不爲丈也
溫旨且下幸無再言倘年伯年毋相念者亦幸
有以慰之

卲梅墩巡撫



閩浙荳米石銀已幾二兩小民洶洶皆歸之上
流遏糴之故此声尤不可聞太湖盜乃以七八
十人爲群若炎炎不撲安知不成燎原臺下或
當一面奏聞一面勤處若事久不決則群少年
飛片辭於上前又成一形迹矣幸悉之

邵梅墩巡撫

營兵鼓噪狀雖事端微淺觀聽不驚然驕獷
可長也彭帥以聚奸召釁若重處之則將官争
爲首鼠紀綱蕩然矣來擬情法已當該曹即當
擬此處分此復

柯立臺御史

米帥一事僕平心看來武夫原無志畧彼新官
入境譬之乳猫爲群鼠震怖唯唯自全則有之
今必欲坐以倡亂誅死之刑而絶其彌縫補過
之路是驅之入内也又自古亂軍撫勦全在呼
吸之間斷無可事後株求反覆黏帶者今
朝廷既已明布大信縱有遺奸自難一一爬搔
其因事而嬲者既稱曰事矣又可露章發撫治



之本情以疑之於反側乎其未嬲而欲求其重
者既欲誅之於本事之外矣又可明言其人人
嘗嬲使撫治他日以本事嬲之乎以他事嬲之
乎此我之械盡暴於外而彼之猜愈有詞於我
何公等之未深思也今少年之論但語三千營
毛軍可以盡誅不知除此三千軍之外即陽重
有幾千軍可倉卒調動爲用者又謂堂堂撫治
豈怯此一二兇狡不知未發之奸猶可以措手
足若已用之械則明日盡成芻狗豈可造次也

凡着碁甚易下着甚難今其事正類此矣特雅
敢盡布之

卲梅墩巡撫

捧教乃知部中又有生苗拒捕一番擾攘爭之
小大豈不在人明臺寓哀矜於斷斬執堅忍於
紛紜豪傑作用當如此矣記得三十年前敝州
亦有越囚殺指揮之事今犬羊化外雖非其比
然至於交刃殺將則梟懸一二渠魁恐亦不可
已也鄖陽訌端在舊撫則已坐別事
詔逮不可追求在新恭則議論正不定而新撫
保之極口今彈章又上廟堂出特
旨留之蓋目前且以安反側爲第一義耳

房備吾副使

別諭知下車發教軍民視聽一新第科中新有
所指發恐兵心將氣未盡帖然足下試深計之
撫軍之與勇帥孰便追往之與撫來孰急前守
道與撫治啟侮開釁之情孰兵便中幸不惜一
一示我也貴同年柯直指方虛心相問亦宜以
誠告之

卲梅墩巡撫

外示黃恭將失事狀衡鑑甚平第臺中新有正
紀綱之疏若輙爲叛苗重處恐非所宜法如是
足矣突傷會方議卹使翁臺得藉手速行也敝
同年馬大叅鄉之悃愊君子客死可憐想公臺
必能爲之辦護歸葬耳臨書攬涕

林竟宇御史

僕嘗嘆天下事未嘗不以似是亂真遂至矯枉
過正如近者特原亂軍廣察流議豈不皆盛德
事哉矯枉之過則煦煦似仁察察似智皆足以
累政體而長澆風如公所諭丹扆格心之箴非
止救時良劑也不佞謹領教矣

杜爵齋給事

安慶盜情亦孔棘矣適卲中丞方有報至稱已
調土兵合勦蠆尾螳臂知不能爲大憂但恐守
土諸吏震怖文法匆匆應之不當則反生得失
耳竊意賊方阻山爲固我兵且事防守絕其流

粤數月則自盡之術也高明謂何

卭梅墩巡撫

山寇蕩平識者已知功之所自齊桓伐楚江黃八國離合相資豈得專以焦爛爲上客也楚之兵援楚自其分內而言官所以風聞献疑者亦或因臺下先題不甚明類客居遠謫之爲今拈出辰沅兵道卹下一款更不費詞矣

舒中陽總河

[illegible]慶盜平後接踵得虜粤警報天下漸多事矣

卷十八

大教乃從新長策敝方近海所謂窩主船主者多出入塩徒中不佞盖憂之且久數與醮使者言之兹得老丈發明重處一番不止貴部奸民革心回面爾也

黄貞所御史

比先奉撫臺書知有粤黨之變擬稱元凶就擒其餘似無足慮者竊謂此輩比肩遍相雄長一首敗一首復出今日來明日又去此海洋盜之所以難平也官軍不在衆在守其必攻攻其必

救將才急矣而孫道不審能辦此否

蕭念渠巡撫

老丈經略貴陽事方有緒而滇南之命下矣伐柯之則不遠即來教中等事尤滇中用兵要緊機宜前撫公未就之功不明之過捴在老丈爲之斡旋耳

蕭念渠巡撫

逺苗鵰勦先是未有聞也今咄嗟黙運事成後[illegible]奏使當事者皆若此遠聽之事誰復有後言

卷十八　十八

[illegible]諸文武功次固當如教一一議擬此時旌[illegible]已入滇廟堂方有譏逮恐㒩夷不安全倚門下爲桑土之計此復

李及泉按察使

今年貴部貴鄉雖非大稔然較吳中則已天淵小人輕死君子好亂皆非太平消息也見羅丈兩地禍機湊泊閫中之緩頰上前者至再至三矣聞將逮到畢先已陰爲開解

上之怒雖發於滇寔先中於鄖不佞爲此兄懃
中實爲國體世道計耳

姜鳳阿尚書

李見羅中丞不肖同門長兄平生相與見其喜
愠不形語默不苟陰以國士期之鄖中之轉尚
謂屈滯而兩遣洶洶皆理外意外
明主既未垂棘木之聽而外廷亦尚有兩可之
疑莫非此兄之命也聞已逮至近郊同鄉諸公
爲先投辯疏而僕等尚當儘力爲之斡旋如以
爲所疑當不至此即至此亦未有一訊而决者
事久論定
上怒必解弟且先爲此兄禮佛耳

劉鳳坪巡撫

自老丈與見羅兄得罪不佞弟卧未嘗帖席也
時命不圖雷霆叵測已矣尚何言哉從來用兵
撫臺職在節制調度幕府對簿自有司存豈有
可責以提鼓先鋒臨塲驗級者老丈乃遭遣其
不幸耳西事見羅辯頗明異時終不成大譴若
河南湖廣二役文案尤了了老丈第高枕以待
其事定可耳

顧冲菴巡撫

兄莫問李見羅事初發時我輩明疏暗囑事以
海内清流高其聲價以告
上今
上已有盡疑廷臣之心矣蘊道長處弟昨已有
書及之勸其虛心兩解以弭江右之怨事雖至
此然我輩天日心事何所避嫌終不忍使賢者
作檻猿籠鳥也

舒中陽總河

治河諸議紛紛幾成聚訟自老丈節鉞一指
立定天下事豈不在人哉先是常掌科書來已
傳老丈經略之槩大要因舊緒而稍餙成之不
鶩遠不尋新最善調停令日事勢雖神禹復生
恐亦無事于穿鑿矣月河既未喫緊稍需至歳
稔圖之更便外示塩場小訌雖已寧戢然後患
尚可虞截留漕糧之請萬非得已曾當與司農

言必得其當以報耳

俞新宇郎中

僕愚憧於河事尤貿貿而譚河者人操一喙大抵客土異便士民異指桥上與當局異形傳聞與目見異状此其所以苦也即如兄前議主徐城內填土之説問徐人則大駭以爲如此當有拆民房填土合境騷然矣教中第一策引河北注之説人人言之然運道所關乃九鼎一絲之任何人敢擔惟入海下流愚意爲必可行而土人又多方梗之可嘆也徐州南别道有無利害不可知而方今最苦錢糧有如遂與大工未保河勢肯從之南徙否而先糜百萬之財厚集饑疲之衆此豈亦可以嘗試輕言者哉徐州內外水不知竟何如若諦察事形外水原未嘗入則將來縱至復滲决不大費手曾且以求議存而佩之上之天與人耳每見兄抵掌談事必超然在拘攣之外不肖胷中積年塵土爲之頓開頗愚者千慮亦或以小心慎事爲一得惟高明擇焉

陳愚所副使

伏奉大誨採石工費則已轉達工曹必有處至於河道灌通則非廟堂所能遥度見今建言紛紛有主復故道者有議遣大臣者若從復故道之言則古洪內華二閘便可復圖若止於經畧二閘則老丈任之有餘而何以更遣大臣爲也科使者尚在表章之際方倚老丈爲指南幸悉心熟計以佐之

常心吾閲河

老黄河故道之説久沃耳中兹言重復發揮一番生等面受其語若將謂全淮百萬生靈旦暮鳥有而中丞之縷隄遥隄一毫無用者生而墻豐部聞此不覺泚然汗下竊亦以爲國家第一大事何難駁議使危敗之形果至此則倒倉治病雖盧扁亦爲之以此間私於左右初虚心一恭訪而乃今披圖省教然後知百聞不如一見百動不如一静又恍然自失矣事所以洶洶専

爲運道運道既妨乃是割心腹以捍四支元末
米季之亂可爲寒心公所謂捐不貲之費以幾
萬一之功費猶可言也費之外不可言矣歸途
倘更採得野老歌流民圖以献使廟堂知物力
艱苦未不爲流議所惑乃茫度中献替也望
之望之

陳警亭御史

捧續教經畧沁河利害洞如指掌便當信心信
目而行廟堂不復從中制矣引沁入衛言者已
成畫餅今欲疏入黃河舊道不知費當幾許河
勢人情異時可保無他悔否紛憂决疑在門下
此一行耳

潘印川總河

昔年彌天兗横至今使人植髪上指然不佞冗
寮也偶科場於賢子相知則遂有磨牙措舌者
事既不能勝公論乃因縁决河迫戮成事以爲
遥堤縷堤一毫無用冀以㸃動
上心而在廷却得反借爲辭此天也非人也先

時或謂當以後銜名用二端須
上自擇僕竊謂如此則
上必從其輕者且非常之舉止於後銜是乃爲
一人丐恩不爲地方拯溺群黨愈有後言矣愚
者千慮偶爾一中孰非鬼神陰隲之令局面一
新萬口稱快強箭射魯縞更何憂疑賢子別後
不知政聲何如乞示慰

常心吾閔河

河道已用得罪司寇不惟慰縁河俎豆之思且
因見
天子至公舉措不測恩威
命下之日公卿無不手額者而吾公爲公論主
盟推功遡劳當更居掑胝之右矣

潘印川總河

荣命下後此聖主非常舉動清朝喫緊觀瞻不
惟全漕百億命所托而國是人情實待此而定
然自非九廟有靈陰啓
宸衷則呶呶者方含沙注射事機之會能桀然

至此哉抑東山之卧方酣今雖谷炎雲骈骶荒度誰復爲左右其者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則區區竊所効於翁者身雖倦遊
天子不以世法相勉聊寓此報命之辱

潘印川總河

榮蒞且甫閱月功用復興翁勿言前事僕等勿憂後事止辦作金隄鐵柱後言耳比河新議翁不□虛心再訪入抵今日事勢如病羸之人當先照顧元氣而後及其他可也擬議者所憂謂河身日高他日不能保無恙又言梁漫爲安□恐數千年天險終不受人束縛此說似翁久□之以爲何如并請

潘印川總河

不佞初疑河事弛廢不可收拾頃捧教則與修築度漸有次第乃知向來諸公全淤魚腹之論吹波撼山其意真不可測已河南新築委屬可虞然既在翁照轄之內恐題請申飭尚屬虛文不知可屈駕一臨視否高明裁之

傅約齋御史

公之按浙談者目爲自來靜重第一若執持風裁或省浮浪乃貴臺分內事豈有敢挾之爲報者餘姚士風天下所聞今不惜任怨以躍鄭因復何所疑萬一今尚有訛言梗令者不妨露章請
旨奉行或就中稍放一分寛則情法兩盡矣

傅約齋御史

公頃發倉一節大爲士論所高司農雖口持異同而心服意氣僕耳屬甚真公所謂不滿者安在乎相見定當歡然一家勿介介前事也

楊漸川尚書

捧教承已于月前榮蒞爵舊遊南部猶記吳介肅之爲太宰也士林接之如坐元氣渾噩中蓋及今始再見門下然兩公並負天下之望而介肅以年用之非其時門下以嫓處之非其地則爵尚銜此慙于古之彈冠者耳榮滿未奏間勢須一來同朝引領以具瞻斗嶽爲快乃爵妄庸

伴食辰下且將乞骸未審得遂朝夕否

王竹溪巡撫

承示秦州寇抄狀鳩眼蠆尾乘饑而動撲之誠宜及早弟

明主好生一念下車祝網在在不忘門下姑仰體此意凱奏之日脅從反側咸與維新可也

陳愚所副使

弟此叨溝豢

恩不種而穫宜槪而盈則鬼神實忌之矣而老



丈顧以爲賀耶方今同榜中如老丈乃霜中之菊生色伊始而弟所謂殘紅剩綠把玩後得幾時大教華袞千言總不如藥石一言之爲厚也

傅約齋御史

承示完銷考成舊案謹領教矣外斷獄之數求出於入培

主德養天和亦荒政第一義也敢不奉行

王鳳洲侍郎

令弟之信果眞矣昔痛五六日前兵道差人有

傳而其人自冊陽發不敢信之然以夢兆不佳語未謹而謄先碎矣今書已到又何言哉易簀之音瑯瑯如此方是學問得力處然竊怪平生自許以調神養氣有所悟入今一疾遂不能支持可見天命斷非生人所制而吾鄉丙申三貴人俱夭亦關元氣非偶然矣吾兩人即令便能締地到家野草閒花總成悲悵今先弟已無一縷影響之留而老兄尚有遺墨可把諸姪可教乃讀詩至賜斷知音鶺鴒在原又屬第二義矣



李見驛事極力維護之而獄詞互異只苦得二三閣臣耳兄年已逾六觀人命危脆如此當且排遣自愛二十四詩既成之後切莫再讀君情事未斷索性學王子猷撫琴一慟不得作日夜抽賜態也弟方欲遣一奠而不能詞兄衙又會進場忙且先一酒雍門之淚耳

陸鍾符大尹

來教云云已具悉治吳大猾弟所謂任怨後名者亦尚有作用以愚言不避怨亦不必任怨不

爭名亦不後名先師論達以察言觀色附質直好義之後固有旨哉

蔡見菴副使

丈乃遊方之外塵垢粃糠猶且陶鑄堯舜而弟也老困迷途不能爲我一發藥耶竊聞古懷道君子其身之不盡用則藉手同志著書名山有所以抒憤懣附不朽者亦不得苟默默也

趙定宇祭酒

捧續教脩理衙門事宜并條畫監規盖職業縣闒鑿鑿至當豈有不舉行者勳胄送監弟與姜宗伯共事時尚有徐劉毛三生不知廢自何年而援例在監加納者又不知起自何年今得大疏申明一番亦一快也鄧劉二舉人弟已久聞鄧之著作苦未見之擴疏中所言當是老著作不可強之會試劉方壯年弟嘗探其意於王羅二進士似亦頗堪世用而必欲待徵聘以出何也當與該部商之或特文催試或遂與鄧君名授一官若吾吳之王可塋而知其爲賢也今麥章三君子亦厲情一概不爲破格耳耿中丞行時曾謀及三進士有特疏薦用之意不知更可一趣否餘不及

王竹溪巡撫

捧教知貴部得雨歲稔可期此門下積誠感動轉禨爲祥之効也自古饑盜原相爲表裏今如雲被野何苦復帶牛佩犢廟堂自此西顧無憂矣

舒心矩編修

足下猶然處子而艷稱世上蜂爭䴢慕之事綺詞藻句不以之潤色典謨吟弄風月而直爲區區儼然辱重使而致之奚翅楊雄所謂勸百諷一已也不佞往年與馬師相別時佩有一戒問無恙外一不作頌語二不作文語今還以相規多讀書善養身則同志之惓惓也

舒心矩編修

十日前有讀書養身之說奉規然讀書非餖飣得古文奇字以備覩聞養身非慕道求空賤物

貴我之謂也凡少年學問功業從大處發端則
耐久豚子天資不及公萬里而亦厭爲應舉之
詞諧俗之行今磨礱得一日之遇以粗酬知獎
弟不審向後更何如耳

顧冲菴巡撫

黄口豎兒驟得名譽老兒是其父行當召立廷
下萬目訓之以世途方艱天命之不易也蚍蜉
碩言蒙者猶慼辱之批奬此其井蛙語海詎能
當之哉

徐孟孺太學

豚子猶侍教且久幸叨一雋固知兒之色喜也
老母衰年不能忘世内想頃之順天宴撤回手
抱内外曾孫分餌梨栗喜色誠靦然也已爲位
告先君子涕泗隨之乃知世間好事抵不如無
耳

周二魯尚寶

來書乃津津兒子得解之榮此眞所謂得之一
指失之肩背僕且其身之是厭何况兒也然矣
志勵行之教敢不敬佩料此兒亦未必遂趨下
流而規模小識見迂將來恐終非爵禄器耳偶
檢得虛齋容箴聊以奉遺此我輩救苦眞方也

陳愚所副使

别劉撫今追往不佞因之感念先君十年前提
耳以訓此兒也遠室廬屏声伎防之如防堤束
之如束薪令尺寸少進而先君忽已朽矣使且
旋兒銜問所以報命者弟語之曰此乃公手足
敢言例乎然長者無下交之禮繼自今請爰此



兒以德可矣餘不盡

王介石給事

僕之相重不獨以建言也而相知乃自建言之
日始蓋察聲視色有以知眞氣節眞涵養之所
在非沾沾爲名高者握别許久昨鄒翰林使歸
問道所經而後得公之政聲固知磊落男子于
素位中能了照宇宙内事兹兒銜之得雋也僕
恐其眼前見一切漫不知肝膽内是何物外又
何物故願以家庭私語一請正子賢者無爲攻

王之賜惟公幸有以復我

鄧定宇禮侍

兒子銜叨雋不佞喩識此兒清恬太甚恐終非爵祿器將來使受學兄門則農山言志汾河鼓瑟或可與共之耳目前沈少宰及湾而返吾兄及江而返而洪陽亦有老母又不知出處何如蕩蕩乾坤所望于幾人而卒急未能應手且安得不爲世道慮也此情真不敢諛真不敢欺鬚眉丈夫臨箋至此忽不覺兒女態爲有道者所笑

錢繼山主事

僕居恒喜誦塞翁禍福之言而因自以多驗之十年之內每當一度小喜則轉博得一度大變令俯仰骨肉崩焉幾盡喜不盈胖懼且滅趾其誰爲之祟也如公家自是三星注照得全全昌必欲爲愚父子分福計者請爲之端弃而讀老易則僕也知捧盈税駕之所矣

陳瞽亭御史

大揭兩通其一通爲薦起三進士此所謂幽機發矢納約自牖議論識見人品盡在其中矣先是僕亦有心偶與貴臺長別時託此方傾耳尭章而不圖公之先得同然也令幸明主虛心得下部諮論當相爲大伸白一揚以不辱雅教耳

耿楚侗總臺

手劄承以穉兒叨雋枉賀弘志崇德二訓遠邈中丞見語亦云顧歎郊未破猶屬先天而頃之



世榮被體物譽薰心混沌鑿矣非長者孰爲憂其終而思其敗乎三進士已得録亦吾黨一快而周元孚且得侍翁此君品格意氣亦足當大賢切磋者因書附謝効此區區

沈鏡宗太常

伏承專劄奬誨老兒之愛僕深矣若兒銜穉晚何以知非曳白乃津津見侈其一雋之榮以爲無愧則豈敢承之哉吾臺公之私受語于僕蓋亦慨世憫俗微意要之真君子在盤桓遊息之

際始驗醉翁頽然乃更是其醒時耳往丙戌之
計吏也頗悉當時三月内彼此相賕筐篚寂然
令世士乃專恨人市廉夫市廉孰與市貪哉來
教乃今日第一義且當一聞于典事者惟台諒
幸甚

秦舜峯巡撫

不肖頃因父子之倖冒而諸公之爲道喜也私
拈得二語曰塞上老翁未知是福是禍闒冗童
子未知是益是損今言未卒口而十一月中家
門已連遭亡叔亡女之痛天之惡盈甚矣本耳
實而傷車兩軸而折老丈何以教我

傅約齋御史

僕之出山初計亦豈遂敢愸然哉
天子聖仁英敏虚心見待但
主聖而時未康官清而俗益薄詔令不信肘腋
多梗竊計以爲世有真豪傑必能目視耳聽大
作用一番而僕止辦硜硜自守又靡而不能去
則進退兩失之矣公相見且邇當爲我畫支持

幹旋之策桑榆之收庶幾未晚此復不旣

潘印川總河

頃之
扈蹕惲河療長對
御所以敢談及舊人者蓋窺見
天顔閲視大喜得乘此上堅
主心下杜群口爲百千年淸安計也今大疏當
機敏而指事明又經親閲上流毫無滲漏自此
出門看花更無煩左右顧矣南中皺眉又是何
人人心之河難治要之
朝廷築得廉耻堤則易矣一笑

石介峯太僕

該寺草料積逋議免此救荒實政當宁所欲急
聞也大疏巳下部覆行矣會賤軀扈蹕還病甚
占報不及縷縷

張總兵

公之廉守閫器不但生輩刮目而比者蹕前之
部署陛見之威容巳簡自

上心矣蓟門推轂非公而誰頗聞舊師之不理于衆口公當盡反其轍化呻而謡千載一時也

王鳳山巡撫

嘐嘐之積玩怯將之積偷自兩臺大議一出而該邊耳目憣然矣新總帥之用僕昌平蓋迎雋上親注問刮目而其人亦自修謹可用也

王鑑川尚書

僕嘗私許翁才識可以剸犀扼虎而量可以狎卑田乞兒汾陽之後一人而已功成長揖如遺淅嘻乃南國之棠陰未剪北門之鎖鑰巋然其眷意廟堂而增榮泉石也豈偶然乎哉職方兄勳名漸起生等為社稷大計義不得復顧翁父子之情想子牟魏闕亦自不能釋然無沾沾家慶為也

徐熙寰巡按

廿兵洶洶出所不圖而吾公咄嗟應變如霆轟嶽立何其神也軍中有一韓而賊膽寒此卑淵為古人道哉劉帥既失軍心自宜調處但今日之事為朝廷紀綱重為一人利害輕若但以一二豚鼠不狎軍令遂易大將則代者更何以行法也今如來議先革史陳而其他以俟後處乃廟堂之深計而足下當再與曹中丞審擇所安僕謹傾耳以俟後命

郜文川總制

得大揭并手教始知有廿兵小訌狀軍法在蔵劉帥且不可以成敗論而況老兄乎今群鼠一干教令朝廷遂為之譴逐大將更置撫臣三尺柄盡操于下唐之末路可鑒已劉帥之失軍心恐未免有標下一二玩法生事者今但可澄汰此輩而本帥從容議調不遲也

曹如川巡撫

承示西寧勘核失事狀皆款款効實足令道聽膠口矣方今天下事大抵見者之効恒遠而聞者之言先入此古記所以惓惓于詢黃髮懲多指也諸弁業對簿異詞不得不小處若新令已無恙第劉帥擬旨尚未出使人煩懣使旋顯此

不具

曹如川巡撫

太□二帙言言皆深憂至計勞賞未酬豈有反
濺爲罪之理前者閱視使者來則弟已爲之言
諸公此行只宜料理未來莫但追言既往意蓋
有所爲也李給諫來別容即當以尊示語之

王對南相公

自棨徵命下歡動舉朝閣臣再起逾年僅見而
言不卜不謀虛席以待者且三載則亦傅巖



物色以來所未有也固知援琹餘念非所樂聞
而宗社蒼生延佇已久弟也兼葭之聘玉亦且
幾幸馬首之一瞻而後敢退及私計耳老丈慮
此不當遲遲而來也舊吏奉迎聊附此數行以
候行色餘惟台鑒不宣

郜仰遷副使

今世所名直道忤權者老丈爲最久抑而最後
起此其故難言之矣一官借逕爲山後鎖鑰節
風塞月曉柝宵砧顧而思發皋枕上時得不[illegible]
厭離想則丁佞弟亦已過望敢更尸推轂之功
哉使來承已取道都門而西公存疲喘蓋古人
王陽貢禹彈冠相勉之意而弟也身病毋衰強
支旦夕知其不能爲同志前驅矣幷謝不敏

蹇理菴巡撫

恭審新陽屆慶保釐外動止萬福不佞弟出山
以來始見
明主親郊□□奉璋成禮榮譜已甚此亦清時
一盛事想門下所樂聞也



郜文川總制

歲云暮矣老哀冉冉門下萬里厚教自非世情
所不佞嘗言之矣知我者憂其終愛我者鞭其
後譽我者蓋其疾三者門下且何處焉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時敏校梓

李太清給事

足下萬死中得全眞社稷之靈也然昨聞貴縉稱連日微若眩暈豈瘡發耶不勝馳懸專此代候僕頃俯仰情事非復人世所有已辦裝必歸而同官勸且爲公稍避意氣之嫌眞所謂進退維谷已道體辰下決不可動發或暫移別館或且屏交際便可支吾旬月以待冰泮從舟甚適也

王紫庭巡按

李給事雖得罪然

聖主固無成心茲得公表章一番爲正人生氣僕亦與有榮已鎮守[illegible]事則僕之私心久所不安而根株似難卒拔容相與緩頰圖之耳

秦舜峰巡撫

承特教鄒吏部之賢具悉雅好同然頃已推轂



許久該部覆請疏又再上矣如此君之氣節與顧涇陽之本領雖千疑萬謗僕能愛之吾丈亦幸推此以待周尚寶使世人知我輩胷中皂白自了了耳

趙穀陽侍郎

今宮闈之內保躬是第一義而生等最難爲詞發揮大激則有漏泄之嫌詭引太多則有株連之累今大疏直拔所聞似急似緩眞境外妙解一言可當弟百言矣然不識果能感動否



陸五臺尚書

適王鳳洲兄書至則已知諸老之意必欲爲奸璫一争畢竟宮禁之中畏追外議不敢大有所搖惑變亂

上心正慮此璫見失右手無能爲也若不自此理會分內當爲事如鄒南臯及顧趙二吏部等生心之所謂賢無不舉薦不知諸公命竟何如耳

楊漸川尚書

朦前之事空國而爭元老與不肖之頭髮白矣
上眞堯舜之資區區之心膽顛壯外廷之公論
亦明萬年　國本大計已十八九默運中矣

陸五臺尚書

僕老不耐事頑不畏人如此亦或有微意存焉
平平蕩蕩不肖早暮以此規人小兒亦早暮以
此規僕今指沓爲素豈能使事權一而謀計同
哉昔李文靖於上書者一切報罷又屢薦門生
數十人於選郎設行之今日而世不以爲娟爲
私否謀身濟國定有兩途僕不能酬翁望審矣

李修吾學道

公此遷乃常調耳而栩栩爲尊大人捧檄以喜
賢者固可測哉川途安善不佞亦爲公甘之第
里門相距咫尺而公不得歸僕又不得出會天
涯離索之感方自此始耳茲事人遣候亦有微
芹奉餉從者而別有
聖節賜衣輒爲尊大人千齡之祝古云無德不
酬今不佞亦循此意也幸恕菲褻

韓對庭州守

僕家人宗族肯守分奉法否大要機關全在公
府門痛絕私謁法在必行誰敢犯者司農急征
見年錢糧本爲舊逋開一寬路僕已面問主者
萬不敢相誤也

潘印川總河

方今之世士大夫有能咫喙銷氛空拳解鬬者
則不佞與翁皆當望下風拜之至如河議一起
區區因人成事其策固已下矣及胼胝告成以
勞敘賞又復囁嚅
上前調停反側雖翁亦自恐得全之滋累也不
知古大臣視此何如天地四時且有消息姑相
與安此庶幾于柔能制剛不失爲第二義耳

耿楚侗總臺

捧教足見翁胸中水鑑一毫不枉瑯琊兄之爲
時忌久矣而不佞私許以爲士林心事人品第
一蓋門下識之學道之後而不佞識之學道之
先此璞玉渾金元未雕鑿顧恨世人不早知不

早用耳此兄歸與已動僕既名相知不忍以世情汾留而諸老終欲令小換頭角以去此亦似愛此兄之淺者門下試與之深坐緩頰而談桑梓不二之門心境如此眞再來人也耶耶兄父傳雅旨以時情之側目于小兒欲令僕自上一覆試既愛我良厚然僕竊有兩言未忍以鬼蜮待世界以盜賊自防其說已具耶耶書中矣

陸五臺尚書

吾今公道觀世界有兩截十年前大臣子以江陵壞至十年後大臣子以江陵冤矣以公道觀人情亦有兩等其巧者東邊說好西邊亦說好謂之忠厚又必以東邊罵西邊西邊亦罵東邊而後謂之氣節矣然此亦當看定人鬼關何如如青天白日果無可疑罵倒十年前大惡扶起十年後大冤又何害此可發一大笑也

沈鏡宗侍郎

春中雅教皆已施行凡不肖所短在是非心太明遂以爲累耳夫吐握集思蓋嘗日夜以此自勉而今一二躁競之士所責望于生輩者非吐握集思之謂也且計欲使衆人盡踈而已獨親衆思盡詘而已獨伸使政府能依阿其間則吐握施二三人而千萬人之譽歸之矣不能依阿其間則吐握施千萬人而千萬人且詘而從二三人之毀矣然依阿亦有何難而事有必不能依阿者如推轂建言則論某人决當爲某官而不念某官之無缺主張時事則曰某事决當從某策而不念某策之已陳又如子弟入場其相爲己謀則自當求進爲人謀則自當避嫌宣府一般事體據昨日言則自當主和今日言則自當主戰老兄以爲如此衆思是可集乎嗟嗟大臣以此得過誠亦耳心顧不耳遂承爲盜賊耳生已審受諸公規付之捧腹一大笑且暮思徵罪行或覺更有味也

梅鶴洲總督

平生褊中紕行不爲風流所歸雖門下私我亦自不能庇之至必欲執塗爲盜指鹿成馬則誠

不知其何心何說也疏章言之已悉自此不佞有言以公論付天下以寅報付鬼神以國家付氣運以此身付丘壑耳

王鳳洲侍郎

兩奉手教兄以鄙性不能耐事爲憂惜乎聞之已晚而悔且無及也獨饒主事之說弟杜門中特請璀老至敝寓爲與言此而不謂兩公竟不得全也適喬御史壁星有疏見示內亦及之即使置弟十殿閻王案下恐終不以爲弟罪而諸



君子獨持休休之說以責我群少年又持休休之說以禁我則我寧受責而不受禁耳

喬聚所御史

生也不佞一生未嘗作違心之語比者肉袒于公真心悅誠服恨相知晚亦恨廟堂批旨欠温與小疏意左無以謝良友耳伏枕占報不盡謝誠

陸五臺尚書

金石之誨惜其聞之已晚又惜喬道長之[illegible]

上一日僕引罪疏中不及與鳳洲諸公列名御前使知天下君子之多而胷中蒼素未嘗不了了也然僕則過矣而翁觀諸少年豈真以小兒爲闗節者哉外示孤介三公其兩公則已菸而艾光禄行亦且及矣

王師竹宫坊

大教數百言乃一篇名世文字而惜其以不肖辱也推心置我設身處我重爲感涕一番嗟乎悲者不可爲之累欷矣而動以大千世界愁山



苦海使蠛蠓畨死之命爲之荷擔則不肖非悖死即懶死爾人誰不自知自不肖之無狀也則已自評守已有餘濟物不足其在今日家緣身計蕩然矣老兒即欲妝召蒐鬼與謀天下之事其能承之哉第三小疏已上內亦言家卿早惡本非樂土所以曉曉者且救毋于目前之命耳丈夫負國家誠死不償責然啣環之雀與不[illegible]之鳥或者不相悖也

鄭崑岩太常

一度厚教直緣最上義諦使人心顏俱豁然此古人所謂引我入青天不得更理地下事僕謹聞教已然竊疑世出世間畢竟打不得一片如兒所云本體則具矣工夫尚從何處着力必如借事練心方能了証則
國本未定國是未一能盡付之太虛如說不得恩不得否耶乞更有以教之

董潯陽座師

竊詳台旨似猶以區區專爲小兒暴寃而今之



四疏乞骸亦尚爲前謗發憤之故則小子心事實不然兒衡學識似未必卓然先是先君在時則已試嘗此兒資性喜稱奇節好讀禪語因此了不急課以科場之事而比以官舍閒寂會諸名士入監相依聊使爲前場社會不意遂爲田祭酒與兩考官所奇賞此幸也亦不幸也今不根口語則老師請問之忌者靈臺而小子可以無辨矣茲捧教之後已即日報名
廷見勉從大義兼白此心但方今執政者謀自媚于主以格外患則復爲張嚴之續謀盡守初心事事顯諍則自旃檀終有逆風不劾之時借乎老師但責小子留而不教以留之之術也千載而下阿衡再有幾人然至于任事之勇而犯天下之嫌則割烹之要君桐宮之自立史且書之而天下種種以爲疑矣況小子根基既淺識見又卑而眼前上下之難處如此我師何以教之

丘若泰知府



僕病甚矣寇王姚宋談何容易小兒春中罷試兒誤以爲不欲驟進眞古人事不知古人曾有此否昔祁奚以至公稱于晉狄仁傑以持正顯于唐然皆自舉其子今僕已明目張膽暴白此心于天日之前又欲引議將誰欺乎外示則敬當領命矣

陸平泉宮保

伏惟老先生早謝朝榮表千東海今上壽松喬高明泰華已嘖嘖在海內矣而賢子鳳毛鴻羽

會又且駁駁[illegible][illegible]小子[illegible]于衆中陰識視之
其居止形貌[illegible]然[illegible]亦于當館選倥偬之際
試前之要人之門乃[illegible]無賢子履聲然後知老
先生之教又行于[illegible]也嗟乎世風日往安得令
今天下士盡出老先生之門而與之言悃愊節
禮三代以上事哉小子淺衷弱植已可概見老
先生得不少丐刀圭一藥之乎輙因賢子差歸
力疾恭候起居惟台照幸甚

余曉山巡撫

朝堂之上頃之白簡紛然巷伯之傷青蠅之刺
不加于此矣適銓屬沈君來見生因以門下鬧
之昔何所據而匆匆議覆如此云未覆之前口
口稱倖既覆之後口口稱寃嗟嗟前口即後口
耳彼不能自信而能信公乎凡愛憎之變至于
相激而爭則門下更當從傍袖手以觀其變生
業自悔與高饒二生事爭茹棻而若亦顧門下
之以生為戒也

周山泉巡撫



弟之罪多矣
主太顓持物太急信已太狹涉事太疎負此四
罪以藉于人口其誰能說之雖然山鬼伎倆有
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窮此弟衣帶上語急時忘
之茲得老兄提確一番謹再拜受教矣

袁了凡主事

兄之大論以不肖發也則豈非至情大義可感
可佩者哉一點太和談何容易士風軟滑激詐
兩端並持然專排軟滑則激詐者其焰愈張專
排激詐則軟滑者其流愈濁公方有志天下請
自圖之

耿楚侗總臺

相望雖遠然生平竊相許各有天下之憂今門
下一當反噬遂謀引避耶荷擔者豈不以息肩
為快但使臺長為屬官而去成何法紀門下得
不為朝廷計為生等計也悟齋公方亦杜門觀
此變態使人痛哭之後繼以談笑然
明主未嘗負我輩也且相與濡忍何如

耿楚侗總臺

一日而接翁與洪陽兩賢移病之狀僕嘗疑君子不樂仕小人不樂生爲世界亂徵翁頗亦有味其言今須臾之不能忍至于屢疏是僕言愈信而天下愈疑柰何哉洪陽與僕猶有毋辭今翁乃獨身辭病使廟堂又將以誰信僕等寧負翁耳外示樹喻喻之是也然爲僕一身之樹則嘗修去旁枝餘葉爲天下之樹而大臣皆合眼緘口以聽枝葉之欺本根而國事尚有可爲者



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小人不畏不仁不畏不義僕平生苦無涵養工夫而目前又苦無題不得不借事發揮致傷雅道夫子之發吾覆也不知天地之大全矣

耿楚侗總臺

翁病疏已下僕之愚衷已效諸前啓中矣捧劉陳二君勘結具悉苦心方今之事使老成膠乎不敢分明皂白多此類也言官風聞豈必責其盡實但事過而能虛心要不失爲君子路上人耳

姜鳳阿尚書

自翁之得請而歸也則不佞爵頗越喪履之人而形之以海上之白鷗雲中之黃鵠豈能無跂羨哉然四章上後悟齋業爲之道喜擱前相期作山間老伴已而

旨從中出以江陵送毋故事相處魂不附身不免權詞先免差官後尋別着進退之𡨚至此而翁身在局外遂不復顧我予翁出爲周尚父處



爲麗居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兼之矣黃髮老臣恐未宜遂忘廊廟賢次子方壯年何不趣之早出以繼翁志耶

趙定宇祭酒

劉元卿擬弟所聞于兩進士乃謂其不忘天下而恥于自媒非不必出也今吳中旱災疏又至矣事勢至此真無可晋胙周巡撫行弟勸之謁陵時一面咨老兄此公大有志有才必能濟[illegible]民者兄但知家有王麟兄而不知官亦有[illegible]

彌尚賢相次九原吾道窮矣兩日方爲之議蓋平生者十且八分可望耳承賜新刻周書謹領不知尚監有周益公集可翻刻否此書京師已絶傳幸留意也餘不盡

臙少松巡撫

小奴自南來備道諸州郡目擊耳聞種種呼號慘惡狀隨已傳達禁中會司馬上草料疏因得言量蠲積欠起運錢糧此又是吴越間一番新雨露也織造事各部且續有疏將來决可處分



兄臺一手補天一手支地食荼自苦而少年之說反以爲張皇嗟乎世事真難爲矣丈夫髯髯至此而不自信尚安用平生學問爲哉聞四月後吴越間乍雹倘不妨插蒔則秋收可期老替以此爲兄臺結緣未可知耳

周志齋巡撫

犬馬病甚乞骸疏上矣家故農也所望者歲耳乃茲復蘊隆爲虐米價復騰病農即歸恐頁莫含哺之日若臺下苦心民瘼疾首則太空皇若

冥豈無反風滅火期耶雲霓之仰尚須嗣音以安旅枕

李雍野按臺

此時鴻鴈嗷嗷公私懸磬食豈能下咽也傳聞此有老人生毛小兒生髯者此等灾異或亦宜掇拾上聞庶亦知請蠲請賑非得已也

馬貝泉參政

家鄉風景比已絡繹有聞然但悉天時未詳吏



治得教令人刺心方今士大夫寡廉耻乃腹心之憂而水旱盜賊直第二義耳今兩臺旱疏蹕至敝州瀕海又有白露前風潮僕且不能一夕安枕也

韓對廷州守

今歲三吴如赭吾公當準備支撑之策多爭得荒數一分即多全得吾民一分之命而吾公亦免一分之累也堂堂州主恩怨所叢勢豈得每人而悅但看誰人不悅于公賢否何如耳去年

留庫銀當此饑年備海不如備荒之急請公自
便宜行之毋勞于下訪已

許敬菴巡撫

根本重地磬磬至此乃關係不輕大議以剝畧
平準之法行汲黯發粟之仁此俛拾仰取兩得
其便已第天下之事使盡如兩先生委曲三思
則廟堂亦何難處而近乃以新言官紛紛條請
九閽聽之有盡疑諸省報災之心此非好消息
也



李雍野按臺

伏承再為地方請緩金花漕折不佞亦已屢言
之而司農謂金花係上供定額若地方緩征一
年則太倉庫當補進一年萬萬無可委曲者今
再為之漕折一項亦苦未允楊掌科到日親見
吾臺呻吟拮据之狀必能相與分憂織造事吾
已准停一年然寮長從中旋斡甚苦恐日後不
可多望也

李雍野按臺

地方救荒之後譬久病之人元氣豈易復者大
疏懇請再折僕已先為兩臺言之畢竟拘于成
說難便主行而兼以江西浙江援之為例盖此
老計慮甚深而不佞等往復亦甚窘已然必有
以藉手帶徵錢糧當不至重累也適聞松江喻
守楓谷一清徹骨而流謗幾危此關係民風世
道幸深察之

李雍野按臺

松江科舉生至則力陳喻守楓谷處子之耿介



慈父之拊循中間即有藉名勸借者亦心服其
至公至清不敢譁也于今正合破格優奨此外
則非不肖所知矣

滕少松巡撫

漕折之議適藉松兩臺亦以見委而計曹畢竟
有難色異時本折中半倘可得之林憲副不但
朴實亦且練事有劉河舊遊擊范朝恩者忘其
籍貫此人庶將也或可用拭目之陸生起龍少
年登第以落拓見遷然故是奇男子茲忽辦寘

告敗益苦官舍近鄉客交求索之多迂其身以避之並無他忤也此可笑亦可取去後倘有疑而物色者乞庇護萬萬

滕少松巡撫

閉糴之說大抵皆起于皷煽而又挫見告示與淳安令反覆市聽之言此聽言所以當慎也弟有座主汪遂峯老師年高已無用世之志倘可與地方一薦以虛名重之古人替屨不忘舊而況一脉乎直指公處偶忘及之因便附此區區



許益齋巡撫

奉教知爲晉人已處平糴并井有條廟堂業已便宜相委即如教中權利子母隱然爲數年緩急之備更何復疑第法行既極其纖碎則委託更在得人不審文書行下可保諸司歷歷報成無詭目旁落之病否乞更教之

裵洪溪巡撫

兩河天澤漸洽人情亦稍定矣僕自疑麥粥一策不便于聚衆今雅慮已先及此所謂與不期多寡期于當厄流民客寓日久要在有司寓解散于招撫之中其平糴一節亦頗不易倘倉米到日自當先嚴富户漁獵之禁而後及其他方畧何如

徐文江御史

承教此備荒第一美政貴臺既自出鏹金則有司奉行更不可泛常塞責已也得請之後更望以實稽查毋邪移別用可也

周志齋巡撫



承示勘災諸稿此時非弟臺下不敢言比事非臺下不能任攺折事宜尤中肯窾第查各縣報災分數通筭不過二三分恐該曹據此便爲異議張本未必能奉行德意耳今時諱多端人情叵測要名令長或嫁怨于上司喜事縉紳或訛言于當路凡此之類胡雅老故事可鑒也

李養愚兵道

明臺累次爲地方告急三劄在朝縉紳口相傳已熟雖題請自兩院而一粒一銖則已知出之

所自矣漕河正濟所急且因可以名食饑民明
臺稗見便宜請撤而行之今日大司農相見于
詞房以江楚二省災疏押至璽壓憂窘謂目前
若欲仰給水衡錢恐尚扞格耳新差掌科至日
明臺可再以緩征恩澤與之一言若安民弭盗
則請責成良有司而寬其他課使得有以自展
其治行尤異者不妨稍優待之何如生已于初
六日扶病暫出朝請矣

李雍野按臺



部覆恩澤疏生等言窮智窮惟有丁寧科使者
到地方之後再為他計而已廟堂狃于久安諱
言變故僕頃已一夕數驚恐湖海之間必將有
事而今來教中有匿名帖云云則機牙業已動
矣可不為之寒心哉第造言多係奸民非窮民
縱之不可尋之亦不可必當以嚴法輔寬政而
行始近來各處要脅成風未必盡為歲儉也惟
高明裁之

石楚陽郡守

公臺拮据救荒日不暇給矣會撫臺移文至而
科使者且行僕已囑之再為設計寒家無一親
丁守閭恐宗黨奴僕生事有所干賂乞嚴去禁
之萬萬

周志齋巡撫

來示請緩請留皆解懸急計第織造則已有先
旨粗慰目前而漕折金花則該部終以前議為
疑竊謂科使者見到地方莫若留此使之更端
陳乞一番其勢無不行之理要在翁臺力為之



主善為之詞使此公動色相信必能相與以有
成耳

楊宜菴掌科

地方貯公真如子弟之望父母而各撫按諸公
有未申情事亦且待公為中流之柁師續命之
醫王也得教知節旆蒞吳大捐中所陳不限歲
格以勸吏查理郵政以息民此入頭作用便得
綱領其他自可便宜興罷廟堂不從中制矣罔
放賑一事宜早決又宜傳諭王司寇昨有書來

恐有司奉行無法復如往年故事議留小半以
低歲歉愚竊謂朝廷方舉曠蕩之恩典以委之
明公豈必遂無奇策第撫按方苦緩征一半之
未允閣該部亦且留爲明公後地此則在啓口
片言間耳淮上雖得雨已無及秋成大槩救鄉
自淮以南風土濕潤麥秋苦雨不苦旱獨水田
不可一月闕水耳使節暴露日夜蒿目而對饑
民不佞顧灸臂爲公分痛而不得也



吳撫之婿

前第四疏萬分必允而臨期傳
旨忽變反加優異如差官先送老母若違
旨而行則復爲江陵之續若再有陳請則兩衙
門方以大義見責只得又爾遷延嗟乎功名伐
性忠孝傷生古人豈欺我哉地方齟析等項費
盡唇舌僅僅有此分毫及民適楊給事使來隨
又書託之使再上一疏將半徵之數盡行蠲緩
或可得也今年鄉里之論偏說吳江太倉成熟
以吾觀之亦恐不然所以得此聲者以州守宗

公調停得所閭里差安耳鳳洲稱吾婿循謹當
切磋向前此聲難得亦難副也

李養愚兵道

前疏漕折金花畢竟該部不肯覆允盖恐他省
有援例者小民何知或恐更爲疑端耳京師紛
紛有傳或言貧民揭竿逼衢欲害丁僉事或言
府城劉姚二家俱被刼幸公臺以渤海潁川之
政相兼用之不成大亂亦須彼蒼助人而不佞
乃敢安枕耳金花白銀記得先年亦曾有告匱



時不知有司將何項錢糧那湊乞更留神查處
散賑銀欲官吏之無侵牟易欲貧民之沾實惠
難欲一州一縣之奉行如法易欲各州各縣之
如法難然公臺在上皆無所憂乃不佞私心獨
最不平者夫公臺何人非昔常鵠立紫宸仗下
片言驚衆者乎今諸公空拳格鬬人得美官公
臺萬苦拮据尚淹常調僕今日偶會三寮談至
于此無不灑然變色易容而歎當今真恬退之
真知人難也望見有期願言自重

李雍野按臺

蘇松府縣正官員缺已先期議處皆精選物望中之表表者漕糧幸賴貴察長力争始得議改三分而司農至爲之動氣移病生等之居間亦若矣聞今年開兑尚遲事或可及中間即有良民旱輸者恐不可獨使受虧或一槩徵完裁留或從長調劑使人無後言總之仗臺下造命耳

李對泉巡撫

賑金既發之後想各軍有耳有緣者傳布略遍



勢難抑減必不得已或且人給十餘金以慰其嗸嗸而剩存之數當明白開曉以備將來各軍緩急不那別用庶無後言耳

井紫亭按院

楚中皆少有斷折此
明主與公臺爲之造命也來示漕折存留等糧緣諸部止拘浙直之例未深惟該處而公臺今日不顧改折之論一聞則又恐轉成疑綱將來覆處未必能一一如意耳

滕少松巡撫

弟嘗謂方今浙直二撫臺乃一人當十人之用一日當十日之劳幸臺下已在游刃中經界事有緒矣而年穀未登軍民望恩無厭至猶有浙東近日之嘵嘵激之不可驕之亦不可廟堂尚安得以區區文法掣當事之肘哉大率今日在紀綱懈弛如鄖中亂卒懲創未盡此各處因有所傳而動心也若此輩聚譁則尤理外意外非好消息矣方今



明主在上日月行天而風俗一敗至此少賊以欺凌尊長爲椎桀士夫以鉗脅官司爲意氣如此輩又特其小小者爾識微之士寧不痛哭流涕且太息也臺下其何以救之

周志齋撫臺

遠聽紛紛已聞郡城士夫家兩次失盗倚城可得已乎來揭亟當議行惟錢糧難處不識海防支剩銀果堪給用否比來士大夫嬰瘵病痛在執着過去未來心言求必勝法求必入使人人

能持翁臺一片慈悲心天下豈復有事哉

周志齋撫臺

僕察大章最後至而最爲詳核公恕可無煩部院更訪也人情避怨以拮据去任爲得策惟高明正直忠厚先得我心耳

滕少松巡撫

吳越開令歲之事寔係安危前者傳直指便宜發倉之事甚壯而却不慮司農難于奉行不免更累後人今必當力懇該曹早開一方便門明



臺勿用溪憂矣太湖盜情弟初得兩院報已隨手荅之度其決不能爲大害而所憂者菜色滿途人人求死將來喫緊亂階當在蕭墻之內耳玆得教承湖中蕩平已在日前但當示有司一意撫民勸農可也

李雍野按臺

太湖張皇僕久聞之今形影既茫然自不得不以實報但報疏中或當委曲其詞不礙地方官則僕等亦當從中求兩全之術若[illegible]二十六人[illegible]

名豈可更從空撰出也

李雍野按臺

太湖寇出沒杳然此中已有明傳是毘陵一卒倡訛鼓衆其實原無大黨而所謂蕩平者亦不聞兵衆之力也事已往恐難爲前臺然不可不詳以見告望之

江亨泉御史

兩差迴避一事于政體無大損益而上持之甚堅貴臺長因德意而發明之此天假



僕與我丈相見之緣也喜甚喜甚水利設官廟堂已定遣瑯琊司馬書來謂海口決不可疏前亦有封築圩岸濬深浜港爲治救第一義不知何如然就如其議多設一僉事官專董其事亦何不可令佇俟彼中奏到即行矣

彭念川御史

舍親亨泉公之議此遠聽諸公人人稱便者廟堂已決策主行或有言大災之後民情救死扶傷不絕稍遲至來年設官不妨而瑯琊司馬則

斷以爲海口高于內地不可議疏今吃緊治法
在斟築圩岸濬深浜港而其他六功則必待年
豈計之此又一說也統俟明公到地方日博訪
獨斷三人占從二人之計可矣水利既未設官
明公自不妨照舊兼領異時覆議之後別候處
分何如

李雍野按臺

承示爲兩道議工題請此任事之苦心救荒之
密計官帑十數萬金似無難處者而頗聞司農



之議甚吝出納其海塘一節則斷謂可緩惟濬
漕許行而又欲委之淮上接濟如此支離雖賁
育便未能措手奈何哉然掣兩臺之手者計臣
也掣計臣之手者內臣也傳聞時下又有宣索
譬破舟補漏真不可支公臺且量彼量此以餘
力聽之天耳

徐龍環給事

開河大議讀之使人凜然汗下利害在目前而
前此無人道及前院弟來嘗習地形耳僕即當
面趣該曹主行也奸胥作弊僕里居時飫見之
非公亦不能破的如此而疏不知活幾許人命
謹奉教矣

李雍野按臺

海塘據該道論則急如然眉而人情頗亦謂然
生等初非敢徇俗阻議直苦錢糧難處且偷目
前耳運河當濬何疑而徐掌科又謂京口一帶
不當虛費財力然李道非孟浪者倘必不可已
不妨再請也地方官之得人心恐無過李道薦



疏中乞特加優異以爲超用張本若本府諸州
縣聞彬彬競爽恐更無可指論者矣

李雍野按臺

大議一勞永逸雖劉晏復生計當必出于此第
恐委官難于得人府佐事權雖稍重而精廉任
事者什亦不能四五也如何外示九月初地震
連辰誠非常大變據書則又似陰氣脅陽主兵
主水宜謹備之耳

李雍野按臺

導河夫銀畢竟主道議爲是而苦國計拮据然難
處其海塘一説則方有巷語聞以爲秦築長城
其苦未有此比而水道之毁譽亦甚不齊信乎
任事之難也公臺更有以教之

石楚陽郡守

天之未厭灾如此捧教幾千言爲之流涕第與
工一節則又聞饑民各處苦疫流殍滿途恐春
餘之下千百成群更易爲傳染不可不慮也大
發已即封送司農矣



陳愚所副使

方尺之書娓娓于民生國計者若萬牛試刃而
七札貫矢也敬羨敬羨淮徐南北咽喉民劳歲
儉當事者最難最苦即如閉糴一事嘵嘵者或
反歸怨貴部而來教爾爾可見今日事勢患不
在四方而在士大夫議論之不平血脉之不貫
耳疏上言便者八九廟堂進止有水緩沙停之
説[illegible]兩可今老兄既任其無慮從此釋然矣
餘蠲租墾嚮便宜當即如來指轉達二曹[illegible]

以復

許鴻川副使

臺下官從創設事在今委與他省司道一一聽
節于兩臺者不同竊妄謂東南水利識者湧其
詞以爲極難鉅非[illegible]數千萬裘費數十萬財未
易計日而理也若果爾則廟堂豈不屑屑有事
乎惟是吳中水利原與大江以北汙湧者不同
須行溝洫築治圩岸其事儘從容而便宜在我
未必有道傍築舍之惑也若下車之後細訪民



情地利但肯降心爲地方一番籌論當自知鄙
言之非妄矣適有奏復黄河故道疑議紛紛不
審竟當何如敢私以請

韓對延州守

別示承爲僕惜費雖感情眷然愚毋子業已爲
窮民行捨豈可空藉爲名若日前小艱候至來
年青黄不接之際可復以涓流助賑也周撫臺
精勤練事其穀最有司全以開報錢糧調停賦
役爲第一義煩更留神昨日該部上金花潛折

疏有
旨嚴催公私困迫至此真難措手幸吾臺政成
譽洽可以支持若呂崑山方爲之暴明重謗不
知其釋然否

周志齋撫臺

本州徵充金花數滿九分此從來未有之事州
守與吳江令初奉院檄徵完九分即與題覆而
今歲部符必滿十分各縣之糧滿八分者反安
然坐視而滿九分者必責盡完賞罰無章何以



分功罪而均勞逸也若臺下開俸疏至則不佞
決當盡力懇其覆允此不惟爲本官兼亦爲地
方公道耳

周志齋撫臺

吳人好事又或傳新糧立限四個月怨咨頗起
而臺省間因遂有物色及之輒有區區之私以
深沉嚴重四字爲献不知可以備翁臺藥籠一
助否

周志齋撫臺

比聞里中籍籍訛言有謂以賑資不足而借徵
三年前之積逋以抵積穀者有謂上司故緩而
下司故急者竟不審其何謂又聞治水使利不
補害謹密以叩臺下若此二說者萬有一實則
臺下必能濡首及足而救之不待鄙言也

喬聚所御史

歲荒民急漕事難處有百倍于往者豈可更拘
常法責備也僕遠亦有聞所謂大戶無米小民
匱租乃目前有司切膚之累而有司但知急責



大戶不知其爲小戶之毋低昂一不得平而官
民俱困矣此亦關氣數難遽以失職罪之况十
日期會所失無幾臺下苦心神用亦已周于廟
堂但部吏以勤補遲正未晚也

李對泉巡撫

貴部兩澤尚慳僕亦爲門下苦之大教未至之
前二日業與司農討量留漕糧臨德二倉蓋專
爲東省緩急之備而疏中未敢明言者猶尚幸
備而不用耳今即當以來議并行酌處苟事理

可通無不盡力也

吳惺初御史

今歲典漕使者蓋兼攝救荒弭盜之政勞百往時而足下又素非習簿書聶會今咄嗟汛應乃遊綫解何其神也漕艘入閘如寶琢之入囊軍吏始得安枕第聞前路尚淺阻爲憂耳

李雍野按臺

承示舉刺諸疏一一破的他郡不可知若南道及本府各屬之賢則其一時之盛雖周君亦未



聞大失且苦群彎中難爲孤雛耳王丞異才苦銓曹尚未能破格要之我公一言之譽已重九鼎此俸一聞斗食以上其誰不望而加勸也

李雍野按臺

公臺吏行人材自有朗鑒不肖何知竊謂吏難得真節愛勿論幹才士難得真恬隱勿論官位適見無錫華生稱史黃二紳之賢而其人皆不在顯位此可牝牡外索也

李雍野按臺

公臺琴鶴已駕僊僊乎且歸矣而來教爲地方官民畫計詳懇如此惜乎公臺一啓議論發之已遲何不轉懇楊科使令其援此條陳破恣恣之口亦一快也楊科使二分之請果不出尊料大抵荒年蠲貸分數請者每溢額覆者每減額此積年成套然楊科使熱心一片已懸于人間公臺與僕等各盡其心耳金花之說今公臺在地方尚抵凝如此若撫臺更去而楊科使又未能久留燃眉剥膚可不爲深慮哉吳中三大宽



額之泣下不知將來採謡之吏亦肯收入皂囊中否

李餐愚兵道

婁宅事累蒙教及不佞已間進微言大抵當事初發時擾法早處若嚴旨既下之後轉當斟酌以抑囂禁刁乃爲地方風俗不爲婁氏也今如來教處分詞內致詳以塞衆怒而不及事外之錦衣與望風之諸告可謂至公弟聞奸民有隱匿黨籍更抵他縣以

逵年田產盡指爲麥氏侵占者天道神明不可欺也幸一察之

周志齋撫臺

坊牌極榮之典極重之費而當此地方極荒之時則不肖上爲翁臺惜恵下爲愚毋于惜福斷乎當以死辭而翁臺請亦無待其言之費可也追憶前年余荆兩臺亦有此舉不佞固辭之未允而兩臺去任容㷔贛州守將坊直貯庫以待救荒公用今贛守報來已動支開河費訖生爲



之大幸豈有方命于前而今日又敢冒昧于後者萬勿再疑

馮敬齋京兆

使者別將顓命則嬰孫方在乳喜而若迎不佞一門老稚無涯徼福之感又可知已聞道體受異人術冉冉還少不佞異日尚能扶杖抱孫就訪于芝田玄圃下也

馮咸甫孝廉

賢女過門浹歲而得男老親至是始及見四世繞膝蓋實藉我親家餘庇又非不佞薄德所敢專也抑有願私于左右者兩家今日所謂分形一體祖禰未成之嬰當彼此爲之惜福昨彌月洗兒不佞預陳三戒被用布衣用故帽用素今重珍襁佩非其質矣而又以地方寬言狠分天功和氣之報則親家不見四郊景象薄暮塵起流言野哭之紛紛乎親家無爲爲我速疾也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毛文源御史

潞府供張等項曾因蕭司馬報書先贊其途中約束之有功更勸其於到府後稍爲兩院作外護以防中官求索濫觴今雅意已先得之大抵事在起頭挨得些須煩惱到底落便宜不然由奢入儉難矣愚又料新王與文吏不同諸公處



之過執持處當執持若細小禮節等項姑與調和左右莫輕發言則妙用又在兄等而不可懸度矣

周衛陽巡撫

項蕭司馬途中書來盛稱潞府之安靜弟復書云途中安靜是一時事到府安靜是百世事必須爲撫按諸公維護得終始無擾方爲盡善來敎可謂先得同然大抵諜事當如頭若臂限制森嚴而其後自能安之葢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潞殿下大賢耳目豈有能徧及者老丈執之其是封又當耐煩委曲以上全王德下調群情耳至于朝見禮節兩臺同出使官合先升拜此禮之不可易者幸裁之

周衛陽巡撫

承示乃知

潞府談議紛紛如此老丈酌中新舊早爲題處亦息囂第一義但衛輝之言畢竟未下不知日



來地方人情如何今楚中又以庄田告窘儉歲災眚使有司奔命不給是何景象也冗次草此不一

井紫亭御史

潞府庄田曩日乞討時生已憂地方之難處矣兹得敎更知就中曲折儉歲災眚豈堪紛紛如此適中州西臺又以師令告訐事支撑鎮遏日不暇給公等之憂生未知所稅駕也事倘至于必不可姑息處亦當有言此自聽上之酌量緩

意耳

鄧海墩巡撫

楚中秋後光景深慰馳懸廟堂恩典未必能解懸如是之速或亦曲體臺下綢繆盡計給散有方以人而勝天耳十六年緩征議會當與所司趣行其潞府庄田處之當不棘不阿藎衛輝事未決該府差官亦似可以理諭也

井紫亭巡按

潞庄一節公慮之甚遠僕言之亦甚切但該部



查舊例無之知其必不見允屢奏嚴旨使地方得自爲政以分該府之權但不知數年後竟何如耳楚地濶遠恐守令中名不副實者尚多公臺復命之際但品隲見在了了地方蒙惠不淺也

李霖寰參政

積年企渴至相見則又若淡然無情者要之我輩欲體認真交情分別真知已耳

潞府新封自不免紛紛幸

上意能容有司執法吾公凡事委于情法而行何所不妥無得便作稅駕想也

李對泉巡撫

貧宗放賑事宜此持衡在門下廟堂不能遙度郡王饒厚恐無援例之理支銷要在不失原數而就中那補之權則不必膠柱也

舒中陽漕撫

承示議編馬價積逋爲

明主市義甚忠計也泗州民且魚鱉尤宜矜貸不佞決當爲老丈贊成部議耳

孫織造太監

竊觀今日歲儉民急如此亦恃翁年年以疾苦

上聞粗有更生之望歲運常額雖未克盡蠲就中斟量緩急和調上下蓋有外廷不及知而良工獨苦者矣人臣事君恤民苟盡此心則鬼神亦當助之而況有堯舜聖人爲之主乎千萬留

意

張元洲尚書

玉音命下舉行憲老優賢曠典而老先生最榮并在物色眞斯文一快事第直恐使者不知窮閻之家潛鱗驚餌或掉臂更深則生等遂罔措之無日耳教至乃知老先生忠不違君貞不絕俗即不佞爵亦獲微榮華袞幸之甚矣而河汾太平餘畧不少爲迷路指南似于舉朝虛佇之懷猶未愜也如何如何

陶泗喬尚書

明主超然降發中之旨益顯采三代兩漢優賢養老之義以明示風尚弘鎮雅俗乃自爲人綱国體計耳若臺下雲臥翛然且不知世間甲子乃茲再褁章服拜表闕廷得無悔入山之未深乎然不佞竊謂

主恩如此宜以時驛獻讜言爲太平金鏡之助不佞願屬耳焉



舒中陽漕撫

李養愚兵道乃吏才中之人品實心任事自其所長而而不形意氣之色口不及進取之言也

夢寐中輒曰其名字以示子衡而茲奉教左右則知海內奇寶已自有人識之幸相與無靳齒牙早置得此公安地耳

柯立臺御史

蔡觀察瞿孝廉僕言之已屢此輩高賢但當物色漸次用之方今天下漸多事失一君子不啻左右手知公與我同此心也

梅鶴洲總督

承示兩大揭其一爲延鎮處餉乃萬分剝膚計臣斷無可膠固之理其一爲管粮官吏虛捏擿發至精懲一警百兼亦可以風示他鎮也



李敬菴巡撫

昔宋臣策邊釁以爲數年之後不發于彼之無厭則發于我之難忍今其效在今日矣所幸饑烏咋犬原無深心遠志故操縱之機尚在我而我之所執以操縱者止有罰照一說支持體面此虜之所以益驕也今大議以市賞厚餌顯絕示裁兵法所謂形人而不形于人廟堂且以一

切便宜奉假爾外示分別將材疏草并頒悉

鄧文川揔督

承教委爲恤軍制虜上策大抵天下事遮藏頭面支調言語未有久而不窮者也今盡脫夙套一切以實代名而又數不逾原請賞不待後信明主在上當自能立决毋庸置喙已

鄧文川揔督

河西創虜反積衰爲大勝不勝欽服和戰二策自古不兩行而今日可表裡爲用者以虜中諸部之心尚携或彼順而此逆或陽順而陰逆故我得離彼以合此縱陽而閉陰然益難矣非門下沉識深思能保萬全無後患乎續教不惜嗣音

曹如川巡撫

西兵創虜狀此積弱中之一振老丈運籌决勝及諸將吏之功不可無錄但虜中情故多端彼若露名露形直來犯我則我自合顯絕二酋以風示各枝若止爲搶番波及則我第當聲罪于虜而不必借力于番將來奔逸可縶羈而制也局旁觀着聊陳短見惟高明裁之

艾明野通政

世局無奇畢竟以官爵待君子且使公黃冠緼衣譚譚言仁義于我輩之前豈爲不重哉而[illegible]爲之金紫是嘗以階且夕之用則教中所謂知已有在且烏乎在矣凡不肖今日所以得過諸賢皆起于惡諛諛人之言孰非推轂爲卿爲相稱夔道禹者乃不肖所信惟公所稱戇而無他腸者惟趙司成顧吏部則教中謂報知已以身身無以論報爲也能知知巳之人即報矣

李養愚兵道

別箋三懼生請易之以三喜凡操器者惧于生手使民者懼于未信今公臺畢已習矣民巳信矣所尚有餘懼者舉罰之權上壓於兩臺外府之政不行于鐵衲而茲事權得專制血脉得周流非三喜而何然當喜而懼在謙之六爻中而闔民間有憂旱憂盜者又未知明臺果能釋

懼否也餘粮起解審先後粮長因華從民情此
不易之論臨啓悚服

陸五臺尚書

前日小疏之入也
上雖不能遽納然似聞有微言見稱今交秋以
後夏楚東而不用左右之直諫者皆召入據此
則時事尚可爲三老任之有餘僕又何難一去
矣文明野僕之所敬愛日夕催太宰處之四品
而竟得南曹不過爲開府過文耳顧鄒二吏部



可謂極清潔而顧所薦江南第一恬退人爲馮
文所鄒所薦第一眞氣節爲沈太僕僕不待識
而藏之矣翁雖病且强留爲正論一支南銓新
轉知無當于道眼中不敢言賀也

周衛陽巡撫

前引咎大疏
上誤置潞府積案中遂至沉閣實無他疑也外
示溫縣反因狀此吏之不職若上官事事自引
不勝其煩矣偶錄報間思貴部有王如堅周欵

臣兩賢皆江右名士不審曾刮目否

吳韞菴巡撫

近者
主德甚清毎決侍從數不過十此可爲社稷賀
南北雖紛紛多故以愚言之畢竟操縱在巳當
事者但按局下子萬喙不搖則功效決可得十
半老丈且答應邊事而勿憂人心也鄭崑巖金
省吾二賢皆出此亦我道一幸至如及泉八面
長才去歲邊才之舉不佞實陰功之聞服闋巳



久何其久不赴部也馮扶溝爲假名宗室所愚
有何大過當極力保全之不然豪黨橫行執法
吏皆歛手矣

楊止菴尚寶

生與足下皆田間召起之人乃足下次且尚垔
閒秩而生獨冒昧機筦荏苒三春賢不肖之相
去何其遠哉長卿郎倦遊且一出謝
上使生等獲窺道德之光而後從容圖之詎能
奪者今移病至再此非生所敢知抑昌黎氏謂

有道少室山人書不獨爲國家亦所以忠朋友足下試一把誦則不待生之嘵嘵已

沈鮫門侍郎

兩疏不允之後舉朝欽望眞以日爲年矣今車駕望見都門却復稱病僕等不生于空桑誰無父母今早三寮聚衆而謀握筆踟躕不下者移晷而後定嗟乎君臣父子朋友間難處未有如今日者也

方采山侍郎



翁之重望不佞竊所聞月旦評强于持已弱于干進乃世情好凌長以齒髮疑精神最爲薄道不佞不敢信翁自言亦不敢信人言信鳳洲送友之言雖竹書金版無以易也

錢浩川進士

曩者陰識公于小兒會中緇衣之好不獨以文也青雲聯轡既副所望矣而臨徑不爭取矣歸省則愚父子且知而繼之以賀又繼之以思[illegible]書數行珍重可想弟屈指選期已迫不審[illegible]時戒裝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幸賢者勉之毋煩問途老馬爲也

何心泉侍郎

捧教知道駕已發行凡大臣爲一身或顧惜前輩爲後生牽制皆非治朝所宜有白駒之志其能遂乎計季月初決可望見矣

黃對玆給事

僕之寤寐高賢蓋古人有願爲羊叔子兒官仲長子從宅者自謂無以愧焉緇衣之好豈獨爲人亦竊幸引蓬附麻粗免僨閼而今下流謗議奇怪至此則尚何以論平生奉慰藉哉左遷遂久僕終以世道卜之君子進退不戚戚作兒女態也努力自愛

朱肖巖僉都

朝廷用門下晚矣敘遷雖稍驟古人不言予溫良靜正天應之以福夫天且好善而況于人使顯名高爵爭者盡得不爭者盡失則老氏欺我矣耐得官職心即是處得山林心嗣有後命一

以信之太虛可也

王石麓大尹

公能苦身爲廉自是當官第一義然豪傑大作用却不當葺草以陳仲子溪刻自處如内外僕侍但嚴其鈐鍵勿窘之衣食于政體固無害也水清無魚此言可省教中推轂二人其一則僕自知之其一則公知之堂堂世界而公所知止此何也

堅五臺尚書

大抵天下事怯則不可發發則不可再怯僕所自處者如是而已餘容後盡

傳約齋御史

吾公律已嚴故嫉惡亦嚴不欺心故亦不欺君此天地神明可以質之無愧者士大夫稍有志向自不敢隨流俗之毀譽僕何至以生平衛霖肺腑之知而不能保守節奉憲之吏乎教中云云頗勸僕避嫌遠怨而何公之待我不如自待也竊嘗私評公與郝渭陽爲屋漏不愧男子然渭陽大剛峭爲群小所嫉公涵養更沉密其敬信僕尤甚而來箋則似亦有獨醒憤激之態未盡合于中庸僕特知故敢肆言及此惟鑒之

朱和陽巡撫

公之才器業已盤錯見奇換節兩鎮皆急艱至苦之地廟堂之知公乃辱公也來餉謹破例祗領西巢雄譚雅著且齋三日而後敢讀耳

李次溪巡撫

伏惟邦郭一枕方栩栩甚適而天子未遺金城玉門之功優詔賜金欲以梵綴書遊景色則誠清朝盛事矣而老丈領此將無更以世網葛藤爲累乎抑尚有感知戀闕之思將彈冠踴躍以報也願老丈莫遂忘明主與故人

新綸且下幸勉之耳

鄒愚谷學道

不佞徃子林間寓仰止意于瑯琊太常蓋覩人於雖背失意中其神安其節厲若任重馳遠而

未嘗失一二也頃之借階浙中使瘡痍赤子先徼過化之澤而後使以飛黃效足鸞鳳矢音廟堂固有意哉

成益齋兵道

榮蒞席未及煖方汲汲爲省耕救荒之計人有遠而不可致抑而不可下者則老丈之謂矣敢附以謝

陶雲谷巡撫

不佞竊詳近特老成多謪惆悵無名其端皆起于少年下吏喜捷徑而熟險塗將來竟不知稅駕何所僕頃涕泣籲天雖自爲身計然見賢不能薦聞謪不能爭理亦當以失職自免矣冗劇草草



張弘軒摠督

承教爲𠂉門擇將敢不敬領陳朱二將弟素不知其人然即其經薦之後內府無人爲之先容則自當刮目待之矣

顧冲菴巡撫

李與故將豈非向年推用薊鎮而奪歸者乎聞其驍勇久矣而未聞其廉得教重爲惋惜老兄憐才一念何異古之吮創泣齒者將吏有不感泣致死非人也

沈玉陽巡撫

歲儉暫緩邊工此所謂良醫治病急則治標者也僕往聞孟尚寶云各邊茀喜言罷戰而不樂言輟工此爲何故門下請及此也先國家之大命而後將吏之私情不佞謹聞教矣



李提督

所諭策虜奇計在西邊可出不意行之而反專恃宣大之招若宣大既主招則又當先之以聲示之以信待其不服再圖可耳頃整兵馬暫停耕種敢不奉行若礦賊事原不能相累公但廣布方畧使地方官不得藉口則寄矣

鄭範溪摠督

適正讀兩漢書見徼外失和多坐我軍貪利交關貿易今所諭陽和從情即其濫觴矣懲一警

自從重爲是大事前當行下各邊著爲律令華
裔受賜俱不淺也

顧冲菴巡撫

土蠻市議昨制府已先諭及此遠交近攻非常
之功固非常人所能辦也長寮以爲便宜在彼
中可以嘿運懸意竊計遠耗鮮眞傳少年好異
議若審知其不傷體不費財當題聞爲穩先是
宣大始通虜我得挾伊孫爲質今遼塞止開市
而不開貢事雖易處然我別無所挾而彼部以



壓境按兵示聽于我萬一將來要求不已何以
應之我兄更當徹首徹尾熟筭一番狼子初馴
且無大開其混沌如市賞之類稍亦爲限制多
寡預申明年約束乃可久耳

顧冲菴巡撫

比者三事獻疑皆坐不知廣寧市是舊開府茲
蒙批示一言而决矣然不佞所憂及在受脅之
失體而不在發帑之費財今撫順威逆體已全
矣遠交近攻計又效矣顧不知別有牢籠之術
可以一鏃下雙鵰否又不知可遂因而訂約預
弭後患否此輩好人怒獸不可爲常然縻于市
賞之利其權未必不在我也如何

顧冲菴巡撫

向讀八萬積金之教以爲其術只在通融節縮
間耳今日始聞其詳乃盡縮高利操其子母之
權而其究能使商更安官子可代母此補天手
也爲而不有自是老兄所長然此等銀貨灌輸
之間不一分明爲廟堂言之恐十年之後桑海



變更臧偷之說亦徒付之妄想耳天下事豈不
在人謂他邊必無逗漏可措手處此則弟之所
不敢信也

賈西池巡撫

來教乃燃眉急計讀之使人心動即當與該部
趣行然該部所以先持異議者實苦內帑枵然
非遂忍胡越邊鎮也此後有請宜直抒至誠勿
動意氣耳外示套虜無禁之狀使人短氣然勢
既至此亦當從容應之但持得市賞之費不㡿

撫鎮之體不失則此外紛紛語言直付之烏(?)嗚
蟬噪可也該邊諱言戰固不可驟言戰亦未易
惟老丈愼之重之以司馬法狃公術相兼而行
此外非愚所知矣

劉節齋巡撫

珠池善後疏草乃豪傑用心防弋矛于談笑甫
中世世之利也棋局在手豈得爲怨嫌廢箸廟
堂當自能一力主行不備



劉節齋巡撫

思用篡殺之事大逆人理讀之憤痛此雖在彼
俗中不以爲異而堂堂天朝不一爲孤兒寡婦
作主何以率服四夷教馴異類也大疏已下部
決當如指議行中間細瑣便宜不從中制矣

劉節齋巡撫

土司狂逆諸狀事既發聞豈容輕縱第此輩狠
子野心雖創目前未必可久老丈所畫四要信
所謂防水自源無容置喙若奉行有司則當簡
節目毋盡以漢法繩之使彼樂從尤便也

饒行素御史

承示東關勘草成案之外復爲之引比求生眞
有古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之意宜制府公
之爲理屈也不佞愚不習三尺至于寧失不經
數奉教于君子矣

劉節齋巡撫

賢否數揭至不佞伏讀關如神遊水鏡中矣外
議皆直交界便宜允關大計其李陳餘孽盤據
至此既形奏章則恐彼已成驚鳥設官置備未



必能濟緩急也如何

彭念川御史

頃江楚二省報災疏至趣謀之司農議卹矣
上已一聽鄙言視朝倘間及必當懇請以報

祁養齋巡撫

仰惟貴陽雋部績在安攘
天子嘉楛矢之來庭修彤弓之故事重違謙德
溥示奬酬碁鄙人固不知所分功而老丈亦豈
爲此加勸者來箋非所敢聞命矣

劉石浦誠意伯

比者王道長奏內事情乃民間瑣屑爭言廟堂不主先入付之公論門下苐虛心平氣待之必無所損今三尺管下如厲霜斧雖云理直氣壯然忿悁之師得無為兵家所忌乎佛云歌利王以忍辱波羅除其我慢翁聰明葢世此何難也今百折太行嘗歷且盡而一朝暖昧語言之不能忍惜哉引隋珠以彈雀不知無諍法門曾有此作用否不佞久蒙切磋之益木瓜報施敢獨



無情輒因使者効其苦言如此

季青城司業

省別諭審以遭喪繳節此似未妥從來冊封所以置介使者正防意外事故得轉移執事以從簡書此義起之禮不必更上請也來疏封還幸勿為訝

黃鍾梅御史

伏惟榮差且竣特發大議為众者求生甚盛德也

明主方宵旰民瘼自應嘉納然便宜在足下若明示所嚮以為槩從矜免則人輕玩法亦執事者之憂也何如

張還樸副使

教來承榮蒞會聞有閩粵之戚彼蒼之淒風苦雨偏趁人失意中公賢者南華一卷非我礪石耶

楊澥川尚書

承示會勘事情兩處甚善但與司寇原參不合



柰何主上英明每事不肯朦朧放過尚未知肯從原擬否也

賈石葵巡撫

東明義宜委當議旌稂憲副者生之同年其人慷慨有丈夫氣而失官限例使英雄坐老生甚恨之今得老丈表章亦此兄不幸之幸也

黔國公

萬里之外文武異心如此將何以鎮服遠裔舒

聖心南顧之憂昨新大越行生已諭之老成行
事勿爭瑣節毋惑先言則門下亦宜少忍以國
體朝命爲重矣承教敢效其腹心鑒之

蕭念渠巡撫

承示揔鎮與兩司禮節相持幾成聚訟不佞亦
且爲之疾首久矣此前人之事若與之力爭欲
拘入門斑坐等項盡行降屈則該鎮必不能甘
若盡從該鎮即令親王數世之後朝見禮儀亦
已皆從謙從省而勳臣獨偃然貴倨有是理乎



然亦望門下微諭兩司凡事至不勝少辱求勝
之過則有激而反辱者撥置左右不審是何等
人可密曉以利害使之自行解紛否

黔國公

承教具悉
聖主殷念名勳已如來疏降
嚴旨申飭矣乃不使紈袴之愚竊望執事者持
威重識大體使府中無一事結文吏刀筆中而
後體統常尊蓋議不及與不然雖

明詔日下而曉曉者或亟尋端于左右不可知
也

蕭念渠巡撫

黔揔鎮昨又以教場事因不與露爭一番看來
此公終非好相識觀其趣奏不會稿明是故與
兩臺爭先欲以相誤知其必將有所舉動已陰
告察長潛遏其內通之端門下亦宜有以待之
聞此公木强有朝紳陰爲之食客舞文生事者
今縱不能與顯絕倘可廣布耳目使奸人毋出



其門亦一快也
明旨新下或當與司道諸公趁早議塞其口因
教及附此不備

馮鳴陽御史

承示該地方又有楊憲副被辱之事貴臺豈得
無言而朝廷又豈得勿問會當與該曹議處之
大抵方今文武之勢既成水火則司道諸公中
更不當自爲異同以資諸鎮之口吻即如避路
一事若前此胡道等所行是真此諸公自爲偷

矣體統既墮而一旦欲振之又適會其積忿無
聊之際挾賊自重之時譬之劣于可驟治乎愚
以爲諸公禮節事小該鎮不法事大不如善養
操縱徐視其釁隙之所在而加斤斧焉則磊落
萬倍矣外用兵進止便宜乃老成石畫其孟養
久爲内臣若罷兵之後能使緬不敢爭則思固
之子與思遠何擇焉第恐既棄思遠又不能樹
思㒺之子則諸夷漸輕中國而緬思復收爲用
遺患未有艾耳幸裁之



林錦峯布政

承示洱海道被辱之事愚意欲諸公且忍其細
而伺其大天道不遠盈而罰之可也據彼與兩
院書謂前司道業已自爲異同若國初禮與則
低昂太甚反是彼藉口之資語云千石之弩不
爲鼷鼠發機此言可以喻大也

蕭念渠巡[illegible]

覆查奏上土漢[illegible]入自然帖服無可疑者惟黔
國牟利于私而御[illegible]乎于公尹氏不平謂何當使

之泚顔折角不更生後議乃佳耳據揭中免私
田數且不少即本鎮未必肯聽亦可以陰動
上心謹領教矣外洱海霑平華將領敢不奉行
并此復

黔國公

公之家事乃以質異聞于僕敢不奉教但 公道
在彼中獨斷在
明主幸執事者虛心平氣待之堂堂帶礪豈憂



楊洛源御史

承示思化欵情似眞此輩本非孝子順孫今勞
來得所更不必追于既往亦不必盡繩以漢法
僕之愚見止此矣

黔國公

伏承特示姚卒訌端葢失意將官玩而成之委
不可無處然亦惟門下鎮壓事後毋驕軍心以
滋他釁可也

蕭念渠巡撫

姚兵之變不使聞之而不驚者徒恃老丈在也萃數年玩政各處驕兵俱視此舉爲狂瀾中砥柱其功在社稷不在邊境也崑岡之火就中稍知分別玉石尤足慰
聖主好生之念雖奏報稍遲不使乃更以爲賀耳

蕭念渠巡撫

凡迤西功罪汶汶至今皆坐當事諸公心不虛見不定而以將官貪功妬功之口爲據爲劉者則毒矢强射於鄧子龍爲鄧者則又摘瘢索疵於劉綎不知地方一旦有事能盡屏舊人不用可乎即如李撫臺蘇道長之事亦然講學之論如此執法之論如彼朝堂自相聚訟至今日而極矣令早得門下持衡而兩全之天下豈有事哉鄭少參慕塘廉實君子而形貌太古瘦恐不爲人所知省教深慰并此附謝



蕭念渠巡撫

初得黔國報未悉所指以爲煽亂者必劉綎舊部卒也乃茲捧教則姚兵乃鄧帥乳下愛子而忍叛哉適蘇道長至即以此事問之渠亦謂鄧帥向日當留今日當處了不嫌門下之異同也若謂其左官怏怏因而故縱則恐殺不至此愚亦不至此請更察之

蕭念渠巡撫

年來兵變獨貴部處分爲快心使呼吸之間小不當機則漢唐末路可鑒也散兵戢餉乃髖髀斤斧因其固然此弛張中之靜謐麾旆之下有將吏能辦此者乎推功不有自是盛德然嘗平破羌功不嫌伐是或一道耳



楊洛源御史

年來各處軍變止于事過奏處一二首惡以藉口而所謂首惡者且未必是主名蓋姑息成風悍卒之得有所倚而動也乃貴部疾雷一震如決癰潰疽稱快萬口雖蕭中丞主畫之功而公之以三尺法令激揚其間其神氣乃更倍耳邇場小定不妨便宜改絃一番萬里之外若寧有

可以專制者不必一一見聞也監司缺員數多此則當傳示該銓速行議補矣

楊洛源御史

公作輟章句且孱然弱質也而處大事决大疑能揭揭露鋒穎如此廟堂方倚後用何區區以滿秩論謝也所示定亂之後處分條理條奏詳明既鋤奸萌且臧浮餉據蕭撫臺先揭謂石畫所受多自于公而剩量叛兵情重罪輕尤足仰慰

明主好生至意不佞謹領教巳第滇中地方頗安而鎮臣之與諸司矛盾方熾將更有簸弄以動

上心吾公經略之暇亦望早爲裁斷使文武同心議論歸一而

朝廷始無南顧憂耳

蕭念渠巡撫

來示因散兵而議土著此轉亂爲安甚妙用也萬里之外雖多訛傳然訛不至于極真爲極促

幸卒成之也因事既落落不可力强然萬一再有征動而盡仰轉赦內地容得無困乎幸三思之前言功次至今論者謂老丈勇于任事怯于受賞而何言任德也

蕭念渠巡撫

外示客兵巳十散其九而留其一其留者自願附藉永昌必非始亂之人但永昌人自爲猜防則亦當明示之萬全使客主之心洞然而後可爲久計耳土兵代客乃自來兵家長筭況又有戕餉之利乎請斷而行之矣

蕭念渠巡撫

僕嘗疑方今賞律重北而輕南豈和戎薄勦叛此呼吸難易之機猶幸任事之臣不待此加勸耳教來猥推

上德及於駑冗雖謙尊彌光顧令不肖何以置對也

鄧文川總督

囉盜竊發廟堂業有旨勒捕矣捧教乃知係流

民聚衆饑荒之際勢未可盡驅復業然亦宜使之散而不聚不然塞水不自源未有不潰者也

毛文源御史

續示驛遞乃當今最便民事亦最懇惻事非豪傑不敢言已爲兄私賀瑾老極口稱服但就中必須着一分寛使人情不苦方可久行今以所擬畧拈出一二隨付使者請教趂此饑荒之日斟酌張弛一番仁人之言爲利不淺也

與漳南大尹

適淮上有信來言敝鄉人有米船數隻齎官批過淮以不肖爲名假驛傳送都下豈有此異事也事倘在府城乞一查之倘在敝州亦煩亟達韓父母不知印信批從何而來闗係區區名節千萬留神

姜鳳阿尚書

大疏初舉三公訏傳𡸁自無他議若今老師則必得盡氣表章一番而後廟堂可處先是實錄稿已發謄矣僕以袖至江陵所自而改之江陵言我亦知其言之太過但公乃副總裁官無反駁正總裁之理且傳史館謄明日我自刪改付之公勿與知可也此亦見江陵好處至今人未有知者翁但見改稿爲之訟寃竟不知原稿之更寃也

王嵩淮御史

董宗伯係生座師尚書八十不識可查優老故事得借重一表章否若不肖菌単福薄尚勤公臺枉記則曲逆之恩報本自不能忘情矣

傳仁泉巡撫

謹啟生與寮長俱出董潯師之門飲水同源不忘所自玆師年八十矣念累朝舊有優老之例而臺省又新上覃恩之章耆德如師表章似不當獨後適聞寮長已諸奉台吉而久之未見舉行此慎重公典之意敢復容喙茀不肖竊謂大臣在家惟薦起一途則事闗𦤺[illegible]置言涉嫌疑雖弟子不敢私于座主若潯師則高年久卧已絕起華出洛之想而生等門下之情徒僅僅欲

借空名惠徼餘福未嘗有所撓法紀而動觀聽也不揣敢附勀區區惟留神裁鑒幸甚

蔡思川廵按

按節之出都門如昨日事而瓜期及矣以勞言之則浙省之一年他省之十年也儉歲之一年他歲之十年也而法簡心精戒行惠浹嘖嘖于士民之口者則又無容不肖致頌爲巳別示爲兩生推愛董師甚盛心也謹代之預謝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傳金沙巡按

歲朔始和正
明主布德之日而讞疏適至固主者所欲亟聞
也

張滇池孝廉

前啟未封而
上忽召見四臣于毓德宫命鯨瑺諭于前使四
臣責數之因趣召
皇長子三子出見君臣父子之倩藹然生等因
事効忠凡升儲視朝等項大政無所不及
上皆首肯復出雜評事諫疏要送三法司重處
元老為之解
上又特呼僕曰替我一處出我這口氣僕謹對
曰豈不欲為
上分憂但此疏不可傳傳之則損
聖德不傳則處之偷名不如勸
皇上耐氣養身
上復喜而從之時三法司已待命評臺未遣
上又止之因談近日小臣議論紛紛全不成朝
綱卿等到這時還要推委不肯任怨處分四臣
頓首而出言多不可勝記看此景象則
上之英明不下
世宗而外廷晙晙何也僕歸與已決因此未可
驟言且看一兩月内
建儲事體若何以決進止耳



柯立臺學院

元旦一召乃毓德秘宫非平臺也自此之後故
瑺灰冷昨又被杖五十貶秩奉御足為要寵之
戒至于
冊立一節亦似久定異議諸公中亦有誠慂為
人所惑者不佞却昌言元宰太宰之前不可全
倚勑諭一槩混處如王光祿之操乃區區一力
保全而此公頗亦能見悉方寸若此輩人才再

加之以明識擴之以虛心何所不至矣記得滴
年有母族一人假書投院因得科舉僕至今猶
根前院之欠明公臺遇此當不問親疎盡法繩
之乃爲眞相知耳

甘紫庭巡按

承以元日召對爲賀大抵古今絕盛之典難繼
官府一體之情雖屬令不肖等遠顏又三月矣
假令以元日一時之言分作三次一月一奉對
豈不更覺欵洽又令去後章奏陳請盡如面對
之沃心豈不遂成唐虞此區區之所以自愧自
苦而不敢對人言者也
儲教雖未行然大本已默定矣不備

王忠銘尚書

先是元日之召對也則
明主已披盡襟曲面諭佞璫
儲官一事不言定而自定矣獨
册立大典尚以目前等威微礙連豫教不果行
生等誠意旣薄口舌且窮茲得二丈重復發明

一番舉朝倚藉之重九鼎不啻也傳聞初九廿
上思視朝而以感風召醫服藥遂復傳免此時
且未可急何
聖體萬安後閣中當再有請耳

秦舜峰巡撫

比者此璫忽自敗
上檢其宮中餽送禮帖立召生等與三法司欲
治其罪又得解救而止然猶降爲奉御群小中
雖或有以失計而愈憤有更求生事以遮飾者
然唱而未必和矣

沈鏡宗侍郎

不佞屬面對時頗蒙注聆册建一着
上意已定故璫又不得日近前我輩且料理民
窮吏玩推轂正人而建言失意諸公愚意亦欲
趣
聖心見信之時再爲薦用如何

徐龍環給事

伏讀疏草兩通其一爲講筵勸學抒補衮之忠

其一爲畿郡弭災抱納隍之慮蓋方今治安大計兩端而已聞
明主先行閣臣之請開講次日即降手劄細評我太宗君臣一番又命陸續進講禮記史鑑又命重錄累朝實錄寶訓進覽有君如此眞公等揚眉吐氣時唐虞之理不難覩也

張凖齋參政

公眞赤心君子不佞知之獨深而一官尚隨時調仰此可以占世風然天下事亦尚有種種該



究心者貂璫史鑑前輩有王龍溪李文饒皆曾爲之而目前佞璫已逐出南京則此書微旨所在畧亦施行不在汲汲刊布也惟大學義則卓然定論決可傳遠而
明旨既下不妨且藏名山以俟君子大槩古人著書若有意于傳則反未必傳竊以此效區區忠告耳

楊漸川尚書

建儲且喜

聖明已示端倪必無他慮若籌邊一說則愚夫愚婦所能知諸公自不勝成心客氣若乎咀味不過如此翁咀嚼已厭尚何所須不佞亦何所勸顧以常理言之脫身先謝病謝事先讓忙乃爲得中耳

陳心抑御史

榮代報至喜得聞吏治賢否之詳其地方人才中有饒主事者生業其一啟欲託前使者奉達會其已行茲幸先得同然喜藉更無量也附謝



鄒南皋主事

治安新議眞千古破的文字內所謂人爲情死法爲情虧則兒衡赤子見而知歎之僕入都第一義欲扁抑板緣親黨請托陞除者言朝發口而暮誹及之矣足下既有志且望少待而行毋先樹的爲僕所侮也仙蹤何以至今尚遲遲僕之苟活苟留或天假執轡之緣而教中亦似有引貯彈冠之意敢遂愁然第足下既勉人則亦當勉已報國以言固不如以力耳披奉在邇不

此附復

蔡思川御史

手教再辱皆肺腑道義之愛社稷蒼生之憂顧恐不任執鞭爲愧人情雖叵測然出沒大端有二其一投間抵隙幸天斷之非常其一盖懲飾名徼一時之速化賴天之靈内變解矣而外黨未消然使公等立定脚根不惕不阻則正論所歸即爲元氣莊生所謂一夫雄入九軍在有志者勉之耳受代已近歲中公用等項乞加檢詳使忌者不得以絲髮藉口則區區萬里之祝也

陸平泉宮保

伏惟八十届壽爲
天子眷思舊德就家册拜之辰此四朝元氣所鍾百辟儀刑所係非止標瑞一方娩榮五老而已也爵門墻後進遥見南極一星耿耿在醉白晝錦之間雖操篲靡從望洋自失而鄉之士大以賤姓名辱于末簡竊亦與有青雲驥尾之榮焉因便附書致不腆之祝餘惟
存問命下別容展賀不宣

熊陸海叅議

盛暑叅任體中不無小苦男子四方之事所不能辭須猛下耐煩心拓開無畏膽遇事却以沉潛精細行之僕出山以來止辦得保持良善自許不愧神明而所苦今日少年習氣愈出愈巧或自生一議論曰得于某人或自駕一風波曰起自某所公試枕上冷眼而觀定何如哉

李霖寰學道

文約一編察長謂禮曹新頒科指雖繁然不如是編之操實因相與嘆賞久之大抵禮至平不爭法至公無怨我輩信得真行得是雖眼前天花亂墜不復顧之矣

柯立臺學院

江以南士習不比江非喜訛好幻幸加意關防如儒童替考換卷一人頂數名之類得澄清[illegible]絕亦一快也記得舊院曾有屬夜擬題發門了宣漏者亦幸愼之

陳心抑御史

承示極貧竈甿饑狀令人酸鼻議賑誠不容緩大疏已下部覆行矣比有南來人謂大江左右春雨浹月恐麥秋尚可憂患不止中于鹽場而已也救荒良策乞更有以見教

嘉定知縣

承諭該縣永折事此僕之夙心本之徐宗伯李黃門而成于吾臺之力扛九鼎昨該院已先示及矣有如不力何以歸見枌榆父老先此附致區區不盡

陳還樸給事

外示漕粮漂浸不肖夙所刺心記得去年妻弟抱愢朱紱遭此失官破家至于流落京邸會不旬至而為之辦裝以歸官尚如此則軍民之苦又不待言矣伺當與該曹言小揭莫以示不相知孤臣悟主獨恃有此不干名不避謗赤心耳

郝元洲給事

自漕粮量留之命下而中外竟然以為繇復後

憂矣乃不佞又有憂者糴麥固可以代米而麥性易爛非若米之堪久貯也萬一麥未及登米入有餘則足下更當思變通兩全之計可耳

李養愚撫臺

平生最快心事無如臺下之一推而合朝公論九郡歡聲不佞亦與有榮藉焉疲民顒望無涯計部出納太吝吾臺正當折衷其間六七分熟止報四五分譬之市物將高就低償可得平耳資善微一節部已有舊說從容更與訂之大抵今日勢虛至甚計臣真是難處不佞竊謂虜憂不如內憂而內憂不在兵而在食此小疏中所以有母子相權之論也但虜已被創此見其前未見其後不佞憂方自此始耳安慶大疫該部已卽從優改餘郡則不能援例別容議定以報

李養愚撫臺

日聞吾臺之榮代也則篋中惟圖書二冊兩青衣策騫隨後嗟乎古人胡威之清有如此者乎敘來頻歷是憂歲預請折恩則慈父慈母無涯愛

子之心計自不得不急而病夫亦豈容臥視也大抵明臺執掌安民核吏核吏在廉而不刻則人易從若必欲如晏嬰之儉亦自任雅意爲之頗恐過去將來人已太相懸孔孟復生亦當折衷其間矣適周尚寶言前太湖王尹之公潔精明世吏無比而竟以論調事雖已往然更望一察得爲廉吏白冤耳

楊漸川尚書

連日方在送母涕洟中而手教適至令人重復羡嘆一番大丈夫至此方是脫皮換骨行地神仙想此時已見鄉人父老問桑麻說秔稻加餐倍常若袁太宰恩例乃是爲翁傳粉朱顏擲金空谷安所重輕損益乎而世債未了又煩拜表發揮一番此分義之無所逃者也至于身在雲霄而課人以焦頭爛額之事則不敢置對矣地方有司亦不知果能務實養民否翁雖隱無遂忘天下計也

袁了凡主事

老母此行不敢告一人者蓋懲于往年之事而再有驚動進退愈難而不意吾公又已物色及之捧教增悚老人念佛喜其愈精進而又恐其勞損方命小兒勸之減課而得教又憮然矣兒衡之別也作游仙詞數闋見調以道人不了之義而生又可強之應試乎使旋附此以謝

錢春池副使

方今新司農在事若國儲懸罄但有急徵更不肯弘貸僕一出朝郎與言攷折一事而渠言官俸見在罷支軍粮不支三載大有難色容俟李撫臺疏下再爲從臾兄項道業何如我輩即受千訛萬謗不可猥自退墮人之不足安知非天之有餘也

周二魯尚寶

近送老母出都風凄日黃雲橫霧結頗有鬼神爲遊子助哀者賢兄憂我勝于自憂僕也游子中得此更黯然銷魂矣

錢啟新御史

捧教承已干閏月榮代不勝欣慰僕之賤昔偶幸于群醉中知天下有獨醒之士而老兄亦似能干皮目外相取然四壯既西無所復問訂頑餘誨悔吝種種矣來箋傾注彌殷弘獎加溢則何敢承之哉惟兄此行上下必更有一番爲日以愚私禱但時時執持中稍存靜重豈但粤俗遇化而已老母已行僕亦且有遠志從此恐闊問無期輙以此復

劉荆湖教授



廣文氊冷何緣得解衣爲故人賜頃之獨身旅寄但有燕影窺簷鷄聲入枕而無聊極矣輙此附謝

張準齋參政

頃之補牘入諫攀衣送辭君親之間此辦得兩行涕淚爲烏羊兟雀所哀足下尚以何望哉

蔡龍陽巡撫

方讀先朝實錄歎交趾捐棄之損威今廟堂先事知難豈有後悔殫丸遺地豈可鹵莽遠爲攻流之說斷斷乎其可緩也但據彼中陳豆盧族等諸部彼此各負叛名天下之惡一也此輩亦豈可全不置講惟門下更干彼中就審其輕重或擒或縱毋失便宜使星蒙無後言尤幸矣

朱明虹布政

承示礦盜雖散歸原籍而猶敢毆打差官則不佞數日前偶對同官言此輩目前不患其不散患其散後而爲法縛爲吏苦當別有變耳顧不意其發機如此之速也教中安輯之計固是然



使其既亂而安輯彼且益驕我且益輕不如預牢籠之使不至于亂耳

葉龍潭總督

頃貴陽借重則不佞聞語所知如門下磊落之材穿綴而爲之擇地毋急而爲之擇官蓋至今日鄙言始驗然千盤鳥道萬里狼煙以累賢者勞于奔命則生幸毋任怨敢任德乎

葉龍潭總督

自信之說向乃爲門下言之若鶩病何入而

自信也電光石火一不敢信此身白晝夢寐二不敢信此心旅進旅退三不敢信此官以明主之誤恩與門下之誤奬則尚謂朽株有一稱之用不知寵爲辱媒譽爲誹因其逃疚救過之不暇敢自信哉如門下挾素養挾重望而方處人不爭之地故愈自信則愈安而非所以論僕也門下幸裁教之

朱虞封郎中

大抵今之失意者見有一二可否兩端之士未在位則虛張我之聲色使之懼而不來已在位則姍笑彼之異同使之媿而欲去嗟嗟使當世滌除虛心彼我之間不必爲彼用亦不必爲我用是皆曰是非皆曰非天下豈有一事哉今少年不過求爲我輩罪輙先期洶洶號於人曰某斥矣某遷矣及期而不斥不遷其語皆不驗無以自解則又洶洶號于人曰某某我爭之某某我託之懼而不敢動耳凡廟堂有分毫之過猛其形容而分毫之美盡行掠奪嗟乎我輩之難



爲君子也大臣承晉楚之後拔淹舉滯開誠布公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斯亦無負于天下矣若盡取古人奇事行之則招隱必以三徵七辟待賢必以一歲九遷則是率天下以高名爲市而有志有恥者必且竊竊嚐地而不受也言繁緒多不能作手書皇悚

艾明野通政

大教再辱爲之心眼俱醒辨天下大事得之于真者藏者恒多可謂要言不煩公請執此以觀人亦請執此以觀用人之人當今之世且莫論五覇但求覇而稍沉重知取予者僕亦當以真與藏許之若容人則請以從事矣而身直禁闥非如野老可任人爭席爭爨呼馬呼牛而無害國家者且如臺規一事原不犯僕等安得都付之混沌茫無處分一處分遂得不容之名嘵嘵至今日然則足下所謂容者容其謗我詈我可耳苟欲盡容其謗人詈人則孔子何不收少正卯用之嗟乎此可爲足下知者道也

胡趙儆御史

天子數出視朝宮中鞭扑亦減公所謂蔽厥財用等事漸次料理似未甚難使不肖得安身違何苦求去頃小疏再上矣

上言王某素硬直他說我我今該受他嗟乎人臣聞此而忍以此時求去哉甲乙可否此是公等言路之事不肖去後謹傾耳以聽風議耳

何立臺學院

承示諸郡試卷皆文采與識詣相資非公臺巨眼回不能及也科舉事不惟他人口吻不足避即自已成案亦不必拘異時定爲吳中第一文宗耳



册建定期實天啟聖衷吾臺莫湯以爲喜莫湯以爲不肖功也

湯覺軒副使

人情日出事生知必塵垂念然我輩非聖賢伯察毀而臧倉沮亦何所歸怨第如察驗封者方得罪時閣中兩次爭執

上硃筆親改而以爲長察故猗撫之豈非[illegible]此君昔年奏草燁然第至今尚檢罷齋頭我輩此時豈合搜尋其短兄更緩頰與言或更有[illegible]頭思我輩之日不可忽也第籌邊一疏其意原不專與言者爭勝但祈廟筭安妥不至作萬世笑端耳

王辦竹副使

自不使扶疾强起會廟堂兩大議不敢緘默足下謂款不可戰不能竊意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若用威以受款完守以寓戰而用人如足下忠實歛練者提衡其間涇渭分明鉗勒有素則安危之權固在我也高明謂何



劉節齋巡撫

靖江豪宗之事廟堂適已處分所以不待尊疏之至者蓋恐多畀見一日則釀一日之憂耳事權歸一擾擾自定更望老丈提衡子操縱間勿棘勿撓可也

饒行素御史

豪宗恣睢狀廟堂業先有處分然不肖竊疑豢端中開必有訟師惡少主之公臺旣遏其流當更清其源可也顧憲長亦已有肯與馮憲長相代馮憲長昔守敝州老成端重知其必能鎮壓耳

孫慰沽知縣

泌源獄案已經覆勘情眞天子即重念親親義不骫臯陶之法矧譸張因口譙能黙白壁也毋以爲意適見行取諸君大



察以卓異稱者得諭偏多保永終譽幸相與勗之

毛文源御史

衡殿下訃聞後上忽于章奏中有所摘發大是快人今尊疏至乃事機湊泊恐處分必不輕也

吳惺初御史

德府之事僕向疑之以其跡太奇而情太葝也今奉續教爲之戚然生死之獄俱無憾矣

徐龍環給事

近者聖主屬念親王名宗望風越境于請甚費調停諸公履霜在念何爲無言已下所司必不泛常輕處專此復

任正宇御史

豪宗之事奉續教乃具知就中曲折大槩敝豢養亂責固有歸而訟師惡少實其戎首聞靖江之亂亦生此也門下發憤嚴創一番足見風采



但將來防患于漸更祈知意耳

鍾文陛御史

平反歲報他部或以爲故常而公臺丁寧鄭重如此此一念好生眞可以感天和而致刑措矣謹謝教

趙心堂巡撫

方今士品之難難在任事事之最關安危者則莫如撫臺綰轂百城表儀諸吏其裁決不以色而以精神注措不以材技而以識見茲所

選于衆中得門下而又爲門下選地得閣豈輕
也哉衆代之後想見經畧風采大賢治效豈勝
衆藉若來篓問道于盲則所謂正己率屬察吏
安民八字外無他道矣高明謂何

王珍齋運使

鹽議支離至此此國家大計兄乃當局豈得避
異同之嫌但該曹未肯遽爲變計而其說之最
謬者一則以民貧而商富恤富不如恤貧一則
以局旁論多便改者從寡不如從多而未必專



爲河南也老兄或姑使各商再具一奏以緩圖
之何如

陳南濱御史

王轉運之清操古行則不佞向于吳關鹽稅時
知之頃之當力薦于鹽臺而未知果見信否茲
得教神爽欲飛乃知天下自有鍾期而獨泫哀
歌之士亦可以樂而忘其老矣

張賓蒙知府

方今虛靡浮競四字士大夫不惟自諱而下之
亦且惡人之言夫其所以諱且惡者何也則有
藉虛靡浮競之利而及其敗也則又有可以歷
虛靡浮競之名者敎中四弊真拔本塞源之論
其中二欵朝廷或能以法必行若收養之早習
尚之侈則須痛洗士人心腸一番臺下以爲發
[illegible]昔下明詔結繩之理人遂能不犯否蓋已丑
入試時不佞稍規後生莫贄謁官長莫燕閒年
興莫盛宴會飾裘馬而同鄉已有竊笑者矣往
[illegible]況倒誰爲砥柱引少年而却其坐日爾非顏



淵子奇又誰肯服臺下年壯氣盛請以侃侃正
論說左券而効之異日不佞謹拭目下風耳

吳惺初御史

郭司馬向以御史按吳先大夫嘗稱其風操峻
特毋行部盡屏騶從乘馬出入時號爲白馬御
史而墨吏望風多自引解綬去者今嵬然竟作
魯靈光此海內人瑞也大教揄揚極口繼承之
好真先得我心矣

王竹溪巡撫

訓諭鄒司馬似當追錄其柱下之功張廬州既人望所歸門下不嫌例外特薦取廟堂進止耳大抵公論定于蓋棺士節難于處隱此不佞愚見而不審諸公謂何也

蔡思川御史

倖教稿叅二吏具見風裁縣官新進劇輕害事猶小若監司耳目轉爲下官用則臺使者膜外皆胡越矣僕未識蔡方伯之面而耳熟其聲心慕其義如此公者斷爲大道君子公臺一切以



心腹委之當無負也

毛文源御史

孫懷老門户彫零至此天不祐善使人憤歎然得吾丈表章一番雖伯道無兒而羊舌氏不餒矣

李養愚撫臺

教來亟將疏草披讀一過委悉停妥真可以佐部議之不及生等無不奉行也適鄉人來言地方災運粗完米價亦漸落此皆由臺下精誠孚格偶力斡旋有如賴庇今歲復小康則可漸與教化使士紳篤于節禮里俗歸于長厚已鳳洲鄉之大人生死頗關元氣今久未訃聞豈有他阻將鄭重不欲造次耶

李養愚撫臺

鳳洲沒且數月生固知吾臺必將痛惜其人鄭重其事而不輕發疏也然以常理言聞喪一月之內必當爲之先發一報訃疏而敘獎其生平則廟堂便可乘熱議卹若欲南院優題以待師



生之勸結不知此公豈藉勸結而重者事後之後則人情反漸冷而生疑矣幸高明詳之方今之世下官攻上官以爲名上官媚下官以爲厚鄉宦脅有司以爲威有司又脅鄉宦以爲巧真極亂世界吾臺不幸而處此且歸之數耳未瞻侍閤千萬珍重

鄧定宇侍郎

爵亦有毋毋之年與太夫人相若也乃老兄能以情信于朋友而爵不能信于主上由此觀之

可見人在自樹灑泣相慕復何益矣然朝堂㪯動亦難草草今以爲兄急處一南缺以便近家迎養此則斷無可堅辭之理兄不記祇園相對私語乎此時自謂練事得力能終日飲戲而不倦茲輙稱無故四五驚掉然則十載別來靜功了在何處不欺之教盍以此類充之何如本相推引半亦爲私如年來爭事之失體格心之無狀切劘救過端倚大賢乃兄既介然自遠南風雖薰不能終日解故人之慍矣



孫立亭副都

大疏三至豈云套哉而世人亦豈敢以套待翁然不識翁之所謂套者其世俗且留而言去以嘗朝廷之套乎抑古大臣移病潔身之套乎由前則中人所不爲由後則恐賢者不免翁果惡此名也則道體雖病且強至南都使大夫見其瘦形弱骨而生等因之爲藉口上前豈不進退兩安哉今遷延戒輛更復請告而病又適當南北大寮避言求去之時嗤嗤之人其誰肯盡信若懲雅齋心齋而去則見噎者皆可廢食也將置生等老羸未休之人于何地生連日在告不知諸老之論何以處翁愚意如此矣

杜爵齋給事

今日閣中會生相與談詔令不信必爲亂階言未卒口而大疏至矣乃知閎覽深識之士不出戶而見千里不數言而嚴斧鉞會當與主行吏分款議之所裨于紀綱風俗不淺淺也



唐抑所修撰

僕世味飽嘗前籌已錯青山白雲知我心者足下猶求我于方之內乎所云𥂕梅霖雨之業僕耄矣請以爲足下願早割松蘿之愛勉昜光彩以副主知足下試觀近日餓鴉滿朝饑烏遍野此何景也謝此而歸雖東南千里在在可爲蒿目而舌鋒齒鍔猶或不以身爲招鼓缶而從老圃𣳚

冀或可以卒歲乎蓋僕之志決矣

吳璪州總督

野狐蹤跡不謂遂纍世綱門下吟成梁甫夢覺邯鄲謂我何如哉方今邊事可憂亦有以公尚父之事幾煩左右者乎去將而相投竿而師君子得其時則駕何必古人也

赦行吾御史

嚴旨發中不佞雖自愧不能仰成高志猶幸為荒徼借寇也今大疏再至



明主亦自動心矣不佞哉巳相與謀為公兩全計使向平五嶽之蹤猶未絕君實再起之望耳

裘洪溪巡撫

不佞頃之正與司選君言方今天下吏治所苦躁進而飾虛今即欲重躁進飾虛之罰懲一警百則罰者不勝懲而僥倖者益衆矣若優處其不躁不虛者則鼓舞一機也茲捧大教表章治水實政為之擊節其反獄二疏草皆事關法紀茲當如指議行矣

馬連城御史

臺臣乞假而嚴旨發中閣臣告休而事機終阻僕之與公可謂食荼同苦知其不可柰何且相與聽命于天耳

張容宇行人

正未得錦旋之報數來甚慰公此一行龍節鳳誥輝耀錦堂尊大人萬千壽喜可想也而不佞首丘夙志尚爾蹉跎此時望公真在天上耳聞李倅及署印沈公皆甚修謹精練而嘗道有不



悅者幸公在里當相與力扶公論使廉吏舒眉則災眚亦按堵矣

李似齋布政

公之醇明正宜于近地劇地治近以不擾治劇以不擾則不肖所受于師而惜乎垂成痰瘵不能効執鞭也貴郡謠俗僕亦嘗耳剽一二要之兵民士夫雜處彈壓勿激勿阿可也賢者何人不刮目豈藉僕相知而重此後有使勿惜問音

王鳳山巡撫

承審案陳師變者係前科武狀元僕偶讀其卷奇之因請與相見比官承平則見其矢口論邊事器加獎賞後遂以魚酒來餉僕僕怒而拒之今聞臺下有讜語託人告急似反有見疑之意而不知僕實愛其才勇欲養之爲用耳聞此生一臂上能立三人舉數石弓嘗潚其子十二歲已出勇有父風不知果否

陳竹菴

聖主在上彙和朝野出洛之圖鳴阿之鳳不稱



祥也惟是黃髮老成巋然以古風直道與南極並懸則太平元氣繫之而廟堂所爲孳孳物色之意固非爲翁一人矣使來乃勤齒牙見及厚之日謝則爵也其何辭以對抑聞古人隱不忘君翁杖屨之暇不惜以治安餘策見遺則爵也敬拜賜矣

余幼峯司業

歲報使來辱書悉道候萬福爲慰飛李門墻枌榆鄉第即古所稱市朝大隱兼此者鮮矣

者從來爲神仙遊戲之所老丈朞月教行宜務惟均勞之義錦衣晝遊孰與寒氈之夜草也

周心監御史

相知中公之謦欬最不易得茲再承長箋枉訊良過望矣會省之勞僕方爲公苦之士大夫恬淡一念固自功業張本然矯枉而過則或爲遺事爲負俗公賢者當用其長而毋用其短耳

沈鏡宗侍郎

教中論同異不論是非嘉隆間蓋有之矣然彼



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進異則退而今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退異則進且非獨于此也同而退矣則日何不遂擠之深淵異而進矣則日何不遂升之青天又非獨于此也退而深淵矣則未墜者懲于既墜者之得禍而旋改初心進而升天矣則方升者慙于未升者之見嗤而愈粧喬臉嗟乎此有異合從連衡之世乎天下事無不可爲惟元氣之壞則不可爲生且勸長寮以靜之此不使看定事機決然至此老丈但可爲

廷社稷者忤而不必爲同志憤歎也

馮文所學道

相知萬里料發書時未必知邸中近事然教中憂盛危明已似若身處劇塲而謦欬于越鴻楚乙之間者德音孔昭談何容易蕩蕩几几可師者必若敗局已殘而欲以赤心安坐勝之此聖哲之所不能也蚓縮鳩藏且從吾所好耳

劉肖華郎中

僕觀今世立節好修之士所至齟齬未有如足



下者也自南察至冉冉逾一年矣而終不知足下所坐何事得謗何人不佞私自號鍾子期不能爲知己剖血以明又焉用此伴食爲哉省教承已蹕覧一官而惓惓未遺故人此亦見大賢雅量第自古畸人退士以窮通爲寒暑之序故議者謂退之送窮不若文昌留窮今足下之言未也而廟堂以稍懲前誤即家補官今憧憧計較于折腰乘憲之重輕不識古人謂何耳

杜爵齋給事

僕嘗謂人臣進言當視理勢之重輕勢重則不嫌委曲以求其事之成理重則不憚再三以求其事之盡今諸公疏草雖在事後以理以心揆之豈得已也伏讀數過不勝欣服

彭念川御史

南中屯政不佞竊以敝地方觸類推之而知其難爲也大教遡原窮委處分至當敢不奉行其隱占一節未必全是衛官即今雖一一清出而又有貧軍不樂佃種者異時恐又當防拋荒之



獘也

賈珍宇御史

去歲江南冬潦本出意外廟堂業先示風旨寬之則臨倉恐無更責備之理從來民間得恩太過米色黑爛不堪則公臺不得不先與題明然題辭更望萬分委曲若追治諸晉官責之賠補則地方騷動矣乞愼裁之

周山泉巡撫

漕粮腐黑之故一半由雨一半亦由去年部議

先下聽其改析則稍示寬指聊以支持足數而不知其難處至此也今漕倉二臺皆有處之之說該倉勢不能失信苛求惟查参一節則似據法難巳但揭中詞氣甚平吏民卽此受惠多矣

李養愚巡撫

比來吳中士民一日變一說主安靜者則以修防爲過計事張皇者則以持重爲偷安然臺下試權輕重而折之多備不用與無備而有事之費孰多惟高明所擇恊濟銀乘此經一番闡明



亦足愧局外揣摩及暗中乾没者吾臺去後歌思必多于今日之攀鞑耳

石楚陽郡守

地方不幸使公臺有此意外詿誤今士民萬口如沸豈有盗金直不疑者愚以爲公臺不必辯但撫臺據迹生疑原無他憾今公臺既自服文移舛誤之過則兩賢心事便可片言披豁顧獨苦地方俎豆無緣悵悵之私奚啻赤子之離乳而巳也昨甘披臺函問此事生應之曰李[illegible]

君子必無成心石守眞良吏必難重處渠首肯而去適又以此語白陳撫臺勸其早决吾公但准備將來竹馬董泡而巳謹以此復

陳光宇撫臺

別示鳳洲司寇請䘏疏草此老蓋棺公論得吾臺表章一番九原爲不亡矣謹代爲謝外繖造一節事在工部掌行者曾司空巳有成議至于戶兵二部意見或未同容更祈之委曲善處必不盡虛德意也敝府前石守本良吏而前後申



報錢糧那借之數以舛誤致疑必須早勘早明廣撫院與本官彼此心事各洞然而生等地方之公論亦定巳恃雅敢私及之

陳光宇巡撫

明主停刑一疏雅所樂聞但覵外廷之論以爲國無喜慶天無重災不當歲歲姑息是亦一道而不識

聖意謂何也臺下姑自盡其心可矣

蕭岳峯巡撫

捧敘知兎剌[illegible]主虜王西搶之志其勢恐不可
中遏矣要之西徃東來無大關係惟使之一日
早離甘州則該邊安枕一日耳著落兒哈能殺
我酋恐不能遂爲兎哈之主虜王乘此收拾全
功未必非計但恐得志後愈輕中國而散部紛
紛以征調告勞亦恐其爲我累耳

崔振峯御史

捧敘具悉憂邊苦心虜謀如此叵測矣
乃黃河不凍兎剌稱兵則頗有鬼神陰騭其間



非人力也抑古志有之天不人不成幸申謝執
事者毋忘戰戰兢兢我如蘭州之報聞之可喜執
之可虞非不佞所敢遙度矣

崔振峯御史

甘州西寧事體原屬重大但求勘報得實小遲
不妨至于西衍虜衆倘必不可阻則望公臺嚴
其五餌險其藩籬使將吏毋輕挑釁亦[illegible]狎敵
胡運方衰未必能爲我大害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二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　孫時敏校梓

顧冲菴巡撫

此番自陳疏乃理之所宜有弟尚恐老兄露激動氣轉生得失而詞氣和平如此乃知豪傑作用自別也十一年之事在老兄任前故閣中得擬以爲詞無所維礙此天也非人也危邊重任借一事解手誰不樂之況老兄壯烈丈夫豈戀



錢□者哉顧弟思之國家十鑄鍊時一真而決去就亦難入反唾之口是何朝綱塞上警應千窺萬覘以嘗我之喜怒動靜而中流易挫爲二奴子報讐是何廟筭所以苦勸老兄忍辱須臾眞堅稪大計非兒女私情也倘此後再有一波則索性發憤陳白一場必不可汶汶隨失邢棨二公且毋庸議及爾餘誠惘惘不盡言

顧冲菴巡撫

承示王憲僉之賢而任事如此又以將領一情爲之請此忠不蔽賢苟能錫類當事者必能仰體也寧前改軍一節原係究邊賴之爲用不可以王司馬初題倒格謹領教矣適司農覆飭疏畢竟不可全准又累諸鎮費處爲之柰何

顧冲菴巡撫

節麾已得代手釆薇之勞復陟屺之孝恩可謂公私兩獲所安矣南倉糧易銀之說弟亦嘗偶及之然又不審彼中軍情若何恐歲儉急食之際不便領銀則事且不可遙度須老兄菜蒞後



再當計之耳外示各邊候缺之難誠亦當爲預度但恐關內西北附近等處又有俸深當遷者此銓才之所以難而諸君子若果能協心爲國正不必拘此眉睫下遲速耳李家乃有多許良將老兄能以意氣感之使効死爲用則官賞更屬第二義不知代者能如此鼓舞豪傑否乃不知王維貞而下諸將孤危之跡亦曾爲代言否且喜新都院能事事禀成畫而行其□師左力我輩公論亦藉以爲重耳

顧冲菴巡撫

節鉞去邊情如之何教中三感乃成三累如老兄才具磨稜過日亦自可以不出長安立取卿相今危邊累憂國達宦累憂親大獄累憂身以天之道幸而見糵緜成繭展境得井此忠孝之報也碌碌如弟能尺寸與力哉

蹇理菴巡撫

南兵營之冗官冗後士夫知其糜耗且久而不敢議汰者蓋二司馬先入之說錮在人心亦偶會薊門無警得因俗為安耳省教可謂一掃塵翳令人不覺擊節　明主大釐軍政之初片紙行下誰敢有異議者努力便宜慎無憂廟堂之中掣也

蹇理菴巡撫

南兵食餉既多往往輒挾守臺之勞以激變邀上漸豈可長尚祈吾臺三思抑驕制猛之術使之不知不覺歸我籠中耳

張弘軒摠督



太平堡失事雖小而兩塞陣亡不得不題明若卹錄自有例優死固所以勸生也

胡趨微御史

數日前亦已閱過塘報隨諭兵部加嚴覲上之注意如此而吾臺豈得循例緩題也來教甚當第虜入小有殺掠自來不免公將來報書疏中更宜斟酌不然薄恭或得重處邊臣展布愈難矣

張弘軒摠督

此得邊鎮績報為之劇喜筆舌之士日夜注其耳目於此番之舉動而今督撫同心功罪核實則自可以伸眉上聞不當存一毫疑阻以嚓邊臣之氣念方今內外議論牢不可破者謂首功之論衝鋒不論追擊殊不知避其方銳擊其惰歸乃古人一大案而近來無人拈出何也候直指信至當稍與一言使知為邊臣暴白耳

王鳳山巡撫

諸夷近耗知無大虞顧未審節年曾有此[illegible]

騷掠否公臺便宜操縱自不必一一奉聞至於將官失事罪輕隱匿罪重似宜加嚴督察一洗積套耳外示演試烽堠既於邊防吃緊而期會約束使遠聽不驚尤見妙用并此附復不宜

胡趨微御史

來論勘報事大約我輩爲邊臣主衡無過一實若曲詞爲之諱敗則長其欺刻意爲之掩功則挫其氣無一可者吾公既已先得同然不妨謬謬對



主對衆言之蓋不佞頗懲西邊之轍有激而言初非爲遼左諸吏計也

胡趨微御史

向所以惓惓私布客欵者但祈於功罪之間核實上聞不使流言昧於公道耳若巽懦將官豈得不參參中卽如來教某某蒙霜露某某犯矢石挑剔分明使廟堂無涇清渭濁之疑邊吏有信賞必罰之驗乃詆訶中激勸也尚何所疑而勤遠問哉 [illegible]

張弘軒摠督

少年言勝事則不喜言敗事則爭傳言賞功則囁嚅言罰罪則踴躍蓋邊臣之苦極矣而口舌不可爭惟有先自處於千牢百實之地而與紛紛異同之論吐氣發揮一番方成局面此區區私計爲安危不爲毀譽也教中云云謂孫吳在事亦所不能弟方與言路諸公露襟談此且引世廟舊事爲證中間老成相信者固有而輕薄腹誹者尤多老丈身處事中苟灼見其必然則



亦當與廟堂兩分擔子毋盡倚主持於弟輩遂度之口爲幸耳

張弘軒摠督

啼烏夜月光景略同誰無父子而忍獨爲萬里瓠瓜煩兄姑爲我謁呂公祠而問之異時夢覺之趣是眞是假可以發一慨耳

梅鶴洲摠督

今日之事主怒猶可解而人口最難防其所以本自貴部訛傳洮河之寇虜王實爲戎首於是

衆怒如水必欲爭食其肉而督撫閣部俱不免矣教中既有本酋悔訟之因無不可招但罪迭已暴於人人既不欲與戰而欲撫之郎宣大有必誰敢於紛紛中擔此擔乎此首寮爲兩全計而以便宜付之經畧有以也人臣爲國家爲公道雖萬被戮辱無辭門下請姑亦少忍共濟艱難而至於量已量人量敵之間若能戰則必藉乎隣部若欲撫則亦須少假題目不然彼巳兩困終足爲道聽資口說耳適蕭督臺書至其言



又云云虜非神鬼其縱跡之順逆情罪之輕重至今尚爾茫茫可嘆也今各邊與緊在血脉貫通陳奏明白使朝聽先定而後外侮可禦耳萬里之外疾痛相關耶此附復不盡

崔振峯御史

失事一疏詞嚴義正讀之欽服祈廟堂久持臨敵易將之說今則似必當大處一番悔督府難再留矣而或謂趙撫臺虜餉甚有功劉帥能對邊列陣雖敗不可以不戰坐之或又謂虜雖暫

退恐將吏盡易又生其心其果然否每見公疏勇激烈竊以胃中數萬甲兵爲詐乃大疏至末一款萬全之計乃不出敝寮長所策先革市賞後行責諭而群情洶洶必欲宣大先搗扯酋之巢自古豈有此廟算也僕病且死決不敢隨俗附和受百世誤國名幸足下更有以教之

崔振峯御史

來教二扎皆注仰之矢望影之鞭不使因此識禁中之頗牧矣可憐李帥膽勇爲故胡司徒所



知稱絕塞長城第一而容易摧折至此今邊臣在京者但能矢口論該邊之失計而不復及李帥之冤死我輩有口有心豈可冥冥中負此赤心哉夫也今得來勘增氣至其他小小勿論之矣火酋無賴該邊馭之之術似當以持重輔兵力而行此非局外敢遙度也顧此復不備

崔振峯御史

大抵方今將官之罪欺隱爲上敗衂次之若勾引乃是最上[illegible]等公其謂何外論乞爲經[illegible]大

計容趣所司議行不偹

崔振峯御史

今日之事在貴臺不妨儘意振飭而廟堂以包荒佐之僕前啟所以云云者恐復如蘇道長故事本參罷斥而得逮斬難幹旋耳茲幸已兩全代者皆一時之望庶不遺公後憂也外安邊八議凜凜如大將指麾就中破格之語正以濟非常之事生等所欲急聞耳容即與本兵議行之

蕭岳峯揔督



北來邊事未見頭緒而朝堂已先爲戰場首祭坐之待罪矣範老之行欲多帶兵將不惟先聲可以攝胡亦足破少年洶洶謂此行專事講和者據來教中台吉之報則順義原未失臣節而西邊乃謂有人親見其行事至相反之極必有一誤幸深察而明報之若貴部恐西邊之累及專事容隱西部恐東邊之坐視務爲聲張將來不特經畧掣肘而閣部諸臣亦俱墮鬼陣中矣逃夷出入未定亦非小事彼黨獪黠萬端恐亦

不可以虛聲嚇也顯此復不脩

崔振峯御史

西事已棘公之壯論廟堂必當出此然愚猶意順義火酋未必敢露形自絶況我既不假以事權而及其有急而遽欲就彼索火酋之頭此題目甚大收拾甚難扯酋度必不可受約宜大度必不敢共擔則諸邊瓦解大事去矣不如且陰陽其間在貴部則儘力禦寇不必問何部人馬而在宣大則使之明詔切責扯酋視其支吾應



對之詞何如別圖操縱可也譬之同舟而濟或篙或楫各有所宜若束手無伏而望他人并力加功迄無後濟其失均耳惟足下裁擇

梅鶴洲揔督

承札所論邊事不壞於虜而壞於文法議論此不肖病卧時已先爲經畧言之抑此尤其淺淺者使文法議論果流出肖中即抵牾一時久當自定乃近有一種磨牙吮血之口吻而佐以承望押闔之心腸將來所壞豈止邊事而已記斜

世廟時止爲損軍法嚴邊臣望風媚虜虜捏首功以幸無罪翁所謂重戰罪閉儒門古與今斷成不改之套矣和戰二字廟堂剖析何嘗不明若必欲遂息衆喧則除是漢武用狄山手段而非不肖所敢言也

趙寧宇巡撫

生之愚論蓋陰爲邊臣解紛而不意流言洶洶已先入

上心音出禁中驟方駭而蹶足鳳欲翔而鎩羽



門下經營功緒竟投鳥有可歎哉事雖至此幸而公論甚明有識者斷以爲保障第一人才安知非門下屈中之伸也外示洮河二川圖覽之若再見伏波聚米狀據此誠得兵強食足二川巢穴可圖奚但守洮而已目前計無便鼓番生所憂者鼓番得力之後恐番人又不徒爲我用耳新中丞以名用之以氣用之料其沉思妙筭未必不仰門下與時子文傳政幸無惜盡言耳

趙寧宇巡撫

外示乃腹心隱憂去年小奴自五臺山歸亦聞

聖母於此飯僧廣脩福事而無文牒的據吏不敢詰以愚言之此等事縱有影響然

聖母盛德必不禁外人之查問今當咨與該科言之或可因事就題以防詐冒生患也門下鴻鵠雖舉儻更有聞見不惜時時遇便爲生等言之古人身江湖而心魏闕請以爲別後之贈

梅鶴洲揔督

近來中朝有一種議論以爲邊境失事正合論



罪不合論功僕即與力辨之夫罪自當論若俘斬實級實功則必有下手之人豈得一槩沒而不論也翁行矣此事亦當囑經畧公從重發揮以折嘵嘵之口若當事者愈怯則建議者愈譁將來必令戰士投刃掉臂而去豈國家之福哉捧酋悔罪求還但自審不辱體面不損威嚴便可從容受而縻之亦因可以孤火酋而堅諸夷必然之計也僕又料事成之後少年必又有一番疑議然人臣謀國事豈有顧毀譽不顧是非

者翁且莫飽于一歸遂忘後憂也

鄭範溪經畧

翁此一行其荷擔奚翅九鼎昨定府報來則已聞該邊諸酋傳呼郭令公來皆稽顙而去矣然軌如此則結局後事可知而羣少年猥以筆端爭勝或謂當疾走西鎮或謂當先搗扯酋至於本兵閣議盡欲動搖曾未見虜而朝堂先爲戰場矣若門下則業已矢一腔血報上更不必尉挽爲内顧也



鄭範溪經畧

得書知台駕已臨左衛暴露艮苦所請預發馬價及便宜隨帶將官無所不奉命也獨苦朝堂議論如亂麻而東西邊傳報虜情一一相左如岳峯夫則力稱順義原無與火酋作反而西邊督府乃節節歸罪及其計窮則又俛而就招撫之策此少年之所以日洶洶而蕭君已坐其累矣翁一到且先審定夷情順義是否倡[illegible]之報孰是孰非明白奏聞無一毫回互使[illegible]

曉然而後可及遠畧耳翁有心爲國家荷擔當努力放膽而行邸報付之不覩人言付之不懼可也

鄭範溪經畧

得報知使鉞已臨計此時業與督撫諸公相見戰守之策定矣彼悠悠說者饒他千訛萬變終有醒時以

聖主之神明閣長及本兵俱已懇勉留任事此亦翁扛鼎一臂也榆林選軍事宜敢不如教搘



酋情形畢竟何如來教謂事定之後尚有一番議論雅幸同心天子置公卿之臣豈專令模稜首鼠滑無主裁而已也幸勿爲慮

鄭範溪經畧

項之鎮巡諸公紛紛謝去生固知翁獨力扛鼎勞神且十倍也捧教則已聞鼓省判虜漸有次第惟兩川逋寇復集不知更作何料理耳西寧要害本道雖授節方新亦恐遠水無及近火翁不得不置身恩怨是非之外儘力任怨一番其

茸鎭玩愒情弊亦當明白敗張廟堂固不惜小費也虜王雖未東度其事形必不出翁覊縻但祈萬全毋論一時淹遠可矣梅督公辛苦得罪可憐部議之所以遇缺不補者蓋懲羹吹虀使翁便於展布翁但任其外而使不肖等任其內其餘夢中醉中話置之不足道也語云堅心可以穿石至信可以格魚翁准備赤忠請事武庚餘論則鬼神不能違而況人乎聊復附此以廣翁意



葉龍潭總督

方感西事捧教具悉馭苗便宜然僕以爲苗易與耳如門下千里絶足豈弟效之過鄙壁晁間若僕病且死一腔憂國苦心願與門下共之楊應龍者聞其大膽敢通書大老則他事可知重㕘夫豈得已也

葉龍潭總督

承示楊酋之無狀卽如所報自難姑息但查此酋前曾投見面談縱之則聚兵或遂欲內叛或止自相攻其情尚有辨處處之當服其心耳生竊觀前輩南方用兵往往出以夷攻夷之計料此酋結怨已多五司旣不爲之黨則檻猿穽虎不在多兵惟門下便宜爲計幸甚

李霖寰巡撫

承示乃知有叛酋之變幸續教中報普安寺堡危而僅安足徵公臺俄頃方略弟奸謀不逞恐非鞭策之所能定楊酋新負釁於貴州可乘之使過自效否總兵移鎭望而知其爲便計然九



思新華且令總兵隨營往來而不必拘以建牙定所倘如失事之罰一面行勘一面且責其後功以贖何如此揣摩局外之見知無足以備採擇者有便更希教之

林錦峯布政

適川省上擒勦楊酋計弟卽趣所司覆行此雖獨夫黨倪首伏勘法無必誅今處之有名矣但安酋亦非良善倘用安擒楊如狼飼虎希愼之不宣

陳嵋麓御史

貴陽建縣一事生覩安酋曾有私揭阻撓今遽爾輸誠具見公威德招徠之効廟堂何難奉行矣第本酋方丼心於楊應龍今楊既緩誅恐此酋尖望將兩持耳盍姑羈縻使之若地方無事則此輩不宜使有功自挾矣

李霖寰巡撫

僕頃因川貴爭事爲之浩歎竊見彼當局者欲以鬬勝立奇是其習性而中朝恰更有一番議



論以爲主勦即不當怒蛙之勇當得遇軾欽容而敬之嗟乎此世道之憂非公一人之辱也大疏理直氣壯足愧嘵嘵此公方置之西邊以洩其銳氣而調其忿心公姑爲國家強忍可矣外撫兵移鎮原議生等百閧不如一見公第從衆行之毋再煩於下問也

李霖寰巡撫

湯酋之事此中業巳左袒川撫其急調葉院而代之以川左使者意固有所在也葉院比有書甚悻悻特令西事方棘料此公無久戀舊鎮之理顧虜情關係十倍土酋萬一再以鹵莽施之則天下事去矣如何如何貴省直指僕陰察其老成諳練公與之同臺同志可從容以理曉之若廟堂主張則不足爲左右慮也

葉龍潭總督

來諭未奉之先巳曉兩境異同狀此酋兒悍西事緊關且十倍於此而廟堂業先主公移鎮之議恐倉卒受代勢難兩顧因暫假便宜於川省



以綴此酋之心而後從容計處非謂川省一說遂謂定論也別諭使其果然則誤國殃民甚矣三尺法具在誰能庇之西邊相望如渴幸高明先大計而後小爭異時川中諸公必有歛衽相報時不佞請爲公攜左券待之耳

李晉峯巡撫

黔蜀爭議不佞巳望而知是非利害之所在矣會此公方爲新進所宗當事者姑使換節以解之然門下自當侃侃一言使廟堂易爲剸決不

然彼既在鳴劒抵掌之秋此又屬控拳觧鬬之
會
明主意向未可知也不勝欽服　此附報不宣

李霖寰廵撫

不佞頃之有啟與李中丞以多殺爲戒此婆子
心腸未必有當於事理否捧教爲之覼然蓋不
獨見識畧超違號令明信而好生一念亦可以
珍天地格豚魚矣不勝欽服

葉龍潭揔督



捧教尙以黔蜀之事爲言不知此等爭議古人
時有且正未知爾我是非何如惟是國家大計
在北不在南門下袖有青蛇喫緊操縱正在今
日毋以此遂沮獨往之氣亦毋以此傾司事之
心則武侯魏公而後可再睹也前啟蒭蕘之論
頗係安危幸存而商之

葉龍潭揔督

承示苦心壯氣可動鬼神火酋嫚書無狀如此
此兵法所謂聲強者恐未足爲犬羊辱怒但當
嚴兵備之耳姚中丞書來具言本州虛貧不可
遽徃之故今聞已至彼中而此公且有新命代
之者爲劉憲使又不知其人果堪爲門下分憂
否也酋虜爲一真將來大憂門下試飛一籌別
有離巢折虜之術則節鉞在遠與在近何異有
如事勢剥床星言夙駕亦足以愧他人之觀望
者而非不佞所當主張矣

葉龍潭揔督

承示虜書殊不可曉然要挾之意已真撫公自



宜移鉞料理生耳見李中丞書揣料夷情甚當
而目前似當且分順逆以孤火酋高明謂何益
課不能滿額大司農方議之所獲賊徒自應伏
辜度餘黨亡匿民間者不少自非逆狀灼灼如
天爵輩者且勿問恐反側不自安亦地方一憂
端也翁謂何如

蹇理菴揔督

各邊界上小訌在徃年則爲常事在今日則邉
務一新有不得盡爲諸將容諱者今據實開奏

而稍從寬處諭令立功自贖乃折衷情法之固
禮闕教矣見擒二夷倘彼酋遂棄之于我則更
用何法處之此似不可不早計也

蹇理菴總督

承示石門路聲息未及奉答而按臺失事之報
已至今日文書官傳聞賊衆不多而殺傷許多
官軍何也閣中已諷停答之恐督撫疏亦宜早
上不然好事者又生心矣

張捴戎



承示該路虜情雖諸將鼓勇足嘉而損軍數多
頗動
上聽生已寓書閱臺令其權衡功罪毋一槩議
罰以沮後來之敢戰者專此附復不備

穆啟吾通政

承示諸路夷情本係零竊而官軍傷敗至此殊
為可恨然諸邊怯戰久矣此舉當先議預備不
嚴之罰而諸將出邊輕敵次之蓋追敵而敗猶
愈於避敵而全者敢以此報命之辱

蹇理菴總督

承示教橋墻失事疏草中間裁量情法至公至
明已造船費省此治標精筭但不審猝遇大虜
大潦能支持否適會石司馬云臺下以遵化一
缺坐名李生但寒生初領事須先咬得菜根方
堪致追臺下業為此生造命主人愛而勞之乃
爲終大惠也

蹇理菴總督

[illegible]到任慰諸邊事情不過如此恐



上意既動承望者又至此不佞所以汲汲也適
閱臺書至弟頗以微言規之內云輕敵而敗猶
愈于避敵而全宜從寬處以勸後來之敢戰者
顧不知于事理何如然其慮蓋遠矣

穆啟吾通政

薊鎮切近輦轂每一中虜則聲先上聞此不才
將領所以專事媚結苟支目前而不知其流禍
之至此也大疏八條真該邊照魔鏡會當擬嚴
旨法在必行耳罷將敢爾橫行棍徒敢爾虛捏

處之甚快但此輩恐必有依憑城社交關引薦之人拔本塞源更祈高明留意

武秦川副使

承示貴部夷情西河彷徨中卧始帖席已留虜驟突雖所在當防然遠地生地料其未敢長驅而陝中近方畫收番之策番收則虜益孤公臺自此第以嚴靜鎮之可耳頃新橋堡收番據其情形殊類狗鼠而該道報揭張皇以攻撫城堡爲各省中亦遂望塵而駭有番虜交通之疑殊不知此等小嚚在公臺指麾傳檄間耳貴州至今尚苦爭楊應龍之事教中經畧及兩巡撫之異同未判其孰是後便幸終教之



周二魯尚寶

觀公舉動畢竟老成有斟酌即如墾田一事向來人抵掌以爲極敝壞又極可爲其始終言無地可墾無人可墾者獨王司馬一人耳然足下非親見則恐亦不信以僕言之且盡心查理一番中間豈無熟地作荒及隱占侵沒之弊且既日開墾甚難而前撫按之紛紛奏報墾田豈得曰非欺也僕之至愚雖千慮千失至於策虜則斷自謂爲不差今扯酋之決歸決不歸在數月間耳決歸則縻之決不歸則絶之口稱歸而未必歸則待之而當事者且落得邊外多講一日則邊內可以多脩備一日不知經畧公何忤於諸公之事而必欲先敗其功匆匆以空拳挑戰也漢過不先千古定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公不記臨別之年彼時尚謂扯酋決當甘言厚幣以求之今言不甘幣不厚羈縻恐弱只在齒舌之間而言者便以爲辱國然則郭中令之握手呼回紇萬歲豈非千古罪人而淮海之役王欽若奮然拘留信使其功豈不在王旦寇準之上也富弼苦爭獻納而及其入對則請陛下十年不復言兵蘇氏父子自負談兵赤幟而其發不過禮之加恭待之加厚而已葉中丞膽決有餘長慮不足若從其言遽然華封絶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不成事萬有餘敗王部賈似

逬之覆轍可鑒也新督帥實不佞所薦故太宰以為眼前邊才老成妥當決無及經畧者魏公人品則過之必不肯以前輩爲鄭下不如待鄭功有緒而後用之今魏疏至矣果不出故宰揣摸之外且使其疏果保得某處有兵某處有餉可以萬舉萬中則僕當望下風拜之矣就中虛實一切不管而夢云不分順逆決意一戰而巳問何以戰則曰小犯一鎮禦之大犯合鎮禦之且期以數年成功而巳如此則九邊沸動內帑



一空而前代征商榷民之事起揭竿斬木之變生不知魏老能保任無事否也適李撫臺相過勸且暫緩新督之行以待經畧事定而公頗欲趣之使兩賢相聚而爭堅白安乎危乎開市遲遲一說僕巳先爲首公言有識者果不異人意且喜 冊立分數巳有七八使其必變我復何留使其必不變則我又何留適兵道有承差來傳老毋近有微疾小兒貽書獨寄姊夫而不及文意甚疑之公此將腧勸我恐則天下豈有無毋之人耶從此答書後恐不及再相聞千萬自重千萬爲國家邊計重

房偺吾兵道

外示虜情邊偺鑿鑿破的向畧陳小疏中意正在此大抵節年豢虜之弊最大一着是西行假道而其他受挾弛備次之今螘臍既不可復追蓄艾又不可猝得惟審局下着漸次修補以期桑榆之收耳若廟堂先自峻文法多議論則邊臣勢不能徒手搏戰其計必出於欺欺者之計



一行則戰者之氣頓沮此愚夫之所能知兼有世宗近事可鑒而不意諸公無端孟浪紛紛一塲可笑也僕正在閣中言及兩川建堡議成一節而閤之崔御史則以爲難入衛兵議撤僕大以爲便而張戎政則又極言其不可天下事種種掣肘如此高明既實見得是不妨力請該臺參行在廷議論雖多然善均必當從衆也

鄭範溪經畧

教至乃知有卜酋權敗之耗蓋自猪截借路大

議行後不佞猶栫心廩廩恐言之甚易行之甚
難今一舉得彝自葉披枝想撫戰機宜在胸中
矣閣長初意本欲特翁再疏別推揔督弟以愚
意言之若爲事體請則可許爲人言而請則不
可許況盤錯入手游刃有緒而中道委之他人
爲國謀爲翁謀俱有所不安也播酋外懲內奧
辰下必去無疑但不識可乘此將火酋大作用
一番成其陳千載之功否重贖之下謀勇必出
不佞庇在宇下不勝得隴望蜀之想輒以此復



鄭範溪經畧

水泉大捷部中已擄塘報畧節上聞奉有溫旨
不惟借此激厲士氣亦使翁神意舒展游刃愈
利耳套虜既大創度其意不出兩端或以扯火
二酋是其脣齒相累之人索性要之併力拒命
以圖報復或未捐市賞之利落得歸罪火酋自
解此尚可乘其震動大黨將合未合之交驟馬
驅而綏頰下也適少年諸公又倡言虜王必不
歸此亦恐宜急爲諭遣但要得彼中悔罪畏[illegible]

實情實語則當事者便可毋惜小費以防狐疑
旁落之變敘功既已令該部早覆早行外示諭
夷帖此乃回風一篙極得力若卜酋來輸欵且
以計縻之使該邊之裕力專事兩川則火酋無
能爲也此此復

張揔戎

頃經畧信至已畧陳麾下捍邊斬獲之功虜輕
中國久矣此一番譬之勝局爭先着數將來擒
縱次第便不礙手然公之智勇乃自廉仁得士



心而偏裨未必一一同趣如教中所謂沿襲故
套當遂指其人早更易之若在在而爲之姑息
又落套矣外示乃必然之計而七邊齊舉似未
易言此練兵選將之所以急也僕正慮首級論
功必悞事臨陣之際能保無爭功奪功否耶此
事更難處後便幸裁教之

鄭範溪經畧

套虜從中挑擾似未可以故習玩之大疏責成
一說確是先機其火酋躡非入犯之時然因緣

生事掩襲報讐不可知翁既得要領生擒叛酋便可乘埶布局收絕漠之功昨少年之舌在此一舉也不勝喜躍欽遲之切

萬震澤僉事

方今制虜第一着决在收番全倚公一人首事今虜烽既熸則番氣益壯而我亦可露檄爲之主盟壯哉功也三賢相得操筆而前使王庭空慕太白懸首而不俟東山一枕安矣

梁霖宇贊畫



捧教具悉兩公籌邊策虜事事破的益不倿向來陝主分別順逆之說以爲川海即未必蕩平而遠交近攻尚可次第措手乃茲卜酋敗服火酋逃遁而順義又可保其必歸諸番又可保其必爲我用頭頭勝着顧反出始望之外不倿誠不知古人當此何如若就今日見之亦可謂陸剸水斷兩驟風驅赫然旂常之伐已乃來教示以勿虞道路流言夫使廟堂而果虞流言也則諸公有今日哉領世情悠悠畢竟以說夢爲眞境如近之望公者尚欲追虜以爲戰無不勝不必藉保番之力嗟乎士大夫識見如此不肖不憂虜也憂邊疆刼數湊合而諸公顧畏首尾未得盡行其志耳來教剖析利害使人滌耳洞心何不遂以斯言徧曉朝士懸萬無一失之券以牵就萬世一時之功哉謹此附復不備

鄭範溪經畧

承示處分卜虜罰服狀恩威兩全從此着着按局而行持之堅定應之從容則夷情邊計奚啻



十全而已收番一說其爲便計何疑但不肖前啟不憂番之懼虜而憂虜之嚙番今既欛柄在我兩無後憂古人謂蔡功惟斷乃成尚何疑哉昨又有揣摩意見謂虜王必當誅而降番未可信不識門下聞之以爲何如大槩朝堂汩汩衆醒不能當一醉翁既實見得是功决可期月而待則索性與之明白可否婁敬趙充國獨何人也外費出瑣瑣該曹豈靳此以誤大計如一時未應手但可隨便借支無煩子在訊矣

鄭範溪經畧

虜王雖不可輕招亦不得放縱帳下智謀吞辯之士不妨物色鼓舞之有一聽勦舉人李鼎獻策一道火箭書一册頗籍籍有時譽此等人不識可招之到彼盡其材用否

梁霖宇贊畫

來教未辱之前則經畧公已具傳英猷石畫矣凡邊事所以紛紛其失豈在今日然就使今人處昔日之地令言事者處當事之時亦未必不



斂手相服也教中謂有智有膽方能實心任事愚則謂實心任事乃膽智從生足下試觀前後諸公豈盡無膽無智哉智施于文巧自營膽施于躁競勇進耳禁過假道真當今第一義然喫緊在水泉一捷而後首尾成章公所謂兩策者其實虜入我殺則成之虜不入我殺則成兩公且措足實地先思其次而後及其上耳假道既絕則請惕及西海紏番既效則又當謀及保番至于東方十萬兵之聲勢莽捏兩川之版圖必當使聲中有形予中藏取而可保萬全不然虞中未必無耳目也經畧公作用定何如與兩賢肝膈意氣定何如紛紛之論向惟恐其不徒手搏賊今卜酋一創則又幸兵連禍結可驟以爲當局罪矣[illegible]尹之初僕嘗一口言憂不在外而在內不在議[illegible]而在人心公籌邊之暇盍姑囘首爲洛陽銅[illegible]計耶萬僉憲爲我道向往意餘不一一

余曉山巡撫

邊事至此恐全顧不得前人體面及下吏口吻



尚望屬耳私教得容爲同志一言不敢忽亦不敢露也卜酋一創誠快或又恐其牽制拙會使經畧頭緒未能歸一高明何以教之

鄭範溪經畧

凱聲又至歡動舉朝即古所稱一月三捷何以加焉不佞向耳剽紏番㕘討尚以爲落落難合今立竿遂見影操券輒取償而悠悠之徒更安所措空喙已適棗中丞頗懔事後之憂固是一

詭然與其使虜懼而思報之可憂又孰與驕而要挾之可憂也惟順義已訂約于初九日行而延展至十日之後恐此虜尚有他腸畢竟乘勢早驅爲妥而兩川効力諸番尤當預爲將來犄角之計萬一虜未能報我而先擾番則血脉遂支離已不肖拳拳萬里之憂特在于此惟留意幸甚

鄭範溪經畧

翁今暴露何所擔當何事而秩滿例内之恩尚



言謝耶祉酋既成行門下又多設方畧扼其吭背遲中豈有失哉而少年恥于言之不售且疑且憾僕陰揣其意大似淮南王聞人言漢治則怒言漢亂則喜而適者南曹郎又以翁之報捷爲閣長賀儀嗟乎苦矣適叢中丞言欲洩怒扯酋華封絕市而以翁之平處爲失策然翁已是九分功緒當横塞萬衆中必無所撓不佞且藉之吐氣耳

鄭範溪經畧

勘功疏到令人又添意氣如此光景不枉翁暴露一番人情雖娟功亦豈能盡昧本心以成爲敗也昨李撫臺又憂彼酋徘徊肅境以俟水草便利別爲要脅之圖大抵羣少撼搖非此即彼門下只顧自已把得太阿柄牢耳卜酋震懼之際受罰久而不決未必有他顧不肖陰恐東西二部未必盡受節制東虜怯而太張皇西虜横而太鹵莽門下提衡其間使呼吸如一身乃保萬全也眼前勘功故事且尚墮夢寐恍惚中而



其他何足與較惟閣部敘功則我輩儘不藉此爲榮門下落得省事省文耳適見深贊諸書乃大有識見翁門下得此公亦洙泗門中子路也使便偶及之不備

葉龍潭總督

報功之際門下獨自屏樹下不及一言惟拳拳以練士招番爲務所謂小勝益急知其必辦破虜矣生曩見沈叅將茂言虜騎而戰决當以步勝之今來教肯與之合若茁兵真可用境外之

事不妨專行適李舉人招沓一說生新與經界公言此時戰既利番之能格虜則他日亦必任我之能保番但恐茶馬尋常之恩未可恃也高明裁之

鄭範溪經畧

得敎更爲之覼然曩時主討者大抵失在假道而虜無大釁則勢自不得助番今我乘虜逆番乘我怒爲合從擯秦之舉最是勝籌第此後則當步步喫緊保得諸番恃我而能必勝勝後我



必能保番而無後憂方成首尾常山勢耳梁主政適有揭見敎頗歸誠委計于翁乃知兗李成踩非虛言也

魏確菴總督

仰惟門下雲臥方酣驟聞嚴召固知萬金軀重不輕許人也第今
天子西顧旰食以負擔相累非以爲榮門下辭榮可矣辭負可乎每見撫臺公開門下起居狀而喜其尚能秉燭對客借箸談邊此何心哉夫亦爲方今世道安危關係不數人而未暇爲門下出處謀耳巢由同志請卜之異日

鄭範溪經畧

自頃卜酋被劍則朝堂更有一番疑論或曰虜王爲卜酋所繫萬萬不歸或曰兩川之虜且爲其黨報復萬萬不出不佞因戲謂之不識諸公兩所謂戰者以口啐之乎以指招之乎此博得青牙閒微利而其中未嘗不怔怔懼也有如萬一呼吸一不效指而梟鳴鬼嘯皆操左券以嘗



之心則天下事去矣捧敎乃爲之安枕竟夕但得窮虜成行則兩川去來雖未定已具有九分功緒總兵本曾擢虜翁索性委任責其後功以國家大事爲重昔武侯用與斬馬謖用魏延疑人莫用用人莫疑固英雄所以屈群力也竊疑燒寺一着真華陀割癰神手而虜本以奉佛爲名隱其先嚨酋歸款原藉佛家權敎攝持今亦似宜毋絕其重許以建寺于巢牧本境則無詞矣適萬僉憲亦自有揭至稱諸番絡繹內嚮矣

于胡越一家翁此段方畧决不出班定遠之下
而或又以爲收番難矣保番尤難昔齊桓建績
江黃後二國被兵而不能救覇業遂衰翁亦宜
鑒此等徹首徹尾使諸番必能爲我援我亦必
能爲諸番主方可胕長久安静耳大抵今日多
生議論以阻壞成功皆游士不得用者所爲郎
令諸說乜破則又有言火酋終歸于罰服草草
而止又有言虜王賜以辭欵我而陰召諸酋以
八月大舉此等皆齊東誕謗而老成亦或信之



可歎也

邢崑田巡撫

與公横經之契淺而推轂之情深丈夫意氣社
稷是念乃諄諄致知己之許何也扯酋雖停市
賞經畧在撫剿之間昨已見其悔罪書信歸巢
之後未必敢桀正在公臺處置得宜耳其文法
之末議論之多非豪傑所宜慮也

邢崑田巡撫

捧教并示各夷悔罪諸書不勝欽慰生原謂虜
情在逆順之間定當如此操縱萬一牽制人言
先聲不張信使不往而鹵莽襲王恢狄山之說
則天下事去矣盧某等官既得用盍稍破格優
之火酋已膽落誠募得行間敢死之士大作用
一番亦千載一時也

鄭範溪經畧

承示虜情卜酋固無終絕之理但前旣勦戒一
番今匆匆三疏罰服了事委果太輕門下遲回
未許是也然恐將來此酋必當收之以全力專



事火戰所報斬獲雖少然使彼知我有備頭頭
觸網亦足爲後來大舉壯威耳

鄭範溪經畧

頻報一疏讀之有虜在目中之狀此安上定下
九鼎擔子我氣既壯虜知其無能爲也堵邊借
路之
旨雖下而該邊兵力恐倉卒不能趂手流虜如
麻關門一線當更煩神用提撕以保萬全耳招
降納叛乃弱虜要領而就中審察情僞料理妥

摃亦不等閒其目前操縱虜王認罪之使尤奘
聚文告之外亦須稍示以武備不然狡夷有耳
未必可以虛聲喝也擒斬功級既真似不妨踏
事報聞外諭并領附復不備

邢昆田巡撫

承賜答戰撫客畫云云如此即常山陣法已且
在指揮聲欬間何不遂謀之經畧公使急操先
着以往百舉百中也第不佞竊觀順義侮服雖
成而其氣已衰其權亦已旁落恐不得遂倚之

為從約之主此又在諸公相機設變于甘苦疾
徐之間使之樂從而無後患耳外所啟二李火
器似奇巧又出所諭之外李舉人門下收之為
用未必無益僕亦未便語之以曾薦門下可否
自在公耳

王懷棘巡撫

捧教該邊積弊至此罪不獨在將領然與其人
人提耳而問之不若事事徹底而查之
明言雖細閱三年內事然追查已往正欲明白
見前何疑之有哉卜酋新敗乃倉卒調兵聲言
欲搶尾剌此其意必主窺邊門下策之是也先
有該鎮傳言此酋已服愚竊與長寮言虜創之
後怒乃常情服者不可測也今弩機發矣尚豈
得不防之則必當如郭中令趙營平遺策有後
應毋先挑有堅守毋必戰而順義諸虜情形未
敗者且委討經畧以虛聲欬語激之使塞外多
講一日則落得塞內多備一日耳

鄭範溪經畧

至決筭精彩若神扯酋即未東還度其情形
已在目中
溫旨既下翁可從容展布而生等亦自能儘力
主持矣蓋曉曉之口其在非者已似覺索然而
南中方人人自以為頗牧正可發一大笑耳小
醜若詞不達意至于事理乃愚夫愚婦之所能
知而不識果能為邊臣助臂否觀扯酋與火酋
二書則扯酋便可離之于火酋而火酋又可離
之于扯酋諸番又可離之於諸酋天下之事愈

從容則機括愈生翁其專意外事以趙營平郭
汾陽自待而其他總付之不聞不見可也

李臨江巡撫

承示傳諭虜王往返輸服之狀具見樽俎先聲
咄嗟妙用一函書賢于十部從事遠矣適聞虜
王見有差人到經略公處想東邊決有定約更
望門下審諦恩威之間勿棘勿縱則邊方奠枕
可立而須也

魏確菴總督



事孔棘而門下既抱有越俗之見笑前人之
未工此復可邊巡小讓爲哉大疏侃侃然非恐
憧所及然不知廷議所謂分別順逆者何曾謂
其酋必順其酋必逆但就一部一人而言今日
順則今日縻之明日逆則明日絕之又如陽順
而陰逆則我且落得陽藉撫形陰修戰備此國
家威信當然亦以邊備積弛不得不然也卽如
教中謂經畧日夜求虜夫使其求虜而必如宋
事大費大辱則其勢自不可一日忍今虛聲款

竭何名爲求而塞外多講一日乃正足以資塞
內多備一日有如涉夏虜馬不歸或再有鈔犯
及分外要索方訟言絕之則門下定謀固在也
何遽言出無所爲乎今區區數月之事幾不能
待而待數年之後則恐門下能必之已不能必
之人且不能必之國家財力曾未及期而七塞
已騷然矣書生之慮倘未必無一得惟高明稍
留意聽之

鄭範溪經畧



日新總督飛章請戰而人情愈岌岌矣然鄙
見則謂必得彼處事機湊手其氣始壯而扯酋
遷延乃爾萬一彼中有人覘我謀議異同愈生
猜阻則柰何川底之約更成鬧動要之保得扯
酋移帳秋高必不復舉則讐番請路總係枝葉
忌者終不能搆我大罪而督公新被煩言譙訶
恐亦無遽出梗撓之理但安心定氣期于必成
可也

蕭岳峯總督

適得經畧公報尚未有虜王撤帳確期乃敎至
始了了已經畧公須雖伸威于西然照顧東邊
諸虜不可門下一面隄防一面撫諭先使虜巢
勿動以待扯酋之歸此攸關不控拳其勞効豈
在經畧之下也京師少年至今尚苦爭扯酋必
不歸兩川必不能驅虜今定何如但扯酋歸後
更望深思所以待之莫沾沾見喜莫棘棘生疑
則又在措摩妙用耳

李桂亭給事



不籌邊一疏其料虜情形種種破的內有云
不必曰虜必東歸可保太平無事當思虜或不
歸何以保安疆土又云姑羈縻以緩他变爲久
遠之謀當安靜兵民爲防禦之策此聖人復起
不易矣愚請更以兩言足公未發之旨扯酋既
東歸未定則不妨俟其不歸而後絕之經畧既
欲離火眞于扯酋則不妨俟其再合而後誅之
此大信大威使曲在彼古嚴尤之策匈奴郭令
公之制回紇以及趙營平班定遠西畧斷案近
班可孜也敎中一則曰遁辭一則曰悔罪夫狼
子野心直患其悍然不遁且悔耳苟遁且悔則
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而乘其間以益修戰備
天下後世又誰得而議之中行說日夜露形謀
漢漢不能誅李龍等日夜詭形遁我而我反欲
誅之愚以爲此未可易言也大抵方今之勢先
藏拙而後可鼓勇先算後而後可圖前僕觀比
來談邊事者多矣惟足下深識遠見與尋常不
俾効所知以佐思慮之萬一惟鑒之



葉龍潭摠督

邊事安危懸于今日公所聲罪首惡即所以堅
和好是已乃首惡之罪無所歸逵遺之火眞而
偏追論消沮悔禍之扯酋是愈疑諸虜而何和
好之能堅華王號斷撫賞在扯酋未東之前猶
有名今業已播告離之于火眞而彼業亦稱徙
牧內嚮矣譬之市中群鬭但患其搆而不離若
黨與自相推諉乃是解紛一機又可窮鞫其心
曲要遮其後路乎大抵今日快心爽口之事誰

如殺虜然言之易行之難以西邊責東易以東
邊任責難即如大議革封則宣大又爲戰易矣
不遂爲東邊守臣橫行必克之計乎公能遂家
其必勝乎能策其必勝則異時過河之役使諸
人任之夫擒酋之惡不加于唐之回紇彼時以
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
得言戰驅之出境而止一則執酒爵地稱大唐
回紇各萬歲而止趙營平漢之虎臣其徘徊長
於諸羌相守彌年而迄亦無斷截非常可喜



班定遠扼奇立功而及夫寇竟捐逐之書
則不過曰塞外蠻夷本非孝子順孫水清無人
魚而已先是經畧之西也周尚寶開其欲以登
曰掣歸擒酋相與目笑以爲所操者約而所欲
者奢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綴此一步可以專
事火眞今擒酋綴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則
門下又以求虜辱國笑之是汾陽營平定遠三
賢之所難而責經畧之所易也今之論者必又
謂虜易與耳然何以遂見其易得非僥倖水泉

之二捷耶擒酋之肯革面受約束耶若此若果
誰爲之夫援人之功以生意氣而即反其事以
敗之古人云君以爲易難者至矣可不爲之三
思哉今前後虜書見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
反爲中國之笑耶背後有他如公所鬪然堂堂
天朝之體斷無以孝子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
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防之如防虎嚇之如嚇
則邊境安矣當王安石賈似道之開邊其言
於不以貽笑爲恥而卒之笑者一時痛哭乃



世以公純忠憂國猛氣吞胡固知其必不
二此然好謀而成先師炯戒美成在久莊子格
言不肖芻蕘雖狂戇亦可採千萬之一否即今
火眞雖逸而西邊信地當爲之事甚多如收番
保川二着已足令門下㕘事至于局外規恢請
俟廟堂以全邊相委乃爲所欲爲未晚也外論
火器眞禦虜長技李生門下既知此人請自以
尺一召之非僕所敢知矣郭太守當即如議起
用之亦嘗聞貴鄉梁副郎緒言否此公在京之

論頗不許經畧既與之同事乃嘆服不容口來
教謂慎勿聽邊臣則公亦邊臣也可盡疑乎臨
書不勝肺腑相成之切惟鑒之

梁霖宇贊畫

來示以策虜便宜盡歸之經畧乃經畧又以幕
中之畫盡歸之足下兩賢相得如此
天子豈憂邊哉顧今之倡異議者非他人即同
而其說自華封絕貢之外別無奇畧所謂一
從而萬有餘敗不佞斷不以垂死垂去之身



同附和也經畧公主斷顧不當嘵嘵足下
之謀故不容嘿嘿乃來教專責生等以主持而
憤在京之疑議殊不知𢧐機不在京亦不在生
等亦不在經畧足下旣保萬全請即以告生等
告貴鄉與閱視諸君而天下事定矣顧虜中萬
一有細探知我疑而欲絕之好人怒獸驚列在
俄頃呼吸間此誰人任之今後生抵死執獻納
自愚之說不知今日之事乃唐事非宋事足下
試觀郭令公之禦寇厥操縱何如也千古斷案

聖人復起不能易足下第勿自疑且無疑下僕
則幸矣暑中暴露珍重珍重

鄭範溪經畧

方答教頗悉時情一二而續札所謂創虜王戮
夷酋者則其說之所自似亦已了了恨廟堂無
人敢用漢武帝難狄山之法徒令英雄短氣而
已雖然事至于此已一着穩一着翁旣保得虜
必歸無過望于我則冷眼可以看世人之熱
而又何以多多置辯爲哉我只操其環中以



休槃外保番則其餘皆枝葉已𣍐雜老又上
之二疏閣已帶備發行此老之性要在喜人宗
已而識見氣魄固非若新進之孟浪也幸少加
折節和調以濟國事此又根本第一義高明裁
之

鄭範溪經畧

連得兩教譬之啖蔗者漸入佳境不佞臥滋帖
席矣虜王之言旣爾爾就使河州果在行可逆
其詐追其往乎今籠僞招撫業已步步喫緊第

不知所謂水凍草枯者真情乎托辭乎有如跟前且欲支吾卜酋熱面則我計不如連卜酋收之使之得小市以爲功爲詞再留中國之重未失也火酋暫離稼土恐亦有二說或遠塞避我或糾衆謀我若虜王離未行而掠得其悔賴口詞以折彼恐亦不煩用兵也帳下行吳梁二大翁又能傾心委之此一身肝膽手足既得力則其外即有些小異同固無足慮然群輕折軸理宜防宜示生等亦須傾得轉移其間也收番一



既資其用則恐亦不可空言慰藉即有小費亦所不惜但保得將來不復苦番而我能爲番主否境外之事法得專行況並浪萬里而可須奏報耶此復

郭中宇巡撫

捧教疊疊安邊大計撫川之說生去年聞之榆林房道雅相印可曾以訊之當事者今來教及之此即裴中令之蔡功可斷其必成者也但不知財力果堪辦此而道傍築舍之見又不知何如耳順義決歸然以其遷延邊外日久群疑又生甚而謂款番皆可虞套虜必大舉如此紛紛使人從容下着不得兄但知經畧功成當召還不知召還之後人出意見以賊之邊事方可憂耳勉之自重古來豪傑舍沉審揚當四字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

鄭範溪經畧

不肖一日未行猶未忘邊事一日之慮茲得大爲之快然第彼彼虜慮意必當別處之無所



係之地任其瞋目撫劍獨霸一方柰事機不偶生兩人正在告恐他公竟被鬼迷耳然虜既決歸彼與已阻八分翁但信心信理不沮不怍可耳此後恐罕教無期千萬自重

蕭岳峯總督

經畧信到已傳虜王必歸之意頃貢部約束之所在不審執事者操縱何如茲拜教示彼既掌天立信廷路趣行則廟堂西顧可無憂已仰惟苦心經歲游亦目前將來論功未必在此督乎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傅仁泉巡撫

于肅愍改謚議已下部覆行方今世風日往以勢利權譎相高誰復急社稷之慮藨幗幗之忠惟門下借先賢以立表高山仰止豈特于氏之示祊綴稲而已哉不勝欽服

楊益所御史

忠公精忠大烈耿耿汗青昔人有執鞭晏子之棠召伯者今不佞豈異情哉文武世蔭向係國恩實亦以天祚明德使足下名家子弟日引而月長之也

王平溪郎中

尊先翁忠信行于蠻貊勳畧垂二紀而比以西界小騷翁訛觀望之徒矢口追尤首事者小疏三反中以此爲第一義顧其言不知當否而今遂矣蒭表非敢遂哀慕登石以厚子思之

陳愚所副使

徐州之說弟非聞之周尚寶捴河方在彷徨進退之間而所乘所遇又如此弟遙爲之灼腸如兄所論遷城一說工雖小而覺動聽大除是引濬漕河别道或可亟行而又不審財力能辦否將來可保其萬全否更望老兄熟思行所無事之計不敗成功不貽後患而捴河公處亦望以義勉之弟亦可藉安枕矣若邊事得失頗有而謀臣猛將差亦易得非若河流之湯汗瀰神鬼出沒也乃道謀紛紛前後屢變其說初閣長主撫剿並用則相與羣聚而訕曰嘻何其怯也及見經畧試兵水泉大創卜酋則又相與羣聚而駭曰嘻何其激也弟嘗戲謂相知不識諸公所謂主戰者以口許之乎以指揑之乎嗟乎千載而下知必有以朝堂爲笑端者矣兄所論諸賢皆鑿鑿可當大用而見羅兄頃以緬叛爲尋得出頭之機然又不知
上果能轉圜見聽否此兄災酷相仍于幽囹中

更聞毋喪天之困豪傑如此或將以大用之不
可知也

張豫吾縣令

足下任事之聲久飫耳中前進必媒忌邽行必
見忍將來實儲在府實愛在民後之人能遂剪
伐甘棠否也僕昨已寓書劉督餉此緇衣一念
之誠亦將爲公大用左券勉之自愛

蹇理菴撫督

承娓娓數百言此京東防守第一務乃向來



誠有二將官以修邊爲家苟且塗塈了事費
于上一也長邊步步挨築東修西壞度終不
能成萬里金湯二也今教中討處定費實支將
官既膠手而地酌衝緩工分先後執之有素俟
之有期尚何訛言之有哉閣視公不知何所作
用當此之時軍情吏弊正當兩重翁臺宜會王
撫臺相與調維折衷之

袁了凡主事

大議再斟酌一番覓似近人可行但祖軍抽選
二弊尚未見處分明白俟檢原教更希伍卒業
耳天下事一拈手便難且如東南浮粮一事幸
有周中丞力任親委然畢竟清得幾何而所聞
吳中口語尚沸傳郎公之同志反見有譁于南
中者教中所謂未了心事讀之憮然老病相知
且先爲公暴此肺腸而後圖其効用耳不一

李仰城提督

承教三復備瀝肝膽且因示閣視公之相知不
惟中方寸爲之頓凉如公家世才名寧保無



人疑忌如近者微文小事以一人一事緩昧
亦及若認真與之折辯則其說更長而累疏乞
閑恐亦屬文吏畫眉調舌之態不如已也幸一
聽鄙言靜待躁忍待易眼前參商將化爲和氣
矣

盧石齋郡守

十五年催徵事已蒙大司農相信無復異詞但
夏間頗有流言謂公催併積穀因而重逋𢌿緩
舊粮充數本不欲爲公言但祈少思起謗之因

慎之于後耳冗次草草

秦舜峯巡撫

岑岡之冠未審其巢窟阻深黨與衆盛如此省
續教知已便宜蕩定而
宸衷不驚從大觚處施斧蓋古人所謂治于神
者嚴霜之後萬彙發春此門下經略餘事惟恩
威兩濟可矣

吳止菴巡撫

枉大教皆安邊至計緬賊雖屢嘗我而尚未



試吾譬我非有一旦飄風驟雨之勢而何遽
入土兵之不可急辦也顧所急目前錢粮難處
而蒸米之說亦頗類斗升活計不知夷地可與
屯田否幸高明努力爲之

吳止菴巡撫

緬衆鴟張三宣蓋岌岌矣據揭中諸蠻尚爲我
用且頗擢鋭鋒足見帷幄妙用戡定必有期但
萬里之外轉餉調兵比内地十分煩費仍恐事
機呼吸緩不及事使諸蠻失其時雨之望則離

合勝負未可知也大疏已下該曹自當曲處亦
望再加詳慮先處分目前而後可仰哺朝廷與
他省之協濟耳

潘印川總河

方今實事之與虚談爭爲雄長而老成恃其實
或以觚稜見傷後進飾其虚以曖昧取勝其挑
之有端而補之無影以至于今紛紛無怪也若
門下治河績效自在耳目原不與人爭功而人
謗論訛能盡掩緣河内外百億之口否耶人



知寄天命不常使狐狸猾貉果合噉盡含靈
之翁雖吞景大荒未必無物色者不然且困當
途亭老當益壯耳

潘印川總河

明旨既定中外人情便覺帖然仍聞徐城積水
亦已漸涸翁既手握造化則其他更無可憂者
余主事貞似可用蔡君已于月前行大槩今日
處翁之地客多獻言者請一切和顔受之而從
容面證其是非亦收人心阻横議之一端耳

賈珍宇御史

承示會勘河工疏藁詳委深切更無可疑公臺即審知城中積水與外河無干則將來縱有淋潦正如雨集溝澮無永遠不涸之理惟趁早加隄塡窪無惜小費爲望耳

周山泉漕撫

徐城水退弟久巳聞耗而猶未得老丈決疑兹後爽然矣弟嘗謂天下事皆可策惟河事難天時有旱潦地形有高低人情又有爾我



變幻皆足以成訛乃知天假總河公之一不偶然也適漕臺又以伏秋水發爲憂殊不知伐柯之則不遠將來即小費濬築與遷城徙河無端付巨萬之貲于烏有者利害大小何如哉諸河臣賢勞久矣當優敘一一如教奉行耳

潘印川總河

來箋所示河道利害則

天子業以一切付翁非不佞所憂也徐方之支離廣陵之鬱勃與泗人之桃構今節節自有應付下落翁但請放膽爲之若不佞乞骸得遂劇桃花水漲時決當幅巾奉見耳

潘印川總河

前乞休大疏所以遲覆允者乃故人相勞苦之私至于部議加官復官二項生等禀從其次蓋尚慮有意外矛盾爲翁萬全必歸計耳乃留中竟至逾時生等彷亦甚憂以爲叵測既而微知

上意乃爲借箸而臺疏又相與交口頌翁翁拂未定而安枕則有餘巳今楊給事之疏新下處撫按之疏續上部中得再據以請旬日之



間決有明示

天子明聖翁乃其拂拭注目之臣來教所疑何恐出口生竊爲翁貢拈兩說行則感恩止則奔命此外更無方便別門矣

潘印川總河

承示祈禱疏揭敬巳領教聞之道路大江以北麥秋又復半荒以天道乘除之數言之則春乾又恐夏潦更費荒度耳彭御史之言何足置辯

十五年事尚自有人任之其屬寮驟動等情皆使是眞若因人言而匆匆檢舉則忌者不以爲辜前容隱又以爲事後推諉矣大抵當局老成精詳中更當着五分開眼如欽工之賞誤作決工則辯少年尚在夢中不可不一分明也

周山泉漕撫

頃之徐州一洩水而歡頌大騰群疑屏息信乎大享者之先識見也勞而不有乃盡歸之該與河臺意合則廟堂亦何難于相成第古人



稱爲君子是又一道耳

潘印川摠河

承示引年留旨不肖雖未敢贊一辭然豈不知其苦翁累翁謀相爲脫籠解縛計哉第事勢至此亦不由翁亦不由人必時與命會瓜熟蒂落然後爲無悔耳見今河事正在安危開而少年不遂方更有以薄□爲濫恩者廟堂此時聽翁其迹愈疑故不若□□安無事俟夏秋畢防後相機圖之然□□□也有生年至七旬詎

保家無一事身無一疾翁昔年坐鎮廢憂危中尚能自遣今獨不可借境攝心因幻修幻耶努力自重

韓貞齋御史

不肖爵父子塵目極矣年來遂籠欷罪且不暇給若儼然建坊里門稱官則益愧表閭則何功乃明公被之以莫大之業而不佞且醜之爲莫之戾其敢不引分深辭爲老母惜福計哉記自山以來諸臺以建坊見屬者皆連名共舉



不佞猶不敢當一以助本州開河其一以資八義田公臺特舉既過分之甚而地方又別無一事可借以行惠者故不如從中徑寢勿下本州之爲安也謹謝

党蘭窓巡撫

邊事方殷該曹自無吝惜小費之理第節年市馬給軍耗損多故若乘此修防之日整頓一番或官自圍養調其饑飽勞逸縱虜馬未必盡全亦至累軍累國如目前之兩困也幸裁之

王鳳山巡撫

鑽刺將官其勢既難盡絕或可審移兵部使毋過而處之何如汰冗一議雖其數不多亦可少佐虛乏不知此外子入衛兵馬中可畧裁一二班否

郝少泉巡撫

教內所言待賢將以禮待庸將以法法之行自門下耳若禮必有與共守者頗聞連帥副總門下府縣小官章縫下士皆抗行不下棄體御塵土此何禮也適張戎政見過談此敢以門下引而未伸之意

鄭範溪經畧

初讀大疏精言虜事類不以萬物易鋼之冀者及賢子賁績教來乃不能無介介于多口欲遂為引決去就之計嗟乎功成身退天道固然太公之表東海何遽出負扆營菟後耶乃區區私論則謂大丈夫黽勉一生仕必立功隱必樹節豈有汶汶泯泯抑鬱懊喪以逃文吏之口雖生



等同志能明左右之心迹將來遠聽傳訛史官承誤亦有生之至痛也翁高明豈不達此顧此以復

鄧黍將

僕念如公才不患不遇恐久頓轅下無所發其精采今海運防虜兩大議炳炳動聽矣第如公言事海則當廢漕漕廢事河河淮之民無處所若兩事則斷無此勢方今司農空乏云何而從域外事也輕車火器此藥和平少試用之旨但尚未見虜度亦可支突隘否千百騎突原廣野汗漫而來一車夫防萬車盡廢公當更熟思之僕亦且幾穎當事盡公之用耳

王復齋侍郎

承示南都恤軍諸便宜不過調停于預支正支折色本色之間有先後而無盈縮也苦心妙用敢不仰承其兵曹會題減存月糧雖小為破格然患切燃眉亦自不容膠柱矣

王雲泉御史

京營大議四條，數條中窾，而內二條爲將才尤喫緊。大抵今淹滯之將多貪而自守，無援于官禁、無交于貴門者，大司馬方注意別白，當亟如來指奉行也。

杜衡臺掌科

故事南省章奏無副封見及者，來揭乃特爲鄙人破例，三復讀之，覺其引義甚正，持衡甚平。乃柱中之長厚而其他則低昂在該曹，毋庸置已。方聞南軍政久敝，而將官有十年不調者，



待公表列一番，尤見公論。此復。

賈西池巡撫

承示條覆清查事件，大抵于舊貫之中從實從省，上不抗法，下不拂情，其灼然可施行無疑也。外屯賦一事最難清楚，茲如所議明設寬令，與之更始，則官吏之隱濫自出。茅祈向後更留意墾荒，毋仍襲虛文爲快耳。

徐仁宇御史

近來軍犯發邊之弊，乃不肖想見王司馬原題固有說也。今議雖報寢，然僕猶欲師其意而通之。乃公臺爲寧前主畫，以邊實邊，則恐該曹雖欲異議而不得矣。

彭念川御史

邊屯政敝，乃寮長得自見聞之眞，擬票特致詳謹。比該曹再覆疏至，則亦未見有確然處分者。大揭歷引舊制，議遣專官，生等樂于言議主行。今日適奉

旨以除官擾民爲疑。



王德意容更折衷其間耳。

張滄涯巡撫

方今天下之患，在老成輕退，少年輕言，而至尊之令不行，至公之論難奪，此當事之最苦，而病夫釋肩解縛之所以難也。今宜留者去，宜去者反留，世途光景如此，老先生卽高隱雲臥，能遂忘魏闕之憂否耶？

董潯陽座師

今天下穰穰皆爭赴建言，而其實皆以近來留

中原多士大夫陰利其無害而藉以為名若直
抒忠肝義膽故嬰逆鱗趨炎杖下則前有楊椒
山後有鄒南皐要使
主上知人臣亦有不爲爵勸而祿勉者未必非
格心一助也至于語次及饒正郎乃正直中之
處子方今朝堂群少相與藉藉有言而甚者謂
小子薦饒陰實阻之茲得令孫霹靂一聲使天
知我輩相取原不以通家而以意氣又知言
所親使小子



則客奏表子天日則師與小子皆當以令孫
益友不學之訾非所敢聞命已傳聞第四小
疏已留中此愚毋子之生機我師手札中所聞
更有犯顏逆耳之言不知何日傳之夫
主恩如此大臣苟以逆耳犯顏博去則為負天
地負此心然使苟避犯顏逆耳之嫌諱山陰之
事而不講則等之為負也今萬讜甘之矣寧冥
之變寧忘杞憂邊臣每事泄泄詔書今日發督
銀明日降溫諭如慈母之煦驕兒恐他嘗合起
叛亂之心而草澤之豪閭里之俠亦將有以窺
朝廷也師謂何如苦冗不能細復俟得請專謁
面盡

劉芝陽撫臺

不肖嘗謂吏行從人品來撫臺歷外任而轉此
如大匠試有成器于胸中其左繩右墨圓穀方
軫何疑也郎今三吳士庶雖仰此方新而不肖
已于十年前耳剽及泉公祖及家叔亡弟之
言而知棠陰托芘之所矣謹謝使者之辱



道印

公久謫世外之緣誓當沒齒不意一出支離
至此令眼前法友鳳洲與麟洲俱亡觀門閒寂
香火蕭條尚賴師默佑我鼎然一身為荷擔如
來耳承教知惓惓見念之意鳳洲去時不亂足
見逆力但天生此聰明男子使再假數年成就
更不可知已後死者趁色身尚強可不勉乎家
幹僕夯倘歲資時缺不妨自言此事非所當避
嫌也

張平野貢士

逃空數年不能得禪那一分氣力日夕反側流涕于兗親聚散岐路東西之間足下華胥夢醒念我舊游令人愧且欲夯澹圃花神尚有主人遺愛乃聞敝圃松菊强半已折而爲薪足下倘掉頭一顧池蛙梁燕或尚能鼓吹詩腸毋謾作北山相誚耳

王會泉參政

靜攝中乃獨肯皈依大醫王此宿根也當



聞善事成之焚修乃落第二義兄老作禪者見賢倩處石刻大書不遺我一冊而偏好形人之短此不審如來法寶中竟是何等義諦拈得病中有戲做米字于瓊褐者今漫以呈笑李繼泉兄畫品直爾大進奇哉條頭倘有不落欵扇遺我一柄何如

梁霖宇贊畫

不肖適聞母病方寸亂矣乞身之後所憂邊疆紛紛將來國家大慮必在于此葉公勝身方

誤量不足公既知經略之是萬萬不當爾可謂國也扯酋之歸不歸只在夏秋數月不肖業有成言決歸則受之決不歸則驅之驅之雖不得而尸尚言歸則待之待而後戰使曲在彼得無與足下指合乎方涕洟中聊此寓信不一

劉和宇詹事

弟四小疏發六十餘日又未得報蓋疏中力舉陰自代知其必忤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非敢借此博去也



真可憂如公之言則僕之自引當益力無留宁無伊傅孔子即有之能信于已而不能信于人能信于
主上而不能信于天下安危事重非可試嘗兄其亦爲我三思否山陰之在閣係不淺僕所以望公之大而先以其細規公爲社稷不爲一人也

與閣寮書

三十年來閣中套數至今日一變出相援去相

留憂喜好惡無不相同豈非弟遭遲之幸而莂
亦之日也經不云乎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夫恩
而至于害則後之人誰復肯求恩于我輩哉方
弟之四度乞還而不得也老先生所以見留者
節節有名或曰起家未久不當去今久矣則又
謂相與數年何忍去或曰是非擾擾之中不當
以發憤去今是非定矣則又謂無故不當去或
山陰王老先生未至閣中無人不當去今至
又謂故人新聚首不當去或曰老母方安



不當去今病且不安極矣然則世上安得
此六通四解之術後盡無一事罣礙而去也
且老先生昔欲相留何患無詞過此以往將其
端愈多其說愈長而最堅難破者閣臣去留同
官不得主張之說也犬馬病甚而言去則曰柰
何遠涉病未甚而言去則又曰柰何張皇然則
為弟計者除是別尋事端以觸怒
皇上求疎諸老又除是目瞑口閉萬無生理始
見信為真病而可脫身耳嗟乎苦不亦甚哉習

氏姊乃老母之愛女降酷寒門毋病轉劇如
此傷事乃是天絕我老先生再以
主上為辭不肯一舒手相為解縛則是人又絕
我方今四海窮民不肖一人而已病中揮涕執
筆語涉不遜惟亮之恕之

張洪陽相公

三十年來客匆故事歷歷在眼曾見有今日我
之同心者乎嬰之摠為國家不肖不敢私謝
官傳舍原不擬長侍左右而疾病趨之乃



意想之外造物者或忌而為之祀注或憐
為之藏拙多不可知臨郊執手使人動心次
日解舟而南檣檣下上于蟬聲柳色間頓覺此
身別是一副五臟自此靜調何疾不已且喜四
川丈一入而傾心天下事尚可為老丈幸苦心
強力作用一番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此外千
萬珍重臨書悵惘

石東泉尚書

魏督公鄭範溪皆是邊才

朝廷既已為魏横鄭赫然待之如神明亦嘗畧
成首尾視其成功何如若疑而用用而又疑彼
彼之灰心藉口以事權中掣為解耳寧夏雖紛
紛然將來檻虎之勢非擒即走獨恐招虜招賊
目前縱有功去後未必無患要在門下以心審
大機執持初議為主貴鄉張鄭二司馬恐必不
可終廢願吏部具言張之才畧目下無雙而時
不聞物色何也聊效野芹之獻惟鑒之

牛春宇巡按

之後雖匆匆東裝而尚能讀質言半部私
而于同志謂此書必傳自今當更求明臺于
人品吏才外耳確菴公品格自定乃本兵一面
請劍又一面誚責此何體也陸瀚德之言甚公
間亦嘗與確菴相復駁論欲其酌量戢弢不宜
遂笑鄭經畧耳

李及泉巡撫

吾臺之交際不施于鄙人在事之時而施於行
後此意古矣近時大臣去國不以上忤則以入

言如不肖真可謂兩徼其幸顧自揣薄量已盈
入更博盡有餘之名有餘之福而去夫康知天
人不假寵而益其疾也不肖止為桑梓經營得
一好巡撫乃銓曹終以自遷徙腹嫉于調簡其
議竟寢即此亦見病夫之無能為已敬謝使者

申瑶泉相公

別二十日而抵家見毋水陸馳驅一日數百里
公見者或以為神而不知鄙衷猶以為晚也
令郎見顧與相談說生平感欷涕下誠日
其銜結不終以負知己而又苦風波之際
兄獨當補天障海之勞不能如弟之解手
則弟也雖强食能下咽哉今姑奉勸書恐字百
餘忍愛忍辱努力社稷之計而從容學禽向偕
隱願未晚耳

王鳳山巡撫

矣煩在途僅二十日而涉三千七百里之程敢
言不勞然搏得病毋早見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顧不知向後風燭之勢如何耳外示胡君恭疏

奚乎偶犯合朝後生之意氣偏而識見小如此
者盾自是篤實人前年曾謬薦僕而忌者幾
欲處之得此一疏乃更見師生間原無一分偏
黨僕方爲之喜不以爲憾也

石東泉尚書

顆花病毋湯藥雖稍能支持然甫歸四日而罹
風潮之變沿海居民棲住屋梁大樹之上屋浮
木坏則盡化爲烏有耶如寔宗王承芳一家老
一僕室盧鷄犬了無子遺而其他可類推也



吳民至此饑荒且未暇論有如流言果信
矣內窺亡命外構而方內蕃岌岌矣今目前
惟有早降
恩綍少收人心而萬億之命方倚門下爵巢林
烏烏不敢言朝事而言鄉事誠傷心慘目非得
已也

閣中公啟

近者毋疾愈綿身病且劇鬼神之忌不肖甚矣
尚敢開口言及時事耶惟是桑梓積荒遺疑

彼風潮異常之變流屍塞川哭聲彌野眞耳目
所不忍聞見而昨又無影妖言敝州嘉定上海
之民爭門爭道而死者縱橫如亂麻此非好消
息也便中更不惜緩頰
上前寬賦減織以活須臾之命則愚毋子與受
賜矣今書生未曉安危大計不憂腹而憂邊
主上雖聖明亦恐未必信撫按而信翁不肖草
恍惓敢喫緊奉祈惟在于此方苦瘡甚即一
能見一簡不能答而扶憊勒此數行幸恕



許張二相公

老母七月見兒之後謂其自此心安得從容調
理今則又以假限將滿轉憂轉病矣
聖主之前可無再煩一言始終成就之乎不肖
今已歸隱與在朝不同一字不與人辯

壽宮

仿宮二大事不肖更不暇辯近爲此疏中畧不
自明止借以形容乞休之意原不爲此使

明主便于即允而老丈亦不嫌爲之開言毋子
先生係此一舉適聞邇來宮庭注豁方隆不肖
以此占天下事尚可爲萬千之祝無他但願于
厭煩中耐煩多事中忍事朝夕獻納之外或亦
須多引老成同志託之心腹便
君側常有磊落正人翁之直道得行而不肖在
遠猶近今觀此事勢則閣長必不可輕放而鄭
曰事邊臣必不可輕動此又爲社稷不爲諸



李修吾學憲

足下近來聲光杳不相接茲得教乃屢親
使走數十里而辱于畎畝臥疾之廬則感喜又
出望外矣病毋賴天之靈與足下之芘晨湯暮
藥尚在支持而不肖此歸眞一綫繫九鼎可謂
至險亦可謂至幸矣杞人能憂天不聞能補天
女婦能恤周不聞能造周斯時豈不肖出頭强
之時耶但保得赤子心腸道人面目爲餘生
酬報知己之地耳拾得篋中有些小器服附壽

尊太翁惟鑒之幸甚

江濱石兵道

迷中事駕往返竟不及知生苦極矣負恩當
死饒舌當死偃蹇不前一步當死因陳情而兼
援山陰自代犯
上所怒當死然死而得藉口毋前實所不恨而
我公更毋作理外想矣

謝賀壽

者上覩



予告將毋知公故人必相爲動色也第使
詞曰稱壽則豈有毋呻而子囁朝晉藥而
暮飲酒者禮自當辭情自不忍不辭有如僥倖
晨昏無恙則公臺乃可飛一觴賀我

周二魯尚寶

連奉三札乃全是阻中之勸欲以不出養其出
而愚意則勸亦不出阻亦不出天下信之亦不
不信亦不出蓋眼前病母乃實境背後人情
乃幻影使不肖義當出情可出天下事果可爲

堂堂丈夫決不怕人疑謗而阻亦決無使天下
人不疑不謗而可名任事大臣者也今日乃
從物錮我病親泣而留我且落得自屏于疑謗
之地以汚我只以小兒應舉一事言之使今月
成行則謗者必曰嘻甚矣其身且出而不避嫌
也不行則謗者又必曰嘻甚矣其欲出而先避
嫌也世界至此直是別殺好漢我輩且保得上
皇天下不媿知己死不怕閻羅王耳寮長
經營調護真無半點欺心我輩亦當照管



地獄豈可平白賴人但
心之後只合自認罪使
上怒解而從容勸之未必無益耳

方岱陽御史

小兒之行也不肯拈得兩言送之天日在上誓
不伏盜賊之名載籍以來原無錮子弟之律斯
言也雖孔孟復生可以質之無愧但信心無干
必而世人之知我罪我非吾事也兄以爲何如

甘紫亭按臺

吳人聞有蠲停
恩詔如獲再生然又在有司處分停妥如赦鄉
近海之種花高田斤兩無收種稻低田止減分
數若一槩儘低田蠲折則甚災之民喁沸矣幸
裁之保甲鄉民誠善政然前臺數多議及或竟
寢不行或行而輒止倘亦地勢人情使然而正
官千頭萬腦亦自有精神管攝不來處乞再訪
明者何如

江纘石兵道



疏小及時事蓋有深意使
上自思庶幾不復見强耳石司馬擇巡撫之
說良然西北邊事將來決不妥當事者必欲責
備扯酋以必不可做之題目而因借以振暴經
略之短兄所謂魏公之討亦踈踈不踈僕所不
知也知區區前說之是而已急不作手書幸亮

劉芝陽撫臺

近聞吾臺徵粮檄下疑議朋興而昨聞之徐少
浦舍親所徵乃正額逋糧非停緩帶徵粮也如

此則聖佛再生亦自難每人而悅但望以此意
各司使傳諭曉然不成驚惑耳先是緩徵
與不肖曾面質宋司農與其多緩一分不若
少蠲一分以杜豐年帶徵之累而司農大笑以
謂帶徵乃皮面之詞名雖緩其實蠲也今愚
竟爾偶中吾臺勢不能回天則望少權衡于新
舊緩急間而人情國法兩全矣

江纘石兵道

近裁報聞忽有傳州人刊揭妖言于西南
門者其聲不可聞要之總為徵糧發憤而
上官意正不然也據敝親徐少浦及本任
府新陞沈徽州皆言所催乃緩徵之外正額積
逋如此乃極光明正大之事雖聖佛再生自難
假借而愚民無端奸亂至此可痛可恨然察其
所以止緣各州縣未肯實以撫臺德意告人而
房又陰利其得以影射舞文巧為騙局先是
言未布之前不肖已于撫臺答書中勸其速
出榜文遍諭各屬以急正額而緩帶徵之意彼

時正慮有此吾臺目前雖得替手而餘累未釋
再以已意密趣撫臺早發而榜中不可及妖
一字使豪民得借以脅上官大非地方美事
也脩知敢直布腹心幸秘之

王對南相公

近事乃爾爾使人駭使人悲老兄之當此真苦
矣蓋天下之望久陰屬我丈但未知作用何如
問弟弟曰明者望影知形公等不見區區
毋而悅出聞朝事而不憂乎徒幸以辭稚
馬君實在也世緣到手非我求之今方事
差避以萬斤擔子懸空交付于三千里外
必不復來之人嗟乎誤哉傳諭報至弟于病毋
前洪計支吾只得密戒子弟僮僕將前後差官
降勑等事匿不使聞以冀安病者之心然弟固
已灼爛心腸頭鬢盡白矣二老之歸較似爽快
自乎瑾老一寸赤心為此大事費盡精神而反
大下之口老丈近者引罪一疏一何惧惧弟
雖疏遠然業已苦口爭之于前今日豈忍[illegible]

吾丈擔憂只得附奏數行婉約其詞冀于感悟

原不敢以去就要君也向者群少年若爲邊事

料批首必不歸兩川必不能驅虜今限前俱

不驗又共百計鑽攻宣大之短而薄經畧之功

天下事正可憂耳適南倭告警歲復大祲所在

郡縣府藏枵然譬之敗落大戶乃一意鋪張門

面不照管內囊虛實可歎也此啟當作手書而

多日短不能及并祈照亮

周二魯尚寶



奴乞骸間今又聞李郎相攻或以爲必當

不肖大笑而謝之當此之時隱人蒙垢一

分且解手一分機會甘我者賊忌我者德矣邊

事紛紛若必欲九邊盡絕以逞一時之勇將來

天下之患非搆于虜南結于倭國儲內虛軍心

外動恐加賦剝民之事興而盜賊起耳知者見

不然況已著乎僕臨行時具有密疏在

前而未薦饒伸高桂等以廣進言之路至于

邊事則請借經畧之口吻以措諸公之手足趑

浮面之羈縻以修各邊之實備似乎必不可君

公謂何如文多不能錄呈或待後郵寄耳

陳心穀尚書

比者兄臺入而弟出如相避然人生會有聚散

朝廷之上顧見汲長孺在左右亦何恨別已朗

生又煩唇舌一番弟立朝如此所以誓不謝人

之譽不怯人之毀者有以也今山南水非更落

人呼馬呼牛爲莊爲蝶耳

沈鏡宗侍郎



辱書承以近日口語相爲發憤而勸之至

應之不肖今日處地與在朝不同凡前此

矢口嘵嘵爭辯義不受汚者蓋大臣當事無此

心不白而能行志之理若一行荒遯則古人尚

有混濁逃名徉狂自廢者卧榻之外何預我事

且使天道而果信也薄含餳于孫而厚邀福于

毋得失輕重何如哉葛藤易斷乃成隱人門下

尚責我蟣蠓扛鼎耶

王對南相公

啟成而見邸報乃知近來朝論愈紛然他計可
亂邊計不可亂不肖事事可受責茲事不可受
且老丈擔子方着身請看國家一日盡易舊臣
宿將則大兵大役必起而頭會箕斂之事與土
崩瓦解之亂作矣此豈可草草以逢迎少年之
意乎老丈幸堅持之

邢崑田巡撫

示虜中近耗甚不肖行時具有密疏保任經
功且顧爲公等畫計前既衷折衷貢市之



幸成左券已而群譁飛布排詆之不驗則
責公等以所難而利經畧之後叚暴以僞
强解慙然不肖竊獨窺而知主戰諸公之口已
自兩可還就漸入公等環中公等但睹其外未
睹其内能信之于已不能信之于虜以此未敢
訟言與爭若自不肖言之今日處公等之地直
須將毀譽榮辱都付之身外而一以安國家利
社稷爲主他議可擇擇之不可擇明白爭之即
身名萬全不保而九廟神靈必將鑒之若冥冥

決事以主張盡仰于廟堂則不肖恐廟堂才
能擔而及至一旦決裂嘵嘵者終不蔽開邊詒
亂之罪而愈得反爲嫁禍自脫之端此不肖私
憂過計恐將來亦未必不驗也敎中操縱賞罰
之間當矣當矣第恐虜不堪苛責其勢必變而
朝廷之憂又未必在虜變而在兵變此又不肖
兩年前言之將來亦未必不驗也天下事大議
少務纖嗇如小家窮子而浪戰則又似富家
子不知若辣者無論不肖必不出即出亦難



矣

張洪陽相公

今之紛紛咸謂小疏留中彌月
上已大怍而兩翁爲之擬票建揭必欲見致若
果有之彌天罪罝乃不在伏讐而在手足雖不
敢然抑恐牛喘烏啼有傷燮理惟仁人長者圖
之觀
一意專憂西事以愚而慮東賊更可憂茲小疏
聊據

明吉所及之言不敢張皇葢恐迷人强作解事
吾愈不得脫身耳據敎中自謂如過風濤同舟
性亂亦嘗聞謝傅泛海之事否賓客皆蕩漾失
色而謝乃從容唱歸識者知其能鎮安朝野方
今之事只覺多揹愈亂三思愈惑喜奇愈不及
平常非我丈鎮之而誰也天下洶洶始別出好
漢來幸自勉之毋勞相望涕洟中草此不盡欲
言

趙瀫陽相公



心疏至
中彌月不下愚毋子准備熟眠而不圖寺棧
之又變也時事至此敢復忉忉已黽勉裝行計
不旋踵庶亦見人臣奔命疾趨之義
上意專憂寧夏
言中既及則不肖不敢無一言以對要之老丈
既已妙運主張于上彼區區内援之虜與外勾
之賊非久必將自離料無足為宵旰大憂本兵
不必過為忙擾自亂著數歷觀前代平亂大抵

多先散脅從購募心腹魏督公所報賊中擒獻
愚黨既在疑似
朝廷亦當以疑似答之似未可遽然嚴倒但此
下稍結梁姝欠光明非
朝廷所宜逢擔利害而公然為之請言者官
將可笑也教中為不肖計以為事寧之後不妨
再請終養此言聽之可喜行之甚難會毋子相
依涕洟中不能作手書并祈台諒

周青萊知縣



五不可之說良是然謂僕䝉寵避囂甘負
天之愚遁四海之責而遜心于綠野香山之
業者僕非敢爾也葢僕有三難以弱植而當大
任一難以福衰而調衆口二難以輕權而塞重
望三難足下所稱古人彼皆度可任而任度
之度可讓而讓者斡局不同其不欲誤國一也
僕往時皮骨自是足下所憐者見僕新面目則驚
而勸慰之不暇忍復言公孫丞相文潞公之事
耶會軍猝私棘病入難難以佐升籌者而最追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曹仰衍御史

昨雎陽道中謁閔子祠有兩青衣裔孫拜於階
下此聖門德行高弟而後代恩數與顏曾夐絕
爲惻然悲之不知可一作興否

溫一齋侍郎

翁[illegible]八品海內自定價



天下[illegible]家召起豈姑以南曹一冗吏隱塞人
望巳耶太翁誠年高然父教子忍豈兩年間遂
有二命且生等人臣卜王言之出未卜其反也
敬謝使者并請先君後臣之罪

李見羅巡撫

弟比者浮湛數年往返萬里而老兄猶然辱于
胥靡不能發
明主之夢豈非天哉聞道嘔心少苦肩臂作楚
而讀書談詠未嘗少暇此　金試火自然[illegible]性

弟非以兄婦人相悲相煦之語仰瀆道懷而
不敢以虛聲爲德全負此心今則炎夏日中撫
時觸事不能忘手足之懷特人代候起居附有
寒羞暑服爲獻老兄今在籍虆塞先中無緣復
聞理亂抑古人經綸于屯習教于坎屈平放而
著離騷箕子囚而作洪範未嘗一日忘天下也
敢一請指迷緒言自今以往語默進止何道之
從酸鹹勇怯當何所出亦必方寸之外願從事



李見羅巡撫

頃小奴自老丈繫所歸備述老丈苦貌狀語爲
之流涕嗟乎弟之初心何如而敢留不盡之意
於
上前於老丈左右耶顧事機至此畢竟我輩爲
千思萬慮直戇則愈決裂龍性惡激事事如此
此進言者所以難也若閣中揭帖則從來只尚
要數語若叙致少冗放手便成沉廢此不肯所
以委婉其言詞微省其頭緒耳至如該省協功

疏則尚未經眼止據該部審錄數語略節上請
其意已無不盡若必欲鋪張功次則先時處有
中爭之已屢老兄之幽沈久困誰爲之祟也有
如必不得已虞卿捐印其耳如聱但
聖明在上久之當自回心不直得人臣有此舉
動耳

江纘石兵道

不肖發瓜洲之後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
儲宮 卓揭之日焚香呵凍手書數百言欲以區



區一誠感動天地乃一人之身上則以爲士徒
下則以爲逢迎毋則憂其抵觸男則趣其强諫
當事者豈不難哉今小揭再投看內耗何如老
毋且留之灣中爲拂衣張本力之所能爲者止
此矣

王對南相公

冊立雖遲
主上實無搖動之意弟今日已上請
召見揭不可而後求
新立又不可則身自引去而聽滿朝爭之哉況
老詞當先請讀書其事較緊其力較易而恐洪
恩 終不了亦幸高明三思教之毋使再誤
也

曾見[illegible]郎

昨承教後即擬遣一介專謝會
建儲議與倥偬未果嘗考閣中故事原無先自
決擬之理惟調停倏外議之入而後從中力主
之 不肖已步步安着實題評于容規引人言



爲 朝桑榆之收庶幾萬一其濟則
社稷之靈與門下之庇也不濟則請更用何着
可以訂定後期決無他悔幸裁示之

陳還樸給事

承示
冊儲大揭乃急時一助捧次爲之生色生倥偬
入都耑爲此舉竊恐快意一激則諸公後路遂
阻以此先布私議再申審勸少待外廷封駁之
入而後後申調護之衆教所謂以忠誠感動以

謀謨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晴原參政

里居擾擾恨不曾飫領緒言茲且踉蹌百憂萬
苦中如得惠
微寵靈匹夫精誠一動蓋高之聽進允
儲議退諸私情則兄當釃酒相賀耳

鄒定宇侍郎

生比者再入春明幸老兄未忘我兩笑誨掖字
學[illegible]心敢不敬拜以謝未得教前不佞業有緒
言方訂敬菴中丞矣天下事無如格君之難而
格物次之要之亦痛自己真精神擴充不盡耳
鄒南皐素心馴行不佞望之如古人入都之次
日業與選司商定着數先用鄒比部爲緩頰張
本矣兄次輒布腹心不一

顏叠陽給事

先是還朝之次日已審與選君謀薦復諸君子
之計而首從不肖所忤鄒比部始使上不疑然
後及鄒萬而下自今月前



鼎立第一義五揭俱寢如何如何大疏乃朝陽
之鳳可謂先得我心輒此附復於使者

顏叠陽給事

公以薦鄒比部得忤直得一貶顧不肖雖在告
中未離朝籍敢辭調燮無狀之罪至於外間說
夢語擬票自閣中則虛舟飄瓦雖有褊心不怒
矣連日三思與其爭公之去不若行公之言今
擬得一薦鄒比部揭且使貴衙門公疏慢上以
聞一舉消息何如諒不爲訝也此外耿耿不知
所[illegible]

許敬菴巡撫

別諭乃蒙以苦心見憐苦則苦矣然畢竟
儲典未定死不償負今方借天變爲緩頰計而
終不敢露章示人萬一
九廟有靈或尚以赤心見助耳趙考功之事罷
嚣考止疑閣中下石今既
宸翰親諭蹤跡了然老兄其爲弟之難處一談
一笑僅自浩然於天地之間乃知止謗真不必

辨也趙定宇識見大進弟與之昔相推許鄒比
部等而杳無舉復之期然此心不敢頃刻忘也
郝元州給事
外示爲鄒吏部諸公執奏雖知無及然吏部之
賢非他人比諸公不妨爲之冒小譴以伸大義
也近又有傳選宮女一節以
册立爲名憂不勝大者此外則諸公斷可以忘
言矣
王桂山巡撫



…辱乃知忠臣爭友之用心某…落…天
地亦比始僕之出過蘇城則瑶……大僕
即與之言若不才果當事則必先着意收拾舊
人爲老兄忠臣使天下心服而後可以行事瑶
老長揭蔺之顏詎意諸公未免先設附以待也
吏科之事猶有再議一旨是閣中所票迹涉可
疑若趙考功之處
主上親傳親改天日可鑒而舉朝却自墮南柯
夢境中可發大笑泰交一疏此在不肖自處則

可若謂諸君不訛不妬而當事者決盡收入無
遯功德中則堯舜以來豈有此朝廷世界也往
江陵敗時僕方起官即貽書楚中撫按力言追
贓株逮之不可而辭疏中且預自陳不敢私附
氣節之意今雅意豈獨不然但望常持此心永
爲頂天立地男子毋使將來史書韓非與老子
同傳耳恃知恃信輒此不覺切切
顧沖菴總督
…府血脉総不能通如劉給事已票下部



…徑出使給事正欲待其再疏使部明白
放之而内批又釋出此豈智力所能及哉李順
恒昨與選君言而選君因被論給事一驚決不
敢主張且喜丁君亦篤實士可與言耳
馬肖菴僉事
兄已爲海鷗鳥亦關朝事乎不肖以　册典未
定焦舌腐心疏請者六七次矣鄒南皐輩薦之
已屢小揭見載起居注天下事萬分重大雖汲
長孺復生必不能事事苦爭惟有去耳

林錦峯布政

承教知老兄萬里呼吸之氣常與弟通顧奉交一職竟託諸季上空言鄒比部等推用不效而老兄謂有此失志武矣否劉文選苦爭一場今每見未嘗不嗤揹而侮人心尚有秉彝弟儘力從事於教中至虛至公四字但苦最上格心一着尚支離耳

沈太素布政

來⋯兄誨諄諄始知足下眞侶我而欲與之爲善人私心一着畢竟如探珠大海茫然無下手處

上仁主也又英主也仁主無迅發之令故多留中不決之事則追而導之之難

英主無旁落之柄故多獨斷不測之吉則逆而挽之之難嗟乎足下尚安得以周公孔子不能之事而責我哉鄒張二君昨已屢次揭請且別尋一題目當相機以副尊教不一

沈季山巡撫

比有傳老兄結廬塵外雲卧正酣聞新命而次且其行此情也家貧不辦萬里裝其貧於得請飄然脫屣之爲快此亦勢也不肖新苦疲役豈敢更以餘趣浸人第念此非榮地乃劇地老丈辭榮可矣辭劇可乎且

明主既已物色巖下無命出反汗之理而督撫臺情事孔棘又非可從容候代之時以此不得不爲公私勸駕而區區彈冠故舊之情則又在言外



[illegible]定宇侍郎

方與洪老謀必致老丈之策而念太夫人年高口不忍啓已復思之本所以相屈非爲一官卽老丈出山之意亦豈有

天子未見經濟未展而猥以白門吏隱塞責者令借重留都徒得丈麟鳳餘音一爲人倫冠冕而不敢遽煩以事來夙雖懇然公叔座且先君後臣不能更作兩舌爲門下私計已幸諒之世風異甚想洪老能悉之老丈定慧中必自有伐

魔秘訣顧不肖止辦强攝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浩然兀然自悲自笑耳聞貴宅有火驚且多骨肉之痛人至中年何事不有丈歸豈更有禁火還寬衞耶勉之一來天地四時尚有消息生終當與丈偕隱不切切也

蕭岳峯總督

聞之舊閣長趙大洲翁欲遐臣之力戰莫如寬損軍之罰甚確論也來教今日之事正可以此標[illegible]此意不可露於九大帥耳



饒冲菴總督

此者弟入丈出如相避然人生聚散乃常事而嫡堂傳舍用人如此顧可爲世道慮耳教來極喜台鉞已涖鎮遐想竹馬歡迎之狀穹廬遠塞之聲令人卧稍安枕

儲揭俱留中大臣之義無至此而反靦面受辱者辰下將欲引去惟老丈亮之

陳還樸給事

前有數行奉報想足下已知不肖心事矣頃今不患心之不明而患國事之日壞上激則愈忤而難調下激則愈棼而難解蓋儲揭已十餘上所低迴未去者冀萬有一分之轉移耳不肖且擬明日不進閣爲移病引去之計而目前意氣諸公顧有反見勸以從容者殊不知閣臣之體上未忤則不可驟諫以沽名已忤則又必不可畏威而苟合乃先後一定之着斷乎不可倒持者高明謂何

陸五臺尚書



賢[illegible]分尚能枉數行見及喜若面承第謂天下事止可支撑愚則謂支撑正難東西之破畢竟是疥癬而將來膏肓之患乃在主德壅而政體乖上好亂而民思亂至于國本未定則外觀甚詭駭而就中必不有他趙定宇王弘陽輩初亦勸乘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之旨且先請出閣再圖後計而羣少年攘臂一呼其號皆變滿盤活棊盡成死局乃教中尚諄諄以言忤爲戒嗟乎苦哉賢子貌似恂恂中實了了真門下千里駒

也

張元沖撫臺

明公既掌雖專轄江防而臺綱吏治皆得提衡鄙人之望顧有在於軍旅舟楫之外者外承手教三復慙感不肖今日爲法受惡爲並封一事而並封實奉

御札降下遵擬二道就中原另擬別諭以駁初諭之欠妥今又上一疏旋已收回並封前

旨[illegible]此仰仗



聖主日月之更風雷之益而僕且爲之嘔血枯髯者數日揭草有傳南中者吾臺試取視之至於趙考功之見疑則使人意外絕倒前旨之已票而勒改後旨之揭救而反重天知人知

皇上知即呶呶諸公亦已知之而畢竟尚有以輕聽爭權之說欺臺下者天乎冤哉要之此兩事大小懸殊今冊立揭已上過十餘次使不肖別果隨順後必不能規異時終當以去就決之相知實難敢盡布腹心以復

李提督

我守天時地利未便而賊據堅城食積粟必無內潰登埤之理是以明詔諭公等進止今已燒賊積聚則我得勝算矣正宜聚器械保資糧撫循將士時出奇以撓之此坐而制敵之策朝廷不責公以速戰也駐師異域惟在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勿令麾下侵偏裨勿令華人奴虜朝鮮軍士是所望於大將者耳春氣方急恐賊當益兵[illegible]持重以待之倭奴臨陣一步百計不可輕



宋桐岡經畧

僕念東師暴露中夜忘寢自古兩軍相持以糧相款曹操之克袁紹陶侃之破蘇峻皆用此策今門下以數人之力成此奇功甚何可言第恐我能往彼亦能來或遂用我法竊我餉道當謹備耳如對馬島益兵而來或爭開城或分犯內地則蔓草難刈惟門下圖之若復合屯王京適足自困我軍堅壁保險制之有餘矣

顧沖菴總督

承示保延二鎮入衛兵故當如命若沈茂兵則已議發朝鮮之寇雖目前必走而去後不可知老兄莫遽作清閒話也主上聖明近者內斷皆了了而決見羅事尹總兵事長蘆運鹽事皆奇而談口呶呶盡矜中旨抹倒以謂皆閣中爲之大可笑也

劉大景贊畫

喜奉足下書欣喜無量東師之出蓋庶幾扼險



方略而平倉者至今以爲專援屬國也諸公既眞見其然何不一揚之于廷以塞中朝異同之口且使沿海防咸得擇地而息肩乎三戰三捷眞可謂非常之功但愚見以爲倭兵既退第當嚴備以觀變萬一困獸之心未死而我黠驕之技已窮當復奈何本兵且上議畧如尊指不佞業已再三商確冀少爲公分憂顧今目前最急者南北軍勞逸難調文武意見難一留師之久近難處朝鮮與我血脉難通公更當徹鑑頭會

一番耳[illegible]

李提督

捷音再聞因領手教既仰賀公非常之功又備悉公非常之苦當二李將軍濺血馬前公之安危且間不容髮矣雖本天所精忠長城無恙然自此或亦宜稍自慎重全身即所以全軍也高明裁之王京地險而賊衆在朝諸公業憂深入之非策然矢脫於弦豈可遂止今已疾催李劉二將前來策應顧海外遠征其勢不可多增兵



恐河餉不敷反成自亂此亦公之所宜慮也兀迫草草

宋桐岡經畧

前小啓謂賊食垂盡必思致死於我我當續食相持以敝之不當急攻既不急攻則與退屯內地利害亦不相遠但恐賊未大創而見我師歸以爲懼而避之雄心復起宜乘劉綎沈茂之方至先示强形然後從容振旅雖不得王京猶可保開成平壤一路耳邇來言事者頗及釆金而

朝議異同徒恐內地與前中貴凭事則利不償
害今便宜行之外國無害有利更何所疑大利
所在人必奔走之予以召商通百貨無難也至
於中間纖細綜理則自在門下留神非不肖所
敢遙度已

宋桐岡經畧

海外之功誠倍於寧夏門下所爲勞心焦思而
得與將士之歃血暴骨而爭者誠不可以溥報
似[illegible]功甫叙遼師未班局傍妬眼尚熱似不



如[illegible]衍王京寇退而後論功尊琬尚可及止否
耳楊袁二公寬抑可憐會
上方怒驟叙之委爲無益然袁主政係特遣又
與楊不同將來恐終當一叙寧夏功何如

宋桐岡經畧

今日正有客見過憂王京之賊僕應之曰彼非
天神必資粒食豈有我飢而彼常飽者但軍中
謹護饟道會自有不驅而遁之時正恐遁後未
保將來結局何如耳茲奉大教并面詢來人具

悉窮寇飢疲之狀而門下且聲且實已步步中
竅喜慰不可言弟趂此欛柄在手將幸早爲塞
水自源之計至于中朝茭語非止一端煩語督
撫公大將在外其身之不遑恤何論是非矣
[illegible]有嘗不識肯幅巾羽扇暫留軍中否

袁了凡主事

適與經畧書欲暫留公白衣揮麈談兵不識肯
否

[illegible]冊立一事已被諸公攪爛如糟愈激愈壞



倭已[illegible]作歸計而昨又見
新[illegible]強出公試以理以數揆之究竟何如也別
示倭情間賊相圖是第一着公姑了此而後行
天王聖明未必相負也

宋桐岡經畧

適[illegible]
主上正有旨問倭歸的耗今教至隨即奏聞門
下苦心焦吻其明効已睹矣弟追襲一說已聲
聞滿朝未必無議愚意欲請禁中

明肯鎮壓之然在門下只當准備堅硬肩自立于不敵之地羣議有無不足論也古人千里襲人謂之危道觀羣賊在途創建城寨阻山而居此必已知我有謀爲致死格鬭之計幸謹備之前遮其援兵後絕其糧道或可坐困而又不審我軍財力果堪相守否總須石畫以保全勝爾

### 梁霖宇憲副

承示荅張銘盤造船曲折此公因至於此豈得自怪失計而工匠等輩亦豈得無乾沒者獨念



此公清自不可以累之至此耳足下教以明目張膽一言使此公能言則僕亦不爲之言矣幸卒哀而維護之王承業暫領新兵之說當即達之本兵聞朝鮮倭正洶洶則此船或未便爲贅疣也

### 梁霖宇憲副

本兵固要閣中爲海運作主不肖固心疑之忽聞王京倭遁之耗旋議中止公臺自可相忘于無言矣第目前又有新募沙兵艤泊津門不寄

作何設遣又張正郎督造海船聞尚未成而此兒業已疲極窘極向人止辦長號又不審作何究竟也竊料倭既不至則此船不時得用而又無遂毀不用之理若用則當更募沙兵而兵又必須餉此則本兵典似已闌而力亦且竭矣幸高明更思所以處之

### 蕭岳峯總督

西功奉敘雖知非門下所覬然弟已前知方字賊小勾時扯酋業爲搖足欲西因門下一言禁



截而止此功豈區區欽賚所能酬也會以隔部止於照常議擬何足更屢枉謝專此復於使者不宣

### 魏確菴總督

榆林功賞不佞雖未陪末議蓋亦嘗屬耳邸報中夫功至五百級封矦之伐也何論陞廕何煩辭謝乃茲更屢以礼草示及一階半資義不敢貽昧受恩古志有之安有以悾悾爲忠而當見疾者宜乎君臣之間善始善終如此也不勝欽

仰

李對泉漕撫

來諭二事一爲英山縣破格用人一爲條議漕規俱巳領悉内漕規中議復早運救弊實深尤司計者所欲急聞也

林錦峯布政

別諭具悉遠官心事如老丈之才所謂八面長城豈憂軍旅第肯屬閫闕則眞有所不便者而此時世情重内輕外藩省臣得一節鉞遂爲至



優至老丈且濡忍以待後機耳將領非闒茸即恣睢此在在皆然要以提衡操縱自我使武夫不得借卵翼而偷安憑城社而生事則其他吏情恐無甚難處者聊因來教及之

安明宇侍御

承示某州君事凛凛三尺此何事而可容情哉此生乃僕門人敝州蔡守杲曾亟稱其鄉行之清高卓絶頗爲心動然士固有善處鄉而不善涖官亦有能律己而不能檢下亦有鄉人之好未必是而百姓之口未必非者公臺但據法處斷何嫌何疑謹領教矣

陳五嶽布政

捧教憮然今之從政者真如着敝絮行荆棘中權臣重臣兩無所處然門下徒知人情借權以爲重之可憂而不知重者之未必重也方今主斷尚獨朝論尚衆一柄而左右掣一鐺而水火爭循而行之雖伊周復起欲下鹽梅甚難無論不肖五日京兆矣



鄭崑巖巡撫

萬苦着身始追悔少壯失學老兄幸且以身處不肖間理會得先師能却萊夷而不能化季桓佛祖能下天龍而不能格愛弟則天下事或亦有一半在人一半在天者幸以此見原耳

王梧岡御史

交南本我叛臣伊黨相攻萬無中國代爲任難之理故擬旨甚畧意已在不言中大議一何先得我心也

王覆陳巡撫

續諭經營降夷事意思深長署置周密病中不覺色喜至于安兎納欵且不顯絶惟苦以難從尤見劑量之妙但大羊新附立約束宜寛而行之必嚴若有洪外侵逼者罰亦必行門下在鎮必無此憂憂後日復有蹈前轍者耳

于完朴副使

承示該邊啟釁顛末令人刺心凡先爲不聽乎虜不納虜使之説者初聽之豈不痛快及利害



陳前方知其誤而朝堂之上且至今爲千金敝帚此當局之所以難也夫督撫之重戰豈眞利戰哉彼直見臺垣年少之盛氣姑矯情示之先彌縫内言而後料理外事耳殊不知人臣爲國忠計正不當如此來教中上好下甚之説事理實然愚以爲上果眞好戰雖未必勝猶能賈勇令所憂以苦戰之心飾好戰之言本末顛倒上下牽制而能安邊者未之聞也省教深服公志略聊効其欵欵如此

陳還樸給事

召見事生已揭請至再至三有如過節天凉之後又復杳然則孤臣惟有去耳生比有一密奏乘彗星入紫微垣獨上一手揭其語切直犯諱殊不可聞旣而蒙
上容苍生隨後奏内有此諭原無人知尚可及改之語竟不審何故偶洩於外區區萬死不足惜而使
上心愈疑後路愈阻所關社稷之計不淺淺也



然已遍懇臺省諸公將來封事愼莫援及此諭爲閣中更端張本惟南中阻遠未克奉聞敢恃公憂國同心之雅附使及之臨書悚息

郭夢菊叅政

世事不可知弟之烏烏再出巢丈之麒麟未得路此皆失其固然而丈能安之弟不能安也世局一新念吾丈相與閲過三十年前事各僾尋老矣亦見太羹玄酒能復與牢醴爭權否伐柯不遠丈自循其伎倆若何而猥以格心保泰見

領也

温一齋總漕

捧別教知爲淮爲國家爲生等緩頰大宰總臺間翁之苦心且與不肖共之第世變江河老成必竟爲少年所制政體畢竟爲少年所持即如敎中不重建言之罪在今日豈惟不罪且將一切羅而用之其柰
上意不測人情無涯方旦暮坐風波中以日爲歲耳務賢之士欲以此時摩肩並進眞難如升



天門下端揆在邇倘更有幹旋妙用乎願洗耳以聽

吳龍菴巡撫

册建事定期雖遠然觀
内旨不以爲諱理必無疑病臣燥唇爭此忍死待此決不相負也邊備雖弛即今因事振飭亦不甚難若必欲從諸公用空口意氣搏虜則賈似道景延廣萬世罵名眞可鑒耳咄咄鄒〻部高識堅操其得謂最爲無名而亦最不可測[illegible]

其事少令或尚可幹旋若云無戊心則未也翼軒乃大用長材老丈既知之當相與游揚其聲譽爲生等推轂地耳

徐龍環給事

別示軍政拾遺疏草萬里風聞與此中較若符契近來邊氣頗振經畧智識舉朝皆掩口服之公試揣以前紛紛是乎否也傳選宮女事雖可已而喜得將
皇長子重復提明一番諸公幸且小小放過以



就大謀可矣

葉龍潭總督

僕實與相知言方今高官厚祿不足以奔走英雄乃英雄獨可以恩使可以事激公感恩則有所不忍負當事則有所不敢辭此兩者之外顧門下豈藉一級半級爲重哉來箋勤勤枉謝非所敢聞敬以復之使者

葉龍潭總督

承示近日虜情雖各酋異狀未必槩就龍艦而

其勢似離離則無能為也火酋忽然遠塞為知非[illegible]為將擊故匿其形幸詳備之道體行邊勞頓更幸以時稍自節適安危寄重此豈翁引疾時哉

葉龍潭總督

昨見新撫臺報稱火酋遠遁目前似無他虞乃來教更為糾番容圖之計去莠除根豈不甚快願又在帳下委任得人耳將官進退豈但當會同即各臺亦當稟命門下其套虜求乞請以討



探縱之機不可啓欲不可厭也

蕭岳峰總督

承示該邊合用諸公惜乎已晚廟堂業先用舊監軍矣此公頗有意氣雖以論功疏挑人言然寧夏真有功其才識膽略必可備翁丈一臂者幸推心任用之葉總督之不合以彼此各持勝心今芝蘭入室固當與之俱化耳

梅衡湘巡撫

吾公袖中龍泉業已試于斷割今游刃之餘豈復有難事若教中所云虜情宗祿如理亂絲如解連環在細心耐煩耳

牛春宇御史

僕頃以儲教事定得稍理泰交前説小疏方上而來疏適先得同然此為國忠計兼亦可借明愚心第觀昨旨畢竟又以市恩先入一念未融所冀吾臺片言九鼎庶可收桑榆之効耳承諭水道便宜絲緒歷歷苦心實政具見一班淮揚之民可



免魚鱉矣其老黃河議未見着落容即與當事者商之揚州守素以廉幹稱吏治第一乃本末不相坐一至此耶僕不惟疑本官且疑地方背面之口若盾與矛而兼亦自疑其耳目矣

蕭岳峰總督

昨日正接得葉督臺報推伏翁丈弟荅之如別紙今錄呈大抵西事之仗東二十年來已然然亦坐彼此偵探不真有以誤之今不審何術可使耳聞了了西不疑東之嫁禍東不疑西之推

干苦哉難矣扯酋既有確報乞作速一題譯字官箓已別差但張少卿以該邊之特取爲別有所受囑今卽當以台諭曉之耳

朱和陽巡撫

曩承囑留麻帥本兵以事體難處始暫調之夫此一帥也兩年之間人情乍以爲鵰梟乍以爲鸞鳳茲奉教而愚意始了會當相與愛惜之以盡其用耳套虜骨肉相殘倘可因而搆之成漢代兩單于之勢乃千載一時人情難於慮始大要當以密成章奏之外請更着一分苦心勿疎勿洩可也此外塡補將領具如尊命并附復不宜

朱和陽巡撫

門下在鎭諸狀鎭人能知之亦能言之譬之金石糞土終不能消蝕高鳥正未盡良弓得久藏否耶近者朝堂又有一種月旦論人論官更不及三事九德而曰某心術暗某機械深夫既深且暗矣則誰從知之不幾于日目談鬼乎郭汾陽非天人觀其處進退間十何洒洒幸門下勉之

葉龍潭總督

伏惟台鉞行邊風霜鞅掌中且多古今之慨令人繫懷所謂安定沙河者久聞其要害而屯守蕭然信可慮也大議敢不奉行外示酋婦款關陳懇理自當羈縻乃知向者九塞不分順逆之說及此而後知耳萬全討定請斷而行之

葉龍潭總督

別教定謀議兵之說鑿鑿當矣南兵若便惟所用之然亦當計算首尾在途何所給餉事定何所着落山陰閣長生長邊方備知客兵之害况客兵在遠能保其秋毫無犯否此高明必有成畫不妨陸續見教也今貴部腹心之害在西川爲盜窟不知此地可建城宿兵否更容請教不宜

葉龍潭總督

諸酋求款此誠僞在彼操縱在門下非所宜

歸討廟堂也第不肖頗嘗聞門下緒言義不與
火酋共戴天矣今死耗既虛即畏服果誠難遽
贖其彌天之罪須多爲之計以緩之嚴爲之約
以難之使太阿柄在我而後可望虎兕馴狎耳
奎虜倘有挾而求亦難准許惟高明裁之

葉龍潭總督

承惠該邊夷册此自中心創䂓何其區分明晰
制置條暢至此也今亦當飛報東邊使案此而
行亦萬里一快事而各條之下更小詳夷情之
順逆强弱與內備之虛實難易此尤快耳

李實吾巡撫

承示處分各路夷情順逆井井至于款賞中不
拂不阿寓威於撫尤見羈縻妙用大抵塞外權
宜自是邊臣之事將能事君不御自古記之惟
在門下堅持大體如所謂犯而復賞挾而得賞
斷在必絕則其他固可隨事牢籠毋煩聽可否
于朝議也

李實吾巡撫

年來虜之日驕雖其故態然邊臣亦或以姑息
誤之門下此一番振作或有引壁眡柱之氣竊
料虜貪我餌未必敢禁其聲言戰實則所以寓
撫也第有如必不可撫而聲息孩實當除戒將
吏須百全乃發可耳

葉龍潭巡撫

捧教爲之驚愕此何時何地何人而容得造次
移足也僕適與陳太宰言方今據要秉權誰非
苦海但苦十分卸肩不得耳矧翁十載籌邊已
歷奏功狀而昨者大司馬出示手書具知一酋
漸就籠絡大功未竟而去之可乎天下事一日
多於一日豪傑有志者操刀而割失今恐無時
矣惟鑒之

葉龍潭總督

六十歲編心人閱盡世情始覺識見粗有進步
而又恐不接君子之教如何適已聞火酋定死
翁眞可謂神畫靖虜議謹領教矣

張元冲操臺

服公之訓邇來儘勾心虛亦儘自覺耳顧但恐心虛之極至成磨稜耳頑之極流而玩世則我公更幸有以鞭策之耳

顧冲菴總督

弟項日日與諸公言方今倭患是第二着當以兵心動搖得不償失爲慮今且議定撤兵大半其餘姑留守要害俟釜山賊退後再商量盡撤耳會病作不能多復若南禮部則已推黃儀亭定宇方有別簡老兄何慮之過也

顧冲菴總督

老丈不記弟高郵之說乎紛紛徵募未必有益其府或恐有自厭自棄之時今頗驗矣弟所以爲此事着忙者蓋祿家鄉干賞冒罪之徒皆賚緣募兵數中即寒宗敝親已有坐守舍中求薦者誠恐倖門一開遂成關市所以陰主一人不留豈犒而遣之之說今幸二老計同更無他慮催隊九霄兵遲散之說則司馬欲乘東南倭報以借事催發亦或一道耳

常心吾巡撫

捧教乃憂邊至論倭亦嘗慮零星調兵恐無下落今幸天敗在虜王京等衆並以野無所掠紛紛拔營歸矣本兵因見事勢畧定已檄止沈茂李承勛兵而沈茂適正有書稱歸卒無聊之苦殊費拊循公見天下事總當愼之于始耳

劉晉川巡撫

數日前已有傳天津小訌者問之石司馬云已旋定此皆仰藉門下不怒之威而梁憲副咄嗟應變其才亦可槩見已大要此等事遲速低昂之間毫釐千里但在法行而不必情之盡得可也

劉晉川巡撫

比者天津耗聞不佞固以一言决之此所謂兵譁非兵亂也幸門下咄嗟處分如氷釋霧散而廟堂亦已陰假當事便宜不深究譴矣惟是續到各兵尚多恐其因此有以窺
朝廷故

明旨附有就處首惡之言此亦政體當然而新
衷操縱則自在門下耳

顧沖菴總督

未得教前此中已有成議乃弟獨恐直浙二兵
相錯而居必不可令兩將兼統今兵既可分老
丈一指麾則定矣楊把總葦驅之不可用用之
不可驅南來兵未講不可灘既講不可徇來教
得循而論得其中矣附此復不備

袁了凡主事



仙鳧飛而何所得教慨然身在江有夢中志哉
且□推矣公志萊生平莫多會窮客莫多談禪
升天下將治則公等為龍為蛇不可知近者之
事已成冷風畢竟臧倉樂正子寃親復何所在

董潯陽宗伯

歲月既已蹉跎情誼又復否隔從不能展葵藿
之誠于
主上退不得專烏鳥之養於老親而重之根痛
潸身忽譬成市嗟乎人生至此而尚有可以辭
為樂者乎適令奴傳至箋既以為勞苦契濶之
狀著龜藥石之訓則小子自當百叩以承既而
披讀發緘乃儼然為之六十稱壽而又為補壽
老母夫以六十老人眼中幾無故物而小子辭
上幸有百年未艾之嚴師內幸侍八十粗安之
慈母此其所遇亦不可謂不奇而天下亦有以
此賀小子者徵福之念敢曰無之今所苦多此
一官贅疣萬緒縈掌而自傍人視之猶誤題為
木居士可與妖作福者名實兩乖出處無據而



我師猶強為奏鈞天以樂海島歌維嶽以壽朝
菌則焉能承之哉臨箋報謝不勝荷遽悚灼之
至

許敬菴巡撫

人生六十年來日短矣而國謀身計且一切在
支離莽渺之中衰慈喘喘惟其疾之憂眾目睽
睽惟其敗之侯老丈以為此時可宴然稱壽否
君子愛人以德聊以此附謝使者不宣

王少方侍郎

捧教知十年憂患以來道體無恙為慰往事悠
悠總之皆種下今日禍胎老丈不記弟握手之
言乎今日忤元老是弟他日不負元老亦必是
弟忌壤在彼敢貪斯言所以甲午被召就於辭
中明示意旨使少年不得借弟躐官而丘侍
御史適在楚中皆嘗力以書駁諫其追贓
猶面從丘則大詬今兩賢皆蕩為冷風而
不失為榮啟期也可憐高明如老兄不早
不遠權息交之言以及世網則兄為負弟六



老人不勝
明主之恩靦面再出使江陵之射矢移中及身
則弟亦負兄彼此恨恨如何可言教尾不植黨
不修怨等語赤心一片止此真不愧人若賤生
值此世故紛紛自難稱壽老兄亦宜愛之以德
也謹請方命之罪

沈季山巡撫

手教再辱似頗悉相念乃鑿坏高志竟未肯降
不肖誠自知餘擅不足以淩賢者而智疎口吃
不能如留侯之致四皓昌黎之責李拾遺衛籍
觀廟堂虛心相待已備盡委曲方中州命下則
責以政事使之無辭繼又恐老兄之不欲歷事
也則急處内鉠示之相重嗟乎
聖主賢公卿何負於老丈哉蓋先是陳太宰之
辭召而以書來辱不肖應之曰方今之時士之
賤華秉重誰非苦海抑莊生所謂義與命存焉
其不可逃而又不能逃不若借之煉心煉事
絡有言老兄方結廬遠市其跡愈奇人求之
愈急此何異畏影而疾走然大隱不必巖穴大
隱不必玄牝試理會昔者爭席是何光景而煩
惱皆昔提矣不肖生平粗心浮氣至今年六十
而知五十九年之非雖高明固不必待此而知
不必厭此也努力長途特稚不復作套語惟鑒
之幸甚

朱虞封吏部

出山小草固知其必不能副厚望也李鄴侯韓
魏公顧不知其精神作用何如當時能令人主

浮后握手相親垂簾引見則所乘所遇之事亦自有萬於今日者而書生少年猥見僕雅邁精殊則謂引裾毗淸無所不得卻日開雲如取諸契嗟乎難哉善哉方主意未忤時僕首與選司謀推轂鄒南皐之術管窺評南皐金堅玉潤必不虛生吾曹勠力以後且上之天與九廟之靈耳二閣絕誠君子恨同事之晚何人能聞亦有何意外可疑六十歲老人至此而主張不定則生平蕩然矣

萬思默副使

弟也汩汩以寒灰小草再點朝班進無敵心悟主之効退無鎮俗諸世之權而翹首老兄擁耆榮養於淸風一榻之上眞松喬之在霄漢已艰然之音何意得因賢子見扉而八耆中所謂深心反已痛懲舊習者又輒爲頂門着針惜乎聞之晚也生世六十年暇日儘多模不得此心本在何所此至今日風旛亂動野馬杯斧而老兄始誨以涵育神明取証菩提最上果豈不難哉賴天之靈殘息尚屬將歸而請事焉必如老兄之出世經世斷爲一途則腯肉不去隻履不西矣

金子魚孝廉

使者匯行數千里而辱以不肖生辰來賀其勤已甚箋幣之外重以春容大篇縷賤姓名於古人之列而祝之將主持國保治無窮嗟乎足下之言至此而老衰刺心矣天下之勢方如漏船漢不幸以長年爲任而使維楫亂城安所歸咎然猶自信者世上雖有切齒之人而此心眞無鑁眉之事蓋至于十疏留中經年不各始慨嘆南陽一出爲天上人而悔其入山之不深也堤手之期央在歲前萬幸無以恩父子爲念輒此附謝使者不

朱虞尊學道

使者至以六十見壽嗟乎我生之不辰以及此也又以爲日昃而鼓缶樂乎哉華膴遍顯天之

所制天子之所操今此兩大權者皆倦勤而聽之人矣人聽之吏部吏部聽之司官司官又聽之各部各司各部各司又聽之一二失職下遷而日夜冀天下有非常老丈以忝四衙門果華膴逼顯乎不憑其墻不入其幕且朝青雲而暮黃土矣僕不敢輕天下士經術孝廉豈其無人而要以柔心弱項立乎氣使威喝之間勢且折而入之嗟乎天下皆醉誰其獨醒我輩所恃者頭上有天日腹中有肺腸耳丈所日記九十四



輩矣摧殺四公皆不合錯走遲路請翻身入利齒藥中價高百倍而獨恐丈等不肯作此羞面對人已矣知復何言

李尭主孝廉

歲暮戒行承挐舟遠送所談皆經國遠猷恭簡公未展之奇當發之老親家耳一行受事遂卒卒未暇修候而重辱省記賤辰以隻雞枉賀感之愧之僕晚入羊腸意趣惡甚燕喜之觴不忍入啓但能爲親家破例領華衮之賜他非所敢

當也郎君讀書當風氣日上張平野丈此吾州傳雅大儒而更可謂之易聖郎君得與朝夕僕甚爲之喜承其垂念并望爲謝之諸不次

鄒南皋刑部

別久得教如把冷風生之謬悠敢辱盛獎至於純心二字須禹稷或可當耳生六十病人已悔從前學問之不審今其計無復之矣異日即不死持寸赤以見公庶幾公之未忘我乎而來教白駒之志似未肯釋然生何辭以置對抑嘗謂



人才如公品格定矣朝廷未展其識用朋友未究其切磋公執古人四十始仕之說以謂來日正長報國未晚正不知自古起巖徵洛之士亦曾有如今日累次而升否公等即嗜古當嗜其囂然皭然洒落信心處壁上之喫炙飲精而棄其麁可也而或謂天下穰穰吏道猥襍有志者不如且斂手局外以待時時清此未睹三十年前事耳必待時清則出恐更百年後更無可待之時而家立門戶人持堅白必且入於亂也或又謂

公之清直必不爲當路所容此失意之士以此相引而足下或能辨之夫天下正苦難得清直之士如清直而不愛官不喜譽眼中能辨是非賢否心中能忘人我衆生胷中洗了古今治亂則生且望而拜之非足下且誰歸者謹此以效區區幸台亮之

丁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四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五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之時敏梓

蔡肖謙尚寶

手教具悉惓惓高正郎之事昨已面復此公原將小兒說開而弟自急性與之爭此則實弟之罪也然有謂小兒實可疑則九廟百神之靈誰不電照弟前有疏爲兒求廕而不行又力薦高郎中今高郎中丁憂同家何緣復起起遷之議又何緣以數年前青天白日之下無愧無怍之心而今日明欺天理以兩恍人情此needs不爲也想老兒在山中久未詳委曲少暇當檢出薦高之疏相與觀之耳

劉儀從副使

公頃又以病告豈其果然抑或有所苦而欲逃也今世吏肯修實行而效實職千百中有幾有之世或知調護愛惜又有幾又或幸見知於世而肯委蛇從時忍辱以濟功名復有幾今公且事事效實矣人亦且知公矣而畢竟不能忘情世厭離想嗟乎安得朋友盡如呂中丞而與之立功圖事哉古人云天下有一人知已死且不恨今公業有呂中丞又有僕此知已非一人已而方悵然逃之非海以待天下之清此孔子之所不爲也捧教二刻具悉所志僕且勸公矣即名山著書趣爲我言海內真修士某眞循吏某次第識之而與時相與試磨勘焉此所以發僕之蓄而亦即所以需公之用也

陳遷樸給事

人才一疏甚快錄用直臣不佞亦已屢揭言之止爭得饒比部餘尚杳然徵求巖穴度勢未可行則莫若照常薦舉人才疏中物色縉紳不交官府養高自重之士今撫按復命則紛紛求薦因親及親此豈可謂之人才否嵩此附謝并復不宣

董犢菴巡撫

教示累幅門下以一身當龍虵赤子之間而地

楚指麾從容鎮定操縱緩急不失機宜如此賊不足平矣大抵此事其初發必起於饑而久之則奸徒挾饑民爲市涓涓成河必至之理故廟堂之先聲必主勦而地方之容計必先撫若大兵一動則兵又將恐爲变端荅凶荒觸緒無非危機不可不慎也雨雪既浹即此人心已安五分倘各門遣官放賑而門下布宣柎慰其間兵亦可無動而解不佞謹傾耳後報耳

董撝菴巡撫

開礦之說不佞往年承
上問及亦嘗以利少害多必不可輕開之狀爲對茲讀來教益闡所未聞然不佞近閱勸開諸議多出于氣節高名之口者
世宗朝専差内官錦衣使貪吏奸民相與爲市安得不成耗析也高明謂何

范游擊

承示開礦事宜不佞與該曹勤色難之向買白烈誠亦良便但勢豪無籍之徒恐非法令能禁況既名開礦則不得不
上聞既
上聞則官禁必且生心而錦衣内使四出此其所難也會河南又有礦徒新報且俟其散盡而徐議之耳

蕭岳峯總督

承示覆處礦徒事宜謹已領悉張允清聞其大俟既撫之後隱然一主官將來恐有司不得人或以姑息長奸或以誅求激变須設法預防絕無滲漏乃佳耳

張惺宇侍御

晋邊借重今廟堂業以便宜委公礦盜事不肖原有成言目前不憂此輩之遂變而憂將來之激而成變今奏牘屢騰猜謗日起其勢决當解散何疑但既散之後須得操之有務駕之有術使有司不必疑于彼足下必不疑有司而其黨遂各鳥徙獸駭不復陰聚乃結束最緊關着也不識高明更何以教之

董擴菴巡撫

近者礦徒結聚之事就今散後視之其輕如羽而使當其時處置無法剖決不早安知不小事化成大事也病帥誠宜亟易謹領教矣昨河南直指書示謂礦必可開開必無害愚以爲此舉未易言驚內聽生衆心而生等不敢遽許其成也

蕭岳峯巡撫

不佞弟昨與顧選君細講一番凡邊臣請留請調人才必當曲從庶將來可以責成有事無所歸咎敎中冀北周道弟亦聞之必當相爲推轂也李主政尚未知其資俸相應否



黃儀庭侍郎

日鼓鑾音乃比有爲南禮卿擇官之議同朝推轂無踰翁者以此復借鼎而南今試觀方今我輩之命豈復在我以衰慈之喘喘而見朝命之至爲之彷徨下床而走則太夫人豈獲得晏然耶有如即不耐北途者吳越一水間板輿迎養且何說之辭翁其亦爲天下計爲故人計可也

又

別札慰藉良苦弟雖褊心豈復以世間鬼蜮爲意但苦最上格心一着正支離硭少洶洶乘其釁而攻之使之無所措辯然人臣妄引天子爲證佐我輩盡構舟中爲敵國眞千古奇人奇事而弟也狎于見怪顧反覺氣壯耳南秩宗新命似天之預爲尊毋方便若復贅辭則不肖必不敢主張而且恐重爲使者累也幸虛心一聽鄙言



范晞陽布政

兄之即家拜官蓋殊典也先是江西之政不肖頗飫聞之公以此詘亦以此伸可見自古定無天理外人情而不肖憧憧毀譽間亦竊可以自信耳捧教固知自駒雅志不靡好爵弟廟堂方急才而不肖且倚大賢闓道有如遂容高尚則此舉爲不成章矣惟高明裁之

劉兩峯兵備

公以望起以急用勢不得辭而官亦非所當辭趣裝行矣方今公道大明之朝幸賢者自領本來面目盛德不小讓此王藍田所以痴其子也

邊少微侍郎

榮推之日會有以外藩未久爲言者愚竊惟自古用人論資論望原持兩例若此舉不卜外而卜內則內且愈重外且愈輕於銓法政體俱無當也推轂初意未嘗爲門下一人何言謝哉

史恒所布政



翁丈久次南臺聞少年之議者嫌其太悃愊太平易此癖之不難但露鋒爭得一事而鵰飛蔦里矣然賢者固羞而不爲也則何不遂守此故吾局面而以積薪爲愧乎大疏已發使者度有人知不得不上然溫旨降後則請遂付之忘言駑驥之緩行終當勝奮馬之疾步也

江纘石兵道

適聞松江士民以保留賢守李多見地方喧擾爲臺下訪拿一二乃不意就中有監生彭汝渼秀才蔡汝中姓名爲之駭異二子貧而有志行且能爲古文辭大有鄉曲之譽不知何以一旦狂惑自墮忽至此也事在彼中非不肖所能懸辯惟望臺下審諦眞情參以公論如該郡諸君子陸宗伯而下視其友可以知其人矣若不肖十年文字之交亦何忍坐視謹代爲之負荊而[illegible]篋蒙推愛俾覆盆可以望天不但二子一家之感而已

鄭崑巖巡撫



適假見敝鄉一不平事有原任絳州同知王必强者新埜王府審理官嘗領解市貨或言其有乾沒故得劣處既聞彼中公論以爲極苦極寃其行也衣裝盡典而鄉紳至爲之共金償債道經都門糊口于市與父子閧而稍齎錢米周之嗟乎此司馬廉吏之家孫也窮乃至此何辜于天今且暮遣之就官以造命相累千萬爲公道留神

呂新吾巡撫

門下明德清望出入爲儀爵也遺簪再收恨未及朝夕君子乃來箋猥矜其入告之小忠置齒牙于誹譽之外不肖即欲以青蠅爲弔客所不恨已二三英俊自是有成心作魔不然誤不至此不肖以冊立一着丈離無心更理醉夢語言若娼嫉與彥聖并容則古大臣謀國必不如此門下請毋以過爲譽也

答念東御史

孔子高云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比者惘



惘惜別寶愧斯言然老兄試觀同謫幾人而朝堂之論何如則不肖或亦槩非楚囚泣而兒女戀者乃敎中以此爲德而欲報之可愧哉然賢者未忘世憂故是吾道好消息不肖其敢更以身之千瘡萬痛怯而畏人退而負君子第如敎中所謂叔季風熾辯之難調之難處之尤難愚以爲此必當從中從慢轉移而期以十年二十年之遠庶幾能濟也天若祚宋則人動我靜人急我寬如王茂弘李文靖作用亦或是救世一機而審着未定欻欻者復起矣兄乃豪傑中處子使其終摩必不虛生未追召間且潛心料理整頓乾坤之術毋謂即此洗耳熟眠便是本眞也

史鶴亭編修

別論辭考官一節此日月可查何煩置辯兄自謂宛可對天日而不知天日之權果堪與見尸爭勝否也

主上明聖眞未必有成心然其權亦僅與天日



等耳世道至此我等但自保得靈臺洞然此外一切知其不足恃不足怒而忘之則吾事畢矣

黃儀庭尚書

適金華丈問兄翁之去留弟答之云此時難得代者寧負朋友不可負朝廷既而

俞旨忽下使人頓足二老相見閱之亦惘然可見太夫人眞有福更當以嘆爲賀耳敎中從容委曲四字豈不佩服但年少方爭執此四字以爲天下惡物計惟有焚舒裂麻嗟乎世局至此

而老兄之不早當事非不幸也

郭希所巡撫

果府之事不肯固心知其難處吾輩不得不一爲委曲今前件糧完足可報命至于後議則生等自當從中緩頰而其勢終恐不能一一如指

恭

聖母愛子

皇上愛弟摠係至情不可盡以法裁此外廷之所以苦也必不得已或災傷量蠲一說未必盡



格耳陳大參所爭水次之事其故今日始悉然此公素有清直名當使不失彼此之歡可也

陳警亭御史

大議乃治河切務濬沙一說此實前潘司空所創今遺法未艾按行不難獨吳楊州疏海口之說則此公自謂卓然定見而苦不勝梗議之多未審公臺肯爲保任否

趙見田巡撫

仰惟門下春風綠侍早薄三公而朝堂湧爲好爵可以摩賢者此如雁媒招鳳誰甘就之顧蒲輪强起之意在事不在官爵前啟已微露其端已門下辭官猶可辭事可乎

溫綍再下幸勉承之

王方麓侍郎

門下之請亟矣白雲同志豈不欲相成顧聰明神用乃自暴于人口不佞敢以蔽賢自累哉度溫旨傳到已悉然竊謂老成當此日爲國家無不當留未見畎畝中果能安枕也幸三思之



蔡肖謙尚寶

辱寄以老年毋不樂就養再疏陳情茅廟堂物色二十年僅僅得鳳凰一下集而以時無竹實梧桐竟謀遠引此亦可以卜世道矣弟守身事親庶無相負今老丈方日思爲巢許而望人以夔龍之業何其遼哉天下漸有事弟且筮得遯卦以餘年從老丈于春風沐泗間自不寂寞弟老丈亦尚恐無此緣耳

劉肇山副使

生頃徃來南北見民間最苦是驛遞而三忌撫處之之法今在兄調停其間以法懲僞厐濫牌及襍流胥隸之乾沒者倘亦有十四五可瘳乎

王弘陽巡撫

門下乃方今之伯夷伯夷聖矣而未免傷隘蓋風流靡靡之時聖人且有以過中矯俗者何至乃以誤聞自愧要之在門下不敢以名高而乞身在不肖不敢以迹自而玩世彼此實相成也承已于前月受代涖事隨車雨露計日一新弟



撫方民敝兵囂不無少煩淸恩耳

郝少泉侍郎

比來世情貴壯朝議喜新蓋嘗有未識門下之面而以衰晚致疑者矣比丹顏健履屹立公卿間而後知良工必不示人以拙也今假道里門遽以病告白駒之詩曰勉爾遯思此豈徒爲伊人計哉

溫旨且下趣裝行矣

李涵一郎中

客冬途次一奉見巳罷公不在簿書間乃𢤱褎然部徵同志稱惬方引領鬱聲而使者辱以芳訊先之豈勝慚感僕之駑鄙豈敢望司馬公但昔處新法改弦之時收人心則易今則勢極動而當歸之靜俗極巧而當歸之樸凡此皆新進所不便此僕所以難且苦也公行且當路試熟嘗于夢覺之境則知所以信僕知所以憐僕矣想道駕巳臨近郊嫌不敢遣候顓此附謝不一

盧理甫知府



徵科一事不佞巳累奏

上前原無苛責雖部檄亦止照常行催取調停劑量自在吾臺傳諭所司非不佞所敢知也惱濟事俟按臺疏到無不盡力敬此附謝

李中石御史

茶馬積弊近巳籍籍有聞蓋徒貪其數之多而不覈其用之少此非公臺實心實事者不能釐飭也苑馬改銜一節亦無不可行何與該部言之以復

吳止菴巡撫

緬賊入犯事萬里外不能懸得要領但莽應裡託孟養進方物未久也俄而入寇矣又俄而退屯江洲又俄而進矣據蠻夷文旣不可甚曉而報自鄧子龍者尤爲驚惶得無以金山爲倭衝欲借此賊虛聲徘徊作久計耶緬在極西去開府至遠竊疑不能一一皆實私用質之門下但徐察之幸且無泄若速檄新將受代則狡猾畢見矣兵家雖忌臨敵易將然不足以論今日事



也此外夷情向背自在門下以咄嗟指揮兼鄭重而行非不肖所能瑣瑣已

馮鳴陽御史

初見鄧子龍久不赴金山而緬甸之報覺有虛聲意南中聞倭勢張甚金山又爲賊衝所謂老將生奸計且欲借絕徼不可致詰之事以過春汛耳已作書與撫公令徐察之及見尊論所謗十疑躍然與意合至于籌度兵勢揣摩賊情尤見方畧蓋不佞每聞往年蠻夷爲變多由侵

過當憤無所訴若以良將吏撫之自可解散今檄金騰將速往受代卽令孟養等招諭緬酋開示威信或可不煩兵而罷循不悔禍以逼西土兵一創之恐亦非難辦也第本將自知去後諸不法盡見必更生他端須作計遣之何如

黔國公

詳緬賊反覆狀心竊疑之及讀開囊異功之諭爲之躍然但萬里外事難遙度惟麾下偵伺得實三思而調護之毋縱寇毋煩兵使黠者不得



行其詐是所望于同休戚之世臣也

吳止菴巡撫

緬賊退狀總鎭先已奏聞玆教至乃知地方暫寧具見運籌神用但逾西尚爲賊巢萬里征伐恐不得全倚兵衆將來或討招諸當用以夷攻夷之策庶幾逸而有功耳

黔國公

文武爭言非淸朝美事敵省中已傳布溫綍爲該鎭解紛自此幸相忘于無事可矣

章念淸侍御

伏讀條陳大疏凡鄙心所疑者班班在議中公臺眞八面才也末欵文武相見禮節自當酌議定規永爲遵守但亦望公臺於有過中觀人不佞往見將官肯抗顏爭禮者其才品必不卑如敘州之張守爵等皆以忤廢而其家皆蕭然此亦一驗也恃知不覺覼縷

吳止菴巡撫

別示鎭臣驕悍狀此明因地方有事挾以自重門下先既已忍氣下之則其勢自不容過激伏讀參疏且寬且嚴具見苦心妙用廟堂不得不相爲仰體第恐緬賊蕩平有期而該鎭披猖無已目前挾賊將來且挾內而其既也卽縉紳中且有陰受其賄指及歸曲于院司者矣門下不能遂制不如且養晦以待之何如



吳止菴巡撫

捧敎知夷孽生心報復戰守之計委宜早圖惟辛門下以謀輔斷而行務保萬全耳頃之[illegible]欲奪鎭臣服色爲生等擬票不可其意正慮有今日然軍興之際却不可將養太過想高明操縱自有妙用也

吳止菴巡撫

自門下受代後則滇中幾爲戰場幸庖丁亦下有餘地耳鎭帥積驕其罪既不至華奪而其勢又不可華奪今瑣瑣吹求彼已益玩我已益辱誠如來敎處之方爲得體而刪去交際繁文尤正本第一義此李師古所以屈杜黃裳也



孫念齋御史

省來示殊爲詫駭用兵之際因貪于敵理則有之若以降爲擒乃逆天道失夷情之尤者其罪且十倍貪黷矣但此事恐又礙督臣近緬捷紛紛可鑒也

吳止菴巡撫

世風日下士爭以少犯長下訐上爲風節此已病在膏肓救病之術當一切以實政爲鍼最使人反噬無詞耳比來處分夷情甚得古人化有

事爲無事之說但恐台駕一發後群少年必將爲任尚而不肯爲班超耳如何

陳毓台巡撫

緬報情形不一會兩院俱受代楚中去滇不遠公宜速發勿令弄假成眞大抵諸夷之性與南北二虜絕不同無事時爲我將吏所侵侮無所泄其忿恚至于爲變有事則虛張虛聲請餉請兵使地方騷然至于徵調未集而賊已退矣但得其情明示威信可不煩兵而罷也封疆之憂内外共之不敢不盡其愚惟台鑒



陳毓台巡撫

曩見教以緬情爲憂第不佞先年每見彼中警報初皆徑傳内犯而禍卒中于彼黨而止今亦當審其情形倘可急驅或從其事逸而費省者可也川中方亦有征楊酋事大疏所請借餉之數恐未肯盡給如何以夷攻夷眞制粵一奇但遠斜遲遲謀未必不先洩使遲遲又欲伏我先發而後敢來此連雞不飛之勢也希更裁之

李碧鶩御史

初得撫臺教以緬情叵測爲憂已隨發辛函讀之乃知思仁實爲戎首釁有所歸或後如往年一逞而去不可知也今我兵旣不得不出則處餉誠爲急務而特恐川省又方有事恐不能如來請二十萬之數今特爲量減因擬嚴旨督之必發庶不辱盛委耳

李碧鈞御史

不肖嘗爲蕭中丞言方今處緬易處兵難而處兵之難又莫難于餉少今計以漸汰去老弱散



處屯營此不識不知作用萬無可疑者但不知新將果堪辦此不復爲鄧子龍之續否

田東洲巡撫

承諭處回夷番夷二事精明惇大兩得之矣大抵二事皆有本末回之日騷得内奸之撥置番之日貳若邊吏之侵辱茲臺下最得策矣當事者無不奉行也

宋桐岡經畧

得報倭急攻全羅殘破之處其氣愈壯其入愈深將以何爲雖軍書絡繹而尚未悉其要領曾與接刄否賊疲困久矣月餘以來盡仰食于剽掠乎抑關白遠餽之糧也提督而下意氣何如不復憂衣食否此皆所急欲聞者又勁敵相持已成持久之局向所云朝鮮銀礦可開否彼處腹裡地方有水草可屯田否閫外之事雖非中朝所當與聞念今密勿之咨盈庭之議必有眞知灼見乃可主持故敢詳詢如此大率使賊糧不繼我氣未復則門下所謂扼守要害俟其糧絕邀而取之固是勝策請勿復疑提督已移書督策之矣此外惟奏報如期明註時日以息衆疑諸不一一



宋桐岡經畧

軍中暑疾士心疑怠則不得不稍慰拊之今忽請得

温旨發下想旬日之內必更有蕩定好音關白有西援耗否若援兵不西我又截其反顧之路則雖有百萬之衆可以立稿而特恐彼中未必無人未必無計耳

宋桐岡經畧

奉續諭晉州中倭之說眞矣但愚意終以寇爲窮討未必有意得城及更轉掠而北也敎中分部兵馬及計處轉餉皆中窾本兵移聽尚州之說不肯先不敢主張止以就近商量爲之此正令門下得自擇便利何所復疑勉收大功以塞讒口耳李提督處生恐言不能信復託乃父以書切戒之今喜得絳灌同心何事不濟萬一晉州賊退仍歸釜山不歸對馬島則不知更用何計收拾沈秉懿之說想已略聞使全無影響則不應有此鑿鑿村撰使果有之何朝鮮獨杳然竊聞台意疑降倭有詐何不以此爲鈎距試之若長平坑卒之事則斷乎不可輕舉以傷天道也



宋桐岡經畧

群賊不能久住咸安一城我兵屯晉州爲[illegible]已

得勝地勝算不憂賊矣提督進止多不能如翁
指授然渠或以賊退放膽不可知今
嚴吉又下提督處似不必再致書但懸軍異域
事宜輯睦願翁嚴示方畧而以意氣激發之以
精神聯屬之勿令生疑則所存者大矣此間復
喧傳關白來信情形不必盡虛昔何無忌擊賊
僞舟卒以取勝權道可以破敵亦何必不虛耶
今用間不廣而專恃一沈惟敬以通血脉此外
惟以力搏力耳愚未見其全利也若不知朝鮮



勢及倭奴海中出沒之形有關宰圖以賜覽庶
可備顧問耳

李提督

大將軍積苦兵間勇氣逾倍可賀社稷之有人
也捧教似前信初入日倭遁之說猶未確然僕
竊疑關白令嚴將來清正可拘行長行長未必
能拘清正畢竟嚴兵爲備是第一着而實山一
帶截倭徑道尤屬緊關此中因見經畧敘功不
早臺中頗有異議然非公之所宜置喙可准借

崆峒倚劒之後使諸人相與樂成可矣

宋桐岡經畧

充國征先零孔明擒孟獲豈必盡殺即如教中
謂倭奴可盡截然截之於此未必不生于彼摠
不如畫蛇無足之全美也

宋桐岡經畧

承教示先後塘報要之倭雖未滅而我兵原無
無失着但謹護讓道使彼饑而我飽借之走路
則目前自可稱萬全不在多殺也當趂此朝鮮



氣振時責之使自爲守以絕後望倭婿若定來
則兵恐難歸關白或可乘間圖之臨書惘惘

宋桐岡經畧

再捧大教始備悉倭中實情實狀苦心哉門下
當局之難也降倭五十萬之說雖未可信要之
彼既偵知我兵追襲則關白大巢在邇豈得置
之度外援兵未必不出出則更辦一番來鬪事
已至此大行不顧細謹夫復何言後衆我寡度
不可盡殲與其多收降卒以自累不若少假歸

諭以縱之此亦一說也高明裁之

申瑤泉相公

手教萬里疼痛一體相關然老兄但見其影不見其形使設身處于其間不審更作何等挽回也人情之變弟初擬以靜重服之而不勝則示以寬和及寬和又不勝而稍與之辯是非是非明矣則又曰彼將有處及不處則又曰處者常情不處不可測千搜萬索如此即市井小人猶能看破而中朝號爲有識君子相隨入醉



夢之中劉文選無端橫爭一場而十三道助之問其所以乃謂六科會議之旨票自閣中而不知

上親筆大書見在許少微處弟問許因何不與人看荅曰恐又惹事以我爲回護閣中耳乃知群少之勢眞可以生人殺人朝廷一毫無權可爲痛哭流涕也弟風火之性即今已儘勾容耐且捱至

聖節後或再請

冊教而不行雖百計挽之豈可復發老兄勿復見勸矣本兵輕信然無柰其赤心忠良不得不且爲周旋看來眼前邊畧還是鄭範溪而一忤少年如壓萬重鐵杵之下可歎也

劉華石御史

向謂公久在南都今報代之使始至雖喜貴差事簡政寬雅愜吏隱頗竊謂公此行伸讜言扶正氣以醒南中士大夫耳目惟其時抑何濡滯爾爾也僕往曾會飲貴署山光湖色眞在鏡



中公家華岳一峯未必勝此直恐世變狂瀾有志有識者方當思江左夷吾公以如意柱頰望雞鳴山當流涕耳

陳應虹總督

古稱廉吏于暮夜砥節此猶爲卻餽言也乃官帑公羨不關會吏籍而斥之以濟邊胡威之清不加于此矣欽服欽服

魏見泉巡撫

欒曾辱面諭有司不才此輩若不遇照磨饒安

知簿書筐篋闒不盡爲中牟單父乎顧敎中當訪蒙蔽之風亦須加意洗刷一番譬之導水源清則流自清已此復

王霽宇總督

僕居常每歎公處貞臣廉吏輩出而恂恂欵欵依于長者此天道所以福謙也尊太母之長年節祿以哀榮始終豈徒然哉今世情好面諛人若邊道諸公中執事褎然爲卓異第一此則不佞聞之鑿鑿僉論而乃茲得敎愈益見安攘大畧使國家盡得公等羅列要害謂虜尚足慮乎自欵戰議興而言者爭誇空庭絕幕之事今其效竟何如努力萬全謹此附謝



蔡肖謙尙寶

久不見君子幸聞金玉之誨但老兄所云趨勢逢迎似是數年前事與近時局面全別今天下勢上有勢情外有情似非一切結繩之治所能辨理有見愛者勸弟以術御之以權鎮之弟惟自度不能而徒以赤子帽幅之念相與[illegible]

淋漓放君辱至此耳方今官府內外之間情僞九關疑高萬仞調下難調上尤難見羅兄弟三搊救之而僅得報何暇言遠事哉正已物正直頂門一針然老兄旣知其功効必爾乃復自訐我以中心示人而人謂不情豈正已亦有不能正物者乎廟堂久知雅志徒欲借明德君子臥而表儀朝著帥正士風聞老年伯母方在壽康而光祿清卿于奉養殊適又非若弟之日坐劇場以餘憂貽老母也尊疏雖上然勢不可不一出幸裁之大集僅窺一斑犍犍質言已破盡近日浮夸之習俟犬馬疾少間當爲老兄序之使旋附此



梁靜齋巡撫

嘗屬耳委巷之言而歎邊臣之難爲也捧敎重以增愾顧今風波旣往而言者亦自捫舌去矣天日之下原無覆盆翁其試人我易地而觀孰得孰失哉世局一新險巇萬狀然其中頗亦有以自信我輩知于天而不知于人何害適其適

而不適人之適又何害吕侍翁舊雅聊以此廣來
意之辱惟倍萬珍重以需追召不宣

劉和宇詹事

昨山陰夫極爲公發憤而僕荅之云使此舉出
于翁人且必讃歎奉行何至見訶此實僕坙輕
誠淺爲知已累耳近來朝中成一種風氣言出
諭者之口無言不真言出辯者之口無言不僞
在瀾已倒誰能障之承示諸疏初疏已在事前
第三疏又有待勘



繁而不容驟辯姑上第二疏留此明白公案以
俟百世而已僕病狼狽旦暮歸矣竊冀以未盡
口業與足下微福于冥冥毀譽真同浮煙耳

陳還樸給事

近者紛紛外廷夢語生等聽之已玩
皇上亦毋加優容而貴同年獨不幸受譴可嘆
也此公志履如玉不肖以一日之雅獨深注措
即[illegible]亦知其非辜爲之揭救而不得公當亮
之耳大疏自不可少內四不允一段快心不佞
會亦當遇便採入揭中庶幾于回天一助耳南
冢宰久推不下恐諸友不得無一言兄次草草

朱鑑塘撫臺

伏承臺下已蒞任受事不肖可藉手以報國家
謝父兄矣三吳凋弊誠如台下所言然非台下
則孰與了此難者催徵止於官戶自是矯枉美
意然以積荒責積逋其勢必窮而官民緩急不
得其平其法亦必窮編列之內孰非王民豈有
運肸素封皆自託于民戶坐令賦稅虧額者此



則決望台下就中調停之褒益次第如衡之平
則催科中亦有撫字不至讟怨如昨日也朝鮮
之倭聞已力盡乞歸關白不能遣一矢爲援四
千艘遊兵恐未必盡實僕以爲今日患無將不
患無兵兵患不練不患不多萬一有事沿海之
民厚賞可使陶侃所謂用官船擊官賊未爲不
宜是皆台下掌握中事耳何法不可便宜何人
敢爲中制此外敝境[illegible]川苦椎役頻款多公編審
大姓不得以報復吾仇權省獄詞則奸民不得

以告許爲市此亦休息地方之一端也云原啓

宋桐岡經畧

東師事三言蔽之以兵挾貢必不許即不挾而兵尚屯釜山必不許即釜山屯散而求以遼陽爲貢道亦不許惟多其防禁而苦其題目則攜柄在我矣

杜撫兵

承示諤諤大議謹已佩服其借支鹽課一說昨細叩之本兵言俟査明决當補還並無敢嫁禍



地方也朝鮮倭亂此後有報叅驅之出境爲實而延之入貢爲虛公試觀結局則知廟堂微意之所在矣

陳芸窓御史

征倭兵適已有

旨撤回偶得足下同然至于平壤等處三戰難謂無功惟碧蹄一挫輕則有之懦則無有生等責備經畧在畏議論而不在畏敵少俟殘倭盡

表文果來廟堂當自有公論也

宋桐岡經畧

中國戎車不駕久矣乃者仰使壯猷摧方張之猾虜扶垂亡之屬國勞苦功高如此而將士以力擊賊于外議論者以舌擊任事之臣于內僕誠不惜動氣與爭幸得少定而痱尚有謂倭奴無一人歸國而東征戰士盡沒者豈不痛哉門下此時當自然無藉于僕而僕于門下更著一分放擔當吐誠登對使將來毫無滲漏耳朝鮮地形貞我東北數千里垣墉留兵之說誠封疆



至計至于不佞之意則異于此蓋以將士久住外國恩不施則士氣自消威不振則如驕子不可用朝廷無所寄其耳目則三軍之苦樂不得上聞一也我軍自負其代朝鮮以受敵必以奴隸使役之彼不能堪反忘其大計而樂吾之禍敗兩相猜忌何事不生二也彼軍怯而善走倘倭奴復至必推我以爲先鋒主人先奔客自沮潰更加衆寡不敵樵蘇後時懸軍無繼大可憂三也至于內帑歲增出六七十萬金蓋其小

者矣是以頗主撤兵之議使彼君臣知士之
無日苟自爲謀耳門下以爲何如
李提督
適接塘報知倭遁有期麾下哀衣歸來報成
天子此邦家之慶何論呶呶毀譽已耶寧夏大
功已論敘雖竟爽封拜之命然喜不落第二功
大疏輒爲尊公持之不上蓋公論至明他人自
有爲公辯者姑泯此形迹可也乃不佞所憂在
通貢一節悠悠之談恐又將因此生議一者背

祖訓二者啟後憂似不如姑以言款之而寄以
討阻之使之日遠日疏庶爲長策耳
周幹宇御史
適者寧夏論功李兵來議封爵不佞倡言李氏
父子太盛爲人所忌當抑而全之至于外間洶
洶加以不可測之心不可赦之惡則實無形影
即如李如松近有報帖來諄諄以早班師還鄉
爲囑據此情詞何曾一毫留戀朝鮮之意而中
外亦何曾有一人議留遼兵者今生等商確已

將來決留劉綎所部南兵與來教意合與之
亦爭體當爾原不爲猜防李氏李氏亦無可疑
天理人心鬼神寔式臨之流言止于智者不能
無望于公乞自此慎之
許敬菴巡撫
生世六十年不曾理會得自己真精神即今日
日言捐恩怨日日言外是非而究竟止成就一
調停人情套子而又不得也有告弟者曰胡不
學徐文貞文貞之事弟與老兄所見也一年以

來小揭數十上皆摩切人主申救得罪而天下
尚以爲疑文貞曾有此事否東師撤兵一著斷
不可緩目今內帑枵然寧夏費百萬矣朝鮮費
百萬矣國家更有幾萬萬而盡耗之外國猝有
他變將何爲計耶孫司寇在山東久書倭事謂
必當早撤兵老兄儻續有所聞探得先發制人
之計幸不惜飛信告我
顧冲菴總督
畧苦爭留兵爲朝鮮之所甚樂而弟不謂然

之數四今來教果云然則撤兵議更無可疑
有備保得倭情目下無變連劉綎兵亦當撤耳
總撫臺以才超用又幸與老兄同心知其必辦
治遼也

梅衡湘巡撫

外論東封事唐太宗謂李世勣曰吾以公爲將
安得不用公計但無誤吾事而已至于朝鮮不
宜置戍之論誠然誠然豈有傾中國之供億終
歲爲屬國守禦計者劃遼平原淺草之地非倭



所長騎射可以制之清野堅壁可以困之獨中
原饑亂聞有大賚頗能自轄否大抵撫饑民定
亂民不出公緩急兩言願畧示有司令遍識此
意擺馬事固可以嘗虜得其要領者必能讋伏
其心豈獨市馬乎屢聞讜言受賜不少謹附謝

劉太昇贊畫

華札始至亟發讀之曠然心開但止辯倭衆不
歸我兵盡復二次夢語則中朝原自了了無可
之請封一節經畧欲借此行間公乃欲罷間却

之爲調發兵馬之計維禍于彼而糜餉于此此
亡國之形不肖斷乎不能爲公等保已看于六
千人有勾踐范蠡輩君臣于上則可責之必然
今朝鮮何如哉而我兵客寄孤懸其聲又且自
爲守也無所德于朝鮮而厚受困三年之後且
胥爲寇掠乞丐矣何君子之有嗟乎天下已岌
岌有識者亦爲是言耶必不得已則劉綎未撤
兵使移教中所稱千家庄營田樹旁或可爲也
而地非郡縣恐客主之間終不能相安蓋敝鄰



有積年拋荒田棄于高東者其傍里人徙宅廬
貸牛具種之禾甫垂穗而田之舊主紛紛出爭
矣此亦東師今日之勢也

陸葵日祭酒

久不聞公耗日月以須是何衙門而容得公如
此從容也使至始承以孟冬榮溢公之醇明陪
重師席顧恐皐比未煖且尋有後命耳適亞對
余翰長思公東閣且鬧無由得公縮地一至公
之時桂芴觀山正樂豈知我輩苦也満中斷然

夕更被人題作木居士今不惟伏之求福者一宅無效而居之爲奇貨者其氣亦少衰已東師且決計盡撤而劉賛畫適有書來謂宜益發兵馬三年之後當練成君子六千人僕應之曰今朝鮮君臣不見有勾踐范蠡而我代爲守又其資自爲守也無所德于朝鮮而厚受困三年之後且齊而爲寇掠乞丐矣何君子之有嗟乎安得此盲言哉外諭劄付事甚小公向用方新請亦以老頑作用處之不必與動氣也餘不備



劉太景賛畫

頃讀尊諭於開田罷戍鄙意猶未了了蓋朝鮮陋隘可以制賊者宜在鳥嶺諸處此去漢江大同固已遠矣而況鴨綠乎若在鴨綠誠足以張遼左備虜之形勢矣而去受倭之地已數千里雖鞭之長其及馬腹乎且所謂三江者謂漢江與大同鴨綠乎聞鴨綠江中有沙渚人謂之夾江其地肥腴而江以內沙渚所界亦謂之三江下所謂空地數百里者抑謂此乎抑不知也

積穀將使戍士任之或責之朝鮮臣民自任此留兵一萬六千人經略所規軍食之費則中國當六之五而朝鮮供一焉借兵以自衛者如此無乃非人情乎今户兵之藏俱告匱矣又增歲費七八十萬豈可不深計哉東國雖當殘破之餘未有數千里內不能供二萬人食者也若云彼國自當養兵而兵不足用何不臧去老弱以奉中國戰士乎又不然彼之君臣言及亡國輒涕泗橫流此句踐棲于會稽之時也豈不能



節衣縮食以救危亡乎前聞其國請礦可采後復報罷豈慮我之求多不欲開端也願足下更詳問之夫士卒無事若給以犁牛種食使之因田致穀以貿易朝鮮所有亦必樂之若欲以此當行月糧則恐未然至于有心者爲之無不可庶誠如尊教也虜備大壞至于如此非公不聞此言聞長昂復勾引土蠻子近耗何如并示之

李提督

至得書知倭歸且盡其酉生浦雖出朝鮮境

行而彼若駐此講封貢則尚有要挾之狀慎毋
輕許大將在外豈容日夜憂譏畏議經畧累次
書來已歡然傾心于公公但謹守便宜和輯將
士准備全勝凱歸毋慮于後事已朝鮮志書不
識可索寄一冊否

朱和陽巡撫

適者部科匆匆議處了不知瑕釁之所在今早
正與大司馬歎方今朝無真才時鮮實政皆論
品論望之說誤之言未卒口而華教至矣廟堂



之上方賞功而旋議代生等負罪之謂何而敢
當對也

呂新吾總憲

方今世風日往所恃端人立朝表儀鎮服之耳
乃協臺新蔭初無加于官簿而門下亦豈較重
輕於出入之間惟是彈結爭慶朦瞽得師則不
佞竊有公私之幸而茲奉手教以治水喻人情
曾未欸謁神已馳于金聲玉色之前已謹此報
使者餘詞容面叩不宣

周青來知縣

公仕未達乃敢口刺刺談天下事明與時好矛
盾人皆集于菀已獨集于枯雖然公之道是也
而使吾悲已抑閹臣議權自是美事惟實議而
得爭名爲可駭可笑耳身直爲帷闥任事之臣
而調停遷就又悖不得人喜則公私且兩失之
而公尚以何望矣讀扇頭佳詠使人懸愧聊此
布謝不宣

田東洲巡撫



讀教之後旋會大司馬相與共嘆吾臺任事任
怨各邊無兩其茶馬夙弊已議嚴法痛改弦一
番何憂邑毀若鹽耗牛種等事則便宜自在臺
下雖人各有心而懸法令明賞罰以齊之如木
從繩豈有不直者謹復

歐陽宜諸知府

客秦鄜時已知公治行卓卓得教重以仰止
祖宗朝奏報災傷原屬守令之事大疏何嘗出
什也弟悠悠吏胥毋怯于撫按而不敢言耳公

固是幸努力爲疲民作主專此復

翁見鵬提舉

捧教如再獲晤對一番然公五難之說是矣要之我輩今日只可努力武侯四言而武侯却先于出山時量主自量譬之蕭佛不必得則不爲若群少年責我以周公孔子必不能必不爲之事九原若可作也公請就而問之以爲何如郭中丞向所云未嘗去懷然請公觀今日我輩獨發言薦人其人有不及因而爲累者乎平生與



陳司寇神交乃其人清貞恬素有古大臣之風而特以好談機祥小損聲譽今不佞之盡心揚吏無所辭第不審部議竟肯從心否耳

蔡拱朋副使

比來朝堂洶洶足下所知老衰齎此一片赤心以獨立前矛後盾之場而尚有足壓遠望者乎足下能譽我不能哀我見憐公能哀我不能助我臨箋但有懸愧

王珍齋運使

貴部盤錯恐須以夷惠之間處之使利罷游乃而後見大車能載耳屬吏中有如前薰蕕異味者願陰察之而勿震以言色寬其小矣而把其大負是則豪傑作用自立不敗之術也惟鑒之

沈季山侍郎

大疏一而再再且三矣人之情靜久而厭動固自常理矧寥廓沉冥之士獨來獨往出乎其性者哉宜乎吾丈之掉頭不顧也前席久虛矣尚祈採



主恩勸駕而恐雅意終以常旨視之耶不受狗監薦引今再假該銓公論或能相屈餘非不佞所敢任矣祿位身命之重似不待智者而辯乃不佞竊觀世道恐容不得希夷睡醒此又在言外惓惓爾

許敬菴巡撫

世上是非若必待人嘵嘵自言而後察則古有盜金不言焚草不留考千載誰復識之一歎近來三五相聚則各袖一仕籍議薦某人去某人

日薦為吏部某自薦爲春坊行道之人誰不
知之方今世無仲尼子產則此等直可付之度
外泰交小疏措乎并此俱裕而弟復何心理論
開是非不久桂冠神武耳

陳抱冲孝廉

承委撰先莊靖志文會愁冗中塞命方恨不能
鋪藻名德仰慰孝思而來箋弘獎過情惶悚惶
愧此者易名之典出自敝省擬裁頗自謂描寫
先華而質與論同然此豈足下所宜私謝亦豈



僕所宜受謝也

袁茲中郎中

前微極矣竊有慮天下事至於宰相不得行
則恐諫官亦未易言吾公他日之憂方大耳一
官頹脫姑未敢言賀聊此報命之辱

蕭鶴佀巡江

伏承示會救疏草此不肖所以日夜腐心者也
悠悠之談一者訛于風聞二者激于意氣其責
不肖蓋或誤以爲賢而以董狐之法坐之顧

肖不敢當耳至于處分過重乃
上自行親批獨斷惡假乎大臣之名而諳公直
以爲不肖發憤此更似魏徵鬱陵之對而不肖
藉此言也其以身爲諷愈有詞已疏內引爲君
難爲臣不易三復更以刺心明珠兼乘不如得
此一言謹弁叩以謝使者

顧膺寰副使

僕當局之人譬猶自不能免若兄則又何說要
之此世界日日享生鵲噪鴉鳴總不足以定凶



吉東漢言我輩但保得闔殿前質對
經邇其戲實難論耳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孫男時敏校梓

## 六部堂上官

許啟僕所以去而復留者專爲
冊立一事故慮不容不深今二三年之旨屢申
而皆以羣小激怒爲詞則目前事機之難動明
矣就使力爭而得勢必將待來春舉行[illegible]
必於冬前啟口以大事博一擲耶僕適與二閣
參議欲於數日間先請
召見不可乃請
冊立大約以交冬春典宜預則言之有名
上亦難以見格若渺莽如故然後舉朝相率而
爭之死生去就可以無愧萬一不能少待匆匆
激作則其勢更不可收拾僕雖以死謝諸公亦
何益國家之計矣敢煩翁一傳鄙意于貴寮孤
臣赤心想必爲同志所憐也會愁病相迫不能
躬詣奉告代布草草惟亮之

## 顧沖菴總督

昨蒙
召見
天容晬然
天語藹然弟止奏得
冊立一事煩蒙
首肯連上四揭催
九廟神靈或有相助[illegible]人之量我否也[illegible]正
事若遽召經略而責督撫以歸束亦無大難但
恐羣少年又疑事體弄壞借人擔擔只得且緩
其詞擬旨勒倭盡歸耳閣中原假便宜可[illegible]外
其力量事體不過如此而弟非敢有所避也

## 周衛陽司馬

僕幸得
天顏一睹
儲宮大定無疑而昨日又奉
御札有不可下同親王之諭即如是將來兄翁
可以安枕矣但所苦傳買多費弟處有三揭爭

之隨以部臺諸公苦勸爲大典將順而止第一日不去一日不敢逃責矣

鄧定宇侍郎

前使者發後生固已日夜虞大疏之復至也太夫人健甚此實得於洪丈即洪丈且欲挾太夫人一相屈而生豈得無引領乎今此望遂已無可言者第請就來教質之丈謂橫耳所聽無違順橫心所念無憎愛此兩言者得非孔子以上事乎今丈之學術其已至乎未也僕不敢知若



自審未至而必待坐破氈柳生肘之後即心即佛而方試之則孔子耳順踰矩之前終不可以從政乎孔子沒而三代之後士遂當秦越視世患乎且丈之稱曰避賢不識所謂賢者賢于丈之賢乎何吾丈自愧不若孔子而目前世人擾擾孔子之何多也僕以爲祇此人我分別想已墮入違順憎愛中矣老丈學之言是一説而有如世不可待身不可待倀倀然懸遠期抱空券而謂從曰我將以有爲也俟河之清人壽其幾何設昨日蒙

上召見頗哀懇誠而大計猶似未決適洪丈見戲謂不知定宇處此更有何作用耳從此德音日遙萬萬爲國爲親自重

梅衡湘巡撫

捧教知今年貢事較精采人之相忌不早用公於遼豈知正所以成公也貢馬既高壯益就此講求假養之術使馬不損軍不困一旦更得其用耳僕頃蒙



召對之後

上欣與往復問答數四其詳不可外傳乃知冊儲猶豫之故不老無疾一言毫無他意而羣少年朋呪兩宮一毫不着則有以閣部院異同之説別生事端而不知其愈巧愈拙也兄亦可以無憂疑謗矣

劉和宇詹事

僕雖名綴首揆齒摘下壽乃其中千芒萬剌曾不得如農夫野老一飽一卧之安惟是骨肉聚

列祖遺朝夕而家故又爾爾歲行盡矣萬里未歸之人愚母子相對飲泣不暇何暇言國事哉
主上明聖幸得一召見而其所感動止此然亦喜將來
國本定無他虞惟內外漸多事爲參政他日憂耳

李漸菴總憲

危言狂論喜名鈞奇此原非吾事但其中要認得眞與不眞徹與不徹耳朱考功好名而徹者



李定武負氣而眞者也僕親之重之知其必惜廉恥必顧頭面不諂不貪不險故足任也此閒碩鄉兩吏部雖去僕終念之皆有本領末路必不墮落者我輩今日爲國須作養此末彫赤子高明裁之

董潯陽座師

方今人情鑿空杜撰以不肖待人則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無不蒙猜疑者其求全責備以聖賢望人則堯舜所不能謀賁育所不能舉無不蒙督過者而抑又有帷中之帷焉夫疑之以不必疑則信之以其所可信可也而
上之口傳不信手札不信則閣臣豈有此飛天使鬼之術責之以至難之責則任之以至重之任可也而一批駁謂之爭權一主張謂之生事則閣臣豈有此左圖右方之才嗟乎苦矣乞骸疏已草成會
上忽然召見且許先行
預教之禮小子見
儲位大定以此又隱忍少住耳李見羅三請而



後見允此
聖主之明門生何力之有許敬菴誠如師教方今海內眞朋友其驍騤得地可託安危者幾人王弘陽雖嘗見忤而其人才守卓然不敢不亟稱其善但不知在浙行事何如苦冗不能細及惟我師亮之

李及泉巡撫

擾擾經年幸得

臣上一對面小疏初入閫
一顧爲動忻然發票會臺省救章入竟成遷怒
猶原寡盡改此皆
御筆發會極門諸司歷歷共見者前此無不皆
然而吾臺以爲生等心跡至此方明乎教中紛
紛浮議眞如太虛浮雲以生言之奚啻浮雲眞
黑風鬼怪耳

王對南相公

微天之幸青宮出講此實老丈手繰絲緒以付
織人似已別無可慮目前獨有東倭之議極其
支離大都在始太易後太怯閫外聽于閫内畏
議論甚于畏倭此聚訟之所由起也教中所大
雷小馬疾轡縣洞然如見矣此來閣臣輕塵弱
草人皆思以撼之即如劉詹事何攻之急而詞
之頰一至于是弟之知詹事實不如老丈之深
然使此議發于翁則人必讚服奉行當不至動
相詬詈至此也

鄭崑巖巡撫

此者不佞拮据上下間唇舌且乾肝膽欲碎蓋
才能不及前輩什伯之一而事之難處萬萬出
閣難成傳買之命又下矣
主德之憂豈獨在國本之未定哉山左之患總
關元氣適與戶兵二老言之皆蹙額無措教中
所請約三萬金此則或可處耳班軍當免久悉
亦已商榷再三不獨該曹無肯主行即邊臣亦
復有異議若曾更擇議以報也

彭魯軒御史

伏惟公臺憂國因以出講事定爲慰顧此未足
慰也乃不佞微叩
上指止法
世廟了無他意而後食始能下咽耳
聖主心跡尚爲哆口所疑而不肖安所逃謗又
安所徼功茲重在公臺爲之擊節而愧汗且淫
淫下矣朝堂喧鬨誠非盛世所宜有不佞第不
與之爭是非而與之論綱紀今吸吸少定以此
差不愧公若主張他事闕失更祈公之見教也

陳南濵御史

生頃侍文華侍讀班而出

皇長子儀觀偉秀舉動詳雅且英資敏悟一出

驚人而

上復於宮中親圈課倣慈念藹然乃知

冊立濡滯眞吾黨激之耳比有人云建言不當

分別一分別便惹是非此則是率天下而趨迷

竟捷徑也六十老人不能更作此誤國之語吾

公其謂之何握手在邇諸留面悉



曹嗣山兵道

近者出關之事乃

明主自以父子至情假口札于不肖而不肖屬

以疾閣一召遂爲世所指目今低頭入守雌法

門而吾臺無所復望之矣

黃儀庭尚書

蒲輪未至日夜搔首以盼而何意門下更作遲

回然雅志有在生等不敢再向使者前作兒女

嗚嚶態今大疏上矣而

明主畢竟忘前忤趣

詔益急此實天扶世道非特生等二三兄弟之

私快也

吳小江司馬

往門下自南中請急歸也蓋維摩示疾意固有

在而迹微詞遠使廟堂不覺入其環中今星光

烱氣耿耿照人而尚欲久恬雲卧豈可得哉不

佞初出山所推轂三人而其一聞已向衰其一

頗不恱于新貴用事者惟門下純金粹玉萬口

歸賢兼聞體履加康神用無改此天之所以毗



王室也

溫旨恍出理無反汗惟鑒之

黃麗江御史

邇浙中有談山陰毛令之政者以爲[illegible]古循吏

又有談其鄉行者以爲眞古醇儒[illegible]二年不通

一字於座主僕陰識之不識高明[illegible]此子何如

人也又會稽有一士夫周應中[illegible]太僕稱其清

操正氣不容口若果爾雖卑[illegible]棄何惜[illegible]

一薦又不肖前啟以沈太僕季山爲託不識曾
留意否恃雅敢附及之

李臨川參政

謬悠再出因感世風貪競如火之炎竊計方今
必奬得眞廉而後可以懲貪拔得眞隱而後可
以止競然則老丈之一推關係豈淺鮮哉竊謂
處老丈之時則業嘗委質爲臣有東西南北不
可逃之命而年未及懸車官不逾舊秩以官爲
寄以吏爲隱未必不肖等餘檀遂能相漫也勉



之一行冗遽草此以復

王吳皋巡撫

蓋鄙人再入都而所嘗傾蓋淸方之士間頗爲
陸太宰屈指數之今其人定何如哉吾道不孤
巳儼然見門下秉鉞而西殊恨風萍寡緣有鄙
吝復生之嘆耳使來伏奉長箋奬藉謬悠一身
人情墮淵加膝其懸如此覥身致主膽略不効
何辭以謝君子聞之故老不言之言無事之事
千萘百結會當自解門下請以此術試嘗畨虜

睊而不佞比亦知翻然從事於此則尚可支離
豈習氣錮之終不可化也幸教之

徐龍環給事

運軍之苦生死巳聞之會有傳沈郎中整頓一
番稍稍蘇息者玆奉來教乃知法外奸罔何所
不至卽當與該曹如議奉行也

趙南渚巡撫

雖遞之濫巳極若鄙民敢撓臺長之執法豈可
不一駁正方今士風止爲解差大臣休休二字



以爲不論是非皆當直受不佞殊不敢謂然要
之如劉公之事則又可笑而不足怒也

李碧翁侍御

爵徃見敝鄉小官得選滇中則徃徃動色相慶
可見遠方樂土易爲吏公臺不惜任怨一捜剔
之此去莠全苗善政之大者也獨苦貢金再奏
嚴肯生等薄力僅得減五分之一殊有愧於左
右耳幸相機圖之

田東洲巡撫

明臺每事於簿書舊套之外釐剔井井敢不奉
行倉塲選法縱有小出入不得不爲安邊曲處
至於倉官旣欲久任則須着意優恤而常俸不
可得加不識以何優之此輩窮官倘久任無出
頭之日而清廉無破格之處未必不化而爲武
弁也幸吾臺再思可少設官而多加俸否外新
定營馬罰條確不可易併此附復不備

梅衡湘巡撫

公之料事多中僕深服之但如近事亦止是格

面伎倆而公比之魚水之權則誤矣且喜得公
處展驥之地揚眉任事不憂其他也自古未見
有譬馭夷於養鷹者公之力至於飽能使之飢
乃眞作用耳外周李二公推補事宜謹領教矣

顧冲菴總督

古稱荒政之難蓋莫難於兵民䅢糅之地此着
不得一分麤心使不得一分空頭所以苦也弟
初聞雅論欲通融自處不煩解官意雖韙之竊
恐頭緒多端急難措手今得大教如古人畫宮
於堵順指如意天下更無難事矣諸省適奏到
便宜無他奇略止以煑粥爲第一義不佞竊頗
心疑之人之朝暮飢飽不同地之遠邇勞佚各
別奈何可刻舟而求也吾兄自謀之暇倘更有
餘策可買人否

李對泉巡撫

此亦見計曹窘蹙之狀稍慰藉之使毋惜小費
以誤大事而屬以四面請求其勢愈索故不忍
再强今門下指引勑書鹽課爲言合當相與力

贊成之耳量留班軍適已爲山東開例但恐兵
部以援例者多又起恡心嗣更酌議以報也

彭魯軒巡按

昨於司農逆船疏中擬批再議權宜之策蓋專
指改折一事也而該曹慮專國計怯於主行茲
得公描寫淋漓譬同舟之人篙檝並施庶或有
濟耳公何乃自謂去年停工之議無當以生言
之使四十萬金早費於此今年又不知作何狀
也民窮財盡將來斷爲可慮以此決討盡撤東

兵且事根本高明謂何

趙南渚巡撫

頃聞占象家言中州荒亂未必無事當預物色長才異能之士以待緩急而目前未見其人也如何天下有心人方料理天下事便中希不惜嗣音

陳南濵御史

承教使人寒心慘骨地方事勢如此有司殿最豈可只悠悠照常公臺既有此大議必當先題



而後行若附于復命疏後則似緩而不切矣公臺自是天下男子必不可爲之愬法避怨也

陳南濵侍御

語云善均從衆今言散銀便者十三四言煮粥便者十六七則宜何從兩令之事果眞天亦當誅之會便即當傳達彼地方時勢至此非重法不足示懲也開礦議此亦中丞力爭以爲不可者覩吳指揮稟帖可見公一紙書賢于十萬甲兵今亂民尚可化而朝中賢士大夫不可化柰何柰何

鍾文陛光祿

公此行單車數千里兼道而馳蓋勞甚矣鵠形鳥面羅于前而褐竿斬木之徒伺其後亦甚苦矣乃

主上儼然以百億兆元之命寄之其殊階鄭重日倍他遣生知公之踴躍于行而亦知公行後其景必將化疵癘爲太和銷甲兵爲農器也捧教十萬餘金即時散盡而且次第由親及疏人



人乘此大儒俄頃之力豈小補哉生須聊假捐俸爲倡中募緣疏引而不意其事果諧今速發速賑已十分出望外公自此亦當內顧根本外防徐淮等處之援例以義裁恩而行可也

鍾文陛光祿

承教鄭令之貪眞天下無心肝人

明主赫然詔逮所謂聖人之勇一怒而安民者也聞地方天澤人心十回其九此公臺俄頃之功[illegible]大即死微此無量也

鍾文陸光祿

承示二令不職狀具見風裁貪吏禁嚴如此標
所条陳令贓數且及格矣而禮官方新行重厶
職之令日後有庸猥如張令者恐亦不當槩攏
敗教也此飭吏治塞倖門之第一義耳惟公㙯
留意

陳南濱御史

承諭吏治賢否混淆誠然誠然此不肖日夜所
腐心者也原武令既審知其寃縱事已前決不



妨再與伸叙若墨吏私罰贖以充囊縱奸積如
山而捐假搏擊豪强奔走期會祭名美秩皆歸
之矣茲幸公與趙中丞從實整頓一番爲元元
造福不勝幸甚

鄭崑巖巡撫

適司農喜色相告謂東省人心大安而聞之趙
司寇登萊一帶尚枵腹嗷嗷也來敎賑貧民防
亂民及區分各郡銀米等事可謂良工獨苦生
昨因河南直指來別勸其目前且停止[illegible]專
理荒政不謂偶觸門下同然根不得遂借台鉞
兼鎮兩藩耳據趙孫二司寇斷謂賑不如糴委
亦嘗親見賑之無益斯恐門下別有術如委託
得人未見果無益也抖擻精神掀翻窠套其中
更當以不擾爲權輿而精采佐之適朱公祖書
來謂浙直羣少乘倭沸亂之志其事已發據此
景象謂當事不當早發而必求梟可汗斬樓蘭
則不肖所不敢任已

曹仰筠御史



淮揚之民貧已徹骨茲重之以災沴爲虐而河
工海戍紛紛未已此安得不爲深計也承示糴
賑疏草敢不奉行輒此附復

李桂亭給事

大疏已特旨下部矣糴賑自當從優但適又見
外議謂糴恩不及貧民賑濟止於朝夕謂必當
寓賑於河工而河工若加泒于民是又助災爲
虐矣幸高明裁之

沈玉陽巡撫

減糶便宜此本部議而通之於郎貧之中寓賑
勸之術筭至此眞無遺策矣但聞貴部雨澤尚
慳恐二分貯倉於空手待哺之民亦尚未給不
知天意竟何如人情竟何如耳

鄭崑巖巡撫

承示謂不如賑之說果然第煑粥亦須有次第
親見撒郡飢民一飽而死者纍纍相藉或謂飢
久之人食不宜驟又謂粥塲不宜窵遠今有司
能精心及此乎比見盧掌科自貴部來稱道梗



已通皆門下指揮消弭之力且時雨霑洽天亦
助順自此可望太平矣

許益齋巡撫

大[illegible]長所見畧同該曹已即日議行矣
第限以五十里建廠則飢疫仰哺者恐不免奔
命之難而民間見有司急米或故昂其價反爲
畜資不識更有便宜可展轉無礙否

章念清御史

比者水災倭患交蒸議郵議餉紛紛矣大疏警
發救陳洞如指掌眞
九重修省之助先是部議已留漕糧十三萬石
尚有餘羨欲留治隄之用寓賑於工而兵餉則
未之及也盖頃聞釜山倭耗漸次入海目前未
必能遂南當事者因姑爲累黍惜費之計而不
知已增之兵不可遽減應補之餉不可終負會
亦當多方酌處以報耳先是鹽官更議時僕固
已私爲選公言政體未一恐有志者必不樂就
今不意兩公果稱病矣即如來議非大改創一



番恐終不能鼓舞豪傑也

胡葵南知府

放賑之命不惟爲事擇人且爲人擇地固知公
雅能辦此
九重聽早業不靳數萬帑金發棠之請豈嫌再
三主計者已先爲奏捐入萬雖不能盡濟燃眉
投醪飲河要在公善行德意耳

張仁軒巡撫

羣盜蟻聚則爲賊鼠伏則爲人門下不膠一見

然之在文武之間宜乎用力省而其効速也就
反側未靖散而復合此恐必有奸雄挾飢民
爲亂者第鉤致一二誅之而衆且自輯譬之治
絲得其緒而理矣發賑之命此時想已久聞又
會甘霖與
主恩並需無非門下至誠所感而特不識有司
今行虛實何如幸詳示之

郭希所巡撫

大抵流民最難處之則無所仰食驅之則更



以生亂此向來有者申開糶放糴之間處之
未得其平惟[illegible]間則幸矣

趙南渚巡撫

斷折疏草即當與該部議行矣外示王中丞東
修至行游刃通才生久知之入都後已歷薦該
銓諸公間未見有首肯慨然推轂者蓋悠悠海
內皆私其親人情或以此見疑而不知此公一
西未嘗交一書未嘗及也茲得門下片言表章
其重萬倍抑亦使人知不肖器才每在形交之
外或嘗見信耳中州尚聞有張澣東孫常山其
人何如可備物色否

孫月峯司寇

伏惟朝望表表向所以屈分陝之任者自爲長
公避嫌耳茲復何辭教中賑不如糴之說不佞
自五年前言之而恨未嘗特拈出無田不荒之
說今幸台駕且至明目發揮一番計臣必當有
悟也且俗諺稱富家爲從容貧者爲急迫大是
有味今之紛紛知責逋無益而勢不能通計三



十年之盈縮大抵皆以急迫故也我丈既有真
見何不單題一疏爲百億元元造命乎力疾附
復不次

張仁軒巡撫

門下之請亟矣該曹據稱先覆桂掌科疏已擬
恩澤數浮于來教之外似可無容刪議陳仲子
爲吏不問盜賊而問骨肉相殘于今復有此人
否
明主方下安民之詔幸門下以實行之

之天耳正郎純德之士其推尊省弟嬰與謀議
陳贊之今事變忽然勢不能救及此君矣朝鮮
兵無論倭歸不歸自當速撤撤而後圖他患尚
得中策不然糜餉于內兵變於外乃亡國之形
也適謀之月峰司寇亦以愚言爲然幸高明更
裁教之來札中有民窮財盡之說本所以兢兢
不敢言快意爽口之事正慮此耳

傾冲菴總督

承已受代于寧遠內外事機皆決于此此弟前



啟中所以不敢主張緩行之說也號令劉綎牌
兄亦信實已是第一勝着適又有少年議欲出
題先子老兄而後行事此則弟死不敢從老兄
但自保能爲趙充國不患弟不能爲魏相也但
中朝元氣壞盡恐必不容人有功識微君子念
之眞當慟哭耳

顧冲菴總督

適福建又有傳報倭情大意主於絕而其稱送
實以敗歸足可證中朝議論之謬然欲利其弱
而更爲行間募兵之說則迂而可笑矣今幸有
朝鮮挑釁一事愚謂乘此絕之有名倭難責我
之失信朝鮮難望我之再援而於前後吉意亦
不相背棄老丈當以爲何如

錢淑湖太僕

承採行愚論竟此歲終畢刼之事而疏中因事
論人最得大體以此持平天下可矣扣留銀拈
出解京從來諸公無及此者當此兵興用詘之
際一金足可當十而該曹之踴躍奉行可知也

田東洲巡撫

辱書娓娓數百言老成憂世之思有出於言表
者不佞謹再拜受賜又再拜受規凡今鬼蜮紛
紛不佞自合於前生理會夙業可以爲飄茈亦
可以爲礪石乃
明主方自信夬夬明斷而諸公苦證以爲籍手
於人此堯舜之所不能受也教中靡激二字惟
其臨實事而靡所以爭空言而激激之利大而
靡之害隱惟其避害所以趨利耳我輩但實見

將是爲此不爲彼舉世皆醉會亦有獨醒者不
役所以後明教止此矣

薛階華御史

楊酋之事據向時諸公請剿以爲衆叛獨夫可
頤指就縛而調兵數萬之後且有傳賊巢甚堅
勝負未可必者一何前易後難之甚也今此酋
方有疏乞哀朝議欲且以生路開之使諸公得
隨機操縱可以收拾不識高明謂何董少參招
撫播民亦制賦一奇公當稍激勵之餘不具

王泉皐巡撫

秋捧教揭爲貪功將官議處此所謂涓涓不塞
將成江河門下防虜在幾先而指麾得大體如
此敢不欽服愚以爲瑣瑣蟻鬪無足煩兵即楊
應龍惡聲著聞而使其肯俛首就拘恐亦當以
鎮靜處之若必欲夷其種落利其土地堂堂中
國之富强恐不必在此也高明裁之

王泉皐巡撫

方今之世上廉而下或涸法嚴而人或玩耶如

自前臺省大臣門可羅雀而小官外吏[illegible]
不然此安所從來也來教淬礪諸司以此[illegible]
一義得其本矣至于徼外雜夷原非孝子順孫
同俗而治自不難處昨朝旨所以放寛楊應龍
之意想自能言外悉之蓋機不先露使之不驚
則該省便於操縱僕竊料此酋聞風其勢必來
聽理來則量其情罪輕重處之不來[illegible]
不[illegible]之定議也

王泉皐巡撫

前者楊應龍之事不肖固一言以蔽之待其
受撫而議剿此堂堂正正舉動豈容再行姑息
遲之又遲非畏其强直道理當如此聞此酋已
幾爲獨夫衆而尚敢負固恐其下亦有與同死
者倘遂進兵不妨過計防其狐嗥豨突也

林錦峰布政

楊酋之事蜀中已有報來前軍頗失利而
上意爲之大動傳
嚴旨切責矣此酋初據言者以爲蠢爾獨夫故

弟等擬
旨止下擒治字樣今忽聞山兵數萬又不能克
會
明旨正以他事怒王中丞將來恐相累不淺柰
何柰何昨本兵先見此酋辨疏以爲尚可操縱
擬開一生路與之今畢竟難處不免付便宜于
兩省而王中丞且行譚中丞新至又恐不得不
勞老丈獨任其責耳近來宇內之勢已如破屋
禦寇四面不支百凡愼重是祝

吳泰軒御史

播州之役前者諸公主議以爲擒一獨夫勢如
拉朽不佞固心疑其不然嘗遺諸公書謂此酋
敢於憑險拒捕必有同死而今敗書忽聞
明主遂爲之傳旨切責此酋又會有辨冤疏上
甚費處分將來又恐如安國亨故事柰何柰何
王中丞素著清望其治蜀之政亦卓然而科疏
一入
內旨遂欲以入已贓坐之僕等力解乃幸得以



交際行勘蓋謂是人情所有將來可以收拾耳
望公臺共體此意稍寓忠厚於正直中亦請毋
累兩道長可也顧此事尚易處而楊酋之事不
決則難處愚謂以夷攻夷乃制馭上策若一一
盡仰力於我兵隋珠彈雀毋論中與不中總之
爲自損耳高明裁之

鄭慕塘副使

僕病褁餘生譬之折鐺敗閈
天子猶欲理而用之匹夫之節敢復固守但邇
來輿議又不覺嘵嘵知我者不思其稅駕地耶
邊烽孔嚴知公自不免賢勞然僕嘗謂方今憂
不在外而在內議論多可以敗成局而形骸判
可以生釁端即貴省播州事亦其一也高明謂
何

劉石浦誠意伯

生自出山以來輒見門下條陳疏得教乃承與
許給舍議論不合狀此正所謂上殿相爭無他
私忿門下恐只宜以理勝之一如勳臣奉旨行自

[illegible]大明行邊幾于結繩以前事少年不將念有
[illegible]那生之苦口前已累爲門下盡誠而不自覺
然意則忠矣惟高明幸垂察焉

胡龍灘御史

示獻策倒葉宗慈長風之慕子牟魏闕之思固
知不爲榮進汲汲也第浮俗多嫌或恐以迹疑
心而該邊廟畫亦似方有次第公臺此舉不如
且待祥禪之後稅孝爲忠庶不至重駭物聽耳

朱鑑塘巡撫



[illegible]留倉米平糶之疏司農業先處就其數
想吾臺具悉即報中矣適聞敝鄉人言去年秋
成儀可大分今米價遂踊吾臺再有疏來不妨
斯時點綴使
明主知四方無一可恃少顧根本此亦匡主德
收人心一機也專此附復

蔡懷峯州尊

負江南風聞事不肖饒舌朱撫臺力勸其愼而
愼必不可株連善類也今春來教吾臺已先
同然要之揣寫在人欛柄在我茲不肖危病
自誓必不至死者亦恃生平有此些小陰隲
耳力疾口占不備

朱鑑塘巡撫

向聞吾臺以勘疏
留中杜門待命爲之憮然昔病次無緣致一詞
効忠大抵
留中之疏未必盡閱首尾或見奇事新事
上始有所剳訪待報而發又或欲獨斷處分以
[illegible]至如大疏尾有求退一着必是未曾看



及[illegible]遺何過自疑無病而灸也吳俗多訛
世[illegible]愼而又愼以膽力鎮之方便
濟之讒[illegible]心此後不敢復有言矣

王遜[illegible]

丹徒誤招鄉紳有傳至者不肖業已手文發夫
了無及於兄兄當一意爲顯親揚名計可也世
貴耳苛兄試觀老病年來事事克已而忿誹日
此由少年不能養望之効鑒于人者知吉與

凶可不是務乎閑仲兄廷試第六平生無此屈
也然大比必不落後兄當與努力爭先耳

曹嗣山兵道

邇撫臺報來地方奸徒謀乘倭作亂士大夫子
弟誘入其中今已有就擒者不佞爲之股戰廢
食世等萬一不眞則撫臺一發之後何以收拾
此緩急安危之際吾臺聞此豈更容俟駕而發
已

馮琢菴詹事



來論否爲疑根疑爲爭根爲今計者非格君不
足以用人行政非得君則不能格君而非加以
十餘年之强力忍詬則得君亦不易居常自念
宰相器局有大小規模有久暫如張文忠徐文
貞皆輕捨身牢立脚乃克有濟使薛文清劾之
則又不知何如矣足下試設身處僕縱欲以頁
趣報國豈能强八十病母久圍之長安中耶則
不免爲其小者而姑以其難貽吾用韞可也屈
指開歲榮假當滿若星言赴闕或尚及執手一

談諸惟爲吾道蒼生自愛

王對南相公

比見台翰周環捧讀尚未釋手而見訊之箋又
至矣弟之不忍欺翁猶其不忍欺
皇上也乞歸諸疏字字皆眞而翁僅以爲目發
赤症而已則弟于同室之內尚有隱情而又何
足以屋翁之見問哉放鬆一着之語弟初實勇
於諸事而比指身當拂鬱始見其難論事勢則
着着不得自由論地步則着着受人責備前着



不應後着愈難自是放鬆不得至于病苦之中
國事歸計千緒萬端平日所推排素位知命之
說無一毫得力者乃知此二字實箴未易奉行
也當小疏六上添官疏下之日生機已自勃然
而比復忽焉變卦
天威震蕩貶逐紛紜不知又釀成何等世界蒲
命不祥之人哭上更加笑好事亦成惡而顧猶
佳身朝籍不能即刻决蹯以去弟方自恨吾生
之不辰也弟未去翁未來天下時事可知豈天

必欲待其窮敝極壞而後展翁之濟時大手耶可爲浩歎佳菓謹拜尊賜并此附謝

顧冲菴總督

近者添用閣臣命下弟東裝已就而第七疏又格不行或云因見金華誤票南昌不出復起舊輔之想嗟乎上恩至矣老兄進退之計畢竟難決金華必欲分出經畧餘姚必難遂辭總督而本兵又惑于科臣之論欲且留老丈于遼先眷人驅除倭虜



弟之名一掛彈處指口而最可恨者將召呂之器刀斗之才分出粗細二任使議論者無日不空口笑人而當局者無日不聽人穿鼻愚以如此不惟弟必當去雖老兄亦豈無南山南北山北掉頭爽足處也上以又怒發將顧涇陽逐去詔處遼撫兵備等官觸目無聊轉病轉深耳

張洪陽相公

答成後而大痢忽作氣息懨然天絕我下何乃至此弟之於老丈非察友乃真弟兄也共事以來休戚相憐腹心相語皆他人所不得聞而弟之狼狽風波間粗成結局又不知老丈賴中維護之力何如矣朱中丞疏久之始發發而欲杳勢宦主名此爲何意萬一别生他端搆成大獄關係世道不小幸極力護持忍至緊至緊口占數語不能及他事矣

沈蛟門相公

昨使者口傳台指云尚欲枉道一就見爵病廢



餘生貪見如已未暇審杏既而思之爵身遠朝市且抱痾病外而邦君諸侯內而鄉黨親戚既一切謝不相見矣今若台駕一臨病人一出見風聲蹤跡有目者伺有口者疑必將曰何昔者疾而今日愈也又將曰瑶老與門下一般察宋何迎新厚而待故薄也又將曰何門下遲於赴命而疾於見故人也又將曰盲老子恩仇未忘而授指新令尹快其所欲爲也嗟乎此世界何如而我輩可又藉之口乎記得三年前瑶老歸

半年辭始微服一見於舟中然已爲本貳[illegible]
色登之奏章此兩人皆在林間猶自不免而老
兄今日新履熱途一舉一動爲具瞻所屬弟又
謝事未久若更以餘攙自累累老兄四海辭大
于何進七載矣竊料老兄未忘病人之意不過見
時事難處欲稍有所諮問顧爵自審身既負國
盲人指路豈有是處且眼前局面一日數更勢
亦難懸斷惟在老兄到彼隨機下着不激不阿
耳痛寒長路願言爲國家珍重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森奕省孫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時敏校梓

趙瀫陽相公

獲綴寮寀再涉春夏今時局異甚蠻觸滿前而不肖幸逃痾譴以榮名始終則今日爲愚毋子造命者豈獨
聖主哉頃托巳予中元日抵家初謂解鞅之後試理淨業未必遽爲廢人今兩目轉盲入秋未



能洗滌而後知天果厭不肖矣老毋垂及家而病作迅急駭人弟之手滌廁牏不解衣而寢者浹旬於茲而後知此歸之晚也雖然其敢忘吾
君吾相之恩哉回首雲天恍成隔世然野人之分不敢復作攀戀語惟是贈言在懸解衣在笥有如家銜佩無斁巳耳專奴奉謝惟台鑒不宣

陳王壘相公

王文傳改本爲國家老丈娓娓以推轂訶諭非明故知教中爻信上獲下之難令人刺心不力荷擔以沉幾輔直道而行天下事未必不可爲承念及小兒試事弟在官時誓不仗此賊之嫌或可令之放膽一出今爻以病歸子却就試于情理進止殊未易耳謹謝惓惓不一

張洪陽相公

弟也質駑材散無當世用所以違心覥面一再出者誠幸明德君子示我周行而竟以奉教不謹愓負交甚前疾病隨其後負負何可言者上頓



明主之恩與翁丈之庇發楊津後四十日而抵家犬馬之軀雖狼狽苟活然兩目畢竟盲廢而適又會老毋暴疾駭人弟之與婦以淚拭面者浹旬矣有生以來豈有此苦狀而翁丈自遠觀或見慕爲翔鴻躍鯉豈不誤哉雖然愚毋子一息尚屬莫非吾
君吾相之賜區區環草餘忠亦豈敢一息而忘報也茲專奴奉謝因布感悰萬一伏惟台慈弘照不宣

趙瀫陽相公

追思相與不過年餘乃廟堂之上議論參事體多窓窓如數十年光景之難過自非老丈并心戮力能至今日乎賴
明主賢察殷勤眷惜以去老丈又專爲再臨撮前洛以國事心事儼然若芻狗未陳而桔鵲再閧者人生會有別念此自能無恨恨世局已如此日喜新舊二夾同心必能力補謬悠之罅老丈慎勿以服下風波自阻凡事可忍則忍當斷



不斷湘權而行見所有鑿未必不相助也

石東泉尚書

濟寧見邸報知門下已出爲之色喜國家大事終須老先生擔當幸勿懲羹而前却也目前所急倭款既罷禍必中于東南雖明旨歲歲申飭海防抱膚畫餅計必立一勤惰賞罰各港失事之格庶可遵守草野之人不宜復及朝事桑梓念切不敢避喋喋耳若近日所獲倭船則失撫臺已爲疑詞上聞不待鄙言自知眞僞矣侍愛并此附聞不盡

陳心穀大宰

濟寧道中再見老丈辭疏可謂至苦
主上明聖即一時喜怒小異大體終炳然不淆
若比無成心而老丈反執成心以抗弟竊以爲非事體也想此時且翻然出矣賤踪賴庇已于月之十五日抵家飛潛路殊自此恐遂無緣通問



因齋疏人便草此布謝不盡

甘紫亭御史

行及天津忽奉手教且以古賢先憂第一義相勉不佞爲國家計當歸爲母子身計亦當歸既歸則萬萬無敢牽絓時事者惟幸在事逾年如未嘗倡議倭奴封貢及慫慂緬播用兵異時差免誤國若其他摩拂上聽調停人情則恐古相休休必不應爾而吾臺獨深取之不佞斷此而南與

恩逾榮且益其媿已

為文所副使

療瘵無狀匆匆自免此

明主不當以爲臣同朝不當以爲友而老夫萬里馳使慰諭加勤敢不重拜僕年來觸奮進退幾忘却本來面目幸而天假病緣弛于負擔顧今右目已盲母子癃痾朝不謀夕兒衡亦未敢遂卜行期蓋器滿而覆自然之理若復壟斷世名猥自遠于見幾知止之義則鬼神惡之矣且速於又何高飛遠舉之有側聆道候甚休但小



苦吏事人生世福自無兩全幸爲時珍重

荅藩陽座師

重九日方占啟馳候而會有携貴省小錄至者則賢次孫裒然魁薦矣伏惟我師純嘏上壽自是德福報施左券中物而名位未滿設施未究則天意似若留此有餘發于子孫者今三代簪纓一經衣鉢如聯珠綴璧焜燿寰區而我師方手握文昌之柄身領神仙之籍以稱南山非海之觴此實係元氣陰騭其間非偶然也小子困思年來物情洶洶止坐勝心忌心横於胸中以爲口吻利害眉睫雌雄可與天爭權不知蒼蒼者陰玩而弄之卽如今日鹿鳴燕笑之主人不背回面而思前事以爲禍耶福耶恩耶怨耶自來科場一揭榜則貴家富家必有一番譏妬今賢孫恰入此公之彀乃是天差排下無衡無破福星以成我師之全福也小子觸類而推亦知兒病此歸皆天所以成之自今以往小子當以



彼曲口舌爲謝世之本而我師亦當以一切賍脏盡掃入無諍之門臨書皇恐

孫小溪撫臺

孤不孝自絕于天先慈覓背一日之養而昔之叫閽哀血反哺慚顏種種皆春夢矣猶記十三年前臺下枉鉞見臨時不孝猶稱具慶而先慈尚能主饋延賓令人往事徃使者旋以奠唁來辱一腔苦腸爲臺下提醒柰何不悲感且涕[illegible]惟華軸長箋言言榮哀九原而有知也自當

行從不行乃不孝疲癃餘喘方悔不早歸以
不收惟不早死以代母命而臺下顧強爲之飾
罪成福以榮破哀痛乎非所敢置對矣

趙張陳三閣下

不孝孤罪盈禍烈先慈已于去年十五日背養
以
聖主天地之仁老先生手足之愛不敢不奉聞
弟今日月已迷想京師先有耗傳而老先生亦
想爲之輟食髮丹矣自古有死死又得從容牖



夂天然猶有三大恨一者犬馬病朝夕
可死而不死竟爲家慈所先二者昨年之焦唇
敝舌乞得一歸端爲何人何事今結局僅止此
三則見家慈京口再生之後以爲大難不死餘
福未量更爲營板輿游戲之具今一旦無常盡
成春夢此不孝孤所搏膺槌腦泣盡而繼之以
血者也因思蓋棺之後設蒙上食事事俱假惟
有微國寵章稍彰潛德雖不識冥漠有知與否
而人子劬勞之報舍是無可藉手者用敢擬泣
上請具如別楮伏惟老先生哀而鑒之令來奴
得早還報存沒之感當永永銜結于無涯也臨
苫荒塞不知所云

許潁陽相公

別來四閱秋矣而不孝再有前年之出去年之
歸中間銜羞覆餗茹苦觸籓以不才狼狽之身
種種遺憂長者所不足復道惟是惠徼
主恩與門下餘芘得早稅駕迷途奉板輿且暮
之歡春暉寸草差謂無負而鬼神終忌而奪之



痛乎吾哉邇小婿周秉忠奉櫬歸具道老先生
殷念流涕兼傳語次殷勤寄慰之音正哀感中
乃彌承千里專使以華章盛奠見辱而別箋重
爲技拭罪逆推往證今援佛理以破執見嗟乎
苦心哉老先生之爲故人謀死也蓋恍然若手
摩面命而三復且浴之矣世界缺陷顧不孝何
人而敢求全獨念連年宛轉進退間疾病不謂
醫藥殺不置辯腐心抉眼端爲何人何事今信
束僅止此天而既厭不孝矣則病廢當死罷

當匆乃竟不匆而爲家慈所先令其狼戾人間備嘗苦諦若斯之酷也近且稍事鍼砭爲支持笔穸計杜門月餘目眚加痛蓋至是而生趣轉索然矣聞之周墖台蹤近復翛然緣山爲宇結茯爲册而長洲丈亦以角巾文酒相望五湖間乃不孝獨爲匪人欲近攀長洲而不得何暇謀述老先生游詠之暇或肯釃酒盃一酹故人未匆之靈乎臨古附謝使者惟冢亮不宜

沈季山侍郎



潞河別未久而不孝遂爲匪人天地絕之慈母背之矣乃門下公私奠唁一何惓惓大君子之愛人也或責備于當塗而矜原于處閔闊疏于交際而綢繆于匆喪此其去世情薦里也乃不孝顧自惟十年流浪止以一歸藉口而疾病驅之原不成勇退今天厭神恫禍罰自貽而門下尚以誰慰耶草土妄聞時局冰火幾復加不孝往年之事然要在一靜處之呶呶者終自定耳

王對南相公

世禮越疆另喪或在官公差或偶託風便又或有一使而齎數十簡吉凶並行者乃不孝獨以先喪仰累門下懸哀四千里外專發親使及其昇期此情過於禮即束芻漬酒之將于哀榮不啻足矣又比敬函讀教則誄章數百言唁箋又數百言而匪頒之渥稠疊纍纍重令人福薄不勝汗顏厚不能謝今匆匆遣一介代叩又以凶服不祥之言唐突新歲則其慙使者而負先施不[illegible]世乎竊念老丈所爲惓惓故人當歌而哭



豈不知其無益匆者毋亦謂犬馬命一綫尚屬于足關倘不忍遂見其狼狽觸藩匍匐下井乎兼[illegible]寡孤獨自古號四窮民聾瞶顛癖等症並稱廢疾而孔子獨哀齊衰與瞽者今不孝兼此亦可哀宜門下之不能忘情也抑嘗內省平生自越朝榮沉迷世味揆之人理決無滿而不溢者今蕭苦萬病報業猶輕一粥一苫亦已望外而近且延得百歲老人教以禪定攝生之法其濟則吾丈之庇也不濟則窮身亦何所顧[illegible]而

也衰疾之人久不談外事聊占此復於知己不
宣

趙寧宇巡撫

敝郡濱海軍門就近彈壓此事體之必不可易
者臺下不惜小勞以從輿望即此初政便自卓
然但到郡之後顧且以行巡爲稜明年春汛一
出料理海防更似妥當蓋近來鄉少喜捕風射
影若吾臺舉動稍見非常其知者以爲地方不
知者以爲不佞不敢重爲吾臺累也因教中有



耶日兩命之語敢布腹心不覺覶縷

李翼軒參政

別十年間彼此契濶升沉之跡總不足追惟乃
不肖頗自幸含飴尚有母採菽尚有身差不愧
老兒善養而今竟何如哉人生至此罪逆之報
端坐寵盈今即欲追毳朝榮博換老兒一日之
奉而不得老兒試推今較往所得孰多當先自
解而後爲不肖解耳久承賢仲大名一見爲之
破涕鸞棲駒隱乃不擇地如此亦敝鄉斯文一

過也會改歲哀迫中諸不知所言

邢崑田巡撫

哀迷中過日忽不覺璽節西巡已逕涉年先是
此酋負固時畏之者以爲長蛇猛虎必不可攖
狎之者以爲腐鼠孤雛命在掌握蓋至于勢成
事變而吾丈馳尺一之詔臨之緩之不可急之
不可世間第一擔子第一難事也每見邸報中
疏揭措麾部署事事安詳知其必辦冶酋今果
束身繫頸歸命下吏萬結連環即時盡解嗟乎



孰謂禁中無頗牧哉教云事于外夷處法無以
復加此耶不肖初計而王中丞不聽竟以憂勞
遺吾丈吾丈若再逡巡則後生必更有一番議
論而西事瓦解矣此社稷之功自然有人拈出
至此而尚求移去自便誰其聽之哉訖得先朝
處分安酋攝心廟堂縱不能盡錄大功然斷無
使丈復南之理不佞距違雖遠且拂拭盲眼爲
知己一快耳餘不盡

黃儀庭尚書

見爲令親至亟問起居姊承有太夫人之諱不
孝茹荼方苦仰知純孝至情必不能堪試檢篋
中所遺誨札讀之言言皆以不孝甲午一歸爲
無憾夫十年流浪萬里間關若一歸可以償百
負則吾丈先幾遐舉不掛一絲而太夫人迄以
九十之年備享人天之養共愉快復當何如矣
[illegible]昔年我丈將母疏入以同省落筆造次爲
得以今思之畢竟造物假手成就我丈爲天壤
間第一完人而不孝病苦狼狽遂至此厚薄之



勢豈不以人哉今象匆附以東芻致弔未能操
[illegible]神占此奉慰萬一不宣

與範溪總督

不孝頃年得告扶母南還竊有羨于翁臺一丘
一壑之適恨不如王無功徙我相近而亦謂鴻
冥蜩伏可以兩忘不足貽長者之憂乃今竟何
如哉天道不遠罪罰之報則尚以寵祿爲階今
伏草內訟咎已莫追有生之緣萬事俱往而門
下猥以通家之情爲親裁哀誄遠致束芻先靈
而有知也則自當永永徼榮不朽若不孝天壤
戮人君親兩負藐焉餘命即強旦暮支持而肩
眼枯骸雖造物不能芽空中之核矣乃來箋更
以誰登耶惟是顛躓中未忘理亂竊計方今邊
虜孔棘國是日淆廟堂目日謀治安而眼前有
張魏公父子俱置散地可歎也軋軋攪涕不復
知所言矣

劉如野吏部

承别箋以先太公墓文爲託不孝顧自惟斬焉
草土其親之不能事而尚能及遠乎然先是業
有緒言矣人之愛親誰不如我蘇長公猥以身
自居衰而絕不爲人銘墓非通論也今所苦大
疾既痼重以哀勞近者亡親就窆之後聊復勉
支鷄骨出疆謝衰而喘喘餘息盡矣心廢不能
搆思目盲不能對簡此殆鬼神所絕最苦最真
[illegible]萬萬無可受保之理惹足下果念其傾蓋舊雅
恕之孝類則何惜自搆金玉借不孝出名而不
孝徵榮然不朽也此友誼中之曲處庶乎兩全

惟足下裁之

余騰江中書

公此雖係欽遣而實出欽借此慰存煢獨至於
寵光先几大篇華軸束帛加籩一一不煩有司
此從來諸使君之所未有而不肖能無刻心鏤
骨感知且戀別者乎念公悛悛如書生處子因
亦以書生處子之禮奉待而士宜薄將不蒙塵
納是絕之也然世豈有號爲人臣而
天子之命使顧反累其果糧輸幣無一髮奉酬



者乎茲追走一介令小兒再叩以請雲泥永絕
行矣自愛

申瑤泉相公

不肖擬於先慈百日後力疾馳奠董老師會聞
朝廷已差官遂到以此踟躕既而思彼中辭朝
或亦得數日乘間了事似不妨也幸裁示之
聖恩出望外隆重如此差官此來係卹禮似與
前數番不同不肖該出關迎接否宴待之禮擬
請本州士大夫代陪但不知小兒當與席否喪
中無奏樂理而朝使又不可素設相待或宴之
別館何如又此舉專爲賻慰生者恐不宜待喪
祭一并謝恩若該專謝則差官事畢後便當發
本如此紛紛不惟不肖力不能支亦恐草野多
事更生忌口耳今一一請教荒亂草草不次

申瑤泉相公

聞禮部覆本下又使人窘熱一番此會典條例
一旦爲不肖抹倒大駭觀聽相知者勸其苦辭
此事體尚緩就附一辭疏于謝恩疏中亦甚便



但所慮者身受許多
恩典而獨于父母市廉橫來直去免不得人譏
笑老丈其爲深思教之適李繼泉父子送一山
東眼醫謂不肖疾尚可活但須箭頭透明砂一
二斤煉和諸藥而市中無堪用者有如尊篋中
貯有好砂乞隨多寡見賜以濟急不敢祈足數
也

趙瀫陽相公

聞者不肖之請恩也踟躕進止者久之恐

上意不測復如去秋留中故事而又念老母之
歸依奉
旨扶侍勢不得不明白始終以此小疏雖上著
有查例量給字樣廢了公案且便批發而不意
中旨隆赫出例外望外一至此也今欲辭則請
恩在先朝使已至欲受則衆視羣指以爲百年
條例自不孝而壞一身五體寸寸負苦而柰何
復望久活耶竊謂此等恩例即有內傳在閣中
不妨爲衙門前輩照管折衷不惟安不孝亦所

以[illegible]先二親也今三使並臨其勢又當三次疏
請[illegible]灰痛草世已忘情而差人交踵于長安熱
途欲以何爲嗟乎不孝始終將爲諸老累矣苦
事苦事眞圬眞圬臨書涕汗交集不復知所云

王西里吏部

不孝孤哀病劇矣腔血未冷猶有生平傾葢故
人不能忘情如禮部王二峰精金美玉而以護
送不孝一差坐累失選近又有遺贖趙大行遷
葵余中舍兩公他事不可知若其奉差[illegible]

規模吾丈無一事苟且不審貴曹憑何議論一
槩在差補部不孝因懲往年王二峰之事爲之
動心不得不私于左右進想緇衣一念有同然
也草土饒舌皇恐

李見羅巡撫

明主在上恩威不測不孝力未能徹底奉雪今
大獄既反老丈過去見在心業已劃空一半其
將來而未來者以斯文之興喪卜之天以此身
之東西南北聽之父母而老丈姑隨地隨時爲

[illegible]立命何不得也聞閩中亦多君子有林三
[illegible]百名猜甚可延致一見否嚴譴方新愚以爲
[illegible]接客不如默著書即近世書生後進喜掊擊
徃朱固成惡道然就中寔有當商略者老丈趂
開勘證一番亦不朽事也如何

趙瀫陽相公

別札爲賤目憂懸而暢以陰符機在目之一言
適正會百歲老僧亦舉此相勸近者稍自斷[illegible]
不接貴客不閱邸報以爲在喪言喪即此亦收

心一方便而教中偶及近事則不免萬緒又起
大抵今日士大夫之勝心非必真有不平直是
邪氣鼓之一鼓作氣至再三而衰竭矣怯而避
之則彼愈勇憤而爭之則彼愈譁今老丈嶽立
[illegible]談笑指麾其得竟何如也喜聞東欵已定
西師又大捷
主上歸勞寵勿特旨陞敘此不可復爲常辭老
成報
上以保躬格心爲第一義則其小者固不嫌于

少勝順也河事可憂自古天下之亂多起于大
兵大役亦幸留神此番相閒更苦氣息虛假倍
前諸不能多及矣

張洪陽相公

別致箭頭砒尤濟急須今遂以付之蔡醫修煉
且成而客又有謂丹砒經火燥熱必不可用者
顧先親既葵嘗此殘廢之身了無重輕以此聊
試一擲耳故事祭葬禮成後閣寮當具一謝[illegible]
豫盛惠禮無不答惘之瑾老以爲[illegible]

文近套且不宜以施于寮案迹復已之此表惟
有循悵耳外示近來人情向背捐左而部院矛
戟又生不知竟作何處分大抵自古國家莫不
譁言亂而亂之機甚微紛芬而不理謂之亂政
龐而不一亦謂之亂非必土崩瓦解方稱亂也
可憐諸公讀千古書而識慮曾不及此河事可
憂此百萬生靈之計着不得一毫勝心滔滔者
終不定也幸與老成者圖之

黃毅菴司業


前者率爾齋先錄奉謝政恐仙旌或未至南
彼時况屬倥偬匆匆語不他及亦其情與禮然
也比今日月漸遠饘粥稍支可漸申同志起居
之間而冥目面墻不見天日則亦惟有喘喘近
悔出山之誤積業之深以羞遺體而愧知已耳
乃來教尚爲之當局隱憂以覆轍見恕嗟乎安
得此長者之言哉大抵人情一有物于胸中則
九域之外千歲以往無不可羅織爲案今日之
事且安知不有見牛喘而追動丙吉者吾丈莫

溽以君子之心遂作世人咋舌想司馬公所謂要之歿日是非乃定聊以此奉慰并自慰耳閣之談口貴厢教化寛和中有嚴介此聲豈易得也猶記私齋前池儵响沫松鼠竄尾今風景故在吾丈莫因此遂恬吏隱否草土避上交之嫌止以此空椷附謝力疾不周皇恐

周二魯尚寶

罪苦中猶喜聞足下音郵不絕而乃茲萬里哀此尊爲先慈可憐使到遲半月不及以盛章登



刻徐遂親友然亦知不肖未厭吐于諸賢而或亦可以藉手見先親于地下矣雖然生此一念又添繞名根鬼神滋忌之今世界如此公自不得毋思故人而故人亦思公之快口卓見不可復得夫我輩至于兩相思而兩不在位以脫于雲翻雨覆之場此可謂不饒倖乎苦次杜門管登之更不得數會然不孝業有成言此兄立身持論畢竟是一代人豪所謂卿不知我我自知卿來日尚長非用世即出世無不得也

鄧定宇侍郎

猥承爲先喪遠須奠誄而手札十行且强爲啼兒稱慰于時太夫人台恙語次及微風秋葉之感而不孝且戚戚動心涕外加哽矣俄讀劉太史書則太夫人亦以日月之際忽焉棄養嗟乎人生至此萬事俱虛不孝方荼蓼在口何能以非禮非情之談强爲門下破哀惟是太夫人康强榮壽者殆百年其間優游林壑復十餘年乘運而徃恒化無從而先慈八十年中半床蓐半



道途不孝憂亦憂不孝病亦病欲求太夫人鳩車一日之樂無有也則不孝安得不撫心而痛也門下必欲舉先王之制衔藉窮人則請以兩家毋于絜而較之大年小年誰能齊物門下姑以此自慰則可耳不及遽奏荒詞輒以束帛先爲伏惟原亮幸甚

張洪陽相公

道候少恙非風非汗直是時政焦煩力不得出於己言不得闌其忠韓休貌瘦或亦在斗

假聞而外廷未之識耳陞座大喜前敘中畧不稱賀蓋逆知雅意必非所樂直若礙同官隱忍就此我佛在世亦多有如許隨緣應迹處而來箋及小奴口述之言一何鬱鬱甚也適聞宗內火災此亦攺悟一機若萬一景象如昨或將加甚則不孝亦不敢勸老丈久留政恐尊軆欲歸後而不孝奄奄殘喘不能待相見耳臨占及此不覺耿耿

李霖寰廵撫



古來文士知兵巳自難得若大敵在前一出劾勝大賞在後三命不驚則自是眞才實用而宰物者又重以全福盛年假之親髮未斑已見壯猷元老策勲萬里之外此又千古間氣而不孝於一日之知𠂀亦可以不朽矣敎中頗及長安近耗不孝但十年語讖其知者以爲偶中不知者以爲妖言若吾丈果思李文靖則當更理會四方之事一切罷叛是何等膽力作用而不孝曾有分毫報國者或在此一着耳餘不敢多及

李玉海給事

先慈之沒也爲去臘之望先四日新婦進門尚能手執喜酒飲盡十杯口呼佛號百餘聲而竟不延殘年數日之命可憐哉適至貴城謝喪始聞榮轉之報同志𢗐用敢爲世道吾道賀但不省朝中光景比不肖別時何如積年苦心拙守亦頗見諒於羣少否此非哀次所宜問知兄念我聊復及之

黃儀庭宗伯



往者先慈背養自揆積釁有覥爲人而望中又有九十强飯之尊母三徵不出之老丈則安得不愧且羡也禍罰以來無復一事藉口惟是逃名懺罪自屏不祥以幸朦瞽一日之生則九原或陰貫之乃數千里專使而華袞出自手裁齒及罪逆先靈而有知也則不孝有肉袒受杖地下已耳今强占對使無所置辭竊獨謂老丈身處世諦之極歡而强爲啼兒作劇以國榮見慰此非情也然盛念謹心銜之矣

徐檢菴侍郎

謹啓先弟鼎爵夫婦殁且十年尚在淺土茲不孝父子卜以今年歲暮並舉四喪用慰先二親九原遺戀同鄉同榜中獨老丈握手相得甚歡生平大節頗亦嘗辱哉大賢齒牙今年位未究血胤又絶獨有徼榮華袞萬一于不朽耳茲西向授書小兒衛再叩以請伏幸亮而賜之一言薄將殊愧菲薄然實自先弟所留老丈無辭見外也荒率干冒皇恐



李次溪總督

青雲兄弟覆辱憫然爲草壯分痛而兄翁又會聞在方新當歌而哭則先親冥漠之所不敢承况不孝乎脊令之詩義先急難今宛宛如見古人而弟自揣非罪逆所宜蒙但增隕越耳猶記兄翁宅憂時舉朝引領恨不得墨衰借重豈不以今日哉業已受才造物安所辭勞頗聞虜比穽塞所斬殺過當計幕下已勒燕然之碑不孝雖盲猶願一寓目焉遠愛鄭重

李修吾大理

前啟在喪言喪不敢及私因見手札中頗及時事聊附一言以復大抵外寧必有內憂天下之勢自然至此惟在吾臺有志有識諸君子併肩而擔其釜而炊即有小齟齬不妨爲社稷强忍使形骸雖判于外廷而事柄不歸于中禁則世道尚可爲也可憐遇主一場眼中便見今日吾丈罪我或以此而恕我亦或以此適貴同年霖寰中丞書與使者同日至其言略如尊指而



又盛推不孝數年前廳見以爲知言嗟乎大臣無力回天而但以口舌救過今相對知已受杖不受贖矣賤目已盲使者見而悲之此啟安知不遂成絶筆臨占涕下

楊本庵尚書

適兩拜公私奠唁正修謝間會按臺巡歷敝州見地方荒民紛紛訴牒以併徵舊逋不勝惶窘因感嘉定地震之異飛疏請命而其詞專以遠年拖累催徵必不可完者仰求廟堂寬卹此即

前司農宋公面諭不孝名綴實蠲之說而不孝亦嘗直述以告門下矣今天災如此民困如此必欲以虛名作實數趣辦有司民分無所逃命則强者但有逞力拒罪盡賴現租弱者不過賄脫吏胥及轉徙四方而已臺疏字字喫緊實撫字中之催科貸積歲之虛逋以登見年之實課非比開梁山澤諸稅求蠲則上必損此借則彼必虧者千幸深思而力主之衰人久不及門外事地方利病不得不爲當路分憂隱肯皇恐



陳王壘相公

我中斷及將事責以愁然忘國家不孝知罪矣第聞夫既一物不見而先塚間松風草露觸緒生感何心更及理亂所聞東叛既成西師又捷足徵帷幄運籌精采萬倍更望留神范文子外寧內憂之戒耳承夏中道候小恙旋已勿藥天下事正可爲不得云擔子未着身奉公守己身足了報國事也正作書忽發眩不成語而罷悵人光景理不久長伏惟爲社稷自重

許敬菴侍郎

先塋雖封墳草未宿而不孝方舉周年魚菽之祭灑血長號祗以出山失計爲根蓋人情痛定尚思痛豈有痛未定而復求痛者乎使者到日爲扶疾示之盲眼瘦骨雖聖而阿衡之格天愚而夸父之逐日其勢揔不能踴躍中野規尺寸之用明矣老丈莫輕道天下事皆可爲天下人皆可化及之而後知覆之而後難耳登踐日新謹拂拭盲眼以觀大業此外不知所言



彭旦陽主事

古稱大孝不遺次者不辱乃不孝顧自惟生平一誤于入山之不深再誤于謝世之寡術今罪業之報沒世不能復矣而尊兄不知何生夙業一出挂網其究酷至此世間是非無亂于今日乃足下所苦人言不同其心人心不同其面而不孝則正苦人言不如其心人心不如其面要之元氣使然太上忘之其次玩之而最下與之爭未知是否

李崇軒宗伯

孤不孝辛未叩及勉于前月十四日舉喪于時松尸寺露永閟一丘漬酒慟輸都成往迹豈意萬里之外尚有一體分痛如門下者哉自惟德薄罪盈以竉爲祟天而旣厭之矣又重以望外郵恩增其隕越報君泣交死不敢瞑謹此哽謝惟哀鑒幸甚

萬磨洲知府

於吏所津津爲不孝解者止于陳情一歸謂之



無憾然自不孝今日言之正以天道忌滿近其小喜悔其大憂今日前惟有松檜號風猩鼯啼月而犬馬命尚以誰攀乎可憐王貢相知得遙望彈冠而吉凶之間遽成天壤命也何如臨占瓶謝有涕如綆

林光壁吏部

南署氷清不肖蓋嘗身歷其苦以此不敢冒昧諸公分俸之惠足下一體通家義自不能獨領幸亮我耳爵去國五年敝屣旣脫差謂安閒[illegible]

堂口語或亦當以舊事見怨而家禍頻仍至此必有陰負罪愆人不及知僕亦不自知而天獨知之者今杜門瞑目方事懺悔而足下妄所得過情之言理外之望爲病人增業也

陳光宇撫臺

伏惟栢府清風棠階惠露自不肖爵未伏田畝而瀕海星鳳之仰全吳竹馬之思已寤寐識之而日月遲之矣今攀轅未數載明公貫魚之序尚在第三



聖主不惜屈單騎于舊垠賜之斧鉞重臨殿我南國不惟人願允諧抑見天謀懸慰于歲之新野有擊壤而歌市有分塗而謗盍聞晏嬰子產爲政時其光景如此爵也受廛雖遲估德實邇況咫尺未申已蒙明公籩幣之賜辱于下里敢自引縞素不祥闕于展賀哉茲謹專一介代叩清嚴伏惟台照幸甚

魏古渠孝廉

三復來教知不肖出山時公與定宇丈業曾寫

書授之應門老奴不意竟至沉淹而此奴又于
去秋病歿無從追撿但有愧悵今賢子尚能頗
憶書中緒言似稍及不肖悠悠之謗大抵離我
于貴鄉諸君子以爲海外異聞而不知不肖連
年嘗此至熟且能借之鍊心夢寐不驚幾成一
土牛木偶矣今所若乳哺之懷不能遽割有如
一日未死則足下當一日易我爲人至于人情
險巇至此自關世運矯枿始亦以付之造物者
可也



孫雲衢知府

棠蔭方新義不敢以函寮冒謁禮有薦幣不惟
署名用箚不便且揚觶爲政正坐大夫賊從撤
樂之時何得更以故事相瀆也茲空緘代叩亦
未敢別有所陳惟台照萬荷

楊本庵司農

爵也廢疾長休于世事已矣而適見鄉人以地
方災儀來告惻然憐之不得不爲一言始爵之
于還也見故鄉花稻被□間之老農咸以爲

白露節中保歲收一二颶今幸已過節可保海上
風波偃息坐享西成寧亦頗自爲一家終歲之
喜豈期天未厭與八九月間無日不雨無雨不
風海潮挾之而上遂致旱禾生耳晚稻亦歉收
而其最苦酷者敝州嘉定上海三州縣也緣吳
中惟此三州縣瀕海多種花田花田最畏久雨
而尤畏結鈴後雨以此一敗無餘深可痛恨而
嘉定全種花田則又苦中之苦者聞兩臺災疏
已上嘉民又自合詞叩閽請永遠改折此于人
情地利誠爲兩便況折價原重視京軍支放之
額且浮二錢而各州縣自非大旱大水不得援
此爲例更易處也伏望台慈念之鹿披公會亦
有書致不肖托爲三方請命亦幸留神并祈轉
達于五閣寮處弟謹與百億元元企踵望賜餘
無敢多及



丁見白知州

自中秋告災以來□□禱哀涕請命幸徼今
日自天之賜得從寬折在兩公□慮不有則亦

也矣而及躬即貴察訟章十一言爲斷不孝罪
爾循牆却走愧汗未收乃夜來又聞大張楊文
推功不孝復何心顏可以處此先是兒衡偶聞
流言客傳臺吉謂必欲發憤一暴白譴則高丑
厚矣然不孝竊自揣從前猜謗彌天尚未深辯
今身遠市朝正欲小受慵散不關公事之名以
此戶囑兒衡懇請停寢而不圖明臺意尚未已
也夫辯謗猶可據恩則大不可令一分一粒
帝乃俶歸請部諸所論臺章具在而無端盡使局



外野民掠而有之萬一有好言生事者執以
上聞不孝已矣而近貽明公有掩蔽
主德之名遠貽該部有曲徇人情之誚此不孝
所以寧負萬錢而不敢以身奉累者也幸今尚
未流布乞即收原楊止將
欽政分數徧曉愚氓庶形跡渾忘事體較妥無
任肝膽歸誠之至

李見羅巡撫

晉夫愧處遣物者尚假之以光殘漏以再聞我

黃金玉之音而此番重以賓欲惡親齋書幣補
致先慈誄章嗟乎不孝益至是萬罪可滿萬死
可瞑已而賢子初聞鬮苦難不孝以爲一見當
相與遺落風塵慰藉枯槁通扼腕而談乃公心
亭泫然涕承子慝也其大者如兒伯父母封窆
不安賢家孫蘭維玉折誠亦非客鄉遠謫所堪
但我丈讀書萬卷了證在何處即盛刻中所謂
傀儡擡虛玩弄于性何于不孝敢借以奉規矣
丈賢子弱質衝寒萬里行哭長安道中匹夫



長女摧折入道何獨昧之生子有此豈必
在多大疲涕送未盡欲言

曹嗣山兵備

傳有馬道長疏眞朝陽孤鳳當爲天下第一不
怕亦男子而
聖主能寬之又快也臨書附致向往不宣

周衛陽侍郎

別諭及毛侍御家事具仰高誼毛老夫人且即
世矣婺婦弱兒頗爲狹予所評睨頗厳鄉諸縉

紳以公論持之不肯雖杜門謝事爲善人故友不敢自同路人來諭當即以轉呈州大夫別容奉報不盡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孫男時敏校梓

尚寶司司丞

邵墟蓮郎中

正與曹太學談公之人品而惜其冤然尚未知風聞所指何事也捧教更爲之憮然記得生初出京時曾對貴同年諸公言人生毀譽只有出處進退二關若當官蒙謗挂冠後必白在世蒙謗後必白令不肖雖未死官已去矣從前



動諸公皆可覆按當知王示定是何人今亦云此語廣公顧恐公清名久著官又在開局冐以不肖待身退而後論定者努力自愛有便不惜佈一訪故人否

啟太李撫臺

綠江鎖鑰自難卧理然亦望於有事中求無事頗聞人情漸喜亂而亂非直薪木揭竿之謂語多緒而棼政多門而散事多徑而支交多愛而雜此其中於元氣非一延而萌芽在南中者最易見最難防茲不得方倚吾臺爲江左謝安耳

朱襟江巡按

卧疾小庄乃城中忽傳異報一何驚人至此不勝爲時政憂懸爲吳人悲戀輒飛遣一奴代候并問所忤何人構何事邸報可得一抄示否適州民言後有奸五謡按臺好兵臺好太守好知州好歲好不意世界缺陷撚指遂見風波此關係氣數不小而適足爲吾臺雅望增重耳

物理或旋有改悔不可知且不可悻悻遂



入恍惚中卒爾占此不周皂恐

張滄池知州

先聞丈留京謫選親友皆譁而不信乃見衡獨本私教知其有此又知其必辦治清源然竊謂吾丈既已决計爲之則當時時提醒一片忍辱心耐煩心倒身入俗支局中不倦不苦而後乃見丈此舉爲眞涵養眞識目斗

彭義陽尚寶

二官如屣此非談得喪將然不審足下竟坐何

事男子戴天履地之身以一半還他宿債一半
自認眞我而萬緣廓然已公謂何如

江纘石巡撫

教來承已至彭城登陸觸暑奔命固非雅性所
恬第時事知此人情物望如此且倒身發付一
番許他日綠野歸來頭須未白何苦遂作前郤
態也爵此者息肩世網蓋亦自謂得所乃天厭
神忌竟不容一刻伸眉病妻入此月來命在懸
[illegible]無復還之理欲作數行奉謝稍留使者逾



[illegible]行遺則其仕擾牢搔之態自可想見公其
幸自愛努多念我

唐凝菴太常

春中扶疾西行屬有天幸解后仙槎得侍移晷
眞令人五内俱開有棄百事相從之意惜乎如
此人才閒卧且老而世事安得不可憂也會又
聞　朝殿大災天時人事種種日新非草野所
宜關與特以工役繁興軍國之計有如再云加
派則東南益騷思亂而我輩寧獨晏然以此不

能忘杞人憂耳吾丈謂何

馬肖乾僉憲

近者免喪之後幾爲兩臺物色羅入奏章幸而
覺早扶服叩頭得解乃教中尚云云可憐老骨
殘尚能發大哥周公之夢信乎知己之難也不
肖盲人頗亦能遣此所以不急小兒之進實非
避嫌益覺世上少一事是多一福耳力疾占此
數行爲謝



蔡懷峰吏部

伏惟吏隱南中志養太夫人白雲相望彼此俱
適而聞者嘖嘖日騷亦恐貴曹不得無事何容
造次更起蓴鱸菰水之思爵也疲癃不死冉冉
遂及喪除匏首功名尚能逝頑惟是摧酷之餘
倫此半殘光景終日清齋趺坐而外不省世間
更有何是非即如教中所慨乃是如來說爲可
矜愍者張機敗於機設險死於險公臺試相與
緘口待之耳

楊復所侍郎

不肖年來所處床簀如經霜之枏花實既落始覺有歸根處所然枯枝不可復榮丈乃從榮華時尋究竟第一義眞萬古不朽事業也恐前路時忙轉促能如今日閒暇則愈見得力耳病來久不見人劉君至亟爲倒屣此君具用世才惜其已老而僕會以絶遊避世與之背馳甚辜其遠訪之意如何如何

耿叔臺操江

同志中聞鄧少宰長逝僕爲輟饋累日吾臺觀天意如此何暇更爲弱侯稱屈矣閩中丞之推何以久不下南中多君子雅意或自能安之但近京南北百口喧呶恐謝公坐鎭復不易耳客有傳丹書新刻之佳恐市購不得致煩臺史比讀之乃似風漢矢口一篇不通却復敢詐傳欽依鈎結當道諸名公不但此書當毁其人亦可誅也因思厲階亦由我輩近來喜談三教合一故妖人得藉爲奸吾臺風紀之地可竟付之一炬耳

李繼泉同知

花事及期荒圃中無一可觀者敎來得所遺四種會群醫在坐相與破顏欣賞一番恍對顏色顧床有病人弟已經月不窺園感此增其懊悵耳小兒篤足知其必不能前因見伊母病劇勢難盡諱不得不以實告之且示以畢場後即歸不料此兒倉皇自絶如此然初十日前病者危如朝露若此兒遲數日必無生理眞不幸中之萬幸也今已延至鎭江醫投藥漸有次第有如賴其復起俟雛閤菊信尚能强拭盲眼相與拈花一笑也



南京各道

錫爵不孝不忠自貽天譴猶記昔年以先慈之變上憂諸公今詠墨猶新心銘未替而使者又以亡室致奠詞盛禮殷則奈何不令人涕交于汗再拜隕越也爵哀痛至此已無可言惟是白首糟糠克勤家訓粗獲姻黨之譽然年非上壽行不出壼錫爵尚爲之避嫌不敢援

恩例請邮令□華衰衰蔡麻幾于朽骨再肉而
特不知愚父子尚能假息餘年環草論報否技
泣不周惟慈鑒幸甚

蔡懷峰吏部

去年南中賜奠於先内人者自臺下爲倡日月
易遠不肖與諸孫且除服已向蒙記念小兒雖
雞骨尚支然老瘦伶俜不復可策之學問盖此
兒至性自吾臺所知伊母之亡也執不肖手泣
曰吾以短命孤負公以生孝子報公令私爲吾臺



言淚又淫淫下已因書布謝附此惓惓

焦漪園修撰

比者老兄方有世道之憤正馳嚮閒會又聞蔡
報驚人當事爾天罝罝尚未忘寥廓已翔之鴻
在老兄眞可付之一笑比者家難接踵眼枯且
見血已安危之計了不關聞惟是生平所物色
一二君子如昔賢之以身事托范祖禹世事託
司馬君實見謂必售乃時情趣舍爾爾則不肖
惟有塞兌卷舌而逝耳偶讀易見諸家疏解□

成說謎老兄靜息中肯覃思一一勘定否

劉斗陽按臺

聞之州吏明臺未行事而先欲枉駕敝廬不肖
林野舊𡐓亦豈不欲早望清光仰承盛德第慮
臺有體不可爲一人假借矧事竣公見訃日不
過旬餘在明臺既不妨撤嫌下交在不肖又得
以從容請教至於前臺過分之禮萬乞已之毋
徒滋病人隕越也謹露緘上狀以聞

楊荆巘掌院



先室人眞不肖之良友其亡也不肖以嫌未敢
爲之請邺惟是墟枯燿窀所藉立言諸君子足
下顧使菸往慰存情睨兼渥不肖哀蒐未召豚
子衡踐骨不肉則但有日展哀章一讀再三流
涕已耳不肖此者形影一身備罹譴罰即強年
徒骨已自不支矧六年病廢漸成雙瞽顧此老
景淒其萬緒劃刃而足下尚以何望哉南署高
閒記得聽事堂前有手植紫薇一株不知今尚
存否愁居無賴屬有洞庭之行以致稽留使者

十日始得遣之報命惟慈炤不宣

馮琢菴侍郎

歲云暮矣兄之憂虞已間僕之涕淚方新乃使
者會以此時儼然奉箋幣再辱似尚以老鯀班
寺朝桀不惜以蓼裡周公猥分半席此何敢置
對哉聞之道路兄宅憂未除而朝野日跂大拜
兄竟走卒皆賀此天道也
明主或聞兄援琴未成聲遲之日月此吉音也
舊眥賢有云參政他日之憂又有云天下事尚
可爲其貫勉之今擔且着肩不待他日也而廟
堂方將舉行冠婚大典諸曹封事漸次批決吾
兄儻一出而階太平又不僅稱可爲而已可憐
敬承開之皆翳然人品而其一以高明得鬼瞰
其一以豈弟愛人侮九原已矣存者亦以頭鬚
皓然兄得無爲振淹發枉計耶承麟兒再殤道
候爲之小損此我能自生壯齡繁育其年未艾
弟願兄爲
社稷爲高堂自愛耳兒子衡荷兄志年志分之
愛今疵不終墳毀幾滅性年未四十巳鬭然齒
墮其貧兄必矣頃先妻之屬纊也執僕手太息
曰吾以短命負公以生孝兒報公今寤寐誦此
覔酸鼻也聞兄亦有及於此兒咨咨惜其不偶
乃家喪正幸其早歸一面訣而老鯀不得其手
上食不飧手調被不寢兄即此亦可無念我已
敬謝使者交歲擾擾言不盡誠來箋亦不能細
荅迦哀仰德但有區區

公啓謝賀生

頃者避愁逺出比歸則華家在堂玄黃裁能盖
重房諸長者爲賊年枉壽不肖獲罪鬼神盈而
降罰目前老死盆遑含飴剖耳之樂尚不克自
保而茲復承箴擧犢紛鄭重如此將無更益之
疾乎愁中日月彌厭其長拜命矍然重以感愴

梁景泉兵道

昨中元節正亡荆忌日撤座之辰錫爵一慟什
地舉體麻顫形勢甚危不知天涯相念光景又
當何如矣人情至此誰能以哭爲歌扶病稽謝

公意知我憐我固無待煩訴於左右也不肖鷇
疲瘵餘命雖尚幸為宰物所錄擯於世名已濟
辭之器薄涯幾何敢更貪長久惟幸賴公之庇
地方日見太平足矣

王齊宇巡撫

不才病廢入山非但絕口世事屏跡交游即筆
研等物亦以推置南柯夢中使者之來或亦當
親見其謝文門狀矣乃橋梓之委義不得辭而
尊太公休烈盛美此僕所願為執鞭者因輒為



破戒勉成數言家有哲匠何必遠求倘必欲以
拙語登刻請隨意損益用之不煩再示也

貢玄池參議

竊聞省兵變聯公咄嗟撫定其行也兵民至焚
香祿道而哭不知召公棠卻伯黍視此何如人
固不勝天有如公遂以臺章百折九躓塞翁之
馬未失也矧茲覆盆了了而
明主方虛清聽以臨之抑而愈揚天道豈遠哉
左來官似武健可用窮愁中一見故人而喜附

此報命餘不多言

李中石巡按

伏惟福星臨境萬戶欣仰矧不肖窮愁故人泪
于望見更有出恒情萬倍者第院臺自有體部
民自有分若必欲先公事而辱于不祥之廬既
非常典且使不肖蹋蹐避嫌不敢獻杯茶于左
右於公私彼此俱不便也不肖因感前院誤行
慰遂為例所以未按臨而先辭免至於不肖幾
經儆然又方在百苦之內一應吉禮尤非所宜



與聞儀盛愛有加得于行事畢後一併見辱尤
不勝肺腑之感輙冒嫌黷布其區區懇祈慈
鑒幸甚

焦漪園修撰

科場口語令人憤極而涕涕已而笑初亦謂每
年榜下姤婦翁詆之常耳捧別教知復為有力
者驅之今時移事往嘵嘵之徒試自捫本心以
為何如不直得更與之辨也兩總考分經閱卷
是科場一大關鍵即如小兒衡是盛副考所取

而疑謗歸之黃葵陽兄此一番拈出真青天霹靂耳世界人情至此有識者誰能更爲兄左官惻嗟頗聞杜門不見一人亦非中道化俗刑家誰非功業出玄入史以待經綸何得遂爲汝汝陸沉態也

許仰亭吏部

舊京開逈首署清高公新離劇地優游曳裾其間真如執轂之濯清風茅賢者所居在遠則憂其民在近則憂其君恐不得遂以息肩簿書爲適倘閒都門待選諸君濡觸進退之狀則當更憂其友至如盲老人日逼桑榆先向子奄過周忌惡緒種種非所宜更累公下爲分痛茲不敢盡訴已

周懷白郡守

昨聞郡庠錄士公嚴整截隨又聞外邑生童鬧場大變殊出人理之外在明臺自當以鴉鳴蟻鬧視之但不直得務始認真輕以去就決勝負至于敝州士風頗囂離朴乃聞亦有掛名童中上累師長不肖俾虜海瀕亦安能以同里私情保白人于百里之外所介介欲進一言者直以事關重大鼓倡之人必不肯自言而各屬校官既迫嚴譴又必不肯自首其子弟有如崑崗之火王代石焚則恐其說更長耳今者莫如盡寬諸校官鈐束不嚴之罪使之從實檢舉而吾臺一面自行細訪則此無聊惡少豈有能真心伏義挺身受罪者必且內自相攻戎首自出矣臨[illegible]呈悉

許繩齋太守

憶從消夏又見頒春如窮簷老叟曝日得煖了不知謝暄于日也簞餉貧賤其何忍辭但有受無反終以滿腹爲懼耳

韓惺菴巡撫

使者以凶禮見辱緣此不敢諳問興居今三肅拜後乃得一道萬福賀從子事久更習心久更虛向者民譽翕然以爲清吏第一今則復以爲才吏第一不肖微觀其執法凜凜屹如山立而

世茹不形于口嗔喜不見于色真曠世奇珍適
張太僕來過相與談及至此因復爲使者誦之
平生不作譽人書想能深炤其非佞耳

程居仁府尹

別館殷勤具悉肝膽之愛弟不肖已成聾瞽糜
人床榻之外一無所聞見鄉人有傳時事者爲
掩案一灑涕而已回思五年前事事若爭以觸
明主之諱雖幸矣優容然安知今日不追恨老
强項以辛寵避事爲戮者可憐盲聾餘生天又
私之室中良友今冉冉再苒萬事都已惟有杞
憂一念倚之青雲故人耳北京兆在九卿中雖
極爲要劇然貴戚宦豎干擾紛紛兄當以爽惠
之閒處之要使志行物濟而內不失己斯則異
時樞筦左券也何如

王霽宇總督

爵也疲癃潦倒仰荷
聖主投閒之賜得盡捐筆研故業已從事于灌
園種樹閒嘗勒門帖控辭箋委前使者兒而

出爲却行彌月始再致橋梓之命于時不佞方
爵嘯三讓重違孝思不得不用此勉破拙戒附
綴數行既而自顧形穢有忝名臣遺蹟行復視
少役淵覆詫惟恐不速朽也乃門下過爲鄭重
備以琅函錦字申以重幣華緘不遠專使儼然
如奉通家至雅敢論報施顧循涯而受亦所以
自爲惜福計也伏幸裁督尚有別言

王對滄總督

爵也歸臥七年日遡舊臺之下鄉人父老屈指
神明粹白使君至翁與養恩中丞未嘗不歎息
泣下也幸而白駒遁思肯慨然爲世道一出爵
草野病眼卽不敢修只尺之問至于霽色在望
淸風襲人更自願須臾無死以及見翁功名之
盛而乃茲瑶華遠逮滋今朽株倍萬徼榮感喜
無量方今時事洶洶獨喜公論在朝知推轂老
成而仍以高懷遠俗暫處不爭之地可謂龍翔
鳳舉無適非心若又生厭離想恐爲忘機鷗鳥
所疑幸深思之

張容宇給事

累閱邸報中籌邊封事真是精采不才向每笑楊蔺獨夫之說今更何如伏莽之戎能爲難首不知老成何以策之歲月流駛先内人在殯倏已逾年不才淚眼雙枯更無一分生趣茲欲手勒數行報命而不得更何心憂及世事兄久推未下但可隨時隨地行志若發歸念恐
聖主復以積薪之疑進退愈難矣如何況日峯何罪而去年不列於錄用之疏兄既當路所宜爲同鄉公論主盟　不宣

申瑤泉相公

弟與一事無聊亦欲學老丈寄情山水而足不能步口不能吟又以城中百體坐此闕然兩度西遊俱不敢奉聞承教重以疎薄爲愧佳篇何不早賜使花神徼寵不至如今秋之零落矣所索諸種幸上海常熟花客正在弟所得附致使者然不能滿數以粗花數盆充之僅堪作種耳今花事正未闌老兄若有興何惜枉路百里借此一看東籬病人弟尚能策杖奉迎也

錢豊寰員外

吾輩老矣末年光景即尚能至百年亦何足玩把惟是目前遣得一分情遣得一分事僥幾一日當一日乃不肯竟當爲情死矣死中之生賴有朋林野草與兄共之而恨不生兄之鄉相與婆娑六橋三竺間又恨兄不以自盟者見收爲同盟更以爲談門外憂惱之事使人悖汗雪涕一番然則敎中所云懸車寒賓者其受用安在也西湖無恙犬馬軀或尚能一來但恐驚動地方且商量扁舟微服獨使吾兩人自知方可决計耳

郝少泉侍郎

不肖識翁蓋自庚寅時晤言未飫肝膽已傾矣既翁與樞中外得預陪安攘末議竊陰歎翁淵識壯猷寓指揮於鎮定如冥鴻未舉廟堂早以安危倚翁豈至今令日東西旰食而憂諸虜哉辛而追鋒詔下猶及翁據鞍矍鑠時不肖竊

海瀆私亦自附于彈冠之舊蓋茅餘花徽之淡
齒而乃今更聞天上好音與豐儀並厚雖寒谷
之噓春涸鱗之濡沫未足喻也伏惟老成出處
自關世道東山洛下豈以皤然損高翁試以身
處古人間勉為其難且勞者耳

陳嵋陽太常

爵五年來每遇歲節輙避出遠境蓋盤中魚菽
市中燈火種種皆增悲之具膝前一兒雖百方
努力翁强咲稱觴對之轉復淒然若使者遲來
一二日則嘆嗟亦當在山南山北矣

沈太素布政

承遠寄長箋公私之念種種銜刻西事决裂遂
至此大征勢不可已螳螂怒臂終歸糜滅第惜
宇內兵粮半耗於此寇平之後或恐有奸民悍
卒窺朝廷之虛乘勢斬竿而起此非獨西蜀之
患我丈一身之憂也
主上神明礦稅使者輙敢雲擾天下不肖一日
未死敢忘杞嫠之憂李督府文武異才比不知
有何風指好事者已喧傳其厭兵謀支吾了事
嗟乎使趙營平郭汾陽生今日亦當斂手退矣
如何以物論揆之我丈秉鉞不遠且安排定見
定力以待崇召不宜

周二魯尚寶

正無賴中忽接得萬里音聲中間垂悟滿紙以
列觀言之恰有一分近似正不知故人年來身
將家難萬千難遣乃信古賢所云貴不如賤富
不如貧未是了語必須綴却生不如死一句乃
為先景真解悟耳聞兄比來情事亦不甚佳請
試以區區自比足可舒懷至如李和尚者詭言
怪行不伎亦是剌心然竊謂事既至此其人已
死其鬼不靈縱有二三徒黨未必能重起風波
我輩却當有圖熊檻虎作用不得更與之紛紛
鬭勝增其狂焱也

陸平泉宮保

伏惟老先生生鍾閒氣體備太和四方學者以
其言為蓍蔡動為矩繩出為景星慶雲處為伏

龍翔鳳蓋世法中道德開望之盛皆老先生所
固有而所不知者壽考耳乃今九十康齡迄爲
清朝上瑞
天子且於存問之外議有特加此則典載古初
事關元運即考載記所傳香山洛社諸公未見
有完福具美若斯之懿者也天祚明德其將有
意而里中後生敢私爲一鄉一家稱慶而已哉
已勉綴數言寓之瀋方伯所再遣一介代致千
秋之祝有如病力差强登堂尚有月也惟台慈
鑒之幸甚

申瑤泉相公

半月不相聞未審棲霞之遊竟得成行否向承
示欲挈王子幻臨賞園菊今正花時小園雖無
可觀而粗種未荒近又于上海覓得廿餘本庶
不孤高興也邇左日夜徵兵內地騷然或宜爲
當道言稍爲調停計可憐石司馬罪皆歸之舊
記十年前老兄不用爲本兵受盡氣節諸君譏
誚今其何如耶即日面叙餘不及言

牛春宇巡撫

閩之道路稱使之害於貴部獨酷而吾臺發
雲屛遂折亂萌然又迄得善代豈非神明樂相
爲江南百億造命之主而爵也竊伏私慨以爲
士風文體於世運尤緊關非吾臺則狂瀾決矣
東同之日想朝堂公論亦復不遠耳教中念及
此是坐從前寵祿爲崇方戢身杜門冀延
而江右一書生責爵苟恬隴畝不肯飛章
可以發一笑也行矣自愛天下事所望于



入正學不淺臨占報謝無任區區

馮琢菴侍郎

今日張郡丞辭行而台教適至彼此惜才一念
各已罄竭無所復憾但地方失此神明吏而廣
中二司擔此娍賢名不知公道謂何耳海鷗鳥
久已忘機路見不平乃不覺氣血俱動既而自
笑此非道人本來面目而終未失赤子之心兄
其以此觀人觀我因以自觀毋使人謂君相孚
言命可也

徐理齋總督

諸公有見聞者皆寒噢起居之私而吾丈兩札諄諄皆憂國苦言不肯簪履舊物寧獨無情然尚未敢信籲稅之事果出聖衷否先時不肯在朝端倪巳見爭之一二揭疑而默寢今廷議雖格挽回未必無機諸公但知東西用兵恐沸亂滋起以愚言之正恐外寧反生內憂耳塞虜遠徙奸人怒獸未必有常大其且寓揮霍于鎮定養由基之矢度不中不發社稷之賴也病人久不談世務情丈知巳之愛聊復及之

崔際虞御史

貴部當災後閧沸朝不圖夕之秋公之惓惓分念于故人也去世情千里矣敘中感及時變甚是異常今中原尺土盡被爬騷緣路擔夫悉遭操奪自古豈有此景象長遠無事之理公臺莫便謂柬事巳安彼倭虜亦有耳我民籲呼愁歎之聲明是一道災符剏揭竿而亂者又不必倭虜也天下事至此以苦爭則中官震于威怒或屏不奏聞以力爭則羣黨自挺風指或轉為欬唾公其以權輔正而行匪棘匪徐則救助一機情丈久不談世務會公之知巳聊復及之

李修吾撫漕

月望之日偶得報於郵中知聖主巳翻然改悔罷礦分稅曠止一新而隨繼以吾臺加銜新命于時病骨頓起喜躍成狂誠不謂一階半級於雅望增重而特以風雲蔚起之期日月重光之象爵耄老餘生尚能拭目以見太平豈非幸哉方與兒衡北望釃酒酣而使者忽來長箋盛貺公私之荷合併一朝乃觀教中尚謖謖憂時惟恐補天無策豈得報反在賤子之後耶閒嘗思主上神明年來舉動疑必有左右盜弄太阿欲以威脅外廷計籠財賄者比聞新司禮領事定知一番補救必有可觀而今果然矣吾臺骨鯁名天下然在彼時不妨危身以觸奸罔在今日

則又當納牖以成大忠事即有掣肘未盡如意者毋急近功毋求全効大直委蛇以歲月計而不以日計則猢猻一得之愚也至如病身潦倒恰正荅瑤老書以早休逃責爲幸而吾臺猥責以東山之事此常文套語不望之於深知也來諭何其鄭重既不得辭於使者已將解衣推食厚意盡數祇領此外雖不得槩承亦恐吾臺量已並人不深譴過耳

孫見田知府

昔人泡影之喻人是達觀今不佞有兄吾兄有壽親又有壯子當以悲喜輕重相推而行而尊父色用猨徤尤其重之重者養志之外可更萌他念乎貴部出水火而就衽席兄眞隨車露矣彼瑠既知好名而兄又以名收之此緊關治標上藥吾輩眼光且置之牛背上可也

杜太監守備

昔稅議初起時不才寔代庖閣中片語朝入夕已報罷可見主上眞聖人其激而至今日則外廷之質直與貂人之導諛固當有分任其責者以此尤服公居功之愼防慮之遠即今內差旁午人百其念公嘗卜分韜晦以微詞至誠勸掖同事諸公而不必自以爲名乃最上菩提法門也

蹇理菴總督

故司馬雲齋翁之裔孫伊父新喪見停客館而此子既有差便力不能扶柩還鄉亦可悲也前教中慨及時事意若有羡於不肖早歸之適理則誠然然必如瑤老母婦俱存子孫無故而身又得徤履湖山松桂間或當不愧斯言耳

徐振雅御史

以足下才氣閱歷更深駕輕就熟無足爲公難者時事非鄙人所知第請靜以鎮之平以調之所謂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益耳豫章賢縉紳輻湊爰咨爰諏正不乏人輒勒數行以覆來教諸不多及

樊棠軒崑山大尹

吾臺旂展一官寸絲不維此不肖生平飲水知耕者以此別來不竟作白駒無益之想而獨傾耳尊太公藥喜之報茲得教而喜可知也人之訛言或謂上官不甚相知朱紫妬色亦莫須有乃近境三百里內皆帖帖公論無復言者吾臺其一意舞班扇桃以保太翁餘歲耳第六年官豪不辦有祿養貧吾臺清苦生至此能不爲太公作嗛貧想乃眞學問也候旋手草此報命諸不盡言

樊崇軒昆山大尹

從者旣行彌月而地方清風猶爾肅然則不佞父子之馳戀可知也最可恨者向耳飛報以爲扁舟携兩僕夜發離崑城士民不及知此再棒教始知臺檄未到仙蹤留候山間信宿而遠垠失于追送悵帳何可復言顧切諍吾臺進止從容知此必得太公萬安續報辰下舞綵嗣蹏眞不以三公換已使旋勒此數行致嚮往意感知種種不盡欲陳

周懷白知府

税事止而復行人心更爲搖動第適接沈少傳書稱劉中使在浙頗以安靜得名則吾臺調燮上下不患無機非野人所敢出位而思也屬有妄言時政者以爲幕官讞獄非宜不知其言亦有萬一可採否情公道義之雅敢密以聞

馬北濵郎中馬見素給事

尊也病伏海濵不復關公私一事猶憶先年附驥尊公年丈金聲玉色故自依然乃茲忽得教于兩兄始承有天上修文之報爲之驚懊流涕不能已已人生朝露誰能自免尊公清白家聲蟬聯子姓業已於世諦百全其又何假蕪詞爲重而兩兄辱以寒山片石見委此誠後死之事敢復倒辭輒有私禱具在別箋惟哀鑒荃

吳安節御史

瀛嶼令姪至始承臺節有江右之行抑有懇諭方今疵政雖多而士人清議猶重牧民長吏多循謹奉法者其緊要全在臺省監臨而吾丈以

醇德重望提衡其間太平之緒當自西江爲嚮矣此非盲老所庸贅一詞也

高受所副使

我輩乞得此身來日苦短弟已盡酬宿業爲跏趺終老之計雖老兄性能心好神王體强亦幸以金剛杵勉摧文魔使世間可以累心事都盡乃爲大勇耳

房備吾巡撫

我公已飄然抗疏得吾受代矣此見使者爲之惘然更爲之快然前敵耐煩忍辱之規尚以功名勉今則相望山南水北閒翔鴻萬里風期更親不復爲公思人間臭腐食世上冷熱面矣第此四字在朝在野俱用着如不才近感里俗紛囂幾復興鑿坯投犢之想此亦公練心一公案也

王宇泰檢討

足下旣曉然知義命所在則世上夢語其得行命也其不得行則義也亦自可一笑置之矣然命不在我而在人我之義却少差一絲一線不得即知不行往年與高主事力爭此義之不盡分處至今以爲慊若饒主事則業已有兩疏林[illegible]而疏薦用始終不曾負之小兒之行是不肖[illegible]之另予堂堂正正無白日怕鬼之理而此兒[illegible]前且劫世道可知矣

沈蛟門相公

[illegible]小兒猶行已具小啓附謝想尚以科場避嫌未敢即達邇聞近時稅監章劾皆直委之撫按



而[illegible]可得罪者止於降級留用即此二事不知陰扶參諸國體人命而談者猶數傳我兄翁設殉國家灑泣對客豈別有官闈中大疑大危不可措力者耶此非野人所敢問兒歸乞一示示確耗以慰懸懸

黃毅菴侍郎

此者檢張太僕所寓書讀之勤念滿紙重以吾人赤松綠野之適慰解離愁竊自愧兒女情濃烟霞興少方强以撫松持菊畢餘年而消[illegible]

幸膝前有孝見不忍聽去爲老人坐銅駝復讀
行第見文體倚亂至此益羞甍遇使獨携南鑾
以行嗔喜聽之人耳聞館閣諸相知貴同年何
以盡辭京試將毋懲噎遂廢食耶世態方重兒
衡其託之一報書而不必求見兒亦宜亮之也

馮琢菴侍郎

時事至此幾如破屋漏舟微幸風波盜賊之不
作野人不能知遠止辦憂天而尊札獨推本我
違好招禍輕言使

十上日輕士大夫痛哉乎膏肓砭石已頃之耿
操臺見聞亦略及此僕應之以古來理亂無非
天人兩參今聰明之士不少而臨局僨亂如是
冥冥中必有負之而趨者計其人久亦當自悔
而惜乎不可復及但苦累兒等百職水火鑑中
耳比聞東西大定不肖殊不敢以爲喜而獨喜
外朝稍矜千清議未聞東京中貴賁官之端茲
亦混沌且鑿而廷推數格或未可盡歸
主上故人平日屈指命世異才能復有幾幸游

又處人人相信之地稱天却日猶有一殺機關
竊憐憐以沉幾重發爲誠若此豺自尤度內耳
出處事小安危事大丈夫業爲世所指名譬之
冶金躍出何所不如盡掃他念之爲快也

李九我侍郎

去離六載不佞哀病牢騷中亦嘗爲吾丈五閱
除書引領擦路然亦謂榮進分於衆家相重正
不在此惟是口碑與誦日從舟車而東知今世
有晏平仲復生而不佞且遥綴挑鞭之末雖不
敢一字已有餘榮矧茲華袞盛餉獎藉有加千
里素風若在披挹則安得不自忘其愚賤飾身
求路稱報知己顧狗馬日促而耳聵世事恐終
以催職效爲遺憂吾丈不佞死且不瞑尚何當
齒牙之重敬謝使者不宣

沈蛟門相公

辱奉來箋詞旨悲棘有不能終日之狀老臣憂
國自不嫌過然愚以爲未必至此
聖主自聰明其積疑致憤於外廷實外廷自爲

矛盾以大權歸內而閣中恩禮未薄寄揭什衍
二三故猶是轉移一機翁丈即自謂孤臣無所
効力試令孤臣一朝解肩而使官家別用一番
人刖掣且萬此矣此安危事體最近而機最細
着一分龐心厭心不得詞林後進或可盡力一
臂爲同升之助此義彼調漸扶元氣其功又在
批鱗引裾上也何如何如中使雖四出然變亂
數起

王上上決有輪臺追悔時我翁喫緊知人使中外
吏不走賁官一途廢幾攻亂官清尚可救得一
半疲癃所見不過如此兒子衡因令一出赴試
然世嫌方重誠以揚畢後方敢叩閽幸一見爲
遣之

報勳齋治中

恭喜上壽八旬體履加健洪範之篇曰攸好德
既天表之應矣而稻斛椒盤供其燕喜黍香杏
暖行聽捷音不肖忝屬葦葭能不欣藉第盲老
孑悵無登堂徽觴之緣而小兒又在遠不得修

以蕪詞紙怡寓之一介奉祝惟台照不宣

啓赤水禮部

比偶見趙叔度云仙旌久憩虞山恨不早聞得
摳衣一迎侍也日月流駛爵今便爲六十七歲
人若道力果勝何至蹣跚對使讀教未終篇而
三起三卧也老兄乃天上謫仙人今日得早脫
塵紛而從事玄同大覺之門蓋蒼蒼者實隱隲
之非不肖悠悠所敢望也根器既劣又加以年
來七情膠擾久疾侵尋何足更煩齒譽哉賴天
之庇自以生平一片信心誓之生死然竟敢與
聲逃爭勝近有綿竹一僧來報化靈顯現顛末
目兒一篇不敢輕和半語蓋處僕之地其理其
勢當然足下旣審世多疑謗幸且膠口戢身靜
以君躁古不云乎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不肖千里芻蕘以此爲進耳然尚爲雕蟲夙業
所苦如何如何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時敏梓

黃毅菴侍郎

兒衡四十老書生竟叨一舉綴籍館下此愚父子驚寵懼盈時豈敢復追十年前過去之事或有齒及舊忤援天角人則恐自媒天忌以速不肖陰陽之罰不特忘情忘言即夢寐中都忘之矣方有信及小兒謂文字未必至此當由脩身行者所感父子既以此相知則不得不以此相成已致書各位座師囑之早放終養此孩提天性之真亦老朽終身之託也兄眞愛我望為緩頰諸公闕至禱

張洪陽相公

前札既盛稱山中燕處之適弟也亦自覺世名都幻我道日尊而近者忽不意有兒子事令人從溷塵中擾擾三月細思過眼雲煙眞不知安頓何所故中西謀惟有栽花種樹一着僕于此興復不淺而一春風雨妬之不知餘生更看得幾回花着得幾兩屐耳

馮琢菴侍郎

兒衡厠名尭李正苦不見全錄得之亟與孫兒盥誦一遍因歎年來詔令之不行于士子率繇主司標準尚未得中高之則刻奇卑之則浅俗未有體局神情折衷今古如是科之卓然者此道路自有公論非不佞敢阿所好也至于二兒徼冒未知果能不辱盛舉否海內尊其師因愛及其弟子快程文之精因并恕畧卷之粗此老叟之榮且幸更萬倍已謹再布謝不復陳

晉嗣山撫臺

使翰遠臨承已為災民請命今麥秋絕望猶企幸播蒔可及而雨色正濃未卜開霽何時眞地方異常怪事適劉河岸邊有人鋤田三尺之下得四狗皆呦呦作聲亦前史所未聞若此豈佳景象也大疏不知感動何如要之借此為異時陳控張本豈曰小補即不肖一家亦方倚翁造

命耳小兒雖賴芘進身然前塲終有詭遇驚奇之意翁品題過情非所敢承適又寄歸刻本殊愧雅馴今附一册請教

王瀞生兵部

別數月而始得兄廷見之報比時想榮補已久尊眷上下各平善也爵老年病體跬步難于出境頃得爲兄攀送百五十里流連信宿誠亦以父子受知受眷有出恒交萬萬者至于餞贈之禮反更落落而仙鸛波江後又特爲朽老量體裁製新衣殷勤眷別故人情念至此真是一縷一金當傳之子孫永以爲好耳小兒年志已就衰退不意忽有此理外奇舉此莫非餘教所及客邸蕭然正若弟兄星散得兄時時過從相與晤言朝夕喜可知也弟此兒坐未煖席已復作乃公世外想僕亦自循頭顱如許家無別丁聊復爲緩頰閣師座師閣趣之早歸兄亦當愛之以德耳竊嘗嘆兄腹腸懇款真是道根而當官處世則恐更宜着一分周旋世法小兒雖體局有餘作用亦不足若能左提右挈不必更向外求助也賢子聲甚好長君能杜門謝客更可喜日來舊恙稍差尚未知向後何如故鄉一兩連三月二麥壞盡其他無可言者惟努力珍重是禱

鄭崑巖撫臺

自歸途辱訊後荏苒八年老兄之出處從人不肖之苦樂從天總付之不足道已幸而小子衡亦復以長者餘教得覆水再收涸鱗重躍此則出理外望外老衰方樹躬愧慄之不暇敢當賀哉寃家同志原不以榮名相鹽不肖已矣而小子衡末路未涯惟台慈進而教之

顧冲菴總督

兒孫分定福祿何與我事而不肖顧反爲小兒葛藤纏累不了衰疾日侵已飛信趣之早歸終養失老兒省此歡對綵衣前未必非福閫方大延綦客小林已聞風而至但恐貴境無敵手茲又有同事王道齋操縱而嘗與相角勝于東山

貼墅之下老丈憑几而觀亦隱囊一快也

劉斗陽按臺

今同進三百人光榮略等而此兒獨最幸為君子所知世嫌尚重未必他人是非一一如公又未必此子果能勉修末路不辱知已否新部雖不為無事然棘手費心處止一二大根株而未若訟松之叢瑣事事如亂麻也且喜程奸已遠避或尚防其蠆尾採木包礦事試看民情若何如可查處不直得頭頭觸忤適李修吾中丞書來發憤時事決計投劾而去生應之曰此了得一身事耳于世界纖毫有益否此亦野人之芹可以徧獻諸同志也世途羈紲既未得去留如意當稍用二氏家言常應常靜使形煩而心不煩乃見學問得力處耳不相聞久臨啟不覺切切

耿叔臺操臺

小兒十年臾白三載倚廬蒼蒼者或姑以一第酬其孝思而其才與志未必能至此也爵此一病不輕以榮為懼若復得隴望蜀鬼神將速殺之矣貴臺雖專轄江防而民生吏治誰不當關聞者今年大察頗稱公平而滿朝家各置喙以此如張丞輩未得盡慊人心吾臺方宰天下毋使人謂君相不言命可耳

趙濲陽相公

客冬辛爾數行須小兒場後乃上殊自愧避嫌太過非所以事長者近乃聞
內廷呈卷差次及兒則又見老先生天日至公何嫌可避而不佞猥自為退縮更愧已父子兄弟接踵為門下通家此世締中希有敢曰非榮抑聞之木再實必傷器已盈終覆老先生既外而翼之矣盡日夜討而訓之以世名之難居天命之不易也則愚父子知永永託命所矣短箋特為知已敘感不暇縷陳惟台鑒幸甚

李九我侍郎

拄籃科名久矣乃不肖竊徼于眼前得失皆冥冥有力者負之而趨何與我事至如小子銜憂

擴之後舊殖盡落獨以生平知喜讀門下三試文字摹句擬竟復爲造物所錄顧十年之影尚爾棘中未路鞭驅方虞窘步乃長者更以高許寵借洋洋滿箋愚父子蒸至是始知榮而亦至是始益知懼耳聞之鄉里公方以宰卿下攝諸司之事苦心苦行可謂至極今黃戶後生一登桀次遂儼然作溫貴倨態尚不知小子衡可以免此否惟長者不惜爲我提耳誨之幸甚

趙寧宇侍郎

年來衰病日侵遐想所欽邈然天表又陰嘆翁壽目發時恐未得如往年之從容讌笑而兒衡新進小生又不知果堪長者藥籠中一物否向聞高論以爲大人格心須得門館永寒苞苴盡絕今身自勞之已不知鼓宮而宮果應否兒衡倖躐至此本耕齒牙之餘而不肖父子間頗亦以性行相許恐一入聲利場漸成流墮翁更當思爲救過所耳

申瑤泉相公

花神久待臨賞竟爾失望風雨中遂成糟糜無復可觀此亦主人累之矣得兒衡前月二十六日書稱榜出之後
皇上特差人往順天府備查年貌脚色知是小兒
天顏亦爲之喜據此則請卹疏未必中格擬于[illegible]月後差人催趣上之昨見邸報二親家已補[illegible]有小兒且貪與數月周旋得相與切磋寡過

申瑤泉相公

昨嵩表賀一節弟得附名奏尾不勝榮藉然愚意尚以先睞後親爲疑如老丈主張已定自然當待按詔後方可發行至于中外該有致書者乞先示下庶事體不致參差小兒聞已齎詔歸而至今尚未見有禮部題差報據稱淮南不知淮南何郡也想按公在郡邸報必早聞并祈示爲感

李修吾漕撫

爵也衰殘餘命久謝時榮猶記歸休時嘗一出
小兒奉見于河滸齒牙之重賤父子相與銜之
至今領恐腐草不復生光罷牛終當叛策以貽
過家長者之羞乃不意尚徼餘福引躡前行書
生之幸極矣而內慚愚分外追時嫌前有不及
見之二親後有未入土之家室愉快未幾滂泗
隨之此豈敢復當遠使華奬之辱哉伏惟王貢
兩賢矢報未替 公之眷厚且百古人爵雖讐贖
忘知己之感輒有私誠具之副墨統惟台鑒
不宣

李對泉尚書

不肖年來交游屏謝惟是秉彝一念未能盡忘
竊見令甥塒雖寄隱儒官規行矩蹈一事不苟
眞代間難得人才而此官出身終不得展其驥
足以此每讀其文輙爲手自批改趣登天路而
不圖尚爾鎩翮也翁宰天下豈得內舉避親如
此兒者生雖日賸齒牙亦可無愧色耳近者不
勝爲公道發憤以張丞嘉言達于少宰 公不意
亦知信及此外則崑山有一異常清吏樊尹此
今世伯夷亦望格外加優若其他非所敢瀆也

馮琢菴侍郎

方今之世不惟師擇弟子弟子亦擇師盖士風
日澆一日而俗嫌且日重一日青雲驥尾雖附
爲傑而究或以肝膽隔千里點丹成鐵者往
往有之嗟乎此古人所以有兎絲引蔓之歎也
比者小兒衡一得舉而曠然洗塵决波流議歸
允此豈伊章句小子之能亦豈覆餗陳人所宜
得之報惟是生平知仰止韓荊州宰物者故假
以收名定價之緣眞是不偶而悠悠物論亦遂
以爲眞知己此則眞在望外分外雖一歲九遷
至萬户侯方此未之榮耳顧龍門之下容不得
咫步蹉跌異時轉思檢束酬知之不易斗筲豈
淸之可憂則愚父子又惕惕汗下已謹力疾奉
啟私鳴感誠萬一野人不敢他具以瀆淸嚴統
惟台炤不宣

焦漪園修撰

爵臥息海上頗恬麋鹿之性而習心未融時復爲人我是非觸緒憤結弟兄與損菴兄金堅玉潤不知夙生何業爲時擯棄至此每一念來覺得此生父子徼榮萬幸都假又敢貪羽翼定眾之功尋罷牛已覆之轍乎吾丈千里惠存噓藉枯槁而過引望外不及之事爲病生刺心黯面一嘗痛乎非所敢置對已小兒叨附通家後塵猥蒙長者折行厲寵非所宜累敢附爲之代謝

公啟謝賀

[illegible]公爲亡荊千里命使此猶以通家尊行見于入道弔喪爲重不肖誠感之愧之然未敢深許也乃今則兒衡晚進在長者爲附驥之蠅不肖老衰在世法爲已盈之器至是而又煩諸公遠裁華袞儼然專使辱之而兒衡毀壘之後未堪世榮已辦匆匆謁歸諸公體此宜亦知困舍翁所欲之不奢塞上馬倘來之非福不吊而賀詎所敢聞敬以此報謝使者不宣

王澹生兵部

邇潘見所至具談道候壽福部中欲以春曹奉處辭不肯就此真老人所欲聞也近者南户曹不知據何人說將各縣逋欠四分以上者不叅而吾州二分以下者反叅之今已自覺其誤旋請開俸不礙陞遷矣但北曹呼吸愈遠恐未相信敢煩兄致悬意于司農公乞早爲伸敘丁守賢明積苦積望未酬而反爲地方無端受累此實合境士民所不能甘心也千萬留神事體至公即拉小兒同講無所不可但恐人至之日兒或已行則主持公議者獨仗兄耳

王岵雲叅議

孟春之別日月未幾旋已聞吾丈手握四符咄嗟定亂而當事者飛章論功三旌之命且下一何神也每念吾丈貌不勝衣言不出口至其契取功名大耐官職有屠龍射鵰之手百跋而不能及者尭李不言下自成蹊古人豈虚語哉士固有真才真品試之事而始見顧如兒衡呫嗶腐朽驟得世名試令之抵掌而議雲臺傳檄而

適而小兒歸廝未娶亦已辦𦒉裘荳履從老子
于野田荒遷之中老兄無事更視之沾沾小草
爲也

曾植齋侍郎

豚子衡老鈍書生一當明師知己光價萬倍乃
解褐半年之後始得朝夕弟子行中執業最親
而去離獨最早其行也又會
升儲大慶蒙曲處便差于公私爲最榮如天之
恩顧將何以論報哉乃月之十七日父子相見



于胥閶閭隨捧長箋盛偷悲喜交懷至于昔日
知兒以文今日又勗兒以行舉家存歿稱長實
聞斯言丈夫蒙此而有不思砥礪爲人者天實
厭之矣歲暮匆匆會舊寮長忽以表賀來約率
爾奔命業已後期因口占數行奉謝惟台鑒幸
甚

馮琢菴尚書

海濱在遠蓋秩宗之命下逾月而始聞既私爲
吾道色喜而尚以宰席議人未酬野老喁喁太
平之望比衡兒歸齎至教遺三復拜手則又知
[illegible]懷沖用方以三命益恭而時正會
皇儲願舉稱觴萬年之日
帝選明德以羽翼之功歸之良不偶然吾丈因
無事勤勤小讓爲矣承新舉麟兒公私萬喜想
爲草野故人生氣第兒衡樞侍方新求假得差
得無更爲師門累乎月之十七日父子聚首于
胥閶閭相與私談知己未嘗不流涕也亡妻卹
典知必留神擬伺報至之日一併申謝而舊寮
長忽以表賀來約以爲事體必當有此不敢自
異又不敢附名令讓申使行畢始敢勉課續
如詞意未妥乞隨意改定發寫非特通家至愛
不敢爾爾也聞又有後詔齒及舊臣不肖山居
以來惟恐影響之不寂即此一疏亦非本心正
恐遽中百禮未申小兒方遣之代往雲間不及
附啟統希台鑒幸甚

黃毅菴侍郎

自惟年老身殘于世事都已矣餘息未斷獨有

諭巴蜀其不呀然汗出者否也碌碌館舍旦暮
且乞歸不佞尚憂其託根太早取道太徑不免
令人忌耳

林滄洲郡守

記昔年奉教于宣城郡中齒及穉兒㑺尋老大
四十無聞不復䀢之前進徼天之幸晚得一舉
弟與公相望湖山煙水間玄珠得失揔不待人
幸相與推勘此生何事最方便最可樂耳小兒
一嘗鼎臠適有信回已視棄此官如涕唾此意
非公知己前不敢道也

史鶴亭諭德

伏自東山高臥寵辱不聞者垂二十年而乃兹
崙使辱存朽老藉以傳經度鉢之榮夫塞翁禍
福忽若轉環覩小兒㭊舉以丈嫌得謗再舉以
論定取憐則此亦令郎得失之鑒也然老兄尚
謂其有餘而愚父子已成再實之朮何至更以
勖長者津津枉賀乎惟是孩提天性恬澹家聲
猶藉兄一教不䅁沒聲利塲中則異時操餘有

立門墻面目始無愧耳

鄒瀘水御史

小兒文字之知足下已歸之造物僕亦不敢仰
私大恩惟是歸田十載以來老衰鄙悋日生足
下音塵杳絕而子衡又以蹉跎嫌謗掃跡師門
父子仰屋而歎拊心而悲以謂檢束酬知此生
長已矣邇者徼天之福復見枯楊再華鈍羽猶
奮不大爲知已之羞而會又以便差假節得父
子聚頭山雲水月間誠榮誠幸然原原本本孰
非餘榖所及也側聞

聖主舉動驚人雖時政一二尚在屯復之交然
已付起廢公議于公廷兄等拔茅登朝太平有
日矣貴同年羅給諫無恙乎爲我道珍重意

顧冲菴揔督

小兒叨舉空華入眼已過則淡然矧不肖出處
謬悠天人所厭偶然之幸豈可一徼再徼今父
子相與往復私書惟盈滿是懼老兄長者乃亦
爲之不規而頌耶老兄雲臥方酣弟亦蓐餘而

當官一節尊爲昔年經手又嘗對鄉里意氣少年力保

聖意之無他既而遲之又遲亦自危慄所以小兒叨幸而不能下床賤生及辰而不能滿酌今一旦霍然至此豈不仰頌

聖神獨斷俯感同志蓋愆既見小兒得假節越次以歸而

詔存之使又至已陳芻狗新而又新恐愈媒天人之忌耳喜承清問四馳挨路漸邇未登拜閽



幸以時料理太平爲道自重不宜

楊荊嶽侍郎

備官一節自以昔年經手又嘗對里中少年力保

聖意之無他萬一左券不償亦有餘負乃今望得一輪當空萬擔都弛兒之爲同志色喜可知也事至今日不惟廷臣羽翼無功而不肖亦自恨前此嘵嘵激聒不得獨罪群少年耳乃來箋尚謂芻狗能靈豈恐識小兒銜望外叨舉又幸得執經館下日侍長者世情誹譽雖曉夕不□要之處不肖之地則得誹爲常得譽爲變病居無事覺得以前口口爭勝步步全差若復轉眼笑人鬼神將惡而殺之矣吾丈彈冠至情幸相爲體此可也

敖龍華侍郎

小兒銜之辱于門下也直表之下料無邪影又承于文秖外以器識見取郭有道人倫師表華袞片言頂踵不足論報已勗此兒兒女情濃不



倦又止足念重不得遽遣之趨侍門下

明主發中大詔風驅電發何人敢徼天功荊舊臣嘗以此狼狽多口憂危十年今始得一安席臥而大慶恩覃辱存草鄙如天之福抱伏吹噓野人尚復何言但有鼓腹康衢以觀公太平相業耳自前月十七日犬馬體臥疾至今不能縷謝伏惟台亮幸甚

蕭岳峰尚書

□以來隱人蹤跡非翁丈先施則不敢輒通

一字荅草野之分應爾昨春幸以小兒銜通籍
之緣始得寓咫尺爲謝惟翁以樞筦之望權署
刑曹頻年以來數起詔獄苦口苦心幾以一身
兼部院臺省之任而卒之物望盡歸
天威終霽豈非至誠能動之效哉弟老衰垂盡
猶有餘息得及見
明主赫赫神明之斷與霈普天蕩蕩覆育之恩
而小兒新進書生又以翁齒牙餘潤服官事長
幸無他過愚省書遊揔之皆感恩地也

朱養淳侍郎

比方爲小兒代致謁歸之感未幾而
存問詔恩下矣又未幾而亡荆請
卹疏下矣舉家出處存沒芘德蒙賜即枯毫豈
能罄謝哉海內傾心
冊建久矣天若有意故聊睨改銓之命以待兒
始終大議事事美成即不肖耳屬于垣夫亦愈
知補過之所已輒因齎奏人行附致謝誠不宣

鄭于石孝廉

客冬奉別時愚父子已爲公作天際飛鴻想不
謂尚爾鎩翼皷之揚之糠粃在前但使人有愧
于劉蕡耳正擬伺便寓一書相勉忽捧教遺并
展扇頭詩讀之恍接春風丹青之譽非所敢當
獨若得小兒早歸以外間一切人事委之五湖
三徑祖足自遣耳

沈鼓門相公

昨齎疏人行勒有數行奉謝此時但公爲定策
私爲知已敘感蓋久而始聞有存問之命
尚以年未及耄前輩且無故事惝恍中忸怩未
之[illegible]也比涉月而詔至又涉月而齎
勑使至則敝里之山川草木盡生春色牛見馬
卒載道歡迎而愚父子之徼榮庇德復當何如
已惟是
勑詞尚未宣傳以爲此舉原爲
聖母加號推恩則舊臣止合據此陳謝已而就
錄閱讀乃全以
册立裝[illegible]而齒及累揭舊勞表章草野心事

聖恩至此真是天高海深而老先生兼亦[illegible]
察決波洗塵操刀削垢爵也恰似今日再[illegible]
人臥始今日帖席耳聞之兒語老先生于[illegible]
苦以至于今而方復欲自屏榭下使遠年道[illegible]
不經手之人分其功美豈不迂哉臨當占啟謹
百拜以祝
聖主萬歲更不敢套禮伸謝伏惟台照不宣

沈蛟門相公

此得邸報新參甚得人河南之堅正紹興之醇
謹不獨可爲門下分憂亦借寮補過之助也河
南人壞不知亦有經手舊人可物色薦用否幸
託于父子兄弟兩世通家鄉曲間有索書先容
者在不肖地處閑冷勢難盡從即有之翁臺自
宜以一切公道裁處決不敢以一人一事仰累
清嚴也餘無敢多及

沈蛟門相公

小啟勒成之第三日會齋奏小奴歸因捧華啟
則齒及豚兒見課以聖賢不及之事是兒性行
實訓謹學路茫然大而遠者始勿論今喫緊在
立身處世異時酬知在此不墮落亦在此教中
偏重之說得無怪此兒墨守太拘故以相戲耶
此亦拙父嘗言今一惟師門陶鑄耳
聖人舉動不惟悠悠不測即老臣故嘗口白
上心于諸少隽前而年來憂疑懊熱之狀當亦
爲老先生所笑往事已矣目前又當表謝
存問此三家一體禮自無所推敲萬一
聖主成心未忘低昂之間竟是誰榮誰辱適又



承鴻宗伯齋簡謂齋疏子孫故事當批授一官
大臣不可失禮
皇上亦不可使
皇上失禮大臣生一聞此語頂踵汗出請老先
生試查先年大臣遣子孫陳謝子孫爲大臣受
恩是會典該載金石不刊事例否生勢既不能
獨異則惟有私布腹心願老先生愛之以德體
之以情且陰爲兩疏不下之地則父子面目尚
可以見人耳情極詞蹙不知所云

沈玉陽通政

再耳榮推草澤故人但有手額不敢以箋牘數瀆從者會有疏謝勅恩之便附候台履知其不專然恐門下亦欲一闡愚父子動靜大抵不肖處今之地减得一分世榮塵畱得子孫一分餘福惟門下長者能同此心耳

馮琢菴尚書

昨以匆匆稱賀寓簡數行此時但公爲社稷道喜私爲家門陳謝蓋久而始聞有
存問之報尚以年文耄前輩且無故事惝恍未敢信也比涉月乃
詔至又涉月而齎
勅使者至一門俯仰事事徼榮人人芘澤恐自多生緣分得來而亦恐以此愈重鬼神之忌耳教中喜動于色慶新恭之得人舊寮之不落莫是固然已亦聞海內快快以魏公未相爲嫌否高名之下正恐富貴來逼人今讓前一步恰是畱後一步偶于松陵解逅馮官詹談此相視而笑吾丈亦陰以爲知音也長眠野人至此又不免忉忉陳疏雖事非得已然
聖心得毋嫌前倨後恭談口得毋誚冷官熱做耶呵呵四明大事已定吾丈可陰佐之再爲礦稅經營一番何如

耿叔臺撫臺

野人久塞耳外事至如楚撇流聞則間嘗私示小兒以爲草竊伎倆頗怪廟堂張皇太過或反爲四方無賴所窺今不喜其言之中而方憂朝
廷以此生驕恐公等自是憂方大耳劉館兒人品才具于我輩俱第一嘗有書來恐司成推用以越錄見疑必當懇辭僕嘗笑而訶之人才如此而作此等眉毛諱避以爲大痴今不識此君果能幡然見信否犬馬體入秋病臥三月郄喜兒衡長休命下爲之安寢雖無父母誰不欲兒子榮進者而老衰之意獨不然想吾臺自得之言外也

嚴天池知府

邵武良郡記得敝同年中曾有介紹求此芹以
兄游办有餘乃敎中頗懷盤錯之憂將今昔異
時吏牘官秩亦足少梗過化耶然竊謂官至方
牧地控江湖必無臥閣政成之理兄既懷有利
器不妨耐煩歲月囊錐脫穎定有時耳爵痛疾
纒身生趣都盡賴小兒已得允休告病人止此
稍娛餘獨然終以負
君負親爲恨耳

周渾南主事



老衰病體注聆小兒一歸得息肩人事專理藥
食亦以世躐科名蔭託于古避盈知止之義不
遑求假得差而時又會普天大慶與陪報事之
榮適方父子相對沾沾然喜又惕惕然懼也乃
歷公再枉伻翰奨飾過情所遺鶏玻二品示之
婁醫愼峯謂玻療頭風鶏可實元氣已即刻如
法用之有如犬馬體賴芘粗康不忘銜結也右
崇父子雖好雅遊但其人實循謹介潔所千亦
非身外公當親之重之惜乎左丘失明志業未
竟爲恨耳

周渾南主事

適問貴鄉魏古渠先生來訪戶陳南中鄉故相
與之渥但全史猝未得就梓愛莫助之此公古
道古學所至取予介然惟不能忘情不朽渠有
舊知張少參在河南訂約相會而客途不任儆
舟欲假公重轉託貴同門之駕部者爲給一小
票資之以行斯文雅好想以情自有同然不嫌
少破格也

梁景泉參政

大典之成此吾
唐勇斷一以天性用事自非悠悠可測亦非悠
悠所能仰贊一言乃兹猥逮
詔綸追甄未議爵蓋至是而屈指十年
恩遇種種刺心未有如今日榮忝悸汗之極也
推功定策責錫多儀則老衰驚魂未定不得不
用撫臺例具報于使者伏惟台炤不宣

答翰林諸公

自老萊一出春明社稷之憂巳付公等盍十年
不抵朝貴一書經歲不闚邸中一報非敢忘情
亦其處地與分有不得不然者會小兒衡蒙茈
蒻舉漸爲隱人生事然亦謂身尚桂誹譽之場
家未斷詩書之脉寒灰附火無所逃榮至如頃
者升
備片紙霍然自天而下群情同駭萬口歌呼此
聖主自爲宗社之計而顧欲下分舊臣羽翼之
功公等以爲榮乎愧乎追憶曠曩身荷重擔不



能以時決定大策藉于大吉今乃于草間敘舊
勞爲旁枯勝者公等又以爲榮乎愧乎故事未
有與之存問之典今此蓋異數也
聖主行之自可粧綴爲朝景色乃不肖蒙此撫
今思往不覺殘魄餘惴怔怔發動方與小兒謀
痛掃名根必謝天人之忌而今公等更爲之津
津道喜此徒趣之悸汗隕越欸耳輒因拜表人
行口占謝誠如此惟慈亮不宣

[illegible]旋相公

先是門下諸君遠使相存至邀名世之章以修
間年之禮田翁漁叟頗亦知榮乃雄章娓娓千
言枚拭覆餗之餘慙褒美懸車之早計至于升
備之策不知容地經營擔幾許利害眉幾許疑
嫌却得後功不宰盡委之十年歸卧之人正如
束芻縛草强題作木居士而其誰能當之哉
天子日明聖群臣莫及而不肖適以承事之日
差早自當其易遺兄翁以難今難者漸効而後
知易者之爲糠粃也豈關安危理亂哉夫以上



德修下德以大年燕小年苟謂同志不惜倒施
其于古稱物之義謂何矣草野稽于修謝今方
得拜狀上聞統惟台亮

沈蛟門相公

前數啓俱已勒成留謝疏在後以待瑾老商量
定遺孫之事而後敢具草偶于時事有所規及
忽得鄰中新報則舊臣憂危心事霍然在光天
時雨之中前敵所謂再世爲人者今不但爲人
而且生西方忉利天巳

聖主舉動真是驚人異哉快哉遺孫一節比與
瑳老商辯數四竟不果自持今亦已矣惟是前
啟所云千懇萬懇必求體亮野人久踈市朝今
一旦鬧熱猶尚以
上恩自解若乳上小孫又叨榮次是明以謝
恩千恩非至無耻不敢承也又此兒從未見一
人與一事見朝公禮之外若又使之謁拜公卿
周旋人事不惟童兒決不能成禮抑使路人見
誚以爲冷灰尚作熱態不可之大者也兒翁視

此兒猶孫今所哀藉口先自兒翁始受知不覺
懈絲

耿叔臺撫臺

丈夫年過半百業有名字于朝其身之不能自
主而服爲一家離合悲歡擾擾方寸耶今獨恨
先少保至賢子侄未達以煩公俯仰之憂然竊
謂世名至公家足矣一官久次南中如否不轉
天下更以此羨公之高而病生亦私以此可公
之勇墓石見委敢不惟命但使𣪍音弱管字于
千古名人如何如何
明主夬夬神斷何物廢朽敢分定策之功即此
見太平尚可期而比來人情喜亂不喜治附下
不附上此恐爲他日憂耳

錢浩川御史

聖斷赫然以兄等直道登庸爲改歲第一義太
平可幾而待也事無全美微聞諸政尚在屯復
之交要之兄等左縈右拂不妨次第陳舉蓬蒿
故人大夫亦愈知補過所矣竊料久淹之後大差

決早題遄指晝繡過家愚父子望塵不遠此又
一喜也謬悠久銜覆餗之慚乃茲猥番
天問以榮爲驚差去乳下小孫未堪謁侍長者
附以數行表念惟慈鑒不宣

曾植齋侍郎

前啟勸成三日而齎疏奴再奉華札以至仰知
存念愚父子惓惓弟新進門生稱兄署號前輩
所無昔盛少宰嘗以此見加不佞辭之兄亦當
與存斯義耳此外兒自有簡陳謝不復多贅十

貳廢臣絕口時事兩疏因有
上通之間附進微言然既而聞閣臣諭恭[illegible]靄
轟雨霈萬政砥平為之喜躍墜床盡發原草見
自此但當准備精調玉燭毋更煩他慮巳會病
勞再占此奉謝不復一一

王澹生禮部

小孫行有簡奉寄屈指辰下可得徹聞爵涉春
若于多病方屏迹城隅會州使吉行再附此紙
丁艾毋苦心地方極矣近乃忽得一家信知封
公在患大可危慮猝有不測異時出處升沉之
幾決在此時吾輩非所忍言亦非所忍坐視也
昨見兄書惓惓此公緩急引手時不可失巳沈
月峯家親事巳成兄之高義凜凜古人即愚父
子徼福且無量也餘不及言

馮琢菴尚書

齎疏奴歸再奉華簡知惓惓為故人始終榮庇
之意抑有愚慮前賀疏之上也不佞獨心疑不
發發復後期以為草野蹤跡久疎忽覩恐反動
上下之疑且不知山陰公意指云何今山陰疏
竟遲上上而不下矣則我輩豈不多一番[illegible][illegible]
即令
存問恩典雖不從疏賀傳來然伐柯之則不遠
有如東疏再報西疏再格使人謂我輩日親日
近山陰日遠日疎公以為竟是誰榮誰辱此亦
巳矣即如山陰聽公言遣子入謝亦能保擬答
即答擬瘖即瘖否乎夫人臣度氣力不能盡得
之



上則亦姑就君臣寮友間酌其可以兩全如
僕所云淡疏淡報不大失禮則止若不然而三
家同功一體厚薄天淵是成就我輩為妾婦也
豈不愧哉連日為此一事反覆謀之瑾老雖竟
不能自持然以必保兄在閣老兄在部人之相
知有此兩公而尚以世榮見奪則他何望巳疏
到之日頗為我特見閣兄懇其見亮必得而後
巳餘巳具啟中

李對泉尚書

人物殆真人品也惜其早遷尚屈一第為恨
孫子士麟聞已薦入貴部甚得人若此外則樊
崑山許松江與敝州丁守皆清名卓然所宜亟
優㧞者小孫鳴虞學未成文喜其性醇無子弟
之好今雖循例遣之入謝恐穉騃不堪謁拜尊
長延見之後即使出城不獨為此兒藏拙亦草
野自為避嫌計耳伏幸台原

蕭岳峯尚書

孫中孫兒鳴虞之北去也戒令從衆



門前之外不見一人不惟草野自避上交之嫌
亦兼為小童子槩避速成之罪以此桉謝記之
空緘齋送付之老僕殊未暇為此兒應酬作計
也旣乃聞兄翁首𤰝顧訪旋而賜宴賜犒賜贐
事事非始望所及不知此兒作何面孔支對長
者弟也衰年多悴小器久盈豈堪又添此慙灼
耶翁今厚德忠猷之名滿天下而又以
明主弄印未予晚正台樞之位緣此士益附望
益隆而措施益得自展古稱郭尚父不負功名
而功名卒歸之今豈異人任也東西之功及參
當事始得敘錄此實從前欠事所關不小天下
未必無事有如萬里征行秪記人過不錄人功
誰復有出百死盡力者弟疲癃餘喘嘗自痛幸
負
主恩犬馬之力且託于兒子自効而是兒乳哺
情濃不可復强輒因北來人便再力此數行傳
謝念有野芹恐徒摶厚酬不得不以無文為獻
准台慈亮之幸甚



公謝賀七十

爵也朽樗無用之材弱柳早衰之質自叨榮次
滄歷歲華輳已覆而廻車秪自媿桑榆之晩器
旣滿而辭酌敢尚攀彈結之榮比茲徼福于五
雲更得躋齡于七袠來月苦短且偷視息之安
神理忌盈旋中陰陽之罰方諸公矢辭發幣之
日正不肖推臘籲哀之辰想寒門之近虞蒙慈
念之進軫好株枯木空藉煦于春陽敗鼎殘羹
猥分吹于宿火惟期末路草線之報毋忘有朔

葵茹之思幸而寡過于鄉邦所資餘教不敢忘
蔡于求路是在當仁聊控鄙誠薄言論謝伏惟
台鑒亮炤不宣

曾見台尚書

四十年來千尤百悔歷歷在心今諸公往往爲
之飾罪爲功破憂爲喜使不肖口噤而不能對
則亦已矣乃我翁以道義相許而獎飾滋盛劇
非所宜耳屈指在朝與我翁項背相望者眞無
幾人蓬麻有心豈不願枉臺下爲香山社主而
以時事人情度之勢必不能則不如暫屏營歸
之心盡展匡時之手俟天下屯否畢開而後以
扶桑若木爲執事駐節之所耳高明幸垂聽焉

耿叔臺操臺

生平常竊念造化愛名甚于愛福故與其多譽
不若多毀今生平自揣謂何而以犬馬餘年過
而受滿朝士大夫之譽又過而受有道君子之
譽以爲不肖祈福乎今天刑未解疾疢滿身即
子孫藿蔚里閭闔焉倘爵而不歆況敢侈焉受之
須受禱居造化之成功乎哉凡乎亦可以慰我
矣

焦漪園修撰

尊文非僕之所敢當然大儒作用亦畧見一斑
矣頃來詞林文體日趨纖艷取青媲白殊累大
雅得見以高古深醇之文一洗滌之亦大快事
有材如此山川其含諸必不以黼黻之手終責
丘園也幸爲國爲道自愛

答南京賀壽書



衰朽如此者不勝撫初之感久客遠山頃過賤生
始歸再理教言彌增慚汗竊惟古者憲老之禮
平格之祝要以比功繫德稱物稱情而止爵安
有區區蟪蛄之春秋泥塗之甲子而至于滿朝
動色矢頌稱歌如此之華重者哉抑亦如張老
美輪美奐即禱而寓規魏風伐鼓考鐘好樂而
思懼使爵載山卸重飲海戒盈即吾臺嘘枯雕
朽之溢言皆不肖繕性引年之實益未敢拒謝
先遣力代布感悰萬一伏惟尊慈垂照幸甚

沈蛟門相公

比省發周家叔來蒙遣札見訊申瑾老隨以華袞百行之章爲賤生柱祝讀之喜愧交懷汗且浹浹下巳竊念道懷冲用自不以泰階勳業下遺寮寀同志之雅惟是身忝萬幾時屬多故即有寸陰不妨爲故人東向釃酒或附致非風南雁一帛一詞此亦足表信巳何至瀧灑于言淋漓滿軸宛然若揭夔龍而身在其後者謬悠得此詎不知榮抑恐翁之溢于譽而傷于明也人



誰不知至如不肖待翁三十年止以趨操砥礪見托同心而遇仇遇事巳覺椎椎浮露令其處翁令日不知更作何狀矣幸而天假之早歸又假之長年以得再奉翁教然神理忌盈滂罹凶酷詐惟有惜福懺罪以徼餘福耳至于來寵鄭重呼擬視喬則眞覺顏腆難于置對惟當珍襲世世永以爲好耳

陸平泉宮保

不肖蔚然蒲柳寄此桑蓬何圖分南極之輝忽爾在遙天之字俯收洛社徒致頌于木椿晚入商山已貽譏于小草雖獲處補刖息黥之地已恨逾知非寡過之年誠欣附于長庚終自慚於縣甲既許其後凋之歲復幸臨難老之鄉請釋願言願聞至道自餘懷感寸楮莫宣伏惟台慈鑒原幸甚

答七十賀壽公啟

爵也朽樗無用之才弱榆早衰之質自叨榮次泛歷歲華轄已僨而迴車敢矜末路器既滿而



欲斷秪厭餘生乃藉藉庇于桑陰更得偷安子榆景狎鷗鳧于海上私衛得寵之過優馳日月于丸中却悔知非之巳晚豈圖弘念遠辱惠存華尺兼函猥藉丹青之譽名章伴箴載分琬琰之光匪徒誇詡于人人尚擬寶藏于世世短箋報命有忝榮施別楮告誠尚煩曲賞臨占無任懷悚

朱平涵宮諭

伏承爲犬馬之年專使枉賀開函拜書赧然驚

汗巳讀大章擧則如鏗金言則如貫玉無論奬飾過當而至使足下未祥而歌獨爲老袁破例弄但負愧而巳僕今所處所謂蓮蓴甚華其葯蘢若比浹歲失兩愛孫以是悟旣盈之器不堪再酌數月以來圉圉然爵倚不飲缶懸不擊而足下忍更益之疾乎足下鄉譽籍甚乃尊諭有所介介何也若以前日議役事蒙毀有道者甘心焉所願兄亦有此心無爲群魔生退轉耳茲布一一



小修吾撫臺

長篇之外又加以手書下問此肺腑道義眞知別無辭以復大抵吾臺今日報

主臣時之道總不出前故中大直委蛇四言雖一日三公世必不以爲騃而粗能濡忍得小利害執持定大規矩智名勇功盡籠歸赤心一片中何事不成何官不耐若眉宇間之氣節不獨自小抑使

主上有盡疑朝士之心想高明必能辨此省教

公已得六麒麟而不肖止有緇髮一孫春中兒婦免身又成虛想德薄報當復何言聞亦有及于小兒勸其早出乃近巳援例長休不肖老年亦不望其進取公當諒之耳餘情種種何時相見盡言

黃毅菴侍郎

年來辱敎至再而僕乃未嘗一字奉答草野上交不嫌踈節然以兄之至厚亦復何嫌何避何遲何文直是老懶期于形跡外見察耳大拜之



喜不獨故人要之廿載老詞垣而人視之如恂恂赤子不標一法門不離一捷徑即此自當安坐取公卿不使老矣且喜得吾道不寂寞閒私語通家陶其情勉令他日以師門矩矱爲宗而惜乎兒衡之遂自棄也然晨昏媛姝爲乃公料理湯藥視省寒暄甚得其力且安知蒼蒼者不借老休以成就此兒兒臺便中時時誨以守身應物之方萬荷萬荷可憐二孫番成而天自今新節擾擾閒滿城燕喜笑而老衰一人獨爲之

向隅寢處食噎[illegible]常以情欵見所謂世出世間法畢竟半眞半假一時未能得力如何

費唐衢布政

爵也歸骸十載臥疾多時仰藉餘福幸及長年此生意望不啻過已顧自愧生平出處悠悠身名汶汶不敢以山麋野鹿仰託蜚鴻折鼎覆餗更塵華袞此亦其器之所極庶幾挹盈補漏少藉餘生耳乃茲千里使翰儼然與華軸重幣並辱而其名曰賀生生固無可賀者惟是一息僅



存[illegible]橋之[illegible]未甘自棄則但有乞刀七于藥籠佩[illegible]紉[illegible]有而此外非所敢承亦非所敢置對已鄭端公琳琅之音乃特爲盲老生噓借千言且不係稱功頌德套語固當世世寶之永以爲好耳

孫月峯尚書

犬馬餘年蒙諸公以賀來辱而門下重爲采錄微細探追已往纚纚千言可謂至逾等至過情也然門下豈私人以言者不過謂通家累世臭味偶同五湖三畝杖屨相望而噓枯借槁無交關朝貴之嫌灑玉揮珠出包籠世儀之外此古德交情以情起禮而爵猥以淺末當之可以生而不欵亦可以欵而不朽已惟是天道忌盈自名童見辱之後家門多故連哭兩孫此非薄德累之而誰也只今眼前仕宦進退兩難幸與老兄並得早處閑地而彼此憂歡之事竟懸天壤然則老兄何不移見祝之章以自祝也偶因鄒寅公人便附此爲謝不盡欲陳



吳節菴御史

伏承遠使賁存爲賤生枉壽寵既逾等譽復過情持次豈勝感悚不肖自揣生平僥竊已甚凡茲太欵之日皆思補過之年即令野鷗之席且若就若驚野人之垂且或鼓或罷而吾公顧爲之津津道盛德居成功艷言涉世之小榮遠易歲寒之晚節如魯郊窮鳥乍對鐘鼓能無駭然有避席而走耳

焦漪園修撰

比聞丈杜門靜攝已儼是禪那入定境界而厪之乃爲犬馬賤生破靜擾擾抒思一番至其所以獎飾疵陋發皇幽渺者又皆古人不及之事海內所不經齒頰之言爵被此榮也可以生而亦幸亦可以沒而不朽已記得衙門前輩體尊自非舊與不輕綴接而吾丈猥辱以折行下交之禮先于年家幼賤此則似乎情勝而近文非所望于古道耳並專遣一介代叩而不敢用虛詞爲謝小兒侯其謁謝諸臺歸當別奉啟不一

答大池郡守

爵也山中草木之年海上鷗鳧之跡久自愧縮不復敢仰附青雲而屬聞兒衡之得幸左右也庶俾耄老私淑典刑砭愚發蒙不我遐棄而今萬里音書乃嵩以賤生辱賀華軸琅然之辭又知出自手裁至于侈稱涉世之小榮追獎立朝之微行以衮飾芻使駑附驥其何能令人不厚顏且益之疾也謹此報謝不宣

黄慎軒論德

承薄祭諸學士合詞見訊乃公重以專簡專鈞此必有見取于形骸外者及讀來教咨以出世因緣爲之愧歎果日此事僕實嘗耳剽崖略而一落世網則遂無支吾身命了結世緣之計聞之兒言公眞成有髮僧已不茹不飲晨昏唄誦不知何所感而遂至此既至此若了得斷緣不了應緣能領法身不能領色身恐終落第二義可憐衰宮論去住非不條然于世界果得其一分分否貴鄉趙大洲先生實深於此道不肖嘗



面覘其心欠清予文學意氣太擾擾乃不肖自謂于淸心一着嘗窺得分寸而生平又苦厭事之癖既老滋甚以此勸公且折衷動靜愛離間即教中所謂不二法也聞京師盛講宗門不思善不思惡最上了義此君子未必能登高遺極而小人易藉爲蜉蝣首鼠之端吾輩有志有識者且先理會綱常世教可耳屈指舖差次第或當相及如過吳門不惜扁舟一往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梓

曹嗣山撫臺

適海上有飄來遠夷三十口已經府道譯審確無內犯情形今當解臺發落聞十年中此類得賴生全者再矣好生大德非待仰贊正爲救人救徹歸途艱遠此際小煩仁人區處耳特此附聞不一

沈太素巡撫

教至始知節旆尚未西以楊酋兵事下詢此非草鄙所敢妄對也抑剿即中舊任撫臺嘗銳意攻剿謀及不肖不肖以書上之大略如來吉既復蒙駁問稱此酋衆叛親離獨夫易擒不肖陰以諷之而退復爲盡言忠告料此酋必無赤身受縛之理今其何如哉教中云云雖武矦復生必當以操縱方略陰陽其間且

祖宗朝制馭遠夷原是草草兄臺試檢實錄中僅有羈縻受侮畢竟以羈縻結局者況今是何等時乃必欲空拳索闘盡見其拙真所謂一不成而萬有餘敗計無誤此者也直恐大兵既發不可無一事藉口爲小酋所笑此則又在兄臨機妙用不妨不吐耳伏惟幸亮

耿叔臺操臺

教中蒿目時事因而歸本學術之不一誠然誠然以愚意言之悠悠世道昔未嘗通今亦豈容望要在我輩認真本來面目覺得夜氣清明中今尚病根不能盡絕莫輕以巳之所難强責他人又莫輕以心之所愧巧飾蔓語學術在此心術在此經世術亦在此竊嘗嘆今之學者日日說中庸却日日反中庸日日說聖人可師却日日將堯舜所病孔老所不知不肯一毫放過賢者臺下以爲如此人心平乎陂乎世道通乎塞乎承又有乞歸之疏此明知其不可而姑妄想今姑妄言之耶此亦拓得盡與其想而無益莫如罷想與其言而不聽莫如勿言此亦學術中

一蹴耍也如何南中多君子孫月峯僕之師也
貴部劉司成僕之友也吾臺試與切磋長善勝
飲蘭陵酒不知何處是他鄉巳

于穀峯尚書

曩者詞林連袂時老丈于諸公爲最少年而升
踐最早今優游林下巳目見後起輿廢忽如影
離而老丈巋然爲魯靈光榮壽之辰薦紳奔走
致賀而生亦得以五湖簑笠附託同趣南山之
祝業巳爲諸公介紹堂前豈不謂千里對面哉

對之兒子衡道容尚矍鑠善飯春風坐中儘容
得故人子弟銜觴進履于前而不肖老病支離
但合臥病白雲企想黃石此易道損益之理固
然若僕之支離老丈亦不足復念之巳茲專奴
馳寸緘奉佐燕喜更祈爲道爲時崇護是望

王衷白掌院

公此者方領師席而時又會都試倥偬之際野
人分當避嫌以此不敢先一介致書乃不意推
愛念舊不復更存形迹猥于衆中特先存問又
重以金玉之章覬存衰朽不肖真感極而繼恐
此舉一傳則地方官長親戚子弟遂有覬覦爲
木居士藉口徼福者顧爵勢不得不漫應亦必
不敢於法外更加情也孫兒鳴虞聞一見遂承
匪獎而儕游諸公亦或以韓荊州品題之下折
行見施既妨學業且亦非所以安幼稺之分今
不得不于恩放還鄉伺其氣體稍壯禮節粗聞
容再遣之執筆函丈茲以宿疾稍間得槩謝諸
公而在兒一家之雅不復隨衆以長簡奉瀆區

區腐鄙但有此心

李修吾撫漕

兩歲不聞問慕雲春樹心勞可想所喜者公遂
能倔強犁瑞擾擾鬧而調濟有方不成大釁
明主雖心不恬而口難折公論陽議代而陰借
留此亦世道吾道之一快也嘗詫鄉憲公口傳
微欵而千里遠使業以手書重覬橐辱豈勝欣
藉豈勝愧感謬悠久涉世途嘗不揣自託於二
三知巳前平生不私一介不害一人謂可得彼

天徐福偃游曉景乃今十年之中連哭老幼五
叔者實親骨肉義兼師友而最後死爲長小孫
嗚呼公之精神溫姿卓履尤目前子弟第一天
之驟亡此兒也乃似故爲老衰進償福祿償而
尚妄事此生爲哉瘡生所傳正知其一不知其
二其知者爲家門兒女之痛其不知者爲肺腑
道義之悲而吾臺即曲爲慰解聞此恐亦不免
臨風一灑涕也人生獨此至情無路自遣至如
吾臺名實宦成威行惠浹然羈縻世網不進不
[illegible]公文集　卷之五十
退且借此一分頑鈍上者爲金門大隱下者亦
以少酬千宗俎豆之恩愚竊謂今薦書滿路未
爲知公病移連[illegible]亦未足困公正當放倒此身
以郭令公作用厭嘗寵辱一番而後乃見眞學
問眞人品耳聞經春苦蕩職事之外且不勝縈
惱公其先一身次一方又次乃及天下何如

耿叔臺操臺

野人久不閱除書比明臺加銜報至竊獨爲吾
道手額而以屈滯多年借鼎之喜未足償[illegible]
之憾耳年來天人之意慣摧折善人適聞樊崑
山朱吏部天許松江又爲虞羅所及然則何有
于幺麼一兒吾臺惜才當自故人推之天下耳

楊濟寰巡撫

大馬歲月僅餘殘漏而殷憂刺心百疾纏軀兒
子僻媛妹倚前故是衰年一助奈秋來亦苦善
病偶於至夜修先祠魚菽之饗嘘而斟羨只有
一幼孫執事嗟乎人生至此誰能以壽爲樂哉
使旋館此布謝萬一
[illegible]公文集　卷之五十

王復齋總督

五湖病楊澗隔重霄萬里書郵載勤專使吾臺
之爲故人至矣渥矣但翁臺此時手荆萬棘彼
矛此盾其調停鎮靡之難有百千倍于往年者
聞之諺曰諸司各行其意過隨示之以怯過激
階之生變惟臺屹然處中指揮如意而一不露
異同之色此才品當在茂弘安石間留一日地
方必蒙一日之安第恐一轉足則事遂不可知
耳

趙準臺御史

兒子衡初涉仕途然巳能耳剽民瘼爲乃公嘖嘖不容口天下事雖可憂猶喜朝多諍舌士矜清議能黙回元氣于聲色之表而吾丈鸞儀鵠立乃爲善類主盟不得遽生挂冠想不得更思故人已覆之轅重爲扶拭徒增其隕越也穢秕未遑

明主若有所待而愚民不可戶曉適聞散郡城巳得閒恐四方尚有乘機而起者此亦吾丈他



日之憂也如何

與一齋總臺

聞之道路翁近感士風靡靡爲發憤抗疏一番此所謂君子如怒亂庶遄已而愚竊料里耳之未必諳也若老成豈以此爭勝哉要立此議論長留天壤間而胸中不執一物過後不生一念乃禪家煩惱中之菩提不必遂以此爲潔身避權地也它不暇遠引即如爵性褊淺狷急翁所飫知自經世故備勘物理乃稍稍磨礲氣質粗

疏[illegible][illegible]殺作用翁當無藉於此庶亦可爲它日之不可諸惟爲國爲故人自重不宣

曹岡山撫臺

地方民情巳具張太僕所上公啓中爵不敢復贅但念督撫院道各在本地方行事原不相侵今事在隔江利不百而欲變法豈有漫無諮議而自以意行此之理非但人情不便事體亦不宜[illegible]也伏惟台裁適見陳州守面目黧黑情事可[illegible]自言久爲奸胥乾沒所累今欠數不多足



可[illegible][illegible]而近又聞以虛報錢糧被參此則蘇松各[illegible][illegible]有之似難專坐一官以罪私計或不妨則權[illegible]法先責令開明實數給文放歸卻後從容照數追補何如然恐又累後官非野人所敢定擬神明在上自能酌量各州縣間爲之曲處也恃知造次皇恐

劉斗暘巡按

榮代在邇想見列郡士民攀轅祖道之盛爵支離病榻瞻送靡緣則奈何不令人翹首咨嗟

溯哉夫人生會有別爵亦豈以區區兒女事臺
下者獨念江南理亂之機吃緊在今日中流操
舵所恃吾臺一人上調下維左縈右拂不惜身
如百務以易吾民旦夕之命試觀道路口碑家
家欲借寇君人人能頌賈父而受知受愛如爵
者何能獨無介然謹奉一介奉啓代送惟萬萬
為時為故人自愛

劉斗陽按臺

語讀時事憂不在內而在外今敗證已成而南



北徵兵之使日譁里中自古豈有光景如斯而
不亂者報灾雖早然春發乃秋穫之毋不知可
破格一題先為蠲賑張本否爵頗剽海虞謠頌
以為悖大明允前閣無兩草野更不能贊一辭
佐一議非敢為佞也貴鄉閣長未得地時清名
滿宇內今首尾一身何至詆訾如此明臺試以
此追感故人當事之時宜何如憐已使旋輒此
附效區區不盡

劉斗陽巡按

自吾臺換節西部渺隔重霄惟是寒暄私問以
爍自屏肉食遠謀非分所及間嘗竊戒小兒立
身處世事事以吾臺為法則自信于心口在邇
彌親者此耳承諭病𤸃已上想廟堂持議者必
能悉吾臺苦心而三差遞滿暫請休假理自難
與諸臺例格乃不依前啓云云正恐程奸之說
尚徹
宸聽有如求去反得留則道體懊熱愈甚不如
且忍伺間耳今閣程奸禍草乃是天助我公縱



不得長往萬不失一二于寬限莫更憂不測處
分也貴恙總不出于心火爵十年前時時患之
大抵脈凉藥愈熾後稍用兩手摩臍及存想泥
丸之法覺肝氣上升心火反降頭痛不發者彌
年吾臺試採而行之當知我命在我其他身外
委蛻得失早晚勿論也何公祖受代恐亦不宜
太遲如尊疏未下且飛信趣之庶乎人已兩全
耳

劉斗陽巡按

稅事難處不肖固已久切隱憂然尚謂吾臺可以御半肩于撫院何意事機猝迫竟煩吾臺獨與貂璫共事此輩猶稍兩端勢豈能盡如人意然計所藉調停亦已多矣弟遠州尚未見稅條振原奏人止開數五六萬未有決詞乃聞倭璫竟定數十萬此何說也頗聞南北告變

明主未必無悔心若外議稍持難猶或可補救什一二東南百億命徼福未晚耳

劉斗陽巡按



比兄即報有中途移疾兩疏竟亦不知待命何所坐失容候召負何可言者適鄉人正傳矯旨參疏亟命兒衡秉燭讀之一字一吐舌且讀且流涕而比來教遺會亦以是日拜捧則縢也更似仰青天而覩白日矣高志難遂自已策其必然今深資重望無更屈外差之理倘肯俯就刷差則迎家既便兼可靜攝道體弟不知機緣果湊與否于孫委蛻業以身計公家且不必擾擾繁手贊中世豈有福德如公而熊夢竟杳者教

中時事僕以為不特盛世未有雖衰世中亦自鮮聞今所恃

聖心自了了原不以近時舉動為是今滿朝危論縱極忤不過留中而吾臺又當門着鍼異時輪臺之詔未必不以田千秋一言得之毋謂天下事遂無可為也

許甸南給事

臥家日久得公天上好音而年來胃中萬苦萬疾為之曠然一洗弟來教所稱世道人心撼脫



不得乾坤陶冶與六籍九經之磨勘樵夫漁父之間許公如有志聖賢學則請沃而忘之惟是傀儡場中線索在手盡姑先其近且顯者如政秕何以清姦關何以補以此之實御彼之虛而天下事或尚可為也兩頭雙面儘容為我輩不嗜名不圖利者之用第以施于發謀舉事為害不淺今外權漸盡移中貴而

朝廷且生輕士疑賢之心勢重必反公其試冷眼視之謂何如哉病人自歸山七年再經宗[illegible]

而大馬體未填溝壑以佛子還債之說觀焉知
人之不足未必非天之有餘第不審餘生尚得
優游太平與公相從學問否耳何物生于空桑
敢負
君負親負先達負天地弟如不肖事事粗了又
事事不了世責輕而內愿重爲眞負耳公之志
大而力强勉旃何所不至蓋古有弟子拜師師
亦拜弟子者因書報謝輙以此爲野芹之獻

沈蛟門閣下



傳示京耗謝
聖主且以宮闈大慶齒及舊臣葵藿野誠不容
自外聊復效聱數言馳一介附之申使以愚意
言之先年
升儲詔下尚有諸司進表例可援今禮旣從殺
詔使且未臨弟輩山澤隱淪何苦先事强聒今
一聽揣摩若以爲可已斷請已之又有最苦最
窮者存問謝恩申老先生尚有他子弟可遣乃
不肖獨有子然一幼孫驚弓之鳥萬萬不可乘
涉長途竊料閣中擬恩時務從隆重承諸老相
爲至情而竟未有惆念及此者今方與瑤老商
量若必不得已寧遣家兒自行庶免白衣子弟
干恩之嫌而兩家一體蒙恩不至以遣謝異同
爲罪此着似可從權弟兒徼方病又不知彼時
可得成行否就得成行又不知父子便得相見
否衰年風燭之人萬緒如縷惟台慈幸裁而示
之

李九我侍郎



吾丈振古清標備傳於敝鄉錢道長之口非草
野故人所容私頌杜門日久分無復上交之緣
乃瑤老適傳京耗知
明主方下疏恩之詔齒及在遠之臣不得不效
聱數言先拜表而後受詔然愚意尚以草墅冒
昧强聒爲嫌而瑤老疏專賀　皇孫僕則并賀
徽號頗涉異同然正恐未知孰是今一一取裁
門下如可已則斷請已之不可已就便將兩家
疏槀刪改歸一無不惟命也

與朱金庭相公

皇家如天之福慶而僕得身被
恩華口銜
溫綍循頂至踵誰非老先生陰卵翼之乃忽聞
政塲近多一番搖動而
聖主方欲專任老成未便有所更置計此時老
先生獨身鞅掌焦勞比往時百倍然竊謂積誠
之極天意無不可回虛受之弘人情無不可化
太平之機正在今日所勸老先生耐煩耐事而



已向以齋疏事不勝苦窘造次上聞及得台諭
并年大行傳語只得與瑤老細商遣同堂弟元
爵代行而瑤老却得趁乃郎會試之便若元弟
以分以親俱難比倫有如疏下閣擬萬萬爰之
以德耳林野久荒筆研恐疏稿不無漏缺亦望
老先生精加改竄勿令遺笑也草次不周皇恐

黃與參參政

自兄出補之後冉冉數年間嘗與兒行耳剽河
耗隄谿萬里未嘗不扼腕頓足恨兄之在遠不
得借一著於
明主之前既復思仕宦得此乃是出險而爽去
勞為佚而豫章人倫月旦之鄉於穎脫[illegible]
為相盼爵年運而往矣郊園數畝外別無他營
亦無他見適有傳內耗者云
明主方以國慶疏恩舊臣議且修前輩故事遣
子孫入謝而四顧蕭然轉成悲感念獨有兄衛
在侍欲遂遣之然復不勝舐犢之私竟不成行
足下省此亦足憐故人老來情事已



孫月峯撫憲

野人不復關理亂至聞兄臺撫憲楊公典禮嘗
私念方今之勢雖標疾外形而元氣內虛要在
翁等察脈審方於強力猛療中不失鎮安調劑
之理天下事無不可為至如爵者報
主未效徼天之幸得早抽其債蘇覆瞬之身而
年來家難紛拏七情潰亂遂至眼盲足蹇今已
癈廢納之乾坤無地安處而老兄尚安得以吾
賢謀斷之業為我繫望乎據教中有先人遺[illegible]

之評以爲是太翁著述欣然拜承既而啟視名
煞古簡淵然乃知教中謀斷二字義取諸此如
若某某以不肖爲真房杜也顧今豈房杜之時
以務房杜而視之使爲異日房杜也則朽老
光景除取乞靈地下再世爲人得修業補過以
請知獎耳渺乎迂哉何君子之善愧人也今附
某某謁於先友太常之後郡因使者封納統惟
台鑒幸甚

邢崑田總督



累歲入山久不閱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敘
昔報語兒衡國家雖久太平然安知意外無揭
竿斬木之事今急則求人緩則往往以功爲罪
使謀臣挂冠壯士墮淚此非好消息也生之此
論雖私而公彼時了不爲吾丈萋菲作計既而
大討有聞乃知雲翻雨覆誰爲傾交烏盡弓藏
典咎自古而爵亦僅付之一浩歎而已
聖主明斷從中報格其知者爲世道公道稱快
其不知者或恐吏以內黨相疑要之男子項立

天地將自顧本來面目何如不足嘵嘵置辯也

茅二岑郎中

不肖爵林居日久目不閱除書然數有私慨以
爲辭朋如門下而官闕久次不無少屈豈雅性
固自恬此大車駟馬盤桓九逵之衢政不在一
時捷步耳貴同年殷海岱才而貧沈日峰一絲
一粟乃父司之無纖毫私宗真孝子也兩賢者
幸以壬寅物故天可問耶

劉雲嶠祭酒



由居林絕外事之日久斂閒閱仕籍不見尊銜
癡甚疑怪欲進一言以古聖賢中庸之道相勉
昔未有便也比始知兄肯幡然爲世道一出而
又以借潤南署縮篆國庠爲朽老舊遊補過意
甚快之然不敢輒通起居惡鄉弟子有乘緣而
干謁者比兹千里馳使儼然見辱乃知向來雲
臥今日吏隱心事皆道合時幾光騰日月固難
爲卒俗啖名者道也已讀別札更薄司成一推
至于揭辭又將以此共去聖人遠手寫心經有

味乎空色俱化之吾儕怪兄之未空我非獅下
而見夷齊非所望于大觀也古今談性未嘗不
以高明廣大並言今豁刻較量惟恐一步涉嫌
乎階多取乃似求高明於廣大之上兄山中學
問固止此耶二十年老詞林欲使主銓稱較銖
兩與後生論儀然則我自爲君子置人何地斯
言也不肖何嘗以之規鄧文潔公豈得復於今
日挾不滿之意於知己幸裁而聽之世事雖可
憂然思終謂



墅上聰明未必事事扦格至此嘗私閱之趙寧
錄中來方今廷臣言諫多身謙少有如部院諸
公果能人人貶身私第如布衣葛屨則
主上豈無耳目豈無感動此兄家伯仲與李九
我亦何所優故不肖夢寐中未嘗不以三公得
地爲望於高談洗耳以脫籠解縛爲快則眼前
誰不道者可憐七十故人千勑萬苦博換得小
小方便而年來一門老幼五喪相繼有生至此
不如無生然猶區區獻其野芹者誠念知己之

誰作同志之不忍負也兒衛近雖粗知讀易然
試問以周卷象辭未見了了安得先生長者爲
發蘊鷄之覆乎會論義從未留心只以廿年前
夢中有所指授一爲鄉人言之惜乎年老緒亂
都復棄去兄根器精力足堪辦此更不必問道
於盲也

劉雲嶠祭酒

歲月遒盡老景無歡乃今十行遠札四部新編
所以獎掖故人者更出橫經問字之表則安得



不令人欣忭下拜哉天祚斯文士之游龍門而
歸者人人意滿而爵比騶耳里中一二老成以
謂今來國學之政畧與鄧少宰埒而文采神韻
過之詞林得此聲也可吏可隱何遽不如漆園
在下之適哉記得少宰兄嘗見訪海上私謂不
肖與瑯琊公曰吾學進矣能終日對客觀伎矣
而於中拒脫埒事迫于乞身此却似於少宰造
學處未甚得力也如何如何右編未及繼閱請
先剛每卷補遺隨以示兒衛令之卒業真千古

完書弟未得卷首一親題爲恨耳新報驚人
明主日月之更漸次有緒而吾丈猶未滿耶古
稱君心惟在所簽養之一字最可思此參政他
日事也

馮琢菴少宰

適莊宮允齋録使來又傳丈惓惓見問之意萬
里心知何遠何近而須日日挂齒人人傳意之
爲親乎竊謂丈至是亦覺有兒女氣耳頃見部
疏剴切暢快之極私對子弟言非丈夫手必不
能爲衛奈其十疏九罷何大察近矣賢否是世
道第一關乃竊見近吏畢竟巧宦進前真才退
後如韓嘉定之一廉如水而聞有物色及之者
令人氣盡爲之嘔飯似此之類恐遠方尚比比
也公其察之諸不莊悉

沈湛源國傳

屏息鄉閭不聞問者彌月既歸始知榮拜
之報而車馬且匆匆有行色矣竊嘗謂吾人
隱三年真是鷄羣栖鳳一言一動隱然爲[illegible]父

子師表而氣力既不能挽留齒牙又不能相壓
今但有依依戀別耳已阻遠第未審榮行確期
小兒追送或尚可及以平日道義之知毋金玉
爾音則所願也不腆一絲代錢惟慈鑒不宣

耿叔臺撫臺

兵臺傳教見諮以內養之術茫乎不知所置對
已適聞有一陝西異人偶至敝州自稱諳通三
與[illegible]甚僞其意或恐欲動不肖而不肖早年
聞人頗多雖以李赤肚之高名未敢信其爾然
無[illegible]今惟有閉門謝交自求方便而已吾臺法
紀之地更宜嚴慎交接勿形喜怒道即在此情
雅敬布區區



劉夢晉大尹

大馬病久臥鄉廬忽聞車駕枉辱有失瞻迎但
有馳企鼎鏹有耳誰不聞萬口頌聲而孔邇怙
恃之下若流議不關情公道不發憤則幾於無
人心已第自愧望輕言輕不能有所關白而今
日趙璧復完乃卒藉當道主持之力顧草野句

人而敢貪天功也惟是風波已定俎豆方新所
辭公盡忘前事努力爲地方始終造命則尤幸

段刃然大尹

僴盖雖未久然竊耳謳頌公真物外異人一官
遊邠其餘事耳可憐痏叟遂無復望見之緣昨
自吳山歸知承素旌見辱茲又屢使翰臨謝重
以噡虺頫聞琴川功緒十就八九世俗缺陷恨
不得借寇一年然願公勉支雞骨爲我民徼福



[illegible]可使者倘爲索報占此附致悃惓伏惟台
亮

[illegible]岳府[illegible]

生當某地方人情不古靦面口碑轉眼或化而
爲服[illegible]獨脚臺去矣之後神明愷悌爲口猶新
昔何武去後見思而我公更去後加敬不啻將
求史書作何揄揚方于古人召公郇伯何如耳
爵此餘喘僅延歷嘗家難此實禍過量名捲實
之劾伏拜弘獎但有捫心使旋占此附謝野八

辭餽私戒不敢以例長者伏惟台諒不宜

鄧虛舟大尹

茂苑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能思之愚父子風
花棠陰且辱收爲同好感知戀別自難已已正
照邇間承遠盌豐餉之辱因審入都伊邇鴻儀
瞻武駸駸日新天下會多事大賢所至當思所
以獻鬻上下承翼昇平者毋遽作厭離想也爵
老甘肅條雖復強支風燭而新秋父子同時感
疾使者在而不能出見臨占報命但有悵悚頗



門生[illegible]安宦游桂王爲若臺下羔羊素絲豈
容更爲故人綴聯今不免附使璧還知其有罪
亦自爲公私相體可以懸照也所祈爲時自愛

趙寧宇巡撫

三緘遠隊喜出意外已側聞楚事大定吳中復
效尤而起今歌謠滿市其獎被首事不啻加膝
其剌議當事者幾欲摔掌縣面而悻悻尚未快
也定知翁臺調維上下必難兩全然亦爲泰山
素望足能鎮物不至以流議掣肘何代無亂惟

姦亂乃真亂耳高明謂何

李晴原布政

昨始聞山東榮命老丈得此以資以望諭之已屬太晚乃不佞區區私喜獨以地方自遠而近道里自家而官而東省吏屬奸璫就殛吏民安枕之後吾丈又不妨即官爲家以吏爲隱且于太史親家公差省侍爲便定知雅意亦同此愉快也相望只尺病困躬賀聊遣小兒代申鄙私惟台亮幸甚



朱寄所江院

天下夬夬神斷久任臺垣此於後進蹊更誠爲長便乃明臺獨以此結地方俎豆之緣而愚父子竊亦以此私訂頑補過之益雖分在草野無階賀問而晨與夕寢蓋無一日不芘廣廈而夢華胥也正引領間忽承使札枉訊重以多儀感慰交懷無以爲喻向者頗亦剽聞郭宗伯之評以爲天壤間決不可無此公論今教中云云又不知歐正何事所指何人根不得疏稿見之要之

聖度汪洋未必能忤但得爲世道人心發皇耳目一番如昔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功德不淺鮮矣可憐老體衰殘不能仰佐思慮萬一自惟生平敬愛如吾臺耿臺及劉臺伯仲屈指不數人所期各爲吾道努力以酬時望臨啓不勝惓惓

劉斗暘巡按

適荅貴鄉朱公祖書私陳欸欸而不虞使翰之



先辱也喜承九年榮滿何以不見報疏與內批新命豈尚爲折妥於萑耶世事至此生亦不敢勸我公久戀劇場但當諦審事機何如若造次求去未必得去反添却方寸中膠擾耳不肖數以隨緣勸人而身處骨肉傷殘不能自遣即今舉體疾病兩足蹣跚總尚以前年家變轇轕咸損尚何得與聞國計與臺下出處計也教中察典真亦異聞譬之歲旱年荒自非人謀所及但在我輩士大夫各矜廉恥扶持清議爲主若行

謂一私人不知何指以愚言之悠悠海內何人
無私但顧其所私何如人及所以見私者何事
頗聞朱臺近發讜言方憂抵觸愚又以爲言出
肺肝當求有益不應先以此待
主上至如吾臺業當解肩則又當十分韜晦以
待儆柄入手自操自運之愼毋以黃金擲虛牝
也承賜教宋史本末讀之不能離手使者久遲
索報匆匆手勒數行授之不盡感誠萬一

李如樟摠兵



比者一接見賢長兄死綏之報爲之涕淚不食
者累日旣而復自慰曰人病五日不汗亦死死
等耳今炳炳烺烺留萬古忠孝之名令塵洗天
波諱饒衆口顧不爲朝廷重爲公家重耶慨美
未幾爲讀公大疏令人義形于色恨不得飛尺
辭道珍重意乃使翰遠辱怳然若親把壯容推
輪贈策于左右也嗟乎
明主知臣尊大人知子而不肖亦自託于知己
兒女死生之戀尚何足云惟是遼兵久弱公家
父子兄弟與虜結戴天之讎忿悄之師兵家所
忌今與賢次公審定機宜先爲不可勝以待可
勝情知爲國愛賢願效愚忠之萬一耳

周懷魯撫臺

索居中翁臺風采日日有聞乃喫緊摠不出知
人二字與廉儉貪至公至斷恐自此吳中遂無
事已竊見近時一二鄉紳有甚不美者小民好
以遠年廢產與詞貼贖大開詐門士夫則居間
公事不才武弁爭出其門自今翁臺飭新戎政



之時屆宜防此要在默操默縱寧可自存一分
含蓄不可稍假一面委曲至於贖產詞狀多有
仮鹽盜殺人爲名形影茫然者訊明之後不妨
懲一戒百野人受知深重聊此獻芹惟幸裁而
擇之

祁夷度大尹

郡中新報遷三君子爵幸甚皆承以傾蓋託交
獨吾臺仰止最親瞻依最久而攀侍爲最疎今
際上且有期矣病人復不能隨郎轍之後問此

情何哉竊嘗私評公臺乃治行中之人品簿書中之經術今去後謳謠必亦有見目爲知言者禮有幣賀恐非所以待大賢聊馳此单詞寓誠不腆之餞請以異日惟慈照幸甚

韓品宇大尹

自臺旌照臨敝境草野罷癃歲不一二接見然嘗望而知謦欬動靜之詳大抵吏畏神明民稱豈弟蓋古之稱良吏而循者也今廟堂公論已行不佞無所復憾弟母以年迫桑榆病淹床几



恐不及見公功名之盛爲耿耿爲恨耳比猶幸兩度臨別得一承片言餘誨而退復啓新志全卷讀之中間鉅裁獨斷出人意表乃益歎吾臺文學政事雅抱兼長去德雖遠瞻依彌近已使者報命口占此數行寓謝餘情耿耿不既欲陳

陳石湖大尹

仕路亨屯物情誹譽自古不常不肖嘗竊有緒言爲政而使上官知不若使小民信使民見在見德又不若使民去後見思今臺下豈不然哉

借乎阻遠無緣一騐斯言適接來使以手製感遺見辱不覺冲襟雅貌曠然復晤因復念賢者在地方千劬萬苦至此而公道未大明横爲讒嫉所控士民之罪業無所辭者然皎日自在不足復虞寸風尺浪也

黃明宇主事

捐月廿九日始聞吾丈京推之報於浩川臺長而

俞音未下知爲近例所格吾丈醇中直表似以



此□□□路則不足以此盤桓吏隱則有餘閒者□□□文淵地方舊轄稍以禮節相左尋亦釋然從此信心而行稍以圓轂輔方軫則所望耳犬馬體苦經歲善病且喜得幼孫女柔良侍前粗足自遣亦莫非吾丈餘芘也諸惟慈照幸甚

沈蛟門相公

昨夕與小兒閒坐方相與歎念老先生拮据時事之苦調劑人情之難語未絕卩箋餉已至中

用深情苦語字字激衷所謂破衷三法門者不
肖亦心儀之但若忙則不能忙求愚則不能愚
學恐則不能恐此身未蛻蜃獨能蛻鱗甲耶可
憐眼中故人零落幾盡弔死誄喪日不暇給范
公所謂人非久在世間之物即丁令威化鶴歸
來見人民城郭皆非亦有何味此語殊可思耳
山陰兄竟隔世矣山中麋鹿不死而今此公死
乎爲之浩歎教中有感於季謝二公生亦相爲
苦之今抽身既難匡



主亦不易如不求十分稱意以將順行匡救未
必盡至扞格但恐翁不肯認第二義耳長安妖
言獄與可駭可笑今最大莫如楚事亦最能累
人謀令不肖身處其間亦只得先扶國體後理
外論乃適見一楚吏聞之云此事沸傳已久我
翁且當留着一地步付公論於彼中使自處金
甌無缺中而家國隨之巳承道義骨肉之愛有
懷不敢不吐翁以爲何如

山西王相公子

然居海上耳目無所見聞近始承令先翁老丈
之訃爲輟食長號者數月于今巳追念入官來
同貢同事諸公零落幾盡而就中如令先公出
處同趣甘苦共調乃真是朋友中昆弟離別以
來毎得萬里書郵嘘寒問煖未嘗不臨風灑涕
自傷薄質之早彫舊歡之難續也今其何如頓
成千古而故人百哀攏腫之身亦安用此生爲
矣短此ヽ久成苦道梗未能即達今强力馳使致
之几筵亦孝賢昆玉以禮節哀用成大孝賻緘



不盡區區

申玄渚太僕

榮命屢推未下仰知
皇聖自中決有超拜然不佞竊與龍華丈謀之
事久則疑生若坐而守遷遷而辭優就劣則非
情也且萬一廷推不下而內
降旨獨下辭受愈難巳萬望酌量彼中情勢以
我銜命毋令爲年少所窺幸甚幸甚

崔際虞巡撫

游以多年數耳公玉節巡行之報阜囊私按之
諱論於人人私自增氣亦頗訝年來執法大吏
讎忤紛紛而我公獨引繩不顧游乃輙效嘗以
此卜世道尚可為耳造物假緣以地方漕政累
公而故人亦遂得託芘宇下其為欣藉何如抑
有愚慮方今轉漕關紐在河不在漕即如敝州
兩衛官旗窮窘萬狀而回船尚阻又別無戾天
縮地之術則亦惟我公調停公私關稍寬期會
一分使人受一分之賜耳



李修吾漕撫

事啓敝郡兩衛運官運軍之苦極矣適見指揮
沙志元所訴事情首服艱于細閱不知委是何
如但以身處同城事關多命倘有可轉移方便
處自不容不破嫌為之一言而吾臺又方以至
公至明任事任怨為百億軍民之主此真所謂
千載一時公為國賦持平亦私令貧軍藉口當
無不用情也餘非草野衰病所當言臨占皇恐

張湛泉巡漕

藉閩明臺法懲橫卒比郡歡呼不勝大願更以
檄飭定漕規使遠艘各復舊免私贈不浮常額
則地方萬億元元造命之賜也

南京九卿

比者
發中之命猥及陳人理外之恩且逾垣典蓋不
肖聞驚寬駭鬼至今尚怔怔未定也抑有私幸
以為
九重天遠自難悉病臣心事而至如諸公長者



左右至平胸膈之交且官又直南都耳目之近
愚悃了然形病勢豈得不聞聞則豈有猥隨世
情割籠以吊為賀者乃茲千里專伻辭盛幣腆
庶幾于芻狗之能靈寒灰之復熖而不肖爵滋
淫淫汗下矣第二小疏已發塡情苦語矢質鬼
神亦望諸公長者哀而貰之使旋謹力疾占此
以謝惟台鑒幸甚

朱金庭相公

苦哉銀臺公之早世也愚父子萬里剽聞為之

蘇蘇隕滿而老先生復何以爲情矣事旣至此自難恠台懷之痛割寄疏之𩑶縷乃猶然以國家爲憂舉賢讓能竟回天聽則姬公赤舄之忠眞無以踰此而獨不知不肖之名因何忽入内傳譬之畫蛇反嫌添足顧不肖疾病支離形神並廢而小兒衡一疾連年且近又感銀臺公之變如雁失群豈不心寒色動所謂瀝血陳情必所哀亮者誠事勢怵中不暇計其負國恩負門下耳惟老先生憐而曲全之正忭篇中語不成次皇恐



李九我相公

時清論定喜得三賢濟濟同日宣麻粧綴太平景色特不佞衰慵病劣名續貂尾爲可訝可羞耳然業爲聖主眷思諸公推轂所有萬苦情事不容不以誠控辭旣辭則又非可泛泛虛文應故事者非老兄不能知我不能哀我而全我也世情日繇我輩少見嗟異則衆已側肩累跡伺之老[illegible]

天下事如此尚可爲乎不可爲乎不肖可出乎不可出乎然老兄正未結局不妨忍小就大從容爲所欲爲斷令娟夫咋舌同志增光乃不肖所禱祠而求耳正忭箬中語不成次皇恐

葉臺山相公

自士遵使徑而南六曹幾爲贅員乃老兄顧獨以十年吏隱坐收物望而天子忽一旦自天乎召豈不誠太平盛事哉乃不肖野姓名何緣得猥廁同升以丘壟度高下泰山能無自媿然



天子旣以不謀不卜非常之恩自不宜以常辭推逐惟是父子病中萬分危窘幸遇故人當路則不惜爲我縷縷所哀是所望耳至于華箋盛餽辱之曰賀非所敢承崇此附謝使者不宜

于穀峰相公

制麻一下中外遐邇人人手額歡呼爲太平稱慶而不肖父子世藉通家服膺矩誨其爲欣躍尤百恒情蓋先是閣推辭疏末下擬議[illegible]

自[illegible]惟正以待今日也
望人衆動眞自赫然出人意表今獨有𤼵中横
間猥及陳腐以會謀則不協以諮訪則無因未
免爲知人之累然
聖志聖量眞直得遠臣効死稱報而惜乎罷癃
餘命終難奮飛以此不得不呼天控辭耳禮有
辭[illegible]今不敢勸老丈無疏但斗勺之量本自懸
殊[illegible]盛之年且暴視聽必若偃蹇相師聒呶取



厭則不惟自損觸情抑恐並敗故人之事已齋
疏人便寫此數言惜乎驚忙中不能盡其委曲
也臨占但有馳嚮

荅岳峰尚書

附讀四十五年雖久不承動定竊嘗于章奏中
剽聞稚志蓋無日不以謬悠得請早休爲慕也
今蕎里遺簦猥隨世情勸駕此豈翁之情亦豈
不肖所忍聞所忍對者今區區自引駑劣推遜
賢者則見以爲不情若强扶服枕上具自陳衷

遲疾痛之狀則恐同朝未必見見者未必言言
者未必盡達左右幸亮父子千眞萬苦之情聯
不得兩長班我兄臺試問之當有哀我而全我
耳正忙窘中占報不次伏惟台亮幸甚

楊止菴侍郎

此有數行附齋疏奴馳上未達尋已爲教翰所
先慚愧慚愧凡鄙生心事已具前啓中聞之道
路門下直躬正色風譽滿朝虎伏龍變自婉轉
于公私波浪中亦大勞矣鄙生身未荷擔豈有



感而不休心歛足之理惟門下哀之亮之耳
春[illegible]者當中乃是不肖生棧願毋照常推發至
于傳至咨文亦但能望闕叩領不敢伸謝已惟
台鑒幸甚

蕭玄圃侍郎

兩班吏來忽捧自天之教詞旨意氣如抱古人
然一何愛我之深私我之過而不量其情與力
之必不能出也小疏適發不敢效常辭常謝足
知老盲無一字敢欺天欺君父欺相知之[illegible]

老兄允再及肩顴反欲推人行代可憐哉附璧之無緣緇藩之至国也猶有餘願願得兒子肴望塵車後稍爲乃公蓋愆償負而此子今又已得疾兩年朝夜飲泣相對兄設身而處當爲我作何計也

堂上真神明其嚮倚老成往往外疏冷而中膠漆若老兄一旦得地當痛掃名根一以精誠感格爲本太平可朞月望也蒭蕘耿耿以此籍手爲芹曝之報

黃毅菴侍郎

適有數行附齋疏小奴未發而姚中舍已奉音并試劵來辱弟屈指都下發書時尚未聞横恩之報而青雲故舊業先爲朽夫籲天生以此遂疑今日之事得無兄等以優閒見嫉頗有口風上聞不然何其無因至前一至此也小疏計此時已達兄試讀之莫謂老盲更作喬態否新錄甚佳獨有中庸義駁倒遵道尚襲世儒有心無心之說其他皆金玉矣男子二入世網呼馬呼牛隨人描寫兄不記老盲當事時歷過幾番風波難足下相與努力尋菩提忍辱第一義耳長班報命力疾草此奉復因檢笥中得舊敕并上惟裁照不宣

趙南渚尚書

今世有兩伯夷翁與九我丈顛顛青雲遥爲隱人生氣而特未有交承咫尺之緣得教殊感殊慰

聖主未遺簪履物色誤加自翁臺論之則以爲



千歲非常之遇自道路觀之則安知不起無因按劍之疑然不佞總能一切放倒而惟是父子病中朝不圖暮則萬萬有難强出者幸翁臺之哀我而兼全我可也會發疏倥偬裁謝不能累幅惟台亮幸甚

楊洪園提學

吳中士子企頸旌旄之日久吾臺豈有意哉大約學臺所重在公而明次之其程士在行而文次之其品文在典而奇次之要之執法如山不

輕爲一人骫骳則三事俱在其中此吾臺遊刃
之餘而芻蕘愚論非是莫可上陳者幸鑒之

史鶴亭編修

誤矣遽箋之見辱也身栝南郭之隱而偶勸人
以東山之出大似非情乃其爲故人計爲國家
計則甚忠甚厚巳而事顧有必不可强者犬馬
之年巳七十有四而病乃在腰膂脾膝間非數
人扶掖不能入國門小兒衛侖又苦血衄喉閉
纏綿三年此能挈之而行乎舍之而出乎人生



會有死死而得當以報
君父雖千虀萬粉誠其樂之願今若狼狽殿程
父子相隨以死死而無名爲萬世羞此亦兄之
不取也來箋陳義雖高所不能聞命者止此一
片赤心誓之皦日與時負國負兄在此信君信
友亦在此矣不勝感知欵欵之懷力疾占此附
謝伏幸亮之

孫月峰尚書

伏自謬悠得

告後一時青雲舊寮書來勸駕者無慮累數千
百言綜其大指要以殊寵不得常辭王事靡遑
[illegible]此兩說者不佞獨有眞情眞病可以分解
[illegible]如台教揣摩
丁首剩量國謀語語皆安危至計而下乃鞭策
[illegible]悠於聲色毀譽之外又何其思深義遠凜凜
動聽也生雖病憒寧無秉彝忍自矢匹夫溝瀆
之[illegible]以負
聖明負知巳哉惟是世事至此毋論寒灰腐草



決矣再噓且就目前家庭之內卧起坐起出門
入門數步之近能不扶而行不輿而達否又且
論三載病兒尋常自家及園數步之內肩輿小
艇尚不能前今國門萬里之遥復能携之就道
捨之獨行否慮至于此勢必以身誤家以家誤
國老兄試身處之當何以更爲計也適于葉兩
新寮書來見訪不肖進止意欲倣之而行正不
知處地懸殊衙情各别大臣新入而侍
生未展一籌光翼

聖明而先自懷衒播傍路之私以博高尚之名如此者非欺即套不佞已輒據經復之而不意教中之先得我心也愚計已定未暇及閣體之重輕人情之疑信亦幸老兄之哀我恕我毋更以先着爲後着耳特在至雅未敢以長箋爲謝而區區劾其感誠如此闇之道路老兄新亦入飛刀枉矢中而來箋神意安閒不及一字信乎大臣自有眞也

恒應原行人



長途感者中乃勤爲草野病臣特枉星言之篤遥傳天上之音以是揄揚德美粧綴太平景色則幸甚矣而爵顧自揣無當也聞報之日當疏即馳控辭萬難强出然猶能就牀手自裁書今則病嘔涉旬寢食都廢有如玉節來臨則大馬蹩迎青拜使俱恐不便訪得雲間陸宗伯以八十存問止行御前三叩頭禮今病人不揣意欲援此巧恩而不知公臺之能容亮否也㣲疏處此時

當下尤否不可知不妨從容挨響而來但恐齋捧到須得先期抄示以便疏荅此外淹速進止惟命耳兒衡久疾不能更作書統希慈鑒萬荷

劉雲嶠侍郎

比聞新推已數月而批旨不下心疑有他乃今覩不肖與于較老之事而知聖神之不測大平之未量也王貢彈冠古今同



念生獨豈無情惟是身病兒病幷于一時千言萬言不欺一字比雖循例疏辭而至于智畧之淺短才力之庸駑一切無所套及以爲主上既非常恩人臣自不合常謝事雖近迂良其肺腑有足哀者不識明主遂能感動否耳來緘何辭之華何意之厚何勸之勤也可憐衰朽竟不能仰承而使至之日會又以病嘔兼旬粒米不下不復能以累幅爲謝以此負天地負知已耳盛須自是家衆舊

情然未免尚沿世襲今謹謝使者皇恐皇恐

高受所副使

陸伏海上身世兩忘殊不聞老兄以何時被命何時出山得報而始悚悚然爲動故人彈冠之喜然又以身耳肥遯不能強執鞭弭以從徒慙于使者如何

天于日明聖如近日不才之橫遇老兄之翻起總出人夢想之外丈夫即有志順風而呼聲自當加疾而不才顧獨爲頑金之躍冶豈得已哉



小疏三上度已傳至左右苦情苦語必亦矜憐不敢更煩曲愬矣古志有云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今此非老兄時耶屈之十五年伸之一旦料不以積薪爲憾也力疾專此報謝不宣

劉健菴巡撫

千里書再辱此豈汎汎然彈冠結形交綰衣浮慕者乃不佞自揣無當也閒而思

皇恩如此君子之見知見眷又如此倘亦以匹夫抱甕之守爲足稱十年覆餗之咎乎抑或冀老馬之識途勝於越人之指路乎由前言之則頁巳深而難補由後言之則力且窮而不遠矣此猶其小者至于一身萬苦五官都廢口拙言詞足艱步履竊恐人世無此曚瞽而朝堂又安得容此駢枝特苦公門隔遠無從見此景象耳乃行人之詞不啻而賀痛乎老衰之難爲顏難爲對也來頒會巳得罪蹇督臺不能獨示異伏惟台亮幸甚

楊淇園學院



向見明臺垂別弘獎之言與復命首推之疏雖晋匹夫微行猥錄大賢而月旦高評遂徹朝聽今其何如而得不渙然汗浹也得報以來鄉之客友言啻而不言賀此亦知其眞情萬難騣策而使者猶爲彈冠稱賀豈不扁哉非常之命不敢用常疏控辭異時儻遂得請

天慈哀亮亦惟明臺左右之今旦暮幸得託春風化雨之中芃曚野恍無可爲獻止有執法一事其平如砥其堅如山亙文體正士風總不出

此爾正發疏忙遽中諸不成次皇恐皇恐

李修吾濬撫

聖主高厚之恩禁廷斧闕之典定知青雲朝舊必爲故人彈冠第如臺下則又所謂異姓手足痌瘝相關今日之事倘亦念其萬危萬苦不惜片言相唁則不肖謹拜賜已使來猥承琅函珍餉見辱爲賀弄廣夏于海島之前負九鼎于秋毫之背徒令人驚喘悲涕而食且不咽耳小疏已發殊覺言煩第若有一字敢欺



皇上欺知己者神明殛之矣身雖永廢竊復思有

君知此昔日之於吾臺今此之于不肖皆所謂外嚴冷而中膠漆真英雄驟首與雲作雨之期太平可朞月致並事當及肩努力是望毋煩于老衰巳使旋專此代布感誠萬一來須不敢當少何小疏報允後則吾臺乃可以賀我耳不宣

沈湛源知州

故人論交以迹新情故交少質多爲第一義今不肖與足下豈不然耶南中別來恍如一夢然兒巳更承後命而吾州州弟子書來累牘盈篋宛宛皆離別可憐之狀不肖私以此知裕州新政定當爲循良第一耳讀古虬歌至月明幾時花鳥無心忘去住之句寓懷寓諷如玉如金惜乎當路尚知兄不深所欲盡兄之才者止於刺處吏事奔走王程而疲癃故人亦田畯兄於簿書期會之間亦何足慰勞精矣教中偶感時事頗恩十年前不肖當局時何嘗不敗上賴



主恩早得抽身局外則古人所謂善敗不亂天實造之耳劉司成真人品真學問然老兄且未可聘其爲國家大用蓋君子必難進易退而人之責君子又往往隱善揚惡無所不求備不肖非君子而嘗竊疑君子之難爲固有說也裕州佳地記得先友楊君嘗薦仕于此曉習政務而不善處人夫處人特在吏事耳而兄既俛首就此一官則亦不可盡歷故常獨行巳志凡事多出口不如少貯腹驚喜見疑不如學耐煩不肖

芷芹之獻止此而巳小兒遽往楓橋就醫使者廻於報命無便訪覓只得代爲伸謝惟慈鑒幸甚

周懷魯撫臺

前月廿日勒有數行附齋疏奴伸謝而北來兩長班邂逅雲陽奪其所齎兵部勘合以行前殘逐不果達今則竟月淹留專候京耗就遣之上疏恐不得不又煩臺下一處但以塵聒多沓難與厝商耳據兩長班說近



有怨然自天中外並無先聲而昨日張太僕見獨閉一閣之蕭司馬前三日

王當秋闈不才起居疑必有異豈臺下所傳即此是乎飛熊渭水何見擬之不倫且萬一

明主垂與見思與盡而厭不肖么麽腐朽能復效古人兵諫屍諫否耶此未然之慮於此身爲疏而目前病兒乃是息息關情步步倚命必不忍一朝判捨吾臺當更何以旂飭也聞太云[illegible]醫盛名已差人飛棹迎之廿日不到恐有狀該此目前醫卜支離即周生至未必奏効也回天格心談何容易蒭觀

聖明舉動如此故是太平一機而病臣猥甘暴棄不復能與臺下頡頏風雲少助絲髮則亦可憐可慨之甚矣因書報命再檢出前月小啟并塵記室內有頗關民情時政者非敢嘵嘵蓋見新守之虛懷臺下之重託私效芻蕘用以兩成

主下之美而里中士民之前一字不敢洩也知我罪我惟臺下裁之康道長聞已差按吳中恐



當爲部民避嫌況小疏方以發中新旨爲非例而伊却爲之頌美此豕彼眉或恐反動

皇上之心奈何南中妖亂誠藉麾旄鎭壓而事過之後人情聊有異同以愚論之妖黨流言鼓煽自有專司而黑風當道縱橫難推小吏吾臺恐不得顧彼遺此遲遲而來也力疾占此國甚不盡欲言

朱平涵祭酒

比者小堂一奉見彼時止爲謀老兒出處乃今

身自惟綱而後歎附驥之無緣觸藩之至困也
伏承遣使辱書惓惓勸駕眞高義薄雲天苦語
泣鬼神已而不佞從郊園視兒疾歸萬緒劃刃
老牛舐犢何心復理身事竊念
皇上父母也父母見兒啼女哭必動情老兄手
足也手足覺瘙痾疾痛自關一體教中所謂非
賓非儐者去世情眞萬里矣而惜乎推己及人
恕之一字尚未盡也如何省教果以
聖主求舊義不負恩則老兄亦廿年老詞林矣



不爲新進矣何不踴躍前驅而苦責駑駟以追
風乎正皇遽中不能滿紙報命而畧叙感誠如
此惟鑒之幸甚

唐凝菴太常

發中之命意所不圖理外之恩死亦難報伏承
遠使惠書雖注述兩端之論乃其彈冠雅意勸
駕微詞則有在世情揣摩之外者不佞不敢負
知己其敢負
皇上哉惟是父子病中危慄萬狀即使九重天
遠雖遠徹聞而老兄豈不當爲蒿目而憂拊髀
而嘆也天下大矣何物何物謬悠乃關理亂
聖恩極矣又何物是虞廷之鳳可以再儀草疏
不復用世俗常辭亦不及待欽使之來而後發
此其悚迫顛連之狀可望而知也特此陳謝幸
哀而憐之

朱金庭相公

前月中方遣狀奉謝未達而教翰已至萬里呼
吸三章藹然相通而不肖能無感極而涕愧極



而驚且隕也大凡教中所言時情國是云云則
不肖先年備嘗之老先生業入世網勢不能奮
已而病身尚在域外可以逃責病子猶屬爲人
未甘永棄今捐死不肖之百身了無益于左右
也而空自悔豺狼食子之名老先生試謂天下
有此人有此事否賢子之變事既已往則老先
生自宜以公家爲重返顧爲輕今愚父子乃驚
弓之鳥豈得更蒿目愚知相隨入必危之地乎
乾旋坤轉談何容易譬之荷擔將欲弛肩讓人

人其肯受代否李九我氷淸玉潔庶幾不忝同
升而少年不肯相容以此益令草野心灰願反
勸老先生早爲身計耳玆亟令兩長班早歸報
俯倘垂念父子病悰請自問之兩人不肖若有
一字相謾者神明殛之矣連日正會感暑暴疾
草草報謝不次

葉臺山相公

小疏發于前月二十日附有數行未達叶爲使
者所乞皇恐皇恐有



君勿此往往物色我輩外疎冷而中膠結人臣
之義自不當以世例爲辭泛然引避以此小疏
直陳苦懇冀蒙哀聽若老兄則壯年强履家庭
無故與不佞公私情事萬萬懸殊即如敎中揣
分量能之說陳之又陳一辭已贅又可援不佞
爲例耶昨穀峰兄見問亦以此答此爲人謀而
忠即所以爲國謀也小疏若格則再疏必求擬
放度此時于李二公必已就列豈有三賢當軸
而不能庇一故人者乎使者至門適又患犬馬

病攣澀刺痛所賜珠玉滿緘恨不能一讀也臨
楮但有傾馳

于穀峰相公

月之丑日不肖晨起叩天授疏家使尋於吾
君吾相生死辭矣復念老兄爰立維新久屬故
人誼當先爲國家稱賀而後及其私勉綴數行
聊申勸駕殊不意已爲使者所先捧箋拜賜慙
荷無已伏惟舊德延登眞太平盛事即不佞亦
自忘其衰能薄而以爲丘垤附泰山可孚無



罪其奈此支離一榻必不可出之病身而日前
又有喘呻經年必不能從之病子此天之所絫
而老兄尚欲與之耶竊觀別敎意在相師乃不
肖前啓中拳拳奉趣之意其說有三一者自
天之命先廷推而後內薦公私之事既不相同
二者老兄爲新淬之鋒而不肖爲已覆之餗三
則愚父子疾病久暴遐遯而老兄齒少十二年
精神無恙此淹速進止豈得更援爲例也度此
時欲差方在道而貴鄉去京止一水不肖情若

計迫不得先事控辭若使者已到貴城而老兄却從容爲避嫌之計則其矯情無禮甚矣古人三揖而進恐不如此幸思鄙言不獨義當急公且情亦當爲不肖與金庭公解縛也特報不復另以長箋復謝惟鑒之幸甚

于穀峯相公

捧教至第三摺高誼可以薄雲天苦語可以鐫金石不佞亦人耳豈得冥然悍然違長者之惓惓哉惟是事急情苦言不得不煩請不得不急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十　五十五

翁丈既知身事之不倫只合早辦歸裝一爲故人補過而此有聞雅意必待三疏而後出者不識何感何師而遲遲至此也記得不佞初被召時止於私家一辭再於中道又一辭聞之王弇州以爲大臣禮不過如此今門下必欲於禮外求禮邪重念遠箋不佞因不敢自處於薄而劾其款款款如此

朱金庭相公

道路頗傳杜門日久意且以千斤擔子全付不肖而行者此計迂道左之極非所敢聞也昔者子文傳政爲千古美談必不得已則新[illegible]三[illegible]無不可託乃聞于葉二公盤桓趦趄而皆欲引不肖爲例此事體情勢萬萬不同徒令聖心盡疑我輩爲套辭託辭無一人可信而閣體蕩然矣此亦老兄之事不審謂何前有啓已先差兩長班報命會得後言因兼程奉達而病嘔泄困甚不知作何語也伏枕皇恐惟台鑒幸甚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十　五十六

李九我相公

小疏往准一驚一喜所驚者私情之未遂所喜者台翁之已出要之大丈夫當此世界必欲着此等硬耳硬肩不然日日引避且日日誤國耳而老衰却明知事理當然不能策扶犬馬病羸抑兄友情以致言煩貌厭如此今幸有青雲故人行過爲我委曲成全謹旦夕恐死以待命正勿遽中占此數行報謝不盡區區

王宇泰編修

索中兒歸奉手教至今猶置枕間時若無緣執
手爲恨乃今則身自墮羅網之中而兒又辱爲
勸駕一番拜使之日隨與小兒捧教相持而泣
以爲相知如此懃懃心腸如此大議論自古大賢
大聖尚恐難承矧不肖哉道路之口謂生必不
出此則誠然綜其要指上之則以時事决難挽
回下之則以身名不可再辱由前而言則避事
由後則惜名而其實總歸於爲身耳乃自區區
言之七十四歲之身朝暮可死死固亦可死宜



亦可何必死於驕寺兒婦人手中乃稱善終乎
今獨有舐犢一念不忍判割而小兒正又會咽
喉痛劇朝夕呻吟生非病狂能遂下鐵石肺肝
舍之而出否也兒謂生出徑自携孫就婚可便
小兒養病乎不知此乃請急侍養之人旣稱侍
養必須步步扶隨乃得成章而病兒能否不然
則又當明白
上前父出子留之故而此瑣瑣不祥之事難形
奏章蓋不肖今日千窮百苦摠在於此至于數

中所條數事因而記及督夫調上調下之論遂
以相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不知其難則已旣
知其難而必欲粉身碎骨効之於此自誤猶可
誤國謂何兄之身即我身也何不設身而處使
就於兩無悞之地兒病至此不識究竟如何承
憂念惓惓附此數行爲謝

于穀峯相公

愚誠總效于前極知彈冠一念萬萬世情之表
而病人竟成虛負可歎也知尚留念病兒不容



不[illegible]未得穀前覺其喉嚨漸覺紅差少
免則爲乃公着忙諸證日侵尋醫皆袖手呈散
矣老兄試察此光景以病父可携病子而出乎
抑將謂父出子留與昨年終養之
請合乎不合乎念至于此真成觸藩老兄復何
以爲我謀巳

李繼泉同年

日承遠命郎君持札勸駕故人情重能無銜感
今小疏且下有如賴芘得免剡溪一棹不能相

志記得先年所餉牡丹有名白舞青霓魏紅者
今盡失其種此時正堪栽接不識可再求一二
貼否病若無聊偶和唐伯虎小詞奉寄一笑
愁多病多早已鬢毛皤恩多寵多轉入是非
窩洗耳聽漁歌一一都朝我漫天網羅身被
浮名誤三載沉疴兒被阿爹誤只今五表向
天呵決不上長安路黃粱夢已徂破衲還堪
徜徉就人大小結果○南陌東疇是兒孫馬
牛楚館秦樓是歡喜冤讎萬事總悠悠勞生
何所求一簇眉頭算前又算後三十五兩證



姸又說醒可憐擔盡世間愁空笑破他人口
蘆花不繫舟竹葉無憂酒羲皇一夢君知否
○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約
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那該還該人
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賣常言作法
可消災陷沒福難擔戴有酒且開懷見怪何
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一粒芝麻救飢也
是他一片黃瓜解渴也是他其餘萬事涂到

了成虛話纔說西家殺牛與宰馬又說東家
鑽龜更打瓦你們圖甚王和霸一任的鬧鬧
要待乘博望槎看過天河假那時碌碌纔干
罷　右詞名對玉環

楊淇園學院

使來辱長箋累數百言上爲國家埋亂計下爲
老病出處計真是言言吐膽字字刺心去世情
稱襲道契者千里萬里矣弟以不肖言之若爲
國家計則泰山九鼎當自求管葛非常之才若



自爲計則丈夫遭時遇
主至此何百身之能報又何一命之不可捐即
如教中紛紛之說大約有兩端其一端謂不能
必當出其又一端謂不肖必不當出凡言不當
出者最近鄙情已而意乃近感時憤世恐人情
世道之難調全節完名之不易其究終歸于身
耳夫一身至賤假令不肖千蠶萬粉而糜幾於
毛髮之報誠無辭爲之獨念
上之召臣宰弟令揚揚政事當飽食安坐而已

耶必將有以用之有如扶服赴命縱尚能達國
門而見朝謝恩諸儀能一一從賓贊否禁庭嚴
闕可容得數人扶出入否前時侍
上登莽尚能手自細書惟恐一字外傳今復能
否此其萬萬誤國一身之死生出處姑勿論已
蓋聞古有十事要說為千載美談然愚以為此
自為名則可若不肯更踵其轍以出處要君要
而聽猶可言也要而不聽當如何又有如貌聽
而心不承暫聽而久不應當如何亦嘗與小兒



自私計此畢竟路窮撫不如一瓢一衲之安耳
苦哉明臺之念我厚謀我忠而惜乎愚老子之
竟成辜負也至如來教謂
王上視舉朝縉紳無一足信誠然誠然然以近
事觀之
上神明陰鬩天下人往往外疎冷而中膠漆我
輩為人臣者但盡掃名根以積誠感悟為主自
無不効此吾臺之事無煩於他討已夫匹夫相
要猶不能保終始乃九重萬乘之尊而謂片言

然諾遂可舉天下而任吾所欲為異時身既入
朝曰無復藉情同投檻事類觸藩乃始隨而擬
之不亦疏乎小疏業於前月廿日發內中一款
頗亦涉[illegible]公而未敢遂呈左右知吾臺能亮之也
從來撫按二臺得例薦地方人才則今日豈不
得代陳病苦心事然非今日所敢遽請也使來
時忽遘危疾粒米不下口就枕占報不盡感誠
萬一

朱金庭相公



奴歸奉教惓惓今盡掃群魔付之不辯而直陳
苦情期于必允不惟自謀蓋亦陰為老兄他日
解組謀也可憐一生之所欽桂而讓者獨有四
公寬和惇大不如老兄方廉鯁直不如九我清
勤斂厲不如趙司農謹飭忠厚不如楊吏部今
日諸公盡編黨籍而朝堂幾一空矣顧不肖何
人而尚可推身傀儡場鼓譟兒女陣乎已矣已
矣願老兄之勿復望我念欲憤氣尋鬧與群少
年賭勝非不可脫身然恐又累老兄難處只得

且平平盡降習氣以徬老見爲我籌之如此公
論如此私情以爲不肖可出乎否也此番已戒
來奴不復索報非敢自外亦恐重以形迹爲累
臨占攬涕

荅顧涇陽光祿

適正聞有賢次兄之變以爲吾丈哀荒中必無
暇達存故人乃今顧蒙垂誨累數百言讀之且
駭且服以爲今之道學文章家胷中留有此壁
劃有此議論否而惜乎未審不佞情事泿以黃

金鄰虛牝可歎也
主恩如此世平傳聲以爲快事因遂欲以歷年
秕政久鬱人情盡舉丸與重擔而歸之謬悠此
其爲天下謀爲不肖謀則誠忠誠厚然抑有說
使不肖果已扶服裝行責成未晚今一門疾病
滿坐巫醫其身之死生未卜焉卜出處又焉卜
理亂如教中上中下三局今不得已請就其中
無咎無譽者不佞愚人也誠不知閣部以何時
異同分宜江陵亦偁皆見有異同之迹且如蔡

太宰以鄒南臯之見糜駕言不佞此異同在閣
乎在部乎又如某公白首乞哀瑶老與不佞之
前果若無益而一旦推轂柄事高自標榜以盡
餙前醜瑶老初不覺而累揭薦之不佞嘗私語
山陰公曰異時首叛大防者未必非楊畏也已
山陰公與爭事不合兩罷此爲閣逐部乎部逐
閣乎若據此而謂不佞不出出則必當挽回則
不佞且寧甘爲鄉愿不敢作國家基亂之臣耳
然此總不必言以足下之愛我而教我也聊爲

效其款款如此至于教尾
皇上大寬二段則不佞方與病兒言此何其先
得同然鄙意微疑內臣弄權歸寃
皇上而尊意却專指閣臣侵撓部權使不佞果
能出也則舉止言動誰非竊鈇而可以自明耶
以此斷之衙中局之爲是而我丈當亦可以貰
我矣丈縷言鄒南臯疑必有人中之夫中人而
及南臯非但不佞不敢承即教中最鄙薄趙洸
諸公亦未必敢承也嘗記銓郎得罪時如鄒如

足下不佞未嘗不力爭至於得請瀕行之日欲
有密揭以示小兒戒之勿洩而外廷至今未之
聞也今足下既顯爲
皇上訟寃則不佞亦陰爲
皇上引咎身雖永廢特此求信於知己者而其
他非所妄對已賢次公高風凛操何年之不永
頌亦聞劉刑部諱元珍者清譽畧同今無恙乎
病體方苦嘔泄困劣占此不莊幸亮之



李修吾漕撫

向聞尋醫名仰祈密訪爲市藥之地乃不意重
煩台臺相爲越境敦請千里而來今此君雖未
到而盛承先傳諭札令人驚悚無地老衰雖未
死形神總非故吾小兒衛病已垂殆流滯連湎
方擬草第四號乞
恩下各臺行勘非萬分情極不至此而吾臺當
預爲作造命計矣先是已差人市得聶君五氣
丹服之二三丸未効而危言日聞今當待其至
面請服法庶不辜雅念耳感誠萬千非言可[illegible]

三閣下

月前已發第五號私情種種已一一具白不敢
復贅矣既而見敝鄉積雨連月大浸稽天不佞
日耳號痛之聲目覩顛連之狀身雖在野不忍
坐視竊以方今之勢救災而不救亂議賑而不
議蠲議蠲而止寬積欠不及見徵恐遺黎喘喘
之命終無全理特苦國計方虛邊需正急大臣
之義又不得不先天下而後一方則請特具一
揭急傳一諭廣求理財足用之策不必盡仰江



南而時事或可爲也今兒病日危匆匆附此不
次伏祈照詧

趙南渚尚書

敝鄉故稱水國自正德庚午嘉靖辛酉洊罹水
灾父老至今道之相與寒心慘骨歎未嘗有然
彼時或以積雨破岸爲灾或以汎潮挾風而上
總不若今年今日之盛也草野病人雖一步不
能出門而窮民鼓譟之聲日徹於耳不得不據
實上聞以祈哀卹竊料事勢至此撫臺必將疏

題貴曹亦自能爲亟處乃賺晳愚計獨以爲放
災而不及救亂議賑而不議蠲議蠲而止寬積
逋不及見徵恐元元喘喘之命終無全理而齊
東野語或尚有持客水易退之說以寬當路之
憂者斯言也不佞初亦惑之今理外意外有此
異災而時事真可憂已每讀前後大疏淋漓描
寫國虛民困之狀亦嘗私爲慟心憤涕而目前
桑梓嗷嗷大亂則又不得不先徇所私告哀門
下伏乞酌量邊腹之重輕軍民之緩急別求理



財足用之術不必盡仰江南而
皇聽或可回人情庶稍定耳輒因撫臺馳疏之
便附申下誠伏惟台鑒幸甚

李九我相公

比連見尊疏情苦勢迫路人且有爲之流涕者
而況不肖哉可憐病兒死矣家餘一稚孫哭父
嘔血被地安危不可知只得再疏上瀆此萬分
苦窘討原不干恩亦非避謗而讒人尚有疑不
肖欲出吾丈欲留者天實囿人謂之何哉臨古

涕下

周懷魯撫臺

歲前奉得手教謂欲於復命疏中齒及不肖爲
求放免當即携至亡兒几前伏讀一過此恩即
同再造矣李九我一清徹骨席未暇煖百冢交
攻生誠不知其解即使言者清夜自思亦所謂
反而求之不得我心也小疏初稿極爲李九我
不平而已又更思之以爲如此愈斷九我歸路
今更代爲之請使兩人皆獲首丘更復何望弟



頻恃疏語過溫分明有從井救人之意得毋又
以老人累乎然翁臺既甘之如薺而不肖亦無
庸跼蹐遜謝爲已前答臺省諸公書可奉覽

荅省臺諸公

朽病夫王錫爵頓首致書省臺諸公執事僕以
山林隱夫偶爲諸公所激忿不自戢至遍挂諸
公之齒天下之忠而愚直而戇未有如僕者恩
之可爲一笑夫僕之必不出審矣其非有所激
寵于

朝上非有所修郄于諸公路人知之矣臨末一
著豈不知援拾諸公殘唾漫舉二三時政以苟
完出處面目哉顧累年言此者不啻牘滿公車
矣曾有一言之動
上心否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以八十歲老
臣垂死之言過三千里外進忠之路苟求濟事
非諷諫不可而諷諫非容揭不可既謂之諷則
古人有操刀而止彂操筆而解鬭諸於僕者多
矣而又何疑乎僕事



上久知
上有容言之量而痛惡臣下之沽名故生平專
以不居功不顯諫為第一肯綮而每引外廷議
論為發端僕嘗語往時諸公曰諸公可攻我我
可借作題目此語人人聞之當時免直臣于杖
出罪臣于獄及宮庭緩急之際以此斡濟頗多
但未與外廷言耳若與外廷言亦如諸公盡以
格套語相駁正則國老之味變為董荼所敗壞
不知其幾矣且山陰公能以進揭不容[illegible]

則歸君為大罪案而僕又以容見糾顯不可容
不可為閣臣者不亦難乎就如揭中所言為妖
為謗盡極言天下臣民厥口詛謗之狀以諫
聖聽未嘗專指諸公也所言以禽獸畜者正謂
上不宜蔑視人言一切置之不理未嘗勸
上以禽獸畜公等也何佻何惡而遂矢口嫚罵
至于上誣先人下及兒女舉天下極相反事以
相加遺如是酷乎鄉有評路有口可盡抹殺乎
僕雖孱朽豈不能以惡聲相反念訟言于　朝



所傷者大終不敢以身首發難端且姑對不忠
不孝之愧以死死則如古人載筆於棺訴之
上帝已耳乃若進揭故事諸公亦未盡知揭有
公有私私者同官不與聞閣中無日不進揭與
首臣不在閣次輔亦徑自投進未有相知會者
況在籍乎而至于叚掌科疏中添入諸語諸公
至今以為實有此尤可怪當揭露時僕豈不能
籍口削草之忠匿原揭而不送又使有一字可
增減者豈不能盡刪去觸忤諸公事面避矢石

及哉明有

皇上尚有鬼神何可欺也此而不信僕亦無所逭罪矣乃至廢錮諸賢言之不啻再三其得罪諸公僕無人不救無救不力具載

疏稿注中不能盡辯惟攻江李一事稍遠非諸公所及聞僕初出山頗為時流所歸以此逐駕風水之說誣申許二公徑相推戴而僕露章攻之甘居人後此或亦人情所不肯為恐不可以為非也大抵僕客揭言時政辯疏言閣體兩府



兩事本不相蒙而諸公欲加之罪必欲合而一之其辯疏云云則誠多事矣然亦不過辯爭閣體之輕重求明二公傾陷之有無正大持平似亦不為無見而不意諸公逆鱗之難犯有百倍于

乘輿者今更不論二公之賢否曲直何如但向之閣而攻山陰者七八十疏晉江入閣未數月而攻者四五十疏指賊即賊言斬即斬晉江入者不啻剝膚刺骨之慘而詈于人者後[illegible]

腹誹之誅試考二百年來曾有此劇哉乎則二公果二百年未有之巨奸乎使二公果為二百年未有之巨奸則固歟一閣猶不免玄黃之傷諸公未必能帖然安枕如今日也而諸公中亦或有畏履虎之咥人而逡巡前却者未必能心齊膽協之一至是也即此一端認誤以為真張小以為大如此安得不益滋

皇上之疑反固閣臣之眷而自塞他日効忠之路乎就如僕者諸公若欲其不出則固已不出



矣若肯垂慈相救何不將僕身衰于病描寫一番以動

上之惻隱而動以黨邪害正為罪端此皆

皇上親作諸見之事孰從而信之逐客而閉之門竊以為諸公驅除之計左也天下莫不祥於已甚閣臣而甚則有分宜江陵之禍諸公而甚至此顧獨無出爾反爾之憂乎吾不憂今之執政能為杞檜而憂後之或有真杞檜者出而相角也又憂有真杞檜者出而今日請留之諸公

或反喋口不敢言即言之而
上且以爲故常不復省視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諸公不見近年奏報之難乎蓋諸司十不得一二閣中亦十不得二三惟密揭稍稍通耳然亦漸至稀闊矣以天下之大而寄命于閣臣之密揭所謂一綫之路其危何如譬如朽索而繫千金之寶路人見者皆嗟惜而扶將之恐更斷而絕之乎今必欲盡絕此一綫以天下大柄拱手而授之不知誰何之人莫可叫呼之地則漢



唐之季可鑒也區區杞憂又不足言矣今天下民窮財盡將惰兵疲救之當如焚溺而諸公悉置不講惟搏擊之是務使中外當事者人人求去日日杜門一旦有緩急三年之艾不可以卒求百歲之備不可以頓辦天下事魚爛土崩誠有不可勝諱者而諸公方且高議雲臺之上據必勝之地而百不與其憂嗟嗟
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
皇上三十七年容言之德何負于諸公而破敗決裂之至此不亦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乎老臣又危在念多有所忠告於諸公者會見病亟不能縷陳粗述其梗概如此惟諦聽之無忽

書發之後每思密揭所云與閣中絕不相聞而諸公必相比而合之爲不可解今始有措也度第六辭疏上時正朝議煩興之日豈其時適有添改前揭以欺段掌科者諸公遂誤疑揭言爲黨同官而挑
上怒耶然前揭實上于春初彼時言時政者指斥



君父已甚而又會有南都之譸張故借以媒聽若在近日不幾於無上事而喟然嘆稱此段語書中未及發明故附志於此或問旣爾則辯疏何不明言諷諫之意而仍以外廷議論爲發端余曰不然此語只可告朋友若于
上前說破則前語成戲論矣但于第八辭疏中點明一句耳老臣如啞子吃苦瓜自知之恐皆類也爲之三歎錫爵識

文肅王公文集卷三十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翰林院編修　男衡彙輯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赴
召中途引疾疏
奏爲輿疾赴
召委頓中途再懇
恩放還鄉以便調理以圖補報事比該臣以嘗

葬先臣哀勞成疾再疏辭免
恩命奉
聖旨云云欽此伏念臣名跡至微身命至賤入
官之始已分捐糜今齒髮向衰報
國之日短矣敢復顧惜犬馬之身偃蹇功名
之會乎近者頻言叩
閽迫於誠欵未蒙
嚴譴更荷
溫綸毋論臣之感激不敢偷一日之安即臣母
亦不能安臣之養矣賴天之靈病未即死
當於聞報之後擇定四月十六日扶侍臣
母登程會又以臣弟鼎爵病作不勝臣母
憂戀延至本月二十四日始克成行臣以
君言久宿惟有將勤可以補過一路戴星而進
兼道而馳歷過風濤之險臣竊自喜以爲
見
聖之期決在旬日不意行至某處某驛地方宿
疾大舉腦風腸風及寒熱嘔泄等症并於

一時勢甚危劇然尚謂弱軀偶觸外邪可
服藥導引而愈也已復強行至某處訪醫
調理臣情牽赴
召諸藥亂投加之舟中鬱燠不習北地水土以
致元氣轉傷浸成委痛臣又竊自悲也以
爲
聖主在上既嚮意用臣臣之妄庸可藉手以報
萬一者獨有垂老之筋骸僅存之喘息耳
而

遭逢分逾福薄緣淺身未入
國門巳中於陰陽之罰將來何以彌
深知塞
厚望而債餘責乎又臣前疏烏鳥之私止為臣
母臣母雖在行然所過遇神必禱嘗饋必
歎未嘗時刻忘弟病也臣雖亦強食言笑
以安母心然念弟病於室身病於途一門
孤寡兩地憂懸未嘗不終夜伏枕吞聲而
泣也臣聞人有百疾惟七情之病為難理

臣之壯也猶不能支何况臣母風燭之年
而令強抑内顧之情以當長路跋涉之苦
豈不危哉與言至此聲與淚隨進退之計
愈難愈苦而愈不能拜
命矣今在
廷推轂臣者不過以匹夫硜硜之諒書生斷
斷之守求忠於孝必無二心而臣又竊自
審此樸遬寡過效之一鄉一曲可耳
上今日用臣非一鄉一曲之任也而連章

洮瀆之詞幾與舜命五官湯求一德榮藉相等
臣之驚蒐悸汗巳自成疾况重以家門之
私念末路之隱憂乎見今所在官司從行
僮僕無一人不見臣涕泗顛連之狀者臣
尚不欺外人忍欺
君父用敢不避再三之煩以丐母子垂絶之命
以干
皇上始終曲成之恩伏惟
天慈俯垂幸察放臣生還田里侍母餘年臣不

勝詞窮氣竭至苦至危為此具本
因事抗言求去疏
奏為病朽立
朝不恐見驕臣挾權玩
主大肆傾危懇乞
聖明先
賜放還以避狂鋒以明微志事伏念臣猥以
一介草茅仰荷
天私起家容勿昨者連章

謨獎之辭幾與舜命五官濟求一德輝映千載
臣之遭遇天下莫不聞則其感激酬
知亦當不與在廷諸臣等而犬馬病甚霜露不
圖恐報
國之日短矣不勝款款之忠竊以爲
聖主在上明日月而威雷霆必臣等大臣先自
處於至淸至公之地而後庶寮自無所容
其翕翕訿訿之私臣連日在閤時時與二
三同官言之意氣懋合眞如斷金臣又竊



自許以爲一日未死之身可藉手以報
皇上端在於此退而見人言籍籍皆指目前御
史李植江東之羊可立怙寵驕恣之狀念
此三臣者在植則臣之教習門生在東之
可立則臣山居埒家其特疏舉薦者也悠
悠世情誰無知己之感臣誠痛此三臣以
蹇諤敢言之名膺
特達非常之遇而年少氣盛不自愛惜遂令紛
紛至此因力爲衆中分解明其立心制行

之無他而却於閤見切磋責其居功用术
之未善臣又竊自以爲臣與三臣之益友
而三臣亦且口喋色沮信臣之教矣不意
狂鋒愈熾暗械潛胥本月初一日乘大學
士申時行往
壽宮動土行禮纂投一疏以大峪山風水爲名
追論前尚書徐學謨主張之不當而語次
并傷時行臣姑不暇爲時行辯但請
皇上試觀三臣如此蹤跡如此機穽果是光明



正大之人否夫使前地果不佳則三臣一
向安在必待匆匆輿工吉日而後言又使
三臣果別有眞聞眞見則舉朝何無一人
議及而偏此三臣一時意見偶合如此
上試面問此三臣書生少年何自知風水之
說臣竊料此三臣備見勢窮必且曰傳之
術師之口也夫術師相破自古而然三臣
既非專門何以知前人稱善者之非後人
譏者之是

皇上試察此情公乎私乎大略山之始定也聞
皇上親閱諸山顧指而決徐學謨即嘗從中贊
成亦猶楨等諸臣書生道聽之見而已今
諸臣夢中評夢已自影響而又以根株沒
引加人不忠不孝之名而自處其身於獻
芹食桃鄙野近幸之愛主
皇上試又以爲忠乎佞乎去年丁此呂之疏上
也臣偶讀邸報有傳科場曖昧之
旨是閣臣所擬者臣不覺失驚歎曰此誤矣何



以知科場之曖昧而預爲解也已讀吏部
覆疏至引王連趙文華則又歎曰誤矣柰
何以梟獸律人已讀陸光祖疏則又歎曰
誤矣柰何欲以口語盡逐言官已讀九卿
潘季馴等疏則又歎曰誤矣柰何反追爲
張居正訟冤已遂
召至中途讀孫蔡二御史疏則又歎曰誤矣柰
何以小眚盡汚人生平大節凡此皆臣之
私論然始入

部門不惜一二爲同官言之益真謂諸臣之
可教而大臣處之或未必盡善也以今而
觀畢竟閣部無一毫成心而諸臣三五爲
曹日夜相構而聘蘇張捭闔之談神鬼變
幻之術正猶優人之舞於幕公然塗面裸
形全不知耻似此舉動何事不爲臣於此
時斷乎不能復爲諸臣解矣臣聞大臣不
能帥羣臣當去師不能訓弟子當去老成
而爲惡少年所推當去臣負此三當去義



無可一日立朝之理所有愚懷耿耿抱不
平之慨其說有人敢盡爲
皇上先陳其槩而後及臣之私當張居正馮保
事初發時
皇上試自揣獨聞獨見之中果毫無端倪盡假
耳目於諸臣乎將
聖志已定僉謀大同而言者適投其會也夫將
順之與匡救難易懸殊觸忤之與受賞利
害全別而諸臣雖聘耶耶槩自附于吳中

行趙用賢等嬰鱗折檻之黨此其不平一
矣
皇上明燭群奸天旋地轉乃千古非常舉動然
猶推功言者陞叙加等而諸臣顧反盡攘
天功臣
主巽趨此其不平二矣古人默則成象語則成
交蕭規曹隨揔之期於濟國而諸臣近乃
創爲一種風尚以爲普天之下除却建言
之臣别無人品而建言之中除却接括張



馮舊事別無同志此其不平三矣蓋臣嘗
私譬張居正之門客如犂娼之倚市勞來
送往取適一時耳今氷山既泮黃犬成空
士有慟輪漬酒不忘死生之交者鮮矣況
本非安石誰爲章蔡肉朽骨而嘘寒爐以
何爲名天下豈更有此至愚至拙之人哉
而諸臣動稱報復眞成囈語此其不平四
矣周公之功也衛武之耄也而几几抑抑
虞悔吝之且及也況乎以中人之[illegible]一

言之會不階不媒超越
[illegible]如花之始發正雨欺風妬之時而悍然
遽自以其喑嗚睥睨之態日尋矛盾惟敵
是求此其不平五矣人情雖甚愛不能廉
盜跖甚憎不能涸伯夷甚變亦不能朝夷
而暮跖則其公論定也今在廷大臣如許
國楊巍舒化輩諸臣不嘗交口贊譽以爲
正人君子哉比一言相左則疵釁横生目
相謀剸刃其腹而陰求其儗王尊一人乍



賢乍佞令人復安所取信此其不平六矣
大臣主持
朝綱乃一味濡忍涵納原非中道今大學士
申時行洎然處中唾面不拭以強陪諸臣
之嚬笑不過爲重
國體惜人才耳乃諸臣見其弱則愈以爲不
足畏而凌之受其容則愈以爲庸我而疑
之被論則以爲嗾人攻之求去而票允[illegible]
以爲逐之票留則又以爲苦之或票[illegible]

而
言大溫則又以爲陽順
意而陰忌之喘息縱横于荊萬棘令人無路
可趨無門可解
皇上試觀典籍自古及今豈有人臣操
天子之權小臣制大臣之命一至此極而
朝綱不亂
國是不淆者乎此其不平七矣又臣嘗閱諸
臣前後爭辨之疏無論惡言詐語狼藉難

聞即其高自標榜一則曰孤臣一則曰善
類臣請就其言而折之夫古以孤臣孽子
並稱此爲臣子不得意於君父者言也今
諸臣自謂得君乎不得君乎
朝廷之上敢瞋目而語難者何也臣以爲此
其臣不遜語稱舜跖之分在善與利今之
悻悻豈盡爲公得無爭先於徑路患失於
鳳池者乎又得無憑城社而盜威福者乎
即如近日

皇上之用臣也
儼然出徵書於
内廟付公論於
廷推而一二在外散局小臣已有輒據爲奇
牙賛襄之助者臣以爲此其類未必善且
此皆瞞天大言鬼目駭耳而諸臣居之不
疑此其不平入也夫此八不平者使其說
出於張居正所薦引及與諸臣孽肩競進
之人則尚可指之曰黨曰忌曰素所不悅

也今臣乃居正切齒之讐而又諸臣所羣
事推轂之友使酸鹹臭味尚可和調國論
人情不至十分顛倒臣非異物豈有反攻
同志而快仇讐者哉嗟乎諸臣可以踊躍
愧而
皇上亦可以深長思矣臣山居八年朽株枯木
原不適
廊廟之用況值此千載難遇之時事千載
遇之

上天清日明本無一事而不幸爲驕臣苛爭無

影之是非使

朝堂爲訟場而

宮府爲虛位大臣皆重足膠手於風波偪側之中而市井鮮邪千人所指如馬應圖輩反得藉建言之名以逃考察而希榮進臣誠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度言輕力駑不能有所匡正惟有去耳今日之言雖明可對

君父幽可質鬼神然必臣之身退而後臣之志



明不然則諸臣又以爲回護同官苟貪件食臣既義不借諸臣之譽則亦不能復受諸臣之毀伏望

皇上先將臣放歸田里然後徐察諸臣公私忠佞之狀盡攬威權一新視聽毋令天下萬世有有

君無臣之歎臣雖伏死先臣松櫝有餘榮已臣不勝憂危懇迫昧死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賫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李植等先因言事有功不次超擢正合秉公守職圖報國恩乃輒敢誣搆擠排驕橫生事覽卿所奏朕已洞悉李植等已薄罰了卿端亮謙直正賴匡扶國是豈可遽自乞休宜即出輔政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 謝

## 賜羅衣疏

閏九月十二日

上閱定壽宮

上御感恩殿賜閣臣衣帶等物臣錫爵

賜羅衣二襲疏謝云伏念臣升

朝三月未攄禆衮之忠扈

蹕一行疊荷解衣之貺輝騰在笥愧切濡[illegible]

惟

太[illegible]承親
沉[illegible]殊物
周原上壤培萬年天保之基
爲範稽謀辨三至人言之惑肆
爲車之再駕廼
初筵之果諧臣猥以近僚叨陪末從周旋
大麓徒瞻佳氣以增歡肅奉
清遊欲贊

靡謨而莫措詎期
特眷曲軫微勞寵渙
玉音榮溯
珍綺三英炳若出巧製于天機五采燁然分
奇章于銀漢矧應授衣之候真如挾纊之
溫被服
華恩敬擬岡陵而祝
壽彌縫闕職敢辭夙夜以宣勞臣不勝云云

引疾給假疏

奏爲患病給假事臣于本月十五日偶感痢
疾并寒熱身痛等症一向勉強進署供事
不敢
上聞至二十五日該文書官送本會票之後忽
虛火上沖昏暈仆地移時方醒見今臥病
在家有妨
朝講伏乞
聖恩准臣給假調理候痊可即出供職謹具
奏

聞
奉
聖旨卿偶疾准暫調攝痊可即出輔理吏部知
道
謝

賜豬羊粥米疏

奏爲伏蒙
聖恩特遣
御前牌子孫朝齎

臣叨賜鮮豬一口鮮羊一羫甜醬瓜茄一罈
白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卧榻叩頭祇領
訖伏念臣本以衰殘擢自廢朽犬馬之力
曾靡效于涓埃蒲柳之資已遽嬰于疾疢
竊自憐悼負此遭逢惟
聖主少裁高厚之恩斯微臣庶遁陰陽之罰豈
圖俯嗇曲軫
宸慈爰勅
中使之特臨並錫



尚方之諸品精粻色瑩兼分醴酥之春雜俎
香浮更藉牲牷之吉用以佐刀圭而施上
藥因之扶羸瘵而制頹齡受
寵彌隆循涯愈溢把
金莖之湛露勉效加餐忝
玉粥之和羹終虞覆餗祇三肅而拜
賜期一飯以輸忠臣不勝感激荷戴之至緣伏
枕不能
延謝謹具本奏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疾求去疏

奏爲犀疾況綿不堪輸理懇乞
天慈俯賜骸骨還鄉以終
恩造事昨該臣於閏九月二十八日荷蒙
聖恩以臣患病



欽准給假調攝仍
諭以痊可即出輸理續蒙
特遣内臣頒賜酒米蔬肉等物臣糞土微賤之
身乃至以疾憂
君父
慈旨優温
寵數蕃渥臣雖病也口尚能啣
造物之恩心尚能識報
主之分豈有升朝數月寸勞未展而遽忍言六

者乎伏自得請在假以來所延致醫生夏
惟勤等以十數而治療之術亦且百方蓋
消補兼施寒溫雜進者浹旬於茲矣臣雖
病也又豈不知欲速之無功衆咻之難倚
哉誠疾痛怵迫之中貪奉
清光坐憂曠職而徼幸於萬有一分之效耳豈
圖外症未除而內元已竭宿痾方痼而新
疾復生連日痰涎壅盛步履艱難飲食滯
停瀉痢頻數心脾項背腰膂之間無處不

痛臣親檢方書云是七情憂患所感脾氣
積傷漸成鼓脹非醫藥所能即愈臣竊自
悲也以爲犬馬怙恃之身在
國惟
君在家惟母有如猝先朝露進不成報
君退不成將母與自捐溝瀆者何異臣於此時
乃始思草疏乞骸踟躕未敢而臣弟鼎爵
病危之報又至矣痛惟先臣早背止遺此
煢煢二孤而皆朝不圖暮兄北弟南有生

離死別之感加以七旬衰母兩地憂慼風
燭之命且惴惴不保而臣也一身憔悴之
餘耳呻吟而目涕淚獨奈何復望策駑起
蹶踴躍功名之會哉伏惟
皇上前者非時召臣不次用臣近復
垂聽簪言而
特旨留臣
君父之恩豈有終極顧臣福薄不足以堪力罷
不足以報以致鬼神忌盈自貽咎疾攖之

愚分決當知止伏望
皇上察臣垂死不欺之誠憐臣觸藩至苦之狀
早
賜骸骨生還田里庶臣外不憂尸祿曠官之罪
而內又得以便一門骨肉養孤扶老之私
臣疲癃殘息幸不即死異時或尚能矢銜
結而償餘負不可知也臨疏不勝母子涕
洟顒
天請

命之至
奉
聖旨朕以卿忠猷亮節特召起家茲眷倚方殷
豈可遽以微疾求去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謝
遣醫視疾疏
奏爲伏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太醫院院判朱儒等五員診視該各官
看得臣六脉浮弦芤數脾胃兩傷皆心經
憂鬱之氣傳結肺臟以致腹滿腸秘頭暈
體虛飲食不消腰背作痛等症竊念臣之
得疾本自憂生至其致災亦由福過而經
旬在告已蒙
優假之仁垂死乞身更荷
眷留之渥甫捫心而自愧思避
寵之無由乃茲

[illegible]之親傳更
遣國醫而下視分
尚方之劑固將收效於刀圭發蔀屋之春更
欲同生於沉痼臣有何緣分微此
曠恩蒲柳之資易凋深慙培植犬馬之年未盡
但誓捐糜除聞
命供設香案迎接併臣在床褥間扶掖叩頭外
爲此具本奏謝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疾再疏
奏爲再陳病苦眞情萬不得已懇乞
天恩俯容辭任回籍以全毋子餘生事昨該臣
於本月初十日以脾病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以卿忠猷亮節特召起家茲眷倚方殷
豈可遽以微疾求去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名跡至微

身命至賤入官之始已分捐糜今年齒向
衰邁
主徵榮至此此
恩之必不可負義之必不可逃而亦時之必不
可失者也臣伏枕無事之中夜氣尤清其
於私情公義之重輕出處進退之大節亦
既反側再三念之至熟矣且夫志士感知
不忘一飯而臣乃在野再徵在
朝三錫尸厭

大官之饌身披極品之衣臥病軫國醫之視
乞身蒙
華袞之褒臣即欲自絕無論此心難欺而天地
亦豈有容此不祥之人者頃之匆匆叩
閽委非得已蓋肺腑之病已困劣而難支骨肉
之虞又頻寃而并集惟幸早解機務免於
素飧或尚可懺積譽而徼餘福耳今下誠
未遂
天恭弼陛而臣且一面憂身一面憂母又一

懷負
恩曠職之懼以致心神愈耗脾氣轉傷泄痢無
時昏暈加數此醫官朱儒等望形而知其
已病切脉而爲之隱憂者也臣聞
君臣之間眞是一體臣苟不欺其
君則不論盡忠之與補過皆爲報稱君苟不疑
其臣則不論栽培之與休養皆爲
恩澤今臣幽憂難愈之內疾羣醫既能言之而
眩暈不測之顚踣同官又莫不見之臣之

不欺
皇上其已明矣而
皇上之深知渥寵加於臣身者其亦已無餘憾
矣若尚以
三朝舊物未即吐棄則賜之畎畝未盡之生以
終烏鳥一日之養其爲
恩禮不又加於尋常萬萬哉見今垂死病弟息
耗杳然臣母子餘生愈孤愈苦母不能一
日舍臣而獨歸臣不能一日離母而獨處

以私情言之既有俱傷兩敗之憂且輔理
重任物望所關臣之一身固不足惜有如
天顔咫尺之下朝班萬衆之中仍復如前顛仆
隕越震驚觀聽豈不羞堂陛而玷冠裳以
國體言之又有求榮反辱之累臣誠情極道
窮計無所出不得不再陳危苦至切之詞
以干終始
曲成之造
皇上卽幸而聽臣則不惟下全臣身上全臣母

而密勿輔理之地不至久掛空名坐妨賢
路於私情
國體各獲所安臣無任疾痛呼
天哀祈叩請之至
奉
聖旨大臣之義體國忘家前已有旨勉留豈可
恝然遽去卿疾未愈宜在任調理副朕眷懷
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引疾三疏

奏爲
恩深義重情迫辭窮昧死再干
天慈俯從前請以責後報事昨該臣於十月十
九日再疏乞歸奉
聖旨大臣之義體國忘家前已有旨勉留豈可
恝然遽去卿疾未愈宜在任調理副朕眷懷
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錫爵病瞀怫鬱
不識進退再以私情上干
斧鉞之誅臣之罪大矣伏讀

御批不惟涵貸彌弘慰留愈切而凛然大義嚴
詞又有出於家人父子提耳敎訓之外者
臣於此時不覺一字一淚一字一顙已誓
此身畢命鞭箠之下而臣母亦且義激於
中誓不復以家事關臣矣不意本月二十
七日臣男監生衡信到內稱臣弟原任河
南提學副使鼎爵已於閏九月二十五日
病故臣母聞報晝夜哀號寢食俱廢見今
亦患左脇刺痛咽喉面目俱發腫不能起

牀臣竊自傷家門薄祐骨肉凋殘至此目
前止有一毋一子形影相倚而皆窮愁旅
邸宛轉牀榻之間又至此臣宿疾新憂外
纒內迫以致心血不復歸肝脾土轉成下
陷腦風腸風及嘔逆泄痢等證種種作劇
茫無痊可之期昨者恭遇
長至令節僅扵私家設案焚香扶掖叩頭遥
祝
聖壽猶喘喘呷悸汗不能成禮何況咫尺



威顔之近奔走職事之煩而尚有可望引袖班
行參禪
衆闕者乎臣聞人臣之義不得有身何況有家
然就家國之重輕而論則私不勝公情不
掩義臣雖不敏數奉敎扵君子矣就事勢
之緩急而論則堂堂
盛朝茅茹彙征之時即無臣等以百數何虧扵
國而臣母區區所恃以託命者獨臣一身而
之區區所恃以報母者又獨此一日也豈

所以早夜呼
天欲溯而疾愈困請愈亟者也且今
皇上所以縐意用臣
屢旨留臣不過謂匹夫硜硜之諒書生斷斷之
守求忠扵孝必無二心而臣又竊自審此
僕遬寡過效之一鄉一曲可耳
上今日用臣非一鄉一曲之任也而加之憂病
支離精神失惑揹靡未效溝壑且塡臣即
欲隱忍榮次而



皇上亦安用此無用之臣爲哉臣新奉
聖旨不容再辭今日之言不惟
皇上所不欲聞而臣之初心亦豈願有此也但
以節次苦情弟亡母病原在奉
旨以後之事尚未徹聞
天聽劾有餘悲用敢再乞其朝露之身以終烏
鳥之養
皇上偶幸哀而許之臣雖病逝一時野人獻
芹駑馬思軒豈遂敢自外哉益昔人有言

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矣臣情迫辭窮不得
不藉口斯語庶以爲辭
知補過之地云爲此具本謹奏以
聞伏候
勑旨
奉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但輔弼重臣奉公爲急宜
勉思大義痊可即出贊理以副朕眷愼勿又
辭吏部知道



考察自陳疏
奏爲察典屆期遵例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肅臣工事臣惟
國家六年考察之典所以澄汰九流訓齊百
職而廷臣中之有閣臣乃總筦樞機非常
之任也閣臣中之有臣則又拔起淪廢非
常之知也夫非常之任豈宜以常人居而
非常之知又豈宜以常理報者哉臣於此
時即日月奏功頂踵效命揆之塵[illegible]有

依戀今待罪兩涉年矣進不能納誨輔德
抒自靖之忠退不能推賢讓能廣交修之
益
上責之以主持
國是而臣望輕不足以鎭俗
上責之以贊襄化理而臣識闇不足以通方臣
竊自審於羣臣中負
知曠職無如臣者惟是硜硜挈瓶之智碌碌抱
槧之能苟幸無事粗足自守今歲比大旱



祭無宿儲道殣不收塞候時警此豈臣養
恩藏拙之時而亦豈
皇上納污容垢之日哉且臣聞之官先論相所
以清化源而風有位也法先論貴所以肅
政紀而示至公也臣雖駑冗以法以官不
當在庶寮之後若使
明主爲臣而惜法則天下必有因臣而議法者
矣故臣願以不肖之身首俟
斥免不惟遡列肅清

公與加重亦使在廷博聞方正之士得闢門
遵路而入臣之無狀不久妨賢天下亦或
有諒其晚節者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公忠直諒清望素隆朕簡任
方殷豈可引例求退宜益殫猷爲贊成治理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書成辭免

恩命疏



奏爲揣分量功辭免非常
恩命事奉
旨云云欽此臣聞
命自天踢蹐流汗罔知所措竊念臣斗筲末品
犬馬病身本非受爵祿之器
皇上既過誤用之而復之大計陳免又過誤留
之臣之自揣無論贊
大政決大疑不足仰稱
任使之萬一即姑以纂修一事言之先是萬曆

改元之四年有
詔重修會典臣雖備員副摠裁然此時正屬諸
司文案未齊該局義例未定之日史臣無
一事可藉手者數年之後始漸次屬草會
臣又以乞身久廢始再起爲今官而書之
成者已十八九臣披籍茫然第能粗涉事
迹稍正句讀耳已由前言之則臣乃無事
而餐由後言之則臣乃不耕而獲今署名
卷尾亦已厚幸而殊爵顯賞反加衆人之



前臣復何心可以安之何顏可以受之且
夫宮階一品班已造於孤卿殿學兼銜
寵更䟦於四世自昔佐命鼎晝之臣有資累考
而不得者臣草莽升
朝一旦躐躐至此罷既滿不可復酌負方重
不可復載此臣之所爲懼也職在政事無
所裨益潤色而但與槧工墨吏分尺寸之
勞每當披校至兵馬錢穀之昔羸而今乏
文墨議論之昔簡而今繁

禁旅之濫籍日增
上供之年例日溢臣乃罪之不任而獨功之任
又臣之所大愧也伏惟
堯舜在上賞必當功名必效實豈可曲私左右
之臣重爲鉅典之辱臣之愚怯委不自安
所有前項
恩命懇祈
賜免惟
皇上哀而許之乃不惟爲



國家惜名器亦所以爲臣惜福也臣無任感
激戰悚俟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
聞
奉
聖旨卿揔裁大典茂著勤勞書成加恩累朝彝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奏爲再瀝悃誠懇辭超敘以明臣節以安愚
分事昨該臣以書成加
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揔裁大典茂著勤勞書成加恩累朝彝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一
介艸茅上荷我
皇上非常特達之眷報未伸而
恩復至辭方控而
旨愈温臣雖至愚豈亦知彝典之爲重



成命之當遵矣况纂修衆人之事何苦而必欲
矯情立異以博遜讓之名哉惟是前疏所
陳原據在閣在館日月功次與同官二臣
終始效勞者不同而二臣止於本品量兼
俸秩臣乃以二品躐躋一品二臣自當受
臣自當辭乃事理人情之必不容昧者
夫抱關一命梓匠賤工上不可以苟榮下
不可以苟食此自古
國家綜覈至嚴之典大臣所宜率先庶僚共

效功實者也臣伏自前年奉
召入
閤門首以
廟堂裁恩澤士大夫重廉耻爲忠告第一義
言未絕口而身自開僥倖之門源之不清
流將安止荅臣嘗聞
祖宗朝三楊學士在内閣最親最久而官品不
加然至今論者猶咨咨豔三臣之得君何
則樞機重地帷幄親臣正不必累資而計

遷循爵而論貴也臣今見以尚書辦事品
高祿厚逵過三臣在
成祖時
皇上倘必欲拔行
累朝曠典加優臣等
法宮廣廈一日
賜之三接令得陳見聞效得失於前臣之榮藉
且以萬倍何必拜官加秩然後爲隆眷哉
臣誠知煩言黷

聽無所逃罪顧心之所不安不敢避嫌而遂止
義之所不可不敢從衆而常辭此所以徬
徨夙夜怵迫脇肵而冒讟哀祈於
君父之前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之苦誠惜臣之微節
特寢成命免其再有干煩則臣亦當仰體
天慈不敢盡虛
恩賜請量受二品應得
誥命以榮臣雖賞不及期總爲叨冒而罪均逃

重尚可苟安臣不勝丹誠懇款銜
恩委命之切爲此具本親齎奏
聞
上不允命文書房持疏至閣令票擬如故同官
時行奏云二臣懇切向臣言委實惶恐其
辭萬無矯飾盜臣擬准辭一票以俟
聖裁
上准辭太子太保陞太子少傅餘皆令勉承勿
辭

三十一卷終